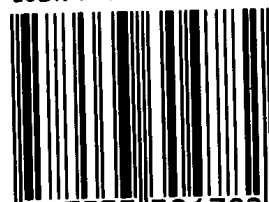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二十三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信陽子卓錄八卷補遺二卷

〔清〕張鵬翮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信陽子卓錄八卷》提要

序

余昔時讀書赤巖精舍環山瀠洄與[illegible]則同志講論夜則青燈熒照鳥語松濤[illegible]時佳趣觸目會心覺活水源頭汩汩流露喟然歎曰孔子浮雲富貴孟子得志弗爲豈無爲而云然哉夫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人物所異幾希舜蹠止分善利學者不於是辨機關剳硬寨則大道渾茫從何入手大學云格致誠正中庸云明善誠身知行並進近道入德劾決確有準程然而古今世局理亂變更聖賢豪傑窮達隱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儻漫無主宰隨人步趨或膠執成見輕議古人俱非眞知確行大易稱顏子曰不遠復无祇悔其自言曰博文約禮此顏子之所以能卓立也由是前言往行旁搜精擇取其切近身心裨益政治可爲法則者附以管見略爲論次隨筆剳記以牖吾知以翼吾行既而叨廁科名迴翔仕路締交當世賢人君子剖析義理砥礪廉隅愈堅初心不敢縱逸遭逢

聖明簡擢歷中外四十餘年已皤然老叟矣追憶生平迂踈鈍拙任大投艱險阻備嘗甘苦自悉豈敢云洞察人情物理而隨時順應運用無方哉惟是夙

夜戰兢理欲大閑勉強把握上念
天恩報稱之爲難下念我輩始終一節之匪易愈覺
書傳所載一一印合而前言往行不我欺也爰是檢
校編次分析卷帙名曰卓録用以自勗且貽後人信
陽子自識

信陽子卓録總目

信陽子卓録卷一

及門諸子較

道體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即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由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眞西山曰即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而已當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見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房氏易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遁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可補注疏

楊氏愼曰孔子云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人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於象曰無

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隆子靜以爲贅不知聖人立言爲鈎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論氣質之性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張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理無不善而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人物其交感錯綜

益參差不齊而清濁純雜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專就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兼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而言如清者爲水濁者亦爲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有濁理之原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楊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天命之性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内外也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性純是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有善不能無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靈爽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私心自用未有不誤者也

古人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言氣質之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必兼氣稟私欲言之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而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要愼獨工夫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聖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靜之別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誠有弗存平時旣無所主臨事自然失措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親義別序信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横渠曰心統性情

仁義禮智即是性循此性而行即是道行道而有得於心即是德性之眞實無妄即是誠性之所從出即是命盡是性於心即是忠推是性於人即是恕然則性者萬物之統宗歟

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用力之方孟子亦

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之察往往失其旨歷觀先儒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爲盡之且以爲義禮智信皆仁則燦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具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爲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

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識用力之方矣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非性之罪也先儒橫渠張子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地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本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

不善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反之之道柰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盡則人之善可復矣

屠長卿曰命烏可不知哉古人云義命又云性命義命原非兩物定分所在即命也知其爲分而安之即義也性命亦非兩物善惡純疵稟之於有生者即性也因善惡純疵所感而吉凶禍福隨之以定即命也

王鏊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烏有所謂惡者哉烏有所謂善惡混者哉烏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定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淵澄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汙穢則穢淵澄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汙穢下愚也天地間腷

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說後儒多未之及

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按人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爲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遊則隱而不可見是爲變謂之變則與物無異矣伊川程子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原無物也鬼神之情狀隱顯聚散而已隱

顯理也聚散氣也自其理之隱顯則知鬼神之情自其氣之聚散則知鬼神之狀理其情也氣其狀也朱子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魂之意自可見矣西山眞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血之類是流滋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

少壯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而生離而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盡誠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流行於天地間萬物賴之以生長斂藏此即所謂鬼神今人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故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

袁表中庸疏曰天地無爲而鬼神司其吉凶故曰功用造化無象而鬼神顯然有物故曰迹張子謂二氣之良能亦就感應之自然者而言朱子以陰陽之靈氣說鬼神靈即良能也

或問鬼神於魏鶴山答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

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

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吳澄云河圖者羲皇時河出龍馬背之旋毛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如星點而謂之圖羲皇則其陽奇陰耦之數以畫卦生蓍洛書者禹治水時洛出神龜背之拆文前九後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後之右六後之左八以其拆文如字畫而謂之書禹則其自一至九之數以敘洪範

九疇洛書雖出於畫卦生蓍之後而幷言之者亦言其理之一如言蓍筮而幷及龜卜也此說可與朱子啓蒙相發明圖之畫卦書之敘疇曉然無疑

朱子易學啓蒙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耦居側王氏子充曰洛書之奇耦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

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推之如指諸掌矣

邵子曰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於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楊愼璅語云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耦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耦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王弼易略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寔妙解

楊愼曰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爲離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是也坤道

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自外來也元是坤
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爲坎故坎水
内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
而陽爲實此性之定體卽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
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覩不聞之極功
所以爲性之用卽離南坎北是也
胡氏庭芳曰文王十二月卦自復卦一陽生冬至十
一月中至乾卦六陽生小滿四月中爲純陽之卦
陽極則陰生故姤卦一陰生夏至五月中至坤卦
六陰生小雪十月中爲純陰之卦陰極則陽生又
繼以十一月之復焉陰陽消長如環無端不特見
之卦畫之生如此而卦氣之運亦如此自然與月
之陰陽消長相爲配合大傳所謂易與天地準故
能彌綸天地之道於此可見
王氏褘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爲陽自上而下四萬
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爲陰自下而上四萬
二千里乃曰陰位既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
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
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
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四時爲一歲一歲
以冬至節爲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
上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
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
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位陰中陽半
其氣爲溫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陽升而入陽
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
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
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一陰
生於二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爲始是時天中陰降
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
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
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
陽位陽中陰半其氣爲凉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
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而降亦如前四十五
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
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
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
復升如前運行不已周而復始不失其道冬至陽
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

到天而一陰來至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至故曰冬至夏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陰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陽位故曰春分秋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下降得位與陽升相遇其氣絕矣凡夏至陰降之後自下而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止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陰降相遇其氣絕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於八萬四千里往來難逃於三百六十日即温涼寒熱之四氣而識陰陽即陽升陰降之八節而識天地以天機測之庶達大道之緒餘若以口耳之學較量於天地之間安得籌算而知之乎

漢書注云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一陰厄四陽厄旱陰厄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

卦之反對皆六陰六陽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也○此李挺之所傳變卦圖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者也六陽六陰十二對者否變泰咸恒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未濟六對泰變否損益噬嗑賁隨蠱困井既未濟六對四正者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小過去之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需訟無妄大畜睽家人兌巽革鼎六對臨變觀明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剥師比謙豫三對卦之反對者凡五十六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既未濟司啓閉之節當四隅之位故重用一卦所以先天卦氣圖每於寅申巳亥一氣交處重用四爻以圖觀之否既濟泰未濟正當天門地戶人路鬼方陰陽出入變化之道也所謂四正者乾坤坎離八正者兼頤中孚大小過皆取其反覆不變以爲群變之宗後天卦氣所謂四正則坎離震兌八風謂之八正之氣則兼乾坤艮巽以其居四方四維之正也先天易之體應天之氣者體先致用也後天易之用應地之方者用先立體也是故先天取其卦之正後天取其位之正以卦而言則先天八正卦之象反覆不變以位而言則後天八正卦之數反覆不變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河圖無十散爲九位洛書有十聚爲五類無十者地未成形造物之初天之氣數也故圓以象天有十者地已成形生物之後地之形數也故方以應地易者道之變化範者事之法則圓者爲用非體不立八卦數耦用之體也方者爲體非用不行九疇數奇體之用也河圖九而卦止於八以五代九則八數方而奠位然中虛

天九以待八者之用則體無非用矣洛書十而疇止於九去十用五則九數圓而運行然中建皇極以幹八卦之體則用無非體矣是故天下事物虛之則體無非用實之則用無非體理之自然也先天圖外圓爲天內方爲地圓者河圖之數也方者洛書之文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易之初蓋兼乎河洛之數備乎方圓之理矣惟變易之道以天爲宗所以大禹重衍洪範以地承天夫天究於九地盡於十九十者天地之終也究則不中盡則無變聖人弗用也是故河圖之數四十五八卦之數三十六一八二七三六交數皆九非不用九也藏九於八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九疇之數四十五始於五行終於六極實有十事非不用十也藏十於九也藏九於八以體藏用則用不窮藏十於九以用藏體則體不窮此天地變化之機聖人用數之法也

蜀梁山孝廉來先生（諱知德）隆慶時讀易於求溪二十九年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悟錯綜取象之義而作易注其言曰錯者陰陽相對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

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論象有卦情之象如乾卦本馬而言龍以乾道變化龍道變化故以龍言之有卦畫之象如剝言宅言牀言廬者因五陰在下列於兩旁一陽覆於其上如宅如牀如廬是也有卦體大象之象凡陽在上者皆象艮巽陽在下者皆象震兌陽在上下者皆象離陰在上下者皆象坎如益象離故言龜大過象坎故言棟是也有以

中爻取象者如漸卦九三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歲不孕以中爻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將錯卦立象者如履卦言虎以下卦兌錯艮也有因綜卦立象者如井與困相綜巽爲市邑在困爲兌在井爲巽則改爲邑矣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爲馬本象也坎與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爲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亦言牛是也必有相因而取象者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兌錯艮艮爲虎也上亦即以豹言之豹次於虎故相因而言豹也凡此象都是無此事無此理而止立其

象如金車玉鉉之類皆藏於伏羲文王二圖錯綜之中易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余與潛菴湯先生論來注俱服其精深而許酉山終以缺圓圖少之何哉

在天則乾坤相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氣化行焉在人則男女相對剛柔摩盪水火相濟而形氣生焉對待者數也伏羲圓圖之錯也如乾與坤相錯坎與離相錯之類是也流行者氣也文王序卦之綜也如屯與蒙同二陽四陰之卦上下相綜兩卦止作一卦之類是也所謂相綜者同一卦畫上視爲蒙下視爲屯餘卦倣此來瞿唐深悟錯綜之妙發程朱所未發

易解知變化之道云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演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

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奏進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

氣洗物辜必也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已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呂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爲天統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縱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爲地統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替也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統之謂矣張子曰班固有二長焉錯綜變化而脉絡貫通則長於文談理若畫沙印泥而適合乎孔孟之旨則深於理

邵子曰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此指春夏秋冬之時而言也又曰坎離得位而兑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此指東南西北之方而言也又曰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朱子謂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此指天地上下而言也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三爻變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彖爲主全變以之卦彖爲主

信陽子卓録卷一

信陽子卓録卷二

及門諸子較

致知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爲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

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之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嘗讀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敎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

求放心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旣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寛展處孟子專心致志之言乃求放心之註解也

司馬君實曰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終夜不寢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此讀書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今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子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專一精研使一書通脫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張朱二子與君實

論讀書法相同古人用功精密於此可見學者苟能如此盡心何患不成

理載於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具夫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往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心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甘於自欺非有志於道者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是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學問之煩而欲竟達於易簡之域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

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患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習誦其說者率多以為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矣濟甚事

楊龜山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讀書須是看聖賢用心處自處臨事時一一要使

觀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則有水火木金土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當然之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智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

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雖無彼此之殊略有先後之序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遷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爲窮理致治之學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此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隱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尉遲楚學爲文問於空同子空同子曰此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如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瑰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呂柟云王守仁以良知教人是渾淪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槩以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曰博文約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東萊呂氏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又曰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置如此觀史學識可進此深得孟子知人論世之意可爲讀史法

屠長卿云學道之人精專且久無有不成者蟲之祝

子蟬之脫殼精也犀之孕月蚌之胎珠專也繩之
鋸木水之穿石久也精專且久凡物亦有成者鶴
鹿之長年是也外道亦有成者外道仙人之神是
也精魅亦有成者猿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
雖壽人得而殺之不通性靈故也外道雖神慾得
而嬈之不聞大道故也精魅人得而治之不行正
道故也況聞大道行正事養性靈而精專且久何
患不成哉不精不專不久僥倖而求速效非有志
者也

昌黎韓氏曰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
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人
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
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
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李德裕曰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
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
麗藻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
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
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
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瀚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

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謂也

信陽子卓錄卷二

及門諸子較

存省

朱子曰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敬以直内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内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

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莫能致也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絶之必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貌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内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個敬底樣子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之說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賓承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銘又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惺惺不昧是敬之無間斷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該内外容貌莊正敬也心體湛然純一亦敬也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總是一物

心有生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虚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歛不放心既不放則内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清其麄厲之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别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箇致知工夫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敬是方做工夫誠即是已成就處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自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誡孔孟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而弗失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行不及言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夷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不可恥吾輩所當深戒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

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
而津生哀心動而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
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驗地六成之如上天同
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隂地數也凡雨露之
點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隂玄精石皆六稜
是其證也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
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
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坎言心亨又爲心
病於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

彖傳柔在内而剛得中柔在内者中虛信之本也
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
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
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
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
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
鼎黄耳噬嗑上九滅耳象傳曰聰不明也聽之不
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艮三爻厲薰心即心病
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

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即加憂
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
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
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隂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
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
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爲
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餌之竟
愈愚謂深明於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
爲醫矣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

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
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
發也憂之病也是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
也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
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
朱子說顔子不改其樂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
累其心不是把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曹氏端曰顔子所樂者仁也
顔子三月不違仁故貧窶不改其樂利仁之事也孔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安仁

之事也
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
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
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
止之而亂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程正叔曰忠者天下之公理恕所以行之也忠天道
也恕人道也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二語為入門工
夫愚謂惟精惟一為執中工夫精則擇之明一則

守之固
王守仁曰君子之於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
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
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王守仁答倫彥式書云心無動靜者也靜以言其體
動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
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
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
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焉而
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
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
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
起伏相循而無窮矣故從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欲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
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
謂也是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
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周瑛云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
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為學皆由博以
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

本可得一本既得則萬殊可貫矣言其功程次第
始學之初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
敬則心有聰明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
錢一本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
亂色姦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須細細
查考自然日日長進
陳茂烈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子克己曾子日
省學聖之法也
許魯齋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葉茂才曰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繫累雖智必昏

門人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

余按孔子毋意必固我誠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願學孔子者也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其性也老安少懷友信能盡人之性也鳥獸魚鼈咸若能盡物之性也

信陽子卓録卷三

信陽子卓録卷四

及門諸子較

修己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内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内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又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虚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爭辨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又曰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

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為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則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為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

名而談道德以為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
鵡之譏矣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
才氣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
可知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
何矜伐之有
呂東萊述伊川之言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
退讓而不矜
西山眞氏曰學所以治性情者也漢儒匡衡有言治
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
疏達者戒其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
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
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先儒有言曰
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
不善讀矣
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孔
明盡忠於季漢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
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由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
臣之分矣
程子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孟子有言曰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易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吳澄云人之處事其心危懼
則可保平康其心忽易則必致傾覆理有必至若
或使之云爾首篇易知之易敬勝怠而其心易直
也使傾之易怠勝敬而其心忽易也字雖同而其
意正相反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無咎雷氏思曰大過之世剛

得位得中然後可以過越而濟之初六以柔在下
豈能有為而拯弱扶衰乎當避難全身而已夫置
器者苟措於地則安而無傷矣猶恐其傷也用茅
以藉之則安之甚而慎之至也茅之為物潔白柔
順猶之避難也苟遯於世則可矣然非潔白則有
同俗之汙非柔順則有違世之害必潔白以治己
柔順以隨時所謂危行言遜和而不同之道也以
此而往何咎之有哉
歐陽永叔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
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

子修己治人之術

讀書録曰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按羅古今囊括千載可言學矣而長於積聚短於剪裁才不足也馳騁上下飈發雷擊可言才矣而是非或謬持論靡當識不足也三者之中識其最難乎學成於人才與識乃得之天授者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涕流卑屈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鴻苞云古英雄之成大事在計畫靈變算無遺策舉事萬全物莫能難孔明高臥隆中講澹泊寧靜之學固以培其神識養其靈機及出爲劉氏馳驅神算雄略所向無前而其心愈以沖寂一則曰謹慎二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心體之所以無累而靈明之所以益充當時知謀算畫之士誰能出其範圍乎忠誠格天則神鬼聽命忠誠感人則智勇奔走若以智籠人則智於我者勝以勇降人則勇於我者勝我一人之識見手足所運用能幾何然是神識非臨時可以卒辦在平居之培養有素也父母妻子之間飲食起居之際暗室屋漏之地嬉戲顰笑之微皆不可不慎也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神定則氣充氣充則神愈王何以養我神氣曰寡欲而已矣欲豈特飲食男女哉凡人情感於外而動於

中一有所貪戀皆欲也欲心一萌精氣洩耗方寸靈光之地已障蔽不徹擾動不寧有道之士智以養恬恬以養智氣充神王何事不了出可以拯物匡時入可以保身立命士何可不聞道哉

夫道欲隄乎隄在則止止則清隄決則流流則濁故隄勿可撤也恒物之情何有紀極即以見在論之沈湎麴蘖躭溺聲色心荒意蕩神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欲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舒神澂而志朗豈不美哉

董子繁露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

不智而辨慧儇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輔其邪狂之心而儹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也

邵子曰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注云道者天理之公也休戚者人情之私也天下事苟任天理之公則吉凶以正動靜無不利得喪以命居處無非安何休戚能累其心之有

輿中讀程書解使驕且吝謂驕氣盈吝氣歉予繹之曰氣盈則量狹不能休休以容天下之才氣歉則識淺不能推解故嗇天下之財

易解不歷艱貞則其識不深不受屈抑則其氣不定予持此以觀古聖賢豪傑大略如是

讀易革卦解曰黃革元犖於初豹文安蔚於終所謂有不為而後有為也合即鹿無虞之象觀之遵養時晦之義大矣哉

讀易說解容貌溫厚望之而怒消辭氣和平聽之而忿釋令人猛省

讀易解引白香山詩云只有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悟柔道勝人之義讀既濟曳其輪濡其尾則知任天下之事在乎剛明剛不足則不能行故象曳輪明不足則見不定故象狐濡尾

顧璘曰好辨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

同流滔滔而立砥柱不易之操嚴霜凜凜而有和順溫厚之氣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己過

韻書望之如木雞則其德全矣謂其無虛憍氣也

唐順之與楊繼盛語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

百鍊金喜其知智深勇沈之理為之迴環咀味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表表中庸疏曰有一毫依回處便是流有一些黏帶處便是倚又云子臣弟友之事聖人說未能不是謙辭實落見得有難盡處謂之庸德之行須是從心上行將出來不本諸真心而強飾於外徒使人作偽耳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

於義命而已

見事貴於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分外之事不可一毫與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立身居官之七要

剛以任道可有也剛以凌物不可有也柔而喪氣可無也柔而葆和不可無也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往見貪饕之徒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側媚之態人喜其媚己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可誰何與人議論稍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己以為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在己人豈得而是非之也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汩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孔子示人以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

王世貞說部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湯顯祖曰虎以慓虧龍以靜全花以上披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纍危

屠緯眞理推云謂材者必福則蘭以香薰膏以油焚謂材者必禍則葵以智衛足輔果以智免患謂不材者必福則馬以老棄鴈以不鳴殺謂不材者必禍則櫟社之木以朽全其天年魯人之子以瞽免於兵難均一中立也里克則殺身馮道則蒙福均

一矯勁也孔融搆難高允獲全閭閻備齊不謂難
起於越始皇防胡豈知禍生於亥古人云天下之
變無窮智不能防勇不能挽君子安義命而已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鐘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
必以柔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屠長卿曰力田投種豐凶則聽之天時體道修身禍
福則付之命運不力田而希逢年不修身而圖倖
福無是理矣
閱江陵集引韓子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
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余讀而歎曰道

義之心不可以不熱富貴之念不可以不濇
英雄豪傑皆才氣用事未嘗養之以學往往不勝技
癢曲牽於應世之跡而輕試其所長朱子謂眞正
英雄從戰戰兢兢中得來則學識兼到審機觀變
時措咸宜如夫子所稱智者勇者則豪傑而聖賢
者也
于孔兼曰士君子能於群議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
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
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
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澹泊冷寂時無歆羨
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
度
袁表中庸疏意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
我始得苟能心未化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
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群入馬不亂行此聖人默容
之境也此皆由德性問學來豈易能者
昔鵾鴉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鈕
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
虮蝮好飲即今觴口所置是也
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性情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

宣被股肱邦之光也
張忠定别寇萊公曰讀霍光傳否曰未也萊公歸讀
其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
袁表曰中庸一書前後照應周密完備如在上位不
陵下欲其不侵人也居上不驕又欲其不失己也
在下位不援上欲其不附上也爲下不倍又欲其
從乎上矣不變塞焉謂不變所守也言足以興又
欲其以所守而行之矣至死不變謂雖死無傷也
默足以容又不欲其死矣橫說竪說極是周匝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

其在我而已

程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智必實智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已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行有不得反之於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使行之非亟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史記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曰君子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

漢田蚡劾灌夫罵坐不敬又摭其私事論棄市讀史至此毛髮皆寒蚡景帝王太后母弟挾外戚勢驕貴一時灌夫漢將軍習見蚡賤時侍酒寶嬰所跪起如子姓一旦貴幸意頗不足故杯酒間機鋒醸爲戈矛蚡遂搆訟激怒太后必殺夫而後已何其毒哉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可爲三復

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王吉可謂知愼小謹微之意

丙吉全曾孫病已於郡獄風霍光迎立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内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絶

口不道前恩

唐郭元振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由是觀之祿逮其親古人所難愛日之誠其可緩乎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預防而德乃進

太公龍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知太公一生作用在此

程子曰始比不以正隙於終者多矣讀易至此當謹識之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
人居則不正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
與之合

信陽子卓録卷四

信陽子卓録卷五

及門諸子較

治人 君道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
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事事不管却壞了這寬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
成必閧然成擾卒未已也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患起於
飢餓是以先王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
於方荒之際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
富足一旦飢餓切身民無倚賴遂至越禮犯分非
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
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足之憂此無他天生
人君爲生民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可保其
位也先事之備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百穀收
成將民間有無成熟分數申達即劉晏設諸道知
院官趙抃越州備荒之意也臨事而救之之術如
宋仁宗災所被之處必發倉賑貸散利或平價以糶
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

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内帑金帛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薄征）休力役罷科率（弛役）薄關市之征（去幾）弛山澤之禁（舍禁）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較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神更密凡緩刑更仁即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之意如此則不必云除盜賊）至於養之於既荒之餘朱子未有善策古之救荒者亦未有術也

陸宣公曰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太宗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代宗時劉晏理財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狀貴糴賤糶始見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

急不待其困敝流亡餓殍然後賑之由是民安居業戶口蕃息

宋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為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飢已為濟飢之備

司馬温公曰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李德裕曰帝王之於英傑當御之以氣結之以恩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黥布歸漢高帝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先主與關張同臥起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雄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詞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肺肝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跳召之不為薄矣

張居正謂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屏風坐臥觀覽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如此則人主固知臣下之賢否臣子亦怵

名在帝座得以循名核實賢者知所勸而為善不肖者知所畏而不敢為非

胡居正云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材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冤訟者有司之體也

汲黯對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魏徵曰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由好惡惡不懲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噫徵嘗勸太宗行仁義此即行仁義之用歟舜舉元凱流四凶而天下治大學論治平歸於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之所以興也賞罰為人主之大權所以奔走天下風示海內震懾人心全在乎此若好惡顛倒一家不能齊況天下乎

魏徵告太宗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

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故從來姦臣惑主未有不壅蔽其耳目能兼聽則不得壅蔽而下情達矣

馬周對唐太宗言天下以人為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為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百姓未安治在於此史稱其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良有以也

明宣廟下蘇州等處減租令作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張士誠田沒入官以私租之額作官稅）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畊作既勞勩輸納亦苦辛（每畝徵至一石）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可循下詔減什三（每畝減去三斗）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嘉靖二十六年嘉興太守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效之自官田至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五升通為一則）

勝國之滅由神宗身不親政信任匪人武備廢弛事機叢脞延及懷宗雖有有為之姿而無忠幹之臣文官愛錢武將惜命不亡何待宋明同一覆轍也

聖人與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人君內非中弗思外非中弗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絪縕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為甘露凝為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協乎時七曜順乎軌迨於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氣所致也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戒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許魯齋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謹守弗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失倫遽施於下有不可行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人無自而入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帝王治天下德為本政為具刑以輔之詩書稱堯曰克明峻德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亦不已武王維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制王政以匡正之如此而不從者乃有刑以治之為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

謂之王者自念慮身心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此王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與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末也

為政通下情為急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方可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余觀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身經百鍊人情世故何所不曉至踐祚臨下又日與臣民親接所以立法創制察休戚之本洞治亂之源師古宜今永垂鴻範後王承統漸以驕盈而近侍小人喜於自便稍立尊貴之體峻上下之防然漢唐宋間猶未甚隔絶小臣庶僚亦得與人主竟日面談盡吐胸臆其時君臣相與親密尚爾藹然近世相距益遠人主臨朝君臣咫尺邈若山河即近侍進講掇拾老儒數語背記面誦以塞故事此外不敢獻替一言而群臣章奏又多忌諱莫有盡言者下情何由上達上

德何由下宣乎是在神聖之主洞察宿弊虛懷博訪數接忠賢平臺便殿之名對公卿百官皆得目覩天顏耳聞天語而仰申其説於至尊之前經術古今之外閒談世務廟謨邊計之外遂及民情堂陛君臣家人父子無事不闢無隱不達如是而君何憂不堯舜治何患不唐虞至唐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尤爲千古卓絶宰相欲行壅蔽諫官得而發覺之宰相議論不當諫官得而駁正之諫官中有挾私陰附妄言亂政者又有銓曹之進退在如此則雖有斯高之姦不得面欺擅權九重四海精神流貫血脉交通國家基隆之福可坐而致也

聖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

收拾人望鎮厭物情存乎豁達協應天人孚格遠近存乎信義得人死力緩急不負存乎仁恕群下嚴憚不敢輕侮存乎剛毅審擇利害權衡去就存乎明智赴機應猝風雨激矢存乎果斷慮變防微罔咎戎首存乎精密博采物議不敢自用存乎虛明

古之人圖事揆策未有不得此以成失此以敗者當事者不豁達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過於坦率無備泛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是故度量不可不寬隄防不可不密

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

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

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輔以自佐有英俊以治官尊其位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臯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夫爲政有體張弛寬嚴之間不可不酌量也寛非柔靡之謂敦大醇厚也嚴非操切之謂精明整頓也兹二者常相爲用也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不

務敦大醇厚而急於絞繩峻於束濕刻削天地之元氣而人物將不堪命於是乎貴用寛寛而或無節簡事而流於廢弛愛人而傷於姑息天下玩焉於是貴用嚴肅之紀綱申之法度令天下懾服而不敢肆而後吾慈愛之心得以宣布人物相生相養各得其所寛仁之用也嚴義之用也義所以成仁也天地之於草木春生之後繼以秋殺根本堅固而來春生意茂盛其殺之也乃所以生之也古人以嚴治國蓋滿腔盎然盡寛仁慈愛之意

殷宗中興必資良弼周文創業亦待飛熊漢高以三傑興劉光武以雲臺奮迹後主庸材孔明在則討賊恢基孔明亡則巴蜀不保苻堅雄傑王猛在則橫行中原王猛亡則國奪身死人材之關係於國家大矣明主所以急任賢也

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辟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貞何難識也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

明實錄吳元年七月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以下文綺絹羅夏布及道里盤費各有差上曰

令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十年正月甲辰上諭中書省曰官員聽選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貲斧空乏假貸於人甚至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盤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服則遠來示

威必先大者大懾則小懼
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
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賢者事君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善承
主意始若無害終實妨賢病國是以人君圖治須
保賢哲而去讒佞
張嘉貞對明皇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
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少晚則
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欲用之要及其時後
衰無能為也語云人才及其鋒而用之即此義也

魏徵言於唐太宗曰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
之意太宗納之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嘗
親録囚閲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
秋即刑及期囚皆至太宗以其誠信悉原之所謂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唐元宗初即位勵精政事嘗自選守令告戒以言而
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
富足人罕犯法由是觀之安天下以得人為本
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知愚賢否有所不能知雖
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
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
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言明白透
徹書稱堯之知人本於克明俊德中庸稱舜之揚
善本於大知江充離間父子由漢武之不知人耳
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

信陽子卓録卷五

及門諸子較

治人臣道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收置門牆奬勸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於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薛文清曰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况於設施之際

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惜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爵厚祿即有自滿之色

觀臣克艱厥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
乎
許魯齋曰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
知弊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
必有悔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
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
然則反爲所累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

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
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失時宜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斷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照剛則能斷
姦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獲伸若納賄而縱釋
姦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是不惟不能治
姦頑又所以長姦頑也秉三尺者忍爲此態哉
取人當觀大節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
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用人各取其長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
之才矣
聖賢取人務得中和粹美士如其不然與其得巽耎
闒茸者流寧得峭勁決烈者
爲士者當務修其實求士者必兼取其才如此則小
大之才各以時成兩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
治庶乎其有賴矣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下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較焉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獨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
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敢有一毫傲忽
之心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
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
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
也惟和而莊人自愛而畏
待左右當嚴而惠

僮僕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
弗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
以為防小人之法
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得成相業窂相進賢退
不肖文理密察自有大權妙用而精神眾竟不露
乃謂之包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大抵黑白善
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精明外渾厚此大人之
局量
古之人制事不成大都由幾露於不密事敗於輕舉
禍成於少斷變激於大苛智緩於先著患生於所

忽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
尊必有益於國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
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
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前使主超然立於榮
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
勉主於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
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
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德

行事以厲主心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
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為福使君終以無憂
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
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飯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犯顏面言過失不辭其
誅身死國安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六邪者一
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智藏能不肯
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所為皆曰可隱求主好即進

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中實頗險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
欲進則隱其惡所欲退則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
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
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以成文章內離間骨
肉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
抔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
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
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
無別伺候可推因而附會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屏六邪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古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為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飢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脈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飢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慆淫卹其疾苦法令必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禜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

豪傑才氣英爽而貴持身戰兢宅心沈密忌輕俠之風老成意度寬和而尚砥節精堅遇事果毅惡巽軟之態馬伏波慷慨忠烈裹革捐軀為世英雄乃其訓敕子弟拳拳以輕俠為戒孔光張禹謹畏老成稱國家黃髮而柔滑諂媚風節蔑如君子奚取焉

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惟虛明之人辨焉當渾含者而不渾含是為苛察當分明而不分明是為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為過激當果決而不果決是為無斷當簡靜而不簡靜是為生事當振刷而不振刷是為頹廢當柔和而不柔和

恐傷暴戾當剛嚴而不剛嚴易涉巽耎當圓轉而不圓轉未免執拗當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器不深沈則病於佻淺中不開朗則苦其艱深不廣大則物不蒙福不公廉則人希私門學不知古則無以法先王所創立疎陋而不典才不通方則無以達時務所擘畫膠固而難行秉精誠存莊敬體好生布元氣是大臣蓍龜也

所貴大豪傑者為其遭時勢之窮際極難之會而能調停斡旋終濟大事若時易勢順一中人能辨之何必豪傑也當堯時萬水洚洞四海昏墊禹內秉

精誠外竭胼胝卒也百川就理萬國乂寧周衰列國強橫齊桓中主管仲相之尊周攘夷冠帶之國聽約東恐後遂以其主為五霸首勾踐會稽新敗棲身無所范蠡佐之養晦韜光茹苦忍辱卒沼吳而霸越漢高欲易太子大臣強諍不得張良招置四皓不動聲色儲位晏然後主庸材西蜀僻壤孔明內理國政外摧強敵保境息民開疆拓土若天不奪公則大業可就東晉削弱苻堅入寇謝安從容運籌談笑命將以八千卒破百萬衆俾晉室危而復安武后革命淫暴凶虐徐有功從慘酷流矜恕全活群生狄仁傑以密謀授五龍再造唐室上安宗社下保身家李泌於玄肅父子猜忌時善為調停國家乂安身名無恙宋英宗與太后失歡兩宮猜忌韓琦從中調和天下安於泰山世豈有難處之事哉夫殉大事以忠料大事以智任大事以膽三者缺一難矣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裴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殉國之忠也子房之料立六國後趙普之料各鎮寇準之料渡河王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軍是策事之智也秦軍百萬壓境謝傅圍碁賭墅韓魏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是任事之膽也三者備而天下尚復有難事哉夫任事非鹵莽之謂也慎事非恇怯之謂也今人不以鹵莽為任事則以恇怯為慎事失之遠矣

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射利不惜性命墨吏惟知好賄而不愛身命其為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知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魚鼈遊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

盛則必衰滿則必溢此一定之數也天地尚有消息日月尚有虧盈而況人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亢龍有悔大易戒其沈迷明哲保身詩人開其覺悟子房所以辟穀范蠡所以五湖也有道君子固其宜爾若夫貪戀事權流連富貴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惑亦甚矣

薛文清曰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此為處事要法
又曰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輿中讀易否卦包承解曰眞為小人者猶易防貌為

承順者最可畏故小人而承順乎君子君子則能涵容之不隨不激是否塞之世而能亨通者此大人之妙用也苟樂其承順則爲其所中而天下之事始不可爲矣愚謂惑於包承若呂惠卿之於王安石是也不能涵容若寇準之於丁謂是也故不激不隨是處小人第一法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惟有清慎勤三字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借使設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曰與其巧精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旨哉言乎

吳起曰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又曰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蓋藹然儒者之言烏得以人而廢之

張居正申飭學政疏云積習日久振蠱爲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頹靡者上未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噫今之從

政者其弊在此將何以救之哉

張居正曰人臣既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此言深識臣道

徐有功曰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廚者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又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大德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此求賢之一術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爲求賢之極則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烏能辨鄉人善與不善耶君子指佞人爲小人佞人亦目君子爲僞學邪正之分公私之辨非大知不能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辭色也

歐陽永叔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郡以寬簡不擾爲急所

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爲政寛簡而事不廢弛何也公曰以縱爲寛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斃吾所謂寛不爲苛急耳所謂簡不爲繁碎耳墓誌云公爲政以鎭静爲本明不及察寛不及縱吏民安之正爲此也

張乖崖曰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此以公舉人之法也若以黨舉勢衰則賣己甚以制舉利盡則叛己古今覆轍可爲炯戒

王曽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乗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眞宰相也薦賢原以爲國若令人知市恩植黨所不免矣沂公非不拔賢也不欲人知也

司馬君實曰才與德異而世莫之辨此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爲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遂奸勇足決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顛覆者多矣温公歴觀古今君子小人之成敗故言之精切如此

錢一本曰無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云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衆人共做

唐崔元暐母盧氏有賢操嘗戒暐曰吾聞子姓仕官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比

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於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暐所守以清白名噫盧洵賢哉而暐亦肖子矣

董子曰地出雲爲雨吐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爲人臣而善居功者可以悟矣

唐太宗曰君貪喪國臣貪亡身又曰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淵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爲人所獲者貪餌故也人臣受任居

高位食厚祿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若貪利害身與魚鳥何異哉

又曰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學識爲本人臣若無學術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

諸葛武侯云我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

劉伯温云有相才相器相臣持心如水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與孔明我心如稱同意

呂希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此道行於妻子之效也

邵子曰傅欽之諱堯俞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此爲難爾全此三德君子保身之哲也

黄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朱子曰灑落者只形容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氣象耶程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早於無私吝處觀之矣

邵堯夫德器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其功大矣人不可無此氣度

富韓公弼常患氣痞邵堯夫戲之曰好事到手畏愼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此見道之言也故其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又曰願同巢許稱臣日甘作唐虞比屋時具此襟懷物來順應達則不動聲色措天下磐石之安窮則安貧樂道康濟自己之身若吾留侯其庶幾乎

程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其量則不念舊惡清矣而復念人之舊惡鮮有不怨者

明嘉靖間徐階爲政書三語懸直廬曰以威福還主

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又曰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

宋王旦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王旦歸餐必召諸子使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萊㜸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唐德宗謂李泌曰朕言當卿嘗有喜色朕言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徒步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爲朝廷培國本爲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宦歸者盈載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爲何如也

唐蕭嵩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固請見許嵩退修蒔園區優游自怡二子就養年踰八十士論榮之唐世宰相如長孫無忌之親臣褚遂良之顧命魏徵之勳舊不免貶謫視蕭嵩之勇退其明哲爲何如也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時考功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彩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傚風俗其後二人卒不能自立噫其得取士先器識之義乎

陳瓘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勳業地無愧是神仙世之貪財害民蠹國罔上得不義之錢以佞佛作醮可以悟矣

宋尹洙與孫甫好辨論對榻語幾月未嘗一言及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於死而師魯未嘗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乎此得孟子待王驩意

范仲淹爲推官比去無歸貲止一馬鬻之徒步歸自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

鴻苞曰大臣之道剛不欲褊急柔不欲脂韋以無慾爲主以有容爲大

凡人罹讒而去放意林泉陶情麴蘗往往抑鬱不平而劉莘老方竄逐中惟謂當途者能顧人國事絕不言人之排擠而已之困躓初無異守官之初

或問古人有體有用今人用多而體少余曰全體必有大用戰國之孟子南宋之朱子俱有作用惜乎當世之不能用也

或問文中子何如余曰論人當觀其世六朝喪亂之後上無禮下無學文中子以英少之年挺然以聖賢之學爲已任道行河汾一時興唐之佐皆出其門眞豪傑之士也

人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搶地思慕懇切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迂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割

股不已至於割肝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而割肝臥氷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

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涕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萬其勢足以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每讀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此喻君臣朋友相知不盡者也私自憐三字極有意人君之聘臣宰相之進賢相知必深相信必素而後可出歷觀古今炯戒多矣有相知相信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傅說是也有相知相信未深確乎不拔者嚴子陵蘇雲卿也孔明感三顧而出先主終違草廬之言守小信不取荊州狼狽當陽欲奔蒼梧非孔明求救孫將軍是亦劉表而已後人好議論者猶云只合終身作臥龍下此如苻堅之王猛唐氏之魏徵不思其身後之言伐晉伐高麗以致敗亡余謂二君驕忽甚矣王猛魏徵縱不死亦不能阻其行也又下此則范增韓生而已是女子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

張詠知益州買婢侍巾櫛四年內召去呼其父還之猶處子也可以為難矣白樂天詩云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

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妻子不之官舍（後漢何平）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左雄）剖符之重推衣補葛（晉鄧攸）南陽太守敝布囊身（羊續）萊蕪縣令凝塵生甑（范丹）一硯不藏篋（宋包拯）一鮓不遺親（晉陶侃）

王十朋登宋紹興進士第一歷饒夔湖泉四郡守至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朱子稱其光明正大踈暢磊落為有宋直臣惜不究其用公好詩吟詠甚富早梅詩曰羣芳避路放梅開奔丞遊人滿砌苔半樹溪邊衝雪破一枝頭上帶春回月移瘦影供吟興風送幽香襲滿杯剛被西湖都道盡至今詩客句難裁

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江淮旱穀湧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

任之既而商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
平

唐元德秀字紫芝令魯山所得俸悉以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山水定居焉不牆垣扃鑰歲饑或日不爨彈琴讀書而已房琯每見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

東海殺孝婦三年不雨冤氣干天和也當吏捕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論死嗚呼鍛鍊之下何求不得即自服且恐有誣况以揆此二字殺人乎語云刑官不可為眞不可為也

唐李景讓浙江觀察使母鄭氏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况無妄而得乎亟使閉坎

浙江武舉陳勇等謁余余謂之曰孫吳之書先詐力而後仁義非得已也蓋兵詭道也不得不以奇勝然殺以止殺非仁義不可以守天下爾等存心行事必以仁義為本詐力不可尚也世人重文輕武以文士讀書明理武人不然是以輕之自重之道在忠孝廉節諸葛武侯關壯穆皆可師也

信陽子卓錄卷六

信陽子卓錄卷七

及門諸子較

闢道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湛然在內有事時隨感而應動靜表裏本末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是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佛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釋氏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復能向上尋帝降之妙庶乎其可矣顧自以為無上妙道乃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

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善爲遁辭以爲佛氏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尚何法之不舍耶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起於梁武帝道君之事可驗矣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福可求道君得之矣

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

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不能久享其樂是以好之假使其術信可長生何故四海古今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耶

朱子曰天堂若有則君子登之地獄若有則小人入之至其所以然之故則隱而未發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夫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隱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冥福之辭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人主如新垣平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方術貴幸震動海内其後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善夫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黄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長生之虚誕明矣後人甘心而不悟哀哉

程子曰神仙煉形養氣以延年如一爐火置之風地則速熄置之密室則遲熄老子曰無勞爾形無揺爾精邵康節四不出謂大風大寒大雨大暑也昔

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席不暇煖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故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非不能道以其不能至也

信陽子卓録卷七

及門諸子較

博物

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干支之義何如曰太歲在甲曰閼逢閼擁遏也逢萌也東方木氣萌動擁遏未伸故曰閼逢乙曰旃蒙旃蒙柔弱之貌草木寃曲而出其形旃蒙然未能剛也丙曰柔兆柔兆胚胎也南方火氣始胎故曰柔兆丁曰彊圉彊壯也圉物之盛大不可以圉也戊曰著雍著猶言土著也雍豐茂也戊爲戊之母著著而豐茂陽之體也己曰屠維屠宰制也四方曰維即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已在中宮以宰制四維也庚曰尚章尚高章顯也萬物皆成於秋庚承象土之功高顯而章著故曰尚章辛曰重光金從革辛爲碩金須鍊而後成又辛有新義故曰重光壬曰玄默北方水氣之色壬爲陽水外視之默默然所謂玄默也癸曰昭陽水内明外暗癸爲陰水屬内故曰昭陽此十干之義也又太歲在子曰困敦即混沌也天開於子一陽始生困困敦敦然未可量也丑曰赤奮若赤赫也奮發動之意言陽氣赫然而發動也寅曰攝提格攝提從手皆引達之意格至也陽氣引達而上萬物皆至於生猶曰振德提撕之云爾卯曰單閼卯象開門之形閼即閼逢之閼卯爲木子故曰單閼辰曰執徐物各有所執徐徐然振美也巳曰大荒落荒亦大也落成也陽氣畢達萬物落成至大至荒不可勝窮也午曰敦牂即困敦之敦牂爾雅音藏一陽始萌敦然藏伏於下言未盛也未曰協洽協洽者浹洽也陽氣合於陰而將變也申曰涒灘涒窘也灘難去聲也陰氣盛陽氣爲所窘難也酉曰作噩作起也噩嚴肅之貌言陰氣起而嚴肅也戌曰閹茂戌畢也閹掩也言歲功既畢斂華就實也亥曰大淵重泉也亥爲陰水獻顯也微陽起接盛陰顯於重淵之下也又曰亥閡也見閡則顯其尤異也此十二支之義也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所講也雖然嘗聞之矣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值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

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獸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日月五星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旋相爲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宮商角徵羽旋相爲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壬申娶癸酉而生庚辰庚辰娶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進退之候離爲日坎爲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爲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爲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爲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爲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爲乾昏時月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魂變乾爲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爲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爲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者此也

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在立春立夏閉在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八節其禮並同

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功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鄭玄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按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酈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處馬端臨輿地考云孔鄭通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洇無以

詳焉今按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
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
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焉瀘水即黑水也長
寧周文安公曰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原委既詳
足補禹貢之注矣濞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
訛作樣備唐書姚嶲道討擊使唐九徵率兵擊吐
蕃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築城城之九徵
毀絙夷城破之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即此水也
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官渡馬端臨生宋季土宇
分裂紙上之言難以考據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

在中國成都楊愼寓雲南目擊耳聞得其眞書以
諗四方之好古者

歐陽永叔曰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
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
漱弗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
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
至宋江州刺史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侍郎劉
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以揚子江南冷水爲
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爲第三丹陽觀
音山寺井爲第四揚州大明井爲第五而松江第
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相反而李季卿所說二十水
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廬山康王谷水惠山石泉蘄州蘭溪石下水扇子峽蝦蟇口水虎丘井水廬山招賢寺方橋潭水揚子江南零水洪州西山瀑布桐柏淮源廬州龍池山頂水丹陽寺井揚州大明寺井漢江中冷水玉虛洞香溪水武關西谷水松江水天台千丈瀑布郴州圓泉嚴灘水雪水○如蝦蟇口水西山天台瀑布皆羽戒人勿食食而生疾其餘山水江水井水品第與茶經相反）

取虎跑泉烹芥茶甘香可愛明窗淨几之下焚香讀
書晤對良友可以共飲否則爲李于鱗投畀輿夫
也按地志兩山之夾爲芥諸芥中羅芥爲佳朱升
曰茗之帶草氣者茗之氣質之性也茗之帶花香

者茗之天理之性也治之者貴除其草氣發其花
香法在抑揚之間而已乃作詩曰一抑重教復一
揚能從草質發花香神奇共詫天工巧易簡無令
物性傷

丘濬天妃碑云天妃宮江淮濱海間多有之其神爲
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天爲大地
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故天稱皇
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
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其祀特重
司馬溫公謂水陰類其神當爲女子宋宣和中遣

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
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洪武二十七年詔徵儒臣定蔡氏書傳書成賜名書
傳會選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
右轉陳祥道曰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乃高宗彤日謂祖
庚繹於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
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
之七年陳氏櫟張氏皆不易之論
孔穎達曰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

故云委蛇陸佃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曰委蛇
蓋取諸此張敬夫云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
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
左傳叔孫豹如晉晉悼公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
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
好也敢不拜嘉又儀禮於燕禮鄉飲酒禮皆歌鹿
鳴四牡皇華注謂歌鹿鳴取嘉賓示善道又樂其
明昭之德可則做也四牡取其勤勞王事忠孝之
至以勞賓皇華取其自以不及欲諮謀賢哲以自
光明謂之升歌三終大射禮亦歌鹿鳴三終大戴
記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鹿鳴貍
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劉公瑾曰凡上
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
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朱傳因之以爲此燕饗賓客之詩郝敬曰此詩初
本燕羣臣嘉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
禮用之未可遂爲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又按樂記
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鄭氏曰宵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
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蓋以居

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於本鳥名古人烏字陸佃云烏又爲歎聲烏見異則
譟故以爲烏呼歎所異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人之死各返其本魂陽也故
升而在上魄陰也故降而在下況聖人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故其歿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孔穎達
曰文王升則以道接事於天下則以德接治於人
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
行之愚按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即其

義也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此二章一正一
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
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
王嶽生曰夏時冠周月曾質疑於顧廷麟不能決後
閱陽明集却是時月俱改余曰以夏時冠周月是
謂悖周聖人豈敢時月俱改則以冬爲春以秋爲
冬矣本經何以書六月雨冬無氷耶若六月應雨
冬宜氷則時月却未嘗改善哉楊用修之言曰周
建子爲歲首以是月爲元旦行朝覲會同之禮耳

農時仍依春夏秋冬之序此通論也至豳風之詩
時月俱合夏時乃周公述太王時事宋儒不察或
執七月之什或執十月之交之篇或泥孟子七八
月之間旱紛紛聚訟奚益哉
項喬云魯隱公即位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魯史
不書平王之年而隱公之年是書則僭矣孔子魯
人也義所當諱然君臣之義終不可廢故於正月
之上加一王字曰王周正月也則尊王之義自明
矣此與告顏子行夏之時特爲萬世立法者不同
況曰行夏之時亦可見當時行周之時矣謂夏時
冠周月何其固哉
詩即史也詩亡然後春秋作
尚書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會選以蔡傳爲非引
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厥居以下爲
人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
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張居正曰上
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而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
形賦性類聚群分者悉隱然默有以安定之然天
雖有意於定民而不能自爲若輔相上帝奉天命
以行事使民生日用悉合於所當居之理常定而

不亂者則王者之事也此與會選之說合則蔡傳
非矣又會選謂蔡傳失者六十六條容攷正
董仲舒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王充曰以
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致龍奚益哉
天子祭天陛自午陛祭社陛自子陛蓋社主陰北方
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
向以答陽也若群臣朝叅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
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向東西立以
避馳道其義不同
凡祭享之禮戴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明歆

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何也所得之物皆
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民生脂膏
以此尊醪俎饌邀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
爲國爲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自朱子作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之後勉齋黃氏
（諱幹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下則
始自西山眞氏（諱德秀字希元）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
（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覺軒蔡氏（模字仲覺）四
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眞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
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定宇陳氏（櫟字壽翁）作四書發

明雲峰胡氏（炳文字仲虎）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道川
倪氏（士毅字仲弘）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
（有汪克寬序元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
宮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
四書通義中永樂時所纂大全特小有增刪詳簡
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
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字德輔）
（居十年爲此書）但改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
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
釋而改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

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時儒臣奉旨纂
修須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
家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
百世儒林之緒而僅鈔襲成書欺朝廷誑士子豈
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
士人盡棄宋元以來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經
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難乎其
爲力矣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仰觀奎星圜曲之勢
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

文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以
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籀文亦史籀所作
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鄄酆
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
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八分者秦羽人
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文簡略赴急疾之用隸書者
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繫獄益小篆方圓爲隸
書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
書章草漢黃門令史史遊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
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篆體麤書之行書者後漢

潁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愔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蔡邕云秦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是也

歐陽修曰飛白書點畫如禽獸狀而點最難工

唐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黃炎之裔則上古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張說曰古未有姓若夸狄然

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戰國時族姓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氏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由此推之楊用修解書以平章百姓爲百官非無據矣

郊祀志曰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曰中霤

進業曰登（進農功諸事業）餘三年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餘九年食

王莽作金銀錢布之品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顏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泰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禪漢改秘書爲中書有監有令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疏外矣東晉以後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省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先使兩省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

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謂之
二府
秦不師古太尉掌五兵丞相總百官又置御史大夫
以貳於相漢因之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
殿上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
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還爲之遂罷
尚書爲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
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
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復置三
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爲僕射通掌圖書章奏其任

尤輕至後漢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
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
之屬其外又有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
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晉階以其
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
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
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
爲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於是金帛重而
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殺益

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
之濫無此爲甚宋承五代之獘不能釐正故臺寺
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
多無職業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
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群倫曰官曰差遣曰職
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故通謂之侍郎東
方朔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東漢尚書侍
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
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

尚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
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
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
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
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
史
唐制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後以太宗曾爲尚書令臣
下避不敢居乃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
書令號爲宰相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

疾小瘳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始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始此後爲宰相者必加此銜宰相事無不統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故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宋制兩府中書有叅知政事樞密有同知副使簽書而出領方州入爲公輔與唐制畧同明革丞相以翰林入閣辦事號大學士秩五品兼尚書則二品寖沿至今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矣大學士六尚書爲京秩崇班侍郎卿貳即出爲督撫轉

運使叅政副使則名監司翰林給事御史授此者號外轉在內者不知民情土俗一行作外吏則聽轉移於民在外者不習國典朝常洊歷清班尸位取容而已內外互用乃見眞才大哉王言安得旦暮遇之

唐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爲之掌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勑開元廿六年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克其職無定員內宴居宰相下選用益重而禮遇益隆宋制略同太祖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朕每恨不得爲之其榮可知明選進士文品拔萃者爲之號庶吉士教習有成授史官洊歷公輔非由翰林者不得大拜沒不謚文較唐宋更重矣

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唐因之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爲乙第後取以詞章較衆科之目爲尤貴宋試論策明試八股而得人爲盛

唐高祖初入長安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州縣皆有數太宗益崇儒術增廣生員今之廩增所由昉也

唐設國子監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文武七品子孫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統於祭酒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限年考其成今皆納粟蔭生官生籍徑倖進竟不知國學之設謂何矣宋明拔監行積分法學成授官猶唐俊異之遺若今徒有其名耳館學舉其成者送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試於考功員外郎後以禮部侍郎主之有明經秀才童子諸科之目明經試經義秀才試方

略策童子十歲以下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今之舉人即唐鄉貢也自書履歷曰貢士人稱曰孝廉倣古舉孝徵廉之意也稱應貢廩生曰明經則無謂矣稱生員曰秀才亦以古有是名耳然其科則異

武舉起於唐武后長安二年其制有馬步射馬槍翹關負重之選然顯者僅郭子儀耳

明宣宗吏部箴周官六卿其長太宰統治百寮以熙功載致治之本實資用賢甄拔簡任爾持衡銓爾惟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蔽才爾勿遺必黜憸邪

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度德定位乃稱任使小知大受官罔不附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予於治夙夜無斁

戶部箴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古地官實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徭役有常民之所供舊典式張庶幾夙夜恪謹乃服上下畢充何有卒殫惟仁之溥而義之盡苛征暴括邦以不振爾惟鑒茲毋縱掊克予惟爾任爾其懋哉尚友古人執德不回

禮部箴法天出治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為虞秩宗所典三禮宗伯攸同政本之地實宣教化品節制度式昭禮樂洽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交神明安上治民爰及四裔祇循舊章亦義之比治國去禮猶耕無耜咸篤敬之以懋政事

兵部箴部以兵名實古司馬詰是戎兵以固華夏書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敉寧其可弗圖怠則隳政貪則亂法毋為泄泄毋為沓沓思古良臣鞠躬盡瘁是用作箴以勵有位

刑部箴聖人制刑輔治弼教掌邦之禁惟仁是蹈惟恤乃明惟明乃燭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

何昔之德移情就律何今之刻如鑑如衡刑乃弗忒天不可違民不可罔斷不可續應則如響往體予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譽

工部箴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暨於成周乃設司空漢置水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凡諸繕作儀品有秩辨其楛良去華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治勿苟以殘為所當為毋耗於財逸所當逸毋殫其力必祇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爾之功

都察院箴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

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敉達民隱舉察官邪必究大體毋刻毋頗毋以賄遷毋以勢懾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婾娜緘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修諸己庶懋爾績

庶輔予理

通政司箴出納政令后龍是職周仲山甫亦謹朝夕崇卑一氣流貫無間有遏弗流體乃爲患爾職於斯必敬必忠命必下究情必上通讒說殄行師用震驚爾謹爾明予治乃成維樞維機維喉維舌爾飭無怠庶儆在列

大理寺箴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鑑空衡平易簡明愼書戒欽恤祇率勿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貨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粵昔蘇公悠悠我思爾儀爾規服此戒辭

王十朋云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總名祫一事亦猶薦生薦熟則謂之薦祼酒求神則謂之祼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皆謂之祭名也

佛朗機銃子遇板木四五重亦打透惟張曳水被綿布網子稻草一打即墮落柔能勝剛故也

蘇武於北海聞上崩南嚮號哭嘔血由此觀之哀傷之至有失血之理予向者南陵之戚得無同乎

蘇武在匈奴時取虜婦生一子後致金帛贖之拜爲郎噫一舉而三善備焉奉命不辱忠也延一綫以承宗祧孝也十九年中坐消歲月惟虜婦是共知也

唐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仲尼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始備籩豆干戚增置生員

孜孔子生卒取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其歲主史記庚戌月主穀梁氏十月爲確則孔子之生在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以夏時推之是月建酉甲戌朔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穀梁氏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二十一年也其卒主左氏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

七十三歲與史記家語之說合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葬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非古也壽陵其因山爲體毋封樹毋立寢殿園邑夫葬藏也欲人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吾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毋藏金銀毋施珠玉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幷骸盡之是焚如之刑也死而重死豈不痛哉
萬石君傳取親裙廁牏浣洒親裙近身小汗衫也廁牏廁中受糞版也皆取而浣洗也

辟倪音睥睨眼空無人也
跅䟝跅落無檢局也䟝放廢不遵禮法也
磬折曲躬也脂韋突梯滑稽哫呰慄斯喔咿儒兒絜楹俱輭媚貌出離騷
身毒音捐竺西域國名
東園匠主作皇陵内器物者漢魏六朝間給大臣勲貴之故者東園秘器此也
珠襦玉匣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縷要以下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殮葬之衣也漢書曰霍光薨賜璧珠璣玉衣近日遂寧老官廟河徙崩出古冢土人於棺内得金絲逐匿誌石余過其處見石甕横江干云是萬年燈父老爲余言有金爪香爐等物疑是漢唐時人漢書霍光廢昌邑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詔可其奏晉灼曰珠襦貫珠爲襦若今革襦也觀此則係御物非詔賜不敢用諺曰黃金入土千年必出楊王孫曰厚葬無益於死者今日入而明日發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信矣
漢射聲校尉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射之因以名
戊已校尉戊已土也土寄旺四季位在中央今所置

校尉處西戎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已
通籍謂人臣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勸駕有賢者應貢京師其人或引高不就郡守身自往勸勉駕車而遣之
計偕漢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王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所徵之人與計吏偕來京師也計吏入覲就考之吏也
伊蒲蒲飯也伊吾誦書聲頡行鴈行也頡頏兩羽相並飛也掉楔樹門扃也註誤註議而錯誤非其罪也欸乃音襖靄櫂船歌也

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縫掖者不嫻韜略被介冑者不通經術兼之者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亮羊祜杜預李靖諸人有文有武難槩一律然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

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戰國策顔斶曰清淨貞固以自虞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

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晏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揚雄傳又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譽豫同游其下也

韓信乞食於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言所以教信者深矣惜信不悟厥後身殞家亡由責報之心重耳若子房授書圯上豁然大悟功成身隱方不負老人敎矣五日讀漢書秉燭書此庸自鏡也越日見王褘評曰信挾功而望人之報故假王則請與地則會奉朝請則鞅鞅使信知天下苦秦之虐項之暴而爲之驅之猶漂母哀我飢而飯之也則何至望報於人而自貽伊戚耶與愚見合因並錄之

余謂韓信在高帝時不反在呂后時未有不反高帝力疾征陳豨雉心度其不久故殺韓信以爲異日王諸呂地非爲安劉也高帝欲殺樊噲呂雉殺韓信兩人各有心事

孫明復居魯石守道北面師事之講問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起則執杖屨以從於是學者知有師

弟之禮

楊愼曰刺史太守不同漢制自三輔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等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寛仁有豈弟之德太守之職也如今按察司與知府相似混呼爲一非矣又別駕只可稱同知宋立通判以監知州稱爲監州可也

讀賓子偁敬由編知立生祠始於漢卓茂畫像始於吳陸雲頌德碑始於唐賈敦頤敦實兄弟有德於洛爲立棠棣碑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歷州刺史廉

潔入朝車一乘盡室行羸馬繩羈道路人不知其
刺史也
閲口譜耿恭屯疏勒拜井出泉憶余出使倭羅斯三
軍暑日乏水余籲天而雨降書曰至誠感神理足
信也

信陽子卓録卷八

跋

乾坤闔闢二氣絪緼陽輕清而上浮陰重濁而下降
人與萬物遂生養變化於其間顧陽以長養發育爲
道故於天地爲暄和爲光霽於人爲剛正爲丈夫於
物爲麟鳳爲松柏陰以斂藏消鑠爲道故於天地爲
晦冥爲霾霧於人爲姦邪爲女子於物爲蛇蚓爲荆
棘自非聖賢豪傑伸此而屈彼則人欲横流天理澌
滅幾何其不綱淪而法斁乎五經四子之經涑水紫
陽之史所爲大書特書揭日月而亘山岳者此物此
志也然非知明守定則茫茫海若波掀濤激其爲中

流砥柱難矣是故顔曰卓立孟曰不動心周曰主靜
程曰主敬主宰定而泛應曲當立命安身之道殊途
同歸千聖印合無二致也遂寧張先生秉性清淑造
道精醇自其童時束髮受書有志正學已大異世之
爲科舉者遭時得位歷數中外閱歷多而聞見廣磨
厲久而識力堅投以艱鉅卓有成績朝野邊徼婦人
走卒無不知有先生第所知者功名之烜赫而不知
其夙夜小心游覽於今古把持於方寸卓乎若作室
之有棟行舟之有柁也先生之學以敬爲體以時爲
用澹泊寧靜以居身寛大和平以接物是故於名利

聲色如腐鼠穢物避之惟恐不遠於仁義道德如芻豢甘旨啖之惟恐不飫退食自公焚香閉閤尚友古人論定而劄記之積有卷帙命師校讐編次義例準諸近思錄而小有變通要以不悖乎道而已是故二帝三王外亦有取於漢唐宋明禹臯伊周外亦有取於子房孔明鄴侯稚圭希文周程張朱外亦有取於子雲文中子魯齋陽明枝葉千條根柢一貫蓋先生審理甚嚴而論人甚寬不欲爲負絶不可攀躋之説以阻後學此則先覺引掖之苦心也噫二氣揉雜學者率其所性偏於一往以迂腐爲理學以功利爲經濟以小廉曲謹爲有守以鹵莽決裂爲有爲揆厥病根由於不學是以見不明而守不定程子所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却一邊得是編而研悦之不啻舟行大海而獲指南也師末學小儒自先生撫浙時受提命迄今兩紀無所建立有辜造就顧猶安命固窮不敢奄媚逢時於先生之學或庶幾蠡測萬一云謹述而跋之卷尾

康熙丙申清和吉旦歸安受業門人陸師頓首謹跋

信陽子卓錄補遺序

遂寧張夫子講道有年精研實踐匪如世之儒者徒能言之而已自其幼學所得洎夫敭歷宦途遍披廣覽凡有會心輒手疏而劄記之裒積成帙名曰卓録屬門人陸師芟繁舉要分類排纂釐爲八卷既又以筠奉教之日久出全藁命檢掛漏筠得受而卒業不啻入多寶林惟恐掇拾之有未遍也謹依類輯綴各如干條編爲補遺二卷庶幾乎暢厥旨歸焉竊思自古名臣碩儒邃理學者或歉於事功優經濟者或詘於節槩吾夫子以光明粹白之資際昇平有道之會弱冠登　朝垂五十年踐陟台鼎歷試諸艱貞操一致惟以仰報　主知俯酬所學爲兢兢可不謂明體達用躬行心得者歟是編雖吉光片羽學者援厥原本可以上溯宗傳涉其緒餘亦足旁資多識從來學以言傳亦復言以人重日星川嶽斯文在茲爰不辭謭陋而贅筆云康熙丁酉長至日仁和受業門人吳筠謹識

信陽子卓録補遺目次

信陽子卓録補遺卷上

及門諸子較

道體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出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示人不是懸空立説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有不正矣

論性不論理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氣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而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不備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

理之所存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距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或認心以為性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

以包四德而為性之全體也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布置安排之力此其所以為性命之理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邵子曰揚雄作元可謂見天地之心者註云易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冬至之卦復也起於中孚七日而復應焉子雲太元始於中首可謂知其心矣

又曰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註云精神性命之本原血氣精神之佐使血氣者喜怒愛敬之所生情之所起也人端本則情復於性逐末則性敗於情性陽類故為神情陰類故為鬼情靜性復陰消陽純學至於此死而不亡矣若肆情縱欲喪精失靈其死曰物豈惟鬼乎

趙玉峰因問鬼神之事余曰邵子云人之生也氣行於天死也形返於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生而精氣清明則殁而為神若志為氣役則為鬼再下則為物矣

楊用修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

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張行成曰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氣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故不可論理而遺數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子三復之喟然曰性本善也其有不善者情耳譬淵渟澄澈者水之性也其下有不平則激而為湍風行水上則盪而為波水之有湍與波猶性之有情也

表表中庸疏意云天地萬物皆從太虛中來同此性

同此道本無間隔位重主宰故言心育重化機故言氣然畢竟不可分也學問之極功說人道聖神之能事說天道初無待於外句甚好位育之功不是有造於天地萬物只是自復其本體豈有待於外哉嘉靖丁未會試程文不依註分配

又曰聖人位育工夫全在中和二字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政以布此中和刑以弼不中不和者究竟論之無為而成中庸之政不怒而威中庸之刑也

近思録曰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乾者天之性情也功用之謂鬼不測之謂神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為人心二者雜然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以妍則妍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為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久而弗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湯潛菴先生云　御試題天有四府聖人有四府出邵子皇極經世書天有四府謂春夏秋冬聖人四府謂易象詩書春秋邵子以四經配四時如皇帝王霸鳥獸草木原未易解余亦就素所學者陳之耳張子謂春夏秋冬天之時也氣為之行也易詩書春秋聖人之言也心之聲也聖人之心正則天

地之心亦正聖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以氣感人以心通其道一而已矣天人相與之際呼吸可通一誠為之也邵子曰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其意甚當

王氏子充曰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五行合洛書則自漢孔安國劉向諸儒始其說以為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

後世儒者莫辨其非孰知河圖洛書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在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奇二四六八十地數也皆

黑文而為陰耦此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也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於義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耦之義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耦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陰與耦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耦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

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横之積為四十五而放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証應禍福之際

以為治天下之大法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易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先儒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即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

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假他圖之數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不亦旣疎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有合於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憂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耦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

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旣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治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旣有是六十五字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所以攸斁也水旣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

此彝倫所以攸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後言天錫禹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錫乎此其不可信者五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其

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燦然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

信者六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衷諸聖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非聖人言歟以聖言斷聖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圖授羲書錫禹者皆非也按此與前吳澄說不符以其有合啓蒙之意故並存之

致知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求其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又格之無日不格潛體積玩之久沉思靜揆之浹已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爲難而遂厭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朱子所謂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可得而識矣

邵子曰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未見其得也

王陽明曰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欣喜和平而時生焉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禮樂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富家之父祖慮其庫藏產業之積其子孫或至於遺亡散失卒窮困而無以自全也而記之籍以貽之使世守其積而享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庫藏產業

之積存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何異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其庫藏產業之實積遺亡散失至於窶人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庫藏產業之積也

讀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曰窮理便可盡性至命只說得太快了窮理還要盡性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物之性纔可至於命原有次序愚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天而之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人以合天也

讀一句書須體察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存省

朱子曰爲仁之要固不出於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已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胡居仁曰聖賢工夫莫切於敬程子云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者也

屠長卿曰水之受刃也刃過而水不傷水虛也聲之度垣也垣實而聲不碍聲虛也日之照也玉階糞壤無擇也日公也雪之墜也裍褥溷廁無擇也雪公也人碍形骸則實執形骸則私必也舍形骸以養其公忘形骸以養其虛既公且虛大道來集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已過

修身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智有別也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道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程子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已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若無者分定故也

司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斂形神離則死故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仲達謂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亦是此意

與人言當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以世法治世以道法治身何謂以世法治世物應喜與之以喜物應怒與之以怒物應動與之以動物

應勢與之以勢物有順逆與之以順逆物有去來與之以去來是爲以世法治世何謂以道法治身因物以喜我不喜因物以怒我不怒因物以動我不動因物以勢我不勢因物以順逆我無順逆因物以去來我無去來是爲以道法治身不出世法而得道法即治世而得治身是故荃宰何妨軒冕不避

夫有陽德有陰德陽德公行仁義拯世澤物天下頌之史冊書之所爲立爲人楷樣者是也陰德若耳鳴已獨知之而人不聞潛行密積不求聲名不要福利世人無從表揚讚誦而天心簡在書名上清此尤善之善者也貧賤之士布衣糲食雖有仁心澤不及物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人於物必有濟等而上之若爲監司則有利濟一方之權可以澤及一方若爲宰相則有利濟四海之權可以澤及四海若帝王有施仁布德之念天下之事惟吾所欲爲而誰爲阻捍者天下誦之史冊書之上帝亦愛敬之吾爲德而不爲惡澤物而不害人清夜之間返觀内省亦必有泰然而自得者矣

杭州府十學教官率新進生來謁余進而教之曰儒

者之道以窮理盡性爲全體以修己治人爲功用試觀天命之謂性一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儒者之分量也說大人則藐之此儒者之氣槩也居仁由義儒者之志節也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謂之曰儒何以亦有小人之分蓋誠僞之辨也故朱子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則無所不至矣自此義不明父兄未嘗以之教子弟師長未嘗以之訓及門讀書博科第干利祿此求富貴者也而美其名曰取功名古人之取

功名者固如是乎哉爾等進學之始莫先於立志
志向正修之家而爲良士自獻之廷而爲良臣當
思上不負於朝廷下有濟於蒼生斯不愧乎士矣

信陽子卓録補遺卷下

及門諸子較

經世上 君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
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
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治不宜即廢
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
而不制於法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

也拔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
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
達四目明矣

說苑載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
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
而同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
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
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

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

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明穆宗好生戒殺東宮時常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左右請詔光祿寺常供上曰若爾則該寺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此與宋仁宗夜思燒羊恐飢待旦不忍殺羊同一好生之心推之於仁民當與天地合德矣

經世下 臣道

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於高帝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任如蕭何不能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

人才之見於世或以道學或以詞章或以政事大約有此三等其間又各有淺深高下之異然皆所謂

才也以余所聞道學之名世多不喜而凡爲學者名實亦未必皆副又或未免於驕吝此嫌謗之所以生也夫學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內事以之忌人固不可以之驕人烏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勢將無所不至程蘇之在元祐其事可鑒矣

鴻包云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然知吾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李昉爲相有求善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

足收用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人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於上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一善詞此取怨之道也文正用人恩歸於上其言可取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爲朝廷培國體爲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宦歸者盈載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何如也

向敏中除右僕射眞宗謂翰學李昌武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

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往見門無一人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欣慰公但曰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勤勞德業之盛禮遇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夫大臣一言動而人之觀瞻係之窺伺及之不可不愼也觀文簡可以爲法

楊愼曰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斂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蘇子瞻曰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智者則不然内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

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可以待其發而乘其隙故用力約而無後患君不怒而勢不偪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離從古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是故其交易間而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間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天下事莫不有權衡而行兵更重黃帝肇丘井八正之制太公師丘井佐周行井田之法管子變而爲内政寄軍令諸葛武侯師黃帝八正變而爲八陣圖李靖倣八正變而爲六花因時制宜隨機應變

法有定而意無窮太公諸人之所以勝也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通趙括之所以敗也

趙括之兵書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張橫渠欲行井田胡致堂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當改若追求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處人亦太刻矣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而

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氣象遠矣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怒亦見其自小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漢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詞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矣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當言如何不言責之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偶見忠宣一篋子凡伊川責忠宣所當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措一詞唯稱謝而已

處士魏野贈王旦詩云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見於色

鄭昂閏八月歸故山詩負郭曾無二頃田何由辦得

買山錢秋風八月又八月客路一年還一年鸞鳳俱垂赤霄翅麒麟不受黃金鞭功名富貴眞細事只問平生不問天子宦遊數十年家無一椽與此公相似錄之以自況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以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以爲

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 子餘辭衰字子餘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穆文熙曰逆盾及母已爲人情所難而子下其子身下其母古今讓德之風此能幾見哉姬之賢不在笄帷列矣按此雖婦道其安分下人足爲士夫法故附錄於此

閑道

信陽子曰邵子云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故稱孟子能用易以其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於諸儒則推王通以其贊春秋爲王道之權也世之言仁義忠信而取禍者不少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君子而時中其善用權者乎

王嶽生問王陽明之學何如而謗之者謂其禪余曰陽明四句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弟子王龍溪則流而入於禪矣又問陽明攻朱子當是朱子亦有不是處余曰已未到朱子地位而輒攻其非不知量也竊怪今之講學者不務爲己之學好談朱陸異同分門立戶是何異同室操戈

博物

宋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樓所居樹按察趙承恩表其異及卒員半千郭山惲共謚爲孝友先生按天文志南齊白烏至謂王者德敬宗廟之瑞今丙寅夏河東出白烏其爲瑞無疑

類書江西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漢書鑿壁引光爲匡衡事囊螢照讀爲車武子事懸樑却睡爲孫敬事目五行俱下爲應世叔事

沈存中筆談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葢鏡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容納人面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

熊蔚懷燕集因談及岱記余謂語云安若泰山危如累卵累卵者嶧山古名也其山積石玲瓏遠望若累卵

傾曩在河東見酒罈巨身細頸小口始悟韓信木罌而渡者臨晉甕細頸可以架木而渡若京師及

南方之鐔豈可渡哉噫格物而不身歷其境皆臆
說也
唐中書令蕭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明皇呼
爲親家儀物貴甚今姻婭稱親家本此古則男女
通稱今男曰親家女曰親母不知何謂也
宋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赤痕南
公以指捻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
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刻其皮横置膚上
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者水聚則硬
僞者不硬耳

漢初言易者三家丁寛受易於田何京房受易於焦
延壽王弼繼費直而有作其後孔穎達正義獨取
王弼陸德明釋文獨取京房意者所見有不同矣
宋之時邵子精先天易而失其傳二程受易於濂
溪而作傳朱子因之而作本義馬李舜臣曰易起
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而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
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斯言可爲得易之原矣
朱子每爲學者言之其作本義大約有見於此云
伏生受尚書鼂錯傳之歐陽氏及大小夏侯又傳
之厥後治書者不一家至宋王安石失之鑿蘇軾
失之略呂祖謙失之巧林之奇失之煩惟蔡沈獨
得皇極數故二典三謨朱子皆有集註未成編沈
因而終之卜子夏授詩於魯申培申培授李克李
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
卿授大毛公以及小毛公則是二毛之說皆本於
子夏者也申培之爲詩也韋賢繼之轅固之爲詩
也匡衡繼之韓嬰之後則有王吉毛公之後則有
康成而考亭之註經再見於詩其間依於毛傳者
居多而與序又多不合是又有所未及解者矣春
秋三傳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之徒言人人殊

或謂丘明爲仲尼素臣公羊亦云黜周王魯穀梁
亦無明文要之惟左氏之言可信公羊穀梁之無
取者多矣國語爲左氏外傳韋昭亦言之而其文
又不類胡安國作春秋傳頗能明聖人之大義三
傳之失亦能正之戴禮之詞可疑者多矣月令呂
不韋之所作也緇衣公孫尼子之所作也其餘王
制明堂位諸篇皆出自漢儒無所取徵者也陳澔
之集說亦見及此而劉向之註周禮后蒼之明儀
禮皆不及詳矣蓋經術所以經世務甚無取乎尋
章摘句而已讀詩者當思所以言讀禮者當思所

以立讀易者當思所以寡過讀書與春秋者當思所以尚友體之於身會之於心實有得焉而後無負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意

嘗考古人應變之妙者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以公子爲隸也舍而出之魏伐趙克邯鄲齊謀救趙孫子曰不如伐魏魏必釋趙自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齊從之魏釋趙而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中射之士食之荆王怒命殺中射之士士曰客獻不死之藥殺臣臣必不死

臣食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東周大喜西周人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久且泄又陰使人告西周候吏曰今夕有奸人當入候吏得操金與書者以貽東周君東周君立殺他項羽射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韓信定齊請爲假王鎮之漢王大怒陳平張良躡漢王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王悟遂立信爲齊王漢將沙中偶語張良請平生所憎怨者急先封雍齒人情

遂安文聘爲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壞人民散在田野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赴舍中不起權疑不敢攻而去馬超韓遂攻曹操操與兩軍相見與韓遂交馬語移時故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撫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者超愈疑遂軍貳而敗晉明帝自探王敦軍爲敦騎所追以七寶鞭與嫗追騎得而傳玩馬遺矢即取水沃之追騎既緩見馬矢冷以爲去遠遂還王敦餞温嶠行酒至錢鳳鳳未及飲嶠

陽醉以手板擊鳳幘墮地曰錢鳳何人温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既別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遂不疑王敦與錢鳳密謀羲之在帳中知必不免乃佯醉嘔吐狼藉敦鳳語畢始覺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見狼藉困臥遂免東魏兵追及宇文泰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鞭泰背罵曰龍鍾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遂舍之西魏文帝時柳慶爲雍州別駕有盜劫胡家按察郡邑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

賊爲合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更懸先首免罪之牒居二日果有先首者因盡獲黨與唐淄青節度李正已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萬緡以觀朝廷意帝知其詐未能荅宰相崔祐甫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沾將士若不用命徒自歛怨不以朝廷爲怨帝曰善正已慙服顏真卿守平原時禄山破東都殺大臣李憕盧奕蔣清使賊將段子光傳三人首徇河

北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乃哭之張巡守睢陽賊將尹子奇圍城巡欲射子奇不識其人因剡蒿爲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南霽雲一發中左目城中矢盡乃縛藁爲人縋城賊笑不爲備遂斫其營大敗之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曹武穆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公叱之曰吾故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盡殺叛者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軍士大閱公始出衆擁馬嵩呼萬歲者三公徐下馬東北向叩首亦呼萬歲者三衆氣沮遂不敢譁文潞公知益州方夜燕士卒拆馬廄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徐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士卒無以爲變趙葵父方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薄軍士爲變葵亟出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遂定凡此事變猝乘機權急應書所不載法所難傳非可以先圖豫設者也

跋

自濂洛諸公出倡明義理之學而聖人之道益明後此名儒接踵而生魏華甫真西山皆以經濟實用致位政府王文成以武功顯薛文清以清節著此皆國家大臣抱道濟時著書傳世舉生平得力之處筆之簡牘可法可守非儒生紙上空談比也大冢宰遂寧張先生弱冠登 朝周歷中外五十餘載所涖皆康濟民生裨益 朝政峻節莊疑不可私干薄海内外信之服之以爲雖古大臣風烈不能過此其所著卓錄一書碩識弘議内之析性

義之精微外之得濟時之實效歷代大儒之言尤其卓然者始登采錄所謂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己出者也伏而誦之身心肅然堪與朱子語類東萊博議文成傳習錄並垂千古非牖下小儒所能望見也昭治居近鄭公之鄉分在弟子之列得讀先生之著述今卓錄補遺成又得校對授梓自媿不文乃薰沐而敬識其後

康熙庚子竹秋吉旦同里後學李昭治頓首謹跋

信陽子卓錄八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張鵬翮撰鵬翮有忠武志已著錄是書凡分七目曰道體曰致和曰存省曰修己曰治人曰閑道曰博物俱采輯前言往行附以己說名曰卓錄取如有所立卓爾之義也

王學質疑一卷附錄一卷

〔清〕張烈撰

浙江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學質疑一卷附錄一卷》提要

王學質疑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掃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掃見聞掃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谿海門之徒決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掃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庵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

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吕子晚村大聲疾呼毅然以闢陽明為己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如斯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柳愚又有懼焉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鋭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即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　時

康熙乙丑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當湖陸隴其書於新樂道中

王學質疑自序

良不知講久矣留為為不急之辨曰非敢然也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而王盡翻朱子與之為水火其說盛行於嘉隆天下講學者莫不以詆朱為能萬歷之世仙佛雜伯並行士子不復知有儒矣間有高明特立有志儒術者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而意所尊主仍在陸王蓋習氣使然也

本朝釐正文體朱註復興講者稱周程張朱而仍與陸王並列亦習氣未盡也相沿以為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為德性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所謂問學者何為朱子求如是乎夫嗜欲機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勞其習不知有學者無論矣幸知有學又為陸王所懾先入為主必有好高矜快之心無復從容與順之志其取朱子取其合於陸王者而已非朱子真面即非孔子真面也豈知朱子之言詳密的實中正無瑕若陽明則虛浮飄蕩假借可以欺人按實終非妥確至其滸離者皆欲揚眉努目自標宗旨亂儒術而惑人心莫此為甚此而不知辨明是終無以見孔子知之道也夫善惡兩存者總成其為惡邪正並立者總成其為邪

王伯䣊用祇成其為伯偽佛合一祇成其為佛譬之
白置黑内祇成其為黑也白不可復見矣毒置食中
祇成為毒也食不可入口矣愚成童時先人教以程
朱之學信之頗篤弱冠始聞王氏之說翻然盡棄其
學而學焉沈浸於宗門者十五六年及聞彦庭曾先
生講宋儒之學鍾陵熊夫子晢學徵内與相應和於
時學者皆始留心傳註愚隨衆槪之追維先人之訓
恍如隔世徐徐理之欣然不逆於心久久脫洗乃知
王氏之全非蓋與聖門背道而馳也譬之言飛升者
立談之頃兩腋風生皆虛誑耳若朱子之言如食可
致能衣可禦寒宫室之蔽風雨藥餌之療疾病皆實
用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彼王氏者好高遥
辯導後學以妄誕浮夸而道術為天下裂如之何其
可並存而兩用也輒不自揣按傳習錄中條舉大要
而詳繹之用存所疑以待正於君子數十年之間此
道須有煥然光照之日王學未有不廢者然衆說而
定一尊風同俗美庶幾其可見焉若曰遥臆見毀前
人故為不急之辯也焉乎敢　時
康熙辛酉二十年四月後學張烈識

王學質疑一

心即理也

問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
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定理是義外也至善是
心之本體祇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
嘗離事物

又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愚按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如
陽明說宜云有心必有則豈詩人孔子亦義外歟
天下無心外之事故求諸事正所以盡此心無心
外之理故求諸理正所以盡此心今直求諸心而
欲事理之無不盡雖大賢不能也心能知覺發於
欲為人心發於理為道心故貴乎擇之精焉守之
一焉未聞心之即理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是矣理
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若曰心即理是口即芻
豢也目即色也耳即聲也

又曰事父非於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非於君上求
箇忠的理都祇在此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
以此存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
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忠信與仁祇在此心去人欲

存天理上用功

然此心何以遂無私欲之蔽何以遂能純乎天理欲人去欲而不許即事即物以辨驗所謂欲者欲人存理而不許即事即物以研究所謂理者第曰去人欲而已存天理而已惡知其難也孝之理不在父忠之理不在君然惟吾生必有父而後此心知孝吾生必有君而後此心知忠且惟其為父故孝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孝施矣惟其為君故忠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忠名矣所當忠當孝者在君父而知忠知孝者即在吾心此所謂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理也求之父求之君即所以求此心所謂合內外之道也今必曰求之心不求之君父則君父為外矣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矣夫子語仲弓但曰出門宜如何使民宜如何不開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出門即仁發之使民即仁也語樊遲曰居處宜如何執事宜如何與人宜如何不開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居處即恭發之執事即敬發之與人即忠也語顏淵曰視聽當如何言動當如何不開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視聽即無非禮發之言動即無非禮也王子之言何多現成而不切實也且權能稱物度能量物而物亦自有輕重長短之不可誣使權之輕重與物之輕重不符度之長短與物之長短不合勢必參互考驗以正之不得執權度而抑物以從我也即心為理而不即物以求理恐不虛不公自私自用之弊必不免矣

鄭朝朔問至善亦有須從事物上求者如事親如何為溫凊之節如何為奉養之宜須求是當方是至善先生曰若祇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用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祇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祇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學問思辨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若祇是那些儀節是當即如今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亦可謂之至善矣

溫凊奉養皆此心純乎天理不然即為扮戲之溫凊奉養此語真切可警夫貌是而心非者但此誠意之事默然內省同一溫凊奉養而此心誠否迥然千里之別此慎獨所以為要也若學問思辨正講明儀節以求此心之安者

又

云此心若純乎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

然思董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
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凊的道理

此言是矣但因心之誠自然知寒知熱者自誠而明也聖人如是恒人亦或有之而不能皆然也古人所留儀節吾人情然不知粗鄙疏忽者何限惟考求前言往行一一觸動我心方始惻然而思孝者自明而誠學者事也人固有茫然不知何為天理而示以天理當為之事亦欣欣有當於心者天理無處不存留行充滿觸處昭著由誠心而生儀節者此理由儀節而動誠心者亦此理剌首血見剌足而血亦見無彼此無內外者道體本然也故聖人教人下學即物求理多聞多見自能漸達於本心者百不失一蓋資質不同雖不悟本心為人矩度自在也若先語以求心未有不驕矜自大者欲其虛心遜志從事於學問思辨也難矣況其聰明足以拒諫才氣足以有為方將震懾天下而奔走之安望其能自反乎若不善會扮戲之喻勢必舉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盡等於戲場三綱五常禮樂刑政盡付之游戲老莊以為糟粕釋家以為幻影皆此見也無惑乎陽明之教流至萬歷熙世

化為佛老雜伯而不可救止也

王學質疑二

致知格物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又曰格如格君心之格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存天理即是明明德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會知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愚按去不正以全其正仍然誠意事也以存天理為窮理使辨別未真將以何者為天理所存皆私意耳用好銀者誠也識銀色者知也顧銀色之參雜詭異日新月巧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行於何所若者造以何術驗之以何法試之以何方吾曰九九二斷不得移之九三吾曰九八斷不能移之九九窮至此理如此方為識銀色方得好銀用矣今曰吾目本明致明於銀去其障明者以全其明即所用皆好銀矣不幾為戲語乎治病者誠也識病原者知也顧諸候之變脈理之微千狀萬態古今方書之異同藥性製煉之得失手不勝書口不勝述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可治必無死法若者不可治必無生理方書某某可用雖扁鵲莫能移藥性某某得宜雖神農不能易窮至此理如此方為知病方能治病矣今曰吾視自能見垣致見於病去礙見者以全其見即能治病矣不又為囈語乎夫即銀色窮方銀色所以去障也即方藥窮方藥所以去礙也不務出此徒曰去其障明者終不識一銀矣徒曰去其礙見者終不識一藥矣徒曰去不正以歸於正而不令其即物窮理究其如何為正如何為不正如何為欲如何為理則有肆意妄行傲然自以為正自以為理究為無忌憚而已矣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此語亦祇可隔壁聽也夫即事即物磨礲研辨正在磨上用功也以為用功於照不亦誣乎

問知至然後可以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微細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終日祇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走得一段方說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能漸到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祇管愁不能盡知祇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

此善問也已無辭可答則曰真實用功天理人欲自日見一日不知所謂用功者將不辨何者為理何者為欲貿貿以存之去之乎夫先辨明理欲而後能存理去欲此說也用功存理去欲而理欲之見愈真此亦一說也所謂行路須問問後復行二者不容偏廢也舉一而廢一則詖辭矣歧路必疑有疑必問非即物窮理乎其曰已知之天理不能存已知之人欲不能去且愁不能盡知此病誠有之但已知者有限未知者無窮將用功於已知而未知者任之乎必至未知之理不以為理未知之欲不以為欲肆意妄行拒諫飾非之弊自此起矣且不即物窮理辨別邪正何以無私可克既已無私可克何又愁不盡也無乃強詞奪理欺人以口給歟

問專涵養而不講求將認欲作理如之何先生曰人須知學講求亦是涵養不講求祇是涵養之志不切學是學存天理體認天理祇要自心地無私意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講求講求亦祇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此亦善問也乃則應之曰涵養之志未切再則曰志未切夫志切即欲誠其意之欲非格物又在立志也耳能聽目能視然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多矣聞之不確見之不精者亦多矣乃曰耳聽目視皆在此安有認不真之理愚不敢信也是非之心有自然而見者亦有顛倒不見者依稀見者非即事研求大費磨礲不可第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愚不敢信也體求本心固為功要亦有心所見偏枯必證諸師友考諸書籍而後悟者乃曰講求祇是體當自心所見將必堅執己見深

非人言如所云已心所非雖孔子之言亦不以為
是也貽弊甚矣
又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祇是箇誠意誠
意工夫祇是箇格物致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工
夫即工夫始有著落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
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牽扯向身
心上來然終是沒根原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
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
去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
致知格物原為誠意而設今謂窮格事物為茫茫
蕩蕩可謂誣矣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不知
朱子之學正以誠意為主者也共言敬者歷聖相
傳之心法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故特舉以補小
學之闕也人之孜孜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無
一之敢苟者皆敬也經雖不言敬而敬固在其中
湯稱誕文敬止謂在格物外添出耶孔子曰修己
以敬將敬之一字包格致誠正有之耶抑孔子於
格致誠正外添出敬字耶中庸不言格物乃言戒
懼慎獨亦敬也豈子思忘卻說又加添出耶總之
敬之一字乃立心之主包管全學書中於格致誠
正或各就一事而言即不必言敬或約舉全體而
言則言敬而格致誠正已寓其中何有於添出堯
之欽舜禹之克艱兢業湯之聖敬文之翼翼武之
敬勝周公之無逸從上諸聖未有外此敬字者數
千年來言之不啻諄諄而謂後人添出不亦冤乎
夫強詞奪理作時文小題者用此伎倆以翻案見
奇則有之矣用以講學可歟誠意者真為善實去
惡也善惡兩端誰不知之但知之不精不盡耳夫
不精則誤執不盡則漏遺何從而為之去之欲知
之精盡必隨所遇事物究其真是真非其間有一
見即了者有見及一二者亦有所見全非者必考
諸詩書質諸詩友體諸身心於人情物理究至確
然不可移易之地其為是耶自為之必勇其為非
耶自去之必決故意可得而誠也是即物窮理正
欲審其真是真非以勇為而決去之也當下即可
用力現在不屬空想何其至緊至切而以為茫茫
蕩蕩是以朱子為舍棄身心徒騖聞見如世之以
博洽為功者也夫博洽為功朱子明斥其為俗儒
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矣而以是誣朱子乎夫即物
窮理然後誠於為善彼見之不真為之不篤者不

即物窮理之病也今以為不然而以去私存理為
格物不知所謂私與理者何從而辨別之是無頭
學問也是以有先行後知之說

又曰即物窮理亦是玩物喪志

即物窮理所以誠意也以為玩物喪志肆口詆訶
至此

又曰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
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
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如此是致知於物則物格也不惟虛籠浮沈無用
力實地而於文義亦難通

又曰以至字為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
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功之地全在一理
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直曰致知在至物
其可通乎

若此則凡經書文句上去一字下去一字皆不成
語矣是兒童戲論也

王學質疑三

知行合一

先生曰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意
意即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之豈有
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耶有欲行之心然
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路歧之險易
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親歷而已先知路
歧之險易耶

愚按此義皆有兩端必先審明義理然後可措之
行先知後行此正說也然所明之義理必躬行閱
歷後愈覺其真先行後知亦一說也必執後一說
廢前一說則偏詖不通貴詞多辨雖新奇可喜而
於實學遠矣欲食即知食也以欲為行可乎以欲
為行則凡事第欲之而已何必實事且食味美惡
入口後知固也若不先辨明若者養人若者害人
一一待入口而後知若神農嘗百草然則一日而
遇數十毒身之死已久矣赤子匍匐遇蟲亦食遇
械亦食將亦以為是不學不慮之良知耶保姆指
而示之然後知其可食行之必先知知之必需格
物明矣路歧險易親歷乃知固已若不先考明程

途致何由某至某用舟由某至某用馬倀倀前行待觀恐而後知則適燕而南其轅適齊而西其轍臨時始知用舟也而舟不共及途始知用馬也而馬不得陷荊棘沒泥淖至是而後知知之已無矣恐謂其偏詖不通者此也而先生遂其縱橫之筆一往益人不敢置辨然徐而按之皆非實理也千瘡百孔若此類者不一一申辨矣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若是則止曰行可矣或止曰知可矣古人何兼說此二字乎兼說二字必確是兩事不可紊淆此易之對待也惟非為兩必自相生此易之流行也今單執其相生者深斥其兩立者巧為之說曰知之篤實即行行之精察即知此尖新講章小巧時文耳尖新小巧由人心之澆薄以是講學可乎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不知先生之合合其分者也言合則分在其前矣使其不分先生亦無可合也今執其合諱其分則天地一物也日月一明也男女一身也君臣一位也父子一名也可乎夫是數者感應未嘗不合體統未嘗不分不分無由合也好渾同惡分析深斥即物窮理恐其分明無以為容私之地也是必糊塗混雜為害不可勝言矣故立言偏詖取快一時遂淫邪遁生心害政而不可止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歟

又曰問即學也即行也思即行也辨即行也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

若是則中庸列此五句亦支離多事矣又謂擇善即固執工夫惟精即惟一工夫博文即約禮工夫諸若此類古聖人皆成贅語矣不若王子言言句句止提致良知也止提致良知則以此三字驅使經書皆在包羅統括之內真所謂六經皆我註腳何止朱子格物九條乎但未免為尖新時文之祖率天下為無忌憚耳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常復行知行先後也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既知又須行也故謂知行為二晄然易見而實是也謂知即行行即知費分疏費筆舌而實非也謂臧三耳者幾能令人三耳矣究竟非也正此類也

王學質疑四

雜論

與人論學書

按來書謂節目事變之詳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是也陽明謂節目事變為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察之亦是也但以一念之微天理人欲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謂精察未有不偏蔽者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事事物物討論窮究謂皆以察吾心一念之微可也謂祇察吾心一念之微不必即物討究則非也其意以即物窮理為訓詁為記誦詞章云爾

來書又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漫無印證又焉適從又謂禮樂名物未嘗考識倘國家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何以致用其言皆是也惟逮及草封禪未免失於檢點陽明遂借此深詆之世俗角口爭勝者往往摘人一字一句之錯肆意醜詆以為快先生毋乃類是耶我輩後學更宜深看

先生謂堯舜茅茨土階明堂未備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猶文武之舊無救於其亂又謂學以明人倫非以璧不璧泮不泮為重輕可謂快論矣然未免於偏也執此則古今制度皆可不考任其鄙談荒怪皆可託亂曰我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率天下以荒經蔑古敢於蕩滅先王之遺跡者非此言啟之歟告朔餼羊孔子惜之如王子之論則當云存此羊無救於亂去此羊無害於治但致良知可矣

先生謂制禮作樂必聲為律身為度然後可若器數之末樂工祝史之事君子所不貴羲和歷數曲智小慧之人皆能之堯之歷象重在敬授人時舜之璿璣玉衡重在齊七政似矣夫古人禮樂制度闕遺幾盡間有一二存者對之猶足生人敬重之心諸儒蒐討而裒集之雖闕畧不全猶可識古人用意之精先王立法之善蓋古人之精意即我意也古人之良法即我法也所謂此心此理古今無間也今必一切麾棄不知所云不忍人之政者從何措施而舍椎步占候何以授人時舍璣衡歷象徒手而齊七政可不可也今擇一最高名目曰我惟其中和之德而已聲為律身為度而已視講求

蒐粹者皆玩物喪志增霸者之藩籬執此高說其足以暢縱橫之論甜諸儒之口而甘使於荒疏杜撰不學無術之徒引古制以繩之則曰此粗跡耳吾自有良知可信也稱先儒以正之則曰此訓詁耳吾自有良知可證也借此以師心自用借此以畔道離經借此以破滅禮樂名物悠陵畔眡莫敢誰何而後姦私凶狠得以恣肆而不顧嗚呼秦政李斯之滅古劫之嚴刑近儒之滅道劫之以高論何禍之酷也

拔本塞源之論甚美然亦驟覩足以攝人耳徐而按之乃儀秦氣習兼張淩厲徒見其氣象之虛浮傲誕而已且所作者詞章記誦於格物窮理之學無與也謂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不知此病也惟談良知者尤甚兼張淩厲之際爲瞉退而自省乎

答周道通書曰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揣摩得既自知得痛痒須不能不揣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

按此明明引佛矣（此條語却要切祇當辨其言之是不是且不必論其引佛非引佛也）

又曰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識認

在聖人者即其在我者分聖人與我而二之不知觀聖人之氣象即我心之虛明自生非有二也

又曰認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在不在聖人而在我

語似直截然大有病聖人氣象究平和厚由從容涵養久而得之自認良知者一時虛浮之見耳遂冒謂聖人氣象在我愈資其無忌憚矣

答陸原靜書

首條言妄心照心恒動恒靜等語此皆究求心之病也古之正心者無此說惟審義理真爲善實去惡而已孔門止予人以恭寛信敏言訥事肯等決不必真求心心將自正究求心則愈辭愈支愈執持愈乖謬不勝其病

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良知之說明此類皆可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言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

無窮可疑者也

此又將良知牽入仙家矣不知論孟中有此誠論否孟子始言良知亦言良知即精氣神否師弟講求如此於明倫修道何與於五經四書何與陽明原本二氏顯諡如此當日祇宜專學二氏不必竄入聖門轉換塗抹致使儒不成儒釋不成釋惑人無已也

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即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方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此又明明供出從佛來矣末乃避諱一語曰但佛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後又云佛氏之學亦未必將迎意必如此也又曰一念良知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種性先生前既為已回護後又為佛回護展轉閃爍欲蓋彌彰毋乃遁辭之窮歟今今且問不滅不生等語論孟中有此否傳註中有此否

答羅整庵少宰書

此書甚美而狂悖尤甚蓋當時諸儒無如整菴篤實者規切直中陽明之病故陽明廹急而為此書

執事所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而遺棄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人得而誅之也

嗚呼獲罪聖門獲罪朱子邪說誣民叛道亂正先生果如所云矣雖盡力分疏拒人之攻已不知實蹈其罪無由免也

又曰某之所謂格物者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毫釐而有千里之謬

所云爲之有要者以誠意為主耳朱子正以誠意為主者王子將欲暢其所得於佛假借聖門名目破裂文理以強伸其說耳自大慧以改頭換面教張子韶直至陽明而其術大展此何等肺腸而可以言學耶

又曰楊墨之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

于比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也又曰孟子
之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
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
嗚呼是何言歟隆萬之末士子以詈朱註相高實
自此始可謂喪心病狂矣其始未至滅理亂常之
甚而學術殺人比於洪水猛獸此數言者皆先生
自道也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經天常在雖遺晦
蝕而不墜也陽明屢屢比之告子比之楊墨毀訾
不遺餘力其人可知其學可知乃引孟子自況何
傲誕無忌之甚也蓋因整庵規之太切故反爲大
言以相蓋邪離遁窮居之不疑耳此何等肺腸而
可以言學耶
又曰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
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又曰衆
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沱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
首蹙頞以爲憂此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
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嗚呼先生痛當時學術之弊乃至此極也今觀宏
正之時人心淳樸賢良衆多天下守朱子之教繩
趨矩步雖不能如先生之高妙至於放言高論卑

爲變亂者無有未見所爲洪水猛獸也由其道而
不變人心之幸民生無窮之福也先生乃憂苦之
深至於出涕沱若疾首蹙頞而不容已耶又以
爲狂奔盡力以救陷溺不顧人之非笑出於天地
萬物一體之誠耶其信然耶抑果病狂喪心舍平
常居處之安必鑿奇出險以簧鼓天下而倣亂其
心術耶夫學術殺人之禍至萬歷末年之士習而
大驗矣先生貽禍如此之酷而反於不必出涕者
出涕於無可蹙頞者而蹙頞耶先生其以欺人耶
其爲勝心所使不自覺其言之悖耶噫真可哀矣

王學質疑五

總論

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惟禮法而尚淳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也堯舜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敎稼明倫恤刑熙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恒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關几擇識禮樂詩書郎此人言此人郎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慎勿疏敢於逞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明敎憚公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宋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為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訾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凊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順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俛偭其耳而苟且佻薄簡略戲慢之行衆以為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也甚至蹤跡詭秘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為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

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為不肖也並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歷啟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顓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竪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祗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為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寧曰過論乎

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學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開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强貫之直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誠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為朱子所掩計以為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撼則以大學古本為據曰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為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即物窮理恐認欲為理則又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為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為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礲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脫卸真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淵翻泉湧人人被其搖蕩而悅其文〻者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未攻朱著為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為晚以晚為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鍛鍊舞文詆詞以欺

天下人不可欺則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妄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卯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適之又適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為是也既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猾健訟之人逢人即舉過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為譸張伎倆可矣以此為戰國縱橫遊說詭辯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

王學質疑後序

余既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畧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為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自為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然如也其學以程朱為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闢邪衛道為已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真許而光芒横肆如陽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為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紘、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

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閹宦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永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著佩直之風與芳蕤為伍蓋露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獎借後進故競為之掩飾謂東陽若去縉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世之論也五年之中宛死者不可勝數縉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敢與偶中救一二人遂託以為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為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為將之智用之為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為所敗齎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議論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隴其識

王學質疑附文目錄

朱陸同異論

史法質疑

讀史質疑一

讀史質疑二

讀史質疑三

讀史質疑四

讀史質疑五

武林先生既沒之明年予既刊其王學質疑先生子升 縤 復寄朱陸同異論一篇史法質疑五篇皆先生平日開示學者喫緊為人之言其間有為王學發者有不為王學發者然總之與王學相反者也予故並附於王學質疑之後俾學者知先生之學本領既正而所見高明篤實如此雖未睹其全書亦可概然興起矣康熙丁卯孟冬隴其又識

朱陸同異論

朱陸同異非其互為異也乃陸之異於朱耳天下之道不容有二今觀孔子語其弟子博文約禮循循於矩度之內未嘗敢放言高論啓人以好異之端則後之學孔子者其必準諸此矣秦漢以來學者未覩其要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無所不備而要歸於平淡切實雍容詳至不敢為新奇可喜之論其躬行也養於未發省於方動致謹於威儀言動之閒以達於國家天下事物之變一一務得其理服官蒞政莫不竭盡誠意致於君而利其民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優游乎仁義之府是予蓋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聖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嗚呼何其言之似孔子也下學上達高至於聖神無難而下不失為經明行修之士天下之欲學孔子者舍是無由矣此非欲私一朱子而道之在天下固如是而已矣使必舍是而求非無新奇徑捷之說使人易知而樂從其失也猖狂自恣侮聖蔑經未再傳而已不勝其弊陸子是已夫陸子直指人心使人反而求之在己似矣厭世儒之溺章句忘本心者而遂概舉而屏除之孤守一心自心為足曰學者學此而已問者問此而已甚至以為六經皆我註脚嗚呼是何言也求之孔門未嘗有是說也孟子之言心將拯人於功利嗜欲之中而陸子之言心將置人於好古敏求之上故以子靜之高明已不免於自說太高自任太過有張皇迫遽之病況其徒不及子靜之天資徒舉師說而張大之則浮游放蕩往與末禪之無忌憚者同歸而已矣曾何益哉雖然宋元之世天下方尊尚朱子陸氏之學不行故其害未著而草廬吳氏尚以陸學不顯為憾及乎明之中葉陸學大行於天下矣何則明之陽明即宋之象山也陽明以前學者守朱學甚嚴言純師行純法賢者窮理居敬務悍於本實而庸常之流亦勿或自越於彠矩即閭巷父老往往誦習小學性理綱目諸書當是時風俗最為淳質誠諭一於下紀綱修於上而天下號為治平則朱學之效也及陽明出而以致良知為說竊大學孟子之言以文其佛老之實於宋則取象山於明則取白沙牖其杰爽之氣誂幻之智俊偉之詞奮然而與朱子為難蓋世風漸下人將生心天下羣不逞之徒其不便於朱子之教而欲甘心於正人者往往有之矣特未敢有顯言叛之者自陽明採戈樹幟

為天下禍首於是駐桀黠猾之士相助為波濤而靡
愚下士盡從風而靡五經四書悉更面目綱常名教
為之掃地矣故一傳而為王畿則直言二氏而不諱
再傳而為李贄則盡詆古之聖賢而取夫姦雄淫恭
者以為法雖其人已伏辜而天下相與扼腕而歎慕
之當是時以姚江為聖人誦佛老者為名士詰擊朱
子者為高賢詆訶傳註者為倜儻酗博狎談者為風
流爭自號於天下曰我學禪者也學姚江者也既蹶
遁於朱教之外然後可以恣為淫邪而不恤蓋鄙俗
之見不可以敵聖賢惟持高說以駕之則名教不足
惜也士無深志不朱不陸而習為浮華無用之空言
此其尚沿於明末之習不自覺知者也廣厲學官振
興絕學尊朱子為法俾一返於淳實士心其允正乎
是所賴於維皇之作極矣

東我即無所不為而不失為高士陽明馳騁其論欲
使人人為聖人而適以使天下之不肖及夫禮儀之
教澤已盡貪詐之習俗已成日競競於功利嗜欲之
內不惟朱子之說不足以入之即象山之本心陽明
之良知亦視為浮塵土梗邈乎其不相屬矣高談妙
悟果何益乎王弼何晏罪浮桀紂竊以為陽明之禍
天下即懷山襄陵未足為喻陸氏之　行於宋而
行於明此其效然也然則朱陸之辨大是非大利害
存焉又非獨同異而已也哉
朝然浮屏異業者譸張為幻之說學者絕不經於耳

史法質疑

某鄙儒不知史法嘗以愚兒質之識者曰史以紀實也人而一一事可傳則書其一事一言可傳則書其一言若名卿將相戡亂致治經緯謨猷必詮次而詳誌之俾後人有所考法此經世實用之書也寧樸勿巧寧實勿虛夫文以渾樸為近古巧妙為時調況於史乎曰否否史以簡為貴舉要刪繁安得事事而誌之乎不見人身之有脈絡畫家之有主峯乎愚曰旨哉斯言請因而推繹之身有五官四體而脈絡具焉脈絡即在官體之中舍官體而存脈絡脈絡果安在歟舉五官之一而闕其四舉四體之一而闕其三曰脈絡如是足矣是得為全人歟文之開合照應宋以後始言之遂流為格套而不免於俗唐以前未嘗有是名要其比事屬辭水到而渠成乃所謂脈絡也畫家求工於尺幅經營結構顧盼可觀相矜為能事如使作三邊圖某口某墩某寨某堡一一如其位置安敢以意匠而顛倒刪削之作九州圖某省某府某州某縣某衛所某城某驛欲具知其險易遠近脈絡所在缺一區則絕一脈矣又安敢略之然為此圖者可以備有志經世者之考求而無當於清齋之雅玩此石田思白所不肯為亦不能為而欲求有關於實用則固在此不在彼矣今之為史將為尺幅觀歟抑核實考信為後世經世務者法歟曰此臆說也於前史何據愚曰史遷之敘孔子也必曰襄公某年孔子若干歲昭公某年孔子若干歲定公哀公某年又若干歲適某國遇人答何語不厭詳也若舉要求簡止當云孔子之生知好學周流列國晚仕魯為司寇而已又如曹參敘次戰功甚詳若舉要則第載其清靜畫一而已唐書如魏徵郭子儀裴度李德裕皆獨為一卷敘其生平履歷獻納前後鱗次有年月可考而陸贄傳載奏議纍纍舊唐書一萬三千言新唐書亦萬言若厭多而削之諸大賢君子毋乃減色歟考古者止讀通鑑節要數行足矣何貴於全史而讀之曰子後學之寡陋者也史事所關甚重毋妄言即有所疑姑私誌之以俟長者教愚曰謹受命遂書之

讀史質疑一

孝宗令主衆君子滿朝而災異迭見爲陰勝之徵其故何也曰咎在閹宦乎閹之禍極於王振汪直以孝宗君臣之賢改紀新政僅不至如振直而已至於怙寵作威剝民壞法錮習已成科道交章不能勝一蔣琮則時事可知矣在易三陰三陽謂之否夫三陽非不盛也惟其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勢不可爲國家所依毗者文武大臣今內之司禮掌權重於部閣外之守備列銜先於公侯以至倉糧市舶貨利所在莫不以閹官司之文武若贅疣然天下陰邪之毒已深入於膏肓而諸君子維持補救於肢體之外故宏治之時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賢君相方勵精圖治而太子宮中八黨已伏於其側一旦得志則毒發而不可制矣至劉瑾之世而後謂之陰勝陽徵何見之晚也若天意則發已示之矣曰若是則閹宦之勢果不可制耶曰何爲不可也人主操威福以馭天下意向所在人爭赴之孝宗有意罷中官而畏之太甚此知之不誠之患也天下是非不容並立真知其非則斷然去之真知其亂政則斷然誅之採臣民之公論修太祖之舊規擇其謹厚者置之左右斥其陰賊者終身不齒從掃除之役絕與政之門是在真知而獨斷之耳今明知閹宦之壞法也不日業已處分矣則曰姑已之知其爲惡矣而弗能遠知其爲蛇蝎而不忍去徊徘顧慮之間吾計未決而小人之毒已發故知不至意不誠人之大患也

讀史質疑二

劉謝去長沙留愍論其臨事中變君子小人兩敗俱傷已獨不失其富貴可云善官右長沙者必謂劉謝持之太激不如遵旨遣之南京此其說大謬也夫小人姑以一遣緩君子之攻而君子亦欲姑以一遣散小人之黨此自愍之策也使劉謝允發遣之議既而中止不遣何以處之遣且復召又何以處之至此時已受小人之餌爭之不可忍之不可求伸不能求屈不能進退無據究歸一去而狼狽則已甚矣何如堅持不下必欲誅之為光明正大也此時大勢已去請誅不免於禍請遣亦不免於禍何為不請誅而甘受小人之愚不勝牽制之辱不大可嗤耶劉謝識力蒼老真可為萬世法若長沙者保身家享富貴以善官則神矣若大臣之道非愚所知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大臣律令也舍孔孟之訓無乃為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歟曰否否李公將委曲以濟時也曰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昔狄梁公於武后可謂辱身矣然正言侃論於羣小無所諫調護太子武后為之感動卒能反周為唐李公能及其萬一否耶實錄謂東陽若去搢紳之禍不知何所底止此又欺世之論也武宗之荒淫劉瑾之凶恭李公何能阻其分毫且此時搢紳之禍自尚書都御史以下罰米一千二千以至三百五百者數百人矣罄貨不充有至死不宥若遲使楊奇黨孫女不足株累親戚如御史彭程者矣科道查盤以參官多納賄重者為稱職否則必遭箠楚械擊史謂搢紳自相吞噬衣冠化為豺狼矣差官校察天下官罪郡縣饋贈少不如意輒怒詈無忌至遭捶撻矣御史邵清等杖二十四十無虛月矣有荷枷部院門前若御史劉寓生郎中劉縡者矣有奉差懼禍自縊於公署如給事中都變都給事中許天錫者矣五年之中破家寃死者不可勝數搢紳之禍已不知所底止矣李拱手坐視而不敢異偶中救一二人遂詫以為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為保全善類也至劉瑾欲逮劉健謝遷籍其家東陽徐為勸解乃止除名夫數十年寀友一言申救亦人情之常何容已且謂逮死籍家足為劉謝懼耶顧命大臣不能除君側之惡理宜殉之若長孫無忌褚遂良之謫死乃其分也即東陽不在死於瑾之手劉謝不怨也分之正也而謂

免速免藉為劉謝稱幸愈益昧於大臣之義矣且劉大夏不詭戌耶泰紱不藉冢耶李公又何能一一救之曰否否李公與小人同事此李公所以為大也磨不磷涅不淄孔子所以為大也是說也誤人尤甚易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將謂孔子遂與奸邪共事甘悅取容而坐視其為亂也耶不避陽貨矣終不仕於貨也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矣卒未嘗往也蓋始之欲往以其猶知有善人或可挽之以入於善既而審其非我族類則終不往矣知孔子之欲往而不知孔子之不往此其為害不小也且孟子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是桓子於孔子有汲引之力矣以司寇攝行相事君相待之不可謂不隆矣即受女樂一事何不委婉開悟姑置此而維持其餘上不拂魯君季孫之意而已得優游保位亦可小小有所匡救豈非大聖人作用乃不朝僅三日遽不稅冕而行此特幸而出於孔子耳使出於後人必以為負君相之恩棄可為之會非迂執即福淺矣學者訓法孔子毋稍其猶較而不稱其未嘗三年滛直以同流合汙為無可無不可此其害不細也曰然則李公為何如人曰李公文章之士也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為伍盡露委蛇之態其不速去文物遠甚而聲華素著獎借後學故一時後進號為之揄佛而且諡文正以欺後人後人安可盡欺哉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為將之智用之為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為所敗壞猶悵以死智巧之不可恃如此夫

正德五年十一月南京御史張芹言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為賢臨崩以陛下託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為顧命大臣若出力與爭彼亦必知所忌或不幸得禍亦不至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瑾謀逆既成幸賴陛下英明任南刖得人潛消禍變東陽冒功以受賞夫東陽受先帝之託乃使瑾荼毒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能誅瑾僅可贖罪耳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據之而受賞乎臣竊見今之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邀恩賞臣不知其何善為身謀如此也此疏可為定論矣

讀史質疑三

宋史有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絕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静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為宋史者有識也元儒如許魯齋劉静修吳草廬許白雲金仁山皆有功聖門而許為拔然終不敢比於程朱故不立道學傳此為元史者有識也若有明一代丗立道學傳者誰乎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真西山許魯齋而光芒横肆如陽明者假孔孟以文禪宗藉權謀以標道德破壞程朱之規矩跳蹦聖賢之門庭嘉隆而下講學者徧天下人人各樹宗旨卒之納降於佛老流遁於雜霸總以成其爭名利據富貴之私身聖門莫甚焉而溯其原始陽明實為首禍如此而列之道學恐天下後世稍知聖人之道者必以史臣為無識矣愚故疑道學傳可不立也

讀史質疑四

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為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秘爾何知而妄誹若是曰聖不傳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為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術以身為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尚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脚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於事物之間不待即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為主以為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

人攻已則援古本大學以為挾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若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於講學其心術險詐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宏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為淳美無敢一言訾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為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為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燄聖門溫良恭儉讓之氣象儒者讀書修身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叛政害事至於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宏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判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宏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禹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忍有為任心之學者為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便於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為以禪誣之曰陽明言之善知惡是良知是也謂為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於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惡為秘旨知善惡為權教訖為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為良知之說尚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為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為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於禪八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益之而其徒遂顯然言佛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為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

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欲為儒而斷救大儒欲竊佛而兒啗於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呪禮經懺求西方修比邱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横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其高者脫畧職業以歌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為才情真率當是時几案有楞嚴南華者為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為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避者為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茍利者為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為宋頭巾舉天下庠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斵獻之形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為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誇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末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為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為倡亂之首悲夫我

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為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為世俗嚮徇之態非所語於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從

祀何道學傳之有

讀史質疑五

神宗之不蚤建東宮也起於一念妄溺之私釀為數十年水火之禍甚矣人心不可有所偏繫也然愚尤有憾於當日之為臣者凡處人父子之間最為不易中王二嫡委婉密陳宜也諸臣犀然而諫於廷何為乎諸臣自負忠義謂於太子有翼戴功而未知所以處神宗不思父子天性本不容傷而必欲迫其君以不敢不立故神宗恥於挾制幾至決裂則諸臣貪功之過也且欲忠其子而致仇其父視神宗貴妃福王不啻若敵國然知君臣父子之倫有忠誠肫愛之心者果若是乎自學術不正人心乖張其號為君子者喜事好爭不復知有惻怛平情之論而所遇者天下國家艱難區處之事安望其不至於決裂而糜爛也猶幸而神宗父子天性皆完厚使神宗為猜忌之主則諸臣速太子之死太子為殘忍之性則諸臣起弒廢之端其幸而不至有此禍者神宗光宗慈孝之故也至於名位久定猝有張差之事為斬政之謀者拙不至此風顛蔽辜深得國體而好事者又從而深文焉果若所云必將執鄭妃於君側廢福王之封滅鄭氏之族然後為盡春秋之法而太子何以見其父神宗何以安其子諸君子不顧也可謂之愛太子乎夫保護元子不使君有廢長立幼之失而已不居其名此忠臣之用心也以保護元子為名而必欲彰其君宮闈之私使之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傷人骨肉之恩成已名利之計此攸心所發耳非忠臣所為也況梃事深文因之為門戶寧喪國而不悔為小人者無足怪矣不知當日之君子誠何心也若世移代遠前人之夢已斷而尚論者欲代為之續夢焉又愚之所未解也

右讀史質疑五篇皆端本澄源之論末一篇言萬歷朝爭國本爭梃擊之事謂當日諸君子不免過於深文無以處神宗皆由學術之疏此論亦甚正又論國本以委婉密陳者為宜論梃擊以風顛蔽辜為深得國體此則有說焉識者不可以文害辭先生之意非謂主委婉主風顛者賢於深文諸君子也天下固有議論非而心術光明者有議論是而心術晦昧者自學術既壞一二正人君子雖懷忠義之心而議論偏拗適為晦昧者藉口此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然荑稗豈得遂傲五穀耶彼留侯之招四皓田叔之燒獄亂皆君子事也非

當日諸臣所可附會先生益歎息痛恨於陽明之學敗壞人材，釀成世禍惜五穀之美種不熟豈為荑稗左袒哉陸隴其敬

王學質疑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烈撰烈有讀易日抄已著錄是書攻擊姚江之學凡分五篇一辨性即理之說一辨致知格物之說一辨知行合一之說一爲雜論一爲總論其附錄則首爲朱陸異同論次爲史法質疑通論史體次爲讀史質疑五篇一論明孝宗時閹官之勢一論李東陽之巧宦一論宋史以外不當濫立道學傳亦爲王學而發一論王守仁宜入功臣傳而以明之亂亡全歸罪於守仁一論萬歷時爭東宮爭挺擊諸臣之非當王學極濫之日其補偏救弊亦不爲無功然以明之亡國歸罪守仁事隔一百餘年較因李斯而斥荀卿相距更遠未免鍛鍊周納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講學則始於東林東林始於楊時其學不出王氏也獨以王氏爲禍本恐宗姚江者亦有詞矣至以守仁宏治己未登第是年孔廟災建陽書院亦火爲守仁所致之天變尤屬鑿空誣衊是皆持之過急轉不足以服其心者也若挺擊一案當以孫承宗事關國本不可不辨事關宮闈不可深辨

之說爲正而烈以抗論諸臣多出王學遂謂主瘋顛者爲是殊不思福王奪嫡途人皆知卽事關鄭妃不能行法亦不可無此窮究之論坐罪於其羽翼以陰折再發之逆萌如其默默相容僅以瘋顛坐張差則彼計得逞可以坐擅天下卽計不成不過僅捐一刺客何憚而不重試乎故諸臣之爭雖明知其不行而於事不爲無益未可黨同伐異顛倒天下之是非也陸隴其跋於此條再三剖析益亦深覺其失矣夫學以克制其私也烈所云云於門戶之私其尚有未能克制者乎

教習堂條約一卷

〔清〕徐乾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教習堂條約一卷》提要

教習堂條約

清　崑山徐乾學健菴著

僕等竝膺　朝命爲諸君師自惟譾庸深懷悚懼竊見

皇上遴造多士懇懇勤勤務期成德以備　國家之用

天語肫切聞者歡欣僕等敢不竭其愚誠用相規切以無負

皇上所屬任願諸君相與檢飭身心强勉問學精心行詣從事熟復講貫尊聞行知日積月累以至于高明廣大他日爲純臣爲眞儒副　國家期待之厚僕等之願也學問名教之事滿書漢書初無分別各宜砥礪

今與諸君約凡條列於左

伊川云凡爲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晦翁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薛文淸曰讀書道義求日用之實理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由卑邇而高遠由下學而上達諸君將近思錄朱子節要讀書錄及

性理諸書精心尋思反覆攷驗其理聖賢一句一字皆有用處久之自能造入闈奧須虛心定氣不可因循玩愒勉之勉之

古今人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之止于富貴利達者矣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也范文正公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王沂公對人言曾生平志不在溫飽考之二公後日之勲名可謂較然不欺者矣諸公自省平日立志于二公何如也不讀非聖之書不敢妄爲些子事處善循理困窮戒得乃是許身稷契堯

舜君民根本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諸君其愼之于微愼之于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危哉

學習國書取自爽年乃　朝廷儲蓄人材爲異時委任之地期望等深厚自待豈可少輕專意討論虛懷諮問耳聽心受隨手劄記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至經史古文乃不可須臾離者勿以學習翻譯或至曠棄空疏弇淺豈免貽譏士林

皇上稽古右文將不時考校滿漢文義並須淹通此中有甘有苦有勉强有自得處久自知之

經學自漢唐諸家發明至暢宋元名儒乃得其體要至明季而鹵莽甚矣在諸君專門名家各有師承其爲明習自與時俗治經者相去倍蓰顧舊例開館之後更受他經背誦數行具文無實今宜熟讀注疏他日當倣帖括遺意問用帖經幾條或經文或注疏十得八九爲上得六七爲中得四五爲下矣此强記之功高明者所易忽然出之以貫穿全經則易注疏旣熟乃約之以諸儒之說如築室之有牆壁可以依據也

次則讀史所以令諸君讀史者匪第欲知其體例也匪

直以資宏博也史之所言成敗得失切于致命用說命所謂人求多聞時惟見事者也今欲問時諮問史事以觀諸君論世之識宜求實益勿托空言

昔人云文以氣爲主者似矣而未盡也文以理爲主而輔之以氣耳立言者根柢于經學道學則當於理矣不通經固不足語于文不聞道亦不足語于文也明之初年宋學士王待制皆遊黃氏之門以上遡考亭夫子之傳自是三百年來論文者必合三者而言之乃爲正宗非是則旁門邪徑矣遵巖震川諸君子本此規矩至謹

嚴也北地歷下數公以才子是命是其本原先誤毋怪
乎擬古雖工終少自得而新會姚江以後心學日盛脫
棄文學漸以六經爲糠粃則又高明者之過也別裁僞
體諒諸君稚有夙心加愼焉而已詩賦之學其原皆出
六經要必無字無來歷方能追配古人
自六經以至周秦諸子多有韻之文易彖傳無不用韻
者此固天地自然之聲也詩三百篇如訏謨定命遠猶
辰告遘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駢對精切爲六朝之濫
觴如國風長句抑揚逸宕爲騷賦之權輿此亦天地自

然之聲也詞賦固古詩之流即偶儷未嘗不本於古此
皆前哲之所已言而其盛衰之故存乎作者之心氣其
視爲經國大業即下筆有清廟明堂之容其視爲雕蟲
小技即涉想皆月露風雲之狀矣考其原委推其正變
大雅可作所望諸君
敬與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與惰爲學問進退之界薛
文清云聖賢欲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之而不能
體其心以爲心可謂自棄者矣諸君試思經傳粲陳衢
陌秩秩有階級可升有律筏可濟身列朝籍親聽
至尊訓喻翰林清肅之地前哲芳型具在寸陰可惜夙
夜匪征奮迅以淬厲精神沈靜以涵蓄義理博學多識
融會貫通毋告諄諄而聽藐藐敬業樂羣自相師友必
憤必悱以求啓發望之望之

教習堂條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錄此書乃其教習庶吉士時所定學規曹溶收之學海類編者也考乾學教習庶吉士時爲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其條約雖極早出亦當在四五月間溶即以是年病卒且遠在嘉興不應得見其條約編入叢書或溶没之後傳鈔者又有所竄入也學海類編眞僞糅雜有謬至不可理解者頗爲讀者所詬病觀於此卷則其眞出溶手與否固在疑似之間矣

萬世玉衡錄四卷

〔清〕蔣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世玉衡錄四卷》提要

二甲第六名進士臣蔣伊謹

奏爲恭

進萬世玉衡錄臣纂錄二書仰祈

睿鑒事臣惟古今之道備於經史學貴多聞義詳往訓臣於

草茅誦讀之時不揣固陋恭纂萬世玉衡錄肆卷上自

唐虞下迄明季分爲法戒共陸拾肆條臣纂錄貳拾卷

前列事實後載格言分爲勸懲勸部柒拾貳種懲部伍

拾種雖淺識末學未能有益

高深而撮土細流竊異仰裨

海嶽此臣區區之誠不能自已者也臣謹具疏

進呈

御覽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計呈

萬世玉衡錄貳套捌本　臣纂錄肆套肆拾本

康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奏

旨該部知道書留覽

萬世玉衡錄總目

臣蔣伊編輯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萬世玉衡錄卷一

臣蔣 伊編輯

聖學

法

虞典曰人心維危道心維微維精維一允執厥中為萬

古聖人心學之宗

夏王禹克勤克儉不寶尺璧而惜寸陰是以能為聖君

殷高宗舉傅說為相作說命三篇曰人求多聞時維建

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漢董仲舒對策曰人君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為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以陰陽調而風

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其

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

元帝以匡衡為太子太傅衡上疏曰治亂安危之機在

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

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者戒於太察

寡聞者戒於壅蔽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者戒於無斷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近必審所

當戒而齊之以義則中和化應矣

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著善惡之歸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

意以端聖化

魏文帝問吳大夫趙咨曰吳主頗知學乎對曰任賢使

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經傳涉歷史籍不效書生

尋章摘句而已

南宋文帝雅好藝文分立四學徵雷次宗至建康開館

於雞籠山聚徒教授帝數幸其館令以巾褠侍講

北魏孝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制

禮作樂有太平之風嘗謂陸叡曰人每言北俗質魯何

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立制度其志固欲移風易俗使

卿等子孫免於面牆爾

唐太宗置弘文館聚四部書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嘗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說講老子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爾

宋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惜千金購之

太宗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宋琪以勞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

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謂祕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仁宗初御經筵孫奭爲侍講上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莊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每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帝命施於講讀閣下景祐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復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慶曆四年趙師民獻勸講箴帝嘉納之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謂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也

哲宗元祐元年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入對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雖天資睿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以備訪問必能養成聖德

高宗謂胡安國曰聞卿深於春秋以左氏傳付安國點

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上謂其深得聖人之旨語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紹興三十二年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曰聖躬雖未有闕遺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夫帝王之學要先於格物致知而已

孝宗以劉珙爲翰林學士珙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聰明英偉所不悅者特腐儒宿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竦然敬信

而功烈所就不止此也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
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
綱也上大稱善
理宗端平元年眞德秀進大學衍義上嘉之詔德秀入
講
元姚樞上書於世祖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
序與夫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立學尊
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世祖善之自是始好學
仁宗命王約等譯大學衍義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

刊行以賜臣下又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
於國家譯以刊行俾國人皆誦習之
明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曰吾每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誠
萬世之師也
憲宗成化八年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編修
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
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
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孝宗卽位禮部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
甚喜批答曰卿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遂進濬
爲尚書仍命刊行
孝宗屢御經筵謂輔臣曰講書須直言無諱自是以後
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上亦未嘗少怍焉
神宗卽位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
以寒暑小故輟罷疏曰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
一要務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
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於是定三六

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以資啓沃
戒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夫求遺書好古文
美德也而漢治日衰無補於王氏之亂何也蓋由帝自
在藩編志在嗜慾徒使祕書萬帙爲宴閒之淸玩而已
豈聖王之學哉
梁元帝親講老子於龍光殿魏師逼城開講一日百官
戎服以聽退保金城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
卷猶有今日按元帝性殘忍爲政尚嚴兄弟之間多加

屠誠史臣謂帝讀書萬卷未讀親親仁民一句宜其敗也

隋煬帝好著述增祕書省百二十員修撰新書萬七十餘卷而無補於天下之亡者所務非其正而仁義孝弟之道不明也

唐文宗與鄭覃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如三百篇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宋范祖禹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

治亂好學則君子佐德業以致太平不學則小人務邪詔以干富貴矣

元順帝以奎章閣學士巙巙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巙巙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巙巙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凡為君者貴勤政圖治他非所尚也

聖孝

法

虞帝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立萬世人倫之則

周文王為世子時孝敬甚篤朝於季歷問安視膳日必三至

晉武帝欲行三年喪除服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沈痛况食稻衣錦乎遂以疏素終三年

北魏孝文帝幼有至性顯祖病癰帝親吮之及受禪悲

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耳

梁太子統勤讀書明政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諡曰昭明

周高祖邕居太后喪朝夕進一溢米詔曰苫廬之禮其遵前典以申罔極

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深然之

宋太祖即位尊母杜氏為太后帝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曰吾聞為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

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矣帝再拜曰謹受教
仁宗天聖五年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英宗初卽位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學士
劉敞進講經史至帝舜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天地享之
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
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孝宗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常從上皇幸
聚景園及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三年力行古禮洵
云孝矣

元仁宗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孜孜爲治
一遵世祖成憲躬致隆平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明太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起家艱難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祖父長者世承忠厚今圖此
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
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乎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
者許歸養
洪武三年太祖建奉先殿於乾淸宮左自太廟一歲五
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
行家人禮
建文帝天性純孝爲太孫時年纔十四懿文太子病癰
聞痛楚聲卽含淚撫摩親吮吸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
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及懿文薨欲服三年喪太祖
不許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
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洪武
三十一年太祖不豫建文入侍事必躬承藥必親嘗唾
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終夕未嘗交睫太祖崩力
行三年喪禮郊社宗廟執紼行事朝則麻冕麻裳退則

齊衰杖絰羣臣百姓望見上毀瘠之容淚墨之色無不
頌天子純孝有至德之思焉
世宗嘉靖十五年親詣諸陵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
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
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按宣宗在位眞守成聖
主也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孝思懇至矣
嘉靖十八年世宗駕至承天府謁皇考於隆慶殿御製
思恩賦以記之
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太后違和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

禱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

戒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史謂下堂見諸侯而君臣道喪擁篲迎天子而父子倫亡矣惜哉

北周太子贇始立卽逞奢欲留無威容捫其杖痕罵曰

死晚矣委任羣小不三年而國亡於隋

唐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專政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於是始朝

宋孝宗傳位於皇太子退居重華宮稱壽皇光宗卽位近習謀離間三宮帝復受制於李后遂不朝壽皇羣臣累表請朝重華宮以修溫凊之禮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稍感動出至御屛后挽留帝遂稱疾不朝紹興五年壽皇不豫羣臣請帝問疾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尚書羅點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左右讒間遂生憂疑乃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矣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伏地叩頭血流漬甃帝猶不從蓋帝至是幾不可以爲人子矣

敬天

法

虞帝舜賡歌曰勅天之命維時維幾

周武王問天道於箕子爰作洪範召公欲成王誠小民以祈天作召誥

漢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幾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

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

武帝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實為萬世不易之法

光武帝因日食詔百寮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此可謂得敬天之實矣

北魏孝文帝因天旱不食二日王肅以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請進膳帝曰朕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當祗慎天威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連歲旱蝗上手詔宰相曰朕不能奉天撫民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仁宗慶曆三年旱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於天昨夕忽聞雷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再拜而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己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孝宗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

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

理宗端平元年眞德秀進陳祈天永命之戒曰召誥一篇曰敬德曰小民夫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之娛禽獸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不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之向背即天之向背征斂日煩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痛克停省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帝嘉納之

元世祖時不忽木因星變入言於帝曰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因誦漢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論說至四鼓乃罷

仁宗延祐四年四月不雨帝露香禱於天旣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有元賢君若仁宗則誠有敬天勤民之實者矣

明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宜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上下交修斯爲感天之本

洪武三年夏旱上四鼓卽徒步詣山川壇素服艸屨設

藁席露坐晝曝於日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凡三日大雨霑足嘗謂侍臣曰朕以勤勵自勉每夜臥不安席披衣而起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順天命不敢故耳洪武二十年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上謂羣臣曰敬天貴有其實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又曰人君代天治民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

孝宗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上疏曰中世繼體之君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此敗亾所由來也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咎徵之應甚可畏也願陛下淸心省躬以回天變謹擬二十二條爲朝廷抑姦佞杜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世宗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文使知祗愼之意

戒

商王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天神不勝

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在位四年獵於河渭之間爲雷所震

漢成帝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賁麗善爲星算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丞相翟方進賜冊責讓使自殺祕之上親臨弔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夫天命不貳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成帝不能修德以承天而顧以方進當天變是誣天也及至二月而成帝崩誣天何益哉

魏青龍四年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

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不能用

唐德宗與李泌言建中之亂皆由天命泌曰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帝以災變避殿減膳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郎上書引春秋洪範累數千言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

寧宗嘉定五年雷雨太廟屋壞眞德秀上疏曰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之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陛下僅舉故事是徒務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也疏入不省

勤民

法

唐帝堯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是以百姓戴之如日月萬世頌之為聖神

夏王禹泥橇山樺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而百姓寧

周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讐若之何其不懼也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漢建武六年光武帝以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百姓流亡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天下併縣國損吏員文書調役俱從減省於是四海晏然不知勞擾光武初政猶畜魚而豐其水牧羊而豐其艸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按是詔以六月下而歲十二月郎

以權儲稍積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人君志在養民其見效之速如此亦何憚而不力行哉

章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稟贍饑民七月詔以上林藥賦與貧民綱目書之志仁民也

北魏孝文帝車駕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至其善政如班祿均田詔賑貸出宮人戒末作皆勤民之首務也

隋開中饑文帝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遣左右閱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羣臣深

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者非年

唐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魏徵曰內治外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詔廢明德宮以其材給遭水者命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南唐烈祖以百姓屢値災歉乃遣侍妓焚樂器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

五代十二主愛民者三君而周世宗爲最潛運給耗㢘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限知豫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罷課戶俸戶省官吏私擾也自唐宣宗後政不及民民罹湯火世宗以仁心行仁政宜其四海賓服也

宋仁宗至和元年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上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哲宗元祐元年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維言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民不待教而成矣上嘉納之

高宗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有司不得其人一充役卽至破家及卽位深加講議乃議定差役法

孝宗淳熙六年夏旱詔求直言朱熹上疏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帝

渙然之

元世祖議中書省事許衡上五事其一曰得民心漢文景之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世祖嘉納其言

明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曰吾往濠州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死亡流徙骨肉離散生業蕩盡寧無怨嗟怨嗟皆足以傷和氣命有司徧加體訪俾還鄉復業以遂生理

太祖洪武三年徵江南諸大家悉赴闕廷親訓諭之凡性命仁義政治風俗諄諄屢數千百言作敎民榜分賜之

洪武八年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朕向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困苦之徒宛轉溝壑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爾等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二十四年以海運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椶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孝宗明習國事勵精訪治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禮以隨時爲大内安外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足以當之矣

戒

漢徐樂上書武帝曰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壞而政不修也今萬民窮困重興兵役民多不安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隋煬帝謂裴蘊曰楊圓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

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爾初圓感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煬帝皆坑之及三萬餘人其後群盜並起隋竟以亡夫王者不能愛養黎元而徒嚴刑以立威豈有濟哉

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所糴粟麥遣至京師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渙居九重皆未之

知也上命復其家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詔修河防工部尚書成遵言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患又有重於河患者宜俟民和年豐徐更議之不聽於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浚之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與工凡五閱月而汝頴之兵起矣

愼刑

法

夏王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民咸感化

周成康之際天下太平仁義漸洽囹圄空虛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萬世慕焉

漢高祖入咸陽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今吾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漢之王業由是以興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文帝元年除收孥坐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其除之二年又除誹謗妖言法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俾得自新文帝憫其意詔除肉刑時海內富庶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漢之享國長久實基於文帝可不謂爲古仁聖之君哉

景帝元年減笞法因除肉刑加笞率多死於是減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六年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由是笞者得全自文帝除肉刑景帝易刀鋸以竹箠其仁厚之心及於萬世矣

景帝詔讞疑獄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有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又詔治獄者務先寛綱目書景帝三年而恤刑之政三可謂愛民矣

武帝時張湯趙禹等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罪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至宣帝地節三年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帝納其言詔曰間者吏用巧法使不辜受戮朕甚傷之今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上幸宣室齋居決事自此刑獄號爲平矣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欲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或用法持巧心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其令二千石各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罷之

明帝十三年楚王英有逆謀廢徙自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繫獄者又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上疏力言帝意解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由是多所降宥

章帝建初元年詔凡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愼選舉進賢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

安帝時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太尉劉愷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今以輕從重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北魏顯祖罷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罪止其身

顯祖勤於爲治大刑多令覆鞫常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

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御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蹠之誅豈不哀哉

孝文帝從之遂除逋亾緣坐法
梁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
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憫其志宥其父罪
唐太宗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失
所則其害致死歎曰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
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人死詔自今勿得笞背又制決
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
食勿進酒肉內敎坊及太常不舉樂令門下覆視有法
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周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
冤死屢經覆案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
神明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宋太祖詔諸州大辟不得專決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
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
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問奏付刑部覆視之此與
帝王禁暴止亂之大法也
太祖開寶二年以盛暑詔諸州獄吏恤繫囚凡五日一
檢視灑掃獄戸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卽

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太宗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付大理刑部斷覆下院
詳議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理宗淳祐八年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
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疎决推勘拘鎻剌環奏裁詳覆
重勘追證十弊帝皆從之寶祐五年帝御筆戒有司曰
朕聞告訐之俗易則禮義之行興今有司受詞多因緣
為奸延及無辜其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元仁宗延祐元年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
死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
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明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
無辜受害譬之薅草萊者施鏄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
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愼也夫置人於箠
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
生人非求殺人苟輕用之則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
用刑之本也又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

胥吏易爲奸弊乃諭李善長等曰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因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於是更定律令去煩就簡減重從輕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

洪武二年以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朕觀舜命臯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是以能致雍熙之治宜深體之洪武二十八年祖訓錄成其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深知人情善惡眞僞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非守成常法子孫生長深宮恐一時所施不當悞傷良善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處以極刑

成祖永樂二年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刑官諭之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卽來白永樂十三年嚴妄告奸之禁由是告密羅織之風息而民俗歸厚矣

仁宗卽位凡決重囚至四五覆奏諭法司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諸大臣於承天門會審多加矜宥誠哉其爲仁主矣

戒

商紂寵妲己重刑辟命造銅柱以膏塗之橫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紂與妲己觀之大樂命曰炮烙之刑卒以亡天下

周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作呂刑以贖大辟以斂民財然其書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後世猶取焉

秦孝公任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曰論聖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取其男女爲官家奴僕定收孥之律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刑於是徙木以示信嚴刑以立威行之十

年民莫敢違秦國雖以此富强然至始皇之末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聞言皆積威之所致也史謂嚴刑重罰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也

秦始皇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人臣狠顧脅息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及二世立用趙高之言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十二人俱僇死咸陽市究至二世被弑子嬰蒙戮湛宗之禍酷於臣下宋臣蘇軾曰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可不戒哉

漢武帝以法御下尊用酷吏張湯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屬務在深文獄訟益多一歲逮至十萬餘人大農令顏異以腹誹論死夫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使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則是世盡可殺也豈所以爲法哉後因兵興財匱盜賊滋起上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擊斬作沈命法未幾巫蠱獄起禍及太子天道好還信哉

周頒刑書要制群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者皆死立法若此是豈天地好生之意哉按周高祖號稱英主而國不再傳者用法太密徒知所以殺而不知所以生也人主欲永保天祿其必以嚴刑爲戒寬大爲先也哉

唐武后任用酷吏大開告密之門入獄者非死不出誅戮宗室貴戚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朝廷人人自危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昔隋煬帝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又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前日陛下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聖當法天天必助聖后俱不聽

明太祖洪武九年葉居昇上言用刑之繁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可

得哉不聽及胡惟庸以謀逆伏誅帝戮其餘黨多及無辜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乃大赦天下詔曰朕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刑戮之際不能無過甚非上帝好生之德是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洪武二十六年凉國公藍玉有逆謀上集羣臣廷訊玉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時鶴慶侯張翼等數百千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引繩批根幾無遺類其中之寃濫殆何如哉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獄京城大辟四詔决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劾奏嚴嵩之楊繼盛與焉按論劾者言官之職也而與失機同罪是豈平刑之道哉

好生

法

唐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商王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歸者四十餘國

晉拔壽春議者以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文帝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一無所殺及其子孫

終綿晉祚豈不宜哉

唐太宗抜西河止斬佞臣高德儒慰撫居民秋毫不犯及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貞觀元年命學士法官更定律令寛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宋太祖凡興師致討務廣仁愛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躬祝佛前誓不殺一人後討江南戒曹彬勿暴掠生民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美如此宜其受天明命奄有

九域也太祖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自開寶以後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容貸也

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對曰何不取索上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乎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在位四十年大辟疑者皆令讞上所活歲以千數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歲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其仁心之浹如此孔子言必世後仁信哉

元世祖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樞嘗從征言宋太祖用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世祖遂行止殺之令後命史天澤帥師下江南諭之曰汝能不殺是我曹彬也

明太祖慮士卒為民患召徐達等戒之曰我自用兵以來未嘗妄殺汝等當體我心城下日毋焚掠毋殺戮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故所至民不知兵遂多成功及克婺州諭諸將曰克城以武安民以仁今克婺城政當撫恤使民樂附彼未下郡縣必聞風而歸吾聞諸將不殺輒喜蓋師行如烈火人必避之將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己亦蒙福

洪武元年王禕上疏曰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其間雷霆霜雪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善其言

穆宗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甘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却之

戒

力可以取天下不可以守天下楚王項羽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使非外黃舍人兒則梁地又不免於戮滅矣夫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漢高所過秋毫無犯項王所過噍類無遺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非求殺我也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若歸之以求殺哉此天下之民心所以必歸寬仁大度之君也

魏明帝性褊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王蕭誄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
重之

南宋蒼梧王性好殺手揮戈鋋躬行刳斮沈勃孫超杜
幼文杜叔文一朝同誅飛鏃鼓劍裂孩稱肝腸投骸江
流以爲笑樂淫虐横征百姓怨之爲蕭道成所弑

隋煬帝新作輿衛衣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
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
將伐之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夫鶴猶知愛其
子而煬帝乃忍於弑父兄殺臣民欲不亾得乎

南漢主作燒煑剥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牴
象宋太祖聞之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後攻克之

元順帝末年御史張禎上疏曰陛下於天壽節禁人屠
宰此好生之心也然自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所調
兵將曾無紀律經歷郡縣雞犬一空陛下泰然不埋而
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

仁政

法

周文王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
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
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
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歸者三十國

漢文帝定賑窮養老之令曰方春時和艸木羣生之物
皆有以自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之人或阽於死亾而
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

文帝務在寛厚化行臣下遂無告訐之俗吏安其官民
樂其業畜積歲增禁網疎闊有刑措之風爲漢守成聖
主

光武持節徇河北所過州郡除莽苛政民皆歸心焉史
稱高祖入關除秦苛法世祖渡河除莽苛政帝王之興
氣象弘遠矣

章帝元和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廪給
之章帝之治史稱其濟美文景信哉

唐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

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

太宗初卽位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欲任法以治之魏徵勸帝行仁義曰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敎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帝善其言元年關中饑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上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

憲宗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釋繫囚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上嘗問宰相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自安史以來屢有逆亂皆旋踵而亾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寬猛之先後於此可見矣上善其言

宋太祖平江南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凡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金世宗仁慈節儉明達政事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刑部斷死罪歲或止十餘人號稱小堯舜

宋理宗淳祐九年置慈幼局於京師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元世祖命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飢者廩之死者葬之官給其需十九年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不得私增以困窮民

明太祖克泰州徐達俘其卒五千送建康時天寒上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

師所瘞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洪武三年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火葬水葬凡貧民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為義塚

洪武元年遣使賑卹中原老稚孤貧者五年詔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之二七年詔凡軍士戰沒其父母年高妻寡子幼及民間經兵避難父子不能會聚失奉養者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給居存養使不失所

洪武十九年太祖以天下臣民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條目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宣宗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近聞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宣德五年上御南齋宮諭楊士奇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與爾商之命內侍具楮筆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以供公家一切民瘼蔽不以聞百姓積年負欠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此當速與減除年來刑獄冤濫者多請飭法司致用平恕上命即草敕早用頒行

世宗嘉靖八年命行義倉社會法按倉之設但行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也惟置之里社社正每月讀教民榜文舉衆中善惡獎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置於倉推有德者為社

長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遇荒歲則計口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有司第令稽考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矣

戒

秦始皇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者皆在不徙之中是誠何益哉

宋神宗行青苗法百姓苦之至徽宗宣政年間民竊盜起有宋累代之淺仁厚澤至是而民心始離矣

明武宗時邪臣用事先後建立皇莊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侵占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爲厲之階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力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堰於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使禁卒旁午四出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恣行威福於是近畿之民困苦愈盛矣

神宗性吝嗇孜孜言利萬曆二十四年礦稅始起命張忠等十二人分往各直省大璫雜出諸道紛然民生其間富者編爲礦頭貧者驅之壟采驛騷凋敝橫肆誅求

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牛馬中使所在激變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節儉

法

唐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不石大路不畫越席不緣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而天下大治

虞帝舜藏金嶮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以杜淫邪

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幃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於是海內富庶

景帝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晉元帝初鎮江東頗荒於酒王導來諫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卒綿東晉百年之祚

南宋文帝以衡陽王爲兗州刺史帝親餞之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齊高帝衣中有玉導卽命擊碎之曰留此正長病源

北魏大旱邢巒奏曰聖王重粟帛輕金玉以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也魏主納之

隋文帝躬履節儉自非宴享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服羅綺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是以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明皇開元二年罷兩京織錦坊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銷毀以供軍國之用按明皇初政厲精圖治使其終能如此寧有天寶之亂哉

肅宗即位上皇以七寶鞍賜張良娣李泌曰今天下未定當以儉約示人請撤其珠玉以賞戰功上從之

文宗性儉素不喜聲樂遊畋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嘗自舉衫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

南唐烈祖性節儉嘗躡蒲履盥用鐵盎暑褰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宮人服飾粗略雖盛暑不操扇張益曰士衆暴露我何用此當時稱爲令主

宋太祖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之曰汝生長於富貴當思惜福後勿復爲此皇后與主侍坐因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但當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徒自奉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仁宗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不用錦繡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金世宗雅尚儉素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曰朕恐宮室

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

元仁宗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縉之微不言於朕毋輕予人其節財用如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上命皆以銅爲之曰小用不節大費必至儉約之道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上嘗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上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食惟粗糲衣惟垢敝今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豈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自今切宜戒之

憲宗成化十年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十一年開河南宜陽等處銀洞皆一時恤民之善政也

穆宗性節儉故例歲時遊娛行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俟上旨爲豐約上嘗裁取至約者歲省光祿萬緡

戒

夏桀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望十里卒亾其國

商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矣

齊東昏侯時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爲寶融所廢

隋煬帝置十六院夫人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每於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諸番來朝以繒帛纏樹所費鉅萬天下叛之

唐明皇天寶末年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帝幄器皿雖禁中服御之物皆不及也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未幾安祿山反上出咸陽門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已盡然後知古聖王之所以貴崇節儉也

蜀主孟昶以七寶裝溺器宋太祖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亾何待

元順帝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丈日於後宮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神人自能按更而擊時盜賊縱橫已半天下而土木之工淫戲之事日廣蓋自是而元室之亾決矣

明太祖破陳友諒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進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

景泰帝頗事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詩末云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蓋寓諷諫也

納諫

法

唐帝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夏王禹以五音聽治爲銘於簨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撾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

漢酈食其說高帝立六國後以橈楚權帝曰善趣刻印張良來謁上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籌之遂發八難高帝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所謂從諫若轉圜漢高有焉

漢文帝元年因日食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上嘉納之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采之帝之好言納諫誠爲萬世帝王之師矣

文帝二年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鐘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立是法是使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

武帝元狩元年渾邪王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汲黯請間言曰陛下遠事外國而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也上曰善吾久不聞汲黯言今又復妄發矣

成帝與侍中張放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入見上指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古今淫亂之戒皆原於酒上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左遷放爲北地都尉

明帝欲築北宮以鍾離意之諫而止欲徙河内以東平王之諫而還從諫如流明帝有光前古矣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厚賞諫者

晉武帝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爲之帝嘗與陶論事陶爭辯不已鄭徽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職妄奏遂免其官玄建白多端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至使貴游懾服臺閣生風

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諮荅連篇具有轉圜從諫之義可謂主臣交美也

北魏太武帝以古弼爲侍中弼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弼免冠請罪魏主曰卿有何罪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孝文帝謂群臣曰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唐高祖時孫伏伽上言隋以惡聞其過亾天下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又言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帝省表大悅擢拜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

按高祖鑒隋之亾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

太宗貞觀元年詔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有失即諫不待命令已行然後諫止四年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此爲貞觀致治之本

太宗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按改過不吝見於仲虺之美成湯而知人君以改過爲大德匡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而知人臣以匡救爲大忠太宗誠可謂聖主矣十三年七月旱詔百官上封事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上十漸疏極言帝失帝省奏稱善以所上疏列爲屏障朝夕觀之仍錄付史館使萬世知朕君臣之義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憲宗初元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乎上納其言後上問李絳曰諫官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將謫一二人以儆其餘絳對曰此必有邪臣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上喜怒其敢諫者有幾晝度夜思朝刪暮改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若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元和四年宦官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

奏立聖德碑李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表聖德惟
秦始皇立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上善之即
命多牛曳倒碑樓
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多屈意從之得
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
上爲之止世稱爲小太宗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
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孝宗淳熙十三年朱熹投匭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

今日之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
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
也言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
之終篇明日除熹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南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
帝以其言如頤養聖躬愼擇老成精選有司減省宦官
採訪廉能諸事俱有關政體擢堅爲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
仁宗即位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及蹇義夏原吉曰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
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畏威順旨卒成覆敗卿等朕所
倚輔事有未善即當盡言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
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
心卿等勉之
孝宗弘治十六年詔於武當設像修醮又建壽塔於朝
陽門外學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孝宗十八年之
內聽言納諫之美照燿簡冊成湯之從諫弗咈何多讓
焉

戒
諫臣之殺始於夙沙氏之箕文再見於夏之關龍逢皆
以亾國
商賢臣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而之周
比干伏於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
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
比干剖視其心
周厲王暴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
亦如之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
聽後三年國人相與畔王王出奔於彘
宋昭公嘗出亾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曰
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曰吾君聖也內外
不見吾過以亾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
而復之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不察事
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

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於
是衛益微弱
齊湣王旣滅宋而益驕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
殺之東門燕昭王伐之大破齊師湣王爲楚將淖齒所
殺
漢成帝廢許后立趙倢伃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陛
下宜夙夜自責改過易行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乃
傾情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帝怒詔
收祕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北齊主洋溺於淫樂李集面諫之比之桀紂齊主令縛
置中流如是數四曰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竟斬之
陳後主時傅縡上疏曰君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嗜欲
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陛下專事酒色宦豎用權
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怒遂賜死復諫之君
如出一轍可不戒哉
隋煬帝時薛道衡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
竟殺之嘗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
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

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及大業十二年帝如江都復殺諫
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等帝眞亾國之君哉
唐明皇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上出延秋門至咸陽有
父老郭從謹進言曰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
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
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艸野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但
九重嚴邃區區之誠不能上達耳上謝之曰此朕之不
明也慰諭而遣之
德宗幸奉天陸贄上疏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患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

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恬寵弄權之罪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帝衣帝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

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之語遂謫禾信州昔漢成帝知朱雲之直而不能去張禹徽宗知陳禾之直而不能去童貫卒至亡國豈不惑哉

明太祖洪武九年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言三事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語尤切直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諸王强大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難知而爲患甚大者也上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宣宗宣德六年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上講學上覽疏怒其中含譏諷逮繫詔獄禁錮數年按宣宗以英仁不世出之主而陳祚之獄不能不爲聖德之累云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劾奏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上覽疏俱謫之御史姜昻疏論李孜省奸罪詔杖之戶部主事周軫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淸朝政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屛夫詔求直言而復斥之是不如勿求也不亦謬哉

穆宗隆慶三年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曰皇上諒陰已三朞矣曾召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日覲絕晴咨之益回話屢懲內批突降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懲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神宗時章奏多留中王錫爵言凡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非可否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不聽

熹宗時言官以疏論客氏俱加貶謫御史王心一上忠

言可朱疏曰皇上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愚今日之患正患於宮府不爲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發深慮遠不過爲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閑不可不嚴而皇上必以爲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臣恐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疏入貶之

尊賢

法

虞帝舜求賢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世濟其美帝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天下咸服其明斷

周文王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師事鬻熊著鬻子書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曰段干木克乎德寡人克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後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不可以加兵秦於是不敢攻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起黃金臺而師事

之天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任之
破齊七十餘城世稱賢君
漢高帝定天下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
武帝建元元年親策問賢良方正之士得廣川董仲舒
凡三策之帝善其對黜百家尊孔子與太學拜仲舒江
都相仲舒遂為漢代大儒
武帝尊禮汲黯嘗稱為社稷臣時大將軍衛青雖貴有
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汲

黯上不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宣帝聞王褒有俊才召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曰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功施普器用利則就效眾故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帝
以為諫大夫
光武帝側席幽人即位之後旌帛蒲車相望於道薛方
逢萌聘而不至周黨王霸至而不屈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其各賜帛四十匹帝備安車貝纁聘

嚴光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光
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不屈歸
耕富春山史稱高帝之威能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
四皓光武之威能行於尊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
此可謂得尊賢之道者矣創業顯榮良有以哉
昭烈帝見諸葛亮於隆中三往乃見嘗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卒賴之以延後漢之祚
唐太宗開館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分為三番更日直
宿恩禮優厚命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

李泌幼以才行著聞明皇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及即位
靈武上召見之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進退
將相言無不從遂克兩京
南唐烈祖初在淮南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又作禮
賢院於府舍士有羈旅者商用之察民婚喪匱乏者賙
之引宋齊丘等為上客齊丘悉力匡正蠲丁口錢江淮
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
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於是親試呂蒙正

等五百餘人時張齊賢名在下第帝素知齊賢欲擢盡
賜及第各賜綠袍靴笏錫宴自爲詩二章賜之
高宗以趙鼎爲相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
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
頓首謝
金世宗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
臣出外即令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助治者以聞
元世祖即位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初隱居教授世祖
雅聞其賢問其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失此則無以自
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世祖敬待加禮至元二十三年遣
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
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
伯淳等帝皆擢用之
仁宗尊禮李孟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已任上欲痛除吏
弊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上曰此與長者
之言賜爵泰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必命坐
稱其字曰道復而不名孟在政府多所補益上曰朕在
位必卿在中書因書秋穀二字以賜
文宗時揭奚斯爲翰林學士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
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
上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
此
明太祖克處州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
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
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命有司即所居
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宣宗宣德七年下詔求賢出御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
詩賜諸大臣
孝宗虛懷霽色求賢訪治即位之後徐溥劉健入内閣
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馬文升
劉大夏彭韶秦紘章懋王鏊林俊楊一清等共贊皇猷
時朝多耄老野無遺賢士修端靜之節人懷躁競之恥
蔚然有豐芑棫樸之化焉可謂盛矣
戒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

能用通逐罷歸識者謂帝無尊德樂道之心宜其貽謀
之未善也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疏曰陛下側席以思未嘗不
求賢也而所用未必皆賢今田野之間艸廬之下安知
無臥龍伏雛陛下若欲求一世之眞賢當先養正臣之
直氣令佞倖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
盡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
舉若罷天下人材觖望伯顏曰科舉雖罷而士之欲求
美衣食者自能向學由是竟罷之夫士而誠賢豈求美
衣食者哉順帝即位而首罷科舉其初政已可見矣
明太祖時臣下多以微衍獲罪葉居昇上言古之為士
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
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
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
網羅無遺有司催逼上道如捕罪囚比到京師而除官
多以貌選所用非其所學洎乎居官多罹於法君勞於
上臣困於下如是而欲求至治豈可得哉

景泰時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於地令講官
拾之以為恩時內閣高穀年六十餘俛仰不便識者歎
其非尊賢之道也

法祖

法

南宋文帝謁京陵見高祖所藏微時耕具左右曰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霞殿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子孫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此可爲萬世守成之法

宋神宗御邇英殿聽講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可乎司馬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紛更約束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曰治天下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元世祖問劉秉忠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世祖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録用文物燦然一新

仁宗謂侍臣曰朕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於行補朕不逮朕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英宗御太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項刻忘之

明太祖洪武六年作祖訓録爲目十有三以貽子孫俾知法守二十八年祖訓録成上自爲序曰朕欲開導後人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成祖性節儉所服裏衣袖垢敝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爲子孫法故朕守先訓矣不敢忘

孝宗初立庶吉士鄒智上疏曰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内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

世宗建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神宗萬曆八年輔臣張居正等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曰昔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良以羹牆如見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足為持循之地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二祖列聖奎章睿謨載之寶訓神功駿烈紀之實錄臣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條伏望留神聽覽黽勉力行則聖治益光矣

戒

宋神宗時王安石力行新法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文彥博言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不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時安石罷銅禁國錢日耗張方平於上前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惡之

元仁宗問左丞相阿散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於祖宗遺訓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

明太祖祖訓錄曰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憲及建文帝即位四年之內今日省州縣明日幷衛所今日改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倥傯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夫建文親承祖訓陵土未乾悉取而更張之宜其開靖難之釁也

修身
法
周文王爲西伯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去非勿處世子
再拜受敎後爲武王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問曰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
可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
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
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
唐太宗時魏徵嘗上疏曰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欲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
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
疾讒邪則思正已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端拱而治矣
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
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
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屛每正色拱手而

讀之
宋太祖修洛陽宮成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
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帝嘗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
身莫如寡慾帝愛其言書於屛几
太祖宴近臣於紫雲樓下謂薛居正曰古之爲君鮮能
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
德化人之義
仁宗嘉祐六年以司馬光知諫院光以三劄子上殿其
一論君德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姑息
之謂也興敎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非苛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
君之明也武非亢暴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
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帝嘉納之
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疏曰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爲政
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
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應
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修已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

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先意承旨以恍我之心乘間伺隙以中我之欲視聽一惑則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此平天下之本也

明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害甚於鴆毒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宄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此端本澄原之道誠萬世子孫法也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千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問之對曰範模不正則鏡偏邪上曰朕聞是言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憲宗成化三年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黃霾蔽天此正側身修行之時也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講明聖學庶足以合天心慰人望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五年丘濬疏言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經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帝王之治可幾也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建九五齋摘一堂爲齋居之所命張孚敬於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圖帝可謂知愼修之道矣

穆宗隆慶五年科臣蔡汝賢疏曰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愼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嘉答之

光宗卽位臺臣黃彥士進要務疏曰保攝聖躬之道在於屛遠婦寺親御講讀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幾而不困盛德大業未有不基於此者也

戒

宋高帝時趙鼎上疏曰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政事修衆將士用命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不能用

明憲宗末年信用李孜省及妖僧繼曉宵小干政言官廢逐時昭德宮好奇死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於是府庫竭爵賞濫中書舍人丁璣上疏言正心修身之要帝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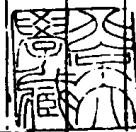
武宗遊樂無節羣奸弄權爲角觝之戲好優俳之觀或親搏虎爲樂江彬誘上微行屢幸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劾彬從臾導非游衍驅馳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省車駕臨幸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流連荒亡致盜賊蠭起恭流海內未年復啓宸濠之變使上能敬德省躬寧至是哉

穆宗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竊緣爲聖德累不小上不納

熹宗即位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定志君心必有所志不志於憂勤則志於怠安不志於仁賢則志於聲色不志於道德則志於貨利而國運之隆替關焉皇上臨御伊始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上不能用

息兵

法

蔣　伊編輯

虞帝舜時有苗弗恭帝命禹徂征三旬逆命帝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夏王啓征有扈氏不服王曰吾地非淺民非寡也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

不考親親長長尊賢委能而有扈服

周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周武王來自商至於豐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復用而天下底定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氏中人二邑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勝非其難者也持之為難惟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漢高帝定天下兵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者令各歸其縣復其故爵田宅光武即位罷郡國車騎材官復還民伍二祖息兵愛民之心一也

武帝征和四年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遣卒詣田所開墾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我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田輪臺欲起亭隧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

武帝滅南越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歷年數叛殺漢吏元帝三年上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其不欲被化者不彊治也臣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與丞相于定國議合上從之

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天下初定北邊未服不欲煩兵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報曰大兵未能得

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史臣班固曰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賂遺贈送萬里相奉以至民力屈財用竭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帝遠覽古今堅辭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義兼之矣

建武二十七年臧宮馬武上書請命將臨塞光武帝報曰黃石公之言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無敢復言兵事

者夫臧宮馬武之徒求逞於一劍不知一劍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爲之哉後世仁聖之君當以光武爲法

明帝末年復事西域章帝即位楊終上疏曰間者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帝從其言遂罷兵息民

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以求服遠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南唐烈祖昪元五年江淮比歲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用兵上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我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六年吳越火宮府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弊攻之上不許遣使弔問厚賙之自是通好不絕百姓安堵

宋太宗欲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堯舜之治民在乎安而利之選郡撫御得人則邊鄙寧矣

仁宗時北使言高麗職貢疎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徒害數百姓耳卒寢其兵

明太祖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不可不戒祖訓錄云遠方之夷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恐後世子孫倚富强貪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宜戒之嘗觀大學衍義至

鼂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莫德務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上曰鼂錯之言所該者廣莫氏之言所見者切朕思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之君所當深惕也

仁宗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陛辭每戒之曰民力罷矣慎毋貪功違命獲功吾所不賞真聖君之言哉

戒

晉與楚戰於鄢陵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及戰晉軍大

勝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晉國大亂

秦坑趙卒四十萬於長平後楚項羽攻秦夜擊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秦民大失望史謂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項王入關烽火三月楚漢興亡判於此矣

漢武帝三年閩越擊東甌上遣莊助以節發兵浮海救之閩越引兵罷六年閩越擊南越上大發兵擊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較也閩越反覆不奉法度非一日矣如使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閩越王之首臣猶羞之不聽兵禍遂自此始矣

魏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為難矣不然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後軍竟無功

符秦作講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講授諸將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亦可偃武修文矣後務勝不休卒召淝水之敗宋臣司馬光曰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之謂矣

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以河南降魏魏不為動景復請舉十三州內附叛降於梁梁武帝仰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此可見梁魏謀國得失之分矣後帝為逆景所逼困死臺城

隋煬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下詔討之命元弘嗣造船海口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徵天下之兵為左右十二軍分道並進

發江淮民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舳艫相次千餘里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及敗還惟存二千七百人天下騷動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相聚爲盜而天下亡矣

唐德宗時涇原軍亂上如奉天陸贄曰陛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征求之困此叛亂所由起也

宋神宗相王安石以王韶經畧西夏遂開邊釁上嘗問

富弼以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不聽由是章惇有梅山南江之役熊本有瀘彝之役其後交趾屠邕州之民五萬八千餘口元豐四年宦者李憲帥陝西五路之兵以討夏人師出無功五年靈州永樂城陷死者六十萬人糜費財用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自是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矣

理宗端平三年出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之命吳泳草罪己詔曰兵民之死戰鬭戸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蓋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明神宗萬曆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告應龍反應龍赴蜀撫聽勘請自將五千兵從征朝鮮詔可其奏釋回播蜀撫王繼光至復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繼光乃一意主勦而王之翰一軍盡覆萬曆二十三年總督邢玠以檄諭應龍待以不死重慶太守王士琦單騎赴之應龍郊迎蒲伏面縛謝罪執黃元等

十二人斬之而釋應龍後士琦別調應龍統苗兵調原奏讐民宋世臣等殺之二十七年議大征播兵敗於飛練復敗於綦江應龍猶具文求撫而上決意征勦八路之師乘勝克之是役也相持數月殺人如麻黔蜀之民流血成川而獻俘之日囚亦大呼稱枉傷民命干天和識者追恨於始謀之不臧也按萬曆十餘年間凡三大征千里轉餉疲天下空內帑至使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寬賦

法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盡除田之租稅

宣帝元康二年詔天下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田租

隋文帝輕徭薄賦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嘗謂有司曰寧除於民無藏府庫其始年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唐太宗貞觀元年山東旱詔所在賑恤蠲其租賦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也夫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矣朕嘗思之故不敢縱欲也馬周因水變陳言曰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隋厚斂以資寇敵不可不鑒上善之

高宗問來濟以養人之道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府庫安足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厚斂民之財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農桑之時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上善之詔免山東丁役

五代周太祖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何用此錢爲此可謂有恤民之心

者矣

世宗立二稅起徵限謂侍臣曰近代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五代藩鎮多遣親吏收民租爭取羨餘宋太祖卽位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宋眞宗咸平元年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共除一千餘萬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因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山東

租賦是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眞有志於斯世斯民者也豈非民之父母乎

成宗郎位詔蠲田租十之三浙江省臣言江南貧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從之

仁宗延祐元年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英宗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三分

明太祖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等郡及新附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二年洪武元年山東州郡新附詔令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洪武二年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念斯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稅糧悉與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又免太平應天鎭江數郡稅糧二年洪武三年再免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時戶部奏蘇州逋遠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逋賦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幷所逋免之洪

武九年復詔免河南等省安慶等郡稅糧上嘗言天地生財以養民人君當以養民爲務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歛乎又言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洪武十三年詔以應天等五府肇基先勞之民屢免征稅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夏稅秋糧明祖所以優䘏五郡之民恩至渥矣

建文帝二年均江浙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共後永樂革命盡反建文之政故蘇松尚畝稅三斗之外比天下獨重焉

神宗萬曆七年輔臣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致理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有司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並徵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所入僅足徵一歲之求不幸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查戶部未完帶徵一百餘萬而

蘇松欠至七十餘萬葢以彼處稅糧獨重故逋賦亦多
伏願皇上蠲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皇仁大沛矣
上從之萬曆十三年民間苦旱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
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戒

商紂爲鉅橋倉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天下叛之
周榮夷公好利厲王任之芮良夫諫曰君人者將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况天子乎王不
聽於是諸侯不朝

北魏主因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
用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
姓嗟怨而國亡於爾朱榮矣
唐明皇開元九年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
衆請加檢括陽翟尉皇甫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
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於是以宇
文融爲勸農使檢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
判官十八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多張虛
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天下苦
之天寶元年復用韋堅王鉷之徒督江淮租運歲增巨
萬時上在位久後宮賞賜無節鉷悉征額外錢帛上之
內庫中外嗟怨
德宗時楊炎議廢租庸調法計每歲上供之數量出以
制入作兩稅法秋夏兩徵之按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
故法雖立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皆奉意
而不奉法以是民皆困弊
建中四年以軍興浩繁常賦不能供趙贊請行二法一
稅間架錢每屋兩架爲間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數而

稅之一除陌錢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
愁怨之聲盈於遠近陸贄上疏曰人者邦之本也財者
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上
不能用及涇原軍亂大呼於道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
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朱泚據長安府庫甚富
議者皆怨有司之暴斂焉
後唐莊宗以孔謙爲租庸使謙重斂急征以充唐主之
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諫議大
夫薛昭文諫曰戶口流亡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上不

能用以至於亡

宋神宗初王安石欲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於是青苗均輸市易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范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是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也韓琦亦上疏曰陛下勵精圖治但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劉摯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爲聚斂陛下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皆大臣悞陛下而大臣所用者悞大臣也

理宗末年以御寶黃冊催坊場錢知嚴州吳槃上言內庫理財太急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繫甚大疏入邵澤劾罷其官

明太祖憤蘇州富民爲張士誠困守城下之日惡其附寇令取富室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州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其後遂爲定例至洪武十三年命戶部減蘇松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十分之二然比之他省賦稅猶重民不堪命吳民之困於徵歛蓋自明洪武而始矣

光宗即位偷司楊嗣昌疏曰臣歷江北閭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江南諸郡則習俗無改於奢靡物力日趨於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巷簷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贍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已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君相共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矣觀此疏則知明末賦斂繁苛人心已有日離之勢其後民窮財匱饑民倡亂羣盜蠭起卒以亡國不亦深可惜哉

重農

法

漢賈誼說文帝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率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鼂錯上言昔堯水湯旱而國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文帝從之於是海内益富庶

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後元年詔曰間者數歲不登意者朕政有失而行有過歟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而靡穀者多歟三代而下知重農者莫若文帝覩水旱責躬之詔豈非眞堯湯之主哉

武帝耕於鉅定詔凡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思以休息富養民也

北魏太武帝問高允何政為先允對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王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耜耕於興慶宮側二十二年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後唐明宗問馮道曰今歲頗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

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可謂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廷嘗見唐元稹均田圖曰此致治之本也以其圖賜諸道詔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民服其平允

宋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

眞宗祥符六年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

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竝除其稅眞宗可謂能恤民瘼矣

仁宗天聖三年幸御莊觀刈麥聞民間機杼之聲命賜織婦茶帛皇祐元年帝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爾觀仁宗是言正無逸所謂以勤居逸者也綱目志之以昭千古之美

元世祖以張文謙爲大司農文謙請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從之

明太祖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妨農故命爾分巡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明太祖視圜丘太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曰汝知農之勞乎農樹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居不過茅茨草榻服不過練裳布衣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

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加以橫歛則民不勝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洪武二年太祖親耕籍田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上嘗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於心也上嘗曰農桑衣食之本然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庶可救棄本逐末之弊洪武二十年上躬耕籍田享先農禮成諭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恒舉行耕籍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非事虛文也三十年令天下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月淸晨鳴鼓集衆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不勸督者罰

宣宗宣德元年上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曰吾毎誦此未嘗不念農夫也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

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矣上嘗
見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曰周公作詩
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所當鑒也又出所
賦織婦詞一篇以示近臣曰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
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勞之狀作
爲詩歌使人誦於前揭於宮掖布於臧里使皆知民食
之艱衣帛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英宗正統五年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
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世宗御豳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鋐同觀收穫上曰農之
勞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眞聖祖訓云衣帛當思
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
辛苦也

戒

周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
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今王棄
其大功將何以用民王弗聽於是王政始衰

宋理宗景定三年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
官籍東南大擾四年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
於和糴思欲變法劉良貴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將戶
田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於是浙西六
郡之人莫不破家矣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丞相脫脫言近畿水地召南人耕
種官給牛具農器募能種田築堰之人爲農師歲可收
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時上方耽遊戲且朝野多事
任不得人農政遂廢每歲仰給東南米幾四百萬石及

至正十九年道路不通京師困乏帝遣使以御酒龍衣
賜江南賊張士誠徵海運僅得米十萬餘石夫農者國
家所恃以爲命者也後之謀國者可不當承平無事之
日而以重農爲務哉

賑貸法

夏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糧賣子者萬民戴之

商王成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救民之無食賣子者民始不困

周武王平殷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殷人咸喜曰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遂歸心焉

晉悼公謀所以恤民魏絳請施舍輸積使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三駕而楚不能爭

漢宣帝五鳳四年從耿壽昌言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過半初置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皆便之夫常平一倉實爲萬世之利後之聖王不可不力行也

秦大旱秦王堅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隋文帝置社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麥粟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按後世義倉之名雖存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有司不以上聞卽上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出而施之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村鄙小民安能扶危攜幼胥需其惠哉要必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其於民之饑也庶有濟乎

唐太宗貞觀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嘗謂王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末年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明皇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史書以美之

憲宗元和四年南方旱饑遣宣慰使鄭敬等賑恤之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太祖置義倉於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久廢歲或
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
所收稅二石別貯一斗以備凶歉給貸
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於京師時穀價太賤增糴以
貯俟歲饑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仁宗皇祐元年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富弼竭
力賑之立法簡便周盡凡活五十餘萬人帝遣使褒勞
加弼禮部侍郎嘉祐七年詔以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
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

諸路助糴之
孝宗淳熙八年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熹之法以十家
爲甲五十家推一人爲社首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
大饑則盡蠲之以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閒雖遇凶年人
不缺食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
四十五萬餘戶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
賑之
成宗大德五年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

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給糜五月
明太祖因荆蘄等處水災亟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之
乾任事遷延歷半載餘始施賑濟上曰民饑而上不卹
其咎在上吏受命而不能宣上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
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我民者洪武十八年山東北平
旱詔免今歲秋糧自今凡有水旱災傷有司不以實聞
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恩優卹罪有司極刑
洪武二十六年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
糴粟以備之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俟

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
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
聞著爲令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曰朕爲天下主務在安民每歲
遣人巡行郡縣欲周知民之休戚年之豐歉近聞河南
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互爲欺罔此朕
任使非人之過也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
廷所遣官目擊民艱而不言者悉逮下獄
仁宗爲皇太子時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爲食皇

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歎曰民隱不上聞如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耆老問所苦輟所食賜之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山東布政司石執中請人給米三斗皇太子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師奏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仁宗洪熙元年上聞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夏秋糧之半停

罷一切官買物料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艱誠出至仁然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即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用璽遣使齎行既而左右皆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朕為天下主寧與寸寸計較耶

宣宗宣德三年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移仁人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所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即遣官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英宗正統五年遣官分往各直省州縣處所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糴以時斂散備水旱之虞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世宗嘉靖三年東南大饑人相食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

嘉靖八年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米價騰貴民多乏食上發太倉米數萬石以六分平價發糶以四分給貧苦者上復曰倘

民斃於道路暴露骸骨宜有所處救在京五城御史在
外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

穆宗隆慶三年淮楊徐大水上發銀數萬兩糴貯穀十
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戒

唐德宗貞元九年張滂請稅茶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
旱也

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盧攜上言國家之有百姓猶

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人無依賴
待盡望朝廷若不存撫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
切停徵仍加賑給詔從其言而有司不能行將用兵不
息賦斂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
流殍相聚為盜所在蠭起而王仙芝黃巢之難發矣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
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六十石以
下不等時上方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
而令生員納粟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胥失之矣按

漢耿壽昌常平倉斂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
為萬世良法明初尤重此舉其後冗官惰吏蔑下罔上
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也

擇相
法
商王成湯始置二相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天下
大治
商中宗用伊陟臣扈爲相以格上帝巫咸乂王家商道
以興
殷高宗舉說於傅巖命以爲相政事修舉
魏文侯欲擇相問於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乃相魏成
齊王以田單爲相封安平君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
不能行解裘衣之王惡之曰單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
有貫珠者言於王曰王請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則單之善皆
王之善也王有幸臣九人復譖單王曰召相單來貂勃
聞之稽首於王曰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
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相單安得此亡國
之言乎王乃誅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

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一歲錢
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諸侯內親
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上稱善
文帝愛幸鄧通丞相申屠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
禮嘉因奏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
相府不來且斬通詣府免冠謝嘉責曰朝廷者高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待相臣之道文帝
可謂有禮矣
秦王苻堅以王猛爲丞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
剛明清肅善惡著白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
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唐太宗任房圓齡杜如晦爲相謂之曰公爲僕射當廣
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敕自今勿令親細務
權萬紀嘗劾圓齡考不公上命推之魏徵諫曰推之

未足逮葢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上從之

明皇欲用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說帝曰臣願陛下政先仁恕可乎不倖邊功可乎法行寵倖可乎宦豎不預政可乎租賦外絕一切貢獻可乎戚屬不任臺省可乎接臣下以禮可乎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罷蠲營造可乎外戚亂國鑒之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於是以元之爲相後薦宋璟同輔政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二人每進見上輙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唐室

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開元之中號盛治焉二十一年以韓休爲相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旣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身也

德宗幸奉天時小大之事必與陸贄謀之當時謂之內相後相李泌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悉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曰卿言是也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悰得大臣體卽召入相勞之曰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得一魏徵矣

宋太祖以趙普爲相普嘗薦一人帝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普三請之上怒裂奏牘擲地普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

太宗時田錫上疏曰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自今

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上善其言

眞宗以王旦爲相時夏趙德明以歲饑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帝嘗稱之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富弼耳乃以弼與文彥博同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上遣小黃門覘知之語

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相呂公著同居政府公著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二人同心輔政遼主聞之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相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明仁宗宣宗以楊榮楊士奇楊溥及蹇義夏原吉等皆累朝舊臣優恩信任言無不從故洪熙宣德之朝王德清明英賢師濟海内乂安四夷賓服豈非擇相之道善哉

戒

漢相國蕭何以上林苑中多棄地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械繫數日乃赦之何入謝上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終漢之世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周亞夫日元帝以此而殺蕭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是豈待賢相之道哉

漢景帝欲廢栗太子丞相周亞夫固爭之太后欲侯王信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侯之非約也後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亞夫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後以事下廷尉亞夫不食死亞夫守正不阿而景帝以無罪殺之自是漢之大臣鮮侃直之節矣

漢武帝時桑弘羊等以聚歛進王溫舒等以峻法用兒寬等以文學椎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决於丞相丞相石慶醇謹而已夫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使百官皆得與宰相爭權豈所以尊朝廷哉

武帝多督責大臣丞相數被譴帝以公孫賀爲丞相賀拜受印綬涕泣不肯起出曰我從是殆矣

宣帝以蕭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出爲左馮翊史謂武帝時仲舒三策而終於江都宣帝時望之再試而不聞内召何帝之待望之遠不若恭顯許史之信任哉

哀帝寵幸臣董賢益封賢二千石丞相王嘉封還詔書

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陛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奈何輕身肆意於佞幸之臣哉書奏下嘉獄嘉仰天歎曰幸得備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死自是漢治益衰不數年而國亡於王莽矣

魏文帝時三公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樑而不使知政誠非朝廷崇用大臣與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

唐開元二十四年明皇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張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之李林甫巧伺上意上用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後崔羣對憲宗曰明皇治亂所關不分於范陽兵起之時而分於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之日信哉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及相盧杞杞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憲宗末年皇甫鎛程异以聚斂得幸數進羨餘上以爲

相制下之日市道負販者皆喚之裴度上疏曰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不聽

昭宗時鄭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蓄擢注班簿命以爲相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後唐明宗議置相孔循薦崔協任圜薦李琪上以協爲相圜曰舍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轉也

宋徽宗任蔡京爲相放斥忠良權傾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宋之元氣由此耗矣後京罷王黼蔡攸二人有寵於帝得預宮中秘戲宵小相乘忠良放廢及相李邦彥一無所建明都人目爲浪子宰相欽宗之覆國益由於擇相之不明也

高宗相李綱在位纔七十七日朝綱兵防皆已振整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讒而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上遂以潛善伯彥爲左右僕射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高宗罷李綱而相汪黃抑何黑白相去之遠哉

明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武宗正德元年大學士劉健謝遷上疏乞罷曰臣等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於是相繼斥罷而吏部尚書焦芳入内閣時言路月塞變幸愈盛劉謝去而焦芳進國政益紊矣

世宗嘉靖三十年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

大罪下詔獄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曰壞祖制奸大權掩君美縱奸子竊軍功黨悖逆悞軍機擅黜陟失人心壞風俗此十罪者又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是皇上之納言皆賊嵩之鷹犬奸二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奸三凡通賄者始得與考選臺諫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部臣有材者結納之頗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上覽疏怒命鎮撫司郎訊後竟斬於市按世宗任嵩最久嵩以柔奸深受主眷誅斥諫官不可勝數世宗之任嵩其亦深昧於擇相之道矣

任將法

齊威王任章子爲將與秦軍對壘使者數相往來章子
變徽服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
候者三言威王曰必不叛寡人章子果大勝秦師還
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謗
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
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
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是時三人未有功於

漢也高帝知三人之志不如是則不爲我用若樊噲灌
嬰之徒則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此可謂得
御將之道矣
漢高帝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
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
將十萬上曰於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
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
以爲陛下擒也
漢文帝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
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軍軍
士銳刃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
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上曰嗟
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爾稱善者久之
戒太子曰異日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景帝立七國
反書聞上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軍中常

夜驚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出兵
絕吳楚餉道吳楚士卒多饑散亞夫以精兵追擊大破
之平其亂夫文帝之待亞夫不憑萬乘之尊不嫌一揖
之薄而孰知細柳式車之禮乃收其報於七國也哉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楊玉與諸羌背畔時趙充國年七
十餘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矣充國行必
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上
欲誅罕开充國請赦之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策也於是罕开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充

國欲罷騎兵留屯用以待其敝曰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奏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上從之二年秋羌兵斬楊玉首以降是役也不亡一鏃而邊安遂歸漢之良將當以充國爲首

光武帝討公孫述岑彭吳漢會師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欲罷之彭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並進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

掠遂克隴蜀

光武帝當四海平定之後以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此不獨光武識用兵之要亦足見其不貪兵也可爲萬世法矣

唐太宗時劉武周降將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太宗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必欲去以此金相資已而太宗爲王世充兵所逼敬德躍馬大呼出入敵陣大敗其師太宗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反帝用杜黃裳之策專任一將勿置監軍遂命高崇文討平之

宋太祖命王全斌帥師伐蜀時汴京大雪上設氈幃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所向有功悉平蜀地開寶六年命曹彬伐南唐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以劍授彬曰副將

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真得古帝王命將之體矣

宋太祖善於任使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有功蓋能推赤心馭臣下隆之以恩示之以信界其網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是以操術要而收功大也

仁宗寶元二年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以功加秦

州剌史上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皇祐四年命青督諸軍討儂智高龐籍言於上曰號令不專不如勿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制未幾敗智高於邕州廣南悉平帝曰青之破賊龐籍之力也厚賞其功

明太祖命徐達北征王保保右丞胡德濟失利達械之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卽軍中諭意曰將軍欲效衛靑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自今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洪武二十一年頒武士訓誡錄編古今善惡之事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二十二年禁武臣不得預民事此皆得制馭之法矣

世宗用戚繼光以平倭亂海寇悉平穆宗升爲練兵都督總理遼薊繼光疏言山戰谷戰林戰之道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專任繼光上是之自是邊防愈飭境內以寧

戒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乎

趙括嘗與父奢言兵法奢不能難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用括爲將其母上書諫曰括父爲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東嚮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不聽後果敗於長平趙卒四十萬皆爲秦所坑

秦始皇使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臣思爲子孫業耳旣行又時遣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我藉此以自堅耳史謂始皇不信其臣而以術馭其臣故臣亦疑其君而以術防其君此衰世之風也

楚項羽身親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及兵疲食盡猶能大

破漢軍然漢以韓信彭越黥布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
項王之自用誠不若漢王之用人也

唐寶應元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
辛雲京爲節度使自是牙將殺刺史軍卒殺節度使皆
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
上陵下替承襲爲常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專
有自來矣

德宗時兩河用兵久不決陸贄以兵疲民困恐別生內
變上疏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能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
寇之害將有不戢自焚之憂上不能用已而果有涇原
軍之亂

穆宗時詔諸道兵討朱克融王庭湊用兵舉動皆自禁
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雖以諸道十萬之衆
裴度元臣李光顔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竟無成功由
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唐自大曆以後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

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謂之債帥

文宗時河朔三鎮桀驁不奉上命杜牧欲復府兵作原
十六衛以爲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
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戰士離而甲兵弊是不蒐
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
小勝則張皇邀賞受賜則不盡死力此厚賞之過三也
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
專任之過五也

宋理宗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玠入言方今指郎戎之
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
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相激非國之福也

興學法

虞帝舜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

夏王禹立鄉學曰校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郊

商王成湯建國學曰學鄉學曰序大學爲右小學爲左

周武王立四代之學於國中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校於州殷序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

漢光武帝即位五年初起太學稽古典修禮樂煥然文物可觀時天下未定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太學崇師重道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光武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繼之功臣子弟莫不受書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永平之治濟濟乎盛矣

晉元帝興江左治具未理戴邈上疏宜先敦道崇儒以勵風化帝從之遂立太學

北魏孝文帝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制禮作樂風俗蔚然可觀矣

梁武帝立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選生徒往雲門山從何胤受學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

唐高祖初即位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州郡各建學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詔王公子弟各就學帝可謂知本矣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外國俱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明皇開元二十六年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時天下無無學之里矣

宋太祖即位詔增修學宮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

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仁宗初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爲學糧上從之於是諸州始給學田

哲宗元祐六年臨國子監釋奠於孔子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

理宗淳祐元年上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豳講禮記大學篇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宣示諸生復親書朱

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世祖聞張德輝之賢召見之德輝請陳聖賢道德之與修身治國之方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仰敎胄子由是學宮內外煥然一新

成宗大德十年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敎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明太祖初克婺州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源爲訓導時學校久廢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洪武二年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曰兵興以來惟知干戈莫識俎豆夫治國之要敎化爲先敎化之道學校爲本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敎授生徒使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洪武三年上以先王射禮久廢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

世宗嘉靖十二年幸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

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贊治化侍講廖道南獻聖王臨雍崇敎頌上優詔褒答之

戒

漢成帝綏和元年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疏曰禮以養人爲本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敎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任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唐代宗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命宰相百官送之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夫成均之任而以宦者領之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

宋徽宗從蔡京蔡卞之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至政和三年復封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此所謂沐猴而冠宜徽宗之政亂國亡也

元順帝時虞集論學校之弊曰教授一官必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其可得哉帝不能用

崇儒

法

漢高帝不喜儒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於是祖述存亡之徵凡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武帝好儒術招天下文學之士始置五經博士史稱其有功於儒教

章帝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

北魏道武帝置五經博士增太學生合三千人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五代時天下紛爭獨南唐烈祖即江州李渤故居建白鹿洞學館置田養士命李善道敎之儒風遂盛至宋太宗時學徒至數千百人帝賜九經使之肄習

宋太祖乾德初置西館書凡八萬卷太宗命於昇龍門東北剏立崇文院詔求遺書以充之

仁宗好學崇儒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二篇以風勵儒臣於是始開四書之端而濂洛道統出矣

金世宗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日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又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宋孝宗隆興四年召建寧布衣魏掞之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除掞之為太學錄

理宗淳祐元年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詔曰朕觀五臣論著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元廉希憲好讀書一日方讀孟子聞世祖召因懷以進世祖問何書對曰孟子世祖問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世祖善之因目為廉孟子

元仁宗皇慶二年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等九人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共十賢從祀孔子廟庭嘗曰修身治國儒道為大儒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三綱五常之道耳

明成祖永樂二年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永樂十八年擢教授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為

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按明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故當時為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亟自修出為世用彬彬多得人之盛

戒

秦始皇用李斯議命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時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

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悉坑之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後李斯趙高矯詔殺之夫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之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亡秦之禍自坑儒始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宋神宗熙寧八年頒王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義於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語一切廢不用焉又黜春秋不列學官詆為斷爛朝報其後宋室人才消沮皆上用王氏之學以僨之也

光宗紹興元年婺州進士王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寧宗即位朱熹以煥章閣待制侍講經筵韓侂胄忌之使優人王喜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觀慶元三年遂籍偽學號為逆黨得罪著籍者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為之首凡五十九人時宋政如此蓋已處於必亡之勢矣

尊師

法

漢明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十五年三月東巡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明帝可謂崇儒之主矣

章帝東巡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尊崇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時無量已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待以師傅之禮

五代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再拜命禁墓前樵採

宋仁宗慶曆四年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時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詔取其法著為令式帝能崇

先聖育賢才培國本豈非盛德守文之主哉

哲宗元祐二年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昔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尙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祖宗尊師重道之盛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元世祖以王恂爲太子贊善恂以師道自任太子嘗從容問恂以守心之道恂曰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版本旣正雖摹千萬紙皆不差矣太子曰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國學旣成將行釋菜禮命諸儒臣議之上曰聖如孔子不可以職位論昔周太祖能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臨天下敬禮百神至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

成祖永樂四年視太學禮部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孝宗爲東宮時凡遇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或以爲過覃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是也

養老

法

虞帝舜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民始知貴德尙齒

夏王禹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商王成湯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漢高祖時新城三老說發義帝喪而君臣之義賴以立武帝時壺關三老茂辨太子冤而父子之道賴以明此以見老之不可不敬也

文帝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

明帝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上親執弟子禮後世榮之

周高祖邕養老於太學以于謹爲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王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周王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唐明皇開元六年命州縣歲行鄉飲酒禮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十九年上諭禮部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養老爲尚是以人興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其再以朕命申之凡耆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疋絮一斤富民八十以上賜爵者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徭役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覔著爲令又詔天下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時備顧問

英宗天順元年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按致治之道莫切於養賢三代之禮莫善於養老養賢則民知敬養老則民知愛此萬世帝王所當法也

世宗嘉靖十八年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上嘉其德壽賜羊酒命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

例明之列宗可謂得養老之禮矣

議禮

法

唐帝堯建國五等輯五瑞以朝諸侯

周公相成王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朝廷邦國至閭門閭巷祭祀會同燕享之禮無不備焉朝諸侯於明堂天下大服

漢高帝悉去秦苛法羣臣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於是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緜蕞習之野外月餘乃

成上命羣臣肄習時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賀莫不肅敬復置法酒諸侍坐者無諠譁失禮

武帝元朔五年詔曰朕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詣太常受業自此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唐太宗詔行新禮凡百三十八篇高宗顯慶間增爲二百三十卷明皇開元十四年命張說折衷兩書修定五禮

明太祖謂李善長等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又與宋濂等論漢治曰高祖承秦之後干戈戰爭之餘禮樂固所未講孝文爲漢令主當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乃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耶洪武元年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凡舊俗喪葬設宴作樂等皆禁之十七年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苟爲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慎勿以禮樂爲虛

文也

世宗嘉靖九年皇后行親蠶禮上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天下

光宗即位禮科楊漣申明禮制疏曰禮爲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而禮之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一曰遵祖宗視御之禮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一曰申章疏奏請之禮以上四欵俯賜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也

戒

明太祖與詹同等論三國時孫權遣諸葛子瑜於魏面與其子恪諧謔上曰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定矣孫權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廢何以示訓

作樂

法

唐帝堯作大章樂

虞帝舜命夔作九韶樂修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天下大治

夏王禹作大夏樂

商王成湯作大濩樂

周公相成王作樂曰勺又作樂曰武以象武功

魏文侯辨鐘聲之左高田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漢武帝五年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明帝永平元年東平王蒼上言宜修禮樂於是定南北郊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祭歌八佾舞數上之

唐太宗作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改名七德舞又作功成慶善樂為九功舞

周世宗時竇儼疏請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上乃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

而聲成於物物聲旣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淸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於是作樂準十有二弦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凡八十一調詔從其法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命和峴更定之律呂始和

明太祖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旣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洪武四年尚書詹同協律郎冷謙等制九奏樂章成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今所製樂章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淫蕩之樂悉屏去之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愼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皆寓諷諫使人惕然有警卿等撰述毋有所避乃撰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

世宗釐正郊典考定雅樂張鶚請復古樂進所著大成樂舞圖譜詔下禮部詳議嘉靖十三年上御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命大學士張孚敬等和之

戒

夏王孔甲好鬼神務荒淫作破斧之歌諸侯叛之夏政始衰

商王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漢武帝作芝房寶鼎之歌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爲歌命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以詩歌協於宗廟先皇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隋文帝命牛弘等參定雅樂何妥奏請止用黃鍾一宮從之後祖孝孫欲復用旋宮法上不聽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宮闈

法

周太姜太任太姒三代皆聖后太任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生文王昌有聖瑞及文王妃太姒又能嗣徽音不妬忌生十子併諸妾所生共八十一子篤生武王遂有天下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晏起亂之所由生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於政

事早朝晏罷卒成盛治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宣帝起於閭閻及即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后

元帝寵傅昭儀濟陽王康愛幸踰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愼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防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也孔子論詩始於關雎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古興廢未有不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采有德戒聲色以定大基

明德馬皇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從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其節儉如此常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

觀焉章帝二年請封爵諸舅太后報曰今數遭水旱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按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

和帝鄧皇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南宋祖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

唐太宗貞觀元年長孫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后好讀
書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上嘗罷朝怒曰魏徵每廷辱我會須殺此田舍翁后退
具朝服立於廷上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魏徵
之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上乃悅上或以非罪譴
責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宮壼
之中刑無枉濫臨崩言於上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
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無所恨矣嘗采

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上以示近臣曰皇后
此書足以爲範百世
徐惠妃太宗之賢妃也以上東征高麗又建翠微玉華
二宮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
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宋仁宗后曹氏性慈儉涉經史及聽政曹氏左右臣僕
一無假借宮省肅然後神宗欲用兵於燕薊曹太后曰
事體至大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
所繫未易以言帝曰敢不受教

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
皆臨殿受册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善
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太后召用賢臣
罷去新法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史稱爲女中
堯舜按曹高向孟宋之四賢后而高太后尤仁聖也
元世祖皇后弘吉剌氏性賢達帝嘗以宋府庫物置殿
庭召后觀之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
不能守我何忍取之又嘗諫帝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
人謂剌氏之賢不在宋杜后之下

明太祖即位立馬氏爲皇后后素勸上收人心以不殺
人爲本后嘗從軍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
不寐上嘗謂侍臣曰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
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素爲郭氏所
疑后之保全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上罷朝因以語后
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
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后性恭儉織工治絲有遺棄者
亦必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
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福后間太學諸生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

成祖徐皇后中山王達之女也仁明賢淑恭勤婦道嘗召命婦入見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飽食必有德行之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訓儲爲言上悉采納令翰林諸臣共襄治理諸命婦可不翼贊於内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采女憲女戒諸書作内訓二十篇臨崩猶以休息生民爲勸告上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願勿驕畜外家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此眞聖后之言也

戒

周幽王寵褒姒立爲后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與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西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王於驪山下

漢呂后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以爲人彘後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撅掖下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太尉周勃入北軍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

漢武帝寵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生皇子弗陵上以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夫人君之動靜舉措不可不慎也時皇后太子無恙而門名堯母遂使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有危太子之心竟成巫蠱之禍矣

成帝卽位秋大雨朔日食杜欽谷永上言皆以爲後宮女寵太盛之咎永始元年上悅歌者趙飛燕立爲后女弟合德復召入絕幸爲昭儀劉向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及嬖孽爲亂亡者次爲列女傳奏之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嘉納其言然竟不能用而漢治日衰矣

唐武后立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遣人斷其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又斬之時高宗常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天子拱手而已太子弘奏請忤旨后酖殺之立雍王賢爲太子尋被廢黜高宗崩武氏稱天后及徐

敬業反后自以久專國柄內行不飭𡸁天下人多圖己欲大誅殺以威之置銅匭受密奏用酷吏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徒殺唐宗室大臣幾覆唐祚

明皇天寶四年冊楊太眞爲貴妃三姊皆爲國夫人賜第京師貴寵赫奕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上之後祿山反賜死於馬嵬驛

明熹宗卽位時李選侍欲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科臣楊漣疏曰祖宗之廟社爲重宮闈之恩寵爲輕天子將登大寶而怙恃寵靈者猶逼處其

間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嬪耶

熹宗時奉聖夫人客氏出入宮禁內官夤緣弄權御史馬鳴起上言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於婦人乃使一介保姆長居禁地此非所以肅宮禁之防守祖宗之法也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恃寵邀恩之漸能無履霜之懼哉

豫教

法

周武王建四代之學天子之元子衆子至公卿元士之嫡子與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齒焉四時敎以禮樂詩書

周公相成王抗世子法於伯禽令王知君臣長幼之道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王世子之道

漢文帝卽位有司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許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豫教與選左右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此三代之所以長久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滅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如草菅然夫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上嘉納其言

光武帝求太子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傅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宜用天下之賢才帝曰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晉元帝太子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交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後爲明帝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謂之曰吾居位以來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此皆我之深過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者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惜哉

宋太宗問寇準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稱善後遂立眞宗按漢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皆以立天子之權盡出

其手也準之一言眞可爲萬世法矣

太宗以李沆李至爲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上表辭謝帝不許

英宗治平元年司馬光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游講論道義其侍御邪佞之人誘導爲非者許伴讀官糾舉如此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善之詔增置宗室學官

高宗紹興五年趙鼎請建書院爲資善堂上命太子就堂聽講鼎又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喜曰社稷得人矣後孝宗聰明英毅克成令德蓋得於豫教之功多也

金世宗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惟無忘祖宗純厚以勤修道業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又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

宋理宗嘉熙元年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粹美者置師教之

元世祖命姚樞竇默授太子經太子仁孝恭儉江西行

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御之日朝廷但
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治書侍御史王
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邢峙止齊太子食
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
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之
明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敎
太子諸王
成祖永樂二年文華寶鑑成先是上命侍臣輯自古嘉
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

帝王之道在於知要汝其勉之永樂七年賜皇太子聖
學心法書書凡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上親爲之
序
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
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
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吉之功爲多東宮嘗念高麗
經而吉適至東宮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
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按豫敎太子必愼選宮
僚而內廷侍從之臣其勢親其情洽其爲言易入苟得

正人以輔相之則事半而功倍矣孝宗惟得一覃吉遂
基命仁賢弘治十八年爲有明一代盛治甚矣內廷之
臣不可不擇也
穆宗隆慶二年張居正請敕司禮監選各監人員操持
公正通詩書諳大體者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
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上從之
戒
漢武帝愛戾太子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賓客多以異
端進者太子寬厚上方任深刻吏太子多所平反用法

大臣皆不悅江充以奸詐得幸嘗欲構太子時方士諸
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埋木人祭祀之於是巫蠱獄
起上使江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持
太子甚急太子乃收捕充等斬之兵敗皇后太子俱自
殺壺關三老上書曰江充造飾姦詐迫蹙太子子盜父
兵以救難自免耳田千秋訟太子寃上感悟族江充家
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太子死燕王旦自
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衞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
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昭帝時燕王以

謀反伏誅

陳太子叔寶與江總爲長夜之飲孔奐曰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及太子卽位總日與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主臣酬歌以至覆滅

唐高祖時太子之令秦齊王之教與詔敕竝行有司莫知所從秦王以功高望重自署府屬高祖謂裴寂曰此兒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按吳太子以立苑通賓客史已譏其不終而況於藩王哉此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之道也

太宗時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此太宗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以陷子於過後卒致罪廢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夫古聖王之所以教太子諸王必擇賢士大夫以輔導之不聞以僧也其後道衍倡謀靖難兵起此豈非明祖豫敎之不善哉

明初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仁宗在潛邸將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自英宗幼沖當時大臣爲尊君卑臣於是宮僚師友之誼日廢矣

武宗居東宮時日所與宴遊者馬永成劉瑾之黨後遂爲流連荒亾之主此內廷侍從之臣所必當愼擇其人也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言古享國長久莫如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如成周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不可不早建而豫敎也十七年輔臣王錫爵疏請建儲不報十八年上在毓德宮申時行等言皇長子已九齡蒙養豫敎正在今日至二十二年始行出

閣講學禮三十八年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疏曰皇太子春秋方盛正宜勤學親賢陶成睿質而輟講日久冊論臣民顒望於下卽列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於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皇上獨不爲之仰體乎不聽

睦親

法

周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姓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班賜宗彝

成王削桐葉爲珪戲謂弟叔虞曰吾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誦擇日以封遂封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漢文帝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帝令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於是先立河間城陽濟北三王然後立皇子文帝睦親之誼三代而下不多見也

文帝從賈誼言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益其封以藩扞諸侯後七國反果賴梁以挫其兵

先武帝立陰后以后子陽爲嗣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帝以彊去就有禮優以大封其後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嗣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豈非皆盛德事乎

明帝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手詔賜之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唐明皇友愛親王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設五幄與五王更處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回飇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於宮西置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時升樓同宴賞賚優渥

明太祖御文樓問太子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爲太子者當隆親親之恩爲諸王者當知夾輔之義

洪武六年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賜諸王上第十子封爲蜀王最有賢德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上愛之呼爲蜀秀才

英宗天順元年襄王瞻墡來朝上禮待甚隆比辭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神宗萬曆六年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是世宗

時因公族繁盛國用用尚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
損抑至是張居正等疏言諸侯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
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畧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
請敕禮臣集議於是定宗藩要例諸侯王皆感泣益親
上而尸[illegible]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凡稱不刊矣

戒

秦始皇時丞相綰等請王諸子李斯諫止之始皇曰天
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博
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
聞也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後二世立公
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趙高曰諸公子當受死不服
何變之得謀二世悅之及漁陽戍卒一呼天下瓦解亡
秦之天下者豈同姓骨肉哉

漢文帝時吳王濞世子入侍皇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
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失藩臣禮始有反謀文帝
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解景帝立削趙
王常山郡楚王東海郡又削膠西王六縣鼂錯上書請
削吳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吳因約膠東膠西菑川濟
南楚趙七國俱反景帝命周亞夫討平之史謂吳王濞
以垂老之年使忍而不削吳未必反遷延數年濞之木
拱矣胥難無人則七國雖强可因其變而徐爲之備譬
猶猛虎在山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
則人死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穽時時而謹防之虎安
能必爲害哉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故有寵景帝與王飲從容言曰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喜竇嬰引卮酒諫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梁王然
王自此益驕七國反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
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爲漢嗣袁盎諫曰昔
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
居正梁王怨盎使人刺殺之帝按捕勝詭勝詭自殺夫
鄭伯克段春秋罪之梁王敢於殺天子之議臣者實景
帝之一言有以養成其惡也

北齊主洋囚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謳
歌使左右刺殺之後齊主子殷爲常山王演所殺

明建文帝卽位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齊泰等欲削
之遺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未幾廢周
王橚爲庶人建文元年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廢齊王榑
幽代王桂岷王楩而讓燕之詔又下矣逆王棣寧王權
復削護衛矣靖難兵起天下大亂善乎韓邵之書曰諸
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
父使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遭顯戮在天之靈
其能安乎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不知親者割之
不斷疎者積之不堅陛下誠不答此必有噬臍之悔矣

要之骨肉之變太上默消之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
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建文初政不能遠
慮躁於削國雉羅龍爭卒成大故伊誰之咎哉

祀典

法

周成王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配帝
漢文帝增諸祀壇場珪幣詔曰先王望祀不祈其福今
祝釐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
有所祈
景帝時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太祖之
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光
武卽位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立郊
祀於城南昭烈帝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是二帝者皆可謂深得萃渙之義者矣
北魏孝文帝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奠至宗
廟之禮未嘗不親其祭
宋仁宗皇祐二年詔卽太慶殿爲明堂大享天地太祖
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至是始親享焉元
世祖至元十六年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
折衷前代祭酎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
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成宗以冬至禮天夏至禮地漢元始間始合祭今當循
三代之禮壇壝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
設丙巳地以就陽位於是始定郊祀禮
明太祖敕李善長陶安等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嚴於
祭祀以交神明卿等共酌古今之宜郊社宗廟典禮務
在適中定議以聞洪武三年定朝日夕月禮朝日以春
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祔祭於月壇洪武十一年始定
天地合祀之典上以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
異處安得爲孝十二年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
作大祀文幷歌九章令儒臣記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
格
孝宗卽位詔集議祧廟羣臣言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
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
之所如古夾室制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
古祫祭之制上從之
世宗嘉靖九年詔建圜丘於南郊建方丘於北郊作朝
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嘉靖十年更二聖配帝之
典止以祖配天復親定新撰祝文儀注釐定祀典春享

則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
聚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大祫以德祖
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於太廟嘉靖十五年七廟成詔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朕首建圜丘方澤
明陰陽之位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
尊之主復作太宗於羣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
饗百世之祀於是乎祀典大備矣
神宗萬曆三年輔臣張居正勸上親行郊禮宜加敬愼
務期積誠致格復進郊禮圖考言自洪武以後一向合
祭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
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至嘉靖年間始建分祭
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於人情爲順此亦祀典之所
當詳議也
戒
東周失政秦始祀上帝於西畤司馬遷曰禮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境內山川秦位藩臣而行郊祀君子懼焉
宋襄公執鄫子以爲牲用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

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國君於淫昏之鬼乎後襄公戰敗於泓傷股而卒

叔孫通勸漢惠帝立原廟於渭北夫天子七廟以致誠敬又作原廟則必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矣此通之過也

漢文帝十五年如雍始郊見五帝因方士新垣平言作渭陽五帝廟又治汾陰廟自是武帝祠五畤祠竈神祠神君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唐則有九宮貴神之祠皆世主之戒也

哀帝實定陶王子成帝無嗣立爲太子後即位欲爲定陶共皇立廟京師師丹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今欲奉共皇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二主也

光武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於是東巡封泰山禪梁陰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陽因吉土以升中至於登封泰山金泥玉檢何與於事天哉勞民傷財此三代聖人所以不爲也

明神宗深居靜攝太廟時享之儀俱行傳遣閣臣王錫爵言皇上思二百年來一統昇平之基誰爲開創奕世綿長之祚誰爲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於前君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神靈而迓福佑也不聽

萬世玉衡錄卷二終

萬世玉衡錄卷三

臣蔣伊纂

警外戚

法

漢文帝卽位立竇氏爲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明帝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選賢能之士以授其業

明帝在位十八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章帝建初二年有司請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后兄馬廖上疏勸成德政兩漢外戚如馬氏者可不謂賢哉

魏初立法凡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鑒漢之失也

宋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時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思求媚於太后請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議乎

明英宗天順二年封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爲會昌侯女皆都督太后不樂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一旦有干國憲吾豈能救之乎未幾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命毁之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帝可謂不私其親矣

孝宗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劾奏之上抵之罪一時貴戚陳請皆裁以法不得恣肆焉明制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不干預政事有踰節病民者則裁抑之故凡姻連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可謂善制矣

神宗萬曆三年武淸伯李偉請價造墳部議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上疏曰皇上孝事聖母篤厚

外家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踰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

戒

漢成帝建始元年封舅王崇爲安成侯河平二年封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受封世謂之五侯時黃霧四塞諫大夫言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太后諸弟皆無功封侯外戚未嘗有也不聽時大將軍王鳳擅權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

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古今符瑞災異作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而不能奪王氏權陽朔三年大將軍王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王氏愈盛劉向上封事曰王氏有泰山之安劉氏有累卵之危陛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奈宗廟何書奏上召見向歎息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鴻嘉二年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赦不誅大將軍薄昭文帝母后之弟也觀其有罪自殺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不誅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之亡非王氏能亡之而實成帝自亡之也歟

章帝后兄竇憲喜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驕佚所從生願陛下防其未萌時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事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何異於趙高指鹿爲馬乎已而得解宋臣司馬光曰人主御臣下患乎不知其姦苟知之而不能討則益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明武宗正德二年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一千

五百餘頃縣之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戶口逃亡近畿之民蕭然苦生矣

御宦官

法

趙整秦宦官也每好直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秦王堅同輦遊後庭整作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每宴羣臣以極醉爲限整作酒歌堅善之命書以爲酒戒

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此誠御宦官之善法也蓋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及明皇輕

變祖制增多其員崇寵宦官浸干國政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後嗣者可不念哉

宣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後唐莊宗信用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財穀征租行法不寬貴戚上嘗須錢給賜伶人承業不與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上怒承業挽上衣泣曰臣受先王顧託若以惜庫物獲罪下見先王無愧矣按承業之志行可爲內侍之師法使中常侍皆師此道安有趙高張讓之禍哉

宋太宗淳化五年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眞宗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帝命誅之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末儲位未定帝屬意於英宗內侍任守忠欲援立

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異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通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稽即中變也其黨與悉竄南方中外快之按宋時相臣之威行於宦官者如此故呂端防王繼恩之變而眞宗立韓琦去任守忠之奸而英宗安卒能奠天下於苞桑者皆由宋初御宦官之法善也

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永爲定制

元武宗欲用宋宦者李邦寧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

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用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
悅仁宗延祐元年勑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宦者之職
不過供灑掃掌門禁傳命令服趨走而已文武之階豈
所宜任乎仁宗痛懲此獘不恃為有元盛德之主已也
明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所記
未及百人此等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後
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
計朕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勿令過多洪武五年

定宦官禁令不得干預政事誠良法也
孝宗為東宮時內官覃吉輔導之功為多動作舉止悉
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
至宦者專權蠹國情獘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憲宗嘗賜東宮王莊吉曰天下
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
已竟辭之按有明宦寺如吉與金英懷安皆賢臣也
孝宗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上轉首左右顧
近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上之待

大臣愛而有禮待宦官嚴而有法若此
穆宗隆慶元年罷提督團營內使時大學士徐階等疏
團營起於景泰至嘉靖中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
事權歸一請勿遣內臣上從之

戒

秦趙高欲專權阿二世意曰陛下嚴法酷刑盡除先帝
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
之高於是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
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以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

如深拱禁中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
乃不坐朝事皆決於高高恐羣臣不聽先設驗持鹿獻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
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
敢言其過章邯軍棘原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
門三日趙高不見欣還報曰高用事於中勝敗皆不免
於死耶降楚秦遂以亡
漢宣帝始任用中書宦官蓋寬饒奏封事曰陛下以刑
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上以其怨謗下之吏寬饒遂

自到漢室宦官之禍基於此矣

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輔之時外戚史高領尚書事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以中人擅權望之等患之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不宜以宦官處之上議久不定恭顯因奏望之周堪劉更生等朋黨擅權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令出視事望之子伋上書訟前事顯等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望之自殺上大驚涕泣顯等免冠謝是歲竟以顯爲

中書令夫元帝器重望之欲用以爲相及其死也爲之哀動左右然不能正宦官欺罔之罪僅免冠謝而已如是則姦臣何所懲乎此漢業所以衰也

和帝與中常侍鄭衆定計誅竇憲封爲大長秋帝策勳班賞鄭衆每辭多就少帝由是賢之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實自此始後九年封衆爲鄛鄉侯

安帝末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即位程等皆封列侯是爲十九侯而漢之天下屬於宦官矣

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議誅梁冀俱封爲侯世號五侯按鄭衆除竇憲孫程翊濟陰單超去梁冀此三大事皆出自中官三公雖尊無所預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倪倚之以去其害而又有援立之恩雖欲不舉國以聽其可得乎東漢之禍在於任用黃門若略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豈至是哉

靈帝末黃巾賊張角起約中常侍封諝等爲內應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而汝曹反與賊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而終不能去其禍惜哉

唐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即位以爲右監門將軍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始此實唐室之禍源也開元十年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十二年以爲輔國大將軍夫春秋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夙沙衛連大車塞隧而殿齊臣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而明皇乃寵任宦者使典軍政則是國爲無人矣

肅宗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卒兆相州之敗代宗廣德元年命朝恩總禁

兵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舉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宦以及後嗣脅制朝野門生天子其所由來者漸矣

文宗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已而甘露之變仇士良等殺訓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後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何如周赧漢獻墀驚曰陛下聖德何乃自比亡國之主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此不復視朝

武宗時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宦官楊復恭等援立昭宗上惡其專橫罷之復恭遂與楊守亮謀反書曰吾於荊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後上與崔胤謀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等遂引兵突入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撾畫地數上罪數十鎖其門鎔鐵錮之穴牆以通飲食崔胤爲書招朱全忠以兵入都盡誅宦官數百人於內侍省詔所在收捕誅之遂移唐祚宋臣司馬光曰唐世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者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宋神宗詔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夫以兵事之大而皆制於一閹宦之手他日徽宗用童貫卒覆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徽宗宣和七年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上用貫言約金滅遼而宋室之禍不可解矣

明英宗初即位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天順八年命太監周中等分坐十二營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爲內臣典兵之始自是以後世爲亂階矣

憲宗成化十三年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廣刺大小政事方言俚諺悉采以聞商輅劉珝等上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命罷之既而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十六年復命直監督十二團營權震天下

武宗厭苦言者希親政事用劉瑾為司禮監瑾迎合上意變置大僚剝削軍民使人皆自救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後瑾激變寧夏陰圖不軌上乃誅之籍其家得金銀數千萬兩珍寶不可勝數

熹宗朝東廠太監魏忠賢專權亂政都御史楊漣列其二十四大罪上疏劾之擬旨切責漣一時忠諫之臣先後申疏無不危悚激切工部郎中萬燝劾忠賢盜利權誤陵工上杖之燝遂斃杖下後諸臣皆獲罪黃門北寺大獄繁興驅善類以空人國忠賢之罪不足贖矣

嚴吏治

法

虞帝舜立考績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景帝詔二千石修職事曰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宣帝重吏治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漢世良吏於斯為盛

潁川太守黃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則姦吏因緣為奸公私費耗大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在郡前後八年治為天下第一宣帝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太子太傅

哀帝時王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易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上下莫有苟且之意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敎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卽位首訪求茂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宋臣司馬光曰光武當四海未定之時而能首旌循良之吏宜其享國長久也

明帝以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朱暉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章帝擢拜尚書僕射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下有怨心其各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夫寬洪廣大所以感動民心扶植敎化也帝以之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加哉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等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

南宋文帝勤於爲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四境之內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持節巡北邊賑貧乏考殿最時鎮將于祚以外戚專權頗有受納元尼與懷舊交貪穢狼藉懷皆劾奏之邊民大安

隋岐州刺史梁彥光奏課爲天下最文帝下詔褒美賜粟帛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最每朝謁文帝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唐太宗疏刺史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又以縣令爲親民之職命內外大臣各舉堪任者以聞馬周上言百姓所以治安惟在選用得人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百姓未安殆由於此上善之

明皇開元二年以按察使徒煩擾公私欲停之姚崇以爲天下之大州縣豈能盡稱其職乃復置十道按察使

巡行天下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以六
條檢察非法之吏
宣宗留心吏治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
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嘗獵於苑北遇涇陽樵夫詢其
令李行言有異政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除爲海州刺
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命取殿柱帖示之又嘗校獵渭上
見醴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詢之曰縣令李君奭有
善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
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以此奬勸天下

宋高宗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
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誠良法美意
也紹興三十二年朱熹上封事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
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理宗淳祐四年帝制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
曰吏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我民我朝忠厚
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
痛猶已俯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古天何

大吏蔑棄法理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明太祖洪武四年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末仕
進俱賂遺權要上深知其弊曰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終
不可得故有是命洪武五年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
校之績洪武六年守令來朝上賜宴諭以勉修厥德廣
施惠政洪武十年上以官員聽選者久駐京邸多假貸
於人使賢者易喪其所守自今銓選赴任者與道里費
仍令有司給車送之時太祖特嚴贓吏之誅深得體臣
恕道蓋並行而不悖者也

洪武二十二年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平陽
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太祖聞之降敕褒美賜鈔三千錠
內酒一封以旌其能
洪武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錄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
最爲貴農最爲勞今居官者多不知吾民之艱至刻剝
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備錄文武大小官
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
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名醒貪簡要錄頒布中
外俾食祿者知所以卹民

成祖欲周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
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隱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
治郡縣事庶使民間利病悉得上達又謂蹇義等曰爲
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安矣如
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
才行必考滿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
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上奏
仁宗政崇寬厚而深惡贓吏每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
豁邑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

宣宗宣德四年諭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
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宣德五年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繁劇難治於是推
況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
鍾等吏職克稱皆爲名臣按用人之道不超遷則不能
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
畫而絶其向上之心息其有爲之志三獘之積庸流之
幸才俊之所甚不便而亦非國家生民之福也明初二
善咸備故當時吏治號稱得人

英宗正統四年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俱
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明初三載考績而中有善政若聞
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百年
之中有循良之效焉

戒

漢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
必存考課夫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今典城百里轉動
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帝感其言申無故去官之令
而宦官格之不行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劄子曰陛下有惻怛之心下
寛大之詔未嘗不卹民也然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
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
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字宥留心加之以水旱重
之以盜賊使閭閻窮瘁生理蕭條臣恐卹民之實未盡
也
元文宗至順二年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獘曰古者刺
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
官知民間利病故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郡

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今則入仕之門太多黜
陟之法太簡州郡之守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此吏治之
弊也

明神宗萬曆初海瑞陳治安要機謂近日貪墨爲姦欲
使百姓安樂在擬守令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
而尤致謹於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至萬曆末年玩愒
成風吏多曠官撫按之疏留中沉閣有司所在爲貪目
而吏治益壞矣

重選舉

法

漢文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廷尉吳
公薦洛陽人賈誼帝詔以爲博士時賈生年二十餘帝
愛其辭博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

武帝元光元年從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五年徵天下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計偕擢菑川人公孫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詔曰朕深詔執事興

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
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
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
二千石不舉者罪自是有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四科漢
之人材多出於此矣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入武帝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

元封五年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踶而致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

駝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舉茂才異等可爲將
相者
章帝元和元年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
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於選二
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嘉納之
順帝時虞詡上言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喉舌之
官必有匡弼之益遂拜雄尚書卒爲名臣
秦主苻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四科

察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
請託不行内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
賊屏息
唐代宗廣德元年楊琯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
世進士試雜文明經試帖括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
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
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
試升之於府朝廷問以經義對策上第即注官中第得
出身下第罷歸時識者許是之
德宗時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於詔書與
日考殿最併臣黜舉者或言於上諸司所舉皆有情弊
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曰人
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得人之方無易於
此夫求材貴廣考課貴精課責既嚴則進退自當矣
宋太祖開寶七年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
用者以聞太宗興國八年親試禮部進士於講武殿始
分三甲賜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眞宗景德二年以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
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
籌決勝軍謀弘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
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仁宗天聖七年復置茂才
異等高蹈丘園等三科以待布衣之待舉者又置武舉
以待方畧智勇之士慶曆四年帝用范仲淹議行科舉
新法宋祁等言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問大
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
仁宗嘉祐二年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
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

得進者乃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仁宗求賢之心可謂切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在朝大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復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言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執政按籍隨所舉科試之功勞著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并坐舉者詔從之四年罷明法科司馬光言士知道義自明法律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遂罷之

元仁宗謂近臣曰朕欲安百姓以圖至治非得眞儒何以至此遂詔行科舉其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曰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由隆也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策之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敕吏部曰朕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理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明初用人不拘一途惟其賢惟其能而已故黃福以歲貢用楊士奇以儒士用胡儼以舉人用況鍾以吏胥用後皆爲名臣

宣宗時凡方面郡守有缺必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

楊士奇等言所舉之人後有犯贓者須明正舉主之罪
則人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之
憲宗成化四年定簡除保舉官員例簡除出自上裁保
舉歸之閣部數月之中薦擢者皆慊輿論
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
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彷此意於雜流
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從之

戒

漢靈帝開西邸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

日帝顧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曾不再傳而漢
室遂亡矣
晉惠帝時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貨賂公行魯
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夫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惟賄是崇晉欲不亡得乎
唐魏圓同上疏曰漢代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
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用刀筆以量材
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若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限
照有所窮而況於委任非人哉疏上高宗不納

武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有補
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謠
中宗時公主戚畹皆倚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
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
封官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
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
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將何以爲國
哉不聽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
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明皇開元十七年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楊
瑒奏曰陛下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裁損諸色日今流
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十一則
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墮
廉恥日喪矣
唐初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
下位明皇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官無問
能否選滿則注惟文移簿籍歲月先後是據其庸
愚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明臣丘濬

曰民之困於虐政者資格之人衆也賢才伏於下職業廢於上皆資格之失也

德宗至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當今之病方在爵輕若假之以名器則人必相謂我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宣宗時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

明初最重太學愼選貢途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自景泰以後納粟上馬之例行撥歷聽選無復有教養之實矣弘治十四年謝鐸上疏曰如近日上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辨邪正

法

周公作立政篇以戒成王曰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人克用常人

漢文帝過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帝欲拜嗇夫爲上林尉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口辨而超遷之恐天下爭爲口辨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周舉上言愼官人去貪佞順帝曰貪佞者爲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

諸葛亮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唐太宗謂魏徵曰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爲官擇人不可不愼後徵因水災上言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

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君子不能無小過然無害於正道旣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明皇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者常疎邪佞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

憲宗與李絳言貞觀開元之盛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矣上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武宗以李德裕爲相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邪人間忠正之說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初范仲淹之貶羣賢亦見逐邪人俱目之爲黨人於是朋黨之論始起及仲淹日受眷注歐陽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帝奬其敢言

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英宗以吳奎爲相奎入對曰帝王所職惟在判邪正使君子常居要地小人不得害之則自治矣帝深然之

孝宗宴輔臣於玉津園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德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

戒

齊大夫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逢君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不可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不可桓公不用其言三子專權齊國大亂

漢元帝時石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聞衆人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咸以顯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

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可不辨哉

南燕王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大臣皆不自安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後爲劉裕所滅

唐憲宗問宰相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裴度言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惟在聖主辨其邪正耳按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後之人主所宜深鑒哉

宋神宗時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乃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俠於英州

寧宗信用韓侂胄而罷趙汝愚及朱熹彭龜年呂祖儉等宿學名臣一切罷斥於是始有僞學之禁善類皆不自安矣

明世宗時編修楊名上疏言郭勛姦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上怒謫之

戒近習

法

漢文帝時賈山上書曰陛下求賢良方正之士乃選其賢者日與之馳騁射獵擊兎伐狐以傷大業臣切悼之帝嘉納其言

宣帝頗修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宜謹選左右以正身審擇所使以布德此太平之基也

成宗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廿五萬貫阿沙不花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仁宗時有近侍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不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英宗初立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寶不聞卿薦賢才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却之

明神宗萬曆九年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言唐宋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來侍清讌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祕閣待制二館制作皆於語言文字之中微寓諷勸箴規之益請自今令翰林官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弗納於邪如是則縱欲之念不萌引誘之姦不入亦進德養心之一助也

戒

漢哀帝寵侍中董賢賢最美麗入御左右貴震朝廷帝之殺僕射鄭崇以諫寵董賢也左遷毋將隆以不予董賢兵仗也殺丞相王嘉以還封賢詔書也綱目書賜爵關內侯書封高安侯書以爲大司馬皆爲董賢也鮑宣

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譏可畏懼董賢以令色諛言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耶不聽帝欲尊寵之令賢私過丞相孔光光下車拜謁甚謹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上嘗置酒麒麟殿與賢父子親屬宴飲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觀於此而知王莽篡弒之謀實基於此矣上既失德而欲殊主威振國祚豈可得乎元壽二年帝崩賢以罪自殺

安帝寵乳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及聖女伯榮與[illegible]江

京李閏樊豐等扇動內外出入宮掖競為侈虐至順帝時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漢之衰也政同一轍矣

漢後帝信用黃皓姜維斥其姦帝曰奔走小臣何足介意吳薛珝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燕雀處堂其是之謂乎後遂為魏所滅

齊東昏侯淫昏無節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時齊後宮災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窮國隨以亡

唐穆宗初即位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勝紀劉栖楚進言曰陛下當宵衣求理而鼓吹日喧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上謝之

僖宗好蹴踘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時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宦官田令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關白蓋自是禍亂相仍矣

後唐莊宗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後遂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上素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優呼之為李天下優人敬新磨嘗批其頰上反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羣臣側目後上受困伶人身弒國亡

宋哲宗親政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范祖禹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先召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聽

徽宗初命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薦之帝遂用為相卒以覆國

理宗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內侍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容啓王瀹嘗入言於帝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至度宗時排當之禮益盛陳宗禮上疏曰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明武宗正德中諸邊將皆有寵於上江彬尤近狎用事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彬與許泰劉暉錢寧俱

賜姓朱氏優人臧賢表裏弄權爲姦利諸司章奏多沮
格不行
熹宗即位科臣疏言輔養君德宜愼選左右盖左右地
近而情昵易開以可乘之隙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
國柄覆轍相尋可不鑒哉時奉聖夫人客氏出入宮禁
科臣侯震暘言中涓羣小内外鉤連借叢煬竈厰貽宗
社艮可寒心疏入不報

厚臣下
法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
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
俸十五宣帝是詔盖所以勸廉也可謂知本矣
北魏主嗣與崔浩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
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文成帝以源賀爲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
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
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
唐太宗優禮臣下魏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
之五日而成賜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李世勣嘗
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爲之和藥曰朕爲社
稷非爲卿也勣又嘗侍宴飲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明皇開元十一年都督裴伷先有罪上與宰相議其罰
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
養廉恥也柰何以皀隸待之上從說言旣退說謂嘉貞
曰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

天下士君子也

德宗時陸贄上疏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爲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爲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善其言

文宗以魏徵五世孫謩爲補闕曰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不忝厥祖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宣宗以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上以乘輿

蓮炬送還院後輔政十年

宋太祖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於是舊俸月增給五千

太宗謂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在情無間耳雍熙二年宴輔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曰朕以天下之樂爲樂李沆嘗侍曲江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後以爲相學士蘇易簡續翰林志以獻上嘉之賜詩二章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

眞宗重呂端體度每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上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帝嘗冐雨臨楊礪之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眞宗之厚臣下蓋不啻如家人父子矣時忠藎盈庭天下乂安良有以哉

仁宗相呂夷簡夷簡感風眩帝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特翦以賜卿

元祐元年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常宿禁中召見便殿太

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軾爲感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孝宗宴講臣於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唐德宗豈不知書然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明太祖擢解縉爲庶吉士縉年少英敏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嘗草封事凡萬言直陳極論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奏之上不聽擢
爲監察御史適都御史恃勢恣横諸道御史欲糾之無
敢執筆爲草者縉抨筆立就歷詆其姦狀上慮縉少涵
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
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
君臣情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
未晚也

建文帝卽位眷念舊臣召董倫至京師擢爲禮部侍郎
書頤老堂三字及縧几玉鳩各一賜之

成祖永樂十七年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
司積獘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獘但卿爲
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懷密御
史言之人主待臣下愛護至此是何異父子骨肉哉

仁宗時楊士奇與呂震議屢不協洪熙元年兵部尚書
李慶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隹民間
倒楊士奇力言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而役之畜馬以
蕪民是貴民而賤臣也陝西按察使陳智亦言之上御
思善門召士奇曰爾言良是朕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
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
今有名矣因出陳智疏曰可據此草敕罷散馬之令士
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嘗召蹇義楊
士奇出二敕二印賜之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
印諭之曰卿等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二十餘
年險夷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印賜卿俾後世知吾三人
同心一誠義等皆拜受而退

景泰帝任用少保于謙謙居止朝房自奉簡樸上爲計
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撤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謙嘗以病在告上親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九益
異數也

孝宗弘治元年御文華後殿講官程敏政等進講尚書
孟子及大學衍義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自是
上益厚禮臣下而聖治益光矣

戒

南宋孝武帝好狎侮羣臣常呼王圖謨爲老傖劉秀之
爲老慳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
杖擊羣臣惟懼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宋主可謂失君

道矣
宋哲宗紹聖四年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竄元祐諸臣勸帝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乃止元符元年下文彥博子及甫於同文館獄錮元祐宰執劉贄梁燾子孫於嶺南
徽宗初用蔡京之言列元祐諸臣司馬光等罪狀詔之姦黨帝自書之刻石於端禮門禁其子弟無得官京師
明世宗嘉靖三年吏部侍郎胡世寧疏言羣臣有罪宜

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於殿廷刑辱上於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刑部尚書林俊言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氈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
世宗初用夏言爲相繼相嚴嵩嵩柔佞而心險上信任焉嘉靖二十七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上逮言至京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密疏災異引漢誅翟方進故事激成大獄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斬於西市按大臣無驕戮

之理夏言亦無可誅之道是雖出於嵩之傾陷而其上累主德亦非小矣海瑞疏曰陛下以猜疑戮辱臣子人以爲薄於君臣斯言誠當哉
神宗萬曆十二年籍故輔張居正家按居正當萬曆初有正君心定社稷功而籍沒縈累上曾不少貸至使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上眞少恩矣哉
熹宗天啓四年工部郎中萬燝以劾魏忠賢死杖下御史李應昇疏曰燝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遺滕

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夫君元首也臣子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直族聖心悔悟平且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郵死錄孤嗟何及矣天啓五年勘汪文言獄詞連諸臣下周朝瑞楊漣等於鎭撫司獄深文密織非刑酷訊於是天下之賢人君子盡塗炭於黃門北寺之閒矣明運之亡不於此而決哉

旌直臣

法

漢光武帝時董宣爲雒陽令胡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怒召宣宣叩頭曰陛下聖德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小黃門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布衣時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布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唐于志寧孔穎達爲太子庶子數危言極諫太宗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魏徵以水變陳言上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明皇自祿山叛後思張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卹其家昔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明皇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碩士爲國遠慮人主常忽其言而不用及禍敗已形然後知忠臣碩士之言如蓍龜明鑑也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後唐明宗時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失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水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唐主優詔獎之

宋田錫爲左拾遺前後五十三奏言甚切直太宗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及事眞宗帝聚其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田錫固能不負所學而有宋列宗聖德益光矣

宋太宗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切諫上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孝宗嘗蹴戲又將遊獵白石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拜卿矣遂用爲相

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鼇山於宮中設宴張參

浩上言所玩小所繫大所樂淺所患深帝曰非張希孟
不敢言卽命罷之賜金織幣帛以旌其直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之
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指切貴戚皇后母金
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皆切齒之泣訴上前求加重刑
上不聽謂劉大夏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言語狂妄
朕試問左右曰此人作何批行一人曰宜付錦衣衛撻
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
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朕所以釋令復職也

戒

唐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昌平劉蕡對策曰陛下
宜親骨鯁之臣遠刀鋸之賤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
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忠賢無腹
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家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天下
治矣考官畏宦官竟罷下第李郃上疏請回臣所授以
旌蕡直不報
僖宗自黃巢之亂駕幸成都日與宦官同處左拾遺孟
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
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
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矯詔
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宋哲宗時右正言鄒浩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復諫上
立劉后有累聖德章惇詆其狂妄貶於新州
徽宗建中二年蔡京等怨臺諫論劾悉陷以黨事安置
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自是朝廷無直言矣徽宗之

失國豈不宜哉
明成祖以陳諤爲刑科給事中諤彈劾不避權要奏事
聲響甚洪上呼爲大聲秀才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
爲坎瘞之露其頂始得不死此豈人主求言從諫之道
哉
仁宗洪熙元年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
爲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上覽之
怒命武士以金瓜撲之按仁宗懇惻求言改過不吝仁
心仁政史不勝書而羅李之獄卒爲聖德之累惜哉

憲宗成化二十年妖僧繼曉貪緣用事上發內庫銀數
十萬兩剏建佛寺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劾之上怒下
俊錦衣衛獄張黻論救幷杖之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
人皆知建寺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
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
設再有姦人誤國陛下何由而知之時內臣懷恩亦力
諫曰自古未有殺諫臣者今殺俊將失天下心臣不敢
奉詔於是俊黻並謫遠州

武宗正德元年呂翀戴銑王守仁等俱以言事下獄廷
杖之御史陳琳上言老臣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謫
廣東揭楊縣丞九年上因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編修
王思具疏諫謫之十四年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
京下蘓浙浮江漢登武當徧觀中土繁麗時江西寧籓
久蓄異謀中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
翰林及諸部司屬連名上疏上大怒俱下之獄命錦衣
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各杖三十黃鞏林大輅等九人
各杖五十時被杖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按帝
屏棄元老戕殺諫職盜賊半天下而宗籓背叛幾致亡

國可不鑒哉

世宗卽位諸臣抗議典禮累年不決嘉靖三年以孝宗
爲皇伯考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大呼
諍之楊愼等撼奉天門大哭聲震闕上大怒逮下詔獄
爲首者戍邊學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
創卒者十有七人

穆宗隆慶二年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首言
養聖躬黜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次言勤聖學親
視朝廣聽納察讒譖疏入上怒杖之

任人

法

虞帝舜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命九官咨十二牧而天下大治

晉悼公立使魏絳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是以能復霸

魏惠王謂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路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故惠王有慚色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光武帝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諫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王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上從之

明帝初即位東平王蒼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宰相之職也不復考試即以為議郎

昭烈帝攻劉璋取益州時董和黃權李嚴等皆璋所任用吳懿費觀等璋之懿親劉巴與帝有宿隙帝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西州之民是以大和

秦主符堅知人善任信用王猛一歲中五遷官勳舊多嫉之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以猛為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猛嘗薦高泰於堅堅問以為治之本泰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稱善

周祖宇文泰問蘇綽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即拜綽右丞綽省官員

置屯田爲六條詔書一日清心二日敦教化三日盡地利四日擢賢能五日恤獄訟六日均賦役泰常置座右百司非通六條者不得居官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以周禮定官制以府兵立軍政由是民富兵彊國中大治

唐宣宗時黨項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諴論邊事諴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諴奉命招論黨項平之

周世宗用魏仁浦爲相或言其不由科第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上於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德

宋仁宗以韓琦范仲淹爲安撫經畧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朝廷倚以爲重邊境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帝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范仲淹條陳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時帝以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陳安邊十三策帝悉用之嘉祐六年上以司馬光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途相値則不問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則朝廷尊萬事治百姓安四夷服矣帝深納之

萬世玉衡錄　卷　任人法

理宗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參知政事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踰於此帝善之

元許衡疏陳時務其一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養仕者之廉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汚濫中書總天下之務不勝其煩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又言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

旣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世祖嘉納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必得賢士大夫以成至治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具以名聞若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之又曰用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為樑棟委小於大是以鍾庾而盛斗筲莫耶之利能斷犀象斷石則缺騏驥之材能致千里服乘則蹶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成祖卽位開內閣於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為侍講黃淮為編修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尋以胡靖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共七人竝直文淵閣每日百官奏事退內閣大臣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

孝宗信任劉大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面與參決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大夏亦不以告人蓋誠同心一德之美也

戒

漢陳平謂高帝曰項王骨鯁之臣不過數人誠能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亞父等不任用之漢遂滅楚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悉試判將畢遽召入禁親決試判吳兢上言曰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問況萬乘之君而下行銓選之事乎陛下專任一巳而不信用有司此非人君任人之法也

德宗初卽位親任朝士張涉薛邕皆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耶上由是始疑朝臣而倚任宦者矣夫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德宗失於一二人而悉疑朝士是因噎而廢食也

穆宗嘗食歎息恨無蕭曹韋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歎漢文不能用頗牧也上善之

周世宗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

刑獄陛下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
君尊而代臣職乎不聽
宋高宗以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條奏便宜朱
勝非忌而抑之鼎上疏曰陛下昔遣張浚出使川陝浚
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
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
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明神宗以建儲事厭苦言官贊視臣下於是員缺不補
銓選不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閣臣葉向高言一官不

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而攝又一事兩妨夫爵祿名器
人主勵世之權如是因循苟且而求天工之不曠豈不
難乎萬曆四十二年閣臣請補科道疏曰有人而不任
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於人則廢事諸臣待命
經年拜官無日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
不能效職下無以資身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皇上亦
何利於此哉

知人
法
漢高帝謂高后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後
果克定諸呂之亂迎立文帝爲漢元勳
武帝欲立少子察羣臣中惟霍光可輔幼主光出入禁
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上命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圖以賜光
隋文帝信用高熲龐晃等短之帝親禮愈密謂熲曰公

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宋太宗以呂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
塗大事不糊塗手札戒諭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
奏聞後真宗之立太后欲立長宦官大臣陰輔之端臨
時應變持正不屈遂奠天下於泰山之安太宗可謂知
人矣
真宗初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
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後果爲一代賢相
神宗嘗語輔臣以求人才滿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

光邪說所惧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
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
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
高宗用李綱為右相綱進曰自古英哲之君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搖惟其哲故見善
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所間人君體此道者惟漢
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孝宗以黃治為御史中丞治嘗奏云因言固可知人然
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弃

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悞上深然之
元世祖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
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按
世祖論三臣之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矣

戒

宋神宗任用呂惠卿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帝
曰惠卿進退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
何以能動人主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
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不能用

徽宗用蔡京以亂天下崔鶠論之曰自章惇蔡京倡為
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
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困竭矣
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天下大亂矣京
罪尚可贖哉
高宗賜秦檜第親幸之賜銀絹錢各萬計絲千匹妻子
孫婦皆加封爵又書一德格天之閣賜之夫古之聖君
能屏去姦慝而高宗則寵貫之惟恐不至甚矣知人之
難也

明憲宗時大學士萬安以諂媚固寵同官劉珝薄之安
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迫令致仕而安寵眷如初
啟事彭華以附李孜省得入內閣而王恕馬文升秦紘
邪讒諸賢皆相繼斥逐憲宗臨御之末蓋殊昧於賢姦
之辨矣
神宗末年是非混淆閣臣葉向高疏曰朝廷者臣下之
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
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
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斷不斷

衆之使爭養之使闕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不運不速毋乃自傷其明而威褻瀆乎

去佞

法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孔子爲政執而誅之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故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仲太叔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皆小人之桀雄不可以不誅也

吳武陵蠻叛吳主權命潘濬擊之衞旌譖濬與蜀通權

曰濬不爲此也卽封表示濬而免旌官小國之主其用人勿疑如此況於統一天下者乎

宋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

元祐五年熙豐小人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

則引退人臣不足惜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王巖叟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旣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此危亡之機也上深然之

明太祖命宋濂撰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

孝宗卽位誅左道李孜省方士倶謫戍邊四川番僧悉追奪誥敕印信上素知太學士萬安諛佞上於宮中得

小篋一啓之皆房中術也署曰安臣進上曰是豈大臣所爲乎遂黜之

戒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以亡也

上官靳尚楚懷王之嬖臣也尚善事王之幸姬鄭袖凡袖言無不聽者楚王欲殺秦張儀儀敎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後王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

趙悼襄王兵數困於秦復思廉頗使人視之欲用以爲將郭開者趙之佞臣也與頗素有隙遂多與使者金令毁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後趙卒爲秦所滅

漢元帝時中書令石顯傾邪擅權數譖周堪張猛等劉更生上書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陛下誠能廣收衆正杜閉羣小社稷之慶也後以顯等譖堪猛皆免官

唐德宗信用盧杞後杞雖免官上心庇之陸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實不悅後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淸强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

宋徽宗初姦臣進紹述之說以排擊元祐諸賢鄧洵武言於上曰陛下乃神宗子今相韓忠彥乃琦之子神宗

行新法以利民琦旹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栢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帝於是決意相京而善人皆不見容自是以後王黼蔡攸童貫朱勔宵小乘權而國事大壞矣

明武宗即位嬖幸用事大學士劉健等曰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貴戚近幸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遂滿朝之公議而不恤上不能改

防微

法

漢李固以災異對策曰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順帝以固策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唐德宗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造塔甚微非宰相所宜論贄曰凡論事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甚矣微之不可不愼也

宋仁宗時司馬光進五規其一曰謹微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諛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盛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帝深然之

富弼告神宗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明太祖命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卿等爲朕述女誡以示後世子孫使有所持守又嘗與侍臣論古今治亂曰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揜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幸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凌之患侍臣頓首曰此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洪武三年著令嚴宮閫內外出入之禁五年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皆防微之良法也

戒

趙武靈王得吳娃愛幸之生少子何乃廢長子章封之於代立何爲王自號曰主父及長子章與田不禮爲亂

李兌起兵距難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主父餓死夫武靈王以強趙之君雄盖一世而終於見及者廢嫡立少也推原禍始止爲一吳娃耳溺愛衽席可不戒哉

東晉孝武帝嗜酒流連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張貴人弒之女德無厭婦亂無極此聖人所以正心脩身以齊其家也

唐明皇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觀此則知明皇之侈心不待天寶而已見其微矣

肅宗避祿山之亂駕至彭原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切諫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時明皇播遷肅宗越在草莽猶耽嬉戲後之受制張后宜哉

明武宗親狎羣小時霸州文安賊劉六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中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後聚衆作亂流毒海內人君之一遊一豫不可不慎如此

穆宗即位胡應嘉疏言祖宗之朝射獵聽納今章奏僅

懲札牘上下竟備歟遣左右投陳百奏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上不聽

褒忠

法

周武王平殷封比干之墓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生者乎

漢光武帝討隗囂校尉溫序爲囂將所獲欲降之序以節撾殺數人乃啣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帝賜以冢地拜二子俱爲郎

公孫述纂位於蜀徵李業爲博士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遂飲毒死又聘巴郡譙員員不屈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徉狂避之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光武帝平蜀表李業之閭祠譙員以中牢徵用費貽任永馮信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唐初破隋隋堯君素不屈死之貞觀十二年詔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宋太祖代周指揮使韓通自禁中出謀帥衆禦之爲軍校王彥昇所殺太祖即位贈通爲中書令以旌其忠

高宗時李綱言靖康之難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韐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詔從之

孝宗淳熙六年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元泰定帝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祠唐劉蕡

元余闕爲淮南行省右丞守安慶六年孤城血戰賊至輒敗去及陳友諒合衆寇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城陷自刎妻子皆赴井死明太祖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

洪武二年敕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

孝宗弘治元年科臣言前少保于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上從之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

穆宗初立詔先朝建言諸臣戮死者如楊繼盛等四人應復職贈蔭諭祭廷杖死者楊訪等十三人應復職贈蔭繫獄戍邊死者唐冑等三十八人應復職贈官由是諸臣之孤忠勁節皆得表章於絲綸矣

熹宗時孫茂相請錫錄方孝孺疏曰欲張國勢在固人心欲固人心在獎忠義昔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夫捐軀致命之臣脰斷骨碎仰崇褒顯蔭於死者何有要以國家培植忠義一脈則卹錄諸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命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戒

楚圍滎陽急將軍紀信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以誑楚楚軍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楚殺紀信後漢論功行賞雍齒且封侯而紀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

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茹常等勸進遂即位建文帝以崩

聞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聲徹殿陛成祖授筆札命其草詔孝孺投筆於地且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上震怒命磔諸市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居貞等門人廖鏞等上召御史高翔翔衰服入見語不遜上遂族翔發其先人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夫諸臣精忠激烈忠於建文即所以忠於太祖成祖不能容而殺之則亦已矣乃誅及十族暴及朽骨此豈所以慰孤忠隱烈哉比之太祖之祀福壽不及遠矣

報功

法

周武王大封功臣以師尚父爲首賜履於營丘長爲蕃輔

漢高帝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上患之留侯張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齒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吾屬無患矣

漢高帝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蕭何轉漕關中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功第一參次之上曰善乃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爲安平侯

宣帝以遠方賓服思股肱之美畫功臣於麒麟閣圖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明帝思光武時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秦王猛以路州功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曰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共進號鎮軍將軍

唐太宗親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淮安王神通班在房杜下爭功不服帝曰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與勳臣同賞耳諸將皆悅

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歷閱

宋神宗元豐六年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臣曰朕念諸將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深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洪武二年功臣廟成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於廟生者虛其位洪武三年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

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洪武三年官功臣庶子詔曰王者爵有功官有德爵分五等其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念昔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柢今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而功臣庶子或無所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椟

明太祖之報功臣崇其爵重其祿矣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於世嫡矣復有庶子之爵焉子尚公主女為王妃矣其還鄉也復有造第之緡錢焉有葬先塋之鈔錠焉可謂周且厚矣厥後功

臣多不克終夫亦諸臣之居功亦有未盡善者歟

孝宗弘治五年詔以太廟配享功臣俱有大勲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氓伍者並加恩典俾奉其祀於是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追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詔封常開平之後胤成為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為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為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為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愈隆愈盛矣

戒

韓信對漢高帝曰項王為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故其强易弱

周勃誅諸呂迎立漢文帝每朝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主臣皆失禮史謂袁盎一言上誣高帝知人之明下啓文帝薄功臣之意異時逮捕廷尉窘於獄吏者皆盎一言啓之也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後果敗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丞相脫脫督軍討賊連戰大捷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詔削脫脫官尋殺之自是元亡矣

明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選將練兵光輔帝室厥功非細英宗復辟徐有貞張軏等搆成冤逆之獄

遂斬丁謙王文等於市天下惜之

勤政

法

夏王禹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天下安之

越句踐爲吳所敗反國後置膽於坐飲食必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遂以其民伐吳報會稽之役周元王使人賜胙命爲伯諸侯畢賀

漢宣帝興於閭閻深知民艱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稱盛治焉

光武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進用文吏明達政體故能身致太平

陳文帝起自艱難知民間疾苦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勑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唐憲宗與杜黃裳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

蚤夙夜憂勤故不敢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
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秦始皇之以衡石程書
隋文帝之衛士傳餐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而所務
非其道矣上深然之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
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
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
要殊不知倦也
五代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
不易論王朴獻策曰陛下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

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
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
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功無不成矣周主傾心
任之
明太祖嘗退朝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鑒元之奢逸日
愼一日不敢驕怠自非犒軍士宴百官享勞之外更未
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則身名常榮矣陶凱
等請膳舉樂上曰人民未蘇將士暴露朕宵旰憂勤之
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上嘗語羣臣曰人之常情

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晏安
也
成祖嘗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以來每宮中秉燭
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處近罹饑荒當加優
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世宗總攬權綱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中官斂
畏無敢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卽興夜分至

五鼓猶覽章奏蓋誠英明剛斷之主也
戒
夏王太康逸豫滅德盤遊無度畋於洛水之表十旬不
反厥弟五人作歌五章以怨之
魏明帝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
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乃還
夫王者憂勞萬幾而欲侵臣下之職此又勤政而不得
其要者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

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用事勢傾內外何曾嘗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後嗣其殆乎不再傳而西晉遂亡

北齊主緯寵狎羣小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宦官參預機務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周師破齊穆提婆等曰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齊主大喜酣歌起舞遂爲周師所滅

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宋太祖見之曰鋹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

宋理宗末年怠於政事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聚斂以媚悅上意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遊讌臺臣有言諫者帝宜諭削去謂之節貼後任賈似道進用羣小蠱惑帝心而國事益不可爲矣

元順帝以伯顏爲右丞相撒敦爲左丞相時有阿魯輝者言於帝曰天下事宜委宰相決之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日以遊宴爲事矣哈麻又陰進西僧伽璘真善祕密法帝皆習之行房中運氣之術以宮女一百六十人按舞名爲天魔舞所奏樂用龍頭笛帝在位三十六年怠於政事國遂以亡

明神宗希御朝視事閣臣王錫爵言御朝之事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於手勤百言今上下成風馴致欺玩主權不立朝政不清職是故也萬曆末年政事日壅章奏日積閣臣疏曰皇上以諸臣爲煩聒故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隳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脞之獘竊恐朝政自此益紊矣

法

漢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夫宣德流化必自近始陛下設誠淡宮與公卿大臣述舊禮明王制則可躋一世之民於仁壽矣

北魏以晉世以來文尚浮華乃命蕭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

上疏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守雕蟲之小技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連篇皆月露之形累牘盡風雲之狀文筆日繁政治日亂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宋仁宗用司馬光知諫院光進務實規曰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嘉之

金世宗謂太子曰昔唐太宗謂高宗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夫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明太祖禁箋文頌美之辭曰朕平日務實不尚浮僞今後箋文勿以虛辭爲美也

神宗初張居正綜覈名實疏言當事者翫愒歲月不以實應即所敷奏徒爲文具請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

有事下四方郡國者令諸曹皆置紀籍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有不實心奉行詔旨者詔下所司治問責令對狀上從之

戒

漢王成僞加戶口宣帝以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賜爵關內侯自是長吏多務虛名以徼顯賞夫虛名者人臣飾主之術也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而不知國家之亂恒自此起故有國家者務實

則益崇虛則損不易之道也

隋煬帝好夸大諸番來朝陳百戲於端門先命整餙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諸番人過酒食不取其值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諸番驚歎其黠者覺之見以繒帛纒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纒樹何爲

元順帝時星變屢見以世祖在位長久詔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御史李好文言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加至元者十事不報

萬世玉衡錄卷三終

萬世玉衡錄卷四

臣蔣伊編輯

裕國

法

周成王時太公望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楚漢相距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於是進兵復取敖倉楚兵自此乏食而漢之王業成矣

唐肅宗以第五琦爲度支使琦作榷鹽法不加民賦而國用以饒後以劉晏善治財用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代宗命爲江淮轉運使時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晏疏浚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德宗即位以晏判度支晏掌天下財賦用法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民不厭苦時

天下戶口什亡七八藩鎮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皆倚辦於晏中外賴之晏又作榷鹽法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遂使軍民克足

肅宗以來天下金帛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德宗初楊炎上言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今獨任中官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而知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從之詔財賦皆歸左藏

宋太祖性節儉置封椿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

神宗用鮮于侁爲轉運使事悉幹辦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徽欽以後多鬻爵以足國用孝宗淳熙三年罷之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樽節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財朕甚不取除歉歲入粟賑饑聽補官條一切罷淳熙六年朱熹上疏曰民間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必軍籍既覈屯田旣成民兵旣練州縣事力旣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窮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理宗以杜範爲相範言人主節財用當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則國用自裕矣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諭工部曰比歲以來年豐民足然人之常情飽則忘饑煖則忘寒預防之計不可一日

忘爾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俱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英宗正統四年楊士奇等上言堯水湯旱而民不甚病有備故也太宗篤意養民糴穀貯倉備荒皆有定制又因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此萬世之利也今穀盡倉毀水利湮廢事雖甚緩所繫甚切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埧皆令修復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最仁政所施無切於此詔從之

世宗嘉靖三年大理卿鄭岳言畿內河南及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於海宜[illegible]浚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畝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為沃壤矣詔議行之嘉靖四年詹事霍韜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令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齊[illegible]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招集遊民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詔下所司行之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開墾畿輔荒田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民無餘財地有遺利莫若與地之利以助民之財近水之處建堤岸疏河渠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此謀國之長算也

戒

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史譏之謂與其救於既荒隳壞名器孰若積穀備荒之為善乎

漢文帝用鼂錯言令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自是武帝書詔民買爵又書入財補郎安帝書令吏民[illegible]穀拜官賜爵桓帝書賣關內侯以下官靈帝書開西邸賣官此豈裕國之本務哉

漢武帝治財非不至悉鑄白金造皮幣算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宜其財用益滋也然而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財日益匱何也蓋帝不能清靜以養民召兵役興轉輸煩而農民困算商告緡而商人困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豈必待損下以益上哉

武帝以桑弘羊領大農丞管天下鹽鐵置平準於京師籠天下之貨物而相灌輸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時天旱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善乎宋臣司馬光對神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耳司馬光之言真萬世人君之藥石也

章帝以國用不足欲自煮鹽并復修武帝均輸之法尚

書朱騶固執不可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事遂寢

靈帝初爲侯嘗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立庫於西園以爲私藏夫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財聚於上則民怨於下危亡在前篡奪在後曾不五年而靈帝之私帑散於大盜豈非後世之永鑒乎

唐明皇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

之後邊將奏請益兵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物珍玩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百姓斂怨求媚不可長也上不聽

德宗時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於道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上喜謂太子曰我父子得生矣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貞元二年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夫人君當豐足之時不能於畿甸之間遲而紛農而必待命於遠漕如唐德宗可鑒也

宋神宗時王安石行青苗法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司馬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安石復立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安石請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自是以後至民間果實亦官監賣文彥博以爲傷國體斂民怨凡

縉紳罔利於市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而皇皇求利者乎曾布亦言於上曰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

徽宗視帑藏充溢視財用如泥沙竭國家之力經營土木於是累朝儲積掃地盡矣

明神宗六年大興礦稅中使四出天下騷動葉向高言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財皆皇上之財而必以積於不用者爲財此何貴於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不聽

屯田

法

漢趙充國至金城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田可二千頃請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可不出兵而坐得必勝之理於是條奏屯田便宜十二事宣帝從其言諸羌皆不煩兵而下

漢末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州郡並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

滿魏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魏鄧艾建議陳蔡之間上下良田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計除衆費歲得五十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軍資也魏主從之後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易貧弱而爲富強也上善之

元世祖從姚樞言置屯田經畧司於汴梁以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遂實

明太祖命軍士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他將皆不及乃申諭曰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庶幾國有所賴

洪武七年太祖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以兵屯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乃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及鎮守屯田訓練之務十五年命耿炳文等巡視陝西督軍屯田訓練士卒

明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務此兵食所以足而邊境所以寧也

英宗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

許官軍戸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按人樂於耕則屯種自廣米穀既盈則邊儲易足此備邊之良法也

神宗萬曆中大學士李廷機著九邊屯政考曰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牧於焉捍禦蓋帥百萬兵於農之遺而二百餘年中或興或廢或利或否非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太祖用宋訥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𠞊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備議察之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

山西彬州民願應募受田貲以鈔錠給之公田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地利如此其盡也永樂中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各士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積穀罰多降敕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天順中葉盛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興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及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收斂侵欺以番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興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所議者矣有今日毀地明日徵逋邊民凋瘵如王樺所陳者矣嘉熙既久因循

弛廢日復一日菽粟不繼士馬不肥而屯政壞矣要在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按有明屯政之興廢得失備悉於此矣後世聖君賢相之所亟宜講求也

武衛

法

周祖宇文泰籍民有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後唐之府兵本此按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唐太宗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命折衝果毅都尉季冬帥以敎戰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時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

兵之患號稱善制

五代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由是羸老居多且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朘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人乎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羸弱者去之又詔募天下壯士各命將士簡選出是士卒精强征伐四方皆捷按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舒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誠得輕重之權矣

宋太祖懲唐藩鎭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按宋有禁兵廂兵鄕兵蕃兵之制而尤於禁兵加詳焉內外隷籍幾四十萬統領屬之三衙召發屬之樞府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戍得居重馭輕以身使臂之法貽謀信弘遠矣

高宗建炎元年張慤請募民聯以行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其法精詳前此言民

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隷安撫司

孝宗隆興元年置十科以舉武士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敕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自今宜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姦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則爾等亦永保富貴矣

戍

晉武帝既平吳詔罷州郡兵交州牧陶黄上言州兵未

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
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平制天下
遂大亂
隋文帝平陳後除毀兵仗開皇十五年復收天下兵器
此可以知隋氏之弱其民矣
唐明皇開元十年府兵寖以貧弱逃亡略盡上從張說
議始募兵充宿衛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三年更名長
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先是府兵之制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

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
兵益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府兵入宿衛者
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又多爲諸將苦利其死而沒其
財至天寶八年無兵可交徙存官吏而已李林甫奏請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於是府兵盡廢又以天下承平久
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恥之猛將精
兵皆聚於西北邊十四年安祿山反內郡皆無武備上
始募兵爲守禦之計而已無救於天下之敗矣
德宗時陸贄上疏論關中形勢曰王者畜威以昭德偏

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基也太
宗列置府兵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今關輔之間徵發
已盡宮禁之內備衛不全萬一有竊發犯闕者陛下何
以備之上不能用未幾涇原軍作亂長安無備上如奉
天
穆宗即位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
宜銷兵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
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衆皆相聚爲盜及朱克融王
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後唐莊宗詔諸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薛昭文上疏
諫不聽
明英宗北狩景泰初立侍講劉定之疏言練兵之獘兵
士受衆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手不習攻刺之法足
不習坐作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或
貿販以爲商或技巧以爲工一日率以臨敵幾何其不
敗哉

弭盜

法

漢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宣帝拜龔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

罷捕盜兵吏遂單車獨行至府開倉廩賑貧民盜賊聞遂敎令卽時解散皆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

京兆尹張敞罷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冀州部中有大賊宣帝敕使者卽家召敞拜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息

光武帝爲蕭王時追擊銅馬諸賊悉降之諸將疑賊而降者亦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伍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後赤眉擁立劉盆子帝命馮異討之敕異曰三輔遭亂元元塗炭將軍討諸不軌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善戰然好擄掠卿能御吏士無爲郡縣所苦異所至有威信群盜多降赤眉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赤眉百萬衆俱降帝陳軍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皆曰脫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憾史稱光武封更始以王赦盆子以死而仁其所親待銅馬以誠服赤眉以義而仁其所疎光武眞仁主哉

光武帝以寇恂有牧民禦衆之才命守河內後入爲九卿潁川盜起光武自將討平之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鎭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郡濟陰盜亦起帝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素著拜純大中大夫東郡聞純入界盜賊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退

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

不閉

北魏寇盜群起魏主嗣引八公議之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使赦而不從誅未晚也於是悉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此與光武帝之許相斬除罪皆處盜之良法也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明太祖命鄧愈戍守襄陽令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爲書賜鄧愈曰予命爾守茲土汝若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脇從者望風來歸勿妄殺無罪有罪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予無外顧矣

戒

秦二世時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二世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大悅於是天下盜益多秦以敗亡

漢武帝以兵與財匱東方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凡群盜起而不發覺及覺而捕不盡得者二千石以下皆論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赦盜邊糧升以上皆斬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有數人劫執事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夫盜一錢者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及煬帝時盜盡取回洛之倉而法不能行此豈辟以止辟之道耶

元順帝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剽掠無忌宋文瓚上言集慶村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宜亟選智勇授以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明武宗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劉烈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聚衆作亂至十餘萬侵掠陝西湖廣等處止

德六年四月江西盜起贛賊犯新淦靖安賊據越王嶺華林賊破瑞州府七月霸州賊劉六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趙風子等分掠河南破裕州入泌陽劉六等復走黃州襲九江下南京分掠南北所至殘破民罹鋒鏑時群姦在朝濁亂海内誅殺諫臣屏斥元老盜之熾實上有以致之也

懷宗時群盜始於饑民成於潰兵使當時應變有方解甲歸農賣刀買犢非異人任也及至蔓延莫制中原版圖蹂躪幾盡明之亡以群盜而所以潰壞莫救則不能

不致歎於弭盜之無術也

罷興造

法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何以臺爲遂已之

明帝大起北宮時太旱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自古治天下不患宮室之不廣而患萬民之不安宜且能止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唐太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利己故也

夫美麗珍奇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上書極諫上善之賜絹二百匹曰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宋太祖弟益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翊善姚坦獨俛首王强使視之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從民租出眞血山耳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

仁宗敬天重民節儉御下有司請以玉淸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用是為命罷之

明太祖有所興作與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曰昔堯茅茨土堦采椽不斲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纂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太祖嘗退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天下怨之汝等當常存儆戒洪武二十七年罷建岷王宮殿上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今雲南軍餉轉輸民力勞苦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民富力紓作之未晩

世宗嘉靖三年上以四方災異命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言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於奔走請罷至德殿等工俟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與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

戒

商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廣沙丘苑臺立宮中九市於是百姓怨望

梁伯嬴氏好土功而民病秦人因其民之潰遂滅之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門成而昭侯果薨

秦始皇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又分造於驪山關中計宮三百役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未幾身死沙丘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一炬矣是可為萬世鑒也

漢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又作通天臺與建章明光諸宮惑神仙耗財力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魏明帝大營宮室司徒王郎如鄴見百姓貧困上疏曰

昔句踐欲雪槜李之恥故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
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綈願悉罷營建以勸
耕農習武備為事後復作洛陽宮又欲平北部以作臺
觀侍郎王基上疏曰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願陛下留意舟水之喻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春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
間皆以沉檀為之珠簾寶帳服玩瑰麗每微風至香聞
數里曾不五年為隋所滅
隋煬帝命楊素營東京宮室救宇文愷封德彝等營顯

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自長
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
海為方丈蓬萊諸山海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窮
極奇麗後唐太宗破隋命焚毀之
唐憲宗既平淮蔡侈心漸生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
暉殿於是土木寖興裴度等切諫不聽
宋徽宗宣和三年萬歲山成是役也更歷六年極土木
之盛殫億萬之財天怒於上民怨於下今日歛民貲明
日勞民力如是而家國有不底於覆亡者哉

卻貢獻
法
商王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兆民懷之
周武王時西旅底貢厥獒召公以獒非常貢恐啓人主
與好作書訓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朕
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詔令四方毋來獻
光武帝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異國有獻名馬者

日行千里又獻寶劍值價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
車時四海既平而帝兢兢畏謹畧不自滿真聖主哉
嶺南嘗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和帝以唐
羌上書諫止敕大官勿復受獻
晉程據獻雉頭裘武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
技異服者罪之
唐德宗即位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諸國累獻馴
象上命縱之荊州之陽又縱豹貀鬬雞獵犬之類出宮
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聖

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元世祖時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仁宗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鬻於官朕思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明太祖時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洪武元年蘄州進竹簟上曰未有命而來獻受之則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

詔今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洪武五年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洪武六年潞州貢人參上以其勞民却之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旬耘耔割穫之時朕親往視之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宣宗宣德五年朝鮮國王李祹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孝宗弘治十六年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戒

隋煬帝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之珍帝又北巡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唐德宗貞元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是李泌諫自古天子無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復徵斂之自此以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四川有日進

刺史進奉始於裴肅幕僚進奉始於嚴綬增斂百姓減刻吏祿竭府庫以進奉上皆擢用之而唐祚日微矣

抑祥瑞

法

漢光武帝在位三十年京師醴泉湧出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之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五雒山出寶鼎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教多僻何以致茲自今章疏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唐太宗貞觀二年有白鵲搆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命驅鵲於野外

德宗初即位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之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文宗太和末鄭注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有甘露之變杜悰曰昔河圖洛書皆有益於人故足爲尚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上喜之詔諸道不得以祥瑞聞

南唐烈祖初行郊祀州郡競言符瑞上曰謹告在天聰明自民晉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

宋仁宗皇祐三年茆斧擇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焉足尚哉

元文宗至順二年司徒香山陳符讖進陶弘景負扆曲

之象付史館詔翰林諸儒臣議咸以爲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此小臣之諂而宰相賀之是誣其君也今若從其請恐啓讖緯之端事遂得寢

明太祖洪武二年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者群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上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十二月甘露降於鍾山群臣稱賀學士危素請告廟須示史館上曰朕存心驚惕一生驕逸安

邪嘉祥不爲災異乎告宗廟頒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

戒

宋有雀生鸇史占曰吉小而生大必覇天下宋王偃乃起兵滅滕敗齊楚魏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國以不祀

漢宣帝好言祥瑞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京師左遷他日鳳凰皆集京師卽位之後鳳凰凡五見是何帝世鳳凰之多乎自是神雀黃龍芝草甘露紛紛言祥瑞矣豈不惑哉

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邵采歌謠緯讖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令宣示天下後煬帝大業十一年高德儒指野鳥爲鸞百官畢賀夫人主能淸心窮理不爲近習所蔽則幾矣

宋眞宗納王欽若言有天書見於承天門恭之以下帝再拜受之盛以金匱有大中祥符三篇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默然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又獻芝草三萬七千本四年祭后土於汾陰六年獻天書於朝元殿孫奭諫曰山芝野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而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而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而後世不可惑上嘉其直而不能從

弭災異

法

商王成湯時八年七旱王乃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商中宗卽位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王懼問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闕歟王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殷高宗祭成湯及肜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祀六服來朝

周宣王遇旱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世稱令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賴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漢董仲舒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畿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呑之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左右皆諫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是歲蝗不爲災

明皇開元七年上因日食素服撤樂宋璟奏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所謂修刑也臣願陛下至誠以行之上嘉納其言

宋太宗端拱二年四月不雨上遣使察獄於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上避殿減膳大赦是夕彗滅按太宗德政一新霖雨大降彗亦尋滅天人感應勢若轉圜矣

眞宗咸平元年彗星見呂端言應在齊魯分上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囚三日而彗滅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十月彗星入紫微垣光芒尺餘帝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

榍以通之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其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

明太祖救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儆心朕命天下勿奏祥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令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洪武十三年雷震奉天殿上曰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詔悉停罷

憲宗成化七年彗星屢見西垣太微北近紫宮大學士彭時言天心仁愛其謹告警懼至矣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地裂湧水如河馬文升上疏勸上修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念國用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上覽奏嘉其忠愛悉議行之時上勵精圖治受言納諫故雖有災變而聖德益光

戒

漢成帝即位之後如兩月相承殿中隕石四月雨雪二日江竭之變災異凡八見而帝不能修德挽回天心外戚愈盛女寵愈多無救於後代之亡矣

哀帝時災異屢見息夫躬勸上命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

東晉孝武帝時長星見帝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按聖王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謔若秦王生謂太白爲濁入井晉武之勸長星杯酒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越二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以武氏爲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然則災變之由有自來矣

元順帝時太白屢晝見經天山崩河決日食地震春旱冬雷饑歲無之至正九年棗陽童子生甫周歲暴長四

人容貌異常其變亦已甚矣至正十年二星隕於耀州
化爲石如斧形帝在位三十六年之中災異至不可勝
紀而帝方日事遊宴曾無一修省之事欲求天下之治
何可得哉
明正統中天象示異陝西山移黃河改徙殿基生荆棘
時王振擅權諱言災異盜賊不可遏天意不可回未幾
而遂有土木之變矣
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浙直數郡水災千里巨浸二麥垂
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揷而寸土難藝圩岸衝決廬舍

傾頹纍骨漂屍棄妻失子甚至舟航徧於陸地魚鼈遊
人家蓋誠異災也

平賞罰
法
晉悼公用魏絳和戎之策遠至邇安遂會蕭魚以服鄭
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悼公曰賞國之典也以其半賜
魏絳絳於是有金石之樂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
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
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凍餒昔趙人

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竦懼
莫敢飾非齊國大治强於天下
漢光武帝在軍中有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
光武以遵奉法不避擢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
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及卽位嘗出
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
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
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今陛下夜以

幾畫如社稷宗廟何書奏上賞鄧惲而貶中東門候
北魏祖賞不遺賤罰不避貴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
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横有所
及由是天下服從
宋太宗訓宰相宋琪曰天下之治在乎賞當其功罰當
其罪卿等慎之
元仁宗任用李孟孟毎勸帝曰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
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乃奏寃死者復官蔭濫爵
者悉追奪天下稱治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春命支銀三萬兩給賞邊軍徐
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
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
之

戒

商紂荒淫臣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怒殺之有需開
者性阿佞進諛言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
漢元帝時諸葛豐上疏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及石顯等
譖堪猛用事上頗疑之豐於是上書奏堪猛罪上不直
豐免爲庶人幷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夫人君
辨是非定賞罰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免
如其誣罔則堪猛何罪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何以昭
賞罰哉甚矣元帝之闇也
靈帝中平二年傅燮討黄巾賊有功當封宦官趙忠遣
人語之曰傅南容少答我萬戸侯可得也燮正色拒之
忠懟燮出爲漢陽太守燮戰死於賊漢之亡也宜哉
後唐莊宗時梁引兵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
安金全往說張承業請以庫甲相授帥子弟數百人夜

出擊梁梁兵大驚遂與石君立共擊梁兵大敗之莊宗
性矜伐以晉陽之功策非已出不復行賞識者於此已
知莊宗之不克終矣
五代自明宗得國厚賂將士自是相尋後唐廢帝命有
司百方歛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至后妃
器物簪珥皆出之以賞將士李專美曰國之存亡不專
繫於厚賞在乎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於此矣若徒
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御史張楨上疏言自四方有警調

兵六年大失激勸將帥隱敗爲功指虛爲實是以有覆兵之將有殘民之將陛下曾無顯罰而反以充復受賞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疏奏不省

明武宗時群盜並起命伏羌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部侍郎陸完討之寇所至殺掠銳等未嘗一彰撻伐凡往劉六等天殞其命以舟覆盡殪而當時諸臣冒功陞賞者千餘人先是督臣馬中錫以玩寇下獄論死而谷大用等封拜崇顯是尚可謂賞罰之平哉後給事中夏言疏曰正德年間各處軍功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失實而武選之法盡壞矣

熹宗時奉聖夫人客氏及內侍魏進忠賞賚優渥御史王心一言文武將吏暴露邊境而惟以私恩爲倖恐天下議陛下先左右而後疆埸也不聽

厚風俗

法

周文王化行江漢虞芮二君爭田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漢章帝以毛義鄭均孝弟淸修下詔褒美賜穀千斛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風世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唐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幸其宅賜以縑帛

南唐烈祖州縣言五代同居者七家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共坐有犬百餘共牢一犬不至諸犬不食唐主皆旌表其門閭復其徭役

宋太宗卽位以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有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命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

江州陳崇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閒

言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至陳兢之世子孫益衆常苦乏食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以旌義門

元仁宗延祐元年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因寇亂負其母挈妻子入山避之盜至祿孫守母不去盜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呴之盜相顧駭歎有掠其妻去者衆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

卓異者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洪武六年詔天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為尼著為令

洪武十五年詔有司旌表遂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旌定孝婦劉氏孝於其姑甯氏上賜以衣鈔官為護送其姑之喪表其門閭復其徭役十七年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又鈞州人張宗魯以脅子而事母至孝帝命旌其門二十六年上以浦江鄭氏王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下詔褒異簡拔二家子弟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三十年命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一里之內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賚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歸厚矣

成祖永樂十七年命儒臣輯錄古今為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姓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系以

詩各爲十卷頒行天下學校

孝宗弘治六年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二人各旌曰義門烈婦三人各旌曰貞烈當時風俗雍雍乎厚矣此由上能明人倫之效也

戒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夫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為寒心哉

務明斷

法

漢昭帝元鳳元年上官桀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霍光專權自恣擅調益幕府校尉欲共執退光光入免冠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後上官桀等以謀反伏誅唐臣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燭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

唐太宗禁上書告訐者詔曰朕開直言之路欲以利國也而比來封事多訐人細事自今有為是者當以讒人罪之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真為君為長之道也

敬宗寶曆二年裴度求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時民間有緋衣小兒之謠而度宅居長安城中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遂用為相度諫幸東都及制御幽鎮上皆納之

宋孝宗以劉珙知樞密院事珙入言英主之能事必合衆智而質之以公若棄僉謀狥私見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以乘之矣帝亟稱善

元仁宗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曹呶呶何為也復厚賜之

明太祖洪武八年丞相胡惟庸以禮部郎吳伯宗剛直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上覽其奏即召還

擢用之時咸服上之明斷

宣宗用顧佐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有告佐枉人重罪者上謂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人當死故之誣告上遂誅之

英宗復辟之後留心政務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政事以語李賢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張容奴郭爵為容所逐思有以傾之乃誣奏容諸不法事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恢疏闌入午

門前奏咨與親王交通朝臣張孚敬言近年無籍小人競爲浮辭嚇詐人財此風若長大傷皇上平明之治上察其誣置諸姦重典中外大悅自是告訐風少衰

戒

漢成帝委政大將軍王鳳京兆尹王章奏封事言宜選忠賢以自輔因薦馮野王上然之王鳳使尚書劾奏章致之死夫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藎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既嘉其忠而不能去石顯成帝之於王章既納其說而不能去王鳳卒使京房與章俱不免於死甚矣帝之不明不斷也

晉惠帝性癡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饑死上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闇如此卒覆晉國

宋度宗時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似道每以去位邀君度宗至涕泗拜留之

馬廷鸞曰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大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按廷鸞三不知之說南宋之亡決於此矣

明神宗時王錫爵疏曰六部大臣皇上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杼用其身當使之安其職惜其才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眞惜老成也上不能用

謹好尚

法

夏王禹飲旨酒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絶旨酒

漢文帝時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上悅之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今汾陰有金寶氣於是治廟汾陰以伺鼎出已而覺平所言皆詐遂誅平

武帝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乘輿清道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輕萬乘之重以爲樂竊爲陛下不取上善之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各自求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明皇遣宦官下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路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憲宗問裴垍爲理之要當何先垍對曰先在正心蓋人主之興亡係於一心之好惡垍之對君誠可謂不負所學矣

宋太祖因霖雨河決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告諭願歸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遣之

元武宗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日悴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爲朕言遂拜右相

明太祖謂近臣曰人君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愼嘗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卽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洪武五年內使奏增餇虎肉大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
馬以供騎乘養虎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禽獸悉縱
之

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與狄戰於滎澤國人授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衛師敗績遂殺懿公

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李少君言可使丹砂化爲黃金
於是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方士欒大言往來
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復

因公孫卿言親幸緱氏觀大人跡命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觀以望幸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仙者得
之自然不必躁求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
至上乃還後欒大等以誣罔伏誅田千秋曰方士言神
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罷之上感悟悉罷方士候神
人者歎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
病而已

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
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闢卅中公孫卿
以仙蹤中珠崖之建珉琄中之也牂牁越嶲之開枸醬
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蒲萄中之也數者交
中武帝之志荒矣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元帝好音樂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
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皆莫能及而是時
石顯弄權賢人僇辱漢治日衰何益於治哉

東晉孝武帝溺於酒色委政於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
酒相與日夕酣歌賄賂公行尚書陸納望宮闕歎曰好
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

唐明皇好音樂敎宮人舞霓裳羽衣曲以山車陸船載
樂器往來又敎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後祿山破長安悉
驅樂工舞馬置洛陽

宋徽宗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曲盡奇巧而財物
悉科於民帝復垂意花石以朱勔領應奉局號花石綱
舳艫相御於淮汴凡士庶家一石一木勔卽用黃封識
之百姓重困方臘遂因民怨作亂旬日衆至數萬人

明武宗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
畫眉食光祿寺少卿楊瑋大加裁損上怒黜之

世宗嘉靖十九年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黃金助工需壇上悅授是術後術卒不驗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上不聽以世宗之英察而猶惑於方術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也

通商旅

法

周文王治岐行仁政關市譏而不征天下歸之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敕戶部曰曩者聚斂煩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部牓示天下咸使周知

戒

漢武帝窮兵黷武用度大乏以富商大賈冶鐵煮鹽財累萬金於是更錢造幣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

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公卿又請算及民車船自是商人始困民不聊生矣

陳後主任沈客卿陽惠朗等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後隋滅陳斬沈客卿等

唐德宗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借其餘以供軍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計弁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按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

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救也

明神宗好言利礦稅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荆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比之漢室之牢盤熙豐之手實曾未若斯之酷也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誠哉是言也

示誠信

法

商王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天下歸之

晉文公圍原三日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秦王使甘茂約魏伐韓茂還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問其故對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

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者非特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王乃與茂盟於息壤曰寡人勿聽也茂攻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公孫奭等果譏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益兵佐茂遂拔宜陽城

明太祖謂儒臣曰人之疑信心常出於公正疑心多起於偏私因令諸臣撰疑信論

仁宗即位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協心贊務凡政

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矣

孝宗弘治十七年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上語劉大夏曰卿爲朕言之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珊聞之泣下按孝宗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藹然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而矢報也

戒

唐德宗性多疑忌陸贄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天下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廣陛下有過慎之防有先事之察是以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臣願陛下以此爲戒

明憲宗命太監汪直督旗校刺外事給事中孫溥言衛緘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上不聽

神宗末年上下壅遏閣臣葉向高疏曰皇上閉塞日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效其職至於閣臣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禮卹前代

法

虞帝舜封帝堯子朱於丹淵謂之虞賓以示弗臣

夏王禹以商均爲賓後少康卒賴有虞氏以復夏統

周武王踐祚追思元聖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紂子武庚於殷後武庚叛封微子啓爲宋公用殷之禮樂作賓於周

南北朝時劉宋爲晉諸陵置守衛世皆賢之

齊武帝命沈約撰宋書約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薄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删除

隋文帝詔故國子孫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唐高祖始即位即錄用隋之子孫蔡王智積等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宋太祖伐蜀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待罪闕下帝備禮見之封爲秦國公後破南漢劉鋹出降封爲恩赦侯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上一日幸講武池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酒泣曰臣違朝命罪固當誅然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生成之恩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寧有此耶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賜鋹鋹大慙謝開寶三年詔修前朝諸陵被盜發者凡二十七陵有司備法服以禮重葬所在長吏致祭按太祖澤及前代其延祚三百而爲創業垂統之君寧有忝哉

仁宗嘉祐四年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此與有周三恪之封何以異哉仁宗洵聖君矣

理宗淳祐九年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宋之禮卹前代最爲篤厚云

明太祖洪武三年李文忠送元主孫至京師省臣得憲請獻俘於廟上曰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乃賜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上嘗與危素論宗元興替素言元楊璉眞伽發宋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元又非世仇既乘其弱取之何復肆酷如是耶命北平守

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斂葬於故陵尋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修而祀之洪武九年躬祀歷代
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
戶守之三年遣使致祭

戒

北齊主洋天寶十年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因殺魏
宗室二十五家復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後太子殷立
未幾死於常山王演之手豈非天道哉

元西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楊璉眞伽奏請如

二僧言遂發諸陵及大臣墓凡一百八十一所取其金
玉棄擲遺骨雜牛馬枯骸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上
以壓之百姓過者無不流涕

保全功臣

法

樂毅圍齊二邑三年未下或讒之燕昭王置酒大會引
言者斬之毅感其誼以死自誓

漢陳湯以言事不實下獄谷永上疏曰君子聞鼓鼙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
是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
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
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特赦湯

光武至薊王郎兵逼之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
馮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
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及光武即位命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人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
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後入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
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
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巾車鄉異所爲漢兵所獲

光武釋而用之故也史謂馮異握重兵居形勢之地光武曾無纖毫嫌疑乃以章示異坦懷共白其仁恩信義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光武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上意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以吏職責之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印綬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故皆永保福祿無誅譴者保全功臣西漢所莫能及也

唐太宗宴貴臣於慶善宮有班在尉遲敬德上者敬德怒之又拳毆任城王道宗帝不懌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子孫不絕而卿數犯法乃知韓彭菹醢非漢高祖之罪也卿宜勉自修飭敬德由是懼而自戢謝絕賓客後享年八十有四帝之保全功臣超絕百代矣

德宗時李晟有興復大功上忌晟威名張延賞等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時李泌初拜相與晟等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約慎勿報讐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卒賴以保全

宋太祖欲收藩鎮之權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日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天命已定誰敢異心上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買歌兒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明日皆稱病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帝立誓不殺功臣言官藏諸太廟蓋誠英仁之主也

太宗宴趙普於長春殿作詩餞之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故擇善地以處之因詩道意耳宋琪對曰如是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戒

越句踐與其大夫文種范蠡深謀二十年竟滅吳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去越遺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

韓信爲漢高帝謀定三秦破魏取代伐趙滅齊蒯徹說信曰將軍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則天下相率而朝於齊矣且勇

畧震世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今將安歸乎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遂不聽徹項王滅改封信爲楚王高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縛信歸京師封爲淮陰侯後陳豨反代地人言信與豨通呂后紿信殺之滅其族史謂信有定天下之功而不能宥其子孫漢眞少恩哉

漢高帝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越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欲反呂后勸帝誅越滅其族梁大夫欒布言於上曰方陛下困於彭城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之怨逆者韓國公李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賜善長死以善長黨於胡惟庸遂以肅清逆黨事備條亂臣二十人情辭播告天下所誅殺者甚衆吳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寃狀曰事枉寃延天下聞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竟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

弘量

法

商王成湯克寬克仁兆民允懷遂立商統載祀六百

漢文帝時鄧通爲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君之儲貳梁王君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此文帝之弘量所以爲聖主而漢治益興隆也

宣帝以夏侯勝爲諫大夫勝爲人質樸守正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益親信之嘗入見出卽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燕趙皆應之追擊光武光武進軍拔邯鄲追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夫天下大器也豈淺量者所能乘哉時天下未定使非光武明識大度則左右前後孰不懷疑能遂定帝業乎此光武所以不可及也

章帝時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卽位以來使所非實是固應俊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章帝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南唐降於周世宗遣子入貢世宗問之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向爲仇敵今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至後世則事不可知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唐主於是始城金陵增戍兵按世宗武則討之服則懷之誠可謂宏規大度之主也

宋太祖大度有容趙普嫉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悉置勿問

開寶四年南唐容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上聞太祖曰此不可不受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及唐使來朝常賜外客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服太祖之偉度

神宗元豐三年蘇軾以詩辭怨謗侮慢爲李定等所劾逮赴臺獄王安禮從容言於上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文字罪人上然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於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耳何預

朕事遂得輕貶

明太祖洪武元年王禕上疏曰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昔周家以忠厚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永四百年之曆簡冊所載不可誣也上嘉納之

成祖永樂九年黄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上書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悉毁之帝王之度當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戒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敝者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以金既而召問有客過與汝金關市大恐然自矜小察無救於亡

漢宣帝綜核庶務治稱中興然量不容物平通侯楊惲以語言見廢惲作種豆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又曰縣官不足爲盡力帝惡之當大逆無道腰斬夫楊惲種豆一歌譏時之意少蘇軾蟄龍諸作刺君之意深夫何

宋神宗能恕軾而漢宣帝不能赦惲且當時蓋寬饒韓延壽之死皆不厭衆心共爲宣帝善政之累多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趙文華劾吏部尚書李默部試策問漢武征伐四彝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上怒下李默獄刑部擬子罵父律絞竟死於獄三十九年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禮科藍璧等擬妖言律斬之傳首天下按帝多以辭語殺人是豈帝王之量哉

宥過

法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高帝帝悅之拜為都尉使典護軍平嘗受賂周勃等言於上高帝召魏無知讓之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臣進奇謀之士顧利國家受金之事何足疑乎高帝益幸平卒藉其計以定天下史謂高帝能不以小棄大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為用也

漢文帝因張武受賂金錢事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群下皆感化焉

光武帝圍洛陽數月朱鮪與帝有舊隙堅守不下帝令岑彭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自知罪深不敢言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遂降封扶溝侯

唐太宗因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疋謂侍臣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厥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通餽問遂為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宋元祐元年呂惠卿鄧綰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

戒

隋文帝性猜忌每於殿廷殺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忠

令史贓汚私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夫聖王立政尚有宥過之條而況可誘人入死地哉此隋祚之所以不長也

唐德宗性多忌刻陸贄上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寬容而無妬忌斥遠以儆其不恪戢怨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後用誰不增修上不聽

宋哲宗時蔡確久失位常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吳處厚劾其謗訕欲置於法范純仁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

言語文字之間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亦
不可開端也不聽流確新州

巡幸

法

綱目書巡行者四君惟漢章帝祀孔子舉古典禮文治
彬彬視秦皇漢武之求神仙隋煬之盛武衛奠若天淵
矣

梁武帝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許懋建議曰若聖主不
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
山不足法也帝嘉納之

唐太宗時群臣請封禪上曰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

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豈文
帝之德不及始皇耶魏徵亦以車駕東巡供頓勞費為
諫事遂寢

明成祖永樂十四年禮部郎中周訥請巡狩封禪尚書
呂震贊之上曰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昔
魏徵諫封禪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
下乎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戒

周穆王得八駿馬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行萬餘里

王歎曰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德封泰山禪梁父又東遊陽武登之罘卒召博浪之擊始皇大驚

隋煬帝欲幸江都命王弘等造龍舟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及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後自伊闕還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天下怨之

明宣宗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擾攘塵埃變起倉卒何以備之後旬餘果有二盜吏捕之急私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謀作亂爲校尉所獲上歎曰士奇言不虛矣

武宗寵幸江彬彬欲挾上自恣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營建鎭國府第復幸大同正德十二年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十三年上復北幸度居庸關駐蹕宣府大治行宮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初上厭大內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十四年上發太原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卻弗御時寧王宸濠反帝下詔親征遂至南京遊宿望江樓至揚州漁於范光湖過淸江浦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拯之而出上寵狎群小遊樂無節群盜並起變亂日生遂爲有明失德之君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懷遠

法

殷高宗恭默思道重譯來貢白雉章服多用翟羽

周武王威德遠暢肅愼氏貢楛矢石砮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銘於楛曰肅愼氏之貢矢以示後世子孫使永監焉

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

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致薦於宗廟作越裳操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號指南車

漢文帝以南越王佗稱帝不奉詔令帝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能獨利乎必多殺將吏以乎南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佗得書稱謝下令國中曰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願長爲藩臣奉貢職夫孝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此豈非德懷之效哉

明帝十七年益州刺史朱黼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黼使譯而獻之

唐太宗時外國歲來朝貢朱髮綠睛服裝詭異皆自古所未通者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年疲弊百姓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

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納後毋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高麗趙位寵以四十餘城附金金世宗不受曰朕綏臨萬邦豈助叛臣執付高麗按此則世宗之賢於梁武遠矣

明太祖洪武二年以書賜高麗國王諭以持危保國之道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洪武十一年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皆前代道里所未通者十六年中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

諭內附洪武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
國子監上優禮遇之
成祖永樂二年福建布政司奏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
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曰修好是
番邦美事船漂正宜嘉䘏豈可利其有而籍之鄉有普
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船
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
導之去永樂六年西洋諸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自古
所未通者凡三十餘國永樂九年鄭和等使西洋還經
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謀刼和舟和等擒其
王以歸上曰此何足深較命赦之擇其族屬之賢者立
爲王由是遠彝來歸者益衆
戒
秦始皇發諸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畧取南越陵梁
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二十萬戍五嶺天下怨
叛
漢武帝元朔三年東置滄海北築朔方元狩元年遣博
望侯張騫使西域復事西南彝三年將伐昆明乃作昆
明池以習水戰奮揚威武師行三十餘年至成哀之間
習漢之餘威西域被印綬者五十餘君然當時外戚擅
權內多女寵朝有倖臣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
生心腹根幹將傾矣縱使八蠻皆扶伏於闕廷之下亦
何補哉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邇
圖其慮遠矣
順帝時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
帝王不臣異族舊典貢賦增之必叛帝不從永和元年
蠻果叛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議征交趾解縉諫曰自古羈縻之
使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上不
聽遂發兵平交趾自是以後交趾無歲不用兵宣德二
年安遠侯柳升敗死於交趾成山侯王通帥師還楊榮
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
發兵之說必不可從遂罷征南兵然而中原之人疲於
奔命久矣
正統中麓川之役王振主之遂調雲南貴州兵以行正
統十三年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彝於孟養桼連

兵十年陞秩萬數由是貴州苗獠乘間竊發鄧茂七反
於閩葉宗留反於浙攻閩城邑將士死傷昔唐天寶之
盛有事雲南明正統之中亦以麓川為道而東南因之
騷動矣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倭寇浙東自朱紈死巡視官不復
設倭往來內地久習知虛實亡命又為之指畫嚮導於
是東南歲有倭患三十二年海賊汪直徐海等糾漳廣
群盗大舉入寇東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十年之內
以民流離暴骨如莽賴胡宗憲誘直等降因斬之總兵
戚繼光俞大猷大破倭寇沿海始寧而東南百萬民命
已肝腦塗地矣後之聖主所當留心於海防也

萬世玉衡錄卷四 終

萬世玉衡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伊撰伊字謂公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由翰
林院庶吉士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官至河南提學
副使是編乃其初登第後恭進
御覽之書也前有進書奏疏其書分門編次共六十四類
每類之中又自分法戒二類所採上起唐虞下迄
明季其曰萬世玉衡者蓋取司馬遷天官書之說
以玉衡為北斗杓也

儒門法語集一卷

〔清〕彭定求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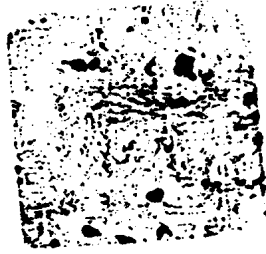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儒門法語無卷數》提要

序

甲戌春仲余自京師回湘吾友湯敦甫寄儒門法語一冊余受而讀之曰此學者修身之切要入道之津梁也不但讀書者宜守而勿失即居官者亦應時時省覺則修己立身方不致誤入迷途自甘墮落也嘗愛小學伊川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奇哉斯言皆當服膺勿失大抵凡人之心總看得物重而身輕是以如此若能知道受中以生此身乃萬物莫及貴重無比之身則自然不敢不立志不能不立志知道立志要作好人則學庸論孟小學皆是一理自能融會貫通此儒門法語不過撮其要領願讀書者時時提撕警覺則雖不能至聖賢地位使人人稱為好人亦可不致虛名為人而無負此身此吾友寄書之意中有訛舛數字因加更正亟為刊行

嘉慶甲戌撫湘使者省堂廣厚謹識

序

長洲彭南畇先生編輯儒門法語深裨後學身心謹
擇其尤要者重付剞劂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為艱是
所望於躬行實踐之儒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春
閏二月蕭山湯金釗

儒門法語乃長洲彭南畇先生集先賢語錄訓士者
親切有味簡要易觀誠儒門必不可少之書而先生
之激勵後學用心亦良殷矣嘗閱桂林陳文恭公與
尹令一書近來蒙養一節絕少留意里閈無佳子弟
朝堂焉得有好人才久欲輯弟子學則一書以古人
嘉言懿行有益於弟子者勒成一書云云又與陳鍾
燦書云刊發朱子治家格言等書萬餘本分發各學
不知者以為迂而知者以為此根本工夫我之本意
總望化得一人是一人耳兩君子之用心如出一轍
爰重鐫以壽世仰副兩君子善與人同之初心吾知
自立之士必能有所觀感未仕為里閈佳子弟已仕
必為
朝堂好人才也
道光乙酉二月撫東使者梅橋徐澤醇謹識

儒門法語集

長洲　彭定求　原編
蕭山　湯金釗　輯要
長白　廣原　重訂
東海　徐澤醇　重刊

朱文公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應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為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

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文公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意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跳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彭南昀曰朱子著書立言意主循序致精其於知行博約德性問學諸項幾於條分縷析矣然及其融會貫通固未嘗舉心與理而二之也一言以蔽之曰全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聖學指歸而朱子之學之教所本以爲鵠者也自以傳詁爲帖括之資經史實句詮字釋不過紙上陳言口頭習語藉以希世干祿而已於是志趣高明者遂不屑屑於章句之絡飫而從不說失諸汝裂夫豈朱子立言之過哉此條專以立志二字吹緊提撕則一語足勝千百蓋義利之間界限分別微上微下總繫不得立志爲第一義否則書籍錢冰更無甚可說故朱子之文美不勝錄姑擇其簡要者升諸巻首

朱文公答宋深之書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理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讀雖博文詞雖工而秖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審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卻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理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趨捨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

彭南昀曰文公章句功令以之取士故人之宗信不敢置其喙而於其所謂居敬窮理者徒爲口耳之資尋觀文公是書所以救俗陋習洗刷病根豈尚夫局守書冊尋章摘句乎

陸文安公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睹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

自振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
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
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
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
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
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
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
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
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
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
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
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
月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
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
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言有以切中
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
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彭南昀曰謹按陸子年譜乙未四月訪晦翁於
信之鵝湖寺議論猶有異同蓋朱子之意欲令
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子之意欲先發明
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
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在會呂伯恭先生輩
求無能會歸使一也朱子別去與陸子書云某
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
彼此之懷皆若有所未既然警切之誨佩服不
敢忘也越辛丑朱子為南康守與陸子泛舟甚
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
否乃請陸子登白鹿洞講院講此章畢朱子離
席言曰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又與

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這
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卻說得這義利分明是
說得好如云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
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
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於是具見朱
子虛心集益之識矣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張南
軒先生亦言之論朱陸者紛紜聚訟曷從此肯
綮合同之處推勘入門手愚柔之質陶鑄未能
失腳泥塗漸染不察幸而一息尚存如寐斯覺
讀此一過無覺背寒神悚因詳錄語中所記以
便觀
者

陸文安公與曹挺之書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狥情縱欲汨沒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看挺之殊未嘗如此著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著實用功後來遇師友卻有日用著實事可商量不至語此虛論也

彭南昀曰先儒陳氏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甚其教人專以克己改遷為切要功夫非小儒曲學所能窺其藩籬也此篇忠告直捺為近來士人通病讀之能不汗下霑襟

陸文安公與包顯道書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都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畊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歉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位則未必不反以我為學也

彭南昀曰象山先生要人識得本心本心者非虛言一心即心之道義名聲勝負才智功能皆非心之本體也以是四者東馳而鶩而道義消亡余讀是書不禁喟然歎曰此陽明先生拔本塞源之論所由出乎非真志在覺世者誰肯大聲疾呼如指迷途而棄人高手

薛文清公慎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於慎獨之學，尚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慎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忘。逮今三十七年矣，而尚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覃懷，乃即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聞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優，欲自修也。自修之要，誠莫先於慎獨。今將取以名吾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瞻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為我歷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乎？余因感然愧曰：余固嘗以是自稱矣，然持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尚為秉忠助哉？雖然，或意不可咈，請姑誦所聞。蓋一心之理，靜而無，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間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於此。故曾子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蓋即所謂幾；而慎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於幾之際，必靜必察，果天理耶，即扶導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即摧抑而遏絕之。至於暗室屋漏獨居獨為之間，而不敢有自期之心焉，則內外隱顯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祕，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為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祕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況既有是幾於中，則必有是迹於外，積之之久，則微者著，祕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為修己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慎獨名齋，其自修之心固已篤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為勉，以後所言者為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於名齋之初心，固非若余之少志於是，而今尚不克踐所稱者之敢望也。

彭南昀曰：有明理學，始自敬軒先生，一以居敬窮理為宗，端亮嚴峻，旁門捷徑，不得稍參其間。晚年游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嘗為詩曰：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天非慎獨工夫純一無間，何以臻此聖域哉？而此篇返躬抑抑，殆若不及，足以見其謙德之盛云。

薛文清公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為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為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為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則飽食煖衣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習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以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性之羞俯為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陳文恭公禽獸記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彭南昀曰有明理學至白沙先生自闢戶牖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宛有春風靜虛氣象生平絕不事著書立說獨此篇寥寥數言而所以激發人心者不啻晨鐘深省矣然此非自白沙先生始言也孟子篇中屢以人與禽獸兩兩相喚如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可見人禽出入之界如此其近故如此其危至更有人見其禽獸也一語將下箇見字明其良心漸滅目下官骸偃然是已拔毛而角善惡感應立地可決造化回物賊形理之必然者爾我諸二氏所說死後輪迴果報不信加學迫我吾有受學白沙先生門者遇人問之則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即此便可印證

王文成公拔本塞源論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

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唯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効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傳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足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敎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彭南昀曰按先生是篇在與顧東橋書中從傳蓮特為又按出所以明聖學之真專在屏絕功利而詞章不足言也至簡易斯至廣大至微密斯至光明立言如此真與孟子諍楊墨然後儀衍粘粘然揭日月而行推於俗學浸淫驟縱極其鋪張揚厲之術何所不厦焉長世之儒父則曰先生之事功自足不朽卻多此講學一事耳嗚呼使先生學之不講事功亦必卑讀矣此皆掇其木而欲禁其枝塞其源而欲遏其流譬之蚍蜉之撼大樹人吳任焉

王文成公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能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

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謾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為說不同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本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

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王文成公與辰中諸生論學書

諭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力反為斯道之梗諸生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彭南昀曰靜坐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程朱宗旨也王先生教人以此入手與程朱豈有

朴格耶至捷剔病根專在斬絕利心即用
子無欲故靜之義非冥寂枯槁以為靜者

王文成公與諸弟論改過書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耳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

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為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為弟言之也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彭南昀日自能發揮四無之說以洩師傳之所未發於是始言頓悟自掀上乘旨遂入於禪家不思善不思惡之旨洸洋恣肆其可窮詰於世乃以陽明先生首言無之一字為口實不知先生平日致知致誠論專以遷善改過為真切工夫務使人欲日消天理日明並非只管求光景說

效驗滋助長外馳之病無善無惡曰自提綱劉念臺先生云陽明偶一言之實未嘗筆之於書為教人定本龍谿輒欲以己意竄罪前人遂有天泉一段話柄洵是確詰傳習録中欲人省察克治厚見壘出捜剔隱微深痛之疾不遺餘力欲知先生學者當從此動入於識致良知之知行合一然有實際而採詠無所置喙矣

王文成公示徐曰仁應試語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了了即放膽下筆令人入場有志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自不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

少倦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月即不得翻閱書史雖亂心目每日只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滚滚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醖釀若江湖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孫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王少湖先生論學語

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卻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貴無間斷貴久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求縱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見真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然足以逸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强於外焉能保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

遠道一以貫之之學乎

高忠憲公困學記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沖名復陽與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反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江右羅楚菴來講李見羅修身為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壬辰謁選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為而發者天啓之矣冬至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私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甲午秋赴謫所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貼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舟中嚴立規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

發氣象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念念不舍者兩月偶見明道語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經緜斬然遂絕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甲辰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助然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必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心默坐使塵忘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訣此一大段工夫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性善之旨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乃後已云爾

彭南昀曰先生此記自序入門工夫曰悟曰修未嘗偏廢然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吾師乎

高忠憲公示揭陽諸友讀書法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句所以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為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為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真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用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悌便思量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行要篤敬但依那書勉强做得一兩句便漸漸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浹洽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曾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曾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通萬理統會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間思忘想此心不知放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强坐定令浮氣稍寧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心之法孟子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於此類者尋箇入頭若更不得再於性理中周程朱張所論存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可行至於文辭不過寫其胸中所自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績飾而工矣天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

高忠憲公家訓二十一則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没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發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為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己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為雠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生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為本自古君子為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為本以忠信為主以廉潔為先以誠實為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遺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

了入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己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為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為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有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為小人者只是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於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為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腳即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澹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二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勝於穢濁之福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汚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為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為賭博宿娼之事清夜晚而

自視戒何而目若以為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别事死便不能脱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為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况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强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朴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為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為彼思量豈復有仁義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為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倩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清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為損不小亟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不變自各有遇於毋作非為内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善利圖說曰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甯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甯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甯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呶呶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路殊總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言豈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我甯為君子我甯為善人我甯為有恒其勢不至於無恒不止不至於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於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

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儻學者不幸分別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代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奈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梏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為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簣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於聖人總謂之半塗總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於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於其始半塗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於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又曰人人能克去己私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甯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馮恭定公關中書院記

危微精一之辨莫詳於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為德庸德也中之為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於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致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道也故曰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檢點此心於此惟精於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著於聲臭而惟天命不著於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反於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識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工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褻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為哉

彰南昀曰少墟先生幼從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時入門後雖與淇溪同闢無善無惡四字然其七十自壽詩云誰哉吾之師人心有仲尼考亭嚴主敬姚江致良知則終見其血脈貫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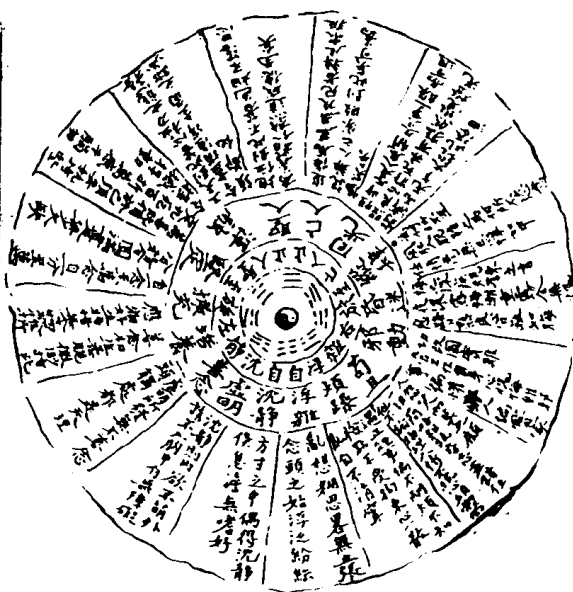
是記闡發中庸首章大旨慎獨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雖仍兩層說入而已融成一片指點天命本體十分親切責成修道工夫十分完密讀中庸者之鎖鑰也

馮恭定公論理學舉業一則

問明年科年屆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柰何曰理學使妨於舉業則理學亦異端談元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責子弟自家亦當督責自家勿事優游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便一一可見諸行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為之念下忘食忘寢之功眾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其得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為而布素不改其借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為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於今日之一念毋以今

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聖不專專欲以為解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僅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章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僅萬一謙虛者化而為驕傲謹守者變而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為今之計莫如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著養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元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也

彭南昀曰先生立朝居鄉無日不講學而答問生徒切近篤實如此方是當下喫緊後閱陽明先生與黃宗賢書云士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化導如濶泥坑汝入其中鮮而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可與是篇語意同發深省

呂新吾先生理欲生長極至圖說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六合為家萬物一體盡得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無善無惡逐波隨風生無世益死無後聞者曰衆人縱欲恣情賊仁害義天理滅絕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為不善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指五尺之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為盜未有不艴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為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豔一旦為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故

一行之失即為跖蹠一言之謬即為桀紂非便為跖蹠桀紂而跖蹠桀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却一念舜蹠可變是故為惡非天為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曹以善為性之當為惡為理不可為爾未必吾聽若夫為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擧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為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説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夫有小善而矜聞小擧而喜雖孺子亦莫不然是人人皆知善之當為矣獨奈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凶乎余衆人也每徘徊於歧路夫一歧向九天之上安樂萬端一歧入九地之下憂危百懼左足右足顧與二三子決擇之

呂新吾先生身家盛衰循環圖說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六合之内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饑寒而止尚僅僅不敷用而況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柔堅策肥其狼藉暴殄之餘猶足以咽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酷暑黧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嘶終歲辛苦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孤兒獨老菜色鶉衣為溝中瘠

為道遺殃者在在有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既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資以養命者也既不肯樂施予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爾曹不幸身不嘗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為當然以儉素為鄙嗇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自躬而獲罪於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劉念臺先生證人會約言并附諸戒條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一箇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何等至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無聖無凡古今一也但聖人完其所為人而我偶自虧欠耳學以完其人即聖人已顛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見及此者一日千里可也若見不及此便謂之自暴自棄纔欲為庸人早已墮落禽獸一途矣吾儕省諸

畧戒遊手遊談聚徒博奕議侮儒先詆訶名教不求友不講學不讀書

人生必有所自來試就其最初言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非與生俱來者乎學者於此體認親切常見得孩提稍長之良本吾固有而無務以私意汩沒之則事親從兄之際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養焉而致嚴喪焉而致哀祭焉而致敬皆非有加于其良也直致之云耳致此之知更無餘知學此之學更無餘學孝弟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毋戒私財私爨私出入交際制中宴樂酷好風水

年久停喪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雖吾親長而推之有親戚焉必愛且敬之有鄰里焉必愛且敬之有朋友焉必愛且敬之推之天下亦由是也蓋一本之分量然也而吾儕每不勝其膈膜之見自親長外便多推不去處情疎則亦流于忍分隔則易乖以侮出爾反爾至有近之不容于鄉里戚友者矣居鄉如此出而事君使民之日又當何如君子於此盡亦反諸己而已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進而求之更有西銘之說在

毋戒利己妨人駕勢毆人辱人動致人於官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利兩者正人禽分途處也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人纔為一己起見便生出許多佔便宜心于凡辭受取與出處死生之際總無是處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為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為孝其孝必不真為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為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栽父與君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喫緊在破除鄉愿寡曰鄉愿正喻利之深者故聖人惡之甯取狂狷吾儕學問只從念頭處討分曉見得義當為便必為利不當為便必不為是辨之最明處

毋戒會中投遞書揭及借名道學生事地方把持官府雌黃人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散之為三千三百而人道始備故聖人惓惓於學禮禮也者人之幹也古之教人必本於小學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推之莫不有禮以為之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德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為倡狂者燕居則箕踞科頭羣處則謔浪笑傲以父子則嘻嘻不問坐與立也以兄弟則頡頏不問後與先也饑而食渴而飲嗜慾而牝牡盡蠢蠢耳如是可以為人乎未也學者欲出獸入人請自學禮始禮無所不在即一會講間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一問一答一瞻一顧莫不具有三千三百苟能致謹於斯而心有不存者蓋亦寡矣作聖之地其在是乎若其大焉施之家庭日用間請從文公四

禮而推之或問禮之要曰敬而已矣敬即良知一點
精明處
畧戒側聽淫視疾言遽色跛立箕坐之類衣不紫
履無朱冠不采闇閭無惰容喪不用浮屠祭無
淫外神動行祈禳
世人酒色財氣合成此身耳清其途即學人鮮不受
病者人心之體本無一物而四者為之祟蓋隨感而
生不能不逐感而著故也學以事心為功常見得本
無一物之體而葆之以靜則雖有四者之感亦不過
順以應之已何著之有先正有言真知是忿忿必懲
真知是慾慾必窒此中勢如燎毛令一切無站足處
其次不能無著者須時加檢點漸次克將去古人二
十年治一怒字是何艱苦猶記先師許莊簡公每於
身經歷處體驗所學如曰今日遇交際頗不作銖兩
見晚年絕色曰前此猶有染在遇拂意事或動氣既
而曰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為學者言如此愷悌
君子哉
畧戒呼盧酩酊飲以長夜蓄頑童挾娼妓摴蒱常
近阿堵睚眦報復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
守者夫名節之於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
無內外世有急了悟而忽修持惇大德而畧小閑者
猶不免為學術病況其大者乎如淫坊酒肆吾輩斷
無託足之理至於出入公庭干謁有司舉世以為榮
恬不知怪然自有道者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大者薛
文清曰囑託公事雖能免人於患難實損自己之廉
恥夫免人於難且不可以廉恥為殉則此外可弗問
已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
情若不看破奔走如狂妄開徑竇呈身之巧有無所
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已敗萬事瓦解況求之而未
必得不亦枉做小人人但知昏夜乞哀為壟斷之富
貴可恥而不知其病乃自做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
做秀才時行徑已壞欲異日為賢士大夫木之前聞
也
畧戒結交衙門官吏說事過錢及以碑軸獻諛當
途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在習上即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於流俗者不能枚舉而奢為甚奢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尚一成牢不可破每日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豈知其後有不可繼者乎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恒必繇之況有并其非義而從之者未嘗不良知井井也終無奈習尚何已此之謂失其本心禮與奢甯儉儉之一字善反之即以習證性之學至於俗呋世壞至今日而極一掌迴瀾尤在吾輩幸相與交勉毋忽

略戒嫁娶相競宴會相高宮室輿馬服飾踰制

凡宴會用四果八餚餚五葷三素加禮者用湯餅小菜仍不得過豐遇非常之禮餚不過十尤痛禁梨園宴會邀官府亦然往來用折柬慶禮用紅折一切慶弔稱家有無

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而先之曰修德繼之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則講學云者正講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徙之與所謂不善而求必改之為修德地云

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角異同縱說得十分諦當只是口耳間伎倆與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與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為不淺戒之戒之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常令精神完養在內即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遽形之言說正是學問進步處

略戒多言及言市閭閻事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況在我者未必皆能且多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為善自不容已大要在破除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於過惡相蒙處尤賴人眼分明可以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何等心腸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俾其遷改而後已其不受規者非吾友也聽其去籍過有得罪於名教者鳴鼓而攻之仍去其籍大抵惡不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法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略戒腹誹背憎樂道人短匿怨結交

劉念臺先生家塾規

俗失世壞士不知學弟子不知有師何有於朋友師
友之道廢而考德問業之事荒雖有中智之士幾何
而成舉子業其小者也苟善學焉進而求聖人之道
在是爰本古人之意述塾規數條以為多士鵠務相
與遵守無斁

一考德之要

雞鳴後晨初醒何思何慮正是本心呈露時即與葆
任去纔動念便須打點一日子勾當不使間過於此
憤然發箇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眼青山
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　晨起且靜坐自證平旦之
氣果與人相近好惡幾希處　每食必讓每飲必知
節首戒誑語及戲言戲動　上堂揚聲入戶下視入
市整容處私褻必慎其獨　視毋窺聽毋傾立毋跛
行毋翔坐毋箕踞凡無故不得廢衣冠　出入則告
假則告有聞則告在學告於師在家告於父兄　凡
出入遇尊長於塗則趨而揖遇相識則揖過茶房酒
肆戲場則趨而避尤杜足公庭絕交淫比　師長有

事則服勞有令則奔走有言則書紳有行則觀模略
如子事父母之禮遇朋友過誤則相規相勸務求有
益毋匿怨養交毋小嫌致釁　特查己過力矯浮薄
之態務以敦厚溫恭為載道之器　毋議人短長毋
闚人私嫛毋傳人流言毋習市語　嘗念一日所行
不負三餐茶飲否　伏枕後追念一日之間某事有
過某言有過俟明日謹書於冊

一修業之要

晨起書紀過冊書昨日所讀何書所行何事所犯何
過一一登之無漏　早膳後溫書旨候講長刻師陞
堂率諸弟子行禮乃登座諸弟子以次就坐一生鳴
講鼓三北向揖曰請開講乃講質疑送難務暢厥旨
講畢一生先起伐鼓三乃羣起行禮而退各加繹
午膳後換講書所及之時藝數篇擇其佳者閱之隨
日積以成帙時加溫尋　申刻治古書一冊本經之
外另治一經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定性識仁東
西銘等篇不可不讀他若程朱新建語錄或先秦兩
漢或韓柳歐蘇是也仍限行款詳加圈點至成誦乃
已　燈下看通鑑五頁加圈點凡三復有疑字則考
有疑義則乘閒相質凡一代須明一代大意一朝須
明一朝大意一人須記一人始末一事須記一事始
末其間是非成敗無一一拘前人論斷　三六九會
課以二題為率其法如有司考較或量等高下以示
激勸凡以事不會講不會課者先期稟命　朔望考
一月所立課程勤惰以行賞罰考舉學詩歌歌舉閑
評古今道理互相質難乃假

彭南昀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說聖功二字
蔑如聖學卻是上達之基故程子云自灑掃應
對可以至聖人朱子小學一編所以有功於養
蒙甚鉅劉先生是規又綜聚小學條類而括以
考德修業二義使之晝有所為夜有所思童而
習之馴至於道明德立之域夫豈遠哉父師不
以是教子弟不以是學相率苟且剽竊而不知
所底止其於才也養不才中也養不中之義何
居悉揖凡有敎人之責者均宜本是規為準
繩則於古之所謂師道者庶乎有合云爾

劉念臺先生學戒四箴

翼翼聖修精共朝夕豢口羅旨曰疎儀狄一獻之禮百拜終席敢述竹林五斗一石矧予小子三爵不識摅淚笑傲百爾罔極元水在御齋明有赫懿哉初筵衛武之德右酒箴

莫毒匪鴆莫戕匪虎誰謂衽席而馮斯侮螓首蛾眉伐性之斧豈無城國監於往古有儼者思於所不覩夙夜夜寐神明為伍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叶學聖之和男子緊兽右色箴

巍巍千古一開天塹不有呼蹴昌微本念毋曰暮夜鬼神所關凡若穿窬語鉤默餂擴而充之作聖之漸甘節惟亨奢也甯儉原憲敝韋黔婁薄斂勖哉先民夙夜無忝右財箴

浩然之氣與天地調㦸而趨之其焚如燎目蝕彗竟電擊風飈上天徵咎於人曰祆祆德之乘厥心孔嚣靜觀氣象動直以劭擴兮澄聖法在日消君子知止握有斗杓右氣箴

彭甫昀曰戒為入德之首如云齋戒以神明其德學之終必戒也惡人齋戒可事上帝學之始必戒也中庸戒慎恐懼為修道工夫而戒則先言之論語言君子三戒更屬著明人但知佛老言戒不知聖賢日月尋常無非戒時念臺先生律己律人何等嚴切

陳幾亭先生家載雜訓

俗所通用而必不可襲者四事一日家中不用優人優人演戲無非淫媟豈可令婦人童穉見之即姻親新遇先期告之同志高明必不見罷儻宴公祖父母輪流為首難不可辭亦須度量官府品致可已者明告而罷之不可已甯借他處園亭勿壞家法二日疾病祈禱勿廣殺生嘗見蓮池戒殺文中有此條悲慘懇惻悚動狂迷深助儒理凡信祈禱者大抵愚夫愚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迴殺生乃佛家首戒何獨於禳灾之期反不信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言就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應止矣三曰僧尼佛婆勿令入門愚人或逢生子或已生日或逢喪事輒令此輩誦經念佛昧禮犯義無益有損婦人行之已為可惡男子信之尤屬可羞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殄天物隨常往來則温公所記郡牧判官事近日梁谿高公同志約本乎道義本乎庸情可仿而遵也宴郡邑大夫及新親並應度情量義斟酌得中務為返奢從儉之計

每見士大夫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教習謳歌稱為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鑽穴踰牆意態兒女輩習見習聞十來歲時廉恥之心早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愧之不動禁之安能乃為祖父者耽耳目之細娛忘中冓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毒其後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園亭之設為宴游者多為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縱使宦成之後何便為行樂之時若方積書用功先起臺榭恣遊觀恐於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始可已吾嘗嫌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雖雅人風韻亦覺多事惟晉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大望若閉門持重不日就良辰美景之間瀟灑勸酬疑忌深矣士大夫尋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子亦有舞雩之遊杏壇之講習有逝者如斯之會心有春風詠歸之喟歎境界能為學道助良不誣也不知山靜川流天造地設故足以滌塵想發道心若人工

結構累石渟泉翦綵為花原無生意此雖極其幽勝只作繁華極其飄逸只作俗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有興必有廢我竭力而營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運之一興一廢之間無不有費時傷財之害其耗蠹於人間暴殄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致者春和秋凉偕良朋命駕百里內外皆可涉獵遇勝境賞心盤桓旬日素有本領未必無元公月巖之助也其在書齋隨在花竹數莖足矣陶公所云樹木交鬬特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為此無益身心得罪鬬鷄之事哉

唐太宗以天子之尊猶知生日增悲況學士大夫忍以此日酣歌稱慶乎身為孝子慈孫當止是事子孫為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良朋至戚同堂聚學君子樂之然不濟不親不方不久日間接見笑語各有常度午前清氣觀書索理午後神倦靜以息之薄暮與陰俱斂檢點一日所為凡此三時竝不宜劇談多笑洩越神氣招尤致疾有損無益惟中飯甫畢此時飲食在中頗宜動盪手足發

舒言語使宣通而不滯知己相對隨意疏散可以發明義理條暢血脈浹洽情意不亦善乎自治所以治人全交乃在好學芝蘭之士易遠難親懷安習非則正人望而卻走所宜切戒

彭甫昀曰先生全書家刊排備俱足砥世先君垂戒特筆標識以當遺誨惜未及多刊也

蔡忠襄公聖門律令

國家設律令以繩不率之民凡姦盜詐偽之事無不具列使民知所戒也聖賢垂訓凡士之悖乎道者亦莫不森然具列是即聖門之律令也不知所戒其何以為士今僧家戒律且有持之甚堅者吾儒獨可遜之乎爰拈出八條與多士共醒之

一穿窬之類 多方僥剌者是

一患得患失之鄙夫 夤緣以走進取者是

一妾婦 阿附取容者是

一壟斷賤丈夫 兜攬公事趨利如騖者是

一墦閒乞人 望門干謁者是

一無忌憚之小人 譸張變幻蔑禮忘分者是

一德之賊 模棱柔媚處處討好者是

一不遠禽獸 流蕩無恥者是

此八者士行之大關也稍不加慎則干律犯令矣吾人良知不泯是非本自昭然師不能明言於弟子友不能直諒於同儕但使清夜內省決有不能自安者總之義利關頭看不分曉緣俗積染以致自露其醜而不覺其實命中應有者斷不能少命中所無者徒勞無濟若從學問煆煉一番躁而返之以靜兢而返之以恬穢而返之以潔濃而返之以澹放而返之以慎偽而返之以真則出此入彼去跖即舜只在一轉念間耳有能度此八關者就而問學庶可相成也

彭南昀曰嗚呼此先生視學江右特訓士而作也獨居自有不踰先生之所繩者幾何哉周元公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先生規戒至此真能以師道自任者余聞先生得力於王文成公致良知之學孜孜以拔本塞源躬行表率歷官所至清惠交孚文成則扶危定傾先生則守死善道一而已矣振襟聳目尚覺生氣凜然願與同志共銘之座右

右彭南昀先生手輯儒門法語集一冊蕭山湯敬甫長白廣菊堂兩先生同校是書深裨後學余擬攜眾老人士不能多見道光辛巳季抄此郡館夕把玩急欲付梓奈秋試來遂未竟志但願諸君子眾募諸同志速付棗梨更能廣刷是書以冀明正學者能為南昀之人文之所由基也

道光辛巳小陽月湯陽潘學李文耀謹跋

儒門法語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彭定求編定求有周忠介公遺事已著錄是編凡錄宋朱子陸九淵明薛瑄吳與弼陳獻章王守仁鄒守益王敬臣羅洪先王畿顧憲成高攀龍蔡懋德魏校羅倫馮從吾呂坤孟化鯉劉宗周陳龍正黃道周二十一家講學之語少或一二條多至十數條定求自有所見即附識於後其卷首題詞有云功殊博約候分頓漸自朱陸立言始要之入門異而歸墟同無容偏舉也云云可以見其宗旨矣

三子定論五卷

〔清〕王復禮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子定論五卷》提要

序

古人崇實行而著書次之[illegible]行在孝經而刪定修贊俱足千古自後著書日[illegible]選書亦日繁而孝弟忠信之行反多不可問君子[illegible]為文章盛而德行衰世風所以不古也然士生於[illegible]遇主身立廟堂之上修德勵行倡明道學俾天下翕然從風皆知先德行而後文章則大道行而人心返古書且不必著而況選古人之書爭長於字句間乎惟懷才積學而不得志於時不得已出其胸中所蘊著

為一家言存斯道於文章之內又恐獨誤之言未必盡信於當世於是取古人之書而選擇之又註釋辨論之曰庶幾古學明而大道不墜云爾余友王子艸堂延叔先生令嗣也先生少失恃篤於事父以純孝稱范忠貞旌之因累世實居閭里咸敬慕之艸堂奉先生庭訓教倫法古一以實行自勉乃才優學富溢為詩賦文詞余讀之固成一家言矣又彙其平日所讀性理史集諸書上自周秦下迄勝代註釋辨論各以類從分為數十種以次授梓而公諸天下賢哉王

了雖未得志於時上有功于古人下有造於學者所謂古學明而大道不墜微王子其誰與歸哉吾嘗觀世之著書選書者競以文章相推奬而孝悌忠信之行略焉弗講無怪乎其書之暫行旋廢不足以傳不朽也若艸堂講選彙從躬行心得之餘另出手眼删謬闢微借文章以存斯道將以爲直可百世不刊傳爲定本賢哉王子誠善學孔子者哉吾是以樂爲之序

康熙庚申十一月蘅溪年家同學弟徐皆鳳竹逸氏

拜題於吳山客舍

自序

三子者朱子陸子陽明子也定論者三子之論不一要歸於道則一定而不易也三子之學炳耀如日星流行如江河固無待于定論而始明乃世之學者往往議其異同疑其出入是猶耳食臆斷而未嘗躬行心得之故也朱子晚年定論陽明子輯於正德戊寅并序其書以爲自幸其說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未定之說而不知求其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是朱子之優入於聖賢之域者不徒以誦讀訓詁爲也其序陸子集則曰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是陸子之立身垂訓又豈容遺人倫事物哉至陽明子獨揭致良知之說以開示學者人多訾之夫致知出於文宣良知本於孟子直抉聖賢心學之宗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初無奇僻之論畧人倫而外日用廢誦讀而忘事功

道乎難也而世人不察復以疑陸子者疑陽明子何其謬歟復禮不敏髫年時家君延叔先生即以敦聖學爲訓曰毋徒事帖括也深愧弗克負荷然從事有年不敢遺本而逐末亦不敢忘察而徒存因質定論一書而參之三子正以見三子之論同其學同其心無非同是豈待夫日久論定而後知其爲同哉蓋三子集中皆有定論而學者未之深考耳今故不揣而裒輯之世之有志於斯道者其亦可以無疑也歟

時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重九日虎林後學王復禮

謹撰於拙修齋

書牘

承示三子定論盥手莊誦于三子之言採擇精要而附論八則條分縷悉尤足破釋羣疑不意如此與俗波靡之世乃有眞見定力砥柱廻瀾如先生者爲之一讀一快夫大道不容有二而入手各隨所宗宗者尊之不願宗者置之其不得已而有言亦務呈其所自得俟之天下後世自然如其所宗在是何必嘵嘵呼號一祟一譽如欲得而甘心者御此爭長競短之心便非切實爲己之學况廷目之有事乎好醜者徵

獨有爭長競短心也不過借爲趨承之徑故時文非傳道之書評文非講學之事而輒肆詆詈此吠聲逐影良不足較獨惜有一二潛修力學之士而亦蹈此陋甚者不僅關其學術并貶其事功嗚呼爲孔孟之徒有不爲朱子之徒者乎尊朱子即非孔孟也幾不敢是王而非朱亦不能是朱而非王蓋王子實似續千聖千賢之種子實有明一代特出之偉人繼往開來不可無朱子亦不可無王子矛窃憤憤思一申其說指其妄既而念聖賢眞脈自不絕于天壤王子之

學之興廢否也非王子者之有當否也天下後世有學而自得者自能辨之僕初不知學何敢以嗤人乎競者轉入其習故靜俟夫當世衛道之人讀尊刻先生始學而自得者乎不以先生之學而自得者証之而即以三子之學而自得者証之雖先生有言而仍不入于爭長競短之習僕所服膺而心快者尤在斯乎僕因是而有觸爲朱學之流弊不免于訓詁故姚江起而正之王學之流弊不免乎光景故梁溪起而正之梁溪之言節節朱子未嘗分心理爲二何煩陽

明一之未嘗分知行爲二何煩陽明合之雖極崇朱子未嘗極貶陽明僕近輯顧高兩先生之言朱子王子者爲朱王定論以旨攻姚江者爲定論則知今之攻之者爲深文彼判心理爲二而以朱子語之稍涉心體者即刪之判知行爲二而謂世固有知而不能行者如病夫之不能步世固有行而不能知者如赤子之匍匐入井欲別朱之異乎王不惜掩朱子之面目率天下之學者爲病夫爲赤孩亦可哀已僕之爲此非以尊王也正以尊朱也先生學衰同心故偶一及之倘蒙不鄙容錄呈覽然衛道之重賴有先生僕亦何足云牘書馳懷不勝翹企

平江弟蔡方炳頓首

三子書聞已告成實甚喜近日尊體如何念念弟藩下尚未止將來未可知依前遠見爲道自愛弟無[illegible]斷象山之文偶閱省志有天台黃久菴辨陽明先生一疏甚快今送覽揭著一帙呈上求大加司南爲禱望之望之

同里弟毛先舒頓首

凡例

一聖學本同原無稍異然自來疑者全集既已罕
覯懸斷又爲無憑先生合集誠破千古之疑

一朱子晚年定論係王文成公所輯先生藏書最
富屢經兵燹遂失此書後得劉黃中先生刻本
借錄參以朱子語錄年譜可云盡善

一陸子定論先生編購全集不獲因假黃無休先
生抄本逐錄次假趙行方兄刻本增收復從毛
稚黃先生轉假朱載升兄全集細輯無遺

一王子定論先生自傳習錄以及正集外集年譜
全書等採錄精華允稱美備

一是書告成首尾五年三易其稿先生曰是可以
無憾矣因付梓以公海內

一是書成先生復得古今諸公論辨因備識之爲
斯道慶

受業方寧謹識

男王謙良謹書

履歷

朱子諱熹字元晦號遯翁江南婺源人宋建炎四
年九月十五日生登進士歷官秘閣修撰轉朝
奉大夫年七十一卒贈徽國公謚曰文淳祐元
年從祀孔廟

陸子諱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江西金谿人宋紹興
九年二月乙亥日生登進士歷官將作監丞轉
奉議郎知荊門軍年五十四卒謚文安明嘉靖
九年從祀孔廟

王子諱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明成化
八年九月三十日生登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擒
逆藩封新建伯年五十七卒贈新建侯謚文成
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目次

三子定論朱子卷一

王復禮曰讀書守章句耶爲聖賢耶文成所輯定論非徒証朱子之章何實示人以作聖之方耳故劉念臺先生論定論一書云朱子可謂善變矣由支離而易簡庶幾孔門聞道之地而文成殆其功臣歟復禮重訂而增廣者正以見朱子未嘗不尊德性與陸子同也原無異也道如是也爲定論第一

朱子定論

答陸象山

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于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耶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

于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爲幸也其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與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

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撿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

又

某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其近覺向來乖謬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與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

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紙
嘆惜而已

又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
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
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
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又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
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汩
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散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
學乎

又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
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
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

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
如臨事避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
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
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
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
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
處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
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
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
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
也向來所聞誨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
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
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黃直卿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
寛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

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禀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某近日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

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

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某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惰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

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辯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

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凡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某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還有會心處輒一喟然耳

三子定論　卷下　八

答潘叔度

某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

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亦只往往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某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強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懍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于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不日解經最

三子定論　卷下　九

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篇文字。非惟是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樣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周純仁

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

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向外之患矣。

答竇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于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于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

近裏而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緞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别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眞别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

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又

日前爲學緩于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注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于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答符復仲

所論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

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答吳德夫

承論仁字之說是見用力之深某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于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陸象山 以下俱新增

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恨未得欵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答諸葛誠之

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于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在正欲身率學者于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

答呂祖儉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歛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書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于己而在于書不在于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

陳齊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之域也

答陳師德

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

示洪燮

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正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

語錄

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

又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無存養之功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謬乎

又

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下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又

學者須於主一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着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緩散時但纔覺便收斂得收斂時多緩散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非是別去求个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無求不得之理

三子定論陸子卷二

王復禮曰世人謂文公與陸子不合殊不知其推尊佩服不一而足語詳附論中宋史列傳收陸子講喩義章于白鹿洞聽者至有泣下淳熙朝嘗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俊傑相與論道經邦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知荊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稱其為躬行之效是陸子誠幼學壯行者矣安所為禪也茲特纂此正以見陸子未嘗不道問學與朱子同也原無異也道如是也為定論第二

陸子定論

與朱元晦

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
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
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

與李省幹

古先聖賢無不爲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
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
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
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
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

皐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
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遁於荒野入宅於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
爾爲麴蘖若作和羹爾爲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
不求師其可乎哉

與陳正巳

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
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于此等事業奚啻
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
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則
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與曹挺之

大抵學者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
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
振日月逾邁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
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亦可隨
處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

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
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
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道
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貧
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愛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絶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歴山漁雷澤斷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絶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賤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莫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進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又

孔子讀易韋編三絶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没聖謨乎

又

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閙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秪成惑亂

與傅子淵

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其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起予顏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書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

與趙詠道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

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卑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瞀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

與黃術中

人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人視若貨

殖豈不甚可歎哉窮壤間窃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憫為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

與楊敬仲

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與張季悅

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

與趙子直

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眾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

吏日習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脈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

與趙然道

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存存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

又

富貴利達之不足恋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彌顧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

與李宰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卽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不由講學無自而復

與蘇宰

爲守宰者附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罷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舞青則飢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謬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上禪徒與爲大異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異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贈二趙

學者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注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終始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爲病祗以爲益不得其實而弊於其末則非以爲益祗以爲病二巳其講所

以致其實哉

答或問九則

傅子淵自此歸家陳正己問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又

或問異端先生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又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荅
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又
吾于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
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又
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遷切巳自反改過遷善
又

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又
先生在勅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方治國先
生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又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
文不誤後生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
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遊
涵泳久自得力

又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
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
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語錄二十七則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
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
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
之者聖賢道一個自字煞好

又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
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又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又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
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
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

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又

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又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看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宜看繫辭皆贊嘆聖人作易

又

文纔上兩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何不謂偷使

又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爾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又

窮究磨練一朝自省

又

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趣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

又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又

釋氏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又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又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此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爲仁不存則爲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又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

學所學非所用

又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人大學際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

又

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又

象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又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又

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極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又

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

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

又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又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又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又

學。能。變。化。氣。質。

又

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磨。練。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與子姪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君子喻義章講義

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繇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繇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三子定論王子卷三

王復禮曰。文成一代巨儒。豈。不。知。讀。書。窮。理。其所與切示人者。欲人以致良知。爲重。而只讀書。窮。理。輔之也。明武宗稱爲學道人。世宗稱爲有用道學。穆宗稱爲當代眞儒。神宗稱爲王某學術原與宋儒朱某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可。謂知臣者莫若君矣。今故謹述其語。正以見文。成。未嘗不尊。德性而道問學。與朱陸二子。同。也。原。無。異。也。道。如。是。也。爲定論第三。

王子定論

答徐成之

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于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氏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

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
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
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
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言狃於其異而遂不
之察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
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
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
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
離于須臾之間也是其爲言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

三子定論　卷　王子　三四

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
雖韓文楚詞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
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
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自有以
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愈
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
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
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
盡其所以是也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

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
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
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
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
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
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
後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
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
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

三子定論　卷　王子　三五

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
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
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
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
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
能一日而安享于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
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
庵也夫學術者古今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
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

而豈獨爲輿庵地哉

又

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

答歐陽崇一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答陸元靜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爲一于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源者也

又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于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耳

答顧東橋

某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耶

又

予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

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

與王純甫

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

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

又

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

寄聞人邦正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于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于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邪

答羅整菴

執事所以致疑于某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

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事之正直哉

答陸元靜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答張元冲

問二氏與聖人之學皆有得于性命但二氏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切于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答舒栢

舒栢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敬畏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灑落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于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失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灑落也是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為灑落累耶

與同志

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同志已知其說而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良知未眞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得力雖比支離稍有頭緒然五十步百步之間耳

示王畿錢德洪

人心自有知識已為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

示王嘉秀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漭焉入于隳附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于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

答徐曰仁

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

答陸元靜

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答黃以方

講習討論下許多功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

答陳九川

致知之說聖人已指以示人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示南元貞

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于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

示劉伯頌

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示劉君亮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于靜處涵養却好

示梁川諸生

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

成功。豈不誤己誤人。

答或問八則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又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

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又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

又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工。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又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又

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又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于得姑教之靜坐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又

一屬官聽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

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着空

語錄九則

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內外之分斯其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又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佛老

良知在夜氣發時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又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又

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

又

所惡于上。是民知。毋以使下。仰是致知。

又

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

又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又

隨處體認天理。

止至善講義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驚其私心于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

三子定論引證卷四

學辨二則

徐文貞階曰。朋友相詰難者。或別存養格致以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非。或別學問思辨篤行以為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為聖人之徒。但入門有不同。其說雖殊。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為學。故必認以為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者問此也。學者學此也。道此之謂。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為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合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為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

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爲博學者非謂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宜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宜愼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心則辨之宜明辨之既明則益致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

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託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託於陸子而詆朱爲僞也今曰均爲聖人之徒則其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介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兩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

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蔡忠襄懋德曰學問一事求其是焉已矣若中無所是而隨聲吠影與自以爲是而操戈翻案其人心術皆已得罪聖賢又何從知學問之眞原哉所謂求其是者非如後儒疑似牽合依傍湊泊以前人言句爲模範而我型之也蓋叩之內心而洞然晶瑩驗之人倫世故而砉然中窾印之千百世前後四海內外而脗然符合不差毫黍如此而已矣惟我陽明先生負不

世出之資歷生平未經之患難一旦恍然提出良知兩字直抉洙泗濂洛之嫡血蕩滌詞章訓詁功利之積氣至其勳業節義隻立古今尤令人稜視貞儒大用而一洗道學迂腐之疑而或曰良知之學近於禪而卒流爲狂虛篤行君子多不滿焉夫良知兩字非朔自先生附子輿氏之言也夫子輿氏稱乎否耶良知之第一逗見爲孩提愛親稍長敬兄夫愛親敬兄圓虛乎否耶且以吾人証之纔一墮地便能乞乳未幾見他人而啼見父母而笑此嬰兒之啼笑與歷山

之號泣有二良知乎可謂圓虛乎江次翁奉母避亂遇賊啼泣告有父母在賊不忍犯荀巨伯看友人病賊至願以身代賊相顧嘆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回軍去此盜賊之知孝知義與陶唐四岳之明揚交讓有二良知乎此可謂圓虛乎設使酬古揖開之儒慣習問安視膳之儀卒然遇利則攘臂遇害則掉頭絕非嬰兒啼笑面目此可謂切實乎又使角巾衿帶之儒口講仁義道德之訓一值生死之交鋒刃之際遂匿本心曾盜賊之不若此可謂切實乎

乃以嬰兒不假學識盜賊不能澌滅人人各具刻刻逗現之良知而疑爲禪究陽明乎抑究自己也或又曰晦翁傳註尊爲功令而陽明間有異同不無可議夫陽明之間有異同此所以爲晦翁知己也蓋晦翁以繼往開來爲己任故汲汲表章六經四書詞句之間豈無千慮一失且其入手稍未易簡當時鵝湖辨証已自異同而白鹿一會則晦翁引象山爲知己又其晚年自悔有云近日方實見得向來支離之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將經世事業別作商量

講究不亦悞乎可見晦翁勇於聞道何嘗自護其過而今人必代爲護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以雷同附和爲知己者此在末俗人情則然豈可以例聖賢心事哉且晦翁悟後謂因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人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此與陽明有何異同後人自看不到耳然則良知之學迄今幾失其傳者又何也其故有二一則聰明浮慧掠前人光影而悞以任性爲良知一則義路膠滯嗇翻前人公案而謬以執

見救良知嗟乎天下之適燕南轅漸迷漸遠者多矣豈獨先生之學爲然而乃以歸禍先生哉今願學先生之學者先掃成見平心和氣讀其書知其人力究其宗旨之所存以及下手格致之竅要而又廻勘於夜氣清明就正於賢師良友俾見其果圓虛與否是禪非禪而後去取從違可以自判自決矣

論斷十八則

孔太常煒曰陸子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意言非敝而好古乎抗志必毅師道尊嚴記久傳

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備

申文定時行曰世以僞學覇術詆背文成原未知文成不足深辨其謂自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佛老莊列而後可若文成祖述經訓羽翼聖道豈其自創一門戶耶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氣節文章功業文成兼之而謂之禪可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若文成者可謂真儒之有用而非拘曲實學之自得而不專於見聞矣

顧端文憲成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空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

王弇州世貞曰朱子表章之功與天壤俱敝不在訓詁章句之末其所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之統而已而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文成非求悟也爲不盡得聖人之心而悟也今其所揭致良知一語簡切痛快實

可接孟子之性善而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又曰文成勳最大而又能直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緒言立德立功者無兩焉

劉忠正宗周曰文成云良知即天理可謂直下頂門程伯子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至朱子解至善亦云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文成於此亟首肯是文成之言即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

鄒端簡曉曰文成功不在靖遠威寧下其學術非潛

心內省。將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趙玉峯士麟曰朱陸入手不同其於大原則一學術止論差不差不論同不同又曰陸子之學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功荊門之政幾於三代晦翁門人吹毛求疵其指爲禪亦覺欠公

蔡九霞方炳曰尊朱排陸蹈彪吠聲比比而是始將以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務耶文成揭出良知如重裘振領然習傳註之學者羣詆之自朱子定論之書出而議始息矣

林西仲雲銘曰文成致良知之說實千聖相傳道脉乃當時多有詆爲僞學陳建作從信錄亦惜其講學之偏爲文章功業之累甚矣理學之難明如此

毛稚黃先舒曰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乃考亭見道以後語斷無疑也後儒苦泥朱子前說必欲墨守而輸攻之則凡聖人性命精微之說豈皆可詆訶而駁譏之乎又曰文成功名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議者謂成功用詐學術近禪豈不謬哉江彬桂萼之徒讒忌百出究於文成何損適成其爲小人而已

黃石齋道周曰陸子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法施于州郡築險賑饑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晦翁詆之爲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存古人爭難處只是借來發端開吾竅[illegible]不得隨他訶墻罵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纇亦皆不違于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也必須高明柔克沉潜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沉潜雖思孟復生何間之有朱士美云此莫近于調停吾石齋曰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異同

陳文溪九叙曰舍吾性中自有之眞覺等世間不必有之文辭自擲寶珠珍其敝帚無論律諸聖教當坐操戈即使證諸考亭亦議逐影而舉世貿貿罔識所歸是當考覈于文成傳習錄以識其宗參伍于朱子悟後定論以正其謬因考亭以得文成因文成以得吾夫子一貫之旨亦在學者自得之而已定論一書年之晚與不晚未足深辨也

汪救野蠖曰文公窮理文安辨義利文成致良知隨處體認天理有何異同世之妄毀者甘心拾桂蕚之唾餘蔑儒叛道可哀也已

黃梨洲宗羲曰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挍甫借數聲則罵考亭爲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爲禪矣此東坡所謂擿外悍婦鋒飛灰火如豬嘶狗嗥者也

董觀山瑒曰朱陸異同聖學一大關鍵然分之爲朱陸合之爲孔子初無同異也子思子曰夫焉有所倚

孟子曰何必同可以思聖學之淵源矣

潘蔭廣兆元曰陸子全集千頁王子全集三千頁世之謗二子者有理路不明而錯解其文義如陸子嘆世人不能身體力行以致經書陸沈文成言聖人之述六經見諸行事而後筆之于書亦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記其家之產業又言聖人本體虛無猶大學之明德中庸之率性不假仙佛之虛無從從生死起見其中事物流行不爲心體障礙亦猶日月風雷不爲太虛障礙來嘗言心體下要著太虛不要日月今世人乃謂陸子欲陸沈經書文成藐視六經爲名狀數目又謂文成以不障太虛爲妙則去了日月便是鬼魅世界心體中容不得善則是太虛中容不得日月乎此一可笑也有以他人之言亟攙入誣罔如相士異文成之貌曰天下有斯人乎頷拂領其將入聖境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圓此相者之言耳今謂其講學之語雜出釋教聖胎聖果齋臺而見二可笑也有刻予推原而以流弊歸禍夫陸王二子何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何嘗不教人

躬行實踐第謂作聖之功不徒在紙上講解必須辨義利致良知今乃云天下之士心不習于訓詁記誦辭章則用之于詩書逸遊賭博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云一講良知便都無事又云外物不知亦不求于心然二子何嘗不求于心何嘗便都無事何嘗縱人逸遊賭博三可笑也有以其偶用釋典字眼遂斥爲禪學如語錄中上根投引詩中飛錫等字不知宋儒詩文語錄中此等字不可枚舉今不以意逆志而以辭害意可乎四可笑也總之二子全集世人不

能兼見可以妄肆詆毀惑亂初學負所謂心逆而險
言僞而辯者矣
李長人嘗曰自歷聖先賢以及諸儒其授受之際果
在教本乎抑在徇末乎如道僅徇末將端本澄源宜
奪顏曾之席如道必教本則孟子所云學問之道求
其放心者非咨學問也蓋已統千古學問無復有遺
爲者矣吾故曰本體不廢功夫功夫不離本體分則
均非合則皆是陸之尊自誠明者也本體即功夫也
朱之道自明誠者也功夫即本體也中庸誠明並列

道中以天道人道惟曰誠者誠之者遂不更存明名
其後亦祗有至誠之人未聞稱至明之人則明也者
誠之功夫而學問惟一尊德性矣無疑於德性問學
之同豈猶有疑於朱陸之异哉
黃主一百家曰今天下講學者假餖飣帖括名爲聖
註因以慢罵象山陽明直指爲告子邪說詆其腹中
空虛非此不足爲藏身之術故論詩文則曰此詞章
也而已可以不學矣語經濟則曰此事功也而已之
不材可掩矣于是肆口無忌妄行批駁耳

三子定論附後卷五

四勿學者王復禮著

二子不諱學禪

朱子嘗言始見延平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
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
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
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
漏百出陽明子亦曰某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
乃稍知從事正學苦于衆說紛撓茫無可入因求諸

老釋欣然有會於心然于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
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
官龍場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
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
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觀此則二子始皆留心于禪
而後從事聖道勇于歸正不掩其非足蓋以身爲教
欲使學者愼所趨耳

二子虛懷可証

淳熙二年陸子會朱子於鵝湖朱子和陸子詩有德

榮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舊學商量加邃密
新知培養轉深沉之句八年朱子爲南康守陸子往
訪朱子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有此溪山還
有此佳客否乃率僚友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
席陸子講君子喻于義一章朱子請書講義受藏跋
其後云陸兄子靜來自金溪其講一言以警學者子
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
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
不悚然動心焉其猶懼其久而或忘也復請子靜筆

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
庶乎其可不迷于入德之方矣又嘗與陸子書云邇
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日支離之病甚恨未
得從容面論未知與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耶又與
陸子書云病中絕學損書卻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
進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恨未得欵曲承教盡布
此懷又與周叔謹書云居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
狥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
覺不滿人意又與諸葛誠之書云愚勸同志者兼取

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子靜
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于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
于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又與符復仲書
云所論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
卽便舍去可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
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又與呂東萊書
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又有學者因無
極之辨貽書朱子詆陸子朱子曰南渡已來八字著
腳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

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是朱子推許陸子可
謂至矣至文成服膺朱子數條亦附錄可証朋友觀
書多有摘議朱子者陽明子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
吾說與朱子先時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不得不辨
然吾之心與朱子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
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又答徐成之書云朱子折衷
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
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僕于朱子亦有罔極之
恩豈欲操戈而入室顧朱子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

明于天下。而陸子獨蒙無實之誣。欲爲一洗。此僕之至情也。又答羅整庵書云。僕輒朱子晚年定論。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生平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也。又答南元善書云。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之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又序紫陽書院集云。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

妙也歟。又游岳麓書院三詩云。細想兩夫子此地得徘徊與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升般堂釋菜禮從容下。拜朱張息遊地。句。又題白鹿洞獨對亭詩有一笑仍舊顏愧我鬢先變。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辨之。句。世以三子爲不相能者。豈通人之論哉

二子須防流弊

朱子與林擇之書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是朱子未嘗不愁講論之弊。流于馳騖而陽明子示孟源云。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將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蓋矯枉救偏。不得不然。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

勉于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是陽明子亦未嘗不愁定靜之弊。流于空虛也。愚謂兩無相悖而適相成。必如朱子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其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有義理不詳。某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爲己多不得力。又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并如陽明子示遊學之士云。吾欲懲末俗卑汚。多就高明引接。今見學者流入空虛。吾已悔之矣。故南戇論學。只教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

庶爲得之

二子出處相合

朱子以宋建炎四年九月生。王子以明成化八年九月生。是生時同也。朱子葬于慶元六年十一月。王子葬于嘉靖八年十一月。是葬期同也。朱子年十一。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王子年十一。問其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王子曰。恐未是。讀書當作聖人耳。是齠年立志同也。朱子年五十。重建白鹿書院。講學其中。王子亦年五十。居白鹿洞。修南昌誌。與湛甘泉霍兀崖等講學。是先後一轍同。朱子年五十四。作武夷精舍。王子亦年五十四。門人爲立陽明書院。是尊崇營建同。至于朱子之生。瑞井流虹。王子之生。瑞雲入夢。是感兆同。朱子十九登第。王子廿一題名。是早發同。朱子以新安山名。號紫陽。王子以會稽洞名。號陽明。是稱謂同。朱子改建嶽麓書院。與諸生遊息討論。王子亦嘗至嶽麓。偕友人賦詩懷古。是勝地歷覽同。朱子立濂溪祠。以風學者。王子亦修濂溪書院。遊學之士日衆。是繼往開來同。朱子諭降洞獠。王子諸蠻効順。是德化異類同。宋孝宗稱朱子安貧守道。明世宗稱王子有用道學。是見知人主同。獨惜朱子歷事四君。立朝僅四十日。王子歷事三君。再起兩廣。提督四省。竟不能一日安于廟堂之上。開陳啓沃。是有志未竟同。羣小劾朱子爲張浮駕誕。鼓簧後進。謀爲不軌。而王子亦遭事不師古。言不稱師。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之訪。是誣陷黨禁同。朱子褫職于生前。王子停爵于身後。甚至波及門人。流季通。貶薛侃。是坎壈貽累。亦同。然天心好還。道不終晦。朱子贈徽國公。謚曰文。王子贈新建侯。謚文成。俱從祀孔廟。是崇德報功。無一不同也。嗚呼。若二子者。何其異哉。昔予神宗之言曰。王某學術。原與宋儒朱某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宜其死生出處。若合符節。不偶然耳。

二子原無可議

一人聞見有限。何可輕議前人。文成集朱子晚年定論。或有議之曰。往還書牘。未必皆出晚年。何得臆斷以爲悟後之語。不知文成答羅整庵少宰書云。其爲

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攷雖未必盡出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是文成早已自言之矣何待他人指摘或又曰朱子之學上接孔孟何用委曲調停有何不得已此不獨不知文成且并不知朱子蓋文成之輔是書也非以發問學也乃以証朱子之生平得力眞能接孔孟之傳者在此不在彼故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明聖學之精微以破世人之迷惑此正所以表章朱子也何反訾之哉或又曰此

朱子偶然謙抑之詞微涉頓悟不事問學始與象山合者故採以成書以朱子攻朱子其意謬且險噫是何言歟夫學術者天下古今之學術非文成所得私也若以朱子自知自勉之言爲謙抑則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與其一時君臣相警戒之語皆謙抑之虛文乎以朱子見道之言爲微涉頓悟則中庸之率性夫子之知天顏子之嘆曾子之唯皆頓悟之小節乎是不以精一之傳歸朱子而徒以口耳之學視朱子也其爲謬孰甚焉然乎攷朱子生平所討

論孟不止一次隆興癸未有論孟要義訓蒙曰義時年三十四乾道壬辰有論孟精義時年四十三淳熙丁酉有論孟集註時年四十八是文成所謂朱子中年之說未爲無據也況朱子嘗云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又云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眞別有用心處又云今日正要清源正本豈可汨溺于故紙堆中又云出入口耳之餘全不得力又云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語言文字又云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是朱子

亦屢屢自言如此何世人不察而漫議文成耶抑更考年譜朱子年七十一易簀前三日尚改誠意章註是虛中無我惟恐繼往開來之或誤此正朱子之所以爲朱子也後人又何必曲爲之諱乎至于陸子語錄其門人李伯敏所編陸子曰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蓋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于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又曰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言爲其不能盡解乃以己意雜之而或失

其實也是語錄之未必皆醇陸子亦嘗自言之矣後之學者何求之過刻耶文成嘗曰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爲說亦將以爲衛夫道也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耳文安曰只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二子之言誠然予故備述之以曉世之私議而偏聽者

二子不妨同異

道也者人所共由之路也學也者由之而至其處也故生安困勉學雖不同而道無或異亦猶路之遠近

紆直遲速不齊而其所至則一也何獨于朱陸之異同而疑之而況乎不止此也晦翁之祭南軒曰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益紛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是朱張亦皆異同矣不寧惟是程子曰定夫溫厚邃山聰悟又曰和靖魯思叔俊是同門有異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又曰明道之言大處與伊川合小處却不同是同氣亦異也至于諸儒之中或主靜或主敬或主誠或定性或窮理或求放心或致良知道固無異而得力不同也此僅以先儒言之也進而攷之賢者亦然愚魯辟喭質不同也果達與藝才不同也裘馬願共無伐無施志不同也齊賢容衆與可拒非教不同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不同也進取不爲狂狷不同也動靜樂壽仁知不同也非惟賢者爲然也聖亦有之故伊尹任而伯夷淸也柳下和而孔子時也堯舜性之而湯武身之也然究言其

極道之不容或異而亦不能強同非獨聖也陰陽寒暑風雨晦明天不同也剛柔燥濕高下肥磽地不同也天地且不能不異而況于人乎由是觀之二子雖或有異亦無害乎其爲學也而列其道之未始不同者哉若徒欲求其無異則鄉愿之同乎流俗小人之同而不和是皆背道而馳者也又何取乎其爲同也歟

二子古今無幾

理學諸儒表表于世者濂溪續往聖不傳之緒考亭

傳註功在千秋二程兄弟齊名西山文定父子濟美
固不乏其人卒然要如陸子四人同志十世義居文
成繼先儒統建不世功昭指古今能復有幾金谿陸
道卿先生諱賀究心典籍斟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
行于家生六子第三子九皐字子昭爲諸生力學能
文授徒以養親率諸弟講論聖學晚得官終修職郎
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世稱庸齋先生次九韶字
子美與朱晦翁友善講學梭山因稱梭山先生諸司
列薦詔舉遺逸所著有梭山日記次九齡字子壽登

進士官教授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凡陰陽星
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卒贈朝奉郎諡文達呂成公
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
有文集行世次九淵字子靜生四歲問父曰天地何
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九歲能屬文
十三篤志聖學十五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賦詩
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
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
偕二十四舉于鄉三十四成進士居象山五年來學

者踰數千人因稱象山先生三十七呂成公約文安
及復齋會講于鵝湖朱子以爲警切之游佩服不忘
四十三訪朱子於南康朱子率僚友至白鹿洞書院
請升講席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朱子跋其後云切
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其猶懼
其久而或忘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
同志於此反身深察庶不迷于入德之方五十四歷
官監丞知荆門軍卒奔哭會葬者以千數所著文集
三十六卷行世孝宗稱其滿門孝弟寧宗賜諡文安

理宗賜象山書院額淳熙二年勅旌陸氏義門制曰
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十世同居千指合爨明嘉靖九
年詔祀孔廟文成王子之父龍山先生諱華字德輝
成化辛丑廷試第一文成娠十四月而生諱守仁字
伯安五歲始能言十一問塾師以登第爲第一等事
殊不謂然曰惟有爲聖賢可耳是年赴京師因登金
山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
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又賦蔽月山房詩云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

天還見山小月更得十五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時畿內王勇秦中劉千斤作亂屢欲獻書于朝龍山公斥之乃止二十一中鄉試二十八舉南宮第二人三十五抗疏論瑾詔獄廷杖絕而復蘇謫貴州龍塲驛丞四十六巡撫三省平漳寇四十餘巢改授提督平橫水桶岡諸寇八十餘巢四十七陞都御史平大帽浰頭諸寇三十八巢四十八倡義勤王扳南昌大戰於鄱陽擒逆藩宸濠五十陞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五十七總制四省撫思田降猺七萬一千

人放之歸農又平兩廣八寨斷藤諸峽霍韜疏論以爲賊聚一百六十年巢連二千餘里一旦平之功行八善是年卒門人會葬者數千人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詔祀孔廟所著有傳習錄正錄別錄外集諸書行世嘗築室陽明洞學者因稱陽明先生海內建書院崇祀者四十五所各有碑記其恩德及民立祠肖像歲時尸祝者不勝數嗟乎子牛賢也有向魋之兄柳下聖也有盜跖之弟此固聖賢不幸莫可如何者而陸子一門志道自相師友可不謂賢哉餘

是時晦翁負海內重名函復九年以長陸子一旦起而辨論不少屈朱子亦傾心推許獨請文安升白鹿講席躬率僚友以聽當日諸儒與晦翁辨者曾有是乎其禮厚陸子何如也則家庭雍肅十世不分即江州之廣席公藝之同居未足多耳至文成襲貴介之盛篤志聖學固人所難而抗疏逆閹蹈危遠謫不傾赤族之禍倡義擒濠豈不爲偉乎投荒自得化及諸猺勦撫並行四省遺愛眞不負所學矣昔夫子以四代禮樂期顏子而曰惟我與爾有是其如復聖蚤喪

僅垂空言然萬世信之無異詞今文成道德如是功業如是殆所謂翼聖勳王者不其然耶抑予竊有慨焉士生斯世淪落不偶故無由致君澤民而懷祿苟安亦何能撥亂反正若陸子學貫知行文成才兼文武明達諸儒固多誠服獨其拘牽執一者既不能設身處地亦未嘗細攷遺言求疵吹毛徒憑己見或異其學術或誣其事功是誠可異也夫誠可嘆也夫

二子語意有在

聖人之語萬世無弊下此未免出入故諸儒集中譏

附者或有之矣是在纂述者去取得宜而已奈何世之人有特存其駁而駁之不遺餘力者有不知其意旨所在而漫焉訾之者有一篇之中截去上下文而故入人罪者誠如朱子所云正使說得十分是此意却先不好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陸子云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乎則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耳文成亦云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于是而已今學者于

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未爲甚害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其爲罪大矣程子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此言最可警醒則世之指假求疵者誠不知其何心予故輯是書而兢兢慎採者正以見文安文成之讀書窮理與朱子等蓋信天下有讀書窮理而不聖賢斷無有欲爲聖賢而不讀書窮理者也是不必疑而疑無可毀而毀者予安能不爲歷數之乎　其疑文安者一云六經何以註我也夫陸子曰人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腳是欲知本者而言欲人躬行而不徒講解即得魚忘筌之意豈以六經爲可忽哉　一云程子言性即理陸子何以言心即理不知陸子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具是心心皆具是理其言心即理者即程子之言理與心一朱子之言理無心則無着處未嘗稍異也　一云陸子不讀書窮理而或流放曠也陸子嘗曰天之一字是皐陶說起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平心二字亦不經見惟昌黎與李翊書云平心而察之又教人曰後生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

釋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看漢書食貨志周官考工記皆不可不讀宋儒又謂陸子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于考索伯兄常夜起必見其秉燭檢書徹夜不倦是何嘗不讀書陸子又曰吾一日所明之理七十餘條又曰某逐事逐物考究磨鍊積日累月以至于今又曰天下之理無窮自吾經歷言之即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是何嘗不窮理陸子又曰規矩嚴整爲助不小又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

人之又一生畧說閒話少頃曰知非否對曰畧知曰
須要深知畧知不得一生做次做交足做畢從容問
曰汝知過乎對曰適交足曰爾雖改正卽放過也是
一言一動無少假何嘗不嚴肅也一云陸子卒朱子
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曰可惜死了一箇告子予
以爲文安之非告子固不待辨第以友誼論朱子平
昔推許如何乃至死生之際傷悼之時豈有哭之而
復毀之者若果爾則哭亦僞矣曾謂朱子而若是哉
此殆他人挾私見以妄託之詞耳其疑文成者一云

良知不能貫穿萬物而又誤解致字也不知文成嘗
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
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是何嘗不貫穿又曰
某于致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是容易見
得到此今一日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
光景玩弄不得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又曰同志已知
其說而實用功者絕少皆緣見良知未眞又將致字
看太易了所以多不得力是何嘗誤解致字也一云

知行何以合一也文成曰知是行的主意行實知的
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言知行不可偏廢必
須合一猶大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說也一云文
成獨學無師未嘗閉帷攻苦也不知夫子焉不學而
無常師孟子亦云歸而求之有餘師況文成嘗至廣
信謁婁一齋語宋儒格物且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
深契之其交友如湛甘泉文宗嚴崔允崖張東所在
石潭羅整菴唐虞佐皆往還辨難無虛日是未嘗不
尋師訪友也年十八與從叔晃宮輦講析文義研求

諸經子史多至夜分二十一至京師又徧購考亭遺
書讀之二十七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深悟讀書循序
致精之妙三十五獄中讀易有因居亦何事省愆懼
安能與坐玩義易洗心見微奧之句三十七謫龍場
默記五經因著臆說是旅次流離皆不廢學何必下
帷一室而始稱善誦也一云敎人何以舉二氏也不
知陸澄原引佛氏本來面目爲問故文成答云本來
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不
消如此說矣況佛氏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

陸澄因病從事養生文成曉之曰區區往年蓋嘗力于此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復一意于聖賢之學子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心于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養生之道亦在其中況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白玉蟾丘長春彼學中所稱祖師者壽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不宜輕信徒自惑亂弊精竭神糜靡歲月將爲病狂喪心之人矣是皆痛斥陸澄所學之非何嘗以二氏並說此正所謂截去上下文而故入人罪者也一云吾儒用兵王道正直擒濠不應用

詐勦賊不宜輙殺也不知當日非張疑反間逆濠安得成擒不滅寇勦巢地方烏能底定夫子之好謀而成豈無兵機四凶兩觀之誅聖朝不廢而況于盜賊乎一云請告不允倘以棄師離職擅歸以死也不知思田八寨蕩平許久乃始班師其間經營多方還都臺興學校置守兵嚴戶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襲剿撿以世其家設流官以制其勢築府治于荒田移衛城于八寨建守鎮于五屯改風化于三里增隆安之縣治舉林富以自代處置盡善事竣

始行非棄師也請告未下非不允也況疏中亦云病勢增劇百療無施將遂自梧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尚求苟全以圖後報非擅歸也不幸卒于南安而文成總制四省江西固其管轄死未踰境非離職也胡弗深考而妄罪之乎一云學術非儒何以身後榜示禁斥也不知宋時黨禁遭此者程朱諸子主此者侂胄章惇明之黨禁主此者桂萼群小而遭此者文成也不善之惡其可勝哉至于陸子之卒預知死期祇爲禪學則夢奠九齡坐奠兩楹者果何學耶文成之

貌則士稱奇識其妖說則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者又何說耶其且目爲懿莽比之桀紂以非毀先儒爲孔氏家法不知方人尚且不暇誰毀更屬何心此固不足辯獨是二子潛道之說本爲中人以上者言也而世之疑之毀之者皆自甘于中人以下惜哉

予素禀甚薄自幼多疾以至于今雖性喜研窮而深慚窮陋頓成是書後附拙論敬質　高明不意同人謬蒙批點兼以災梨務在淺近易曉便于初學不計詞之俚鄙　閱者諒焉復禮又識

跋

師竹先生輯三子定論成予讀之嘆曰美哉淵乎是書也朱子之語皆痛自悔責正大實處中無我惟日不足深心固未嘗不尊德性也陸子王子語皆躬行實踐臨事體察又未嘗或遺道問學也而世之依違附和者識非議先儒以至背馳聖學誠有如先生所謂耳食臆斷而未嘗體驗探求之故也何足怪乎至卷末諸論闡揚三子即其成語引證發明考核精詳足醒聾聵合刻之功誠鉅矣哉竊思先君子博聞强記尤潛心于性命之旨所著諧聲字學一書已授梓問世而于性命理道亦嘗就字闡譯第發明全備尚未遑也予無似金根之誚猶且不免安敢談理學而思繼厥志耶然服膺先生者久親獲觀摹之益又數載于茲今讀是刻知先生性學過人克承祖德而不愧庭訓深矣因嘆服健羨不揣膚陋用綴一言以附微名云爾

錢塘同學後弟虞嗣集謹跋

三子定論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有家禮辨定已著錄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顛倒年月以就己說久為諸儒所駁復禮欲伸陸王而又揣公論既明斷斷不能攻朱子故嘘守仁已燼之焰仍為調停之說凡朱子定論一卷陸子定論一卷王子定論一卷後附學辨論斷共一卷皆採諸家之言附論一卷則復禮自為說也困絀之餘仍巧為翻案之計益所謂不勝不止者也

先儒正修錄三卷先儒齊治錄三卷

〔清〕于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修錄三卷齊治錄三卷》提要

先儒正修齋治錄序

先清端平生從不講學而所行未嘗不合於道素景慕者漢則江都隆中唐則鄴侯宣公宋則魏公溫公明則文清文成文清文成

為理學宗主若漢唐宋諸公皆不以理學名者也然江都之正誼明道隆中之淡泊寧靜鄴侯之智識宣公之忠悃魏公之度量溫公之立誠雖不樹理學名

實歸真於理學先清端之景慕乎諸君子者亦期無愧於真而已聞往年

皇上以理學真偽論試詞臣於西苑之豐澤園諸臣呈卷

時

上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之真者也煌煌

天語先臣遂有定評然平生無他著述其大端見於政書吳門蔡子息關夙侍先清

端教知先清端心故屬之編次編次已竟篋中存有手錄雜稿大都皆先儒語散亂無次蔡子見之恍然曰往者尊清端公曾命炳曰予薄有纂錄尚未成書

今政務冗忙不暇及此俟通志竣後當延子入署為我排纘之豈料通志甫竣而山頹木壞矣此願不果渇無所需排纘者即此稿耶準泯然久之思先人有

志而弗之繼予滋罪矣遂〻簿書塵涵中尤無暇及此今歲自春及夏于役於淮于役於浙舟車中稍有隙暇聊為撿點蔡子亦出其平日所鈔見示曰淂備錄

而成是編不立體於身心無以致用於家國不於齊家治國著其經濟則所謂正心修身者豈免迂踈無用之譏故以言正修言齊治者並錄之以徵天德王

道之全而仍以言正修言齊治者分錄之以徵顯仁藏用之別雖繼先清端之志而作未識有當於先清端纂錄初心否余小子蓋日凜〻於斯惟正修齊治

之君子有以教之

康熙歲在著雍困敦之冬

日石州于凖謹序

正修錄纂例

先清端公一生自勉勉人祇以檢束身心爲務故平日所手錄及余小子今所推廣者似於身心稍有裨益因而取名

正修幼習大學章句便知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此學者口頭語意中事非獨理學家始可拈提也

名正修不名誠正者不敢剿朱子平生所學止此四字也以切身心之言名正修因以切家國之言名齊治言齊治而不及平此書不爲有天下者言也言正修而不及誠致格此書不專講入微工夫也雖然知齊治矣平天下豈外是苟弗用格用致以底於誠亦豈可漫言正修哉

正修齊治一錄偶爾取名非專發明大學宗旨妄作眞氏衍義丘氏衍義補之續閲者幸勿以前人之書相比論嗤其簡畧

錄中所採大都採之刻本間有採之抄本者百中一二耳其人久赴修文業經論定言可採則採之未見其言則缺之非敢擅進退可否之權不欲形愛惡分別之跡閲者自知之

人以言重可即言以知其人言以人重當即人以存其言使其人因是書而存未必非人已一體之公心善善欲長之學道也

理學家言分彼此爭異同係各樹壇坫故我見難忘先清端公不從理學中立名胸中絕無彼此異同之見特理學家言亦所採録弗敢遺也

先清端公平生不佞佛亦不專闢佛益緇流從釋儒者從儒

則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此即夫子語上語下之旨試觀二程教人處便是今門陸子宗明道朱子宗伊川各自承受不必强扭爲同指歸則一不必强判爲異呂涇野先生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子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故語之爭論同異者不錄

大學言致知襯入良字孟子言良知加一致字此王陽明先生洗抉孔孟眞骨髓而與元公無欲純公天理爲眞水乳也舉世宗之梁溪顧高兩先生第辯無善無惡四字近於禪之不思善不思惡耳然顧涇陽先生曰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謂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也高景逸先生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並未嘗貶駁良知今將致良知比之小人無忌憚謂能壞人心能壞世道能壞國運噫是何言歟故言之罵詈姚江者不錄

士歸儒僧歸釋各成其類各行其教身爲儒者勿親其人勿覩其書可耳而乃習成蹊徑以不闢佛爲闕典羅念菴先生曰今人將此作一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試思伊川講明後又出了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故言之闢辨禪學者不錄

所採錄者祇先儒之言當代正多大儒正多著述但其人現存未敢擅爲論定槩不採錄

先儒之言就余所及見者纂輯無遺其未見者殊屢景慕有闡幽表微之思者幸不惜以藏本見示容當輯爲續錄

于氏萊公識

正修錄纂例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離身無學也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離心則身無主也身安可不修心安可不正乎故言之不切身心者不錄

昌黎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軻也死不得其傳焉亦思其所傳者何也不知其所傳論道悖道說經離經故言之悖道離經者不錄

性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心有道心人心理氣之爲分爲合知行之爲一爲二種種分別徒事紛紜許敬菴先生曰口誦聖人之言事事反觀乃爲身心之實學若只辨晰名義總說得淵妙清新可聽可喜於人竟何分毫受用哉故言之秪晰名義者不錄

學者於前輩之言遵其是置其非可耳何必深文巧詆以求勝楊復所先生曰宋之儒者於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益以求勝也獨不慮已之說亦爲後人所勝乎挾此勝心昌成學問故言之毀詆先正者不錄

庸德庸言即道也故曰若大路然若不遵道而行便是索隱行怪王陽明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者是爲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爲異端故言之矜奇堅僻者不錄

朱夫子曰爲學有二樣一是下面做上來是就事物上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到得上面極處亦只一理一是上面做下來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當然之各有本業身爲儒者方憂聖賢道理把取不盡何暇採討宗教律觀諸書以資辨駁故語之涉及於禪者槩不之錄

本朝學者輩出達而在上固 昭代之斗山隱而在下亦聖朝之遺逸當世多一學者亦足彰 國家學術之盛惟巍然靈光固不敢遽入即已作古者亦再三慎擇方存一二不敢濫也

于氏莱公識

正修録目次

石州 于準 萊公纂

前帙

先儒正修錄前帙

石州于　準萊公纂

宋潛溪先生蘿山雜言

先生名濂字景濂浙江金華人應明太祖徵召歷官贊善大夫謚文憲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麤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繽繽乎萃也炎炎乎蓺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涵之是猶教猨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果果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緊矣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緜緜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於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

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行遇兩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求者非道哉以文徼名名必隋以貨徇身身必亡墮故無成亡因有爭惟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子則榮屈子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鶱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强我以義剛彼以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强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也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羸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於天下

方正學先生雜誡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洪武間以薦擢漢中府教授建文時召爲翰林侍講靖難之變不屈死十族被誅追謚文正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

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禮本於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方正學先生雜問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牆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富而守

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豬邑子孫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轢蛙果有辜乎彼豈與籍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虐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刼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雕肝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嗇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蓄且息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闒茸委瑣人所比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於蔓於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直乎奚釋而弗

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見羊躪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躪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一子躋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隮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不息主無惡乎暴之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能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青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天地何際中外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人何性同而趣遠乎

王華川先生喜聞過說

先生名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明初以聘起官翰林待制奉使諭雲南死節贈學士謚忠文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於堯舜可謂至矣而猶或不能以無過焉況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於人蓋其忠恕之至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爲之也非有意於爲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於聞過過之在已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孰肯以告之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已之喜於聞過也是故喜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於知過則必不憚於改過過而能改則寡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於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葢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葢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於聞過有過則快於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仲由者雖未至於寡過夫既喜於聞過苟力行之於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於聖賢則已苟有志焉而庶幾自立於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始矣

曹月川先生語粹

先生名端字正夫山西曲沃人永樂戊子舉人仕至學正卒謚靖修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殻中一塊血氣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雜則學非其學而德非其德矣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

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不爲氣所動則心寧靜不爲欲所分則心專一

能真知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學聖希賢惟在存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

世之學者只是專務爲人却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壞了

古人爲己之實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是喫得偏方好喫得不徧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在册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

無欲便覺自在

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咈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

他人只就事上較量賢者惟以義爲斷制

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

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爲已甚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是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禀之偏則由於物欲之誘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爲人

人生天地間上戴天下履地參兩間而立不能以忠孝立身非大丈夫也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

仁而樂在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云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六經四書天下萬世言行之繩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其心

六經四書聖心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眞

克己復禮爲仁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心法一也何傳不一旨歟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渾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所謂己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爲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蓋不出乎此矣

口耳之學不得於心枝葉之文不得其本此等傳習安足以收放心養德性而有實用於世乎

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

薛敬軒先生讀書錄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入內閣卒謚文清崇祀孔子廟庭

橫渠云心中有所開即劄記不思則還塞余讀書至心開處隨錄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知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莊子曰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爲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爲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矣

常默可以見道

常克無欲害人之心

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萬起萬滅之心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與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害也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而樂

懈意一生卽爲自棄

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

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褊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執己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病而已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
方截然有執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如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違拂
其他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
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
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
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已
何與焉者也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
己有之私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聖
之言當知其一理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
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
乎慎獨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
德全是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
象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爲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
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歟帝歟神歟
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暫快而賢知
之所深慮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奬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
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做官持己之三要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
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過不及
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
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
以前却而易其守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吳康齋先生日錄

先生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天順間以布衣膺薦辟授官諭德屢辭不就

爲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即有容也

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

文公先生與學者論躬行云若易時天下無數聖賢了噫實用其力者方知其難可勝嘆哉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責人密自治疎矣

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已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

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

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

與弼氣質偏於剛忿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

其如鹵莽滅裂何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憾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于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也情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

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歎然不敢少恣之意

有悚然奮拔之意

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暇何能樂也

晁公武謂康節先生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

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

累日看二程先生之言眞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

陳白沙先生示學者語

先生名憲章字公甫別號石齋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卒謚文恭從祀孔子廟庭

爲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明有所辟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爲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學者能使此心常在内到見理明後自然能就得大

心之所有者此誠而天地之爲天地者亦此誠也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

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你手勞脚攘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花落實存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一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者雖學無益也

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礙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來皆一般

受樸於天弗鑿於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

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

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此乃至當之

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儒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

謂李世卿曰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

諸君或聞外人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成化間布衣卒諡文敬萬曆間從祀孔子廟庭

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爲昏氣隔塞或爲舊習斲喪所以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

爲物欲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

心在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人心宰制事物若去馳逐事物是爲物所制也

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

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出來

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處

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心生理也

大本既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窮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棄之則愚無一出此道理之外出則禍敗至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

今人不去學自守預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

浮躁最害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乃立誠也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日間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明人倫正

聖賢見道分明故於天下之事只是順理以應之未嘗用一毫智計之私然動中機會自然順治雖非智計而智計在其中後世智計之士雖極其智計終是見理不明會錯了

小人敗天下弊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位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强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但古今風氣淳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爲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爲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

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磨之道閭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若只以文詞取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蔽絕其爲善之心使之流於不善也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字故學官皆閑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美故乾綱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正舉又何難哉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貸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活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

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可恥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

才枉己便正不得人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岳蒙泉先生雜言

先生名正字季方直隸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由修撰入內閣尋出為興化知府致仕卒謚文肅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乙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夫道縱爲經橫爲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則不能不公百家之說偏而小小則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子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陽也陰陽交萬化生也

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乾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

乾爲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爲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離之用也坤爲地地之用水也故坎爲水水出也源於山其入也瀦於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天成形於上地具體於下形象也故露光體質也故藏精精騰於上得陽象而爲神光布於下得陰質而爲影日天之屬也故露光月地之屬也故藏精日得月精而神月得日光而影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有爲者之謂事爲親爲義爲序爲別爲信是也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天下之事曰有無曰動靜曰常變曰吉凶曰邪正曰虛實曰上下曰左右曰前後曰內外曰小大曰長短曰厚薄曰多少曰精粗曰淺深曰闊狹曰輕重曰尊卑曰繁簡曰遠近曰肥瘦曰誠僞曰是非曰利害曰往來曰屈伸曰純駁曰曲直曰善惡曰妍醜曰得失曰逆順曰同異曰彼此曰開闔曰呼吸曰張弛曰勝負是故二氣盡之矣

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己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及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己

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

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穫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誚作

商弘載先生自修七訣

先生名輅號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第一鄉會試皆第一官至大學士加少保卒謚文毅

一曰畏

畏鬼神禍福畏世俗雌黃俱不是畏第一要畏天命全而受之必全而歸之如曾夫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等樣小心直至而今而後方知免夫只完得一箇畏字

二曰自强

理欲交戰欲恒勝理皆緣自强者卽當衰邁之期具有英明果鋭之氣不爲命制不爲數圄不爲氣拘不爲質縛不爲物撓不爲私累見善必爲去惡若浼合天之德順時之序有進無退斯爲自强

三曰常惺惺

惺惺者心之隙光廻光返照不昧本來則我心之全體無不明惺惺者心之動機隨時省察觸處洞然則我心之大用無不明戒謹恐懼工夫脫不得提撕警覺四字

四曰主一無適

何爲主一先儒訓詁字字俱有着落不似衲子伸一指要人細究根由一者理也以天理作主自然不到人欲一邊去故必渾然天理方爲主一無一毫人欲之私方爲無適

五曰尋孔顔樂處

今人無切實工夫過此等語便依稀影響漫無捉摸天所賦於我者件件富足有餘無一毫欠缺這就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是知千駟弗視天下弗顧卽是伊尹樂處彼以其富我以我仁彼以其爵我以我義卽是曾子樂處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卽是孟子樂處

六曰心要在腔子裏

心不以質言腔子豈以形言今人多誤解腔子者矩也不踰矩方是在腔子裏所難者在從心所欲四字切不可把不踰矩亦看得甚難

七曰無入而不自得焉

入紛華而澹然自得入困約而充然自得入險阻而坦然自得入危疑而安然自得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俱是無入而不自得不經磨煉終自信不過

王守溪先生性善對

先生名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成化乙未會元一甲第二名進士仕至內閣大學士卒謚文恪

或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隨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爲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隊於澄淵則明隊於濁水則昏隊於污穢則穢隊於澄淵上智是也隊於濁水凡庶是也隊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河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爲二乎心者月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王守溪先生長語三則

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爲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闕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或以爲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獨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始終何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考亭象山議論終不合世謂考亭道問學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學家傳人誦象山之學殆廢矣近世有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自謂心上工夫本朝所謂道學者始於吳與弼繼以陳公甫公甫每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燔之語其亦有激也夫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曆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叅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章楓山先生語錄

先生名懋字德懋號闇然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元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懿

人形天地之氣人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與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無愧於天地方可謂之人

學者須大其心心大則百物皆通故必有窮理功夫心斯會大又須心小必有養性功夫心纔會小

漢之東都諸仕人以危言傷國家之元氣是以意氣爲節義宋之鵞湖諸學人以執見傷吾道之元氣是以意氣爲理學

立功立德須量其意平其氣以收天下之公

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

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其家安得不悠久

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

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能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秖憑氣運推盪耳

邵二泉先生定性書或問

先生名寶字國賢常州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卒謚文莊

或問以常言性有說乎曰有書曰若有恒性

曰吾聞君子好善而惡惡今以外物爲不可惡何也曰應物在我何惡之有故易曰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也而況不至於賾者乎

曰將迎之說與易先後庚甲之說如何曰庚甲爲天下國家創始更端故不可無所先後非日用事物隨感而應者比也然卒之所謂庚甲當先者先何事於迎當後者後何事於將耶

曰無將迎無内外孰爲先曰論不可以若是其固也雖然不知内外合一則將迎所不能無苟無將迎則内外兩忘之境在是矣知先辨内外辨則忘行先止將迎止則絕

曰順應與時措同異何如曰合宜爲時當物爲順其實則一也

曰先儒謂定性當作定心看其說然否曰然然又有說焉心具理氣定性以理言也古之人又有所謂調息幾聲以定心氣者程子不言心而言性其以是歟

曰舜怒四凶誠信喜象聖人之喜怒也敢問天地何如曰天地之間時則有青天白日焉時則有烈風迅雷焉此天地之喜怒也普萬物而無心固如是夫觀乎天地益見聖人矣

曰天地之喜怒固有過而爲災者聖人亦然乎曰不然易繫財成書稱燮理聖人事也故人有未至於聖苟聖矣天地且不能不賴之而況於其身乎曰然則天地何爲其然也曰無

心

曰昊天之泣喪予之慟舜孔之定有所亂乎曰當泣而泣當慟而慟情之正也何亂之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愚則曰變亦定常亦定知常變可以語動靜矣

曰忘怒觀理將必有怒而後可觀乎曰此特即怒以示省察之功耳君子平居固自有道矣奚必怒哉曰然則奚事曰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

邵二泉先生善眞誠辨

善繼之者善之善眞無極之眞之眞誠誠者聖人之本之誠

理一也至純無惡之謂善至一無貳之謂眞至實無妄之謂誠善當陽動之初眞當生物之始誠又陽動生物之總稱也其理一而已矣分而言之在氣運則爲善善者未成於性之稱也在妙合則爲眞眞者未合於精之名也誠則又爲二者之總稱在天地以是在聖人亦以是合而言之善之所以善眞之所以眞誠之所以誠其實一太極而已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斯之謂歟

何燕泉先生尋樂述

先生名孟春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吏部侍郎調南工部侍郎卒謚文簡

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晳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曰只是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已的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曰此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而已又曰程子謂將身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江西士友來問學便欲尋一樂處非是學者能尋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麤細俱合理會他日廖德明赴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沿水不採其源而侈然以自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湛甘泉先生澄心錄

先生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吏部尚書年九十五卒謚文簡

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

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在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着力纔着力便是動矣

問動心不動心何以異曰心動乎天則生故欲其動心動於物則死故欲其不動是故能動心而後能不動心能動之至可賢不動之至可聖

一闔一闢可以觀極一動一靜可以觀性一屈一伸可以觀神一語一默可以觀德

問心事之合一曰其猶諸燭乎光之體與光之所被一也然於燈而照於四壁非二光也今之人其猶移燭而照也與

問釋氏明心見性而不能親民何也曰釋氏非知性者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豈有見性而自私者乎

問聖賢言語句句是療病之藥須博覽牢記在心遇一病發即療以一藥始得曰安能得此寬大肚皮盛受許多藥渣曰然則學於古訓非與曰烏乎非也聖賢之言誠療病藥石也隨服隨療病去則已若服過多反耗元氣是又添一病也晦翁曰知得如此是病便不如此是藥此方可以療萬病矣

葛淸問昨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先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某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之法授之先生不以爲然豈以其歧心目爲二理耶曰只先着一箇睡字便是用意安排矣吾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像想像亦是安排須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着何意何必

心猶一池淸水天理猶水中天日之影若忘却如去了水一般天日如何得見若助却如時時添水波瀾動搖天日雖在不過依稀罔象如何的見必須澄渟皎潔方得天日了然

一友患變化氣質之難曰只在些子間耳雞之抱卵也丹之點鐵也皆些子之神氣眞也而血氣形質不與焉故存存不息斯神精而化成矣

學者不得長進多是因循之病此病不生不死若無大故然不待經歷寒暑而作已知其爲死証矣故白沙云爲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蓋爲此耳

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敝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未嘗或亡則未嘗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者也

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

王陽明先生拔本塞源論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總制兩廣以平濠功封新建伯謚文成從祀孔子廟庭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

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

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

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癢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傳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世之爲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

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足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取定向天臺曰所著拔本塞源論指示人心最爲明切使中外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翼太平之治實多

陳龍正幾亭曰此條之論乃先生直接道統處智略技能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求復心體之爲貴解悟靈通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躬行五倫之爲貴其心則惟欲安天下之民惟共成天下之治道學一點眞血脈先生得之恐後世以頓悟而疑其爲儒之禪以事功而疑其爲儒之雜不可不辨也

彭定求南畇曰按先生是篇在與顧東橋書中後儒遂特爲標出所以明聖學之眞專在屏絕功利而詞章又不足言也至簡易斯至廣大至微密斯至光明立言如此眞孟子薄管晏黜儀衍昭昭然揭日月而行惟彼俗學浸淫馳騖縱極其鋪張揚厲之術何所覆藏哉

魏莊渠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太常卿卒贈禮部侍郎謚恭簡

存養省察功夫固是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所以傳聖人之道者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亦立腳不住常涵泳剛毅氣象公私義利之間猛着精神直窮到底剖斷得明便與一刀兩斷不令牽惹粘連養成天德之剛壁立萬仞如中流砥柱豈不大爲吾道之光哉

人若有眞正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功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不屑爲也

文公廣大剛健篤實明睿此固作聖之資且精力超絕今古使其自少便從根本上培養開廓起來如顏學孔可以優入聖域今未免爲多才多藝所使用志或分幾於鑿空混沌潛龍以不見成德愚深惜文公見之太早也象山振古豪傑其學超然默葬根原而氣質太粗譬如渾金未經鍛鍊查滓尚多也

功夫至易至簡而守之爲難到這裏一字也着不得須屏絕一切見解掃除許多語言只就放去處收回得這欛柄入手精彩當自迥別也

希顏之愚希曾之魯截斷言語文字之累於操存舍亡處着實用力到蹇訥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也

天下固多英才無端被銅狄引却一輩訓詁詞章又斜了一輩故判然遂成今古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得無爲賤丈夫乎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内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内爲主而不道無中邊則隘此心學之全功也

理非別有一物只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如此處皆一氣爲之也

吾人材質易爲氣稟拘住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爲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切要處日用之間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濶大不受氣質限量

心體湛如太虛只因從軀殼上起種種私意便如漫天雲霧莫能就根上勘明

吾儒欲存此心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洩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

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位稟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行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件俱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當意向有散緩時力量有退屈時但向自已心上體究古人因甚發憤忘食自家因甚只恁宴安古人因甚見義必爲自家因甚不免退縮猛着精神看來看去便自有个奮發振作的意思

敬是我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着力只略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矣

胸中私意塡塞如秤尖星乃欲强持天下之平豈能酌其輕重也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爲然以實惠易及民也莫自嫌才短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箇誠若眞能愛民如子民亦眞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

誰始爲學業作俑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

但恐心於重處發熱處難忘罅漏未易塞耳

有三代而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矩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跡不能神而明之也

以公天下爲心正其學術隨事補救其偏毋輕與之辨論擬定以鎭之從容以誨之順其機而轉移之

無聲無臭惟厝龍近之汲汲欲立言者胥聲臭也欲成名者也

學者第一義必也恢恢乎有好善之心不自足已不求勝人乃可以深造也

虎行如病鷹立如睡皆高其力而全剛生焉纔輕易發洩便覺浮泛無力矣

羅整菴先生困知錄

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卒謚文莊

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爲言此實人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以自立於鄉黨況君子之學期於成已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

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古之立政也將以足民今之立政也惟以足國古之爲政者將以化民今之爲政者愚夫愚婦或從而議之何民之能化耶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凡其所當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

崔後渠先生庸言

先生名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少宗伯卒諡文敏

圖象繫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蕨則以爲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爲奇珍之以爲眞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眞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亰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者主忠信而已矣

尤而後愼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乎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故易窮則變變則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

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不可兼用已故君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泯其亂

士大夫始勵節而終喪名蓋有四失急論議則略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崇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蠹事

卒至不駭可以御變通言不狎可以出令小物克愼可以舉大婢僕服義可以保民

學者有三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

張甬川先生觀頤錄

先生名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兵部尚書謚文定

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非無戒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追惟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頤錄以自驗且防焉嗚呼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自今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錄爲自欺人之欺己己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不戒夫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愓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

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巽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佛老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

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爲學則非學矣

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吾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

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

公自作儆箴曰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烱烱日有臨呂監斯赫爲天立極爲世作則庸行庸言曷哉是力刻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曆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於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時敕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尾微恭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呂涇野先生答問

先生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正德戊辰狀元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謚文簡

曹子齊同蕭子聞觀書涇野子曰予嘗謂以我觀書者爲上以書觀我者爲次以書觀書者爲下上或不能當取其次今之士多以書觀書者也雖洞萬卷盈五車祇供其巧僞耳爲猶則有餘爲益則不足願子齊子聞勿從之也

方元儒問學涇野子曰學以近思爲先小心爲要致虛爲本對曰問遠大之學而子言如此者何曰近思所以致遠小心所以造大致虛所以篤實

黃日思作江郜靜樂圖蓋以著其志也涇野子曰日思靜則樂矣將動不能樂乎夫動而不樂則幷其靜者亦不樂矣然則動靜何以咸樂也曰動而有物是無靜也靜而無物是無動也是故君子動不惡物以行靜也靜不惡寂以含動也日思能從事於顏孟之學可以觀動靜之皆樂矣若曰遊地尋詩攜壺逐侶以厭塵埃爲靜樂也則兩晉六朝之習吾方憂之又安能以爲靜且樂乎

王左卿以君子務本爲問涇野子曰孔門之學只是一箇仁其本只是孝弟君子爲仁必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使天下之物各遂其生而後快於心此非仁乎然無孝弟於先則性負自伐和順自沮推之民必犯上推之物必至作亂而傷害猶蝨其本而阻枝葉之茂也

有一秀才問學先生曰不知爾心下所欲在何處對曰平生務區區舉業科目耳曰科目非小事有千萬年科目有數千年科目有數百年科目有數十年科目千萬年科目如顏閔德行科數千年科目如程朱數百年科目如薛文清羅一峯數十年科目做一官便了事也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問於克諧克諧曰不暇看也先生曰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不正大且鍛字鍊句夸多鬬美無益於身心一家詩已害事况百家詩乎

舍己從人不可以輕易說若是不好的言語如何舍己以從之其顯然易見者固不從那佞人的言語我以爲是則彼亦以爲是我以爲非則彼亦以爲非他候得我意思先言迎我我胸中無精一之素豈不被他惑了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塲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

先生曰天下無一事非理無一物非道如詩云灑掃庭內惟民之章夫灑是播水於地掃是運箒於地至微細的事而可爲民之章故雖執御之微一貫之道便在是也

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箇是兩箇章詔曰自天賦與爲命自人稟受爲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箇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裏面了說箇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果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却是兩箇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原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

加着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打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注之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隳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

詔曰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作兩樣看了須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

問朱子與二程如何先生曰明道爲人盎然春陽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嘆服至於正叔則啓人爲學之議未必非嚴厲之過爾頃之嘆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肅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

問動物感人莫如音樂嘗見世之所謂戲子扮岳飛秦檜故事坐客往往泣下而況先王之雅歌者乎故天保以上采薇以下關雎鹿鳴棠棣伐木蓼莪之章苟時復詠歌亦未必無補於德性曰於田夫野老之前扮岳飛秦檜即泣下沾襟若歌采薇關雎等詩雖千百遍恐亦不欲聞也是故世變不同人品亦異教君子小人亦異術

韓苑洛先生隨錄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卒謚恭簡

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於法非平也中有權之道焉

人於不得意處不必自銷沮當審其是非已果是也固當坦然縱有差失只當速改亦不必過於悔愧徒銷沮何益

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所爲便有曲意畏忌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并其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世俗不知之有識之士必知之有識之士不知之天地鬼神必照之天地鬼神不照之吾心不自知之乎必如是方爲大丈夫

學者動靜起居雖暗室屋漏之際寢臥之時亦矜持禮節然

後接物時從容自得若隱顯不一在人前雖勉强矜持終不自然必有脚忙手亂時

他書只懸空說箇道理惟易則日用之間事事物物皆有箇處分學者不可不讀

學者養心之法固不可令其放逸亦不可太拘反爲心害孟子所言勿忘勿助最好試於日用間驗之自見

心之當養無間動靜里居之日供耒耜遠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訟獄裁撤牒亦養心之時也於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代之士最爲精粹秦漢及唐質美暗合下此類多禪學矣考之經史可見

一元未闢渾渾沌沌太極之未形也是天之性也如堯舜之心至靜未感萬理咸具即太極也是堯舜之性也一元既動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無一息之間河嶽莫動植遂無一物之欠此天之事業也是天之道也堯舜之心感物而動發而爲言語應接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做出許多事業是堯舜之道也

逝者如斯鳶飛魚躍聖賢指其顯著者而言其餘如雞鳴犬吠蛙鳴蟬噪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其小至於蠅飛蟻走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變通二字此君子立身撫世之大權濟世成功之妙用

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余接人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人以下及屬官參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一日忽自悟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參謁者亦勃然變色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數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

唐漁石先生亹亹說

先生名龍字虞佐浙江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卒謚文襄

亹亹猶勉勉也志若不足行若不及居若不遑弗已其功之謂也君子之道其廣大無垠流而不息豈易易然哉夫惟有不足不及不遑之心者斯至之無難矣何也虛者盈之本也小者大之基也勞者逸之門也不足然後足不及然後及不遑於處斯處之安此不易之理也是故江河之浸不盈故受日月之明不匱故光而況於人乎苟訑訑然自足意斯滿矣閑閑然自以爲及力斯弛矣媞媞然遑於啓處而不知省焉節斯狎矣意滿者其失矜力弛者其失怠節狎者其失蕩是皆不足以望君子之道也惟是行瑰而受虛位高而慮下功博而體約是故足矣欿欿若不足及矣皇皇若不及遑矣猶

曰吾不遑焉惕如也凜如也夫曰已足已及已遑者斯已焉矣而常曰不足不及不遑則必竦乎內而跂乎外慎於始而要其終德可以久業可以大而君子之道備矣矣蓋自虛者以積盈也自小者以致大也自勞者以成逸也又孰能禦之乎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文王不待於亹亹也師文王者尤有待於亹亹也功久則著誠積則彰令聞與矣

鄒東廓先生聚講語

先生名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會試第一仕至祭酒謚文莊

聖人之學何學也朱子所謂人性皆善效先覺之所爲先覺者能明善以復初者也效先覺之所爲亦以明善而復其初耳何謂明善以復其初曰當其惻隱之發不使殘忍蔽之則明仁之善而復元之初矣當其羞惡之發不使貪冒蔽之則明義之善而復利之初矣當其辭讓是非之發而不使無恥昏昧蔽之則明禮智之善而復亨貞之初矣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明明德所謂致曲所謂擴充四端推而至於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之敬止先聖後聖其源流一也

孟子千辛萬苦爭箇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足悄中滯來

孟氏之論丈夫有二品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囂囂然一窮達而齊得喪命之曰人入能謀於君出則輕於爵祿而必信必果不免於悻悻命之曰小丈夫斷斷左右罔利以爲子孫計而不恤其躬命之曰賤二三子切磋於斯也其爲大爲小爲賤必居一於此矣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案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太和乃是濂溪傳千聖數學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舜爲師則蹙然不敢當以蹠爲歸又艴然不肯當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支派上點檢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支百派皆從中和流出乃是學術王霸訣竅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爲伊周窮則爲顏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

習俗之大累只是打富貴貧賤關不透

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克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

後世通病在於局量狹而學力麤麤則不精狹則不弘故一官職一貨賄便能眩奪得一技藝一事功便能滿溢得

濂溪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云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

懶字是千罪萬過之根吾輩從學數十年盡是此病根躭閣了若不猛自斬截終被他礙却生機

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滿六合便是博文從流

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

由惻隱羞惡發端是自家性命上用工則能繹能改可久可大方爲作德日休由要譽惡聲發端是他人視聽上用工則徒悅徒從乍起乍仆不免作僞日拙

有若閑思雜念者因詰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

吾輩論學開口便說要存眞却安頓著不存開口說去僞却安頓著不去似此等待坐廢光陰如何得結果

常看棊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隨你下了幾十年棊不曾遇得一局棊譜空記棊譜何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這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修德礪行範世澤俗以對而富貴弗齒焉

世之除舊而迎春也冠帶之垢則思滌之衣裳之敝則思改之居室之穢則思洒掃之神荼鬱壘之闇則思易之孳孳焉恐其弗新也其亦有除其舊染以新其德者乎

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故謹樸者多不振拔而爽敏者多不鎭定須是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

李谷平先生朱學問答

先生名中字子庸江西吉水人正德辛卯鄉試第一甲戌成進士官刑部時以建言謫驛丞佐王文成討平豪亂仕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

嘉靖甲午夏五月予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曰朱子詩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詞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吉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凡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

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養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

王龍谿先生陸學發明

先生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正德丙戌進士仕止兵部郎中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諸同志扳蒞擬峴臺之會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爲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茲遺言具在請發明其意俾吾黨知所歸嚮惠執大馬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爲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

有切己之志自不暇閑圖度閒議論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槩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千古聖學只有箇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即是泛問即是異學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荅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户此理所在安有門户可立又要各護門户此猶鄙陋

學原爲了自己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户護門户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爲己之實學

今世人浅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總使博學多聞進退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蹈其中到頭贏得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穽此猶是利害上對算學者須務實勝義以爲質自無所貪方是惺惺漢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二程方不俗

道在人心六經吾心註脚雖經祖龍之火吾心之全經未嘗亡也韓歐欲因文而學道是倒做了要初頭免得俗須是知學不然聰明如韓歐亦不免於俗聰明固不足恃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爲人爲利篤信謹守依彷末節細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箇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人儒即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可不察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些子慢不得些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緊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理學之的也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一念不謹無窮之憂纔放出路便是自恕便是姑待便非克己之勇此吾人之通病不可不猛省也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爲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夫子曰知德者鮮矣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事固不可不觀畢竟是末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使人詐僞

德不可以僞爲若論事小人有才者皆能辨觀人者不於其德徒在事上繩檢是舍本而逐末也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只是將一切浪費精神處徹底勿留些子盡與蕩滌全體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今人類以快活爲學不知快活從辛苦中來根基始實始不涉虛見

王龍谿先生對濠濱語

濠濱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單只致良知便當得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不但後世信此不及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

在多學多聞多見上湊補助發當時惟顏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用功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己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爲非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晝牿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

兩路孔子何故非之而以聞見爲第二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觳觫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眞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觳觫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王龍谿先生晤荆川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口所說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眞

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禀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眞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眞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沈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沈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眞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眞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眞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眞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攙入能所非眞良知也若是眞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眞實受用也荆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

錢緒山先生吾心說

先生名德洪字洪甫浙江餘姚人嘉靖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仕至刑部員外郎

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辨其聲者誰與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辨其色者誰與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爲之辨其味者誰與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與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毁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

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非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

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其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焉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

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辨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王心齋先生語錄

先生初名銀從陽明爲弟子易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以布衣講學趙文肅疏請求用眞儒意在心齋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良知在人天然自足不須人爲立意做作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修此者謂之修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眞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眞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

若說己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絶

學者指摘舉業之學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舉業何可盡非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人之仁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人之仁也吾未見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也

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乎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仁取義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回侍孔子而論學仲由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間而已顏回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三子之是非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又何如先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謂德也直可加之異域教可行之朋友德可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在異域則用子路之直在朋友則用子貢之教在親屬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歐陽南野先生荅整菴書

先生名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卒謚文莊

拜領教劄反覆傾竭惟恐後生小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
誨之詳愛之真佩服感激何有窮已某嘗莊誦前後書記心
性理氣之辨其要欲學者識取本性體認天理而知所用力
此子思原天命孟子道性善之意大學止至善之教也祇奉
至言以爲聖人所以正三綱而叙九疇其精神命脉端在於
此顧恐頑鈍蹇劣未能服膺而弗失耳又嘗自念孟子論性
善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言程門學者亦以乍見入井其
心怵惕爲天理之自然即所謂良知也竊意良知二字正指
示本性而使人知所用其力非敢故爲繁詞以瀆高聽但恐
千里之外詞不達意使長者無所施其裁成則非請益之道

故意之所及不懼瑣瑣惟懼不盡耳伏讀教劄謂人之知識
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
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
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
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
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
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知覺
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
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
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
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
竊思所謂本然之善者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
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
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若楞伽所謂真識則非孟子之所
謂良其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乎何有宜不得比而同之矣
教劄引知天知性等語謂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
判體用自明不可以用爲體某竊意字義固有兼虛實體用
言者如止至善之止爲虛爲用知敬止之止爲實爲體知字
以虛言者如教劄所引知性知天知此事覺此理皆言其用
者也若良知之知明道嘗言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日習
心未除故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上云良知下云此心
似指其實體言之大學致知之知與身心意物爲類似不得

爲虛字而與知性知天之知同爲用也然體用一原體之知
即用之知則亦本無二知殆立言各有所當耳教劄謂某前
書隨其位分修其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
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只緣誤認
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安著不得不容不置
之度外耳以某所聞實異乎是凡所謂實履者吾心良知之
發於視聽思慮與天地人物相感應酬酢者也夫人所以爲
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
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用天因地制節謹度以
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卻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
感應酬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萬物之理
一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惟

是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人或動於私而良知有
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
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爲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
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
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于有私
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
處安著不得而置之度外者也教劄又謂某所論學問思辨
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爲之方先後緩急自有不可得而
同者蓋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功夫居後後則可緩謂
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功夫在先先則當急又云始之闢
發聰明終之磨礲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書讀書者莫非切
已易簡之妙於是乎存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爲道乎

然某非以學問思辨爲後而可緩但謂學問思辨者學問思
辨其良知耳善讀書者開發良知之聰明而磨礲之日精日
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意自累則大訓古典莫
非切已博識汎觀莫非易簡非外讀書而別有尊奉其良知
以從事於易簡之道然必眞能於讀書之際念念無自欺而
求自慊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乃可謂之闢發磨礲
不遠人以爲道者而無先後緩急之可言也教劄謂有物必
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
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來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
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聰
明之德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
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

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
所謂格物致知也天理之則民之秉彝故不待安排而錙銖
不爽卽凡多聞多見其闕疑闕殆擇善而從者秉彝之知其
則不遠猶輕重長短之於尺度權衡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
於安排布置非所不遠人以爲道者矣教劄謂某前書所舉
不及伊川晦菴二先生疑因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
而然非敢然也昔人謂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慮
之一言不合遽分彼此是誠何心況晦菴百世之師後學之
稟承聽受宜如何也以某所聞於晦菴所論格致之功未嘗
少有遺闕其曰事事物物擴充其良知無自欺求自慊無爲
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者雖非晦菴格致正訓然皆古聖
緒論而晦菴所祖述焉者則亦未至於有礙也惟是濂溪通

書首數章及聖學章明道定性書及學者須先識仁諸語諄
諄懇懇指出本原無異於大學知本之教明道表章大學雖
頗有更定未嘗補格致之傳竊意其或以獨知爲知以無自
欺而求自慊爲致知而別無可補之說故因論格物致知而
以濂溪明道爲言非以伊川晦菴爲可外也使二先生如在
尚恐受教無地不足以從弟子之列然而異同之論則雖面
承教授親爲弟子亦豈可不盡其愚蓋二程亦時異於濂溪
而游楊諸子亦時異於二程古之聖人亦未嘗有都俞而無
吁咈不如是則何取於講學何貴於親師取友此某之志也
銘感厚德極欲勉承鐫諭庶或寸進誠知無己之愛不倦之
教必不以其愚而遂棄之萬惟推見至隱啓蔀發蒙不勝欣
幸

黃洛郜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弘綱字洛村江西雩縣人正德　舉人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含此更別無著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為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為二矣

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惑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有不盡焉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　其去道遠矣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

薛中離先生義利辨

先生名侃字尚謙廣東　人正德丁丑進士建言被訊釋為編氓退處中離山二十年以卒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為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也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固常在利固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為已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為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

何善山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廷仁字性之江西雩縣人嘉靖壬午舉人仕至工部主事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

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眞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徙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

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日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本無形聲何從而得本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眞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眞無定守耶

天下之事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箇眞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箇私心縱揀好事爲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根是箇與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眞心但本根是箇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溫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須有好仁無以尙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

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故謂之動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故謂之靜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

唐荊川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順之字應德常州武進人中嘉靖乙丑會元仕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卒謚襄文

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是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

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

德之與藝說作一箇不得說作兩箇不得纔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便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曲藝之間然可謂之游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種種曲藝即便偶一爲之則亦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爲其有欣厭心也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短心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

昔人謂有意爲不善與有意爲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愼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矣

只見人過不見己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眞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學問雖是人人本分事然非豪傑不能志非刻苦不能成當世學者悠悠只是說好看話做好看事過卻一生到底終無結果

詩文六藝與博雜記問昔常强力好之近始覺其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於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嘗覺好也讀之半月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皆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憾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

謝卻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晏坐山水間稍得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實種種欲根潛伏不曾下手着實掃除益悠悠之爲患久矣近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鍛鍊從此工夫頗爲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教人靜坐之說亦在後

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擾鬧汩没中能誤人也

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知安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求眞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

赤子之心本是充擴得去本是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

謹愿之士與狷者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己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爲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

此學惟眞根子最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不是眞根子則下者掛門面高者騖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

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

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

此心至神本無染著惟對鏡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則本體流行乃是合下了當

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良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

也若以矜持把捉爲小心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

自古文人雖其立腳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於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

亂世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悶心一回心後手腳都輭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

羅念菴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嘉靖甲戌狀元歷官左春坊贊善卒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徧矣只恐把捉想像牽己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自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爲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爲是非庶有以得聖賢之正脉也

自心自斷處千古眞正英雄從此起手千古不多見眞正英雄亦只在此倒手

良知者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著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然則良知者其猶止水乎其猶太虛乎其眞所謂無意必固我

即其本體乎其眞靜無而動有乎其眞無動無靜者乎

念頭不起此時是靜即是本體不消着工夫

罪過原無大小只論有無有一則有千萬種矣

取友固是省力然眞切却在自家自家一分實力比之取友時蓋倍之也

工夫間斷此是通病然却不是小病古今所以不相及者正在此古人不息者何如哉一切掃除眞實專一時時念念惟此一事故曰至誠無息

子長孟堅皆人豪也其才氣特達自視豈在人下然除却希聖一着縱有所就不免爲他項壓頭已是下流人物非所謂大丈夫矣

嗜好無窮時命有限妄得者侈過厚藏者蓄憂惟知施則富不溢惟知儉則貧不屈

人當戒懼於人所不見不可落在已發上照應

揍合而受者不可謂之虛執有不化者不可謂之寂其執中也常虛常寂之謂也其中也常虛而應常寂而感之謂也

爲學如潔身日日濯洗日日塵垢不盡學之愈覺不足愈覺是病乃是肯學一日安之不復內愧生意枯矣意興用事非學也認得尋常絕無進退亦非學也於時保之聖人且然況常人乎

即處事中便是學此間稍有作惡處便是過稍執泥處便是過所謂養心也在此所謂擴知也在此此處工夫愈密知覺愈精而不變於物此之謂格物之學

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

分好人第理無定在欲事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善善無常主欲心之好者莫若求其學之專時時不昧此心之靈是謂立好心時時不昧此心之靈以應乎事是謂行好事以此不昧者勉之已亦以此淑之人是謂做好人

專一精察不使絲毫念慮夾帶方是眞正英雄蓋千古事自己依違不得人眼最毒不肯放過人也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

古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然不復萌動焉爾矣

言說之偏亦足眩心而淆性非時時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未有能明善者

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諸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

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恥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不近於可笑乎

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眞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不知向此用工只在話頭上拈弄當下動氣

處自以爲發强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

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今人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試思伊川講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

徐存齋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階字子升又號少湖南直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卒謚文貞

己也者對人而言也克己者欲其忘己云耳而以爲勝私之謂夫克伐怨欲非私乎制之使不行非勝乎然而孔子不許其仁何也以其有己也蓋自其欲尊己而卑人也則克生焉自其欲揚己而抑人也則伐生焉自其欲利己而病人也則欲生焉自其求之人而不副乎己也則怨生焉故善學者不務制私而惟克己之爲要己克則人與己混然一也而克伐怨欲自不生於其心

問養蒙之方曰以正以正如何曰收放心收放心如何曰心也者統性情而言者也其初也無弗正也然而有弗正者何也放也或不能用其愛而仁放焉或不能用其宜而義放焉

或不能用其敬用其辨而禮與智放焉放則邪收則復於正聖人知其然而教之以收放心之法事親孝子之事也仁之實在事親舉以教之所以收夫仁之放焉者也敬長弟之事也義之實在從兄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義之放焉者也禮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智莫大乎賢否是非之別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禮與智之放焉者也心之放者收而純然復於正天下之能事畢矣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夫博與約對者也文與禮對者也對則安得而不二然不曰約於禮而曰約之以禮所謂之者竟安指耶非文也乎博學於文而禮實以約之又安得而不一蓋聖賢之言有歷陳其事者文行忠信是也有並舉其目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也有直指其歸者學問之

道求其放心是也有統論其全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尊德性而道問學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同旨是故君子於前言往行未嘗廢多識也然而以畜其德焉其於德性未嘗不致尊也然而由問學焉其於學未嘗不博其於說未嘗不詳也然而以反說約焉是則安得而離之安得而混之乎故强離之者訓詁辭章之事也强而混之者釋氏不立文字之教也皆非所以語孔子之學也

學者尋常都解說爲己爲人然未有能眞見破者今且看世人求名求位費盡自家心力却只成就得箇傍人好聽好看至於君子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遯世不見是而無悶雖不得市童誇羡自家却受用了許多安樂此是誰爲己誰爲人也

或問朱陸之學某應曰君且勿求識陸象山先認取箇眞朱

子朱子之學何嘗不尊德性今且道朱子著下許多書那一句是教人詞章功利

近讀龜山先生書銘云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只此十二字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親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之習故其言精確如此在吾輩所當深體也

凡學不進都是有箇病根在至如驕惰兩件又是學者通病此須是克去方有進益不然雖日親書冊對明師良友只是閒事

讀書須要自家受用且如讀不憂不懼章便眞箇能不憂不懼讀不愧不怍章便眞箇能不愧不怍此乃是受用處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則謂之行耳

言必信行必果士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

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

小學大學只是一理小學以教於童穉之時言大學以教於成人之後言其工夫有生熟而實則一件事其造詣有淺深而實則一條路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一理但因人高下爲教故時有不同只如爲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已道盡其他若告仲弓告樊

遲都是非禮勿動事告司馬牛是非禮勿言事顏子天資高工夫到故語其全餘子不及顏子故舉其病之尤急處告之非有異指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所謂仁義乃赤子之心也所謂居仁由義乃不失赤子之心也大人之爲大人如是而已不須更有增益如必待有增益而後可以爲大人則無乃仁義之外有餘理乎

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漸入於窮山空谷之内去國遠矣安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

郝早服先生語錄

從十先生語一中錄出名號爵里未考

氣習用事從有生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將習氣猛力斡轉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雖不如愼之未發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

約禮即是主敬蓋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門宗旨原只就世間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近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中教人戒懼謹獨直從無始窟中打併出來刀刀見血矣

聖學只是愼獨今人且休言愼但覓得一箇獨着便有八九分也

纔覺處即是下手做處勿容等待一等待依舊是不覺此心何處不覺工夫何處不可做

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來面目此釋氏語也某從儒書中翻出二語云無聲無臭裡那箇是命不覩不聞裡那箇是性學者試理會自見

日用感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繩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來之間圓轉平等無牽強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之理隨物應化無凝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輕省即是討着欛柄

鄭澹泉先生古言

先生名曉字室甫浙江海鹽人嘉靖壬午解元癸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卒謚端簡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人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大學一篇初在戴勝記中程子始表章之因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頴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濂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不同魏太和中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善經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自善經已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

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
賢之名實自此始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
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
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子名始見
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
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
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
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
亡也其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
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
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

所由來遠矣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是格致誠正
與齊治平通以修身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
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吾儒却說修身須於
視聽言動綱常倫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權
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足治人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
故曰齊治平要在修身爲本

易牛章見聖賢遏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其良心不覺萌動
再發難令其良心勃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
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非平日自己察識天
理眞機圓熟不能隨緣解縛如此

薛西原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蕙字君采河南偃師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吏部考功郎中

後儒雖言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
指雖言無欲而不知私欲之本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
極致雖謂人皆可以爲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修爲而
得

程子曰陰陽者氣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爲理也
夫氣化終古不忒至所以宰之者理也以氣爲理不惟亂本
而無別氣有駁雜理亦有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爲萬化之
根抵乎

宋儒所謂氣質之性蓋以此性寓於氣質之中故謂之氣質
之性非謂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爲二也

楊斛山先生在繫漫錄

先生名爵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嘉靖己丑進士仕至御史以建言久繫放歸卒謚忠介

作一好事乃吾分所當爲惟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才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之無伐無施聖賢切已之學也

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眞可哀也因思横渠云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驚省凜然愧恥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

好議論人短長學者之大病也若眞有爲已之心便覺惟日不足戒慎恐懼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人有寸長取爲已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辨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道心人心只此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爲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克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即在凶險路行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眞可畏哉

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學在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

見獄中或有驚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爲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軒睡是何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即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直前爲之不爲利害所怵不爲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眞可謂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爲小惡放過且爲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爲柔刻

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卒以惡終而不知矣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

夫子荅顏淵爲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

因置一瓶尊食碗置之未安此心不已必欲既安然後已將一箇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箇無稍公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瓶之敬慎也

予居此四年邏者候予有言曰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荅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荅之有以其言作予言回報者又以不似荅之於是邏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

其答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為非所當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兩筆之前是吾羞也一邇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語出於無心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為巧語轉移天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為況一有心是即機變之智巧舉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即死於此其人愀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

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為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為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克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自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

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

蔡汝濱先生僅存語

先生名鞍字天章真定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御史建言被放

健順之德出於乾坤是謂天命繼善成性理無不善是謂天性喜怒哀樂隨感而應是謂天情心體虛靈統攝性情是謂天君性也情也心也原於天命何有不善

元亨利貞同行而異德語乾道則不異仁義禮智同德而異用語至誠則不異喜怒哀樂同情而異感語中和則不異

天道莫大於日月地道莫大於水火人道莫大於禮義日月所以行天道也水火所以行地道也禮義所以行人道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天道運而無息者也外陰陽則無以見道故人道皆效法於陰陽

心一也主於中謂之敬推於外謂之恕敬其體也恕其用也

體萬類而不遺者其仁乎

學者有四累好高則為進德之累文過則為徙義之累多言則為行己之累躁進則為廉恥之累

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

天地悠久無疆以其仁也仲尼曰仁者壽謂令名無窮也而長年不與焉

君子有三德少而力學有及人之德老而勤學有淑人之德積而能散有愛人之德

語政而不及禮是古今有無禮之化也語治而不及樂是古今有無樂之化也語禮樂而不及德是古今有無德之禮樂也故德者禮樂之本而禮樂者治天下之本

修身者察理欲之消長爲治者察賢否之進退用人者察好惡之得失

謹言慎行可以爲師清風高節可以爲師誦法周孔可以爲師進退取予有禮可以爲師若博聞强記矜詞飾行皆俗儒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萬世臣道之大經也若親臣世臣則不同殷三仁周公是也易地則皆然

天地萬物之陶冶學校世教之鑪錘六經聖賢之形模師道博埴之大匠

一動一靜一陰一陽易道也不可不察其微動而爲陽非動而生陽也靜而爲陰非靜而生陰也蓋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合而觀之乾道變化進退消長至動之中而有至靜者寓焉坤道資生流行不息至靜之中而有至動者寓焉陰陽一氣之往來循環無端互爲其根也

子厚以禮教人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深得先王之遺意學能崇禮人道之終始備而聖學畢矣

天道有風雷所以鼓舞萬物也治道有法令所以鼓舞萬民也法令者人君之大權鼓舞在法令而所以鼓舞之者有德禮爲之本也

呂東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於中氣質一變可謂善讀書者後之學者讀書只在語言文字間豈是求道

周訥溪先生雜錄

先生名怡字順之寧國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仕給事中疏劾嚴嵩廷杖繫獄五載再逮再釋隆慶初復職仕至太常少卿辛謚恭節

學者緊要在辨志辨志在辨義利辨義利在辨求諸己求諸人求諸己則喻於義日上達矣求諸人則喻於利日下達矣君子小人存乎自辨危哉

喜人譽己則諂諛者進惡人非己則直諒者退古聖如大舜至矣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益戒之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皐陶戒之曰無教逸欲有邦舜之戒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禹恐舜傲舜恐自違後人乃反自賢自是怒人非已由其不知虞夏學問養成傲違敢不日警日惕

履盛滿當知止盛滿難齊當隨分量分量難憑當顧功德有天地分量河海分量鍾鬲分量升斗分量盂缶分量自反當能知之自謂有功德者即無功德

是學也絕而復續續而又絕方其絕也其自何去方其續也其自何來聖人精一不出此心其續其絕自啓自栽耳堯舜孔顏人心皆有往者其影而真堯真舜真孔真顏則固至今不亡也豈惟今日蓋與兩儀同終昌其有極斯言孔的能信者誰靜求默探謹揭孔顏曾思孟之至訓以便覽涉非敢曰去取聖訓也誠篤信乎此則雖議其去取亦不敢避也

聖王不作此教此學遂湮廢矣决科高第可以文藝取討經稽傳可以詞章訓久假不歸因執此爲自古帝王之所以教所以學不外是也間有復申明倫之說欲見諸踐履之實者

則又莫不指爲道學之徒側目而怒掩口而笑巧毀文詆朋
議陰排若仇讎者亦可哀也夫亦弗思也夫明倫不可將悖
倫爲可乎學道不可將畔道爲可乎有人心者宜辨於此
心中有一知識即障天性眞體此即是機心非本心也闔户
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此天機也非知識之
機也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中可用知識否耶
古人之學仰觀俯察遠取近求以成其德今人之學仰觀俯
察遠取近求以成其能此古今之分
日用四戒第一不可測度求解第二不可求討自己便宜第
三不可歸咎人第四不可生退轉心
學莫病於自是學無止法一自是即止矣不自是惟聖人爲
然

人每日必思行幾件有利益於人的事日日如是久則天理
純熟起心動念都是天理矣出一言行一事必思莫傷人否
一念差了便生恐懼必思速改不可放過當作功課做夜則
思之每日行得三四件不可懽喜未能行得必思補足
勿忘勿助之間此是前人偶因工夫相當時說既不忘又不
助那時節正恰好處非於勿忘勿助求中間也必有事焉乃
是正當功夫人心本體原是如此爲有知識私欲動後不復
見本體必有事焉正是復那本體忘者忘有事也助者助有
事也若不言必有事焉而但云勿忘勿助之間眞是無頭學
問

沈虹臺先生學知錄

先生名位字道立蘇之吳江人嘉靖甲子解元戊辰進
士仕翰林院檢討

性有而未嘗有也性無而未嘗無也有之機攝無以流虛無
之妙孕有以函實有無相含故性定性定故習與情不得而
蔽之
君子不以天之與我者自足而恒以不學爲憂不以質之美
者爲可恃而逆慮其偏勝爲之補偏以救之爲之涵養以克
之爲之消融以化之故天者不失而其偏者以化
金出於沙未適於用也陶者汰之範者又從而鎔之砥礪之
故金爲天下之良而不敗惟人亦然
凡人學問不長進只爲看得太易試看前輩所作之事平日
所輕視者設以身處其地果能一一行之否

學者須先除去我字便純是天理廓然與太虛往來此爲聖
賢境界與釋氏所言虛無滅絕者有別
性分上用得一分功便於學問上省卻一分力余見今之學
者僅爲循章摘句之學縱復憤發亦徒勞而已矣
仁義二字亦不過完此一箇仁字仁必以智勇爲輔義是兼
智勇說是以精義入神方完了仁完了仁方完得人也
義字不可看得太高即如人要到一處畢竟有一條路在然
後可以由之而行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二語甚
妙

徐波石先生語錄

先生名樾字子直江西貴溪人嘉靖壬辰進士仕至雲南布政使以討賊遇害

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曰心自知之無息言曰誠自知之定理言曰性自知之不貳言曰敬自知之莫測言曰神自知之渾然言曰天自知之寂然言曰隱自知之徧覆言曰費自知之不昧言曰學是故綱紀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

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道也夫道一而已人得一而靈是靈也則性也以生理名則天也以普博名則心也以主宰名則人也以色象名則萬物也以變見之迹名會之曰道宗之曰一世皆知性心謂道也而不知我外無心性也惟得其一而宇

宙之道備矣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陸氏曰心爲宇宙其知言者也

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

此知之體沖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舉此而詣之於人曰傳人了而自埶曰悟不差毫釐曰巧甚矣夫巧之不能喻於人也

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

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不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執得而定而離之者哉若曰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則誤矣

趙大洲先生定志明學論

先生名貞吉字孟靜四川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肅

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即名爲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蹟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爲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學者之蔽有窺測前聖模度後賢摘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漂準卽以標準爲師而別起意念嘗受法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騖文事研究糾賾增長

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徇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以爲自治惟此枝條最爲煩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眞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修飭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知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眞見忽開緬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求解脫或惜歲月之不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暢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推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

張敬堂先生獨鑒

先生名基字德載號門吳江人嘉靖庚子舉人學者稱為䊸孝先生崇禎時追贈翰林院待詔

象髓丸

艮　思不出其位　養心　君

損　懲忿　養肝

　　窒慾　養腎

頤　慎言語　養肺

　　節飲食　養脾

是方散見義經一言一藥而合之則君臣之義備焉雖藥不標於神農方非處於和扁而觀象玩辭信金石之神品得醫師之上乘者也通性命之學者有能近取諸身服之無斁則五內和平百疴不作身安德滋去道豈遠哉周元公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嘉靖辛亥歲製

服法

向余製象髓丸而未之能服也爰擬玆圖以服之一有合敗圈一白一或忙敗圈一墨朝斯夕斯庶幾有日改月化而歲不同者乃若無圈可擬心境俱融纖塵不起非歷顏齋而躋孔室者不能與斯則予豈敢嘉靖癸亥八月識

某月	思	懲	窒	慎	節
初一日	○●	○●	○●	○●	○●
初二日	○●	○●	○●	○●	○●
初三日	○●	○●	○●	○●	○●

羅近谿先生語要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號近谿江西南城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雲南參政學者稱為明德先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

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這些子費盡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哉

一日先生問生所自受用者何如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曰恐所持者未必是心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先生曰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自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子試看諸人在此講談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啼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千千萬萬變

變化化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未曾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象持之益堅而去心益遠故謂未必是心也生曰心與意何相爭如此之遠也先生浩然發嘆曰此乃學問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誤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生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爲指破方不至錯用功曰若使某可用言指破則諸生亦可用力執持矣

或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的安勉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學不慮處着脚趨向竭盡生平方得混化若更從外面比倣修爲循象執迹出門一步已與不學不慮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嫻熟一分則去眞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儅則去眞心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背心孤負一生心願虛負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可不警省而早辯之也耶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四書五經說中說和說精說一說仁說義千萬箇道理只是表出這一箇體段前聖後聖立極立誠主靜主敬致虛致一千萬箇工夫只是涵養這一箇本來往古來今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同流千萬箇作用功業只是了結這一箇志願

汝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麄以麄拙之工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鍼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穿鑿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箇光景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寳珠之照耀青黃紅綠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已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有志豪傑須發奮明眼眞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剥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驀卒轉頭時候

今世上千百萬人難一二箇思爲聖賢者只考論幾段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執持一點念頭便云是存心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靜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及至於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絕學卻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

楊椒山先生介說

先生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以參劾嚴嵩被刑後謚忠愍賜祠曰旌忠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為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介者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亦深乎介也者必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固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合內外始終而一之之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噫不苟和之為介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孫淮海先生易談

先生名應鰲字山甫如皋籍貴州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大司空卒謚文恭

眞知易理然後信得萬物備我之義眞體易理然後有得反身而誠之樂眞學易理然後行得强恕求仁之事不言我備萬物而言萬物備我蓋我之此身是天地萬物之本是以逐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忘本外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不忘本不遺末將天地萬物之實理都收拾在自己身上便是反身而誠便是仁誠便是樂仁便是樂非誠之外仁之外又有樂恕也者所以求盡此誠也程子論恕曰克拓得去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非仁乎克拓不去便是天地閉賢人隱非不仁乎

天下惟有易理好學以其不犯些子手段至易至簡也亦惟易理難學亦以其不犯些子手段至易至簡也不消一毫之自私不消一毫之用智當下便是非易乎然有一自私之心有一用智之心便天地懸隔非難乎

堯舜之道禹皐陶見而知之則見而不知者多矣湯文武聞而知之則聞而不知者亦多矣所謂聞者聞何物所謂見者見何事聞與見即所謂知也陽明曰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眞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此知即是易理易理極眞實極光明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消假借其發見流行處輕重大小厚薄張弛毫釐爽失不得增減不得物即是我我即是天地聞者聞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故聞見即知非有聞有見而後知也知即聞見非待聞待見而後有知也此知人人所同但爭一先後是

以立教者以先知覺後知

周子自陰陽動靜五氣四時上看出太極之流行無聲無臭者而言無極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上看出心體之流行不睹不聞者而言靜主靜之學即無極之道也又恐人誤認主靜之靜爲動靜之靜故又提出無欲二字見太極心體之流行所以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者以無欲也無欲二字爲千古學易者之正脉無欲便是不二便就生生便就不測只此便是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故易者聖人盡性之書也故知太極本無極而後識天道無停機之妙知主靜即無欲而後知聖人無停機之學

易有太極言人有太極也人人有太極而自復之自全之是自成也自道也自慊也自得也人人有太極而自去之自亡之是自賊也自暴也自棄也自欺也善學易者無他惟於所本有者不使之無於所本無者不使之有耳

易也者道也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易也人得易而生者也性也以生而名也心也以主宰而名也身也以形色而名也萬物也以變化而名也而會之曰道崇之曰一得其一而道備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失其心則失天地矣天地之間皆備容可二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故不得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故易也者一也一則易不一則不易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唐汝錫先生論格物

先生名錢字汝錫浙江蘭谿人嘉靖甲子舉人仕止王府長史

君子之學非徇乎人者也求自得諸心而已非私一家者也求止乎道而已愚竊慨夫今之學者不然自宋儒定註經傳以來士惟謹守成義不復知古本註疏爲何物間有疑難稍異同者則羣然囂之且以爲罪嗟乎亦由其不求自得諸心以止乎道而已昔者孔子作十傳以翼易程朱乃復爲之傳義其說蓋有不同者亦各以明道而已而豈足以病孔子乎抑豈以爲程朱罪乎今於朱註則一字不容議焉私監偏黨其爲尊先儒也陋矣夫學訓詁其末也而有關於學之大端者則不可不講訂以求歸於精義焉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於此有差則無以爲入門之功而何其說之不能一也或以朱子窮理之訓其功汗漫而無紀此殆非也聖賢之教以博學爲先務而又何疑於是乎愚直疑其義有未徹而功無其要焉耳其註致知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其註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夫心識其理之謂知推極之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推之以求至乎其極於天下古今人物之理莫不洞而明之如是而可謂之知無不盡也是窮理即致知之實事今以窮理爲格物則所謂推極吾之知識者乃虛言之耶且訓詁字義人習其說而無不通焉今以格爲至若曰致知在至物無乃有未暢乎愚以爲扞止外物之訓斯真得之矣何則人之致其知也蓋將以其神明而洞天下之理也使聲色臭味盛麗紛華之物有以交攻乎其内則知必爲其所蔽雖欲勉强以致之必且昏昧而

不能達矣故必於外物之足以昏吾之知者力扞格之不使入乎其中夫然後神氣清朗義理融著而心之知無不盡矣故曰致知在格物蓋戒慎恐懼之端自不能已而爲學工夫詳明簡要始終貫徹真聖人立教之大方也何必於格物之外補以敬之一言而後爲無漏哉或頗疑此有涉於正心者曰正心其全功也此其始事也愚竊以爲此義上有以明聖經之旨下有以定爲學之要中亦不至戾儒先之訓而兼有匡贊之功雖犯流俗忌諱違哲師之話言不敢自以爲罪也

薛方山先生焰心犀

先生名應旂字仲常常州武進人嘉靖己未進士仕至浙江督學調鄜延兵備罷歸

聖人全道而垂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

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

一節之士難與言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君子習天以敎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明明可以知幽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明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嘗未爲得也

明養於靜而喪於耀勇昌於平而沮於愎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敎化

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𡸁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路有九病見善忘舉旹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慠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

競護其所短而厲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諂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吏恭以馭寮寀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終始八者備而政行矣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寛者子民之道嚴者摧枉之權有一地而寛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而寛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寛嚴異者張詠之治蜀是也

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決滯

耿楚侗先生自警語

先生名定向字在倫湖廣黄州人嘉靖丙辰進士仕至户部尚書卒謚恭簡學者稱天臺先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語最警策當味夫人日逐茫茫蕩蕩心神全無歸着譬之寠人丐子瑣尾流離靡所寧止不亦難乎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世味澹然矣自性分言無論父子昆弟即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眞眞切切爲己雖厮僕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之所謂賢人君子有所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迹亦多可疑處

俗情濃釅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競害則撓汩汩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物而不能自振而猶號於人曰爲學吾恥之矣

學者恒言曰萬物備我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物能尚乃見些小便宜輒生歆羡而猶號於人曰知學吾耻之矣

學者恒言曰萬物一體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人不容乃遇些小違忤便懷嗔恚而猶號於人曰爲學吾耻之矣

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眞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濶大放散者終隮坑塹只此不學不慮是爲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爲只此庸言庸行是爲妙道凡鶩高亢奇詭者即是虛罔

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不藉名位不煩作用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孔孟自然功用所以賢堯舜而贊化育於無疆也豈不易知豈不易從哉顧凝承發揮實在此身如不靈透是爲麻木身不强立是爲痿弱身不修潔是爲汚穢身不超脫是爲臃腫身不敦厚沉渾是爲浮薄身夫以浮薄臃腫汚穢痿弱麻木之身而冒認承當此體妄意發揮此用不猶窶子脫金癡兒捉風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世人好褆修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温恭進而骫骳退英敏優而沉潛詘是皆以已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并

包而覆照之梧檟培矣而荊棘亦滋也參蓍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并育弗殲也夫梧檟以材以實而荊棘亦足以藩垣參蓍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餝等威而嚴儀衛由此類推言之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

孔孟亦人耳吾黨遭逢明盛服習功令誦法孔孟矣第令能言其言以取世資而不能實明其學心其心非夫也

李見羅先生教學錄

先生名材字孟誠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仕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爲忌者所搆論戍遇赦歸里卒

心有放故做工夫著得一箇存字心有不正故做工夫著得一箇正字皆是對治之法至於性則眞是不可加得一物也故只說得養字養之法豈有毫分做作故在孟子中只道得一箇息字在大學中只道得一箇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眞所以養之之方

悟非難守爲難學既得手只守得定便是悟不可別開徑竇更長支離

此件物事本來不可睹聞聖人即還他道是不睹不聞本來無有聲臭聖人即還他道是無聲無臭後之强爲名者總爲見之未到

問藥者期療病作丹者取成仙保身念切即不問其指縱之何人而聽之矣乃獨於學則不能然

學問要緊明宗若不知宗趣所歸而漫從節目上尋索正了心又怕格不得物誠了意又怕致不得知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爲條貫之未備是眞可笑者也

學者向已躬上切實體取一日之間自子至亥一月之間自朔至晦是仁非仁毫髮不容瞞昧日至月逢動息有可查考則步步是工夫言言皆實力仁何處歸藏心何處背棄直下可從意中領矣

有何奇功有何捷效只此勉勉循循要以無惑於始無隋於終即無忝於洙泗之門矣

或問此學亦救得飢餓否先生嘆曰是何言與王曾何如人

尚爾志不在溫飽豈有堂堂聖學只講求得一箇衣飯的計策者乎孔子疏食水飲顏子陋巷簞瓢曾子七日不火食尚歌聲若出金石超然貧窶不以動心所以高於萬古今在坐之士未必人人皆貧假令孔顏不是疏水簞瓢則吾今日雖有孟韓之辨如何為衆分說

有友問修身為本之義羅懋忠從傍言曰只是箇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然忠復曰思不出位只是箇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先生曰此卻又有說大凡聖賢論學旨趣自是一般然亦有因事發明隨機指點者修身為本其要在於明本而末從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卻是就事物上反歸本去故明得修身為本之旨則不必論到人之親與不親治與不治一副精神常常只是歸本不明得修身為本之旨而第從行有不得處反求毫忽外訛尚昧本末之分於知本尚隔一層

夫子之論士有三等其辨儒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所為士之次者其即指此也乎今有人而果言必信行必果也豈不偉然君子乎至律以學之毫釐是與非也則尚不免為小人儒也故學問到至處如孔曾則即學便是品人品到至處如堯舜則即品便是學等而下之學正者方可許他學品高者只合還他品執學問而斷謂天下無人品者固非因人品之高而槩許其學問者亦謬

論古事必以身處利害得失之中論今事必以身處利害得失之外

來瞿唐先生省心錄

先生名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嘉靖丁卯舉人萬曆時年八十矣薦授翰林院待詔以年老辭詔原官致仕

人能聞道縱四十已後未為晚也張橫渠少年談兵喜獵李延平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及後聞道少年之事亦何害哉聖人教人不曾教人生出來八九歲時就無過只許人改過故不遠復者即曰元吉

王陽明云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歛得憤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消化得此非天下之至勇者不能陽明此條乃覺照切實功夫後學收心者不可忽也

世儒只知冥心閉目是靜不知此心如有思慮當人事擾攘之時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是靜何也蓋理主於一而不動我既主於理則凝然不動矣即所謂人生而靜也從來儒者惟周茂叔知此故曰主靜立人極

讀書之法要讀得自在不覺勞苦

人生在世既有其家雖寒儒家貧然上父母下妻子外而親戚朋友一家日用豈無調度故口誦讀手書寫之外又當移脚脚移方覺倦怠則於書房瞑目靜坐心主乎息息依乎心澄此心於不識不知之天令其鼻鼻如也既靜坐之久乃出而經行或臨水邊或坐山麓或就松風或依竹影乃轉而用功乎心或作新文或改舊句使五體五官轉相效勞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而一切聲利得失聽乎其天置之度外而不使其填塞於我之胸中則此心寬舒自在與理相為洽浹自不覺其日進而月長矣雖舉業工夫當如是要之正學工

亦不外此也

不好貨則廉不好勇則謙不好色則身心安靜精神完固學者其庶乎

人之資質美者多做名卿名相但較之爲學終非中庸人氣節要剛大而襟懷又要灑落如汲長孺儘有剛大氣節恐止成就得剛直一邊臨事固要公直而存心又要忠厚如張九齡豈不公直但恐又近刻薄度量要寛弘而檢身又要細密如劉寛輩儘寛恕但少細密蘊蓄要深厚而志趣又要高明如張華楊雄輩豈不博古通今但高明意思終少此孔子所以以清以忠許人而不許人以仁學之當講正在此也不然止成一節之士

聖賢說話說箇小人而無忌憚也人只是有所忌有所憚就做好事了中人爲善畢竟如此故曰君子懷刑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古今無不受謗之聖賢以方正故也媚世取寵則鄉愿矣

妄想心有種種焉有無根霄壤之想有有根平常日用之想有過去追悔之想有過去自慶自足之想有未來圖謀之想有希望其來鬱結不寧之想有臨關對敵之想有喜後怒後之想有平生所戀熟景新舊往來不斷之想有知絕妄想晝夜執持一時未曾覺照偶爾入心之想有知絕妄想持守不定一寒一暴之想有知絕妄想想別物以止妄以楔逐楔之想有知思道理夾雜私意以行之之想有氣稟執拗認人欲爲天理之想有空想其邪想之不行之想有實想其邪必欲見諸行事之想萬起萬滅種種雖有不同然原其所想者不過好勇好貨好色三者而已故勇貨色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樞也千妄萬妄之根柢也斬根斷紐方可學聖

近日學者把性命之學又是一樣看把眼前終日所行事又是一樣看此其故何也蓋緣他平日將二氏之學終日講究所以分爲二矣殊不知吾之終日所行者非性命之學何學也天地間除了五倫人情物理之外又更有甚性命之學古人說箇參天地贊化育博厚高明悠久不過五倫之道而已且以堯舜言之做了許多功業孔子贊他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然不過盡君道而已不過孝弟而已堯舜亦盡其性而已非性命之學而何不知性命終日所學何事

太極之理在天地即月映萬川之意譬之於樹有一樹之太極有一枝葉之太極有一花一實之太極有華於春樹之太極有華於夏樹之太極何也蓋凡物皆有元亨利貞物必初然萌芽而生既生了方長長了又既而衰變又既而剝落歸根復命到了歸根復命貞下又起元矣春夏秋冬之樹皆有太極故曰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故有終古之太極有萬年千年百年之太極有十年之太極有一年之太極有一晝一夜之太極

自科舉之學興讀孔子之書者不知心學爲何物朱子集近思錄人乃譏之曰入太極在篇首是遠思非近思也殊不知人不知太極之理則不知理之本原何以講學

李湜之先生自紀

先生名渭字湜之貴州思南人嘉靖甲午舉人官至雲南參政與羅近溪同官相從講學

予幼時先人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即奉而書諸牖目攝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先中憲又以思無邪飭之又奉而書諸牖久之妄念漸除恍惚似有得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自問曰如何是本心既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如何

孔子無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處是慮此不慮而已

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

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

中吾之願也

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兩箇無不知是天地靈竅吾人通天地民物死生皆是物本體原無間斷學者若在起滅上做工夫任他千功萬行終做不成如樹無根縱日栽培灌溉終成枯槁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浹從出這身汗自是欲罷不能

吾於此學入白下時覺與官和州時不同登天臺時又覺與白下時不同與近溪遊月巖又覺與前不同

王荊石先生牘中語

先生名錫爵字元馭南直太倉人嘉靖壬戌會元殿進士及第仕至大學士卒謚文肅

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木落時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爲有志能屈於萬人之下乃爲有養

大威不怒大智不攝

人生在世獨來獨往豈有空華可以粘肉者

不規世名亦不薄世名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乃名教中逍遙

自覺得夜氣清明中貪嗔兩念不能盡絕莫輕以己之難強責他人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

五味中須間用苦辣

於養身中兼外身於屏事中兼練事

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

人情私其所親大都說卿說相以爲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爲幸也

自揣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慍否有一於此皆足損壯夫之氣

凡好爲大言者必鮮成事

人情太行世路苦海若能立義以宰制萬物自恢恢乎游刃有餘地

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不可不早計也

朝廷加意民生吏治以事權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治不難致也但要九卿臺諫得人耳

三代而後世事決不能十分如意豪傑當路且隨緣作用儘

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

凡吾輩十分如意則旁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蓋如風蓬不可滿使當常留有餘不盡之意

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知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內頂天立地男子曾有幾人

虛心以處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

天下事無不可爲惟元氣一壞則不可爲

若有心荷擔國事當努力放膽而行即報付之不觀人言付之不懼而後可也

頗聞人情漸喜亂亂非斬木揭竿之謂語多緒而夢政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雜即亂也

使中外吏不走責官一途廢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疲癃一半

一江陵耳生而伊周没而莽操試問人臣之承奉相指與傳會上怒曾有辨乎否也

郭汾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抑何灑灑

許敬菴先生訓舉子語

先生名孚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少司馬卒諡恭簡

今日之會何爲也哉爲諸公應舉而來行且臚列賢書有國家生民之責故爲此一日之會以定百年之志夫生民之理亂繫人才之賢否人才之賢否繫志念之邪正世俗之人紛紛擾擾無非爲聲色貨利爭榮競顯以供其所欲以遺其子孫然以予目中所見如此而喪名檢敗其身而累其後人者不可勝數矣諸公寧不見乎是皆始於辨之不早也願諸公從今日猛然立志毋與俗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口誦聖人之言反觀身之所行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發於形氣之私道心是原於性命之正便當反而求之吾之此舉是從形氣發念乎即人心也而烏可聽其發以入於危

是從性命發念乎即道心也又烏可不擴充之以使之著如此之類事事反觀乃爲身心之實學不然只管辨析名義如何爲人心如何爲道心雖說得玄妙清新可聽可喜於其人竟何分毫受用哉願諸公從此立志一時之顯晦不可期終身之趨向不可不決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周萊峯先生學道紀言

先生名思兼字叔度松江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浙江學使門人私謚日貞靖

聖人只在日用常行上用功故謂之庸行

應事接物時不爲人欲所困縛便是聖賢受用處

只要熬得澹泊無往不可

是我的要提起不是我的要撇下只此二法而已

能自立乃取重於人之本能自慎乃寡怨於人之道

道無淵妙只要操存得久且熟

性根本自靈明存得此心在此凡遇事來性根自能照見豈有差錯

凡協於人情適於事變皆謂之集義

平時件件不苟事事停當久之所養熟後雖大事亦自沛然何疑何懼平時凡百苟且一旦遇事自然張皇

隨在有覺不爲血氣所使謂之見性

常念人之侮人但欲人之悅已而不知人之輕已人之自誇但欲人之知已而不知人之笑已輕而且笑辱莫甚焉

對客發言無次且有妄語小人之態見矣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黑者

愛人而人不親必有念心此先有責報之意存於中也若實有愛人之心則不然

先立乎其大者是怎麼立心得其職即是立也

君子之治心養性接物應事惟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聰明才辨未必不害已

蔡虛齋先生砭箴

先生名清字介夫福建晋江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甲辰進士仕至國子祭酒謚文莊

砭箴予年二十四至三十二三時所作當時頗用片紙書置卧處乃外人足亦不到之地今年四十八矣朋遊間尚無一人得見其一二者故謂之砭也砭之者踐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於已徒誑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敝笥病中見之不欲棄滅因命子弟輩錄之亦以貽吾子弟故未及次第蓋予自三十二三以後亦自厭於箴矣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此故箴中語也光祿楊方震先生辱其進我甚厚然嘗悉予所病且相別在邇故特出此以道愧尚望爲予砭之也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詞語

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萃爲一編清心正容一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汝清以汝輕薄資今日正須學子輿與子騫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噫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蓄者危矣噫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是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矣

莫虛勞着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間適蕩蕩復平平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在是也爾亦知之乎既知之又自言之而不能踐之然則爾其誰欺乎

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而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眞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卽西銘之見也欲爲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淸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貧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於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愼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於明者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淸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子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連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蓄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靑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鑒

善處事者不勞而自辦善守身者不澄而自淸此有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緜緜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勖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略無毫髮之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略無毫髮之或漏細者之遠計之當自見耳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瞞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機

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絕胸中方能克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間事

俗云一刻值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須是見得真實切己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云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汝清壽夭不能百年甫及壯而氣體已若耄矣不早爲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

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辭章之兒豎爾尼哉

欲爲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枝葉徒繁根榦餒空勞皓首作卑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今始不迂

格王之以興於袵席溺身之悔誤於辭章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

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正修錄目次

石州 于準 萊公纂

中帙

先儒正修録　中帙

石州于　準萊公纂

王塘南先生勵學語

先生名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仕至東閣大學士卒謚文端

今人視聖賢爲不可及而自甘汙下者所謂家有陶朱之積棄而不顧乃行乞於市以爲饜足之道亦良可憫矣

所云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非有他也是志之不立也是無愧悔奮發之心而尚安於流俗庸衆之儔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冶豔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身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問一事須是眞修實踐在宇宙間做箇古今大丈夫不是隨羣逐隊口講便了願及時勉旃不在空談也

若起心動念謂此是俗事有妨於學必待何時了卻然後屛跡入山方可爲學則障道矣至如凡人一味貪逐外事日與之馳冒認即事即理之云以自誤其生平則又其最下者

此事全不在言語講論上不在門面格套上縱是世間盡稱我爲賢聖原與我一毫無干故學以爲己本非爲名纔有一念爲名之心便自隨落枉過一生也

升沈濃淡毀譽得失之關當透底勘破蓋人生不滿百年此身竟非我有一切外物貪戀不捨眞癡心矣此處不勘破則道眼不開即聞至道無由而入

人生而得聞至道此是蓋世大福緣也彼醉心於世間俗福而於斯道雖歷耳根無異聾者之於鐘皷也雖在目前無異瞽者之於日月也亦可悲其大不幸矣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簡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良可嘆也

能違世獨立而後可以入道彼卑卑焉隨俗襲非務爲圓融惟恐少露廉隅不諧流俗是謂凡骨非超世之器也

治舉業者出仕者理家務者皆云吾因此有妨於學姑俟他日此等事畢始可爲學此是無志者之常談也其將至老死而竟不能學者決矣如人有患危病者其肯姑俟他日事畢而後延醫救治乎使其懼心死與身死同其迫切則將不暇寢食而急於聞道也孰禦

果有必爲聖人之志請勿悠悠漫談須發憤猛省此生不當

虛度勿甘爲庸下便忘寢忘食務求全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有未明宜親炙大賢君子洞明斯道者以相質正勿聽庸人之言以自惑其聰明歲月如流轉瞬白首勿謂少壯可因循也

吾輩既有志爲學必洞明此道以纘承孔孟正脉乃爲不負此生不負宇宙使孔孟正脉大明則虛見玄談自息若自家道眼不明第區區點簡末節以爲學止於此而思以救時俗空談之失恐自家落世儒之陋見反爲彼虛見玄談者所笑也

于穀山先生中庸解辨

先生名愼行字無垢山東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仕至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定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愼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愼獨如此然君子何爲必愼其獨也正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愼恐懼而愼其獨也以此戒愼恐懼即是愼字不睹不聞即是獨字註分動靜非是

道不遠人章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於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何也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

而何何謂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爲臣而忠己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君則臣之所施於己而不願者亦勿施於君可也爲子而孝己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於父然則子之所施於己而不願者亦勿施之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即以恕己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爲道豈必遠人以爲之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不爲虛僞之學即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恕爲下學一貫爲上達也曾子一唯之伐全在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衣錦尚絅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去蓋云衣錦尚絅

惡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不求著見於外惟用心於内闇然而日章正尚絅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其闇然日章如此故知遠之出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必至於顯微即闇然顯即日章也然則入德之方其必由愼獨乎人之所不見者獨也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而君子於此愼之愼獨之功何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動不言正人之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平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顯篤恭不顯正愼獨之功所謂闇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聖神功化之極位育之效臻焉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微乎微乎聲色倫類不足以擬之其殆與天合德乎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之載天命之性也三節即二節之意皆愼獨之事也五節即四節之意言天下平言於不顯也六節但形容其至耳註以動靜分體變化分用失本旨

趙汝邁先生學箴四則

先生名志皐字汝邁浙江蘭谿人隆慶戊辰探花仕至大學士謚文懿

立志箴

學之患在於視聖太高自視太卑此志隳功惰而學無成也果能發憤以聖人爲必可學期而至之如顏之希舜孟之願學孔一生只有此一事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

克己箴

一日之間默察此心多少閑思雜慮而於所感稍有悦心拂意處又未免欣焉怒焉内奸外宄交相蠹蝕習而安之徇而不反此須用鐵樣肝腸以攻治之庶有廓清之漸

研幾箴

幾者動之微先天之終後天之始也辨之而早不離乎天失之不察遂向乎人矣此所謂吉凶之先見善惡之攸分也始於微成於著可畏之甚哉是以君子貴於愼獨

立靜箴

人之一心無時不用而無時不止如本虛之體流行於旦夕瞬息間而未嘗有也於此認察得眞握守得固則終日應酬終日無事所應酬亦各中節矣此爲學之要領

管東溟先生問辨牘

先生名志道字登之蘇之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仕至按察司僉事

士君子居鄉縱不能移風俗決不可壞風俗凡身負氣節之標而以虛驕長後生之狂根身博寬厚之譽而以婾阿長後生之偽根皆壞風俗之尤者大丈夫欲立身於天下不可不謹其始

偷心之說起於禪門即孟子所謂穿窬之心也此心槩從名根中起名根從欲上人之心起欲上人之心即含在以道自任中以道自任之勇又起在志於道中甚矣性體對針之難也從志道中差一針便起不度德而任道之心從任道上差一針便起不下人而上人之心從上人之心一充便入名根從名根上一充便起偷心故君子必慎其獨

名根未盡慎毋著書爲其觸造物之忌也蓋自老子有三不朽之說士欲不朽於立德立功殊不易惟立言爲稍易是以文豪爭奔走焉豈知仁體未圓德行未實縱有高世之見驚世之文總是從穿窬之心出來入罪案不入功案何事蠹紙災木爲況文不關於世教徒長後生狂偽也[illegible]出未必傳傳未必久何如不留一字於世間而文豪不禁技癢則風習驅之也

當辨孔顏之樂處與曾點童冠偕遊之樂處其體微有不同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狂此豪釐千里之幾也

孝弟不從盡性至命中出孝弟猶爲無本禮樂不從窮神知化中出禮樂猶爲無根此不可與中人以下者道

鄧定宇先生語略

先生名以讚字汝德江西新建人隆慶辛未進士仕至少冢宰卒謚文潔

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着即是過處

形色原是天性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能持足能行這是甚麽聖人之踐形全得這箇視聽言動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箇耳目成箇目手足成箇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即形色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

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密也夫子在春秋時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他生平所學盡數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箇聖人即欲求他言語文字之麁糲了不可得此是聖人最妙處

人之眞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即穿窬輩一對神明有自不能瞞昧處

有知有不及知者事物有所知有所不知者聞見無知無不知者人心之眞知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即飲遇饑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强矯飾即謂之罔

此念不可放空眞是一念不謹貽無窮之憂

人心至明人眼至毒少有邪曲如見肺肝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爲實悟托辭於狂而以行爲第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爲實踐借言於躬行君子而以爲第二義者大自誤者也

學問只是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
奉世情愈周容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此乃決辭曾子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於道恐不
能無疑夫子曰賜也汝以予云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
所荅的果是疑辭後乃決之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
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孔闢異端而不斥老孟闢楊墨而不斥莊正因老莊從身心
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
上來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然後爲
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眞有一毫求人知意思
就不是
學問有進自肯下人自肯退後
民與我本自相親原不是兩箇如一家之父子兄弟如一身
之耳目口鼻故曰親民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世多富貴之士少功名之
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予幼時諸書無不看苦不能記只是看他意思凡書他都有
箇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將
別處用
只要吾輩所修與人同即與天下之人同即與萬世之人同
人爲之即我爲也天下萬世之人爲之即我爲也何必自我

天地是這樣人心是這樣此心直與太虛合爲一天下之理
何不可通天下之事何不可任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率其本眞而不
涉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
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
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
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兄吾敬也謂當敬而
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
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循外之心爲人之心也
所謂繼與並者也
古者七歲入學四十而後仕其間數十年之久惟畢力於身
心性命之務日有視月有考不在德行諸科者師不以教學

者不以學其不能者移之郊遂終身不齒夫既無他岐之惑
又懷不及人之恥故其人皆存且沒於斯道而不肯爲他
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
忿激而自省忿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見利則爭
見害則畔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
孰事非心然存一爲己之心即無妄不眞存一爲人之心即
無眞不妄

劉瀘瀟先生答牘

先生名元卿字調父江西安福人隆慶庚午舉人以薦授國子博士尋陞禮部主事

善夫孟君之言曰從名根入者非不容自已之眞機此孔孟之妙訣也即此眞機是名性天即此脩持是名躬行舍此而別求躬行便是冥蹈瞽趨按倣格式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學不識眞心而言躬行非冥則僞總未免於近名

謂必講學而後可以修德則可謂修德而學不必講則不可謂講學須有眞志實心則可謂有眞志實心而不必講學則不可

今日學術只要認得性本善知本良德本明孔門提明德孟門提性善王門提良知所謂若合符節其揆一也信此者爲信人疑此者爲迷人此學問大關頭不可不勘破

來諭謂不捐棄人事則性必不可見即見必不可盡見斯語也徹矣然予然之而不盡然夫天下豈有窈冥之性隱在何方必待離事而後見乎又必待盡離人事乃遂盡見乎若鄙心則直以爲此性天下萬世公共之性雖殘忍薄行之夫絕之而不可去雖守見自封之士消之而不可得故見此性即見天下萬世之性盡此性即盡天下萬世之性

學貴研幾尚矣而所謂幾者各隨其學互生識見透眞性者以識仁爲研幾譬諸開眼見天時行物生無非天也認光景者以存存爲研幾如彼迷人妄執燈影以爲天先忽見燈暗便云天滅即令燈燈相續終生只在暗室其實未曾見天若見天何必時時着眼天體自然現前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

先生名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有心得便是眞學問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

未到手時嬿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酧而不及學一世業官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眞味竟不見成功雖位極三公點檢眞足媿汗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含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

心第一法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此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亦是無言之感大學

爲居上者言若君子守身之常法余言亦蓄德之道也、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箇工夫便密了、

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棄乎日爲惡即屬纊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況一息尚存乎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櫝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匕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脫。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飯休不嚼便嚥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酒裏學慎色裏學潔財裏學廉氣裏學忍此謂波中下櫂正病投鍼全要力量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榛却自容得、

吾友楊道淵嘗自嘆慨以爲學者讀書當失意時便奮發曰到家却要如何及奮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却二字循環過了一生余深味其言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爲且却二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歎果能一旦奮發有爲鼓舞不倦除却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年七年無不成之理然而成者千百無一何也志之不立而爲之不勇也故三達德以勇爲手足不着這箇字智仁都行不得、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世之人形容人過象箇盜蹠回護自家象箇堯舜不知這却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蹠自待也。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智者不與命鬬不與法鬬不與勢鬬、

一里人事專利己屢爲訓說不從後每每作善事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吾輩終日念頭離不了四箇字曰得失毀譽其爲善也先動

箇得與譽底念頭其不敢爲惡也先動箇失與毀底念頭總
是欲心僞心與聖人天地懸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飢者之必
食渴者之必飲其不爲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
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只認箇可否理所當爲則自强不息
所不可爲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毀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
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聖賢藉以訓世君子藉
以檢身彼中人者不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哉惟堯舜能
去此四字無爲而善忘得失毀譽之心也桀紂能去此四字
敢於爲惡不得失毀譽之恤也

精明雖要十分須藏在渾厚裏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
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爲愚也

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謹約免以觖望生

以知足免以喜事生以愼動免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
德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
消得三箇必自反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
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
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愼之

只人情世態熟了甚麼大官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
好事做不成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
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婞阿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
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
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
閉目只恁獨斷以爲寧錯勿問恐蹈耳輭之病大可笑此不
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
愚暗即詢之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
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已不決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
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

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鳥獸草木都要
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凶皆要化爲聖

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卑
識虛文濫套認之極眞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
可入又不忍不相憐爲之隕涕而已吾黨戒之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一變而天下
治矣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
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
只是不動氣蹈險投艱只管做只是不動心

公正二字是撑持世界的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

呂新吾先生答孫立亭格物書

辱蒙格物第四書極其精盡至於言天下古今道術只是一箇物字言天下古今學術只是一箇格字眞是千古名言發我矇瞶指之康莊何幸何幸入道原有兩途道丈所言是悟後修修後悟悟後養物格二字即知止二字即知德二字即聞道二字即能信二字即透性二字生知之聖是物格知行合一頭頭是止學知之聖是格物知行幷進漸漸得止辟之適燕者一人止看路程本覽宮闕圖光景雖在目前眞際終屬恍惚此以知格物人也一人雖看路程本覽宮闕圖而步步親涉郡邑邑邑親覩廟堂此以知行幷進格物人也此二人者孰得故大學言能得以知止爲始知了止更不須逐節躊躇徑到天下平學問思辨行工夫都

在格物知止以前做千推來萬體驗所謂踏徧荒山列盡木誰知四載八年心是也物格以後舉此心以加諸彼措之天下裕如所謂風恬浪靜渾無事萬里江河自在行是也聖經宗旨只格物便做盡火候只物格便得了金丹誠正修齊治平皆點鐵成金起死回生之證驗耳嘗謂物有四格有一事之格有全體之格有倏忽之格有積漸之格千載首陽千載節那知孤竹與西周一事之格也山河大地渾無物今古乾坤總一腔全體之格也所天不解尋常重驀地千戈那顧身倏忽之格也堅冰習作琉璃埝不道春深一片無積漸之格也物亦有四境有夢境有意境有眼境有身境夢境刃也四十年悶悲喜事一開眼後是黃粱意境料也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楊眼境眞也韋莊杜曲花無賴萬紫千紅朶朶春身境切也自家痛癢自家覺說與傍人那得知物格須到身境方是徹上徹下之道極精極透之學道丈只看意誠地位豈專恃學問思辨之功便能到此哉

呂新吾先生孔孟同異

問孔孟無二道而孟子尤願學孔子者然間有不同天王均共主也或主於尊周室或主於王諸侯管仲一事業也或大其匡合或卑其功烈均之事君也或盡禮而人以爲諂或抗節而人以爲驕均之論性也或以爲相近或以爲皆善均之去齊也或三宿出晝或接淅而行均之教子也或言愛而必勞或言責善則離無論孔孟兩人難以盡合卽一人言行亦有自相牴牾者以孔子言之既云無道則隱矣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既問如或知爾矣乃與曾晳遊樂不與二三子

事功及門自顏子之外皆不許仁而許管仲如其仁豈曾閔之徒不如一霸佐耶子張干祿之學教以多聞多見而子貢又抑其多學而識豈聖門受教原自有兩途耶南子可見而孺悲辭歌喪罔聞而夷俟杖諸如此類豈亦有說與以孟子言之既云不見諸侯矣而至齊朝王豈不爲臣不見之義既云得之平陸矣而受其幣交豈不及物不享之云闢三品之說而道性善是矣他日曰忍性又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性何以服諸家也禁惠王問利而言仁義是矣他日見齊宣不禁其好貨又稱公劉好貨何以服惠王也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何以爲百世之師齊桓晉文聖徒不道何以稱五禁之盟諸如此類豈自相左乎二三子合而言之以觀尚友之學

孟我疆先生荅論學語

先生名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仕至尚寶司少卿

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關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悞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不知何日是清淨靈臺時

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進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

來書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卧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思防之既來思逐之乎

聖學正脉只在志仁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初何嘗以改過爲入門正路克己復禮宋儒皆以去欲還理爲解若是則原子之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何以不予其仁耶蓋孔顏合下便在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

周海門先生証學錄

先生名汝登字　浙江嵊縣人萬曆甲戌進士仕至通政

領略浮淺者境緣上容易打失惟樸實做去不作過頭語斯是喫緊之方只從家庭日用上踐履從聲色貨利上勘磨若於此打不過於此路不實更論何學

此事指示在我領略在人言易言難亦只是說話若眞切用功之人言易易上得力言難難上得力若就說話承當者於言易處不能入頭即言難時亦終不着緊箇中人眞箇難得也

做好人與承當聖賢都無兩様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聖人學問只有內外之辨耳何謂外格套上檢點見聞上輳泊情識上把持一切是外外則雖做到無滲漏亦非聖賢之學也何

謂內一念入微處識取不睹不聞上戒懼常見已過處潛修此方是內內則無聖賢可爲而亦無聖賢不可爲也

此事自古聖賢孜孜屹屹畢竟有不容已處須自勘破方爲不負此生

所云盲人行路杖子須終日在手放失不得僕謂眼盲人須用金篦刮眼令開求倚杖子猶是第二着

舉起便有放倒即無見師友便有獨處即無此是學人通病打成一片雖未得一時能然然時刻提省久之自然無間不然只成悠悠無益也

人在流俗中務求安身立命之處不可蹉過一生但學道者少恐不無非笑然不可因其非笑自生退屈不笑不足以爲道我輩須於人笑處識取若只從人道好處隨去則下之不

過位重金多上之不過無非無刺如此度世於性命何涉最可憐愍者也、

知足守拙一語是吾輩尋常受用安樂法不得一毫搖動實政潛乎自有時命非營營可冀願共常守此一法也

此學別無下手只在人情事變得力人情事變上一毫不到即是學之虧欠

閒時不隨他閒則閒逸豫我不得忙時不隨他忙則忙困頓我不得方是大有力人

札中謂近惟息機攝念以消彼熾然足見勇猛精進但恐息之攝之消之如石壓草根洙不除終無了期說箇息機息亦是機說箇攝念攝亦是念以此消彼皆對治法耳非究竟之旨若要究竟須將機與念所從來處一一識破則亦何息何攝何消之有亦何不息不攝不消之有到此方是實功

當今朋友只怕過於優容不怕過於切直

談學不必求奇家庭中調帖舉業上精專安心盡職遇境即練學問無有真於此者人只是見不到故翻來覆去自見不到又不肯聽人所以卒無如之奈也儒佛之辨不諍爲是兩者是非不自今日矣前人辨之已不知多少驅闢異端亦不自今日矣前時斥逐亦不知幾遍有真爲自己性命者能究到精微去處自然曉得同異不然浮游之徒與言何益但只照管自身其餘一切付之東流可也

我向有心明境驗四字心不明白對境捱排謂之瞎練盲修境打不過冒言心明謂之掠虛捉影自勉與接引人俱不可忘了此語

王少湖先生俟後編

先生名敬臣字以道蘇州長州人事父少參陽湖公庭最孝故以孝子名萬曆間歲貢後以臺臣交薦授國子博士未任而卒

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

斯世所以知有稼穡人倫者皆稷契所遺也故稷契功在天下萬世斯世所以知有盡性安民之學者皆孔孟所遺也故孔孟功在天下萬世君子法古爲學用則爲稷契不用則爲孔孟皆以天下萬世爲度毋自私自利以自小焉

能慨然以天下蒼生爲己任而盡洗其富貴利達之心則即此便與聖賢之志同而去世俗遠矣若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則可謂大勇而古人不足讓矣

居上不能建千萬年之策以安國家以潤生民而僅僅補塞罅漏居下不能明先王之道以覺斯人以開來世而僅僅謹飭自守則中人亦能之非有關於宇宙治亂之教不足爲豪傑之士矣

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卻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

人有九不幸位尊人莫敢言其非道尊人莫敢拾其短分尊人莫敢斥其過齒尊人莫敢庄其失文盛衆尊人莫敢刺其愆學博譽尊人莫敢陳其謬情疎勢遠人莫敢詰其違氣高色厲人莫敢攻其缺自以爲是人莫敢舉其疵此九者人之至不幸也而能免焉者鮮矣其惟至虛而弗自滿乎斯吾樂求而人樂告矣

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曰欽曰敬曰祇曰恭曰慎曰畏言雖不同然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柰至夫子時此學寖已不明故有以傳經爲學如子夏者以多聞多見爲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學而識爲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聖訓爲學以穎悟多寡爲學如子貢疑夫子之無言及荅與回孰愈之問者蓋紛如也而孰知其皆非

古人之學而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於克其忠信之質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眞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知所謂學而求之遠且難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爲之累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於誠乎

人欲自識其眞心亦何難哉聖賢嘗言之矣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此在靜時識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在動時識也嘑而與之行道弗受蹴爾與之乞人弗屑此在死生戹迫時識也識之而存以至於存存是謂道義之門

古之司民牧者必糾之以義示之以禮漸之以仁訓之以忠信勵之以廉恥詠歌以興起之旌異以激勸之教民之道備矣其弗率者夫然後嚴斷刑威以創懲之故民可得而理也今數者無一而僅有刑法不開其爲善之路而但禁其爲惡之迹迹可得而絕乎

古之司民牧者必薄其稅斂輕其徭役憫其勞苦豫其儲蓄恤其災患察其飢寒助其不足宥其不逮甄其鰥寡孤獨廢疾之人而養之撫民之道備矣民無不得其所矣故立之程限以督其征稅民是以悅從而無辭也今數者盡廢而專事催科懷保之政不聞而督責是急民何以聊生乎

人心風俗之壞悉由監司守令莫知留意於教化而僅惟國課刑獄簿書爲盡職之具亦由銓曹執此以爲遷轉則監司守令不得不以此爲重而自無暇於教化之急矣

士君子不當以一身一家爲憂戴天履地六合總爲一家治則均享其福亂則均受其禍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

詩文之學縱然極做得好只到相如子長地位此上更推不去何足爲重

黃叔度無言論風旨而見之者無不欽慕蓋德之所感也彼僞爲撰述者鄙矣郭有道處亂世不立異以自標榜而亦不溺於流俗二人皆天資近道者與

宋朝試錄僅傳二本有朱文公文山二人在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

董篤卿先生紀言

先生名尚行字篤卿江西饒州人從明德先生學以文學終祀鄉賢

吾人未曾講學亦曾非笑講學諸公後稍悔之然猶以爲可講可不講及遇明師點破始信此學眞是安身立命之鄉旋乾轉坤之略不朽眞功不可一刻不講者也

學問尋常似可不講及至遇事對境處不去處非學問不能然遇小利害小是非心性近好識量稍寛者亦或寧耐得過消受得過若遇大得意大失意時不傾覆於盈滿則困斃於乾枯非學問得力者恐承當不起融化不來

吾人要經過大鉗錘大煅鍊方始得力不然如陰山之竹走火之坯終無受用

此學元來本無言說不得已而有言說聖賢千言萬語皆是影子誘人入道

孟子曰思誠此言極是停妥誠而曰思是示人以通天之竅思而曰誠是示人以定盤之鍼然畢竟誠是何物誠爲天道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也學者不從吾人不思不勉處理會只從思勉上去理會去做無論勉强修飾不能持久縱做得一點一畫模做逼眞有如戲子插科演到習熟去處豈不聲律身度能令觀者心暢神怡畢竟於戲子本來全無干涉

吾人大患於不思不勉處既信不及於思勉處又不揍身去做只管終日談修談悟甚至相非而不相下於學無補若眞志求悟悟得徹時自會去修若眞實肯修修不去處自會求

顏子之樂當學顏子之學未學顏子之學欲知顏子之樂是別人蹈火而我欲知其熱別人履冰而我欲知其寒此必不得之數也

習氣漸染欲根盤據自知誘以來欲一旦洗刷拔除豈不甚難然亦只是立志不堅見地未徹故苦難耳常把理欲夾雜譬作金銀攙和鉛銅須着力煎銷然仔細究來有金銀斯有攙和連金銀也無鉛銅從何處攙入

萬物一體本來自是如此試觀尋常見一孺子蹈地不覺動念觀戲看到苦處不覺弔下淚來每於此處忽過不知此念一動實從萬物一體上觸來此淚一滴實從萬物一體中流出及至覺得此盞非係已物此念即便寂然無相關一覺人或笑我便收淚如故嗟嗟只此人我之見一起便把一體之仁活活的割作兩截遂使痛癢不相干嗟嗟居今之世欲得

萬物一體之仁完完全全無此學問不得

大丈夫當立定脚跟自責自修自成自道全無責人意思把一切民物世界直欲一手挽回方是旋乾轉坤手段方是天地間一箇眞人

德性元自圓滿只爲增了一分情識便減了一分德性增了一分意見亦減了一分德性惟窺見此體勘破此病把生平情識意見盡行抛去無論動靜閒忙只與他一箇直養本來自有事吾不敢無事以弛之本來元無事吾不得多事以擾之方始得見地盡徹如太陽當空容光必照

學猶操舟者然善學者操舵不善學者操篙操櫓未必無補終非易簡之功

理道可以律已不可以律人一犯此病寸步亦行不去

趙儕鶴先生牘語

先生名南星字夢白直隸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仕至大冢宰以璫禍卒於戍所追謚忠毅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知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存心令一念不妄想惟有真心出意令一言不輕發惟吐真意作文令一字不苟下惟明真理此學者所當共勉

士之高明者多逞而之禪士之窮愁者多逃而之禪吾道中豈有不足者乎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吾有何憂

白首章句非仕非學於世務絕不通涉徒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檢狎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為職業而理道絕不研思徒屑湊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

由孝弟醇謹而克之以學則伊傅旦奭之忠即孝弟醇謹之至而已

雖遇欝攸薰灼之勢而自跳於蕭閒澹漠之鄉如千仞之松千霄直上不與葛藟女蘿相樛繞斯為廉潔之品

孟雲浦先生巳千錄

先生名化鯉字叔夜陝西新安人萬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郎中

人有舍生取義的志氣方能作聖乞人且能之況君子乎

夜氣即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仁義即是好惡好惡即是情即是才

此心此性此學與天地萬物一體何大如之故曰從大體

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曰物致誠正脩齊治平曰事即感而言曰物即應而言曰事有物必有事有事必有物亦一時見

所知所行自始至終曰窮用功也行無不足曰盡功足也已造其極曰至復舊也其實一而非三而又三而不混

人以遲暮自棄不能勵朝聞夕死之志如衛武公之求警於國豈不深可患耶

古人之學日聞所未聞不見巳有勝人處終身只求盡所未盡不見巳有可取處

人要常把古人相較量使知激昂若只覷着眼前鄉人自謂不巳若便是無志便自小了

既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開躲閃門

學在自慊然必須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意所便安處為慊者

吾人須是樸實頭做的去始是實學若只管講說却不躬行豈不落在空言窠臼當以為戒

安分工夫近益體得是為學要法中庸謂素其位而行孟子謂禹稷顏子曾子子思易地皆然正以此也蓋尋常說為學說工夫無所挈把惟拈起个分字來便無論大小貴賤皆有

見在可做的工夫學問始不涉淵虛此心寬平廣大無可歆美自日游於太和熙皡之天奈世之學者視此兩字爲常談俚語置而不講固宜其希高慕外紛擾憧憧不見心體之眞境而學者蝟起聖者麟出也

學者皆謂富貴安逸是福貧賤拂逆便不是福殊未盡福字精旨記曰知福者順也蓋心地順遂無憂無懼之謂貧賤拂逆富貴安逸只是所遇如寒暑晝夜交代乎前吾性元不以是有加損是故富貴不淫是富貴者福貧賤不移是貧賤者福舜禹身爲天子有而不與孔顏簞瓢疏水樂在其中而富貴貧賤患難中庸舉謂之自得如此方是人各享其福

有慨終年爲學不見長進者余曰須是眞精神透露將見聞卜度與一切愛護難割者通放下否則終其身恐只如此奚

翅終年且種種不欲與世情違乃求長進乎

學問有得氣象自別

五經論孟之訓莫非愼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止人所不見處日用云爲何者非獨此是爲學要緊工夫此處忽無學矣

以見聞用功者終類蠹魚以豪傑自命者多成畫虎

鄒南皐先生答問牘

先生名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左都御史謚忠介

常人穿衣喫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已發除已發亦無未發吾未發不必過深過高常人箇箇有但常人未必覺耳

歸寂收攝保聚蓋各因人性所近而入譬之人有用宣洩者有用保和者學何能執一但初學由此學不至放蕩

學務在自信自得夫依人談說非中藏之珍也隨人脚跟非堅貞之守也

士君子在仕途君子有君子病小人有小人病小人病在卑汙或乘機而射利或與時而競進此如面上之瘢有目者見之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渠躬自持過於刻厲則汚者忌中

立不倚過於激昂則懦者慙且人情之遲速易宜强之以不堪則過天理之隆殺易宜責之以太難則甚此皆高明之士所自以爲是者猶入骨之瘡非有國手鮮克用瘳

吾儒之學有大頭腦頭腦既定譬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奸究亦自滅息若終日過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過固過也省過者又誰也識此而道思過半矣

吾儕路頭不妨不同惟此志亘乎萬古則不容不同

吾輩所可自信者惟天理二字人力終不能勝天也

元標亦嘗用愼獨之功矣以獨爲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猶自沾滯邇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慮固獨也而鳶飛魚躍亦獨也戒愼恐懼愼也而優游涵泳亦愼也兀坐

一室之內慎獨也即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此慎獨也庶幾孔門慎獨之旨

學問政事原非兩事以爲有兩事者自生障礙如文移迎送皆是實學隨事於人有濟隨各官於彼有省發此是眞學

形色即天性無氣質之可怯萬物皆備我無物累之可融天自運川自流本無蔽錮亦難粉飾信此而後爲達天德若徒規規較量名色器數先賢語言淺深正所謂貧子談金與沉溺欲界者清濁何後先焉

夫君子不必之人而所必者此心吾心眞誠則凡毀譽計較之私方眎之爲蟻鬬爲蜂戲而眞定自若瞿塘灩澦維檝[illegible]固所向無復迷津矣

吾輩生既知嚮學再無得作不生不死人無得作半間半界人無得將聰明來倩無得將意見抵無得將平生行誼算數將身是箇一無知無能愚人得轉身路方謂首出庶物

學無用以事爲用道無體以事爲體日間於事事物物無放過處即此便是實學

欲負天下之重未有不自艱難靜觀出來

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爲主則自不差若自己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管此於世間稱好人而元氣亦薄矣

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先生名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少宗宰卒謚文懿

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

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眞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赤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心爲之是不敢之爲孝也大矣

學問之道恁地百般思索千樣行持到得聖人地位方了結這場事若說聖人如何便得到且學賢人有依據不知賢人更沒依據不如聖人學問反易簡反有依據孟子一生志願

只學孔子除卻孔子第二箇渠便不會學一生開口只說堯舜除卻堯舜第二箇渠便不會說

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眞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卻是後來知識意見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

問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即此是性即此是天一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果一著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一生之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

今日吾人此學切須以知性爲先虛而信者知性之根也一了百當不掛一絲者知性之驗也賢愚平等不生分別俱立俱達隨感隨應知性之成也此須胸中炯如白日一毫不自欺瞞然後到此眞境若小小閉藏終成弄假

白沙先生之所謂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皆其身有之而轉移人心之柄也猶孔子之言仁孟子之言仁義也若以道論之無聲無臭至矣仁與仁義豈足以言之哉然欲明道以覺人則不容無言既有言則不容無柄故仁與仁義云者孔孟之言柄也仁與仁義既可以爲言之柄矣則端倪與良知獨不可以爲言之柄哉又奚必孔孟之是而白沙陽明之非也

善學者亦觀古人之精神而已矣學不厭教不倦孔孟一生

之眞精神也以此求之白沙陽明二先生似可以無愧矣宋之儒者於其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蓋以求勝也不知己之說亦將爲後人之所勝也

心天君也古人學問百倍其功皆爲求識其心而設識心之後雖有工夫然大段不費力矣後儒識心尚疎事心徒密所事之心乃意念耳豈眞心哉若是眞心即天也君我者也天則無聲無臭至神至明君則至尊無對豈由爾操持而後存耶意念既妄操持亦妄以妄事妄而不覺也悲夫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己百己千而後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

李九我先生燕居錄

先生名廷機字衷一福建晉江人萬曆癸未會元廷試第二仕至大學士卒謚文節

聖賢之學不愧屋漏今人於人所共見處尚爾不畏何暇論屋漏

易講不盡若大旨則一言可盡只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耳

老子和其光蓋有光而和之使含蓄不露耳非暗昧無光也同其塵所與同者塵耳塵輕微不粘拂之即去若汙泥安可同也

鄉愿是箇極會周全的人一生人人周全得到獨失了兩人一孔子一孟子同聲斥他爲德之賊吃了兩人的虧把一生周全都沒用了

名譽非人所能游揚亦非人所能訕毀豈有自家做得好人不說好者豈有自家做得不好人說好者然則我固自游揚非人能游揚之我固自訕毀非人能訕毀之

西銘胸襟極大認天爲父認地爲母天地所充塞者氣也吾以爲體帥者主宰之謂天地之主宰吾以爲性民至泛矣認爲吾同胞物異類矣認爲吾同羣天下高年即吾家之長尊之所以長吾長天下孤弱即吾家之幼慈之所以幼吾幼大君認爲吾父母之長子大臣認爲相助長子之人聖賢乃吾兄弟中之合德於父母而秀者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人乃天地之子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子之小心翼翼者也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子之純乎孝者也違逆者悖德之子也害仁者賊子也濟惡者不才子

也踐形者肖子也知化者子之能述事者也窮神者子之能繼志者也不愧屋漏者子之無忝所生者也存心養性者子之事親匪懈者也遏絶人欲惡遠旨酒則非所謂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如崇伯子之顧養矣教育英才以善及人則正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如潁封人之錫類矣勤修以格天心是則不弛其勞致親於豫與舜同功矣委心以聽天命是則不敢逃避待命於親與申世子同恭矣天地所賦受不敢失隋如人子奉父母之遺體全而歸之與曾參之啓手足同是吾為天地之參也天地所陶鑄不敢揀擇如人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與伯奇之以死從令同是吾為天地之伯奇也天地或與吾以富貴福澤是吾父母所以厚吾之生也當因而加修以報之天地或與我以貧賤憂戚是

吾父母所以玉汝于成也當因而加勵以副之吾身苟存盡吾事親之道而順吾身即沒亦可以無遺憾而寧矣通篇認天地為父母認其身為天地之子認天下人為同父母之兄弟認事天地為事父母父天母地家天下體萬物故曰胸襟極大嗟乎世有視人飢寒疾苦漠然不動其心甚至視至親如路人者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陽明先生講良知予初疑之年來乃悟凡吾心知善當為知惡當去善知其善惡知其惡此自然之知乃良知也知當為而為之知不當為而不為則良知致矣孟子言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不為不欲良知也無為無欲致良知也此理不須看書不須師友講論不須思索研究憑心做去便是至為直捷

馮少墟先生辨學錄

先生名從吾字仲好陝西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卒謚恭定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功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於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於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功夫流於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便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

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剩語矣

人心一槩說不得有亦一槩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可見人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所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弗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

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
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
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爲義外知本體
者信心之卽道而又以學爲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問子絕四何不說絕意絕必絕固絕我既曰毋又何不說子
毋四曰此二字正見聖學所以爲妙絕者絕無之詞毋者禁
止之詞絕字是說功夫究竟處毋字是說功夫實落處言絕
而不言毋是言上達而不言下學言毋而不言學是言下學
而不言上達用毋字功夫造絕字地位此孔子之學所以異
於人而知於天也解絕字爲無字可解毋字爲無字不可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眞能聞
道而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執節行規矩而槩以爲聞

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箇聞道尤不是

及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格物是格其知如何致
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
孰爲本孰爲末孰當先孰當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
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耳此
格物所以爲大學第一義

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怵
惕觀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等去處
不知由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
仲尼正在此處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
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憤在此樂
亦在此後世學者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
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
人

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不可少的但聖人之所以爲聖與學
者之所以學聖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聖人不禁人題詩作
文寫字亦不教人題詩作文寫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妨正務
學之無傷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爲不
當學固不是卽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爲當學亦不是

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

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有所憾此是論道理如
此學者只當極力以求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卽如孝第二字與

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第二字明白卽是
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修其孝弟之身齊
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
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若離卻眼前另尋一路是物與吾身爲兩而道可須臾離
矣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說的言語通
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
通不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是非可避也別樣不該管的
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講學的是非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
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士君子爲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字猶諺云差不多些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幾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些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些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些子這些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眞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眞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異甲之存一徇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灑快樂境界

學者必有戒愼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談此樂是晉室之風流非曾點之眞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之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自已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除却病根

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

先生名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子解試第一庚辰成進士仕至光祿少卿卒謚端文

有一鄉之精神則能通乎一鄉有一國之精神則能通乎一國有天下之精神則能通乎天下有萬世之精神則能通乎萬世

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殀壽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念否應事時能無麤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這箇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爲我瞞卻些子閒居爲不善則見君子而厭然

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亹惺惺到這裏都使不着誥曰心爲明師又曰心爲嚴師旨哉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聖人體貼人情至到之言也富與貴得之不以道不處貧與賤得之不以道不去此聖人體究天理至到之言也

或問當下之說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纔說仁至字就工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見在從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之只是要人去做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

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爲聖賢須留得書生的滋味方可爲卿相

天下有一分可爲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天下有一分不可爲亦不肯犯手此豪傑事

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驅除是主與奴競

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世者有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趨世者有遯世者有忘世者其辨只在幾微之間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以爲二者朱子也以爲一者陽明也孰當曰朱子云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陽明云知者行

之始行者知之成君姑無論知行是一是二試看兩先生之說是一是二

觀人以言言可飾也觀人以行行可勉也觀人以心心可匿也必也觀其神乎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吳康齋先生日錄中有曰君子當常喫虧方做得爲之惕然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於是爲之默默自諷曰夫子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考

年譜則謂其謫龍塲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於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爲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胞合因著五經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爲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

亦不無牴牾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於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

利根斷方能克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克無穿窬之心

或問夷齊賤桀紂貴曾原貧季氏富顏淵殀盜跖壽造物亦有謬乎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曰何也曰夷齊賤適成其高以示賤不足醜也桀紂貴益彰其穢以示貴不足榮也曾原貧流芳至今以示貧不足卹也季氏富遺臭至今以示富不足侈也顏淵殀凡語及者無不欣然願爲執鞭以示殀不足憾也盜跖壽凡語及者無不唾而罵之以示壽不足歆也然則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昭昭在富貴貧賤壽殀之外矣故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

超得貧富便不見孰是千駟萬駟孰是一簞一瓢若曰吾自有不貧者存無須於富即胸中猶著箇富字也超得貴賤便不見孰是三槐九棘孰是一丘一壑若曰吾自有不賤者存無須於貴即胸中猶著箇貴字也聞道者恐不其然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學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揀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特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

忽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懥煥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箇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官箴設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

錢啓新先生黽記

先生名一本字國瑞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御史

名造物所忌爲實不足以副之也是以的而不闇者常有所必敗

代降而下皇極不建好惡俱頗其諧世而得譽者雖不必盡爲小人然而小人之分數多矣其違世而取憎者雖不必盡爲君子然而君子之分數多矣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從古大聖大賢都處缺陷可見造化不以全福與人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大氣象

心術隱微間種下殺根不殺其身必殺其子孫

後世儒者盡說過頭語從前聖賢只說腳底語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小人且當隱其惡君子何可吹其疵求多君子即是小人之心

易以天地言心孟子以仁言心朱子以神明言心人苟見天地之心雖欲狹隘不可得已人苟見仁之心雖欲傷人害物不可得已人苟見神明之心雖欲毫髮自欺不可得已

治世之待小人也恒過寬亂世之求君子也恒過刻過寬君子天地之量必不自隊爲小人過刻小人虺蜴之心必無望其爲君子

天覆地載其心思天高地厚其度量天長地久其事業天清地寧其氣象

譬之優人扮做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十分逼眞人亦有感之而泣下者但住了手脚只是一箇優人與那忠孝節義何曾有分毫干涉來凡口耳而不根心之學都如此斯亦可醜之甚矣

闔言只可自省並無可以尤人之理纔尤人都是殺機了別無長進去處矣

許多憎惡未忘許多功能未忘何處說得學問

開闢得一箇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克拓得一箇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

平生以名節自持而末路不免濡足權門便己行已無恥破壞藩籬了其他更何足道

单爲烈火以鎔金不爲精金以受火单爲礪石以攻玉不爲

良玉以受石得無求人重而自任輕乎

事不徹底做而欲向他人面皮上討盼睞輕重消息筆底下討描畫好醜消息不亦愚且陋之甚乎

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

禾黍稂莠雨露同滋桃李荆棘霜雪同萎此天道養稂莠害禾黍爲禾黍去稂莠養荆棘害桃李爲桃李去荆棘此人道

天地只以生物爲心人於其中有許多裁成輔相參贊位育等事方不愧其爲人方可與天地並試自省察平居日用是這念頭不是這念頭是這事件不是這事件

内自訟不是口說便罷念轉便休悔過眞心靦面呈露眞是自攻自訐自舉自發自首自服自懲自創有這一款失便輸這一款實犯這一條律便服這一條罪略不敢遮瞞些子回護些子遷延些子等待些子總不爲人故曰自訟近裏著些精神略不走透向外故曰内自訟如此怎生再犯得怎生屢犯得庶幾可到寡過不貳過地分故聖人以爲難

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人須自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有烈火方顯得精金有横逆方試得君子心事出世人以君子自命爲横逆難倒者甚多

性無知愚習有知愚習慣成自然如向上底事習聞習見慣了便多向上而爲知下流底事習聞習見慣了便多下流而爲愚知與愚總干習事不干性事

愚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

到底都無下手處

君子能取小人之長小人慣拾君子之短君子亦拾小人之短無貴乎其爲君子矣君子之待小人常過寛小人之待君子常過刻君子亦待小人以刻無貴乎其爲君子矣

凡稍有名譽落世間無德以堪未有不逢造物之深忌者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奸聲亂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理會毋事嘵嘵口耳

人只一肚知見塡實在胸中便一言半語俱說不入

只爲心不虛有自己許多話要說未暇聽人

立身都是法律對得君立心都是義理對得天天下之能事畢矣

高景逸先生遺書

先生名攀龍字存之常州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值璫禍先生預草遺疏自沉池中死謚忠憲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

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思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

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無際性無際心無際一而已矣

當得大忿懥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眞把柄也

心之仁如目之明耳之聰目本明耳本聰心本仁本體也明者還其明聰者還其聰仁者還其仁工夫也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眞動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淸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吾性本來昭朗不可自爲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爲易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云篤志問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思只是求仁故曰仁在其中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言敗之此持己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躬自厚處見得人人有善是薄責於人處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爲賢子弟矣

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後世小人無忌憚有此兩途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爲小人專認君子爲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教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舍

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已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有一事當前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至當處慊於吾心同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

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學上達在此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慎獨

天下至奇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

敬者心之貞也貞則美矣故求仁莫如敬

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薛元臺先生語錄

先生名敷教字以身常州武進人萬曆己丑進士以建言謫光州學正

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澹間正人品分胎處

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

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

今人所以不講學者謂講學爲欺己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眞能不自欺否我謂機械變詐畢竟聞誠意之說而減靡麗紛華畢竟聞無求安飽之說而減自私自利之人畢竟聞天下一家之說而不至於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亦何負於天下哉

眞正銘曰學尚乎眞眞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眞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眞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提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讒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兹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亘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今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眞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

曹真予先生明學會約

先生名于汴字自梁山西安邑人萬曆辛卯解元壬辰成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學者私謚曰明學先生

世之不治道之不明也道之不明學之不明也謂學止於誦讀者非謂學外於誦讀者非謂衣冠博袖便是學人者非學也世也曽可不明哉學明則道明人之所以爲人世之所以爲世也曽之於德思之於善俱期於明可繹也余不敏藉諸友興會明學冀匡不逮而爲之儀註每月初四十九辰刻赴會所候齊至先師像前四拜一躬分班對揖端坐澄心隨意質論或道域若何登進或習疚若何懲艾或聖賢某語覺體驗未能符合或日用某事覺處置未能停當諸如此類互問互剖總不越於自身若所講未投氣平意藹且待熟思需以異日或沉默半晌或雅歌鳴琴涵養靈明漸收長益會畢仍向先師一

揖一躬揖讓而別爰列數條用期共守

一尚實天道人道不踰一誠徒侈講學之名不務躬行之實欺人乎欺己乎欺天乎焉用羣居枉勞脣吻其必實践闇修徒義改過期言行之相顧勿假僞之遺羞

一立本士君子有弗學學則直透根宗了徹心性若水之由源而沛流若木之由本而達枝不爲補湊之計而爲樞軸之運悠然順適詎不輕快唐虞執中孔致中當是斯意其亟圖之

一廣量爲天所生便當肖天爲聖之徒便當法聖小成小就大人弗爲故孟氏不由夸惠直承洙泗辟之於射必有正鵠射不望鵠藝何由精是在立志何如耳然聖實非高勿同俗眼學久自知

一謹庸道不在遠家常茶飯皆是也依庸爲聖盡倫爲至胡可忽諸尚於子臣弟友冠婚喪祭取予約樂語默進退範之規矩若尋常倫物漫不毖飭而談高説妙如腹無盂飧口誦珍錯何關飢飽

一虛受虛爲本體一物不着奚所不茹文望未見孔云何有何况承學成心成見掃盡勿留衆善因而外來天光亦且内起若堅持偏辭分别門户總之障蔽是謂自封非進機也

一主静静非静地静時之謂静地静時易於求静固所須也然必應時習存動中習定終日紛紜酬接而凝然者不動則我常御物物不撓我焉往不宜

一適用孔門弟子頻頻問政故論士則不辱君命而不達於政者無取誦詩近世名賢亦曰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今

時制科亦有策論經世之論胡可不講稽古籌今須預圖於知爾之前

一有成農夫耕作覲於收穫耕而無穫何取胼胝業既有初猛力精進綵密不斷期學之成倘或進鋭退速或間作即輟遷於異物廢於半塗校諸未學之人更是可惜彼原未有所獲此則幾獲重寶而失之也其慎旃哉

焦漪園先生叢語

先生名竑字弱侯南京旗手衛籍萬曆己丑進士廷對第一官止翰林修撰卒謚文端

人生種種不離倫物二字於此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然樞柄在我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能明察徇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真偽聖凡之路實判於此

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

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猶佛家之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

道也者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而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碩人名士所憚而不敢居而愚夫愚婦之所共由者也

春秋日盛所學惟減省為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

謀道如謀食藉自己真飽即人目為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日論人之品味而未獲一嚌其截不至枵腹立斃者幾希

仁為人之所自有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最切而易知者莫如孝弟

張雞山先生致曲言

先生名舜典字心虞陝西鳳翔人萬曆甲午舉人歷官兵部員外以不附魏璫辭疾歸

聖學功夫只是慎獨獨不止人所不知不見雖鬼神亦窺測不破

慎獨即是惟精惟一之旨獨之廓然處便是中中之發便是和此等工夫不倚見聞不靠知識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曰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誠者誠之者同此一般機竅天人初無二理

心不為形役理不為世移此之謂大丈夫

有事時人多逐物無事時人多著空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此二病總之在隱微中體貼久久自有得處

古今之學實是不同古人學成要旋乾轉坤陶冶世道世道

隨我而轉移之我卻立得腳定如北辰與指南針一樣後世之學祇是隨世轉移與世浮沉中間略帶些義理做事遂說此孔子無可無不可家法豈知孔子雖無可無不可卻不稅冕而行接淅而行何等斬截今人皆藉口事君之義而通不知有潔身之道雖讀孔子之書其行事不離霸者之術噫學敝也久矣可慨也夫

大抵人少時多希望名利二字及老時多懼怕死生二字所以易流於俗學易入於異端若除此二病於道始有入路

知仁勇總是一心一念之不蔽便是知一念之不私便是仁一念之不息便是勇總之喚作仁亦可喚作誠作中亦可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道惟一致也若在學者說工夫說一可說二說三說四說五以至於十亦可惟在大本分明

工夫須在當下做灑落即在當下有夫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皆是此意

學者要脫灑却不是放肆要敬慎却不是拘束惟識得仁了則無此病

凡人立志須要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好如何得如此只是不貪富貴不厭貧賤便能日向上去

俗事之相習如人與有疥人同寢一般染着些便不得愈學者全要精神凝聚自然動作無差

率性之謂道一句妙絕古今舜之由仁義非行仁義及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俱屬率性

講說道理於人如醫者須要起得人病人病有深淺標本之不同則醫者用藥亦當有補洩緩急之不一總之能治其病

方爲好手若混混用藥終不能起病總是庸醫

從悟而修則修爲眞修從修而悟則悟爲眞悟至於修悟兩忘則聖功極矣

聖賢教人秖在心上用功以了此性分內事今人全不在心上用功好將聖賢言語逞其意見千解萬解著書傳之於世不過求得虛名於自己身心毫無補益

史惺堂先生遺稾

先生名桂芳字景實江西餘干人萬曆癸丑進士官止兩浙運使門人私謚曰貞肅

人生天地間只要勤苦方可做聖賢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却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得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主張而發動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

五經賴朱子發明爲萬古明師而王餘姚疑爲影響所以羅整菴唐仁卿輩俱有後言雖然其提出良知直捷簡要上承象山明道濂溪以透孔子仁體眞萬古共識學者師之不疑實受其益各隨明處求進可也

爲官貴廉能然廉也能也隨官而來亦隨官而去者也常存而不去者其惟得人才正風俗乎欲得人才正風俗其惟此學乎

人有過惡不須徒悔恨既往只振策現在追悔追恨難道將此身磔諸市乎過惡不曾勾住吾身一丢就去此身即在九霄之上只振策現在勿使明日復追悔今日可也

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人人所悅天必悅之人所惡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民雖愚無知惟於己私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己處則自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於人

方本菴先生東林會語

先生名學漸字達卿安慶桐城人萬曆間明經以子大鎮貴封御史

高公景逸問曰立身行道從何處下手方子曰其立志乎孔子十五而志學至耳順從心之年其志未嘗少懈終身此志終身此學孔子之所以成大聖者志爲之也景逸曰志學又從何下手方子曰竊觀論語首挈學字孔子自稱曰好學曰志學曰學不厭皆未嘗言所學者何他日說下學上達竊謂下字是入竅也聖人之心沖然若虛頹然若喪歉然若不足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身下之爲退遜爲沉潛爲默識觀於子臣弟友之四未能庸言庸行之兩不敢智仁勇之三無能空空待問而無知其心下到極處故能上達天載豈不以下字爲入竅

高景逸問曰如何能識其本心方子曰本心者本來之心仁義禮智是已人人有之人人能識之夫何疑曰人雖有本心却不能識願聞識取之法曰即人所以不能識之故反而求之則能識矣人只因私欲蔽錮習染漸深却將欲心習心錯認作本心如自有之家室被賊占住日久反認賊爲主人甘爲服役自家做不得主不知此家室乃吾之所本有以此不能識耳今欲識之不可以情識識也識由情生者私欲用事安能識之昔孔孟設兩箇方便法孔子說默而識之所謂默者不着一句言語不着一毫情景自家本心原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是箇默體今欲識之必收斂精神歸於靜專寧寂之境一私不起纖欲不萌空空洞洞光光潔潔於此觀本心纔見得天之所賦人之所具原無毫惡在內既無毫惡即是至善而本心之體昭然呈露矣此孔子識取本心法也孟子在此心初動時指點人如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如不受嘑蹴之食便有羞惡之心此等時無所造作無所安排私猶未起欲猶未萌一有感觸本來之心不覺霎時迸出來此孟子識取本心法也聖賢設下兩箇法門吾人若肯於靜默中識取最好即於初動時識取亦好只怕人無識取之志法門現在不肯進步耳

高景逸曰王山陰羅盱江皆稱妙悟大都釋氏之見解方子曰顏之卓曾之唯其妙悟亦至矣不應獨以妙悟歸之釋氏但孔門之妙悟在人情物理之中釋氏之妙悟在人倫物理之外倫物中之妙悟不可無倫物外之妙悟不可有不辨乎此一槩厭妙悟而掃之殆不其然

高景逸曰今學者多言妙悟及應事接物却有過當處不如朱子窮事物之理爲眞實方子曰事者心之事物者心之物所以事事物物者心也除却心別無事物之理矣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朱子之所謂窮理也其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即吾心之理也其曰窮事物之理乃窮之於吾心非窮之於事物也近儒應事接物有過當者非妙悟之罪正爲不實用窮理工夫而落於虛見落虛見即非眞妙悟矣若將理屬之事物而分理與心爲二恐不免見晒於朱子

高景逸曰程子謂人心要在腔子裏方子曰腔子不可以形迹求也此心依於天理便是在腔子裏景逸曰朱子有云腔子外是何物方子躍然曰此朱子喫緊語這腔子無內無外大言之天下莫載的是腔子小言之天下莫破的是腔子

賀陽亨先生思聰錄

先生名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萬曆間諸生輔臣文忠公諱逢聖之父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孔孟教人定法千古不易

希孔子之聖不怨天不尤人希顏子之賢不遷怒不貳過克字精而銳必顏子大勇方來得故特語之餘只教他漸漸消磨了去始免助長之害

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中行狂狷逸民隱士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習不知亦曾體認否

學以聚之水結成冰大而化之冰復為水

洪水猛獸天下之亂殺逆篡盜一國之亂奸淫讒妬一家之亂放辟邪侈一身之亂克伐怨欲一心之亂

論語一書將孔子言吾字我字處類觀之甚妙如曰吾十有五何有於我是吾憂也不知凡幾見其精神全歸自身門弟子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得我字之旨孟子認得頭腦清言我字反字身字自字約字已字最堪入悟

今人說聖人便做天大不敢易語孟子只作尋常梁惠齊宣與滕宋小國無不以堯舜期之教滕世子以堯舜教曹交以堯舜教貉稽以文王孔子不論何人皆望之以是事彼只看得人皆可以為堯舜眞要人上這一路來

世俗動以神化性命為高遠不知一息不神便是滯物一息不化便是僵塊一日不性不命便是一包膿血包裹一大塊臭骨與禽獸無異

章斗津先生為學次第

先生名潢字本清江西南昌人萬曆間布衣聘主白鹿洞書院列此以示學者

學以立志為根源

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水必有源其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天生斯民聰明才力無多惟志有不存此心便為富貴聲色所誘志士則不然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性命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同一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性命不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不已此志恒存一日千里誰禦之一念萬年誰奪之

學以會友輔仁為主意

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之毀譽動情否

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羣居切磋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淫僻邪佞之損否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身中沉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惰氣言行過差即密相救正懇懇惻惻忘人忘我直欲同歸於善庶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學以致知格物為入路

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為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內外精麤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止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

至哉

學以戒慎恐懼為持循

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言戒懼却都從睹色聞聲上枉費心神汲汲遑遑秪於自性加桎梏耳眞志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此小心翼翼夙夜匪懈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為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懼則精神斂於隱微獨覺之內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

學以孝弟謹信為實地

凡今之人孰不為人子為人弟也哉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之莫不知愛莫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親不過取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纔覺其浮靡便須簡默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纔覺其淺露便須收斂處處視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檢察

試觀易象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為或以過小而不改如此而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懼爝火不熄終至燎原須懲之於微懼消流不塞終成江湖而窒之必預遷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改如顏子之知之未嘗復行庶氣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

學以盡性至命為極則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眞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見而性也命也卽此物之別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致命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抑知命卽性之於穆不已性卽命之流行不息盡之云者萬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克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使其幾微必到也

學以稽古窮經為徵信

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

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王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在也志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劉石閭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一焜字元丙江西南昌人萬曆壬辰進士仕至浙江巡撫僉都御史

子曰莫我知也夫若果嘆人莫知此一句甫脫於口而怨尤存於中矣豈夫子之旨乎須知此章大旨只是明學不為人知不落感慨蓋自聖遠言湮一切學術都是的然原其所以畢竟從人知做種子此種落根全副精神已向外一切進修一切解悟不得不向外或動情於身名之尊或希心於後世之述他岐異端不可勝窮算來算去只成就箇人知而千聖下學正脈於脚跟下錯過去矣吾夫子憂道憂天下萬世極其懇切不得已特地向子貢發嘆及子貢以何為莫知為問始言我此莫知不是怨天不是尤人良以吾之此學乃下學上達之學初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也知我者其惟天乎天之知我其惟此學乎語脈如此

吾夫子之學全然是易此箇下字卽潛卽初是天命根是人心本非吾夫子之憤樂不能討出這箇下字非吾夫子之信好不能歸心這箇下字夫子生平說學說好學到此却說下學下學最妙下學即是聖學今人纔說下學便求上達夫為上達而從事下學即不下矣學患不能下不患不上達也

性以倫為實踐倫以性為大宗知性而不知性之貫徹於倫則為自私自利之根知倫而不知倫之通極於性則為彼白彼長之見由前而言命之曰私由後而言命之曰偽聖遠言湮異端曲學千蹊萬徑皆從此中差却路去

今世之學者大畧有三病不求端志願而喜言開眼輕言下手開眼只成邊見下手必無全功欲求至誠至聖三極大中了不可得此是一不明天人之際不通幽明之故不知死生之說將千聖真修都落有為之迹大行不成至性不現此是二不知子臣弟友事使交從乃真學問而只向杳渺處尋經書名句裏覔理事不合顯微不貫此是三

六經千言萬語都從天地萬物一體天下萬世一身真種子說來此箇天地萬物一體不是於欲生欲富欲逸欲壽與之一體是盡倫盡性與之一體此箇天下萬世一身不是從偶合之見說一身是從同然之學說一身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大聖人其學確然都從性上得來從性提出故其覺悟人甚神轉移人甚大即有愚不肖濟惡之輩而性術足以潛移先知先覺足以傳化以一人化家以一家化國以一國化天下以天下化萬世水溼火燥風虎雲龍此之謂也千古聖人合下是此胚胎合下是此格局舍此皆小道近功矣

懲忿窒慾何嘗非實學只是忿欲有所自來而所以懲忿窒欲有本若舍其本而從事其末窮年沒齒向名義上檢點事為上湊泊已見可忿而求懲忿忿必不可懲已見可欲而求窒欲欲必不可窒已見氣質偏駁而求變化氣質氣質必不可化非故矯之其道然也

此事從志立根從悟入門從修到手

工夫豈不千百脈絡只是一條惟於一上求則千百可了於千百上求則終不可了

卽事卽學惟上智能而卽事非學雖上智無用力處卽事卽學在中人固不易能而卽事非學雖中人無下手處

祝石林先生環碧齋小言

先生名世祿字石林江西臨江人萬曆丙戌進士仕至都給事中

學者漫論工夫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學問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因人起名因名起利輙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冀還純白終無是處

夫世海也身舟也志柁也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没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隋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念為力愈勞去道愈遠

人游於道鳥游於空魚游於水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隨所之而不礙于淵得之而曰不能罷非故不罷直是無可罷處于思得之而曰不可離非故不離直是無可離時

夫子於修雅言於悟罕言於本體言而不言回也悟而修參乎修而悟點也悟至而修則不至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與參同機然則顏過孔乎曰不然顏之學學於聖人孔子學學於衆人孔自我作祖功比於創顏比於守成

學人恒言用心何嘗用心秖用耳目爾日自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

衆人以氣習見人不以性見人横生種種分別惟聖人以性見人故不矜聖智不藐顓蒙不跂古昔不薄今時以平等心行平等事隨機設法惟人所取卒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蓋聖人之神用如此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人自有至一者在才力大小不可强而一焉如金分兩百鎰必不能引而為千千鎰必不能引而為萬所可能者隨其分兩去雜還精求至乎足色而止不一其所不可一而一其所可一學之道也

孰為意孰為心孰為性非一非三意不了盡者未可與見心心不了盡者未可與見性

陳新會從静中悟入而又以静修静證故其學淵邃而醇王新建從動中悟入而又以動修動證故其學圓朗而大

夫子以仁為的羣弟子射之如射覆夫子更不道破第以行持之法授之行持不來彼當自究至其自註仁者人也一語渾淪不鑿幾欲更為一語如蚊子咬鐵牛直是無容口處

有讀書者終夜展書終日拋書而枕書時出山砠水涯不極其致不返或問之曰展書是讀書拋書枕書亦是讀書吾蓋於寤之中得幾分寐之中得幾分書之中得幾分書之外山水之間得幾分又曰世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吾存之以為讀書法

有聖者之學有賢者之學賢者之學從意立根聖者之學從無意立根聖其根而滌除不盡聖果不圓成者有之未有賢其根而聖其果者然則賢希聖非歟曰心不能離意而修意者迷心賢而希聖須是踏翻窠臼別辨根荄

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
害種子

凡技藝無雅無俗無不益無不損得者釣令人靜射令人正
奕令人專毬令人動而已病失者琴心且以挑淫詩書之道
且以文奸言

古之君子出則為天下澤入則為天下風風之被人也微而
遠夫卷其道足以為風何必業通何以醜窮

衆善之門在虛百福之基在慈萬事之幹在決

銷鑠人無如忿與慾者慾動水滲忿盛火炎懲之窒之心火
下降腎水上升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為讐將
舉身與世亦為讐得則俱得讐則俱讐讐苦之趣也得樂之

符也

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
之門其是非掘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

項學易先生學易堂筆記

先生名皐謨字號爵里未考

道無上下學有上下人有上下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一涉形下但名為器不名為道程子曰形而
下即是形而上者可見舍上更無有下子曰可以語上不可
以語上不曰可以語下故曰道無上下子曰下學而上達故
曰學有上下子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之者上也困
而不學民斯為下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不學不肯學也不移
不肯移也自暴自棄者也故曰人有上下天下惟中人最多
學知困知皆次也皆中人也只是不可不好學孔子亦不自
認生知好古敏求忘食忘憂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君子上達
從善如登只有慢慢上去的見其上不見其止諺云半山無

道即半塗而廢也小人下達從惡如崩再無慢慢下去的一
失脚直墜到底語云堯舜而在善無窮桀紂而在惡無窮惟
學則有善無惡有上無下

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無思也無為也學者執於典要
泥於思為便是有適有莫有可有不可孔子無適無莫無可
無不可深於易者也

觀過知仁是觀人之法君子不可以過自恕若以過自恕即
是無忌憚之小人刻薄殘忍滿腔殺機造孽增罪不止於過
何處覓仁縱要過於厚過於愛亦須近人情若肯不近人情
做極好的事必肯不近人情做極不好的事好奇之過也輕
施者必好奪亦是一驗天理只在人情中至易至簡故曰仁
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此即生機也不越人倫日

用之常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庸言庸行易之所謂體仁足以長人繼善成性顯仁藏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何思何慮非絕去思慮也只是一箇無欲有欲則思慮外不識不知非絕去知識也只是一箇無欲有欲則知識昏不流不倚非汎汎若不繫之舟兀兀爲孤立之漢也亦只是一箇無欲有欲則恥惡衣食求飽求安懷土懷惠懷居放利好色好鬬好得患得患失怨尤陵援忮求驕諂甘食甘飲貧賤移富貴淫威武屈安得不流不倚

無適無莫隨時變易也義之與比以從道也執其兩端隨時變易也用其中於民以從道也

利口之人亦有以是爲是以非爲非以賢爲賢以不肖爲不肖時節只緣身家之念重國家之念輕一味勢利塡胷勢利所在便是便賢勢利所不在便非便不肖極口薦賢終是蔽賢極口退不肖終是護不肖極口稱是總歸忌是極口黜非總歸悅非是以謂之利口未有不覆邦家者聖人所以惡之也

鄉舉里選賢良方正孝廉文學薦舉辟召聖主所以風勵人羣也今世若行之則老人總甲畐正黨約之徒家家自以爲薦主人人自以爲座師矣安得公而不私

李元薦先生還眞篇

先生名譚亨號　松江華亭人著有推蓮寤語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眞心也血氣心知之所不及而能知者乃眞心也眞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形之謂人

爲學有捷徑法門惟要去盡凡心遍撈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遍撈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凡心既退則中亦隨見去凡心工夫占了九分合中體工夫止占一分故曰克己復禮克己去凡心也復禮合中體也

眞性如青天中體如天之日月去凡心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合中體仰青天而覩日月也日有中昃月有虧盈原無定所事有常變理有經權實無定用然仰見青天則日月之明有目者所共覩

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人欲不擾天下之事當先使諸念不擾吾之心欲諸念不擾吾之心當自無欲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不擾施之天下自靜而正矣

君子之行禮也將以順人情也多飾則僞僞則亂矣聖人順其所不能自已之情因而飾之無所容心也非無容心也無所容私心也此之謂眞性之發見此之謂中體之合度

忠莫大於不欺孝莫大於能愛擴而充之一念之或欺非忠也一體之不愛非孝也

或問何以盡忠曰不欺爲忠充而至於念念無所欺是爲盡忠何爲盡孝曰能愛爲孝充而至於無所不愛是爲盡孝

陶石簣先生論人職

先生名望齡字周望萬曆己丑會試第一廷試第三官至祭酒卒謚文簡

先生幼時問於師曰吾欲爲聖人何道而可師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奚若曰主敬必危坐乃終日危坐不怠時甫十歲也

先生年弱冠與伯兄德望同舉於鄉及登鼎甲寓書與弟奭齡曰向時迷陋視一科第爲究竟地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岈耳學者宜早悟勿隨大海而甫覓舟楫也

先生體羸弱不任勞苦而性喜臨泛每見林薄蓊翳清溪漻洄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或至山水奇絶之處則攝衣而登踐苔捫蘿凌犯危磴從遊者方戰悼危慄而翩然直躋其巔宿萬山之巒必晨起以觀烟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沒情境所會嘯歌不已

其論人職曰物必有職得職而後物舉農職耕工職器胥職簿領商職貿遷耕器簿領貿遷者所以爲農工胥商者也性者人之所以爲人故人之職在乎知性農不知耕工不知器胥不知簿領商不知貿遷是謂失職失職則無以農工胥商矧然命爲人而不知性何狀此亦失人職矣羣職隳一則一事曠人職失則人曠古先賢哲皆畢世以研之羣居以辨之黽黽亟亟若甚飢初寒之不可解凡以修人職而憂其曠也明此之謂人悖則禽迷則鬼人曠而入於鬼與禽此至痛也至哀也予深憂之故拳拳思與天下共舉其人職

鹿乾岳先生認理提綱

先生名善繼號伯順北直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仕至太常卿因難殉節謚忠節

吾輩讀有字的書卻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箇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爲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爲人靦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懸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爲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之以生此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偕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

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處故學以爲己也而說箇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箇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

此理不是粧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內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箇心安此闇然之所以異於的然也若徹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相干縱鴻勳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入火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闇然二字得力

此理不是落哇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境不論常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汙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箇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爲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攜後日總此事體去而復來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非敢定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於我祇爲撝謙而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爲誣聖矣

歸陶菴先生劄記

先生名子慕字季思蘇之崑山人太僕震川朱少子萬曆辛卯舉人

何謂至善民心所同然者是已民之不能忘大畏民志至善於此識取

物各有天然之則格物者因物察則以則還物是謂格物物如其物無加損也積久而通觸處洞然物格之謂也

格物以五達道爲主物雖多總之繫屬於此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當下直截判斷不得一毫糊塗纔糊塗便涉貪昧隱忍而陷於不義矣論是非不論利害是非足以制利害利害不足以制是非

不能拔出此身在物外觀物卻連此身都落在事之中則我亦一物耳何以宰物

有事即應付去乃覺寬閒脫洒强閣置不得所當裁去者一切無情交際及不急之務耳若切實事何嘗裁去得

胸中纔有一得便思發泄心跡有未明便思暴白只爲求人知之心隱隱留於胸中所以着處生病不得自在此意甚微不知不覺病根在此

姑息蔽於欲也曾子易簀垂死不肯姑息不姑息則性命行焉姑息之害以自爲則賊身以爲人則賊人姑息近情入焉而不覺

處事無他忠信而已仰不愧俯不怍忠信也

應事有差必誅求平日病根潛伏何處

事之敗不當歸咎於才不足仔細校勘來畢竟是本心有不盡處

陳眉公先生中蕨選言

先生名繼儒字眉公松江華亭人隱居浙上之佘山以布衣名聞海內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出一箇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的平民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於我何干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却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欲見古人氣象須於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於自家心上體貼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人皆閉户鳥亦投林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牛馬者幾何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陸敬承先生雜識

先生名可教號敬承浙江蘭谿人萬曆丁未進士仕至侍郎

夫學不日進則日退譬之火然焰焰相續則熾然燎原不可撲滅稍止則熄矣是故君子貴日新也

學莫大於忘己有己則有人人己對立爭心遂起雖有聖賢之言無由入矣

夫人精神有萬古不可磨滅百感不能搖撼者雖頑愚鄙陋險賊之夫無不同具人自忽而不察耳如見善事則喜見惡事則怒見賢人君子己所不及者則生愧恥見憸夫小人橫逆穢汙之輩則生憤懣飢欲得食而投以禽獸之餘則唾去寒欲得衣而蒙以娼女之飾則攘臂而趨與好利而擠耳於盜財之贓愛色而掩鼻於淫穢之婦此豈有待而然哉人能

長養此精神則百欲退聽智勇日生生為傑士歿為明神此孔子所謂剛子思所謂強孟子所謂養氣

虛心以觀理則無蔽平心以應事則鮮錯恕心以酬物則寡怨總之人我之界不立則其中沖愉恬適無之非道矣

好名之士必喜事事者名之府也名者私之窟也私者公之蠹也公者黨之仇也

道譬之天學譬之地天不可窮地不可離然則道與學二乎曰二而不二譬道則路譬學則步強斂者造畏慎者顧東西南北路不離步而不能遍而能無不遍也故昔賢之弊以學言道近世之弊以道言學以學言道則道隘以道言學則學荒與其荒學無寧隘道

丘毛伯先生學餘雜說二則

先生名兆麟號太丘江西臨川人萬曆庚戌進士仕至巡撫僉都御史

凡吾觀古人一往而深之處若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如諸葛孔明陶元亮郭子儀此一輩人便如對光風依霽月心目爲之一開通則喜之厄則憂之即其行事蹊徑所分心所未了寧以爲瑜不以爲瑕如人之於天子之於父母焉不敢有他念也若遇桀紂秦政莽操王敦桓溫楊國忠丁謂秦檜賈似道之屬便大叫狂罵以手爪搬其姓名必決裂乃已至閱其行事敗則喜之成則惡之即有一事之善心輒不信又索瘢焉吾於是益知君子之當愼所居也

天地可憾之處朱子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此乃人之求多於造物耳何足爲憾乃天下固有大可憾者孔子萬世一人而以匹夫老武塈一淫老婦人稱皇帝三十年立天下男子之上而卒以壽終綱維已絕人類幾滅此時皇皇上帝避在何處坐視正人沉落諸邪魔作怪不一引手眞大可憾若以爲天地無權天地之上更無有大於天地者若以爲有權凡事天地得自主張當時春秋天下何不即成就孔子爲君使天下太平免百姓於塗炭也至於婦人當初天地生人之初便已分別使不相混奈何到後來郤又千謀百計扶持他出來將幾多生民性命磨挫吾纔忖到此便不覺鎚胸頓足呼天籲地而無門豈不大可憾乎

伍容菴先生逸我草

先生名袁萃字聖起別號逸叟南直吳縣人萬曆庚辰進士仕至廣東僉憲

問窮理盡性至命曰性者心之生理非二物也而窮與盡則有辨先儒說窮孝之理即是盡孝之性窮弟之理即是盡弟之性似看盡字太易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孝弟之理而未能盡孝弟之性者世多有之故只窮此理猶難語盡性盡性云者即其所窮之理而允蹈之也孟子所謂踐形是也若性盡斯命至更無次第工夫

世人有三苦苦不自知故多妄爲苦不自重故多取侮苦不自足故多貪得

夫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聞則未必眞故止擇其善見則無不眞故兼識其惡

夫人之於道能信者未必能見能知者未必能行能始者未必能終故體道之士鮮矣體也者身即道道即身合一而不離也孟子之所謂殉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信斯言也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歟夫仁也義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成仁取義子全而歸之者也孝之大也若藉口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說而以容身苟免爲孝則是大孝之賊也

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兩語括盡世間人情矣虎蓋覩富不覩仁者故言之眞切而有味如此試問自古富家能好施人者有幾能勿奪人者有幾能不聚斂不干謁不饕餮無厭者有幾孟子述虎言將以示不仁者之炯戒而孰知適以資爲富者之妙訣也

張蓬閣先生移愚

先生名鳳翔字稺羽山東堂邑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

程[illegible]公問和靖讀大學何如和靖獨長吟心廣體胖一語此善讀大學者也純公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龜山反求歸送之門曰吾道南矣此善讀中庸者也上蔡舉齊衰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灑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此善讀論語者也人謂象山除先立乎其大一語別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此善讀孟子者也

於穆不已之命人生而靜以上之性攝入於以此洗心之一言此而洗洗而退退而藏藏而密何其深也識心者沉心潛氣返之於深深之淵久之氣靜神恬密體沉露忽如遊子之

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為佳境

學易之道不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八字

若打疊心地淨時斬然以大道為主絕不在人眼目上討高下方與做為已之學

或曰大學言心不言性曰止於至善非性耶曰中庸言性不言心曰戒慎恐懼非心耶

不慮不學如何只說孩提仁義之心如何只說平旦羞惡之心如何只說嘑蹴正是些子光明處不能都如此所以說擴而充之他原自充滿及至擴充去依舊是如此不曾添少許

不拘讀聖賢何書處處看見本[illegible][illegible]是灌溉之功

沉潛反覆優柔厭飫此八字乃讀[illegible]之法

纔讀靜思默坐順應八字是一日功課

呂豫石先生欲惡說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南兵尚書致仕殉難謚忠節

客問不處不去是不欲不惡否予曰是人之所欲也不惟小人欲常人欲雖君子亦欲後段做此但常人小人被富貴貧賤壓倒再無出頭日子君子曰吾亦欲富貴惡貧賤第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這箇欲惡雖堯舜孔孟無非如此故曰雖聖賢不能無人心如謂聖賢便不欲富貴惡貧賤則孔孟當年汲汲皇皇豈非欲得位行道客曰孔孟欲行道非欲富貴也予曰孔孟自是欲行道但得位難道非富貴大抵聖賢欲惡未嘗與人有異但聖賢欲借以行道常人小人則欲借以遂己私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不惡也特無將迎無縈繫無留滯耳客曰如此則富貴之士

與聖賢一乎予曰何可一也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之士便一直向富貴路上走了聖賢之心不甚遠於人情但聖賢有真正工夫真正受用處全不為功名富貴起見因其心不為功名富貴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情矣孟子曰欲富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常人欲君子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認真切而動以大言駭世曰吾獨不欲富貴不惡貧賤噫嘻果其然也而熙熙攘攘又何為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看得着相即云吾非惡此而逃之吾非樂此而甘之也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認道不真切便紛逐無有已時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心上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處亦處不得要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機謀壞了人品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

尋箇眞正功夫眞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者爲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清清楚楚潔潔淨淨活活潑潑此中原有眞欲眞惡在便覺升沉榮枯轉眼成空撫心自照諸念灰冷若非有眞正工夫眞正受用即日言無欲惡噫其中於欲惡也久矣

葉臺山先生至寶歌

先生名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大學士卒謚文忠

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少精神

世情濃釅處淌得下塵俗牽纏處斬得下這箇中間息了多少妄想

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閒氣

見美女時作虎狼看見黃金時作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少清福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

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

既不作俑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災厄

緩步當車晚食當肉寡營是智無病是福這箇中間討了多少受用

陳芝臺先生執中用中說

先生名仁錫字明卿蘇之長洲人天啓壬戌進士第三人官翰林仕至詹事卒謚文莊

自執中之訓發於堯而舜益以危微精一三言中庸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云用其中於民蓋上天降衷厥有恒性無非民也無非中也執中如執衡非持於衡之所不設用中如用權非運於權之所不在權衡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天下之大本民之中也堯謹持之用其中於四岳用之於民也用其中於獨斷亦用之於民也若共工鯀特在試事考功之列使其罪狀早著堯自誅之不待舜矣四罪而天下服舜殛之放之即堯之殛放無他舜所執者堯之中所用者堯之中堯舜所執而用者民之中也中立於過不及之上而利欲莫之偶超於善惡之先而形氣莫能蔽利欲之蔽可解形氣之蔽不可解是以不危人欲而危人心不精胡一不擇何執雖謂危微精一未嘗加一語於執中也則是中也者天之曆數茫於斯四海之命脈繫於斯帝躬之喜怒哀樂衷於斯執玉捧盈不敢不執牖民孔易又甚易執隨執隨用要以皇躬不愆四海其乂而止不必挽不中以歸中而執中微矣用中而執亦化矣惟執中不與以己故能用其中於民非民也乃天也堯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受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事天明事地察此執中用中之大原也今不悟曆數之在天威儀動作之在躬困窮之在四海而弟曰允執厥中又不悟舜之命禹儉勤邦家者何心不自滿假者何心敬修可願者何心禹之創慢遊傲虐朋淫於家而荒度土功者何心弟曰危微精一何以領其相傳之意哉故曰君子中庸庸

用也用費也費而隱不可不察歸之大智其不執一而執兩也宇宙明晦止此是非是非止此兩端合兩端無中可執亦無中可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賞一人千萬人喜罰一人千萬人懼千萬人之是非不混以一人之是非而一人之是非遂能定千萬人之是非用天地日月鬼神吉凶之奧是謂用其中於民舜曰隱惡揚善易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止至善則惡自消非有善無惡非見善不見惡而有以隱之遏之是執中之大力也然後可以承天曆數常精常一執中則乾用中則時乘六龍以御天天且弗違豈僅能用人而已哉舜一聞執中而咨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禹一聞執中而苗頑弗即工一乃心力誕敷文德誠用之也無一息不用斯無一息不執而要以欽明為本蓋堯惟知人能官人安民而後四海有所恃曆數有所歸不知人則民不安知人不官人則民亦不安故曰能哲而惠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審若是其執中不啻執玉捧盈而凜若蹈虎尾涉春冰也哉則用中之極執欽明之心法也

倪鴻寶先生序方正學文

先生名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殉甲申之難諡文正

古今大忠自楚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盛爲文章者也文章之力貫道道立召才才聚天下無肯畏死之徒定不能爲之聖賢盡性於忠孝必立命於文章聖賢不懼不得爲忠臣孝子懼不得爲文人仲尼畏匡厄急倉卒自喜無憾以文在茲非謂匡人不能死之以爲幸得爲文人雖其已死安得死乎我明三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爲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有能言先生之文爲離騷正氣歌之所不及是猶不知先生耳盱江張侯以禮樂治寧海蒞先生之土大聚先生之文金之石之以絃歌一邑其意以爲節義易見文章難精一日慷慨求畢其義以爲文士所不能不知其數十年之學積精抗材以忠事其文者壯夫當之有失其力耳先生之言曰道明氣昌則文自盛是故先生之文有本而多合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雋周贍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克朗流逸則亦曾歐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茲乎文皇帝所謂非先生文不可詔天下顧當此時何容可得苟不得之何容不怒先生以一言沉十族不悔文皇帝以一怒族先生亦不悔蓋皆以甚重其文章之故先生是以曰正學

劉念臺先生學言

先生名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左都御史改革時絕粒二十日死學者稱蕺山先生

夫子所云異端即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便是凡從生死起念便是佛從成毀起念便是老從名實起念便是申韓從毀譽起念便是鄉愿從人我起念便是楊墨從適莫起念便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當下是聖人體段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饑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哀哉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慎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乃朱子以戒懼屬致中慎獨屬致和兩者分配動靜豈不覩不聞與獨有二體乎戒懼與慎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復有致和之功乎

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着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着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更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

仍是靜存工夫也
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愼獨中庸
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心之功故其要亦歸之愼獨
獨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時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
時也然性體即在心體中看出
思之一字是古人喫緊爲人處爲小人言曰弗思耳爲庸人
言曰思無邪爲學人言曰愼思曰近思爲賢人言曰儼若思
爲聖人言曰無思而無乎不思亦曰何思
纔說聖人爲不可爲姑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爲
必可爲仍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欺
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故即欲可以還理爲善爲惡毫釐而
千里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小人閒居爲不
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
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
凡今一切閒言語閒勾當閒聰想閒是非總是閒居爲不善
情狀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除却此等更有何事可言
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前乎濂溪後則白沙亦於此有
得白沙詩曰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戔戔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譾言
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此即不睹不聞入路處也
學者只有一病一痛除百病除或問如何是一病曰心病
象山先生嘗自言所學只是切己反觀遷善改過直如此端
的
日用之間嘗見得滿腔子生意流行否生意周流無間否行
而不過其則各止其所否如此乃是眞實工夫也
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人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言
赤子之心不一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益勘入親切處凡
以發明性善之說此陽明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即
是知皆擴而充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殊非本旨
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箇工夫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動於欲便就欲處體
體得委是欲欲不可縱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
觀終與消融而後已一念動於忿便就忿處體體得委是忿
忿不可逞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之消

融而後已是勿忘勿助中最得力處
從來學問只是一箇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
劈成兩下總屬支離
訐似直佞似忠諂似恭曲似愼刻似公巧似智此人臣之六
賊也以察爲明以猛爲威以愎爲斷以自用爲勵精以私智
小術爲作用此人君之五窮也挾五窮之術而攻之以六賊
必無幸矣
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廻
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
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
在安民

蔡雲怡先生入聖分路

先生名懋德字維立蘇之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仕至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殉闖難謚忠襄

聖門大路三條

一條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從此路入是上等根器只用保任工夫直達堯舜地位

一條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從此路入是中等根器須用擴充工夫漸造聖賢佳境

一條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從此路入是下等根器須用改過遷善工夫能與前兩路人攜手同行

夫道若大路然豈有多條哉從孩提令人惡人看似有三路而愛親敬長怵惕惻隱齋戒沐浴之心原無三條孔孟不云乎吾道一以貫之大道一而已矣

聖門入路關頭

致知格物

學無入處總是門外漢如庸之慎獨孟之集義皆是入處而無如聖經格致功最精嚴圓滿諸先儒各有獨見各有提撕未可相非要之千物萬物總是一物千格萬格總是一格有二焉即非一貫即非明德即非知止即非大學之眞實處矣

聖門走路程次

知及

仁守

莊涖

動禮

切要工夫固有程次此尤覺程次了然諸儒主仁主敬主禮非不各因時節喚醒人心而全體大用之學則自有始有卒不可凌躐倒紊

聖門上路三鞭

發憤

疑思問

深造自得

鈞是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回首一思則不容不奮身上路矣既上路便不能不泣岐便不能不問津令學者無疑無問有何岐可泣何津可問聖門曰道問學曰審問曰切問而疑思問一語尤為明白指南七十子之所以裁成於先師者全在善問得力也未能深入其奧曰吾己意而得之即一一舉似向人於我總沒交涉沒受用也故深造自得一節是眞學問靈驗要訣到家消息也

聖門行路歸宿

至誠

中庸言至誠不曰配天則曰配地不曰如神則曰天德遂以此為決非凡夫可到不知至誠一靈箇箇圓成絕無欠缺書中指點親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保赤子如衣錦尚絅此即至誠發竅有一人可謝不知者乎有一人可謝不能者乎循此而悟眞悟矣循此而修眞修矣

蔡雲怡先生示諸生孝字大義

崇禎壬申夏孟余以職事再至鹿洞諸生因叩余孝之大義余惟明德先生闡發無剩旨矣且自省多闕節懃無對雖然不可無一言以商之夫孝從爻從子學亦從爻從子易以爻爲效曰效法曰效天而朱子訓學亦言效先覺也然則坤效乾聖效天學效先覺而子之孝將安效乎往聞一耕叟詰一嫗家求牧嫗靳之囑以愛惜叟曰諾我待之如父母嫗仍不允叟問故嫗曰須待之如子吁嗟豈非子之待父母每未必如父母之待子乎然則子之孝亦效其父母而已矣曰孝效父母孝止矣經必言立身行道者何居余復商曰立身者立大本行道者行達道天命謂性則道之大原也今儒者一語及性輙詫爲玄虛一語率性又必詫曰此大賢以上事非吾

儕所宜輕言夫經不云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天從一從大亦從二從人性從心從生惟天生人爲一大惟二人生子亦爲一大只此一本生生不斷而天命行於其間矣本天親上物肖所生天生人人效天以崇其德二人生子子效二人以致其惟如山川出雲雲容宛然此其中誰爲造化誰爲臨摹而使親之肖之也哉孝之爲言效也蓋言順也順天之性不敢作一毫道理知解以傷其天是眞效天順天性以順親之性不敢作一毫道理知解以傷其親是眞效親歷山夔夔而升聞西伯翼翼而順則嬰孩無學無慮而知愛親貧賤竭力竭心以供父母此物此志也夫是之謂立大本行達道也然則天性果玄虛否耶率性果必大賢以上而吾儕不宜輕言否耶曰率性謂道順親爲孝固矣經又云從父之令不得爲孝者何居余又商曰吾儕之不可不學或者其在斯乎學與覺同與其下從子曰學從見曰覺子能見其天性即覺即學也見天性者學其所不學斯眞覺眞學也是故人知忤親之非孝而不知從親之非孝人知順親之爲孝而不知諍親之尤孝推之告與不告怨與不怨此中精微曲折皆無定本可摹其機要在覺與弗覺耳中庸思事親泝之知天求順親逆之明善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盍不知不明則迷迷則必忤其親忤親則不子知與明則覺覺則必能順二人以順天下而後可爲子故大杖則走夫子猶爲曾子進之曾點狂曾也魯卒能一唯傳宗臨淵履冰以守身爲養志西銘所謂繼志述事爲大孝子殆一以貫之爾矣吾儕之不可不學或者其在斯乎曰子言辯矣得無墮訓詁家塹否余曰余言近訓詁

固嘗身自諗之二十以前一庭頗洩洩陶陶二十以後世故漸嘗天性漸隱三十以後道理粗循天性亦隱年來小小有覺乃益省吾之還慕吾親不能效吾親曲愛吾之萬分一也今而後願勉學焉不敢委天性爲淵虛不敢推率性爲大賢以上事嘗呼本覺於晨昏溫凊間庶幾效吾親萬分之一無忝所生可乎願與諸生共勗焉

瞿稼軒先生媿林漫錄

先生名式耜字起白蘇之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仕至留守大學士與張別山司馬同盡節

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全然若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閑門守靜士人至榮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自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若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

國有竊盜之律不爲士大夫設今夫子於穿窬之盜而曰譬曰猶以大夫比律孟子於是皆穿窬而曰類以士比律正律嚴於小人比律嚴於君子

一念凝滯便隔斷天地之氣便是死法

成周以稼穡開國選士必起於農農桑正屬古物今子姓或賴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女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人已越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甘積古玩無益之物何爲哉雖有商彝周鼎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卿士之家又不可以陳於宗廟況此竅一開必將以分毫之物餙十金百金之價欺心欺世胷中豈復有光明乎

黃石齋先生繹孝微義

先生名道周字幼玄福建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仕至少詹事以抗節死

因心而立教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道德之本皆生於天因天所命以誘其民非有强於民也

始於事親道在於家中於事君道在天下終於立身道在百世爲人子而道不著於家爲人臣而道不著於天下身死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未嘗有身則是未嘗有親也

天子事天士庶事親其本於誠敬純一不已則一也

天道者何誠之謂也誠以成己誠以成物誠者敬也不敬則無終始無終始則無物

君子不外道而求身不外身而求道

仁義者德教之目也德教者敬愛之目也語其目則有仁義禮智慈惠忠信恭儉語其本則曰愛敬而已

仁人孝子一舉足不忘父母一發言不忘父母繇父母而師先王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有師之嚴雖不言法而法見焉甚矣仁人孝子之多所不敢也行孝而不敢言孝則不敢言人之不孝行仁而不敢言仁則不敢言人之不仁然則君子皆無所敢乎曰敢於爲仁孝而已身爲之而口不復言之故少過於己而寡怨於人

興道之士柔行似仁强言似義多聞似博斂機似約深息似靜釣名似正與時好惡似忠似順然其意不過以爲富貴也而人主爲興道之使去其富貴而反於貧賤則一無恥之士

而已

身生於父成於君始於祖本於天地知其所由生則知其所由成知其所由成則知其所由立

經者天之常也義者地之制也天有常制地不敢變法之則明因之則利舍是則無以和睦於上下

博愛者孝之施也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致也禮樂者孝之文也好惡孝之情也五者先王之所以教也

德者教之所自出也教立而後禮行禮行而後德著德者善之所歸也

天地之道有二一曰嚴一曰順爲嚴以教順故天覆於地爲順以事嚴故地承於天敬不敢慢愛不敢惡得嚴於天者也敬親而後敬人愛親而後愛人得順於地者也反是爲逆逆爲凶德

善者性也君子以是教人亦以是自率也是君子之道也

君子而思以淑人善俗非禮何以乎禮儀之在人身所以動天地也孝子仁人必謹乎禮謹禮而後可以敬身敬身而後可以事天

金猶菴先生勉善說

先生名鉉字伯玉順天籍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止兵部主事殉甲申之難謚忠節

善人少不善人多豈爲善順性而反難爲惡逆性而反易歟曰是惟誤認善惡故倒視難易也父子相愛善乎相夷惡乎曰然相愛易乎相夷易乎曰相愛易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饑而食飽而止冬飲湯夏飲水善乎未饑而強之食飽矣而過食冬水夏湯惡乎曰然因之難乎強之難乎曰強之難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因其自然者易乎強其所不能者易乎曰因其自然者易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然則善人終少不善人終多何故曰此以行事定人善惡不以心觀善惡故也爲惡必慚有惡必摒不假於思可謂知慚知摒之非善乎曾見不慚不摒者有幾人乎以此際觀人是善人終多而不善人終少也

金在六先生答陳幾亭書

諸儒語録弟時多披閲頗有纂輯之志近因深切自反於道槩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昨非今是疑不自持意欲將刪述之業少待歲時今且刻刻作爲己之功將來或有所聞方敢折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人也數月來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遷善改過功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嘗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鈍也

申濬源先生仁壽編序

先生名佳胤字孔嘉直隸廣平人崇禎辛未進士仕至太僕寺丞甲申殉節謚節愍

人物並治而鑄號物之數謂之萬而我處一今世敢於行不仁難於行仁謝曰聖者事我姑置之而姑俟之夫仁豈必賢聖哉人皆有之君親職尊民物職卑存乎習矣自君親而上莫不尊天天無形體而人之善悔不至天善狎眠不至天善殘殺虐厲不至天天亦恢恢哉而知天者不言天言人人生而靜無知無欲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敬時授事咸欲一體屬焉此學之盡也天麗其體物並為命有物有則不可遺也內心外貌食飲裳衣之有其節交際燕饗取舍死生之有其介何之而不欽承若天哉何之而以天所生物曲用非道暴殄哉自教不明人私其欲欲則何所不至乎於是著若經若史若律令教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教以齋戒神明其德教以不忍教以乍見教以遠庖廚多方引喻莫罄其不得已之心質言也而迂言視之危言也而支言解之凡此皆喪其天者耳物何有焉夫天實未嘗喪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何易也願止於分情範乎禮仁之方仁之術不覺悠然大年在世也余懷此久矣會見雲怡蔡公所刻仁壽一編自六經子史耳目覩紀斷章取句義類燦然總欲人奉為龜鑑以全我不忍之心心苟不忍壽世何極俾萬有智巧者無得遁說而為不仁夫是而天下壽矣

朱勉齋先生在疚記

先生名之馮字德止順天宛平人[illegible]乙丑進士仕至宣府巡撫殉國難謚忠節

余生二十從友人所見近溪羅子集於發憤為聖人之學時天啓辛酉也假讀經年又得文清薛子陽明王子書讀之稍稍知所向往但覺無同志夾輔為苦丁卯丁先子艱哀毀之餘勉勉無已乃雜念紛勝如春園之草處處萌動時時發生遣之愈來遏之愈涌千頭萬緒揮淚難言於是重自悔曰此生不學安得此苦不得已堅忍磨鍊者將二年己巳偃臥先子側苦從本體研窮至可離非道也一句乃嗒然而喪向之浮思雜念不知從何頓除雖欲起滅而亦不可得也喟然嘆曰良知其謂是乎因題曰天地人物只此一生又曰全體是箇仁大用是箇禮皆一時解語也自是隨時循習雖亦覺有安身立命之地然而虛景易混當幾粗心蹉跎悠忽者不覺數年己卯忽遭先慈慘變痛憤號慕刻不容生惟此良知愈親痛警徹骨於是向年虛悟者今獲一一實修又始知變化氣質之學矣日將身體力行者筆而存之以志不忘名曰在疚記

虛靈惟一而氣質萬殊堯舜之氣質便已不同而況蒸民乎

非洗心徹骨難返於虛

致虛之極乃實踐之極

或曰何謂本體曰但看日用飲食之則

隨時改過可幾日月至徹底改過可幾三月不違

自修之道遷善改過治人之道保民敷教皆必有事焉皆行所無事

人不求名偏能享福想天道如是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學是取譬之方爲政是絜矩之道

誠原無息是常行行無所事是常止常行常止動靜無端

上下四表往古來今只此一心心之理謂何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氣稟所拘人欲所蔽非實實體認不能指出蓋人即見得物欲或不能見得氣稟也

天地人物皆從生生中來孝則生生之神脉也

人之思慮萬端未可計數而盡也而能思能慮者一而已矣是謂何思何慮

氣不能粹然常清如天地不能有治無亂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清明如神氣雖化而神常存

執聰明才力以爲已有與執聲色貨利以爲己私者雖所執不同而爲執一也

事皆就理物各得所方是齊治均平之手然格物理者格人情格人情者格己情故絜矩之道爲要也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身之好惡不欺斯天下之好惡皆慊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知好惡之不可作益知好惡之不可欺

無可用力之謂命不假學慮之謂性必能自主之謂心

敬乃恭之主於心者恭乃敬之形諸身者故敬也者學之所以徹始終恭也者學之所以合內外

心主動靜者也氣隨動靜者也氣常清則心可不動心不踰矩則氣雖動而常止

馬素修先生書牘摘

先生名世奇字君常南直無錫人崇禎戊辰進士仕至翰林侍講殉甲申之難謚文忠

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令自立太極弗爲陰陽所役

宇宙中天地生氣而已矣向其所生者順之悖其所生者逆之順其氣則氣應之

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於是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

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

有志之士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爲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

丈夫處世即皆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夫人處濃釅之地就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寶藏而不自知也可奈何

吾人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弗顧人所以待我久之當不膠漆而固

學者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功煩惱或遇佳境貪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慮遺業此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於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

陳幾亭先生隨時問學

先生名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仕止禮部主事國變時不食而死

天是人之合總處人是天之分散處我又分散中之一也人雖分散却括得天之統體我雖一人却括得衆人之統體所以我直是天合天只自慊自慊便合天

一言學問即當使身心實有受用一言經濟即當使世界實有受用餘者都不是使身心長無事身心之受用也使世界長無事世界之受用也餘者都不是如何能使身心無一事每事不苟且然後可如何能使世界無一事每事不忽畧然後可不然又不是

知爾章是問經世夫子所與乃在性分上舍性分無以經世也安懷章問志原爲學問夫子自言又在世界上舍世界別

無學問也

朱子言一旦豁然貫通想其生平嘗經此段光景過來弟不欲向人說破耳大抵聖人不必有此一番不過由乎正路自造精微下學上達初無兩層學者決須有此一番若未見此段光景止是下學

靜觀未發是體認萬物一體之工夫也親親仁民愛物是萬物一體之次第也舉錯分別而卒以兼成是萬物一體之功用也

時時處處是講學不過就事論事提醒人心使之爲善不爲惡而已善惡如何不過使人不害人而已倘未能脫盡自利之見何以提醒衆人

古人無書可讀自能深造漸入聖域今學者若不讀書直無長進之理此何以故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攙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褊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喜一時併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此是讀書最益人處

言行是經綸天下之樞機慎言敏行本足以畢爲人之事聖賢又說不覩不聞說無聲無臭說覺說著察此是爲何正爲言行之本在此若只就言行用功則不言不行時慎敏在何處即言言而慎之事事而敏之補綴煩勞斷難得十全無誤是無本之學也惟觀於未發所謂無聲無臭所謂不覩不聞所謂覺所謂著察都在此時此時得養則動時自然中節言

行自盡善矣此方是須臾不離工夫方是有本學問

道理平平常常現現成成只被嗜慾意見隔斷所以理會不來體貼不出聖人從來不萌嗜慾不起意見浹洽純熟不勉不思自然不差所謂中與得只是不差耳其所得與所中亦只現成平常之理若謂道理實高奇玄妙而聖人以聰明之極獨能中之得之豈其然哉吾人日用間坦懷應物亦有自然不差處此便是一事之不勉而中一義之不思而得聖人則事事義義如此而已

陽明先生自謂吾乃心學非禪學其居心學者致良知也其不居禪學者不遺人倫不捐事物也夫所謂致良知者不過明明德之別名堯典言峻德言峻恐未見虛靈之即爲德夫子易峻以明使曉然知此德不過吾心之知覺也其功則言

致知知即明德致即明之不言良良可知矣孟子以不慮爲良知而未及於致陽明就致知之中補一良字於良知之上加一致字融孔孟之意而爲言非創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也

陽明之學最重德行全本人倫彼惡世學之襲取於外故專反事於内乃以求自慊之意輕見聞非反以口舌見解蔑躬行也

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是多卻推駁象山一番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卻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該誠

致行起念必同

不知學者論學每曰博極羣書使中無所主祇玩物喪志而已不知好學者論好學每曰手不釋卷此亦祇是閒不過捨放簡冊此心別無寄頓耳

爲學而多聞多見自不可已然而曰道在是矣則失之因以自負焉則又失之

小人以濟其私則爲詭譎君子以成其事則爲權宜聖人物來而順應則爲神化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克之君子有二惡嫉人所欲惡也形人所不能惡也能若已有之不能則舍之

金正希先生喜怒哀樂說

先生名聲字正希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自請効力行間奉命參佐軍務改御史後起義被戕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由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強奪也所喜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存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之具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於其未發也則謂之中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

性之接物猶矢之赴的故曰發今夫觸之而即動引之而即往者其機淺其力輕也人之易喜易怒易哀易樂者使人望之而即見喜見怒見哀見樂焉惟有道者不然千鈞之弩不

爲鼷鼠發機是故奉天之喜怒哀樂而不爲小物見意所謂淵淵其淵也

聖人奉若天命則自天而下皆其所包舉而無遺者也故其未發也爲天下藏而其發也亦爲天下動喜樂即與天下同春矣哀樂即與天下同秋矣其盡己之性即所以盡人之性而無物無我相與共暢於天地之間也豈以自便其私自適其事而已哉

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爲生殺次之爲予奪又其下者爲遷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有[illegible]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

朱震青先生觀論

先生名天麟字游初蘇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由推官入翰林仕至大學士

觀道　吾觀天高地下萬物始終盡有體虛徧虛充氣以道觀氣是氣皆道以氣觀道是道非氣維虛亦然　以百年觀道倏如彈指吾截去前之三萬六千日又劃斷後之數十億萬年而耑觀之一刻并截劃前刻之半及後刻之半而密觀之一分此一分中只爭息之呼與吸念之起與滅一吸翕爾陰閉一呼霅然陽開一起羣態絲紛一滅衆候隕落觀至此可以定息而游渾淪可以忘念而同今古

觀物　以物觀吾吾即是物以吾觀物物皆是吾吾有無物之物有有物之物當有有物之物即有無物之物吾與物皆能觀之而不能見之人既兼有乎物矣則人與物並爲有物

之物乃不欲與物並消息於天地間殆必爲異物可耳豈知吾之息固物消亦物而輒悲喜焉妄矣試觀吾何自與物並息又何緣與物並消息者自息吾則何息消者自消吾則何消此吾無物之物原表裏乎有物之物吾有物之物實出沒於無物之物吾能觀之而物不能見之

觀事　事有隆者厚者比蛛蝥之網觸而易破有耀者赫者若牆藩之電閃而倏忽吾宅隆以下負厚以施韜耀以晦用赫以濟不貪一事而事皆集之故惟無欲者能有事亦惟無欲者能無事但曰約事曰戒事是收電光於寒雲綈蛛羅於霧靄也亦安在久而弗礙　嘗觀事於水狂奔東去大江不以水爲東狂觀事於風疾薄西來叢林不以風爲西疾吾則驚之怯之者非水狂非風疾吾心自狂疾耳試攜孩者衝風濟水不知狂不知疾則孩心一如大江叢林也吾心亦無狂疾是故福事不徼禍事不避惡事不踐善事不跂暗事不嘗明事不執無思而思無爲而爲不以一事礙不以萬事撓吾可爲大江任洪流接嗥而來吾可爲叢林聽迅商飛礫而過快哉事也

觀用　人知用心不知用形知用形不知用氣知用已不知用物知用物不知用天以吾肖形用之爲耳觀爲尸坐爲日作爲思則塊然者活焉一以心役之形斯魅矣然擾心不可用止心亦不可用濁心不可用清心亦不可用擾與濁魅也止與清爽也昏魅靈爽形原無此心用則現吾單用形而不用心魅爽退矣俾吾心常如睛如舌如手如足如爪髮毫毛則用忘其用用忘其用則吾形與心如斗運天上春行物中

有純氣貫乎其間人知之乎　吾有大用天地欲用而不可官有小用箕箒頻呼而不可奴有微用鬼神受命而不可測有顯用帝王歸宗而不可降有暫用一息雷動而不可禦有常用萬古烟消而不可歇無以小用害大用無以大用棄小用無以顯用滯微用無以微用距顯用無以暫用隔常用無以常用廢暫用

陳大士先生答蔡雲怡師書

先生名際泰號方城江西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仕至行人司行人

泰平日處心行己在中人上下之間耻於自見其私與自見其公然率任而已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一事一念有怍於心輒咄咄呼名自唱妻子習其如此知其是又爲何事而發都知其不偶然然而隨之又復爾悔與錯往往相乘而不已此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之故也然亦時無導師世所稱講學者迂淺無當未有以服其心爾屬有大幸恭遇師臺得從事於皐比之末伏承老師悲憫深重接引殷勤原不肖受病之由以謂率任不得因循又不得欲不肖立地猛迅死中求生不肖集老師前後手書時復觀省通身汗下至一年二年猶然故吾遂有矛頭淅米劍頭炊之意此身都無可以

安置之處欲倍師不可欲即從事於老師之教又不能此真求死不可得也不肖不學道誰復禁之但一念有欺不如不學蓋不學道亦不至於作賊以甚得罪於聖賢而一念有欺反若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或至大負慚於衾影不肖非敢郤肩誠審之又審終不欲如世儒之悠悠碌碌也恭惟老師之踐履淬之無暇而其所爲宗旨撲之不破其道豈復世儒之所有而不肖又安足以知之也哉夫尼父之於顏曾二子意豈有所不盡顧卓爾一貫之詣不先以示人而使之從事於文禮忠恕蓋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久之有可深求之實遂一旦豁然而有所窺此其至焉而有所得其得既與空悟浮臆者有厚薄安危之分即不至焉退亦有以自處此孔孟之道所以爲兩登之計也今吾師宗旨即復如是徹上徹下觀師諸書具見之矣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則自回而外其不能遽通孔子之言蓋亦多矣不肖資乏庚幾鄙滯難除知老師不以小小異同忘其助我之義也不肖壁中別無閑字祇將老師最後一書粘置之時時觸目警心竊附書紳之義亦借是以鼓同志或有興起者未必非斯道之一幸也

揭萬菴先生論摘

先生名重熙字萬年江西臨川人崇禎丙子丁丑鄉會俱以五經中式官至大學士督師被俘不屈死

聖人之心冒乎天下之外而入天下之中開乎天下之先而持天下之後故天下不生於一人之聰無不牖明無不燭智無不悉力無不舉而偏於聰明智力欲然不足之處爲天下之所共遊此聖人之心所以不窮於天下也

動靜之道互爲其根者也不靜則不動不動則不靜靜生動動生靜握動靜之中以修其身聖賢之學也偏於靜者釋老之學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赤子之知愛知敬是也不失其心則笑啼舞蹈無非靜稍失其心雖極之立如尸坐而齋適非靜也

任天下之重須立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本何弗欺是也

學之必本於忠孝猶寒之於衣飢之於食死生之於性命肫乎其莫可窺油乎其莫可强百折而不可回萬變而不可易故不忠不孝者不可謂之學

智猶水也不用則日腐勇猶火也不揚則日爐水之所以行乎不測浴乎不窮者由盈科而放之也火之所以威而莫適熾而莫撲者由熒燧而縱之也故國家所以獲智勇之用者非驟而取之也積之有素而天下之智勇以出

天下有截然不易之形必有翕然流通之氣以行乎形之間而致其各盡如易以乾下坤上爲泰世豈有是形哉特言其氣則乾能上下而坤能下上也氣流而不塞而清寧奠於兩間驗之人事其截然不易者分也其翕然流通者情也詎可守不易之分而無流通之情也哉

黄陶菴先生劄記

先生名淳耀字蘊生蘇之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未仕里居兵至與弟淵耀同自縊死

與一物較者其人小甚矣

釋褐時寄弟淵耀書曰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先上人皆嘖嘖稱羨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

又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蹈白刃吾自信無慊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脚處不徒然而已

爲德於人而必欲使其人知之必欲施之常所受德之人皆

淺之爲丈夫耳

昔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若只思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爲者漫不檢點則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

吾輩所遭豈能事事如意要以能耐爲主

臨終題壁曰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

婁子柔先生答問性

先生名堅蘇之嘉定人明經不仕遊震川先生之門經其指授故學者推為大師與李流芳唐時升程嘉燧稱嘉定四先生

予既倡為之說曰告子之言生之謂性孟子蓋未嘗置辨也特謂生不同則性亦不同非若白同而均謂之白耳物生有心動而必之乎欲人生有心動而必止乎理此人物之性之辨也人之未純乎理者有以蔽之非其初也故曰性善也或曰予言則已辨矣孔子之言相近也其謂之何予乃復以告子之說應焉夫飢而求食寒而求衣性也人固有食必列鼎者矣乃或以一簞告飽人固有衣必重裘者矣乃或以挾纊為溫不無小殊故曰相近或曰然則烏在性之善乎曰夫物類攫拏而食牝牡之合每不知有父子矣人然乎哉人之入於禽獸者世多有之然不足以累性也此非予私言也雖孟子固以耳目口鼻之欲歸之性矣以命自制則入自賢門不知命而浸淫焉以牿其性則入自禽門宋儒之宗孟子好為深渺之談而未究其實徒令孟子自相矛盾耳予故合而論之使性善與相近之說略無異同彼以食色為非性者無論未足屈告子也獨不思反與孟子戾乎其於論性也舛矣

陶別峯先生讀證人要旨

先生名奭守圭稱蘇之崑山人明諸生負高才數奇不遇師事蔡忠襄以昌明聖學為任見忠襄殉節慨然有捐軀之志尋金陵失守崑山城破乃拜辭宗廟自縊而卒

蕺山劉先生立證人社著有證人要旨開口說證其所以為人者證其所以為心也人生蹐地啼笑飲食以至讀書識字達而居官窮而在下折旋俯仰之間日用應酬之際昭昭靈靈何者非心必待要證只緣人尚未識心妄自攀緣流轉卑者役役聲色貨利畢世不得休息高明之士又為名譽所羈文章所縛淵妙見解道德聲華往往沉溺其中而不知返由前言之是把情欲為心由後言之又以意見為心情欲固至喪身意見亦足害道天下紛紜多事而不能返於寧謐者皆失心之人為之也夫身之有心如國之有王國王有道則百官職司無為端拱而庶事康心王得所則百體從令淵默雷聲而衆理備易云得其一萬事畢此得心之說也英靈傑士千古只有兩箇好樣子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真可一聞千悟通體擔承如其未能則在力行勉強然而南轅北轍只在出門第一步從學慮入手者到底只是泥裏洗土塊所謂行仁義是也從不學不慮入手者便是無聲無臭根基所謂由仁義行是也諸君子聞言之下眼目動定俛首沉吟這就是學慮了如何是不學不慮須諸君子自證始得

陳興霸先生蓄道待物論

先生名孝咸別號壺山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仲子也明諸生就義從戎死於海外

天之生人一而物萬萬不足侈一不名約以約總侈以侈事約是存乎物者物而物乎物者人物乎物者人而道乎物者聖人聖人猶夫人耳而聖人能待物之來而不窘於所辨又能待物之求而不躓於所給其故何也無何也聖人之智博而力多也夫等有我之形則等有我之神等有我之神則等有我之才與用而聖人何以獨殊其故又何也無何也日相積而為歳歳相積而為世世相積而為智智相積而為書前乎我者為我之藉後乎我者我為其藉故人無千秋萬古之壽而有千秋萬古之識人無九州萬國之耳與目而有九州萬國之知聖人不前乎人之生而以所聞接之不後乎人之

生而以所見接之則以所待有主而可以制也然竊有疑於是夫待聞見以為資苟無聞見而自窘將博聞多見焉而適以自累矣且聖人以博聞多見為聖博聞多見何足以聖聖也聖不世有而博聞多見者世不乏皆能以其聞見極形有之故而以其博多益內無之靈然而不足以幾乎聖且或以戾乎聖嗟夫此其故難言之矣聖人之所蓄者世之不知也世之所知者聖人博聞多見也世人所求者在物聖人所求者亦在物世人所求者在物於物聖人所求者在物於道物於道則可以待物物於物則不足以至道故執迹之末不化而無一之本不通也然則終歸於蓄道之為貴耳然非聖人烏足以語此

正修録目次

石州　于　準　萊公纂

後帙

石州于　準萊公纂

孫夏峰先生歲寒答問

先生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萬曆庚子舉人屢徵不起隱於夏峰世尊爲夏峰先生年九十二卒

問學庸語孟以何爲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明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也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葆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在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夸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此異以証其同合智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方見冶鑄之手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嘆

鄒子東廓嘗語同志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此語原道得盡千聖萬賢眞切做功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

嘗謂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証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子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於此日用飲食而無慙便可以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

子夏子張同是聖門高第一言可與不可拒一言尊嘉矜容

蓋二賢各得聖人之一體一是學毋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汎愛衆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

陷於習俗溺於聞見倀倀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挈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領良知即天理致即體貼之功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眞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善乎明道之言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此段心腸此段言語稍有偏見勝心者便不肯說此使非大賢處

聖人之言極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領會

孫夏峰先生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

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烏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耳

孫夏峰先生知統說

丙午冬石生先生以聖學知統錄一書相質由堯舜而上遡之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遞及之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合見知聞知共二十六人簡當嚴確不遺不濫予極服其識定而力專也孔子集諸聖之大成孔子以前無容議矣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朱子以前亦無容議矣先儒謂許平仲其今之朱紫陽乎邇又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一燈相續則許薛固紫陽之嫡子嫡孫也先生欲永斷異說之紛紛意在斯乎夫識不定則眩於多方力

不專則惑於他岐孟子所以不安於游夏諸賢夸惠諸聖而獨願學孔子也夫學孔者及門有顏曾嫡孫有子思尊聞行知毫不敢違若孟子則離合而與之相究易所謂君子以同而異孔子之道所以得孟子而大光周程張朱師友源淵亦猶之乎顏曾之於孔子也有象山者出而効諍言於紫陽亦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有相成而非相悖異同紛紜之見曲儒淺學佐成之非朱陸意也薛方山謂朱子孔子教人之法陸子孟子教人之法其引人於道則一耳孟子序列見知聞知之統聞者一人而見者必兩人兩人則見不偏而聞者始得其全有朱正不可無陸有薛豈容無王薛與王作用微異其揆一也朱之聞道在晚年王得力亦在龍場之後人望先生爲文清子望先生兼爲文成由文清文成而朱陸而周程

而顏曾思孟或一體或具體總合併於孔子之身猶四時各一其令合之而成歲功各有本色各不相襲春行冬令秋行夏令則與天行相違豈理也哉天以純粹至善之理畀之於人謂之命人得之則爲性天以此理命之我與其命千古以上之聖人同也即更生千載以下之聖人其所以命之者亦與今日之命於我者同也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或得之於生安或得之於學利或得之於困勉皆以天爲準而不敢或違違而去之則庶民矣先生固曰許薛之外其餘未定之論俟諸後之君子予輯理學宗傳十一子外尚有百三十餘人較先生知統錄可謂濫矣然予猶恐其遺也先生知統錄救化也予之宗傳考川流也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聖學與天道一而已矣聖學不外良知天道總一易知見知者見此聞知者聞此此所謂知統也先生若無若虛合符顏子好問好察直追大舜故敢不避狂愚廣之而爲之說

孫夏峰先生格物說

格物致知爲聖學全功故聖經一章歸本於此此處不明而能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者未之有也先生之言曰天地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六經皆格物孟子七篇便可作大學注疏然則天下古今止有此一物千聖萬賢止有此一格本無同異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愚請得而申之朱子當日之意以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故陽明云窮至事物之理其用功之要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在一理字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故於五百年後效一諍論曰格

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此於朱子之說亦兩相成而非兩相背後儒未解其理之一而徒執其辭之殊遂爾戈矛竊思朱子所竊取者程子之意也程子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又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斯言也正博約合一之功豈徇外誇多與世之博物洽聞者同耶朱子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總不外乎知之明處之當兩言而已矣未有知之不明而處之能當者也亦未有處之不當而可謂知之能明者也紫陽窮理說得渾成陽

明正物說得直截總謂有物必有則窮理窮其所謂則也正物正其所謂則也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是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乎治修齊誠正以爲格朱子恐後人不守格物之說而事幽渺恍惚之論旣補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陽明恐學者以紫陽格物爲偏於知故謂致知在實事上格又曰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道爲天下公共之道學爲天下公共之學紫陽與陽明其實何嘗相背百餘年聚訟訟愈多而旨愈晦矣後儒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以爲格物如是此豈當日學問咎在枝上生枝竟成岐路故道之不明也不在無言而在有言不在寡言而在多言非敢爲兩家調停道理固自如此因爲之說告我同人

辛天齋先生養心錄

先生名全字復元山西澤州人萬曆時明經崇禎間保舉知府未任卒學者私謚文敬先生

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衣食作止皆有恰當好處體認明白即格物之切要處也

觀鳶飛魚躍知此理無物不有觀逝者如斯知此理無時不然鳶魚之飛躍亦時也逝者之水亦物也悟得此理眞有手舞足蹈之樂

省察如候脉克治如用藥心學一醫道也省察如審虛實克治如决勝負心學一兵法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安能取吾心之陰而盡去之又安能取世道之陰而盡去之一斡旋焉則陰其爲吾心之沉潛乎陰其爲世道之恬靜乎然則陰不可抑歟曰斡旋者抑之也

抑之則陰亦善矣所以爲沉潛爲恬靜也

立志要首出庶物涉世要處以下人不首出庶物是鄉愿不處以下人是小人而無忌憚

毋意意字與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爲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上辨別只在情與才末流上辨別何有了期

鄒爾叙先生臆測

先生名銓字爾叙福建莆田人由明經仕爲芝城學博

聖賢所學全是理會心性認得心性眞自要優游涵泳任是穿衣喫飯觀花聽鳥都會着這箇方是時習不時習不足以爲學也

凡人第一念初動本體炯炯不爽分毫若轉第一念參入識想連初念都自瞞了所以誠意君子要從此動靜關頭下手於獨知之體挑撥得瑩徹不昧自然有好有惡都從第一念靈靈即所謂毋自欺也

性體動則易失故須於靜時下手此是聖賢第一着功夫

滿世界都是善的世界聖人全體太虛了無障礙合着原初的善體自然與善爲一自然舍己自然從人若有意舍己已便不舍有意從人人便不從雖亦是爲善念頭卻未到與人同的地位

吾人本體靈覺一求即現將自己與堯舜合處了了分明豈不是有餘師

人字最妙不消說到聖賢只要如箇人便了

論聖人之本體見中有潛論聖人之作用潛中有見

凡人情極當處不必更言天理

聖人一言一動無非天理流布然又不是衆人所不能的初學逐事體認逐念葆守未嘗有外於一卻是從流覓源待到根宗既得應酬事物自都從一中流出來無待安排何處不貫

范竹溪先生養正唾餘

先生名弘嗣字耀昆山西洪洞人萬曆壬子副榜官止都察院經歷

莫看得六合大莫看得一腔小莫看得萬古遠莫看得一息近

世味中那有眞正品格那有眞正眼目莫畀了自己的品格莫昏了自己的眼目

剖析得理欲分明始可謂智克治得人欲淨盡始可謂勇念差不及覺只是欠一智字既覺不能除只是欠一勇字

不爲物欲誘方是眞聰明不爲物欲屈方是眞剛毅

掃除了汙濁邪念心自乾淨消磨了暴戾客氣心自和平

吾未到海外便想不出海外是何境界吾未睹怪人便想不出怪人是何狀貌吾讀孔孟書即想見鄒魯大儒的光景吾

誦堯舜典即想見唐虞大聖的氣象

看得聖人遠了聖人卻在綱常倫理上用工夫看得聖人近聖人卻在參天兩地上無虧欠

讀二論便見得孔子能做出堯舜動業讀七篇便見孟子能做出湯武事功

一敬放胸中雜念盡黜一禮放身邊雜動盡停

自家一箇心收拾不住自家一箇身澡刷不淨還說甚學問說甚道理

吾人行己惟靠羞惡在前當住若不羞不惡便無所不爲無所不至吾人着腳惟弗欺其心爲第一若屋漏不愧則何事不正大何處不光明

實筠峯先生語錄

先生名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爲諸生教授後學先德行而後文藝學者翕然宗之

道體渾淪磅礴在在呈露端倪但要人自識之

一本渾涵處處抽數微之緒心領會之自見

天地有不言之行生人亦有不言之行生嘗露之當境

汗莫抔飲樸畧中文章自在隅坐隨行繩尺內神情自調總是行其性之所安

道無間於纖細若纖細或遺便不足以見道之大

人心之元大之達於典則制度小之見於威儀言辭無時不告人以端倪却非有名象可覩

虛靈之內萬理之橐籥也惟隱微之藏蓄既深斯機緘之躍露必靈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合內外一形

神之道也

視聽言動一一洩露其性靈須是藏根既固斯所發所觸處皆當非厚自植立者豈易語此

世路甚坦馳驅優游有何不可若是脫輻必不能四達不悖矣

人當惕然思理之所以存便是行之所以通處

聖賢之道止是準乎情理之至當理中之行無容過疑情外之事安容過信

大造有籟必宣氣機有和必暢此不言所利而各給於物也

道在天下明者以識闢之强者以力勝之

荷蕢丈人沮溺輩聖人有所遇便與之言直視天下無地非促膝接語之快緣而彼不之知也

張待軒先生異端辨

先生名次仲字元岵浙江海寧人天啓辛酉舉人一生讀書好學著有易紀詩紀諸書年及耄始卒

異端之名何昉乎昉於孔聖攻乎異端之語當時雖有其名未嘗實指執者爲異端指實言之自宋儒始范氏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率天下無父無君尊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猶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朱子從之羣儒和之闢佛老者自附於距楊墨遂相傳以佛老爲異端云象山陸子則曰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蓋異與同對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或問如何是異端對曰先理會得同之一端凡與此不同者皆爲異端矣象山意中亦微以救晦翁支離之失而朱氏之門遂指陸氏爲

異端而分朱陸之學直斥陸氏之學爲釋學數百年後莫敢異其說至陽明先生闡致良知之學乃表章陸氏之非釋學也或亦有叩以異端者答曰與愚夫愚婦同者爲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爲異端嗣後羅近溪亦曰聖人本來只有一理千古聖賢只此一事端是端倪乃細微難辨處必有見於千里之謬起於毫釐者夫是之謂異端也袁了凡曰端緒也其緒一差其流甚大故攻之則害也管東溟曰端者念頭起處猶緣鍼中之頭緒異端不根於同然之性而別起一端凡名利食色之欲機械變詐之端皆是也葛屺瞻曰攻字當作攻擊之攻相背不過端倪微有不同猶未顯著若能潛消默化可泯於無迹若直加攻擊則因一異之端而相激相爭至於無所不異搆釁造謀害且立見矣紛紛其說卒莫解於佛老

之爲異端也程朱之說入人深矣愚按字書端之爲義非特曰正也直也而亦曰首也萌也緒也是猶繅繭抽絲而黼黻華縡自此昭明拆甲勾萌而春榮秋實由茲暢達故端倪端緒不可蒙於異端以壞道也若佛老者異教也初體固自同也教修乎道道率乎性即有異教寧有異道即有異道寧有異性乎如儒者曰盡性釋者曰見性易曰各正性命其有二性乎儒者曰致知釋者曰合覺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其有二知乎儒者曰求放心釋者曰空妄心大學曰先正其心其有二心乎其體固未始異也乃其教則異矣夫教之異豈惟釋與儒異即釋自與釋異儒亦與儒異因其分見而善誘之教亦何妨於異乎若夫端之有異始於微渺者也人所異於堯舜與異於夫婦一端而已矣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苟善念中而間以一念之利焉異端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其所爲端者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而已有事不可令夫婦知不可令夫婦能者異端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苟道念之純而乘以一念之離焉異端也君子終食無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苟一念不可必而或有違焉亦異端也夫一念萌動即能自覺即自休止即自寧壹甚易事耳倘令其從微至著雖攻治而克之其害亦不勝言矣此夫子教人以愼獨也欲泯諸其端也端倪不止則星星不滅至於燎原涓涓不息遂成江河亦猶之乎四端之擴充若火始然泉始達也故於四端充之則可於異端攻之則不可今夫人同是子也而或爲孝子或爲逆子同是臣也而或爲忠臣或爲賊臣凡茲類者咸讀聖賢書遵聖

賢教非若逃禪叩玄之人别有異教而道不同焉者也原其所以爲異者非道之異教之異而根乎其端之異也號爲儒者讀聖賢書遵聖賢教乃以性命之微言宜深自醒覺者不求諸已而諉諸他人不省諸意而尋諸形迹則舉聖人之心莫此爲甚原其始不過端之異耳攻之不已究且爲異類馴且爲異物而不辭也豈不大可惜哉

李嵩菴先生碧幢雜記

先生名模字子木號灌谿蘇之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仕至御史

大學言正心不言如何正只言所所立而心隱故曰不在言修身不言如何修只言辟辟起則心昏故曰莫知譬如明目有去翳藥無光明藥也

大學首提明德新民而歸結止云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菑害並至孟子七篇繼內聖外王之絕學而劈頭說苟爲後義先利不奪不饜遂劃開千古治亂之關末終之以道統道統即治統也

大學誠意章說誠中却把小人來極盡形容閑居爲不善是其誠也無所不至誠之至也多了揜其不善不誠矣而著其善更不誠矣畢竟誠處難瞞遂來肺肝之視故直接此謂誠

中形外以反照君子君子不慎獨則善亦不誠君子難得眞小人亦難得眞

四端應以惻隱貫之如惻隱既發自不忍有可羞可惡之事攘奪自不忍橫施黑白自不忍顚倒今人妄作亂動先自忍喪其良心而後戕賊徧加於人故章首只以不忍人之心爲提綱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可盡治心之法管子曰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多功謂之知用可盡居身之法莊子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可盡應世之法

草樹皆有根人獨無根所恃爲根者心耳草樹之根發乎仁而實非發乎仁也仁之中間有微若朕兆者是爲根元其象一若仁已分而爲二有從莖蘖而兩兩綴於上者猶太極之分爲兩儀也人之心非腔非竅渾沌氏所未經鑿不可加以名狀管子曰心之中有心焉如言草木之本及仁而止言人之本及心而止而其不可言者乃爲天地人物之根

心一而已立心曰意二心曰念心之相曰想連續而成串曰患思曰正思維慮曰靜慮所以治心者賴是故從田如彗之除舊布新曰慧但觀字形則知其義矣

滿招損謙受益體此六字學道涉世盡此三才大道亦總乎此

猝遇難處之事且須撥開忙亂詳看全局把定頭尾便如剖堅韌之竹迎刃而解反得一快

士大夫多一分貨財即減一分品格

康節先生曰人有三惑謂老而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

惑閑而不清爲三惑老矣安得不歇眞歇爲難安矣胡不樂多憂爲累也閑矣胡不清多知爲患也余粘三惑之語於壁以資儆省

對人前忌諱語最易犯譏評語最易出論古則已陳譚今則無味直是無可開口處

遇境每以得已之心處之遇事每以不得已之心應之方可一視窮通平險而恬裕自如

無史官之權無月旦之望無端指斥前賢掀翻成案是何所迫而然

心爲身主卻一生被身役

沈大谷先生晝選遺言

先生名龑字去疑蘇之長洲人天啓丁卯解元崇禎辛未進士仕至福寧州知州晩年自號大谷居士

理學源頭活理學字面呆若將二字恃為把柄必且隨事窒礙無瀟灑之樂

文章政事何由比美古人必以廉頑起懦之風行其痌瘝一體之意中有實得見諸行事然後不負所學為時倚重

化功名為道德融才氣歸學問未有不先除名想者也

世道交喪惟有根本學問可以默用維持

經史之學正自難言經濟二字尤未易浪語非實見性命者輕談經濟政恐功未就而害已隨之

消息盈虛四字人人領受却人人不盡領解

先天之學有頓無漸微獨無漸亦無頓可言坤即乾之隱身

簡能即易知之實事是一是二恐無處著頓漸分別也

一念未生以前是無極而太極不動則無極將動未動之間是太極

天下事莫不有幾幾所轉未易端倪識者謹司之謹司之則不為他人所持而先著常在吾手此豪傑轉世一訣也

學不知尊聖則治不知尊王流俗失世敗壞四方之亂階實開於此

大抵淫溺人之耳目然後放侈人之心志因以潰決人之行事由來人品事業之壞未有不從耳目始者

一切事不須營營常於隨緣中觀知止之趣此終身受用一著

從來大擔荷人必本於知幾之哲

湯惕菴先生雜記

先生名來賀字佐平崇禎庚辰進士初仕揚州司李官至憲副

學者立志先端心術語云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庶可為君子凡導淫小說如情史豔史之類宜以毒蛇猛獸視之豈可觀覽以亂衷曲予嘗謂此種邪說其禍慘於強盜何也強盜刼人人知畏避而不敢近惟導淫小說則少年無識者反樂觀之沉酣漸漬以致情竇日開邪心日熾竟化為禽獸而不覺寧特費時失事云爾哉且強盜剽掠或僅刼人財耳財去猶可復來以小說導淫則刼去人心世風大壞不能復返矣予見好觀小說者窮居則多萌邪念必有害於身心得志則縱其奢淫必貽禍於風俗有志自立者一見導淫邪說宜即刻焚去以絕其萌芽斯為有勇耳

韓尚書諱邦奇者為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在後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輿中舉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才高一世而卑以自牧所以能建膚功也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扶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為也魏文靖以乙榜官至冢宰享年九十有八為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騶從為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咸寧雍公泰巡撫宣府撻叅將李傑爲憲府時過家訪舊同學王生已爲農矣道遇公直呼名約訪韋曲公敬諾至期冠帶俟生布衣氈毯背隻雞瓢酒至正席坐公事以兄禮與飯必跽受生不爲動能以禮待故人乃能約束悍將何則有誠心無私意也司馬温公罷相歸洛步行訪康節贈詩云宇内如今有丈夫予于雍公亦云雍公秖見齒德之可尊出自本心非謬爲恭敬也王生自覺年長秖見是舊時知交而忘其爲顯者率其本性非倨也士大夫居鄉以求友輔仁爲實學稍有貴倨俗情則正人不爲之友矣正人遠而諂佞親欲不爲小人豈可得乎

世言催科必不能緩緩則逋負必多然予見急之而愈難亦有緩之而反易者此其故何哉實心以恤民計其力而度其

時使民有餘力然後優游樂輸而不煩鞭朴也嘗聞徐仲光守澤州辛巳秋抵任有請開徵者仲光弗聽曰且俟春初及春又緩之曰民正艱食吾寧受叅罰何忍急之以厲吾民至麥秋始諭民徵課民喜曰新絲並出辦課無難矣於是耗羨畢革半載之課一月而輸足雖蒲鞭亦無所用之又聞梁平叔爲宣城令曰小民糧僅升合有賄差之費可以足正供有賂輕責之資亦可輸十之二吾與爾民約不差一役不用一刑凡輸納者不需如數即分錢亦收民皆稱便如是三年竟無逋負者予所聞如此則兒寬之課最古今豈有殊耶

吾邑胡南源爲常德司理三年擢泰安州守又三年歸里取泰山廟香貲三千金攜歸置田宅曾雲亭先生語先祖曰吾輩乃有此貪人乎見則必叱之一日會公所雲亭先生曰聞吾邑有廣田宅者南源面赤汗流浴背遂閉戶五載不敢出見人夫南源所取不過香貲非贓獄所致似亦可以取矣乃公議不容而已又知愧當年風俗盡如此其厚也天啓以後敗官還里者以官橐相誇詡視南源公何若也吁世道之升降於斯可觀而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亦於斯可見矣

昔賀爲廣陵推官遇兄弟及親戚構訟雖辨其曲直而不施刑不重擬者懼深其怨也惟是委曲勸諭動之天性感之以至情曉之以禍福必使其悔悟和息而後已初任稍嚴一載後全用勸化反覆開導弗敢憚煩雖爲刑官經月不笞一人或笑曰公當爲朝廷執法今僅爲和事老人何也賀曰古所執法豈在嚴刑凡辨冤理枉堅持不徇者皆是也和事老人不猶愈於酷吏乎

昔人有詩云當路莫栽荊棘樹他年掛破子孫衣此遠慮也宜邑譚襄敏公族頗微其鄰多巨族公少時或有欺侮之者不與較及爲大司馬膺贊倚威望冠當時乃待鄉鄰加厚其家有舉微時事言者公懼其修怨爲柱聯云積德若爲山九仞頭休虧一簣容人須學海十分滿尚納百川先祖嘗稱襄敏公和易敬謹而待人以誠故能得諸將心以建奇功辛丑冬賀過先生故里見鄉鄰敬其子孫且咸稱其厚德無間言噫使恃勢而修怨何難取快一時然怨毒日滋身後之危機未可測矣豈如以德感人令名不朽之爲勝乎斯善於貽謀者矣

李如石先生願讀約

先生名實號筏菴四川遂寧人崇禎癸未進士仕長洲知縣國變後隱居教授以終

願以三十年工夫去一矜字不願講文張字腹笥便便也

願從事於五經四子易知簡能不願探禹穴之奇傲人以所不知也

願識聖人之大意而會其要領不願如邢恕之一日三簡點張子之十年學恭而安也

願達古今之時宜而不膠乎其說不願聞橫渠之欲行井田不刑一人也

願讀得一寸行取一尺不願如馬謖之言過其實趙括之徒讀父書也

願提綜諸子百家之說而折其衷不願封隅自窄跡涔安陋也

願多觀於漢秦以上書簡古質樸不願見齊梁之文如剪綵爲花也

願得多註音釋之本不願見士大夫之批評圈點惑亂人心目也

願多得全本之文不願割裂删節之文有頭無尾之學也

鄭桐菴先生天說

先生名敷教字士敬蘇之長洲人崇禎庚午舉人

說者曰天吾不知其有焉否也夫仰目皆天而以有無疑天妄矣然欲以人之知知天而信其有則惑之甚者也天之有求於人而不得也猶人之有求於天而不得也人之求於天而不得者多福也天之求於人而不得者作善也然有作善而降之百祥有作善而降之百殃則是人以善副天之求而天不能以福彰人之善天不能以福彰人之善而又能以福勖人之不善於是爲善者懼而益思以爲天必有在而易觀者咄嗟喟歎以爲無天也儒者之言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其說不可易雖然天道萬古而人不盡百年今以百年之身執券於萬古而銖銖寸寸而度之輙疑其

不齊其何以見天下之生而一治一亂若循環往復耶故謂無天者不知天者也夫天也者囿於氣數之中而不能以自爲乘人之衰旺廢興而益加其勢者也善人而衰則益衰凶人而旺則益旺人所共怒不怒人所共憐不憐至於數窮理極人心漸忘其已事而後蒙冥祐受顯僇天始獲伸其命討焉然而遠者百年近者數十年氣之行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不久故有善人而顛沛以至死者矣人固不能無憾於天矣嗟乎氣之所囿天亦豈能無憾於人哉夫風雨露雷天所以教君子而惡人無知焉君子知天之棄惡人而親我也處於困阨之中終身惟知有天畏天樂天不怨天而已矣

有有道之天有無道之天人生其中又有人人之天有一人之天順有道之天易順無道之天難順無道之天於人人易

順無道之天於一人難今夫天豈有有道無道之異哉而天下之有道無道歸於天也天爲天下任過而不辭是故能播惡者在高位嗜殺人者居輔拂殺人不多則財不聚財不聚則官不顯財聚而官顯故鷹犬之才肆於方域天爲之浮其爪牙而搏其羽翮也是以思老成者曰天之方蹶顧明命者曰天作孽皆指斥不諱敢於言天也天豈果於毒君子而護小人乃言者不幸而中然則眞有無道之天乎非也天固有所恃矣夫生聖賢於天下無道之日以人人所具之三綱五常孤繫於一二人之身度其人必獨立不懼至死不變能以逆天者爲順天而天之逆之洊至而無所容而其人不敢然也即至於洊至而無所容而有一人焉以道自伸即不得謂之天下無道小人知其如此以爲必盡棄其三綱五常而後

可求多福有一言一事之同乎君子者以爲是速禍而致凶之道也故凶人之自信益力君子之處世益孤而天之恃君子也益堅是故久於其道之謂天忌居德而樂任怨之謂天君子之順天在於有道無道絕續存亡之界而天之恃君子不出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中無道者終歸之天下而天道固不已也謂有無道之天者非子輿氏之言也

魏貞菴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裔介字石生直隸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學士

帝王之道本於一敬觀禹之所祇承於帝者不過克艱一語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黎民之於變則知爲君之難者一言興邦誠千古不易之龜鑑矣

心之發露莫先於知而生民之知莫之能覺一朝提喚如寐者之忽醒不復在昏迷之中矣究竟聖人何嘗益之毫末哉亦令之覺其所固有者而已此精一之眞傳也

古之聖人非必好爲瑰意琦行以異於衆也其發慮制行凡以求心之所安而已矣其非心之所不安則斷斷然持之以此始者亦以此終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也一國譽之而不加勸天下譽之而不加勸也

儒者之學患在訓詁繁多而不知性命之原又患在詞說講誦而不知經濟之大

後世學者亦習於格物窮理之說主敬修身之言然於大本之卓然者未能有見則沉潛淵默之中既失所以自養而浮游怠惰之氣遂無所以勝之所以遇物而爲物所乘處事而爲事所紛發而不能中節舛錯叢脞其端皆起於此

士者世之所恃也其心正足以救世之邪其品眞足以矯世之僞其識遠足以破世之迷其力鉅足以維世之衰風波震撼而不驚飢寒困窮而不悔若是者雖里巷小人姍笑之而天下豪傑聞風嚮慕之風俗不至靡壞忠孝不至傾頹天理人心不至泯滅此世之所恃以爲命也否則陳說理道訓釋義類雖書窮二酉五車文擅雕龍繡虎奚足貴焉

魏環溪先生聖人家門喻

先生名象樞字環溪山西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司寇卒諡果敏

聖人門

門閫正路三條

中行中路　狂左路　狷右路

門閫内外二界

喻義閫内　喻利閫外

門内戒規三節

少在色始戒　壯在鬭中戒　老在得終戒

門内畏箴三則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

門内賞罰二則

懷德賞　懷刑罰

門内才品四種

剛　毅　木　訥

門内取士四科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門内課士三等

行己有恥不辱君命一等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二等

言必信行必果三等

門内黜士三等

患得患失之鄙夫下等　無忌憚之小人又下等

德之賊最下等

叩門三法

憤心叩法　悱口叩法　反三隅力叩法

入門一步

致知格物

聖人家

家之基址

孝基　弟址

門戶堂室

有恒門　善人戶　君子堂　聖人室

護家四壁

文　行　忠　信

向上三階

知之下層　好之中層　樂之上層

自外達内四程

共學　適道　立　權

自内達外四程

知及　仁守　莊涖　禮動

傳家四法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成家四事

憤忘食　樂忘憂　誨不倦　學不厭

魏環溪先生庸言

大學明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賢易色一節大人完赤子之心此二節即聖域賢關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於盡倫非謂盡倫便可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莫大於求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聖門致知眞訣言忠信行篤敬是聖門力行眞訣

孔子意必固我說箇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動說箇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伐怨欲說箇不行是勉强而行之仁人心也有何遠近剛毅木訥氣質近也力行者工夫近也有其氣質有其工夫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聖賢之言理一分殊會而通之皆可逢原讀三愆而知知言之學也讀三戒而知養氣之學也讀三畏而知誠意之學也讀九思而知正心之學也讀三變而知修身之學也讀三復而知齊家之學也讀三重而知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善讀書者可於此七章知致知格物之學矣

求誠以聖人爲法求聖以赤子爲法

貪者忌廉未有廉而忌廉者也詐者疑誠未有誠而疑誠者也昧者訾明未有明而訾明者也奸者毁賢未有賢而毁賢者也

曹厚菴先生大儒要語序

先生名本榮字木欣湖廣黃岡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侍讀學士

六經之言小學大學之教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然非有大疑深懼卓然知爲生身立命之原未有能學者也蓋人自有生以後知日以誘道日以迷利欲如錦覆阱意見如采涂絲繳繞糾互至於淪胥而莫知止遑暇學乎夫茍大疑深懼則安丁不從事於學茍卓然知爲生身立命之原則其爲學之方正自不遠也蓋嘗論之人者天地之心也心者萬事之主也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易曰洗心何其若同符契與蓋以存則人去則禽修之吉悖之凶實有是理實有是事實有是功用然則克己愼獨以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又烏可已本榮賦性蠢愚幸生儒家先人嘗手授性理傳習錄諸書總角與聞壯年猶故實自愧已每取先儒格言日諷詠之竊以程子先識仁以誠敬存之之說眞有以接孔孟之傳嗣是朱子之居敬窮理是擇善固執之旨也陸子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是不學不慮之宗也雖其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要皆道本於心後先合轍因取其要者彙爲一書期以洗滌心源涵泳義理庶幾惕然朝夕而與聞人爲貫之說而斟酌裒集亦間有微意存焉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中此則提要之大略也若夫力行不在多言入德存乎爲己則要之中又有要焉者是尤在深思而自得之

湯潛菴先生語錄

先生名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工部尚書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吾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是教人下手做工夫最親切處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

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諸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

果中有核曰仁仁具生生不已之妙故仁全而天地人之道歸焉矣

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爲禪近溪蚤歲於釋典丹經無不探討

晚年語錄只講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伯愚嘗私閱中峯廣錄近溪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愼勿觀此禪宗之說最令人躱閃一入其中如落陷穽更能轉出頭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所號爲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沉溺詖淫者可不知所戒哉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眞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是頓因於漸也古人由悞而悔由悔而悟眞實用功一日憬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誤亦有益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竟成一鄉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惟中庸故難能惟難能故入其中愈尋味愈樂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即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道良知便是善致良知便是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該在內故說智也該四端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呆守一敬字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要闢陽明除非敢闢孟子

學者有自立之志當拔出流俗不可泛泛與世浮沉破除流

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此便是豪傑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箇便不濟事

聖人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思而無思爲而無爲是之謂聖學

無欲二字是一了百了工夫然須從寡欲入手

治心妙方無過一澹種種受用都在澹中討出來

偌大世界全賴三綱五常爲之撐柱除三綱五常外別無道理不從三綱五常上整頓別無治法

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復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眞主腦

聖賢極平常語若不曾在人情物上做過工夫便信不及

湯潛菴先生答陸稼書書

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自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矣近年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闢邪之

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昭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夫陽明果爲楊墨與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不傳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不亦有自重也已台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

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理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氣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即程朱之徒彼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畀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某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王邁人先生理學辨

先生名庭字言遠浙江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布政使

孟子願學孔子然其言語氣象頗不相似儒門又以爲得孔子之傳何歟若以爲功在闢楊墨也則孔子先不闢老氏矣以爲稱說仁義也則荀卿亦言仁義矣要知聖人之所傳只是傳心其承子思率性之旨而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見天之所與我者有此大體之心到處指出一本心來何等眞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等直捷不然則後世訓詁之陋識緯之雜括帖之俗所汩沒大道者多矣孟子之後久不得其傳有由也

明道言與其非外而是內不如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又云識得此理只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又云學者須要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禮義智信皆仁也可謂見道分明下語圓足非諸家所及

上蔡謝氏云聞見之知非眞知也如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若所云知之非難不過聞見之知耳眞知直是見道所謂心得正從躬行來知字內有行在

和靖尹氏云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朱子云尹氏主一功多窮理功少所云窮理之功大都在冊子上耳

定夫游氏問上蔡云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上蔡曰實在上做工夫來此放下二字近禪朱子所譏於游楊正以此然不放下求操存未免都爲執著悞

呂與叔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以識仁且不須防檢窮索因作克己銘有八荒我闥天下歸仁語此意惜伊川不知

羅仲素令門人靜坐看未發以前氣象曰此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工夫周子無欲故靜亦是這工夫李愿中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明道以下師承之有緒也體認天理四字剏於明道所云天理是渾然無欲之仁體與窮索事物之理不同

象山教人惟自得其本心最簡便得力又云論語中都有沒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守之不知所及守者何事時習之所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此說頗近禪後人因有將此等之字作禪家所云這箇看者儒家只作所學所及所守的道理看耳

朱子問仁字之義周子言愛程子言公謝氏言覺程子又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爲仁又曰或謂訓愛訓覺者皆非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以爲言仁最切其說安在東萊荅云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若專以愛與覺爲仁則不識仁之體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爲性特言仁屬乎性爾細看東萊此荅極爲得理其以覺爲端此覺字原不似禪家了悟之覺不過此呼之靈觸之動運動知覺之覺而已所以謂之端尚未是全體也心胡以爲仁體蓋此說心乃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此心乃虛靈之本然也其言仁屬乎性屬字最妙蓋言仁固性中所具不可即以性當仁東萊此辨可以釋不識性之譏矣

朱子言自家主道問學象山主尊德性細看象山之書不曾說及德性只全學孟子說人之本心耳然言心必兼言理每

曰此心此理和子壽詩說不磨心必言積到崇成全不是虛與頓之說至無極之辨以無極字爲老子之言平生常闢佛禪學二字加在他身上不得朱子以之爲禪者何故大抵象山不言問學只要人究到本心上與叅禪家不講經論只一句子便要人見了本性其功大直捷有相似處耳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原是直捷不可以不支離而遂禪之也

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明道以教龜山楊氏龜山以傳仲素羅氏仲素以傳愿中李氏愿中豈不以傳朱子朱子一生專在學問上探討事物上用功若靜中體認大本容易近禪不肯深信龜山與游定夫語多有涉懸妙者朱子詆爲佛老之學於明道雖不敢詆之亦不心許至晚歲乃自悔言因

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又云於師傳有所未盡正謂此也

敬齋胡氏云屏絕思慮以爲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愼恐懼自無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此正是主敬工夫然主靜工夫未嘗不歸到敬學者入路或有不同耳陳白沙與敬齋同學於康齋吳氏白沙舍繁從約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大得主靜力明道以學者靜坐爲好學此意不可不知

世儒多譏陽明爲禪學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大都謂心之體即是性孟子說性善豈可說無善以爲性中有仁義禮知之理卽是有善不可言無也然善畢竟在心之用處若言心體心尚未萌善端亦未著明道所謂才說性便不是性此處如何著得善字所云無善只是當其爲性之時無善未爲差謬若全說性中無善則是禪矣予嘗作二譬別之儒家譬性如草木性其根也仁義禮智之善其花葉也根之生意具足原有花葉即性之具足衆理原有善也但方其爲根時花葉未曾發出不可喚根作花葉耳若禪家之譬只如明鏡性其鏡也善即鏡中所照之美好物件也鏡之虛空原無有美好物件美好物件與夫醜惡物件皆從外境來取照鏡體全無禪家以虛空爲性不惟無惡亦無善意如此也儒者亦有心如明鏡之說尚未及勘悉到此

陽明本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心之體乃性也世儒闢陽明無善之說最多然將性善二字說到無聲無臭與無善何異只立名不同耳

趙玉峯先生敬一錄

先生名士麟字玉峯雲南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仕至少冢宰

學者觀理心貴虛虛則無意見偏執之患論前賢心貴公公則無黨同伐異之失

當困極窮極時貴有確乎不可拔之操生平學力全在此時用

人一生若信得及止須治一件事不必逐事料理曰何事曰治心能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遇父而孝不可勝用矣遇君而忠不可勝用矣遇友而信不可勝用矣遇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不然好貨財私妻子焉能孝謀身家營利祿焉能忠昵朋比渝金石焉能信徇好惡恣貪求焉能仁

有友人衆中論學謂學須希天一士從旁謂曰諸公且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恥有爲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

學者口中談的道理須與身子上行的事打箇對同若不對同則與平時窗下之誦讀他日場中之文辭皆是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

人揣摩聖人必別有一種高妙的學問別有一段神奇的天才別有一樣不傳的秘訣不知常人終日醉聖人止是箇醒耳常人終日昏聖人止是箇覺耳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聖人知覺了便誠而無僞久而不息此外再別無長處

問求仁之學論語言之學庸孟子不言何也曰大學明德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非仁而何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求放心非求仁而何

聖賢言語皆至德要道所存恐其日久忘了故筆之於書以教後人吾輩讀書不可以書視書如讀孔子之言即如對孔子說話讀孟子之言即如對孟子說話求其說而不得則當反之於心既得則當見之於行若止徒念過記得便是釋子誦法華經

人之所以不得爲聖人者只是於夫婦知能之外又增了許多知能故愈知愈能而愈遠耳學者做工夫但能將後來所增者銷得盡便是聖人

學問不拘從那路入做到極處即便是仁

有友自謙謂識見未到故於義理多所未明曰吾友不是識見未到故多所未明恐是因識見太到故有所未明耳友大豁然

細細尋求盡是葛藤聲色貨利耳目口體種種作業此皆習氣深重自纏自縛非有眞志眞功安能一了百了

心中無一物故能體萬物若著在一物則始也蔽於物終即役於物矣神能妙萬物故能宰萬物若滯於物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矣

耿逸菴先生太極圖疏義

先生名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仕至侍講學士

太極之義昬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而表章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原頭聖教統宗理學眞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旣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時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木火金水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

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亘古此天地亘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酬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至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凡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所以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絫之也細觀此圖上純白的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即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墨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已私此處須著功夫如何著功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喫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

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功夫處矣

耿逸菴先生自課語

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着之地則物便抑鬱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徹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

天地惟其至虛故能容得許多萬物聖心惟其至虛故能容得許多道理令挾自足之心負矜大之氣而欲其進德難已此道只在日用高明者見得容易又恐踐履處少醇謹者守

得牢固又恐克拓不開高明而加之以沉潛篤實而襄之以
弘大吾無憾焉耳

天地有闔闢吾心亦有闔闢只是一箇天理靜時要收入來存其心養其性也動時要推出去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也不收入則無體不推出則無用一體一用天地吾心皆是如是

子夏篤信聖人在聖人身上求聖人曾子反求諸己在自己心上求聖人故卒能唯一貫而傳斯道

天地除却生物之外更無一事可做天以此理賦之於人即以生物之責寄之我不能盡其性即不能盡人性盡物性便於天地生我之意有虧

吾人靜時存天理遇事來正要在那事上見理若靜時說存

有天理做事時却沒天理雖終日講天理總是自欺

人之一身當使可貴亦可賤可富亦可貧方好

學者用功純熟觸處見得吾心天理如和風甘雨潤澤滋養萬物這便是天地生物之仁須理會吾此心之仁與之相似否烈日清霜收斂結聚萬物這便是天地成物之義須理會吾此心之義與之相似否如此則人之活潑潑地皆性命流行矣

因看嵩山曰試看中峰端方凝重居然貞固之德其餘非不奇拔聳峭然旁行側出倚於一偏不中正矣為學亦當如此五常固是以仁為主然惟其於天下之理是是非非見得明透故發出來當惻隱便惻隱當羞惡便羞惡當辭讓便辭讓此格物致知之功所以為大學第一義也

成我存先生人心錮蔽論

先生名性我存其字也江南和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官給事中

古之亟功利者聖賢尚非之夫謂之功利必其有功於國有利於民但其居心未能純粹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耳若後世只可謂之私慾矣從讀書做舉業時便想如何中舉如何中進士如何中得高如何中得速一展卷一下筆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與夫快恩讐逐聲譽種種私心慾念交戰於不覩不聞之際及其入官也如何而得要職如何而得顯官見儇捷者則以為某也有線索而憾不能串之見奔營者則以為某也有門路而恨不能由之所習聞者皆不入耳之言如遇人選一缺則曰此缺美否點一差則曰此差美否及其歸也則曰宦囊如何得意與否

或多歷年所則曰儘勾了已不差矣吾不知其所謂美者民情易治風俗醇厚之為美乎抑別有所謂美乎所謂得意者得志澤加於民得志與民由之之為得意乎抑別有所謂得意乎所謂儘勾了已不差者謂名宦於其地聲聞無窮鄉賢於其里尸祝無愧之謂不差乎抑別有所謂儘勾不差者乎嗟嗟義利之辨不明相率而入於陷穽蹈乎荊棘溺乎泥塗有以廣大高明之域為言者鮮不疑而畏之矣其或有美質可學性樸近善者則又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盈涸榮枯無有常定欲其捨舊習而求放心克己復禮於一日者吾未之見也先儒有言云時俗之病壞於先入者為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雖欲加以好水亦甚費力彼父督其子兄勗其弟師誨其徒先達導其後輩無非圖溫飽占便利

廣田宅飾輿馬適勢競富之故智如油入麪如病入髓一成而不可易即與之言希聖希賢居仁由義亦何由而入哉總之人心既經私欲錮蔽之後當先洗去其舊染之汙打疊此心乾乾淨淨俾知其所習見習聞者皆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如醉始醒如寐初覺幡然悔悟而後認吾本心之所固有猶之病患積滯必須予以硝黃之劑消除淨盡然後可漸加補益徐理元氣故曰首撤人心之錮蔽

余爲此論恐有聞而按劍者藏篋數年請正魏環極師謂如人在溷汙中不能出頭那得便有塗路行走又如在醉夢中非大聲疾呼怎能警得他動孔子有巽言必有法語不嫌痛快也故出以示人自䟦

毛稚黃先生格物說

先生名先舒字稚黃浙江錢塘人明諸生高隱以著述見娛有巽書行世

大學格物朱紫陽熹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光王新建伯守仁近余友柴虎臣紹炳大略皆主格去物欲之意余昔遵朱氏已久心雖疑之未敢遽從其說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仍主朱說近反覆參究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物欲之解眞確乎不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三君子之旨而著爲格物說人谿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則還於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經所謂格物是也令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爲多欲而中昏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

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假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知則稟之自天不假於外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逮漸長而爲欲沒故須去欲以致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於天下遞引以至格物皆從外漸返於內者也若作窮致事物之理是反分功於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於外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閎博之儒閎覽聖人亦不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閎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強於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郎是如因貨色而動馳慕之心處貪約而生忿疾之意和樂

而將流怨誹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馳慕念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禽而即人去狂而作聖矣若必即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爲時又幾何夫情欲之生第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者故人人皆可以爲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理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且奈何蓋古人詩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爾時既習其數即兼窮其理既入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爲大學首務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曰寡欲子思子曰戒懼慎獨此皆格去物欲之意古聖賢修已教人立言非一何

獨於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即大人格君心力格猛獸之格也物者即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志猶淳悶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以格物爲急且即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又曰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即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爲良知矣又云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則格物之爲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即是去欲造乎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微始微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己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愼獨曰遏人欲於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即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脗合者亦多何獨於格物而以爲窮至事物之理哉紫陽嘗引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其駁扞欲之說曰外物之誘莫甚於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於去欲而已或謂若云去物欲恐淪於空虛入於二氏惟窮至物理爲學方有實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無論即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爲學之實地孰過於此而慮其淪於空虛耶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玆又愚所大不解者也或云朱子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元是說窮吾身心性命之理人都是錯會朱子意余謂此解良善然則余之說非敢駁朱政以駁錯會朱子意者耳

客難若以格物爲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由而致

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滅則明自生格去物欲則眞知現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爲理障者矣

客難讀書是窮理之大端若謂格物非窮理則人竟不必讀書矣答曰原不說人竟不須窮理要非大學首務耳即讀書窮理亦仍以去欲爲主也如讀尚書便說人心道心讀曲禮便說欲不可徙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豈非即須去欲推之他書無不皆然學之必先於去欲也急耶緩耶且上古書契未開典籍至少上古聖賢反多於後世後世文字愈多誦說愈精而人之滿性者逾遠何也古人所加功者危微精一之學後人所加功者誦讀講論之事故也以此觀之又可知所先後緩急已

客或難余格物之說時適留坐客即指云尊僕何以不置茶

於盤置餅於杯何以不置茶杯於中餅盤於邊蓋茶餅杯盤物也其置之有宜即物理也尊僕必置餅於盤茶於杯肖盤於中杯於邊者即窮至事物之理也若士君子能充此義及於遠大無不克盡者余曰此是物各得所非紫易窮至事物之義也雖然即此亦正見當以去欲爲先矣設使奴子此時或貨色眩馳或忿鷙撼中與私爲搆情想交鬭將有錯安茶餅傾碎杯盤而不自知者豈能一一使之得所蓋奴子雖是不能無欲而此時方對上客恪供其事此中亦虛靜耳奴子且然況士君子暫爾且然況於能久克此而能格去物欲不爲惑亂而常虛靜則有以復其本體之明由此而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豈有礙哉

客難去物欲之論自好止可爲獨善其身者言之若欲治國

平天下豈可不窮物理如禮樂兵刑自須講習討論余曰固也然亦必先以去欲爲主子曰修己以敬而終之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本於人所不見而終之篤恭而天下平即大學釋治國亦云誠求云與仁讓云藏身之恕其釋平天下也則以絜矩絜矩之道忠恕而已倘非去欲以有誠則焉能忠恕而盡絜矩之道乎即禮樂兵刑亦必以去欲爲主者也禮器云禮釋回增美質是禮之必於去欲也舜典典樂教胄子蔡沈云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樂之必於去欲也師卦脂口便說師貞是兵不可以欲爲也禹謨云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是刑不可以欲爲者也

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序

先生名宗羲字太冲浙江餘姚人由忠端公諱尊素遺瑫禍蒙恩卹蔭爲官生不仕卒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吾心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兎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廷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鬨之市可哀也夫

某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某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朦瞳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鐏後人但持瓦甌樿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湯潛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未始非一貫也

計改亭先生上魏柏鄉論知統錄書

先生名東字甫草浙江秀水學生本籍吳江順治丁酉舉人

昨讀知統錄二卷竊念自古以宰相之尊身任道統者甚難其人今相公見道獨蚤得統獨正衞正獨力茲錄之成垂示天下後世幸甚幸甚而東愚不揣妄欲有所論辯先以發凡起例之大義上白尊前惟垂鑒焉相公既以見知聞知之統卓然截肴流而崇正脉矣然程張之後直接朱子朱子非僅聞知於二程子也程子之見知爲楊中立中立之見知爲羅仲素仲素之見知爲李延平延平之見知爲朱夫子其統固如是也宋南渡初伊洛之統幾絕和靖與仲素受學龜山倡道豫章其功最大竊謂二程之門如上蔡廣平和靖諸先生皆聖學羽翼而楊羅李以迨朱夫子則一線之絕續係乎斯

統者甚巨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許平仲與朱子可謂聞知而輔廣黃榦及金華四先生恪守其傳以迨乎宋文憲方正學淵源可遡亦朱子見知聞知之系也薛文清與朱子則聞知矣同時如曹月川胡敬菴陳剩夫其學純正吳康齋任道甚力其徒陳白沙以及湛甘泉輩雖見道稍別然未嘗顯與朱子爲敵也亦可備聞知之苗裔矣至陽明之徒克塞天下獨有羅整菴困知一書屹然搘柱其間迨呂新吾刱中說於中原崔後渠修六經於河北魏莊渠闡正論於江南馮恭定振理學於京師顧端文高忠憲顧季時諸先生彙同志於道南劉念臺端踐履於兩浙而後程朱正傳昭然大白於天下諸公之功也其得列於朱子聞知之統雖百世無疑也今幸值相公崇衞正學請以諸公之行實緒論擇其尤著且要者補入斯錄之內　東所急欲請正者一也既以統論則有正必有閏猶子之有嫡必有庶似宜存之以大著其防使天下萬世昭然於庶之不可以奪嫡若盡舉而去之則其學終不可得而泯滅而宗其說者反得以爲口實也陸子靜之先立乎其大則孟子聞知之閏統也楊慈湖爲見知吳草廬輩爲聞知而草廬之學較純正於慈湖陽明則象山之聞知也而其徒之支派益多不止天泉証道後分而爲二錢德洪鄒東廓歐陽宗一聶雙江輩其稍醇正者也季彭山張陽和雖受學於陽明而卓然能衞正學此有功於陽明者若心齋之學一傳爲顏山農再傳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不再傳而何心隱李贄陶望齡之徒出則潰決吾學之防入於禪佛矣然其統已數傳有源流有區別其勢已成若謂非陽明之見知

聞知者彼必不心服也東請自子靜及二溪之徒擇其行誼可傳及論說稍近正者別爲閏統一卷附續錄之後使識者洞晰其學力之偏全知見之深淺踐履之純駁而確信道統正閏之所以分其大閑固如此則有功於後學益不小此東所亟欲請正於相公者又其一也惟有容之度宥其冒昧詳以教之

冉年陽先生為學大指

先生名覲祖字永光河南中年人康熙癸卯鄉薦第一辛未成進士仕至

人之甘讓聖賢而不為者只因視聖賢過高然聖賢只是事事處得恰好非有高遠絕人處學者能於一日間言所當言不言所當不言行所當行不行所當不行心存天理無物欲縈繫此一日便是聖賢推此至於終身無不如是則終身是聖賢矣

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却不曾說出所學何事朱子註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士既從事於學當知如何明善如何復初便是根本上工夫讀書作文只是學之枝葉

孔門最重為仁今之學者不復講究所以全無存理遏欲工

夫余嘗謂克伐怨欲不行是為仁喫緊下手處不可輕看人之身分不同既無顏子自明之識至健之力如何便能克己復禮一蹴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地位且就克伐怨欲上制而不行每動念便自省此是克伐否此是怨欲否旋生旋制雖不遽謂之仁自是君子路上人若能拔盡根株則又不可限量

士當讀書日雖未嘗擔荷民生而不可謂無所用吾仁也凡遇昆蟲草木不忍殺之所以預養吾惻隱之心他日遇民生疾苦自然觸動此心不可遏抑若視一物至微不加憫卹則今日不卹於微漸且不卹其大恐惻隱之心漸流而為殘忍矣

湯默齋先生示學者語

先生名之錡字世調常州宜興人從東林高忠憲之教不屑應舉從事聖人之學從遊者甚衆

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能變也以其能化也人之所以能變化以其能學也人自氣拘物蔽不靜以復之不獨無以自見其性并亦無以自見其欲不見其欲即不能去欲不能去欲即自不能復性而無由變其所不能變化其所不能化

不正人心無以為學不正己心則不可以正人心明善以立其體為善以致其用此正己心之極則

善即是性性中本無一物故湛然虛明而萬理畢具自有知識以後便有種種俗情俗見入而橫據於其中所以不虛不明展轉葛藤出脫無期所以為學只要剝落剝落以至於盡則性復而本立矣

枝葉之邪皆由根本不正吾人為學只要在根上求不必專在枝上討然不得不向枝上驗向枝上驗愈要在根上求矣

從古聖賢只做一件事動靜不可分作兩橛靜中虛靈之體即在應事上體驗所謂不可須臾離也

學者不於躬行考求而於見解上持守總與修身為本全無干涉所以坐而論之則是作而行之則非即書而論則是離書而論則非究也作而行之者既非則坐而論之者尚未是也離書而論者既非則即書而論者亦未是也所以然者只是落在見解窠臼中未嘗實見性體也

聖學之所以救天下萬世只在求仁仁則大矣虛矣故能平一己之情以通天下之情此天德王道之所由一也

尤悔菴先生後性理吟 絫十五首

先生名侗字展成蘇之長洲人初由恩拔任永平府推官後薦舉博學鴻儒授官檢討欽擢侍講

至大乾坤統在元仁爲人道植靈根一陽初復天心見三月無違夜氣存赤子良知惟篤愛先王善政祇推恩須知不忍人皆有生德能開萬物門 仁

義爲天質亦人宜不獨尊賢尊長施志士舍生方可取成人見利且當思心無適莫惟其是事有經權措以時大學終篇深致辨治平之道盡於斯 義

三千三百禮何殊蔽以一言其敬乎克己工夫由四勿治民教化本三無朝廷鄉黨文章地飲食衣裳容貌圖堪笑無儀歌相鼠古人不敢去斯須 禮

一片虛明靜者機吉凶先見貴知幾人心如面分邪正世事殊塗別是非薮麥昏昏誠見笑淵魚察察亦蒙譏本無億逆成先覺格物方能通顯微 智

人而無信又何知辟若行車無軏輗一諾千金寧足重寸心九死豈能移中孚自令豚魚格如約終隨江水期游俠匹夫猶慕此況於君子信成之 信

一部中庸惟至誠功先明善反諸身盡人卽可參天地體物還能動鬼神六月飛霜知孝婦三年化碧見忠臣誠中無不形於外慎獨須分僞與眞 誠

帝王心法聖賢同大曰欽哉小曰恭兢兢業業邦家上肅肅雍雍宮廟中對越儼臨天左右操存不逐路西東昔人端坐如泥塑閒覩常持戒懼功 敬

方寸靈臺六合彌常存腔子入圈兒懈弛便等牛羊牧縱肆還同猨馬馳自慊自欺爭一間勿忘勿助戒多岐禪家誤認心空話不識箕疇睿作思 心

天命之初恒性多紛紛習染漸消磨智愚雖若懸霄壤善惡原無異唯阿要使剛柔歸正直只從喜怒致中和常將未發時時看人獸幾希去幾何 性

寂然不動感而通此際情生萬不同相應相求聲氣內或歌或泣境緣中將無流浪須防遏凡有端倪賴擴克解得閒情止禮義莫教弄月與嘲風 情

吾生正氣本來全直養功深得浩然獨力撐持能運世一言感激可回天身臨斧鉞容無撓變起風雷坐不遷勿使矜隆成客氣還思守約學前賢 氣

於穆維皇命本原猶如出令衆宜尊知天祇在修身俟定分還從盡性根爲與莫爲時自致得之不得數先存茫茫造化眞難問至聖前知亦罕言 命

惟精惟一帝心傳無黨無偏王道平二氣五行歸太極九疇八卦起先天剛柔未克成狂狷行止皆時卽聖賢但執兩端中不用猶如執一本無權 中

大道分明無兩岐誰能出戶莫由斯千言不越天人際一理何分今古時夫婦知能皆可與聖神功化豈難爲異端可道非常道大學中庸是我師 道

志於之後據於深老子空傳道德經克是四端成正性敬茲五事踐流形化民每比風霜速格帝還同黍稷馨驗取明明本體在日新又日著盤銘 德

陳少游先生牘中語

先生名孝逸號㾮山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季子也明諸生

千古英雄人物正誂不同而剛決則等

千古賢聖愚凡未必生來異路大都學者岐之

人只爲貪戀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

解自愧知交遊中多吾師

古今人材大半爲美滿如意所壞

少奮發矯厲之志但求和光同俗節敗才靡皆由此出

士烏可無豪氣耶士不可無豪猶文不無英文無英氣則五代宋末老婢作聲是也人無豪氣則曹蜍李志輩狐狸所噉是也使執政而惟豪氣消盡之人是取則人才壞主司而但英氣消盡之文是尚則文體亦壞

士有失之諛者有失之傲者諛固恥矣而傲亦非德乃競以爲氣節氣節可從傲見耶且以爲自占地步地步可自占耶惟是不失所守則可耳

不能敦舊而務廣交其人必薄不能溫故而徒博見其學必衰今之號爲宿名者半壞於趨競半棄於自是豈非傲與惰相長克與伐相承耶

細數年華無非恨處不問歲晏不惜分陰未成其爲丈夫也讀書數十年渾未有要領緣所讀之書僅作文字歡喜問其得力無有也

陳確菴先生能忍說

先生名瑚字言夏蘇之太倉人崇禎壬午舉人隱居教授著有求道錄覓之不得姑存此二則

有友以能忍之說問者予戲謂之曰忍非吾儒之學也佛言忍辱老言守雌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不可以爲仁者也儒者之學以義制事以理治心責己厚而責人薄但知己之不是未見人之有非而何所用其忍爲友默然動色無以應予笑而解之曰無傷也商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豪傑庸衆之分在能忍不能忍之間而已文王幽囚而演易箕子蒙難而佯狂其所忍者在道德管子檻車於堂阜范睢折脅於舍人其所忍者在事功以至伍員吹簫乞食豫讓吞炭報仇蘇秦受妻嫂之譏韓信甘市兒之辱留侯納履於黃石故能遂其志汾陽含垢於朝恩故能保其身繆彤公藝以忍治家師德蒙正以忍接物古之君子欲有爲於天下未有不忍人之所不能忍者其已事可考也而豈二氏言忍而吾儒獨不忍乎哉友始恍然若有得也因書其說以遺之

陳確菴先生柔存贊

舌柔而齒剛柔存而齒亡斯言也商容子以之教李伯陽道德五千言皆原於此而習其術者遂以爲善世之方吾聞老子之學近於大易君子學易知健順而不失其正而不聞其任柔而廢剛然則容之說非乎曰易不云乎謙之爲道也尊而光故君子之行已也與爲羝羊之觸藩寧爲无咎无譽之括囊斯其有合於聖賢之指而爲示我周行者歟

魏東房先生偶書

先生名際瑞字善伯江西寧都人與弟凝叔和公世所稱寧都三魏者也

簡靜二字治心則心一治事則事裕治民則民安

不恃此心當面錯過徒恃此心尤當面錯過

心者火也而清淨如水則養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質實如木則存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禁制如金則檢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通運如土則用心之道得焉

人於極喜極怒之言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喜不藏人之怒

識得一萬事畢萬事畢識得一

學問日深言語自然到簡處言語日簡學問自然到深處

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誼性情直與常人無異是門人極善

記聖人處足破學者宜若登天之惑然聖人却是一箇恰好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

君子之所為者無往非理小人之所為者無往非非理故君子不必與小人論理而思所以待小人之情蓋小人忌君子者也不揆已所為之非理而止較君子所以待之者之事君子與之爭其名而暴其非則人之罪小人者深而小人之憤益甚愈生其肆戾之心惟君子有君子之量而知小人之所爭者如此吾不如此而爭之故凡天下之不直在於小人而貴乎君子之委曲之也

君子所以為君子者無私而已君子而與小人爭亦君子之私也夫惟無居其名之心則君子之事成而小人退矣

魏叔子先生日錄

先生名禧字凝叔江西寧都人明諸生與兄善伯弟和公同隱翠微峯上皆有文名同時有謝子約齋亦以諸生隱程山與門弟子講學學者稱為程山先生其學似進叔子一格不得其著作存其論叔子語俾附見焉

人天資各有一種好處但天資好處是天所與畢竟要從學問中力行來方算得手

詞氣不和平此大患也常細求和平功夫却不在詞氣上須要心中不忿不憤不自足不好上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小人庸多善事其心未有無所為而為者若徒論事人品真偽學術邪正幾不可辨矣君子心雖純正而行事偶失亦即

是過故論小人以心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觀人行事須在大處觀人立心須在小處

只見天地間有道可樂此外別無可樂處故不覺把人勢亦忘了我輩不能忘人勢自是不能樂道他日富貴必不能忘勢矣

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

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急務也

人於文字上虛心求益只算得聰明於行己上受善改過方謂虛心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人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行則惡矣

學者百病可醫只作僞護過二端乃是終身不起之症

天下無不矯情之賢者無不近情之聖人

謝約齋曰矯情以去習便是賢者矯情以干譽便是僞人近情而合道便是聖人近情以徇俗便是鄉愿

仁術二字初謂是理中當有此委曲久之理上多了幾許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種詐僞便把仁字放空卻將術字做了把柄故日用應事須十分兢業常提著履霜堅冰之意

謝約齋曰須是仁字十分深重術則從中生出方妙倘於術字上著意則仁字只是附和久之附和者去而術爲主矣

涉世處卽是自己做學問處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

謝約齋曰君子以爲學爲主要在治心而涉世亦在其中倘以涉世爲主則便做成鄉愿分別只在此處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僞舉足動念犯此

謝約齋曰惟其無人處肆所以有人處僞故工夫必以不愧屋漏爲根本

凡言語動靜太盡情則易失實

謝約齋曰集中言語太盡情處亦多工夫須向裏一步則言語自有渾涵氣象矣

朱柏廬先生困衡録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蘇之崑山人明諸生痛父集璜於鼎革時與城俱殉隱居教授終其身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周子曰愛曰仁其言仁同而先儒一非之一與之何也韓子之言正於愛是無體之仁也周子之言由於誠足有體之仁也不然仁之愛人孔子之言也昌黎盍亦祖之而何獨少焉

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疾於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眞是何思何慮眞是行所無事

吾之心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能極天地萬物一體之量方爲盡心若此心一有物我之見卽不可謂盡卽此便蔽塞不可流行

凡人終日必有所事但人皆以紛紛擾擾爲事不知君子作

爲卽至掀天揭地亦止行所無事

但得妄念不生此心便廣大如天地蓋妄念我私也不妄則誠誠者天道也雖欲與天爲二而不可得也

苟涉乎欲雖不離方寸而非內循理而動雖兼營四海而非外識此纔實識得心體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天之道也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人之道也

恬退之人多方成世道恬退之心勝方是賢者

事境之處其逆者皆我德之所以進品詣之所以成也但知有理之順而不見爲事之逆斯善處事者已

論孟中自聖賢自言所得外其爲學者問而後告者十之七八不問而語之者十之一二故學之爲功全在於問不問不

足以為學
靜而常覺即是獨知之本體動而常止即是不覩不聞之妙用

顏子喟然之嘆始終不曾說一道字此便是顏子地位極高幾幾優入聖域處由仁義行何嘗知有仁義而行之知有仁義便是行仁義顏子仰鑽瞻忽者何物博文約禮者何物如有所立者何物雖欲從之者何物皆道也然皆不言道非不言道也無道可說也纔說道便剩卻道字聖人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何嘗下一道字

人之所以與天為二者只坐積習為害耳有習氣便有習心有習心便有習情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自以為由性所發而不知其非性也習也習則何能成己習則何能動物知其為習而力除之始可以言意之誠始可以言性之復

有是氣必有是理氣蓋承載夫理者也故養氣正所以養性孟子之養氣為功於聖學甚精

閒而不閒方可閒得不然雖一刻之閒即是浪生忙而不忙方可忙得不然雖一刻之忙鮮不冥行

理也者是非曲直毫髮無偏者也然隱惡揚善有犯無校恰是天理即朝廷赦過宥罪亦是天理初非君子故為是長厚之行王者故為是寬大之政也

罪惡有時而盈善則無時而盈故堯舜大業其猶病諸仲尼至德吾未能一

葛龍仙先生容膝居雜錄

先生名靈芝字瑞五蘇之崑山人明諸生以高隱終

性無極也心太極也意兩儀也意之錯綜不可勝窮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皆倚之起矣

指點學者至孟子真親切著明矣不忍一牛之觳觫不忍赤子之入井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泚也非為人泚皆泚至淺至近言之而神化莫過是矣

入道之機要其惟王文成之致良知乎體道之歸宿其惟周元公之無欲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若顏子誠究良知之用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若孔子誠全無欲之體矣

進道必須勇猛養道必須優游苟進道不勇猛必有玩愒無成之患養道不優游亦必有助長害道之病然此非兩截事也有時急宜提起即勇猛之謂也過此便急放下即優游之謂也此孔子憤樂循環之旨也及其成也又何提起放下之有哉

聖人不得已而著書凡以教人之學為人也焚書之後漢儒繼起徒事於名物象數語言文字之間而聖人著書之意遂隱周程諸子聖人之功臣也近見世人所爭一字之未安一言之可商遺書攻擊有疑悞後學之懼心竊異之辨而得所益幾何辨而失所損幾何取資在聞見之末而不關身心之大所謂雕蟲之技壯夫不為者也何至有疑悞後學之懼耶相高以名而聖人著書之義益晦矣

唐鑄萬先生宗孟說

先生初名大陶後改名甄四川人順治丁酉舉人仕止山西長子縣知縣有潛書行於世

性具天地萬物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然必眞見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必眞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繫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義禮智是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爲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武爲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爲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爲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守隅而不能偏具體而不能充雖有前言往行遵而行之皆爲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於是爲仁義禮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爲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心之爲物顯而至隱微而至大聖人之於四德也神化無窮衆人之於四德也致遠則泥寂寂焉主靜不動屹屹焉屏慾如賊外專而內紛外純而內雜眞僞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於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是心也推此四端以求四德毋遠毋作因其自然具備無缺於是求心者乃知所從焉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而不能致者非不用力也雜以嗜好拘於禮義雖爲我所固有如觀景模形明見其爲良而卒不得有其良於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也孟子則告之

曰造道之方無他貴其自得之也父之所得不可以爲子之得師之所得不可以爲徒之得疾病在已飢渴在已爲治爲療宜飲宜食我自知之未可專恃講習也於是致良知者乃知所從焉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罰之而不以爲懲勸於是爲政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於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學由是得則得爲眞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爲實功直探性體總攝無外更無疑誤措之於天下人我無隔如處一室各遂其惡欲矣夫陰陽順逆人氣所感百姓既安沴戾消釋則地無山崩水溢之變天無恒暘恒雨之災萬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堯舜以來傳道者皆以傳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雖知心而學之不一求之不專如天象全見而未執其樞也陸子靜讀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不能奪陽明子專致良知而定亂處讒無所不達二子者皆能執其樞者也學問之道必得所從入之門若不得從入之門誤由外入不由內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失其本心徒覩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見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萬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張無擇先生自知錄

先生名掄字悔予蘇之長洲人吳江學生隱居著述考訂今古異同博洽精確此錄中之片羽也

人要做五倫中人一倫有缺便是已破之器

人各有四端而尤以羞惡爲第一故孔子孟子皆重恥字

世間要箇完全的人也難庸夫俗子中却有完全的士君子中却有不完全的

無論入世出世只是要心上打得過

果能復天所予我之初決不勞把捉決不要管帶其有心於把捉管帶者皆未到家者也如人到家有何家事不辦

心本自然之物若要他作主則作不得主矣

人急於要無心心亦何能無惟有拂心之事忍耐得過久久自然不動

人日用間千思萬慮大都爲人忙耳試思一日之内何嘗幹自已一些子事

不知操持其心者勿論若日用間果能操持尤貴善用其心若不善用其心流而爲邪爲妄與不知操持者無異總是這心於邪處用何不於正處用於妄處用何不於一處用

天下事皆易辨惟眞僞難辨僞到極處即自已亦不覺其爲僞

心腸不熱則不肯做天下事心腸未冷則不肯做自已事

人以生老病死爲四苦若生而隨便衣食不做脅人墻間亦不做夷齊餓死今日尚活是生樂老而尚能讀書做文字是老樂病而猶可喫飯是病樂死而自有不死者存是死樂

褚蒼書先生耄言

先生名篆號隹參蘇之長洲人以諸生老年九十二値聖駕南巡召見面試詩文賜額賜金倍叨優渥

享國王之水土服勞亦是報恩承祖父之户庭守成當思創業

稟先哲爲師承庶幾復古以天下爲己任惟在讀書

喜怒哀樂藏於中中氣不可不養吉凶悔吝生乎動動時不可不思

聞見決難覆藏莫作欺瞞語義理未能純熟當生慚愧心

任性之惡慘於任法執理之過即爲執私

用心過勞是人之病根觸物易怒是人之禍根習懶偷安是人之貧根縱慾漁色是人之死根

處世勿使人畏我任事勿使人議我臨財勿使人疑我居貧勿使人憐我

負才雖高決不可凌人傲物持論雖正亦不可責備求全

人或險於山川勘破世情何有客亦知夫水月拈來道體如斯

對大人而能慷慨論事平時必多所養遇妄人而能聲色不動此中何所不容

讀書喜奔競即是浮蹤淺露之端臨事作矜張便有狠戾暴厲之失

貪字與貧字相類貪者必貧怒字與恕字相形怒時求恕和氣始能育物渾厚方可培基

天道極是分明只嫌性慢鬼神最能窺瞷形怕機深

吳非菴先生放言

先生名莊字茂含蘇之嘉定人爲諸[illegible]文名有[illegible]譽[illegible]從李醒齋先生府[illegible]

忙與悟皆從心亡心曰忙蓋謂人之忙者必將喪失其心也悟從吾心豈以人之大悟不出吾心乎或曰心性之學盡於四子大易大學明德知止格致誠正中庸致中和至誠盡性孟子存心養性大易窮理盡性致命皆從切實處做工夫今謂不出吾心將毋蹈落禪寂耶曰格物致知其功安可廢格得一事一物便悟一事一物此吾心之悟從散殊而積也迨乎無物不格則全體皆悟此吾心之大悟也明德即性載於人心明之功首從知止知即悟也未發之中渾然一性中節之和從性中流出實從心中悟入合之戒懼慎獨即所謂致中和若夫盡性必歸至誠而誠身必本明善明亦悟也孟子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似乎盡心只須知性而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蓋心者載性之器也譬諸籠中之鳥盆中之魚必須調而馴之此養性之說也而無籠則鳥飛於空際無盆則魚遊於江湖故以籠畜鳥以盆豢魚此存心之說也性不養則無物譬諸籠中無鳥盆中無魚謂之虛器心不存則無器譬之有鳥無籠有魚無盆謂之逸物故能全乎器始能全乎物能全乎物始能全乎器顏子之心齋孟子之求放心全乎器也至誠盡性而盡人性盡物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全乎物也究竟只完得吾心分量完得吾心乃謂存心即大易之所謂成性存存也成性由於盡性盡性由於窮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直通夫天命之原中庸之所謂天地位孟子之所謂知天事天與立命也推之義文之太極堯舜之精一執中皆

是物也而後謂之能悟謂之能全吾心故曰人之大悟不出吾心後學因致良知之說而以悟之一字視爲禪寂不知學問不從悟入是一屋散錢柰無索子且有索子者亦必不廢散錢也象山陽明其學皆從悟入亦緣天資明睿了徹無餘耳究竟天地古今其理何嘗不考究不然真空不空佛氏且然而況吾儒乎

馮定遠先生雜錄

先生名班自號二癡晚號鈍吟老人蘇之常熟人

程子教人讀書曰　部論語未讀時是這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者論語聖人說話簡略說得渾融一時理會不來是難讀也亦最易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讀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

好今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陋俗陋之人難以語道矣

盲者處平而不陷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是謂善避其所短爲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不知時勢不智也不近人情不仁也不智不仁而言先王之道去之遠矣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爲況於古人乎況於古之賢人乎如孟子之闢楊墨不得已也

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於人

漢初文字駁雜至楊子雲壓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楊子之功也韓退之曾南豐皆極重之儒者頗譏之吾以爲此人不可謂無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字於聖賢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惟不汲汲於富貴便謂了事此其所短也直以爲有罪無功亦未平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

王一菴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棟字隆吉南直泰州人嘉靖戊午歲貢仕止南豐縣學教諭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若他人論幾必著許多淵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誠意只在毋自欺此便是自己慊足的眞功夫非有所待於外也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

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愼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爲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睹不聞愼在中庸謂之戒愼恐懼

問閑思雜慮何以却之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概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雜徒自勞擾耳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在眞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眞體已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尤西川先生荅學者語

先生名時熈字季美其先蘇之長洲人由高祖從軍隸河南衛嘉靖壬午舉人仕至戶部主事

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隨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但當虛心切已苦求精一耳

人須淡得世情方可言學世情榮美人多欣羡雖來講學猶有這一念放不下除此病須是靜坐一切好樂方能丢下前輩俱用過此功我昔在北雍時亦畧靜坐真箇凡事不愛世間無可好者今日亦得當時靜坐力自愧未能究竟耳

有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少間曰只在此心

有問自巳病處要求救藥者曰問病便是知病

有欲向靜處求放心者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

問致知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痒必有痿痺之病人心不知善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自復惟自知方能成天下之亹亹

問夜氣曰平旦之氣本體也日夜之所息養此存此而已又曰孟子是就氣說又曰知是氣之靈處

問義理之怒不可無曰纔動氣便逐物

問寬嚴曰嚴者有條理之謂。今人所謂嚴多是暴。

問集義曰心之所安曰義即平心之所安是曰集義

齊治録纂例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既開世界之草昧宜啟人心之顓蒙或發之或擊之其功全在幼穉時故録先儒之言爲幼學蒙養法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所以家人之初曰閑有家本吾身以立閑也家人之上曰有孚威如反吾身以自治也能閑而悔亡能反身而終吉故録先儒之言爲閑家善後法

士尊於三民之上必有不同流俗處而後無愧乎士孰不爲守守身爲大等丈夫也能守則大不能守則小盡隳其守則賤矣故録先儒之言爲士子守身法

不能爲一鄉之善士何能爲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身列縉紳不肯爲善於鄉安望其爲善於國於天下士大夫者國之表也民之望也可弗謹歟故録先儒之言爲縉紳居鄉法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孔孟垂訓昭然讀孔孟書以進身立朝寧不以孔孟之言是遵故録先儒之言爲以道事君法

致君而外存乎澤民澤民正所以致君也爲親民官可不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乎可勿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乎故録先儒之言爲任職居官法

雖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然豈可不教而殺乎誡諭之不從而後刑罰加焉上不留慊下不敢怨易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民固宜勸不宜懲也故録先儒之言爲勸諭愚民法

刑者所以佐禮之不逮也雖曰齊之以刑終不若齊之以禮乃爲政者謂嚴刑外無治法所謂弼教謂何所謂明慎不留者謂何故録先儒之言爲慎刑重獄法

鄉約行而俗以善保甲行而姦以戢矣始自周官之比閭什伍管子之軌里連鄉歷代以來其法不廢惟商鞅行以苛王安石行以擾爲民生厲外此皆用以致治而弭盜故録先儒之言爲善俗戢姦法

國家有正供有司有催科詎非當然然必催科有方庶幾無慚撫字昔人有自居催科政拙者今人則不敢居矣亦知東南民力已竭乎亦知寛一分小民受一分之賜乎前人建有良法宜守之俾勿壞故録先儒之言爲催科撫字法

天災流行聖世不免救荒雖無奇策預備自合有方先正有云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眞心眞心即奇策也故録先儒之言爲備荒救災法

于氏萊公識

齊治録目次

石州 于 準 萊公纂

上帙

章文懿公復羅一峯書

李文節公誡縉紳語

馮恭定公士夫會約　學會約

沈文端公馭下說

吕忠節公署門七則

已上係縉紳居鄉法

石州于　準萊公纂

方正學先生幼儀雜箴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禄之誘内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葢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於左右以攻已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葢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修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歆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

寢

形倦於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為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

飲　酒之為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防

言　發乎口為臧為否加乎人為喜為嗔用乎世為成為敗傳乎書為賢為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狗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為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為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情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為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修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己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為義吾施為仁義之不圖陷人為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馳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為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羞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屠憲副公童子禮

公名羲時字提學副使　寧國宣城人嘉靖　進士仕浙江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媮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埽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為恩而為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為急故一切禮教廢閣不講童蒙何賴焉兹本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童子禮

晨興即當盥櫛以飾容儀須敦尚樸雅不得習為市井浮薄之態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右條義本此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汙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提領欲直結帶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其燕居及盛暑時尤要矜持不得袒衣露體

凡揖時稍濶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皆令過膝皆當手隨身起叉於當胷

禮云手容恭右條義本此

凡立須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與牆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

曲禮曰立必正方又曰立毋跛右條義本此

凡坐須定身端坐斂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靠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

曲禮曰坐如尸又曰坐毋箕又曰並坐不橫肱右條義本此

凡行走以從容為貴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濶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為輕浮常宜收斂

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右條義本此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得輕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須聲低氣平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眞實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

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絕

曲禮曰安定辭玉藻曰口容止聲容靜右條義本此

凡視聽須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非看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使此心外馳

曲禮曰正爾容聽必恭又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右條義本此

凡飲食須要斂身離案毋令太逼從容舉筯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咀嚼毋使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安放盌筯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悞墜地非尊長命不得多飲飲亦不過三爵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右條義本此

以上初檢束身心之禮

凡尊長呼召卽當隨身應對（應者應其呼對者對其問）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且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毋先從中錯亂對訖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曲禮曰長者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侍坐於先生問焉終則對右條義本此）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時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命如與同列共進尤須以齒為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出偷安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又曰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右條義本此）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衾之厚薄爐火之多寡時為增益并候視牕戶罅隙使不為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是謂冬溫夏清（溫以致其煖清以致其凉）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是謂昏定晨省（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右二條義本此）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姊之間肅揖告出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至入書堂雖非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

（曲禮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朱文公訓子帖曰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右條義本此）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而頻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者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食器於案亦隨置之

（內則曰男女未冠笄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弟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釂音醮飲盡爵也）少者不敢飲右條義本此）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於尊長獨語者則屏身於他所

（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右條義本此）

侍尊長前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攜手而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塗一揖卽別不得舍尊長而與之言

（曲禮曰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又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內則曰子事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之曲禮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右條義本此）

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相懸不必為已下車馬者則拱立道旁以俟其過

少儀曰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右條義本此

已上入事父兄出事師長通行之禮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整衣歛容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即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

弟子職曰受業之紀必由長始曲禮曰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右條義本此

逢朔望其日昧爽師長率弟子詣　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問安謝教之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列再揖退各就案

常日清晨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會揖亦如朝時其會講會食會茶亦如之

此二儀在書堂中少長通行之禮然必自童子先之使其諳習禮度驕慢不生

端身正坐書籍筆硯等物皆令頓放有常其當讀之書當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亂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使參錯其借人書物皆當置簿登記及時送還毋致遺失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為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與客命無出門即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為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凡讀書須整容定志看字斷句慢讀務要字字分曉毋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記遍數熟讀如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其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方止猶必逐日帶温及逐句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

凡寫字未論工拙切要專心把筆務求字畫嚴整毋得輕易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并差落塗註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濺汙於外其戲書硯面及几面上最為不雅切宜戒之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王文成公訓蒙教約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要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要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稺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學師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眞切否溫凊定省之宜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學師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之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之　按禮即冠婚喪祭之禮喪禮止須講明其冠昏祭三禮先爲講演習熟以次爲其大者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禀能二百字者止可受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維字字句句紬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方正學先生家人箴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葢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予病夫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因為箴以攻已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為匪人天使之然後汝舍旃斯為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為人而忍

自絕為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跪曷為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已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流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顔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為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耻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祇為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已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為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禦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絕私　厚已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已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偽天之

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已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於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遠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絶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患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巳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愼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乎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巳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毁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愼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德德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撓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愼勿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强忽其既耄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没齒乎

何孝子家規

孝子名倫字士明浙江錢塘人嘉靖間諸生世所稱孝子何倫是也

孝親敬長之規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乃百行之首萬善之原人能盡得此道天地鬼神相之親戚鄰里重之凡有父母兄長在前者不可不勉旃○今之人以能養爲孝者何蓋緣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衆彼善於此故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一事所能盡哉要有深愛婉容而承顏順志尊敬謹畏而惟命是從稍有斯須欺慢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順親司馬公曰吾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

隆師親友之規

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可因已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旣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遺棄師友日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欺誣詐僞汗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

待人接物之規

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温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爲卑幼者脩飭畏懼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

鞠育教養之規

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凡産子須是爲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乳母者僱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謹○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愼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惟齋沐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羨之禮糜費無益槩宜謝絶

節義勤儉之規

節義之人乃天地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但有男子

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合族俱當義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使之失所○勤儉爲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要於農工商賈之間務執一業精其器具薄其利心爲長久之計日逐所用亦宜節省量入爲出以適其宜愼勿侈靡驕奢博奕飲酒宴安懶惰若人心一懶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萬事廢矣婦女夙興夜寐黽勉同心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甘雅潔凡有重務弟兄妯娌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厨房料理點檢但有僮婢撒潑五穀穢汙作踐暴殄天物者量加懲戒至晚扃鎖門户貯水徙薪逐處照管仍諭各房不許烘焙衣物内外謹嚴俱無怠忽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資粧亦從簡便如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不墜矣

飲食服御之規

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近來僭侈無節風俗日滴盜起民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説所能挽回故歴采古先聖賢之言爲之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恬澹樸雅之風○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唐太宗教太子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朱子問曰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有道之士粗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内而不取其外也○司馬温公曰吾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又曰吾家待客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古人事親有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不失爲大孝○茅容待

客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雞爲饌以供母客知之起拜而稱賢○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予晏平仲敝車羸馬而惠及三族○范益謙曰凡喫飯食不可揀擇去取○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張文節公爲宰相自奉甚約或譏之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量度權衡之規

人家之斗尺等秤所以稱物平施而權輕重者也此固外物耳其實繋乎人之一心心正而公則制之惟準用之惟平使貿易輸斂之間兩無虧累卽爲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利己買人之物則用小等大秤賣物與人則用小秤大等或借人米穀原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小斗放出而以大斗收回卽此便爲人欲輕重大小之間所增幾何而所損大矣蓋幽暗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而心不可欺心可欺而天不可欺吾人爲學欲辨理欲而下克己工夫者先從此處用力最爲親切

保守身家之規

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第一不可姦騙人家妻女第二不可賭博宿娼第三不拖欠包攬侵欺錢粮第四不可煉藥燒丹攘竊誆騙第五不可强橫健訟鬬很逞兇及扛幫教唆生事害人第六不可交結無藉之徒花哄遊蕩不負本等生理及縱

容尼姑賣婆於内室往來第七不可傲人慢物好勝誇能逆理亂常驕奢淫佚第八不可爲貪心所使專行峻險之途吾人能依得此誡每日戰戰兢兢循規蹈矩而行則上不玷祖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隣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家安樂爲何如哉

歐陽文莊公家書抄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處家事宜須平實須有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皆無益也

老親漸就休閒不理家事甚喜甚喜吾弟尤宜善為將順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為處昆弟鄉族之道若嘵嘵揭揭辨已之是折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眞實從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為切要和妻子翕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勉之勉之

凡事當自察其志志於富貴而處之以道終不若以道為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此最宜猛省

凡居鄉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此非以為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也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但近世欲以此為干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强恕而行之道不但府縣過往士夫不相聞則已相聞亦不可不自盡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精實不可一毫虛飾凡恠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

畜臣妾之道規矩貴嚴情愛貴厚檢責貴薄任使貴稱才來書所謂能盡力能幹事有一於此足矣不宜求備也

凡有情於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交或一言不合一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有容之道

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為毀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恠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恠我孟子云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從事於此而未能吾弟勉之到得精力所不及則無可奈何古人所謂人倫之至其實在此非此心精一無自欺而求自慊者未易言此也

凡處人處事去盡輕率玩戲之習則眞實義理自見然苟以富貴為心則全體先蔽所處未必中節但得為俗人之巧於趨避者耳不可不察也

事只隨時應酬不必營營無百年不死之人無數世不貧之家但據見在盡其所事使後人有所賴而為善可耳

李文節公家誥

公名廷機字九我福建晉江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內閣大學士

余平生不喫齋每早驗菜送粥非特脾胃清虛費用省約亦以省中饋一飱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葷午不酒不爲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客無怪焉余亦不怕怪至子孫守而勿失但曰無改于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足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澹之後必貧勿謂清澹之後必興但兒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蓋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于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于貧窶不免稱貸求借于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眞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寧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綃盡化爲田勿謂好華麗而留之凡處家惟米爲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媿雖有分外事吾不爲之慮矣

沈文端公身儉心儉說

公名鯉字仲化號龍江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大學士

夫日用事物之爲侈侈矣然必有由侈者身是也蓋身其本乎日用事物其身之運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爲約則身儉之說也以仁義道德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不殖貨利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而後爲身儉而後爲不侈

夫身儉本矣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好尚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則必不好煩不好煩何侈心好雅則必不好俗不好俗何侈心好澹則必不好濃不好濃何侈故雅靜簡澹者皆以養吾心而正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强乎一時而見獵心喜忽不覺引我去蓋身爲侈藪豈復能移風易俗哉故曰有本之本矣

沈大谷先生訓子語

讀書之則有四一曰立志法古師賢以定其根本二曰虛心長善救失以求其實益三曰廣大博聞多見以破其拘攣四曰省事謝應酬慎起居以聚其精力葢此四者於深造豈有量焉

得古文法可以振起筆力掃除塵冗勝於時蹊悞人者遠甚然初學還急於講明書旨及作文諸法使有端緒而後進此一格為妙此時未有纖毫學力而遽言古法恐無着落處亦何益於事即不古亦何害於事似當熟商之耳

我所謂好西席者在於善教葢延師以教子孫為主善教者有商有量隨時制宜與主人灣灣順此所以多成功若學問雖好名望雖高考運雖利而於學生之甘苦得失如秦越人

之休戚何益於事哉何益於事哉我向欲用相知相信之人蓋為此也

軟美之人誠好相與然須剛正有為識見高卓者方足以發人志氣開人智慧一生不墮晦昧中可與談自好之事若區區尋章摘句一盲引衆盲有甚意味有甚出頭凡在此時極難欲不為整頓則坐視不安欲與之料理則乖戾形於色將斷送此孫而後已或亦此孫之命使然逢此阻碍耳

教子課孫人家第一大事子孫知向學雖貧賤亦有身分若不向學不識禮義與馬牛畜類何異為世賤輕可不懼乎

長夏炎燥宜看理學書葢以理義收拾其心則心定心定則氣亦定不覺其為炎矣

有道者之言謂過去不必起念未來不煩起念現前新新不住隨方合中隨宜調度亦不消起念思之可省閑思量閑煩惱無筭無量收拾起一片空虛境界發心向上第一計也

和氣迎人有如陽春此吉祥善人也戾氣迎人慘於秋霰此凶人惡念也申申夭夭如光風霽月氣度古聖賢盛德容儀大約可想

處世處家庭當以一真相與自然天機活潑纖毫機術用不得

凡事須要耐煩不可任意又不可守住平日習氣須要改頭換面一番尋常日用便是天理流行實際莫將此處看得粗畧也

有事須面言方可盡其曲折方有商量斟酌變通切不可托人傳語凡傳語定與實言不符不但萬一差悞且慮小人從

中附會假揑此為害事不小慎之思之

吾城家庭之樂首推王爾殷先生一家每日晚三子輪值治酒榼菓殽訂相契者同坐小園盡歡乃已次則袁公清公白二兄當休民先生老於諸生而二子委曲承順以適其意爭搆美食樂而忘憂今則李灌溪老先生同仲木兄爭相鬬勝窮極華侈以養其親此係家事厚薄不同其為承順親心則一也

家道之壞必由婦女婦女見短而姦深最喜植黨招羣打成一片此處大可寒心我言之亦已蚤矣何為猶爾爾耶大丈夫須有光明斷决之氣毋為衽席所牽乃能破除諸障非可槩語慈悲寬大二字也

大抵有志行重綱常者定從千辛萬苦中來

舉業事及世間事定須件件博聞

作事應酬須輕鬆快便勿膠柱鼓瑟

舉念須虛心順理勿執自己意見爲道理

要知一飲一啄俱是無端受享時生愧心

要知一切皆空無一件是實不須戀着

時異勢殊一切未完之事自宜早完

做事必任怨任謗然後有成萬無安穩任德居恩之理此從古來如是

世情冷煖最不好是親族眼孔淺人只須大着肚皮包容他切勿怨尤也

我家僮僕甚少好人亦不易得還是恕小過存大體其間稍有用的便該將養成就他不宜十分搜索不宜以成心待之

使他安心盡心該施恩的施些不妨該詐聾啞便隱諱些不妨不然無人任事即任事亦不盡心逢迎諂媚中必無好人也我所搜索者小他所破損者大慎之思之

舉動之際宜審詳斟酌而後發如萬不當言者一時昏瞶而言之一時則快矣後來將如何如萬不當行者一時躁妄而行之一時則快矣後來將如何恐覆水難收不可救藥後雖悔之亦何及矣

先清端公家訓

公名成龍字北溟號于山山西永寧人由崇禎己卯副榜貢生仕至兵部尚書江南江西總督祭方朐填諱

傳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則是家有敎也正惟一家有敎一國觀感相習成風而仁讓興焉矣故居今日而欲陋習丕變當自士大夫之家倡之爲作家訓以示後人云

一孝爲百行之原父母生兒能有幾箇身顯榮親的就是力田貿易肩挑負販者皆可緣分以養親但要把父母時時刻刻放在心裏時時刻刻頂在頭上讀書明理者以養志爲先愚夫俗子亦勉力養其口體依依膝下始終孺慕第一不可聽妻子之言如有不孝族人公罰

一弟兄形雖有二遡源於父母之身究竟還是一箇今人弟兄仇敵只爲看做兩箇所以參商我今立訓同爨者宜一室

和氣若是分居亦要彼此聯屬爲兄者當愛爲弟者當敬患難相恤貧富相顧不肖相勸勿聽妻子之言而傷手足之情如有不遵者　朝廷大律具在莫貽後悔

一族中之人皆吾祖宗一脉譬如樹之有幹畢竟落葉歸根彼族中老幼奈何其不睦乎今人見族中之富貴者羨爲榮耀見族中之貧寒者多生厭惡此種心腸豈可以對祖宗我今立訓凡係族人不分枝派遠近不論人物貴賤俱照長幼執禮倘敢高下異視照不睦條議罰

一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子弟十二三歲時賢愚已定賢者做向上事愚者亦必令其執一藝庶不致閒曠其身到了長成還可以贍養妻子若一姑息或聽其暴棄鮮不貽後日之悔也

一族人不知讀書之樂僥倖博一青衫自以爲萬事皆足至於科第一節皆諉之于閭郡風水不知發過先達盡係讀書之人豈風水之説獨不應于我輩乎願我家子弟破除積習做童生下一番苦功望進學做秀才下一番苦功望中舉即使數命不偶艱於遇合道理明透亦不被人目爲不通

一四民之首曰士原期讀書明道較愚人迥出一頭故稱之曰秀才豈知一做秀才惹禍招災總從一念之放肆起我願子弟小心敬畏雖進學與平人無異埋頭讀書設有非禮之來當以理遣如果有干身家始許理論切勿呼朋引類做出非爲的事來那時悔之晚矣

一士子幸而上達身雖貴顯居家切要勤儉不可奢靡待人務宜謙光不可驕傲

一有田之家率其佃僕及時耕種及時耘耨寧先時毋後時仍不時親身董率勿自家懶惰委之家人徒飽溪壑也

一種田不離田頭深耕易耨是其本分勤得一分多得一分之利仍要積聚糞灰地肥則苗盛於農暇之時就想到來歲耕耘之時有當備用之物乘閒置辦雖遇豐年所獲縱多亦不可浪費少留儲蓄以備凶荒田有隙地必種瓜菜之類畜養猪雞以補不足

一朝廷錢糧依期封納不可拖延爲里中頑民

一生意之人或開店或行商俱要早起晚睡不可偷安語云不將辛苦意難取世間財

一居家要儉當念錢財非易衣服飲食惟期適口充身不可浪費吾永寧地土澆瘠而天時又亢澇靡定少有所蓄庶可以備荒年

一馭僕婢體恤勞苦軫念饑寒不可近狎亦不宜疎遠臨之以莊馭之以禮至要至要貴顯之後鄉黨之間禁其放肆則又寧嚴毋寬也

一結親惟取門當户對不可扳高亦不可就下司馬温公曰嫁女勝吾家娶婦不若吾家二語切記切記女夫兒婦俱要

一訪實如儀容惡疾之類慎之于始不可以一言之合輙將兒女輕許於人聘財粧奩但當量其家計大小不可過費恐傷元氣

一喪葬俱按文公家禮行父母年至六十則衣衾棺木之類俱當及時置備

一祭祀祖先或時祭或忌日牲醴湯飯紙錢量力設備男婦依序行禮不可疎畧

一夫婦之間當思一敬字梁鴻孟光之舉案齊眉千古稱爲美談敬而已矣如今夫妻反目不和只爲太狎太狎則不敬不敬則變生莫測矣是故居室之間當如賓客自然刑于之化以起門内之和以生至於彼此罵詈辱及其身則又祖宗之罪人也豈足語於人道乎倘有小家女不敬祖先不尊丈夫敢用汚言詈夫并辱宗祖者以不孝律出之

一凡年至四十無子方許置妾嫡妻不得妒忌如不遵此訓照七出條出之其夫亦不得縱妾凌妻犯者合族公罰

一貴顯之家有故交寒士在座覺得另有一番韻致若有骨鯁之士文學之人在座則愈顯其休容之度矣子弟貴顯者切莫疎慢士類

一人家生兒子自然是聰明者佳但聰明人每多刻薄則暗中虧折了許多福分常見尖頟之人終於落剝庸庸之人反享厚福一係聰明發洩已盡天機渾含不露所以受用各有不同我勸聰明子弟以寬厚宅心庶可邀和平之福

一子弟將成人之時性情易擾不許結交淫朋浪友如與不端之人往來爲父兄者急早禁絕以防其漸

一子弟年幼早晚不時稽查不許遠離膝下即從師在學亦必訪察功課倘有曠業之日則根究踪跡大加振刷勿事姑息

一子弟居室早則十八歲遲則二十歲切不可再早恐元氣未壯致成虛怯

一子弟家居飲食動作俱教以規矩事上接下俱教以禮數

勿致放蕩恐久久便成狂妄

一子弟出外必稟命於父兄反必面婦女外出必稟命于公姑反必面不許擅自出入

一人家子女到五六歲時男則從師穎悟者望其上進愚魯者束其身心不致將來有佻健之虞從小姑息長大廢棄皆爲父者貽之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女孩兒即教其紡績再長則教其針黹仍約束其驕傲之性婦主中饋爲母者亦須教導務要早起晚睡不可令其懶惰頭足修飾不可令其攛埸語言謹慎不可令其縱肆行止端莊不可令其輕浮若縱而不教一到夫家不成材料不執婦道牽惹辱詈皆爲母者貽之也子女所關匪細爲父母者慎之

一閨門要嚴肅雖係中表至戚務要男女有別遠嫌別疑不可同席而食同坐而語宅中分別內外昏夜之間女不出男不入女子有事夜行以燭男子年交十六早晚非奉呼喚不許擅入內宅

一婦女不許入寺觀燒香拜會惟在家念佛持素不禁

一婦女惟正事出外用金珠服飾在家則家常服飾不得奢粧艷服

一婦女不幸而夫早殁應該守節爲是其或青春年少不能終節者不妨善言儘伊父母令其改適以免意外之誚

一致富由勤人盡知之我謂公道二字乃致富之要訣常見世人欺慢愚人巧詐取財或戥秤升斗出入各別也有賺錢起家的究竟巧裏來拙裏去明裏來暗裏去葢由此心一欺必干天譴終成無益何如任天由命永保福基故我謂公道

二字其致富在勤字之上

一富貴是命裏帶來的自不必說然亦非鐵汁溶成的天道惡盈若無德以迓之恐轉而消折矣

一錢財豐盈千倉萬箱不過屬你管轄不可看作萬年不拔之基若遇好事不做遇貧難不施不過一守財虜耳或者博施濟衆上天鑒之必永享富厚也

一居心不可刻薄天地長養萬物只是一箇仁仁則并包無外今人當處處以仁存心所見所行所言自無暴戾之習純是一團藹然和氣福慧油然而生爲子孫不知存了多少地步自家那裏覺得

一立身貴高高非高傲之高只是不可把自家的身子卑了同流合汚是也須要看得自已身子重自然非禮不爲視一

班荀賤趨逢者如坐泥塗我之身豈不擡高幾十層乎

一人貴立志志非大言不慚之謂也乃念念向上一等做去譬如我志在富則當勤儉以致之所趨者在那一等自然所得者即在那一等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一莫謂神明當敬也敬神明不若敬心莫謂此心可欺也欺此心即是欺天心存正直天知神敬心存欺詐鬼禍災生從古欺心做壞人者曾有幾個到頭

一世間當行與不當行者善惡兩途天之福人與禍人者亦善惡兩途勿謂些小之善不足紀善念一生天必降之福勿謂些小之惡無足畏惡念一生天必降之災二者不分大小只在人舉念間耳太上感應篇註得分明

一不可結怨于人人之最難忘者感恩積恨二端施恩于人尚有忘者積恨於人則透入骨髓鮮有不思報者所以吾人處世當存一寛大之念不獨馭事留其有餘就是言語之間也不可過當我出於一時之無心而人竟積爲終身之怨階矣

一凡事不可做盡人力不逮於我我不可窮人之力人勢不及于我我不可使盡其勢即言語之間不妨讓人一句略得便宜抽身便轉討了許多受用知之

一人終身體認一箇忍字小不忍則亂大謀忍得一分受用一分父子不忍則乖天倫兄弟不忍則成吳越夫妻不忍則魚水反目朋友不忍則氣誼參商居家不忍則乖氣致戾世情不忍則變起仇敵甚而一言不合戈矛頓起人命反掌悔焉莫及不忍之害大矣哉可不慎諸

以上四十一條皆我親身閱歷件件有著凡我後人勿謂其迂遠而忽之也

馮恭定公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爲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倘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毋自恃文學違悞父兄指敎　毋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毋對尊長嘁噫噎咳欠伸跛倚睇視唾涕及撒手交足等弊　毋在稠衆中髙談闊論旁若無人　毋假托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　毋爭强好勝擅遞呈詞　毋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汚　毋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毋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飾車馬等物　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歎羡詆毀　毋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壓鎮諸凡無藉之人　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袍

毋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　毋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毋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毋唱詞作戲博奕清談　毋出入酒館縱情聲伎及更深夜静方才到家　毋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毋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説話看稿以亂文思

以上數款皆余髫年所聞于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爲諸生言之諸生其愼聽毋忽

呂忠節公士大戒

士與其言勸也不如其言戒也築百仞之臺基之弗固實以灰沙層累而危之愈危愈險愈速傾矣辟如淘泉必去其沙石泥淖而後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疢大閑旣踰安問細行作士大戒

毋不孝不弟　毋于父母兄師尊長前恣意違犯致傷大倫

毋貪利無厭　毋不顧義理不恤清議　毋言語虛僞不實　毋非理詭浪　毋輕與人約不踐　毋言人閨閫陰事

毋言動閒輙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詡得算爲士類不齒

毋飲于市　毋恣長夜之飲　毋使酒失體　毋與匪人交

毋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　毋浪遊平康　毋置酒延妓　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　毋見人富貴諂附詆毀

毋借人之勢因人之事以行私罔利　毋昧心受賄代人關說詞訟　毋結知官府　毋攬事帮閒　毋奔謁媒進

毋爭强好勝任性動氣　毋出入衙門投呈送揭　毋代撰詞揭挑搆取事　毋造詞曲歌謠譏彈時事傾陷同類　毋闡人有善行巧爲詆訕揑傳流言　毋埀涎美業輙以計取及抗阻徵徭舞文撒糧欺凌寡弱皆非爲身家子孫長久之策　毋在尊長前長傲亢侮妄自尊大　毋嘵嘵談論輕易品評前輩　毋有過不改　毋拒諫飾非

呂子曰士大戒葢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大防維凡士所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端大本也若於此處放過雖有他長非所謂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抉心術醇澆之故證躬行眞僞之準考學問淺深之符必于此焉在矣世之學者不

誠乎身而動言正心誠意吾不知所正所誠者更何物乎
究竟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總而約之曰毋自欺
曾子爲聖門傳道只在毋自欺三字而喫緊工夫則曰吾
日三省吾身即所謂愼獨也況吾曹視曾子何如而遂謂
無是過乎宜書此於座右每日心口自語曰吾得無不孝
不弟否得無貪利無厭言語虛僞否凡件默自省察方爲
有益然只在自心常惺惺不在逐件剔撥若無頭腦未免
禁制于此竊潰于彼如何得成好人如何得有長進戒言
毋毋無也有之對也初猶勉強做去即孟子所謂強恕而
行者久之漸近自然故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如人
有病此是對症藥方各人信服自然病痊象山先生云千
古聖賢只去人病若諱病忌醫不死亡不止也雖有倉公

望之反走矣
或曰此皆庸行卑之無甚高論果如所戒僅乎易謹守之
士豈學問工夫便盡于此然士有力孝弟篤言行一順逆
凛比匪之戒峻食色之防嚴素履而無咎持謙光以有終
明於止足而勇于改過尚謂之未嘗學問乎故知身外無
道誠外無學日新而不已其可也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密之至也今所戒皆稍知自好者不爲而謂君子
爲之乎然亦有之無其事或有其意無其大或有其微尤
當于洗心退密著力無之又無習而安焉純而不息焉便
是古來大聖賢不過如此吾人只要立定此志一直開眼
努力做去不要七上八下三廻兩轉便墮落下來

蔡忠襄公聖門律令
國家設律令以繩不率之民凡姦盜詐僞之事無不具列使
民知所戒也聖賢垂訓凡士之悖乎道者亦莫不森然具列
是即聖門之律令也不知所戒其何以爲士今僭家戒律且
有持之甚堅者吾儒獨可遜之乎爰拈出八條與多士共醒
之
一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者是
一患得患失之鄙夫鑽緣以赴進取者是
一妾婦阿附取容者是
一壟斷賤丈夫兜攬公事趨利如鶩者是
一墦間乞人望門干謁者是
一無忌憚之小人譸張變幻蔑禮忘分者是
一德之賊模稜柔媚處處討好者是

一不遠禽獸流蕩無耻者是
此八者士行之大關也稍不加愼則干律犯令矣吾人良知
不泯是非本自昭然師不能明言於弟子友不能直諒於同
儕但使清夜内省决有不能自安者總之義利關頭看不分
曉緣俗積染以致自露其醜而不覺其實命中應有者斷不
能少命中所無者徒勞無濟若從學問煅煉一番躁而返之
以靜競而返之以恬穢而返之以潔濃而返之以澹放而返
之以愼僞而返之以眞則出此入彼去跖即舜只在一轉念
間耳有能度此八關者就而問學庶可相成也

楊復菴先生述庭訓

先生名廷樞字維斗蘇之吳縣人舉崇禎庚午鄉試第一爲海內文章聲氣之宗云

崇禎甲戌南宮之役廷樞再被放歸家大人論孝先生呼廷樞立於庭而訓之曰爾終年疲精竭神勞形苦智羇縶塵網桎梏名場交際往還殆無暇日虛聲日隆實殖益落棄有用之日月供無益之應酬知試不利豈在今日且饑飽失度則有性命之憂寒暑不節則犯陰陽之忌危哉愚哉又不特功名顛躓而已汝不讀龔勝傳乎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煎也大丈夫立身不能致身澤民及時行道非忠也二親老矣不能繼志述事光昭前烈非孝也非忠非孝之人四方賢者亦奚以爾爲樞於是悚然骨驚涕泣長跪不能出一語叩頭流血願自今改過大人乃命以所訓者退而登諸木以置座右且告好我者寬其罪戾焉

非逢十不延賓

古人交道貴嚴故云擇而後交非交而後擇況人已輕重亦自判然汝今即入鄉閉關自一至九勿見一客有欲過訪者訂以旬末方啟關延接既靜息九日是日即欵洽流連以通嚶鳴之情亦不爲過又或有遠方蘭友暫駐河干不及久待者間於逢五偶延一見不必盡一日懼妨業也近地者自可相待斷不當引此例苟真相知即施報頻文亦可槩省有欲交拜者彼既携舟過訪即於舟所答一刺速則面辭之亦見真意往來不同貌交也

勿妄爲人閱文

閱文之道諛則傷正直則招尤況身非經師安得無錯謬而輒施丹黃孟夫子所戒好爲人師也往見汝案頭日有數帙甚或每帙多至五六十篇少亦數篇不知目力何以給也興同焉又不可今後且槩辭之必遠友所寄來意諄切者勿論文之多寡止閱三篇苟其有當亦可效切磋之益不然雖多亦奚以爲

勿作無益之文

古文著述務在可傳如近日每人必刻一稿每稿每乞一序最非古道其選集序亦同及他壽祭文之類槩不必作可盡辭以免異同其或忠孝節義可歌可讚于爲其父弟爲其兄友爲其死者此則當爲之耳

酌裁報書之期

九日之內既不見賓則一切書札亦且庋之高閣以一耳目待逢十之期擇其要者報之可也

凡此四條在長於游办者原自不妨正務否則顧此妨彼不得不省省之又省亦所以養吾精神使有餘閒也況才有敏鈍性有方員行有和介教有廣狹各爲其所能爲足矣何必强同於人耶汝遵此訓謂之孝子勸汝遵此訓者謂之良友不然者謂之不知己可也不知己者吾不願汝與之交古人往往獨行其志安問人之是非我也

顧端木先生孝廉箴

先生名咸正蘇之崑山人文康公之裔也崇禎癸酉舉人仕陝西延安府推官

余讀禮家園至追養繼孝而陳氏註云追其不及之養繼其未盡之孝不覺瞿然涕汗皆下夫人子至無可奈何之日搶地呼天莫能自贖勢將以其身永作天地間大罪人而聖人特進而許之曰嗟爾不及者可追也而未盡者可繼也夫然則當吾世尚可為孝子也繼自今往一話言一趨步其或卽匪彝以忝辱先訓則不及之養永無及時未盡之孝永無盡時嗚呼可不懼哉

揚名顯親自是富貴人事然觀所載古人娛親事大抵貧賤人所謂孝畢竟眞意居多富貴人所謂孝畢竟客氣居多且夫聲色貨利之擾攘田宅衣食之經營狎客狡僕之蠱惑種種虧損孝德皆富貴所有而貧賤人所無然則揚名顯親談何容易

無惻隱之心非人然有時殘忍者必其中有所爲也無羞惡之心非人然有時冒昧者亦必其中有所爲也無是非之心非人然有時顚倒者亦必其中有所爲也然則以辭讓爲四端首可也不惟是也古來固有窮天極地愚不肖所不忍爲者而悍然爲之原其故不過貪富貴一念爲之耳是故積廉之一念而爲善善不可勝言也積貪之一念而爲不善不善不可勝言也

人生要須先自識認方不妄自尊大以恣睢鄉黨一當自識認爲何等品格二當自識認何等時候三當自識認何等地位吾人受病全是心粗眼瞇所以不期驕而自驕欲尋下手方法莫如將此三者時自識認則眼清心細將不期謙而自謙

聖人語有不必盡泥者如云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蓋古人少壯時期許遠大斷不作此齷齪貪以爲近死無聊區區轉念爲身家計爲子孫計耳若今之人自少而壯而老有一日不以得爲心者乎自農商而讀書而仕宦有一日不以得爲事者乎方剛好鬬猶是有血性丈夫事今人意有所屬盛氣搆難若將有不共之讐或親友談笑解之而盛氣如故及有人微示之意色稍稍有所袖以往頓化繞指柔矣使聖人而見今日之習俗若此甚也必一言蔽之曰戒之在得無疑也然則與戒色孰重曰極好色之禍禍止一身極好得之禍禍及子孫嗚呼殆有甚焉矣

姚現聞先生鄉薦後見大洪楊忠烈公公示誨曰近見孝廉廣飾輿從蜂擁道中此最可耻事且此種種從何措辦恐一切貪昧苟且之事從茲而起不可不愼

古人稱五倫今人增主僕一倫且加厚焉見有人談其親戚朋友之過惡而信之者矣有談其僕之過惡而不勃然變色斷以爲必無之事者乎有言其親戚朋友受某人之辱而袖手坐觀者矣有言其僕之受人毆辱而不奮然投袂而起曰事關體面不勝不休者乎然則天下之厚於倫者未有若主之於僕者也雖然其僕之日夜謀者則皆侵漁我者也汙蠹我者也其尤黠者更爲小忠小信以自結於我而我耳目所不及察者不知若何也甚者時移事變而颺去也忽焉然則天下之薄於倫者又未有若僕之於主者也

陳幾亭先生舉業述

舉業竿尺無窮時因課子拈數語辟上亦以自提其耳焉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功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爲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

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内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粗疎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其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

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爲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

在家閉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爲上智躁而惰者爲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于勤懶乘于靜若性不耐閑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爲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閉關未必有益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騖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麗澤之悅不可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當油然並興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三歲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獻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於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粗者漫然下筆謬誤誠多故時賢有認題之說題到方思思未必透透亦已晚故昔賢有看書之說書雖看透未常親體終屬彷彿口手無味予所以復有心得之說心得則道藝不分我也古人也題至也未至也筆下也未下也一也大通一貫何敢輕言但偶遇一題覺生平實有體驗則此文必大快故舉業可以修身可以見道

文章眞實得力固須多做尤在改時自非至精至到安能日

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隨即改作工而後已或遇題情未徹技力已窮則不可強索致損心氣姑且放過他日觸發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捨短採長或通新造作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與向來技窮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章遇合眞有神機此日興酣才滿外人訾議不害遭逢此日機澁興阻外人稱賞不免淹落蓋外人以意爲目常以成心失之場中以目爲意適與作者自動之神暗通呼吸間耳平日功夫綿密臨場心氣翕聚風簷下筆自綽乎有神若場前浮昏懶散氣奔心放入闈試筆妄希神到豈知心靈先閉物莫助靈故不可爲者此日也不可爲而可爲以平日養此

日也

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主也顧所造下深不熟此忽然者奚繇來平日義精仁熟當其時則不自覺也妙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亦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撰縱才竭文工將有天然者踞其上窓下作文欲緩中急妄想不生天機忽湊一氣呵成場中作文欲忙中閒心氣不迫力量自足若窓下放懈則遊思妄想從而間之場中意思怱迫則力量必大減減三之一猶足競逐減三之二自知無幸矣

舉業家大忌有三眼高手生百不售一昏憒妄作百不售一苟且輕作百不售一手生者懶作之人也妄作者不知甘苦不解模倣之人也輕作者自謂出其粃糠足以揮斥風雲者也至若題情文境秋毫未知貿貿冥行翩翩自喜斯爲下流更無足論矣或者實負捷才但以奪於旁嗜苦於研思欲以緒餘姑了舉業之債豈知舉業何物英才深造未窮其底安得以緒餘了之粗心而得至精之理涉獵而成信手之拈理不繇心文不關理雖自掌以虎皮孰不窺其羊質怨天尤人何嗟及矣故有幸售之淺子有屢詘之高生譬諸不著不察之行習猶堪對人大徹大悟之空談臨事必敗知行並進才養俱到而不售則萬萬無有是故力勤藝進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塞

黃梨洲先生論科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八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泛濫而說約出焉而又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移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此等人才豈能效國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撻可哀也夫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場經義第二場論表判第三場策五道舉子果能三場俱通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場三場未嘗過目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充故事雖累經申敕褎如充耳亦以時日廹速不得不然也余嘗私議即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主而二場三場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羅文毅公戒族人書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

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慫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爭鬬不肆强梁不欺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已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已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

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已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横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丟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自能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愼勿以吾言爲迂也

章文懿公復羅一峯書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與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於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於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於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之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乎何用汲汲乎强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李文節公誡搢紳語

或言移風易俗須得良有司余曰不如鄉宦鄉宦者鄉人所屬耳目也鄉宦以澹約樸素持身訓家子弟僮僕皆澹約樸素則華侈者自將愧縮而無所容今士夫日以華侈教人風俗安得不壞聞太倉王荊石相公居鄉乘小肩輿太倉人無大輿者太倉士夫不多相公位尊荊翁望重故其化益易或云輿亦有體過損非宜余以為矯俗不嫌小過先示之以儉然後示之以禮耳且聞章楓山先生徒步里中即失體而可維風亦當為之

搢紳不苟求猶人不為丐耳不足為高不苟取猶人不為盜耳不足為廉不求多於其鄉人猶人不為暴耳不足為德

士大夫家居宜謹身循禮以訓子孫式里巷

士大夫節儉方能正直

士大夫出則經濟德澤有益於蒼生故謂之見龍處則養重好修有裨於世道故謂之潛龍

古人仕宦不出其鄉里必素行無玷鄉里所服然後可以臨蒞鄉里之人剖斷鄉里之事如平日不善一一在鄉里耳目如何做官如何臨民斷事則其居鄉始終自有不得而苟者後世易地而仕是以士多苟且之行甚至淫賭貪汚寡廉鮮恥無所不為俟赴任當官乃稍矯飾異鄉不知即知而未知其實蹟但權柄在手亦由他瞞心做了及至歸來仍又如前士之無良亦後世易地而仕之弊也

馮恭定公士夫會約

夫世道隆汚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决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令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可不决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者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

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寖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

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擬於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攜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二拜以見相荅巳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

彼此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折柬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荅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及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既別不必差人拜上

彼此往拜務要相見不可槩以不在辭如坐談時久隨便出一餅一果用之不必設桌以滋靡費

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重齒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為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別

彼此爭搆吾輩所無倘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倘有無故遭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失所傳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夫鄉田同井且然況於吾輩尚其念之

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為主人當先有一拜越數日其客回拜即主人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或庄居不知者

不必論其先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捐分金一兩其餘願捐者聽

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分金若干以助之其異日壽器賻奠仍當破格存厚

異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為賻奠時再具若干為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量給資本以慰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秦越肥瘠視之士風薄惡莫過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衆共絕之不必

接覽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尤多閉戶寡營絕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揑寫連名假書囑托當路或擅借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徧而大家茫然莫知其所自諸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於詳愼蓋關防詐僞徵獨居官卽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款特其大略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願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附學會約

會期每月三會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爲期不設酒醴不用柬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

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會期講論毋及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衆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狎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爲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録爲主其相與當以崇眞尚簡爲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橫渠涇野諸先生專美於前可也

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絕此正崇眞尚簡處彼此各宜體亮若中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虛己下人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昔張橫渠先生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程伊川先生見橫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爲西銘且曰某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己從人取人爲善鄙吝眞傳正在於此

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懷

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於學者今吾輩講學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故鄒東廓先生有云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脩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脩德實下手處而呂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眞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體驗者也

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啻詳矣陽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眞大有功於聖賢不可輕議若夫着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他奇術秘訣也今吾輩發憤爲學斷當自改過始今願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卽此便是學顏子之學

沈文端公馭下說

凡騶從不宜太侈益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以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之兩手兩目既不能徧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驗之久知之眞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況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服役者非

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歛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柰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駡言毀駡主翁者直笑曰吾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戕吾天和致有他事益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于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與人計較些微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于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鍼頭削鐵要養一家性命我卻要在他身上討便宜所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耶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肩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凡笞責僕婢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不寧惟是即寒暑飢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呂忠節公署門七則

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户不斷書香每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剥方燃之焰滴水可厭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或抑人以自亢朘削人以自腴急繩人過以自恕豈不自斬祖父之澤傷天地之心爲閭里罪人也愚自做秀才時便如是立志旣而濫竽一第洊歷銓曹自檢尤嚴今蒙予假省親三年於兹雖蕭然寒素囊無長物而視非義之財如木泡塵屑毫不介意斤斤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友無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爲弗知也者噫愚弗求知也但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所利而用我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我而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我所自持屹如山嶽不可揺撼第無如中我用我強我

銜我蒙我者日紛紛也我雖不利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必有所弗利也智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不能悉不得已借爲七則署之於門所以寡愚過也非以博名非以賈爭非以侈口若曰愚所自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嚮往之願以交相砥申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

一願聞過　愚常拈天理二字日夕自儆然性踈口直自度不能無過有知愚過而不以聞者非益友也吾聞君子愛人以德願直言無隱以爲愚學問日新之助

一不愛便宜　便宜二字入人膏肓所謂小人喻於利也胸中放一利字便不光明更問甚人品況究竟未有能便宜者即偶得之而虧損多矣且清議共唾天網難容眼見好便宜人折多少福澤壞多少名行受多少奇禍而安分知足者反得延長消受君子小人義利禍福愚於此關熟思審矣

一不關説詞訟　兩家詞訟有勝必有負有得必有失若曰理直直則何用人説若曰理曲曲則何故我説此是大損陰隲事且丈夫立於天地之間須亭亭楚楚養浩然之氣却仰人鼻息看人面孔候人詞氣與穿窬之心何異雖曰有大利害大寃抑所言公公言之然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寡矣凡遠近士民一切事體宜安心守分斷此妄想親友亦不必代言

一簡省交際　有人於此賦采薇詫咬菜豈遂如巢樹衣皮之民不相往來故交際亦君子所不廢然有市心焉或溢於格則其交際也乃賄之矣烏可以交際爲賄耶苟熟思義利關頭便於此處看得澹今雖不能盡廢交際而何至日習於

世俗以身爲溝壑乎雖故知憾其立異鄉人嗤其守拙寧甘之也若夫鄉曲閭盤餐瓜果之餽禮尚往來不必過侈爲難繼而四六套啓紅白全柬竟可裁省願以簡之一字諗

一不濫與匪人處　有執經問字而教吾以道義者乎非然而説閒話僞奉承理俗事者吾弗敢與闇比匪之戒從少已然若山人詞客一切遊方之士願作絶交書謝之微聞遠方遊棍善摹人手劄有所求爲則知我者必有所以處此焉

一嚴禁假借　愚嘗謂多言則多枝節多事則多口舌多營則多怨惡故以節言省事寡營爲主然而有借者有更借夫借者有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亦借者每見鄉紳一而借者且百矣借者百而雁借之害不啻百矣君子不借人亦不爲人借矧愚綿力無可爲借亡論清議所共棄而三尺亦可畏

也執法之吏頋旋以一切罹其害者據理直之或以告我吾將破其僞以直汝

一約族黨姻屬無漁利生事　凡我族黨姻屬循循好禮或樸茂無知決不至漁利生事以爲鄉曲芒刺卽有不足吾周之當惟力是視若欲使人畏以魚肉其里之人吾寧身受之吾聞天道神明出爾反爾本爲身家而非身家之長計本爲子孫而實子孫之禍胎彼以爲智莫智於此吾謂實天下大愚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人豈欺我哉愚姻族中固無此也愚寧過慮焉若一二僕從有粗率不簡而貫戾里巷知者幸勿隱蔽以重愚之凉德

齊治録目次

石州　于準　萊公纂

中帙

丘文莊公進大學衍義補表

石州于　準萊公纂

公名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武英殿大學士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事爲酌古道而施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罄獻芹之誠罔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

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徒舉本末貴乎兼該每當繙閲之時自起編劘之念顧一人聞見有限而天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强爲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頓忘下賤僭傚前修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覘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聞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毖

求助肇啟成周訪落之心皆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計日而得臣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民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禄以何稗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臣干冒天威具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謹奉表隨進以聞

李文正公進通鑑纂要表

公名東陽字賓之號西涯湖廣茶陵人天順甲辰進士仕至大學士卒謚文正

伏以世有古今史册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嗇效萬分之一洪惟孝宗敬皇帝德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王之世未粹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繁四庫之藏旰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墨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功可錄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啟賢之繼道實錄方修於金匱餘功載續於汗青非徒撮要以删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敝力於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筵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於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於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於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於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册隨表上進

羅文毅公廷對策

公名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狀元官修撰疏糾李賢起復謫福建提舉後復職別號一峯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與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與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與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與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遠人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太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毋畧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尹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其所以精

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明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名並日月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爲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朱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見前史君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爲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爲君陛下繼

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聰明之資卽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爲未盛廼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淸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擧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遠人以增光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爲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某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

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所學者告陛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有未盡芻蕘之言有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内語其大也則爲父子爲君臣爲夫婦爲長幼朋友之倫若綱之有綱所以根柢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爲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爲禮樂爲刑政爲制度文爲之具若綱之有目所以扶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爲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擧此心也者又所以主於身而爲正大綱擧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

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擧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爲正大綱擧萬目之根本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擧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旣正而萬目兼擧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貳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瞍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於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禹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萬目之擧於堯何如也察璣衡以齊七政擧

祀禮而朝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内治服遠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以明五刑命伯夷后夔以作禮樂命龍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萬目之舉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寶遥洪不視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而允廸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由彝倫之攸叙其在湯也舊服之載纘人紀之肇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羣臣樛木思齊以嚴閫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服禹之迹或率乃祖攸行或監先王成憲或篤叙正父或對揚光命

或率德以蓋前人之愆或脱簪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訓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禹湯之學也不盤遊田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舜禹湯文武惟能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

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髙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高祖之作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壊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况兄弟不容兆於羨頡之錫封夫人同席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葅醢先儒謂漢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

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事於詩書或溺於黄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土木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遠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蹀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媚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攝兵叛其父臣攝兵叛其君婦篤其夫兄戕其弟豈不由太宗之作俑哉此其大綱可謂不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備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

綱不正而萬目亦未盡舉如此以其或蔽於異端或荒於遊
畋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息聖學既息則大本
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
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
厚勳舊也杯酒解忿終全勳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
下也鞭扑不行於殿陛詈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閫範也內言
不出於外私恩不害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
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
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耻則未有此其大綱
亦云正、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
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
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

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
贓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用之恩太
濫此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
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
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於
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
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曰炎
暑談經未免不關乎實踐聖學既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
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所以
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我太
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
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

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
太祖之聖孝一虞舜之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
壤建封諸王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一虞舜
之敦叙九族周武王之時庸展親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
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篤棐同一揆也觀其申明
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
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
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
校敎民之制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
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
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制官
之意庶幾乎古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帥府相繼於內

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
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徒司馬相統屬也命牛諒
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
務宣和平之意而屏褻狎之習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
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
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
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
淪斁百姓有不富遠人有不服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弛張
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陛下此心即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
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
於明人倫而人倫至今猶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

於厚風俗而風俗至今猶夫厚躬耕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
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
有意於賓服遠人而遠人至今猶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
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意者陛下於堯舜
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
請爲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治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於中
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益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
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
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膂壤之隔是
非不及於面諭則腹心無所託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否惟
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
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腹心手足之義畧崇高貴重之勢

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爲欺姦
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厚也閭閻小
民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籍異財貿異類之不如死則
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
也陛下誠能望陵輿哀慕之悲慈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士[illegible]
制之典士夫嚴匿服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
也鬩形骸而分吳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藩籬幼或減
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愛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於之
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
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娶論財中華行殊[illegible]之
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宮闈之禮
申明婚嫁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

不正也所貪者利祿誰同心而相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
相益落穽下石者紛如貽書爭諫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交
也陛下誠能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燭擠陷之姦奬協恭
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
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
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
朱扉一開燕鶻騈集諛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
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
干名此士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
奬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娼優
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繡金
玉惟恐其不多姝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

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
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由科貢
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
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
不得以倖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髠首黃
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
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毋惑於邪說則道佛之風熄
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贓貨載歸里閭
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讟此貪贓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綜覈
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無隱貪墨者必誅而無赦則
貪贓之風止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
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

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徵求極於錙銖而漏卮於寵倖之費苛斂至於毛髮而尾閭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於賦斂者可恤也征舸貫艦動運千夫工匠輿儓延及數户此吾民之困於征徭者可恤也田連阡陌利累羊羔家雖圖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籯金飫鮮醉醲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胥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犬一空脇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此吾民之困於饑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也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横盜賊由此而起財用

者民之命脉財用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斂千賦斂由此而苛征徭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疏理冑監嚴勵風紀精立銓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絶異端科貢既慎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冑監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而無異於唐虞

三代也以言乎遠人之梗化則敵驕於北羌黠於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不常驅之不足於兵守之不足於食此西北之外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為固結流民以為援鬼出神没蜂屯蟻聚此荆襄之外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兩廣之外寇可慮也團聚山砦流俘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外寇可慮也遠人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内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足兵食内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内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脅從綏降款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絶則

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羣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姦弊日銷脇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款既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慮遠人之不賓服哉遠人之賓服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之道則遠人庶乎可服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嗟乎陛下惓惓於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人倫之不明風俗之不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遠人之未賓服臣不憂也臣所憂者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陛下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

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為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艶之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辟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神怪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沉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遠人由是而可賓服薄海内外由是而可熈然太和宗廟由是而可以永安神器由是而可以永保聖壽由是而可以永延祖宗列聖由是而可以增光二帝三王由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

為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此臣所以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為博也非鈎深致遠以為奇也非摛章繪句以為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乎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衍繹其義以進告其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先聖之心法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惓惓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

之於心毋徒聽之於人而不復之於己毋徒能之於始而或忽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宮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列之屏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為有類於此者乎念念在此此念之外無他念事事在此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有不修家無有不齊國無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

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之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人受病非不朽然且大形猶人也内自心腹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臣為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為古方為藥石懼病之將深而預治之信任明醫熟閲古方深察脉理精擇藥

石節嗜慾慎防護日調理其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剗除之則元氣日固於内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壽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爲也及今不爲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姦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夭壽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儆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魏恭簡公進呈講義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學聖人第一先要立志顔子纔學便要做聖人想像聖道甚易做來做去始覺其難仰之彌高進得一級又有一級鑽之彌堅透得一層又有一層瞻之在前功夫慢些又趕不上忽焉在後功夫緊些又反失之顔子眞要做到聖人故見其不可及而汲汲以求之也臣願陛下立志斷斷要學古先聖王念玆在玆眞箇去做覺得這事也不及古先聖王那事也不及古先聖王如此方有進處便是顔子仰鑽瞻忽時也若空在言語文字上求不見得聖王難及處却是虛驕意氣不得謂之志矣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志既定第二便要求作聖親切功夫顔子初用功未免高遠夫子教以博文約禮就日用平實處用功臣願陛下立志如天之高循序用功如地之實只守夫子之教纔得用功不差博文是要開明此心若徒尋章摘句未免支離破碎反自空塞聽明講官解說數行啟沃亦少願陛下親讀聖人之經緊要處就自己身上體貼玩味務要依他踐行暇時觀史惟於治亂興亾大處留意不宜多記損心有得有疑面召輔臣講官從容顧問大臣有事常親召對必令稱古先聖王所行爲今準則特勑公卿舉海内賢者於朝陛下與之相親講明聖學久之胸中豁然大明矣約禮是要防制此心陛下崇高極矣富貴極矣可欲滿前此心易得自肆臣願陛下以禮制心恭敬樽節退讓而毋敢或驕視聽言動都就規矩準繩上

行凡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與夫暬御之人都立有品節限制少有過差大臣匡拂言官抹正不憚速改初雖矯柔久漸純熟矣周禮天官一篇最是周公格王精義後世人主私意不便皆莫能行天將有待陛下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作聖功夫第一怕差既不差第二又怕間斷顏子深悦聖道盡心力而求之自不容於間斷昔時想像聖人道理無處捉摸今分明確實昭昭就在眼前而無可容力只待涵養純熟自到聖人地位而道理在我矣夫禮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臣願陛下優柔厭飫以禮義養心篤信之深必能篤好篤好之深必能篤行功夫常接續而不間斷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曾子事事要學聖人見得聖人事事俱好不知都從心上發來夫子恐其功夫太緐因示以總要處吾心渾然一理是箇統宗日用萬事都從此流出譬如千枝萬葉總是根上一箇生氣貫通曾子平日篤實用功言入於耳即悟於心不覺其應諸口也若使素無積累功夫雖聞夫子至言亦只作一場話說而已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門人見聖人有許多道理今却説一以貫之疑而不信曾子因門人未曾用功不可語以上達道理因舉下學功夫以告之葢忠恕是一貫下學的功夫一貫是忠恕上達的道理元無二致聖人之心天理流行學者之心不免被人欲隔住必須一箇懇篤實心逐事上推去私意間隔使道理常得流通一箇忠做出千萬箇恕來及到純熟便是一以貫之也臣惟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矣夫子一以貫之乃乾坤易簡之理曾子忠恕便是易簡功夫陛下一日萬幾若只於零碎上用功而不知有總會的道理殆不勝其難且緐而與造化聖人不相似矣臣願陛下常存一箇實心推之千般萬般政事都要以公滅私且如愛己則功愛人則緩此是私意間隔必須推那愛己的心去愛他人必不肎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矣責人則明責己則昬此是私意間隔必須反那責人的心來責自己必能有言逆於汝心而求諸道矣此乃聖門仁術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人臣事君的道理孔子告以勿欺也而犯之勿欺是要盡吾誠心犯之是要行吾直道誠心直道此萬世人君取

臣之法皇上欲鑒別羣臣必取其忠信不欺者臣而欺君罪莫大焉然欺亦有差等一曰大奸包藏凶惡變亂是非熒惑主聽此欺僞也二曰積弊苟且成風和率爲文具莫肎務實此欺慢也三曰過悞心本無邪而謀國或未審薦人或未察因而敗事者是亦不免於欺妄也然欲臣之不欺其機亦在上皇上推誠任賢羣臣自不忍欺矣講學明理羣臣自不能欺矣公聽並觀羣臣自不敢欺矣歷代人君深惡人臣之欺而莫能禁者其弊有三一曰壅蔽上情不能下宣下情莫能上達故欺蔽易生也二曰猜疑上以術防下下亦以術待上故欺蔽愈多也三曰苛察小事欲致詳大事反多廢故欺蔽益甚也人君其尊如天其威如雷霆人臣有犯顏敢諫者皆效忠於君忘身殉國者也人君宜大開言路以招來之言而

當則嘉納以奬其善言或不當亦優容以宥其狂庶幾君身
有過失朝政有闕遺人人皆欲盡言於上矣古語曰興王賞
諫臣又曰殺諫臣者必亾其國豈非萬世之法鑒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人臣事君凡有三樣人君皆不可不知一樣是忠正之人其
善易知也一樣是奸邪之人其惡亦易知也惟有一樣庸鄙
之人雖無才德可觀亦無過惡可舉却能蠹害天下國家故
孔子特指出此樣人來以戒萬世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是設爲疑辭教人倣省以見此樣人識趣卑陋惟一身富貴
權利是圖方其未得之先躁急心熱奔競于求惟患不能得
之固不肎爲天下國家謀及其既得之後世味深入於心躭

戀不忍舍去惟患其或失之又豈肎爲天下國家謀哉人而
至於苟患失之則朝夕爲躭位固寵之計其初不過避嫌顧
望緘默取容又恐其保不得則又窺測上意以事逢迎阿徇
時好以立聲譽又恐其保不得則又嫉賢妒能以杜人之進
市恩張威以攬君之權舊時喪不盡之良心至此壞盡到得
利害切身則雖弑父與君亦將無所不至矣孔子此言明白
正大可爲萬世切戒而自古及今庸人常據高位竊重祿者
蓋因此樣人多能謹畏自守而以和柔悦人故人君不覺而
信用之也然則如之何曰人君正心以照臨百官不取其順
從而取其能匡弼不取其循默而取其能敢言不取其尚同
而取其能特立則正人日進庸人日退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時俗但知有才望的便是大臣故舉仲由冉求爲問孔子抑
之以大臣甚難稱也所謂大臣者必其以平日所學之道開
悟君心輔養君德君所行合於道則將順之君所行弗合於
道則匡救之惟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弗肎曲學阿世凡世俗
所謂功利所謂權術皆弗敢陳於吾君之前吾道得行天下
之福也君不我聽吾道不得行則當奉身而退以全吾出處
之義雖祿以萬鍾弗顧也此即禮記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
則去始終一出於道蓋古之大臣類如此不惟可爲萬世大
臣事君之法亦可爲萬世人君觀大臣之法皇上欲求大臣
要不必問其才但察其孰能以道自重而輕富貴孰能格君
心之非孰能引君於當道則自默識之矣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心學淵微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道理又教人以
察識擴充功夫凡有四端在我者本與聖人同其不能作聖
者只因不能察識雖有發見還自家也不知隨發隨蔽若能
察識知得這是善端就這一念推而廣之便可充滿全體人
人可以作聖也正如火之始然雖未燎原已有燎原之勢泉
之始達雖未赴海已有赴海之勢但要常接續他故苟能用
力充之則吾心道理通達流行四海亦無難保苟不能用力
充之則吾心道理窒塞阻礙雖父母亦不能事矣臣惟孟子
學已到聖人處全在察識擴充上用功三代以下往往做不
到聖人者只因將這道理秪在紙上講求不在心上體念弗

能察識旣被人欲遮蔽弗能擴充又被人欲攔阻如何濟得天下蒼生今四海困窮極矣天生皇上以救斯民也臣願皇上勿牵滯於文義將聖賢說的就見諸行通學問政事而爲一先王惻隱之心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功德覆冒萬世皇上一念親親昔者蔽於羣議鬱遏幾數年未能擴是心也旣而一旦開悟遂定萬世綱常能擴是心也事事若此則四海何難保哉願因親親之心推之以仁民今天下小民困於賦役窮亦甚矣而大臣多務因循小臣專事承奉莫肎爲皇上實心愛民者況生民之膏血日削而國家之用度日增皇上雖有愛民之心事事阻礙民亦不被其澤必須擴充仁心以行仁政痛節用度廣求賢才俾天下得大甦息乃可以望太平也先王羞惡之心匪以爲名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

若撻於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彼爲人臣尚爾況皇上爲人君者哉其發憤當如何也先王辭讓之心德盛而益恭位尊而愈謙願我皇上從不敢自足之心而擴之虛懷以納諫好問而不自用舍己從人羣臣有稱美者明示以謙抑至情使進忠直讜言以匡不逮先王是非之心昭若日月願我皇上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常於正大處推廣而毋察細微常在道理上推廣而毋任術數凡用一人必先辨其人之心術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行一政必先究其事之利弊利則興之弊則除之愼重而勿輕改延訪羣臣使之直言凡聖躬過失朝政闕遺生民休戚咸得上聞覽觀前代治亂興亾以考今日所行之得失久之聖心豁然大明矣臣惟孟子之學堯舜以來相傳之學也仰惟皇上有堯舜之資而羣臣多章句書生莫能以堯舜之學啟沃皇上臣愚不勝惓惓敬誦所聞以獻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知者聰明過人其於天下事固能無所不知然若要件件零碎去做將那不要緊的事混著要緊的如理亂絲抽不得箇頭緒一齊亂了知者正不然識得箇先後緩急之序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只揀緊要的做仰惟皇上一日二日萬幾聖躬亦勞矣若不急所先務而徒日親朝政覽泛常之奏章日御經筵講瑣碎之文義雖勤何補今夫應天下萬事者此方寸也不執簡御煩而以煩治緐汨吾神明耗吾眞元則方寸且弗能治矣臣縷縷血誠願我皇上急先所務凝精完神以

固齊天之壽今日所當急者三一曰明實學謂將聖人切要言語實踐諸身而發揮于政事不可效書生尋章摘句及操筆爲文辭也二曰識大體謂恭己南面以天下事分任百官而責其成效今未免君行臣職大臣行小臣之職也三曰接羣臣謂親召見延訪不惟可以明習天下之事亦得周知人才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固無一物不在吾所愛中然吾只一身天下有許多人無緣箇箇親得須就許多人中急急求其賢者親之使爲我轉去親愛許多百姓那時纔得恩惠周流若只知愛人不知求賢教那箇不好的人去殘害百姓便與自家殘害他一般不得謂之仁矣仰惟皇上至仁惻怛葢然天地生物之心而小民未被其澤者百官有司多非其人往往阻礙隔住也臣願皇上急親賢之爲務如何可以

得賢一曰破去資格而開薦舉之門二曰深惡娼嫉而崇推讓之風特勑羣臣人各舉其所知大臣各舉勝己自代宋儒程明道嘗上養賢劄子乃王道第一急務臣敢稽首併錄其言以獻

張文忠公進帝鑑圖疏

公名居正字太岳湖廣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建極殿大學士

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即亂出於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於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酖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覩矣仰惟皇上天

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效啟沃者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强等畧倣伊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邈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借名歷代帝鑑圖說上呈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

一書詞涉隱諷令臣等所輯則媸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
蕕異器而臭味頓殊冰鏡澄空而姸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
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
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畧備矣伏望皇上俯鑒
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
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
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
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媲於堯舜治將埒於唐
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皇上致治
之迹而繪之丹青以為模範者矣

張文忠公進職官屏疏

竊以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顧人主尊居

九重坐運四海於臣下之姓名貫址尚不能知又安能一一
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著之間百司庶府尚不能識又安
能旁燭於四方郡國之遠乎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
姓名書於御座屏風坐卧觀覧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
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我成祖文皇帝嘗書中外官姓
名於武英殿南廊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
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於奉天門西序良
以輿圖遼廓官府分羅身既難以遍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
明智既難以周知故操其要約而運諸掌君心也臣股肱耳
目也人之一心雖賴股肱耳目以為之視聽持行而心之精
神亦必常流通於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
効其用此明君所以統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惟皇上

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覲奬賢能頃者吏部奏
除躬臨銓選其加意於吏治人才如此顧今天下疆里尚未
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
推廣德意開發聖聰者謹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
備查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
貫及出身資格造為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
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為浮帖以便更換
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内閣臣等令中書官寫
換一遍其屏即張設於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
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其人原係
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
辦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親賜詢問細加商確臣

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
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於聖鑒之下
不惟提綱挈要便於觀覧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姓名常在
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於宸聰其賢者將兢兢焉爭自
淬勵以求見知於上不才者亦將凛凛焉畏上之知而不敢
為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
所製職官御屏一座隨本上進伏乞勑下該衙門收進如法
張設恭請聖明俯覧以少盡臣等因事納忠之誠

申文定公請定從祀疏

公名時行字汝默號瑤泉南直長洲人嘉靖壬戌及第一官至大學士爲元輔九年予告居林下二十三年

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又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儒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辯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於

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眞豈其自創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於其中提示切要以啟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所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邪葢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於道有以身發明者比於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葢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讐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用而不安於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於見聞斯於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於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於薛瑄之次以昭歷代文運之隆

蔡忠襄公治平大道疏

治平自有大道帝王統一心傳敬繹聖經祖訓以佐安攘一得事竊惟我皇上文明神武真堯舜不世出之主也臨御以來徽猷何可勝舉以至財用兵刑一切機務何一不經睿慮周詳而數年以來未臻治平之化臣孤遠小吏狗馬有心嘗夙夜憂思而不得其故然幸際昌言不諱之朝敢不一抒迂見以備聖明採擇臣思今天下變亂日深戡定亟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之大道見小欲速終非撥亂反治之真才即如大學一書臣等童而習之壯行罔效致儒者有迂踈無用之譏而聖經不能與富强之術爭勝若此者豈但得罪皇上實且得罪宣尼然聖祖教澤弘濡海内人心不死獨提大綱立轉風運惟我皇上爲能以臣之愚竊信大學聖經首重明

德吾孔子直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提挈萬世治平天下之本領其學爲大學其道爲大道斷非小才小智小信小忠之可幾從來大君舍此無以平治天下大臣舍此無以致君堯舜此非臣迂愚臆説也欽惟太祖肇造身在行間嘗問儒士范祖幹等治道何先曰不出大學一書太祖曰吾自起兵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治太平悉此道也又諭禮部侍郎曽魯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嗣後命學士宋濂等進講大學傳十章與相諮論而真德秀大學衍義且大書西廡以資省覽列聖承休日與輔臣楊士奇解縉楊榮王直等講析大學經傳參稽時務發明心得世宗聽講大學衍義而賦翊學詩神宗閲大學衍義補而親裁序文刋布天下使家喻户曉用臻治平聖祖芳規炳如星日夫唐虞以明德開天迄於三代皆在上昌明大學故一德同風生民乂安自小雅失而四裔侵治道分而聖經作漢唐宋雖知尊尚明晦參半故治亂相尋迨我太祖專崇孔學手定乾坤聖聖相承歷奏安攘則大學一經功効較著皇上具天縱之聰明拯生民如饑渴願萬幾之暇少節章光勿親細務精研此書以明德建皇極俾臣民象指共遵蕩平何難大明内聖外王之學提收揆文奮武之烈而天下之小才小智小信小忠譬如爝火豈能與日月爭光也哉

呂司冦公明職篇 任山西巡撫時頒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乎余言

萬曆壬辰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坤書

吏承出身

雜職小官多出於吏員承差夫吏承上納大小行頭供役司府州縣房中案牘止尾承行之名堂上應答類多奔走之事通明律例者不多練達政事者甚少文書叢積年書手招擬

托慣弊主文借公衙以支門戶緣私賄以養身家三考甫完此心久壞一官初授惟利是圖豈無賢者秉正持廉要之千百中十一耳嗚呼官多卑吏吏亦自卑朝廷一切事體未有言官不言吏者如文移則言仰某衙門官吏如示仰則言官吏人等吏何嘗卑哉倘念上納之費所值幾何終身優免無一非百姓膏脂所在榮光何者非朝廷體面今日得做一官是我報效之日俸禄雖薄比吏自然略厚陞遷雖小好官定是途長況上司耳目察爾獨精但有一長無不培植本院薦人惟論才賢不拘資格努力自愛無負敎言

明倉官之職

朝廷錢糧黎庶膏血攢零合整積在倉中凶荒以活萬姓之生征討以濟三軍之急爲倉官者收時要極乾極淨量時要極準極平倉中務使乾燥上防雨濕下防水浸晾窗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防雀入墻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穤灰以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上倒下務使薰蒸濕熱之氣得以宣洩每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喜悅前程自然遠大而今做倉官的地濕房漏全然不理雀食鼠盜與我無干只愁妻子貧窮只恨錢財不得收時刁難納戶及至常例滿足濫收濕粃又有一等作奸之人暗通納戶半折銀錢至於出放之時短升少合零取碎侵無所不至亦思朝廷設倉官者爲何不忍一年貧苦致壞一世前程仔細思量真是可惜本院留心採訪必不虧你好官敬聽吾言大家勉勵

明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三年方爲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不問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凶盜全不緝拏只索弓兵常例甚者擾害居民刁難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强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奬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拏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

之

明驛遞之職

倉巡看驛遞謂之熱鬧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迭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嘗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冒破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斥逐的也是你拏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明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爲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攔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攜茗幕疋布上街擔筐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爲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爲攘奪之具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衆家之肉安自已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約但有違犯定行拏問追贓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

明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況頸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强賊尤爲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劫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客櫃櫃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插翅騰空況監墻重重門户乃重犯往往脫逃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全不堅牢鐐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妨姦之意力倦心慵情熱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贓疎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祇緣發解之時鬆覊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霑恩穢汙不肯掃除病疾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枷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舖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悉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爲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明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户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单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衆人剥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樁繫以横繩解户投到公文即時堂下伺候各将銀囊搭掛樁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户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即塡庫收一面即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

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庫官雖怨而無辭羣小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内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先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年來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官恩例監出身

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即令官恩生也張釋之以入貲卜式以入粟即今例監生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詆以蔭得官者爲豢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爲銅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見之俗也抑此兩種人特不自愛耳藉門户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安富尊榮坐銷日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貴氣習者倔强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念程路無多者闒茸不奮精神而縱貪婪以詿吏議是誰之咎哉余向亦紐衆人之見謂賢才不在此曹及入官以來於官恩中得三四人例監中得一兩人甚自振拔余雅重其人因以示勸諸君其勉諸

貢士出身

國家恩典惟養士爲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高鄉黨敬重官府優崇差徭槩州縣包當詞訟各衙門存體歲考搭棚餅果花紅紙筆何者非民脂民膏科年酒席綵樂夫馬盤纏一切皆榮名榮利及至廩膳年深貢之國學旗牌路贐半於科甲故自入學以至入官蠲除作養費軍民不啻數百金矣閭閻市井小人一飯不忘報自思何德何功受此大惠久惠故官無大小自家命定前程職無崇卑自當隨緣稱報若爲士時優我以廩餼作官時食我以俸禄始終只豢養我七尺之軀

無益於黎庶無功於朝廷蠅營狗苟只爲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科甲出身

世俗談榮貴無不艷羨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艷羨余亦未嘗不於此沾沾焉何者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謂澤可遠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謂道可大行聖賢之艷羨貴達蓋如此科甲中人非澤可遠施而道可大行者乎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入座九列肯留心於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步之榮逞恣睢之欲爲三窟之兎爲百足之蟲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

教化全不舉行惟諂媚上官以結他日之薦監司則安然渾似閉身而民生吏治畧不關情惟僅了簿書以塞目前之責撫按則侈然惟知尊崇而官常民隱漫不精察但收恩避事以保富貴之身智巧習成雖係天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彌套熟雖遇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良立朝既已無聞居鄉又復肆横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耻其負塗無能拂逆昔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爲名宦入爲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爲惡之資負國殃民招人指罵榮乎辱乎余言傷於激切而若是未嘗無人吾輩受國恩不爲不厚負世望不爲不隆可若是否乎余自耻不類恐爲朋儕辱故諄諄自責如此所願同志各自激昂各求表樹無愧科名幸甚

明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官之壞亦無如教官矣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爲世用則行取爲編脩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匪朝廷濫擢此官乃教官實稱此職也今之士習何如乎使爲教官者正其心術端其趣向教以立身行已之法廸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爲端人正士出仕則爲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爲杜稷之重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國初之典薦廟堂不照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脩已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即以舉業講課者有幾人哉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已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委我以養賢待士之責豈區區索贄見勤節規遂足盡教訓之職哉

明弟子員之職一

朝廷教人讀書正欲我就經史中明那一種道理何者自古及今凡身心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道天地鬼神之造化草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應之務艱危難濟之變轇轕難剖之事隱微難見之理幽遠難測之數經史中有一不載乎古今是這箇天地人物古今是這等參贊輔相以古經史之道治今之天下言言符契事事脗合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食之有資於口體世上少他便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便

不成好人朝廷特設學校羣以師儒令其口誦心惟身體力行指望諸士遵聖賢之言成聖賢之身以立聖賢事功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宙生民見唐虞三代太平故待士之體貌獨優舉士之禮節獨重用士之榮寵獨隆所以期望之者誠厚也諸生終日誦讀字字都向心頭想一想句句都往身上貼一貼試看古人所言與我身心合不合其合者便要體驗擴充其不合者便要沉潛思索便知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士子把一部經史當作聖賢遺留下求富貴的本子把一處學校當作朝廷脩蓋下求利達的教場矻矻終日只爲身家猶如僧道替人念誦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歩經錢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

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量豈不笑死媿死人生七尺之軀皆有安天下萬物的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本事聖賢又留下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學術日日做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功效只是少了這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心腸所志既非古人之志所學亦非古人之學只知記作時文誦讀策論從不在本領上體貼他日忘了這口頭學問渾是一箇空軀殼餓肚腸至於經世之務更不留心只問以本州縣編審差役如何均平地糧如何清楚盜賊如何消弭風俗如何轉移倉廩如何充實荒歉如何救濟且未留心而況世道之汙隆國家之理亂更不見有這般經濟學術治平手段一旦付爾舉行責爾效驗到手事兒皆

平生夢寐不及着肩担子皆自小心思不到要做詳審精密之事成光明偉俊之功豈不難哉所望諸生以天下國家為念以憂勤惕厲為心為學便是實學休為言語文字之工作人須作端人無矜聰明才辨之質他日策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俾社稷賴以奠安蒼生賴以得所朝廷收養士之效科目有得士之光流芳於竹帛增重於冠裳士大夫皆為之吐氣揚眉曰吾輩讀書人經綸手段固如此哉諸生勉之

明弟子員之職二

朝廷養士本為安民所以待士何等隆重望士何等殷切吾少時鄉居見閭閻父老闤闠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於市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之重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俗為其所笑耳若閭閻其行闒闠其心言不根道義身不守禮法三五相聚則恢諧嘲訕鬬口舌之工一二浪遊則淫邪狎昵作苟且之事少年恃其才學藐視師長霸者逞其刁悍挾制有司或小不忍而動大怒輕遞呈詞或一人事而約衆人同行囑托說正話者則笑為道學而吹求其短不跪隨者則惡為古板而厭棄其人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董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此八行者關係名檢不細士日以八行自點檢不枉父母生長此身不枉天地涵育此身不枉詩書教誨此身不枉朝廷作養此身他日屬纊之時將平生打算一回也不含羞於地下本院平生立志不專向道不篤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訓廸諸士第謬持風

紀於諸士有師帥之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誡今日士風三事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才時見同學長者竦然恭敬不敢高言大笑不敢亂序先行分付唯唯聽從使令踧踧奔走比見近日縉紳談天下士率以新進少年侮慢長者為憂夫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禮非以慢人自棄其道耳尊長尚存謙虛卑幼豈宜倨傲況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為首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後長徐行諸生未必皆然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為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此等士風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

有則改之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夫朋友之義過失相規未聞同惡相濟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士者即偶為人侮一士之口之力亦足以告之當事明正典刑況處處衙門自必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説或一士見凌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寃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攢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讐勢必至於私黨横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士為諸類中之賢乃不以道義相先而結黨以為諸類倡余甚悲之本院身非緇黃家亦士族而惓惓如此者以士君子之行望諸生也倘禮法當如此則經史法

律必載之諸生其繹思哉

明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姦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俱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切莫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輙聽皂快支使性慵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狀擅作威福署印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耻也况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為輕則戒飭重則拏問後悔何追

明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即流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為均之差糧不明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之荒蕪不墾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寃我為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為剪之嫖風賭博扛幇痴幼我為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為弭之老幼殘

疾鰥寡孤獨我為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為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為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為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為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為姦我為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為省之衙門積蠹狼虎舞民我為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為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為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為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為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為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為興之市豪集覇專利虐民我為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為杜之聚衆黨惡主謀唆訟我為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為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為舉之某事及時當脩我為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為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讐我為去之使四境之内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

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洞其獘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仕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甦醒幾何政事脩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士民得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如此治民即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媿無媿戒劾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明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掌惟一以安靜為事則府佐所同也

明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為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滙迄今之為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為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為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寮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察姦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刼公行者姦暴為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滯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

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尚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獘革姦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凛凛風生萬井之黎民瀼瀼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

明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爲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内凡户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刼竊鬬殺貪酷姦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遠設分守巡道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寃枉不伸姦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蓄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察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

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本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追陪直指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朝暮道旁迎送每日院内作揖直指閉門則行票互設酒席問縣官索要戲子怒該房水陸不豐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爲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已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爲不尊權不爲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黎修舉政事者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頹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不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愼無復然

明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潔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舍督學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幇補甚榮進也賓興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不啻竭蹶趨之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耶即使朝督暮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

遠世教久亡桓榮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窮經尚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摘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爲利祿之塲以詩書爲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聚談天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以天下國家之寄令其數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豪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

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並無違礙里老隣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保結終身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為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已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諸士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警怠荒督教官以修實政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上癉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

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明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蓋綦重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察姦刑罪蓋癉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曹何按察司獨專謂刑名乎即刑名一事亦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者謂必按察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也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同異乎反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參挐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潔己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明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為外僚領袖為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政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材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鼇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

桑養老恤孤儲蓄𧶘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為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官吏起送保結或復命覲賀造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安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苛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姦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刼簡詞訟

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煢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奸擾下者參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明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已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若以有諸已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恕也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煢獨不恤寇盜不息姦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奬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𧶘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僭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歛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顧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喜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等事

分毫不費民財以為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硜硜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為輕不足為重則是官也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為軍民造無窮之福為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情無當不妨明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進廢格諸君子其沓揚精采殫竭心思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明職既刻以視友人友人曰君言過直矣余曰三友先直余僭首諸僚安得為涵蓄語且余云云皆為不肖者發也賢者惡惡有同心不罪余直不肖而罪余是自謂不肖也倘聞言而悟斯改焉即罪余奚病矧余所謂職匪曰能稱

所謂不職匪曰能免善則與諸僚共為之不善與諸僚共
改之是余亦未嘗不自亶也嗚呼士君子良心炯炯靈明
固知不罪余亶矣

王文成公廬陵政書

止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
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
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六十字
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
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
為人之所敬愛乎吾民其思之

救病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病
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尚

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
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
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為
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
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埽
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
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
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
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
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息放告

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

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愈長刁風為害滋甚昨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莫伸者姑一放告來訟者以數千閱其詞類虛妄取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駕揑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懲爾民之誕顧吾為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槩治以法雖曰為政之常吾心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復不吾聽吾亦不能復貸矣其熟思之毋遺悔

保甲

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横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善老人去諭此意毋有所擾

禁假差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令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自處若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顧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姦偽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弟與之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防火

昨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良由衢道太狹居室大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不計久長直至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東西相接連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為墻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

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

和軍民

昨軍民互爭火巷赴縣騰告者以為軍強民弱已久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苟一陷於罪即投之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首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為彼為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

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宜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乞免買辦葛布申

奉鎮守江西太監牌差吏賫銀一百兩到縣收買葛紗本職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稱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騰沸江等迫於徵催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貱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復催督買辦又在前項折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況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為盜攻刼鄉村日無虛夕若不轉申祈免切恐激成大變據此方欲備由申請問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今復蒙鎮守府催督并提當該官吏伏念前事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憤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茍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巳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伏乞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諭別父老

縣令到任以來以多病之故未能為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復局於時勢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兹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修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澤惟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爲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爲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于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皇上不以臣言爲謬謂可施行仍乞天語申敕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須行天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并以覈約州守縣令者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爲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御史疏薦于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關人倫傷風俗者必寘之法如是久之而敎化

自興

一育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爲諸生諄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爲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爲敎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爲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爲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于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敎讀得人

一學宮敝壞即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即時修理完好仍要埽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豈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爲州縣者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于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廒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于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堤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
垣頹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汙下所宜樹木及時種
植
一倉谷主守須擇殷富謹厚者量以禮待每年交盤更換勿
令偏累傾家但令接管者照數交收勿令吏書叅與以滋需
索及時斂散出陳易新皆縣官躬親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煢獨不沾實惠皆繇吏胥添揑詭
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木牌仍不
時查核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壻
姪可養者不得混收以妨無告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預備倉谷城中
四門擇寺觀寬綽者設廠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

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
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
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繇帖使小民先
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算定人戶額田數田糧數均
傜里甲條鞭數分為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用此簿不
得別立第一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簽民間依限完者
即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
一兩而從未完者即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二
三兩者即從寬處毋得但論銀數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
殊催徵止用里甲間于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
得遍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益繭絲

一徵銀不加火耗即須聲遍地此亦易事何海內寥寥信乎
立志高遠者之難所宜猛省
一收銀要不時取收頭法馬等子查對令解戶親自敲針
一起解銀兩須委佐貳不得用窮官猾吏以致失事
一天下庫藏未有不為庫吏書侵欺者查盤時那借支吾非
其實也必須訪的監禁即時變產完納者貸其死不完者即
申上司置之法一應收放掌印官纖悉自封自判勿復入其
手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准詞致原被兩
家同歸於盡民之窮困此其一端為民父母當肫切勸化令
勿輕訟事涉倫理而無大故者即為焚其狀詞免其仇隙其
他苟無關係槩勿聽可也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縣官即至其
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
尸到壇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即到壇中相驗審問
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敢輕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
以人命詐人者亦息老穉之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佐貳官不得擅受民詞擅出牌票衙役尤宜箝束佐貳之
害民即令之害民也
一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皂快下
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一本縣人不得容棍徒在別縣赴告除強盜外關提者勿聽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舖致染瘟疫及為牢頭索詐婦人

不係大辟及勘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罪犯除大辟及引例充軍外其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次丁者照會典發本州縣擺站做工煎鹽哨瞭各照徒流年滿釋放此刑罰中仁恩不可廢而不行也

一獄中重囚日間寬鬆夜間當嚴禁獄門不得容人出入常行不測查點

一吏書門皂暱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愚者不爲往往愚而不悟何也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爲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扁額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爲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之蟊賊蟊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

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片機械變詐無識者競以爲能浸滛入于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爲何物矣所當訪實悉榜其名於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人并拿重治

一豪奴倚主人之勢魚肉小民莫可控訴訪實惡端申巡按御史拿治

一刑杖竹篦不得重一斤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楞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姦弊出於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于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捱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沉閣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爲妻子僮僕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謗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平易買不得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舖行錢物佐貳衙一併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生辰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不得假借巡戢查點將不到人役科罰銀穀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鋪陳往往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爲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令移用以至缺少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此實爲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武備不但地方保衛亦官府自身保衛昔人作縣猝遇大盜詐作承差突入縣庭拔刃刼庫縣官紿以庫銀大錠不堪

發用爲批票取之大戸所僉大戸皆民壯之驍勇者諸人知
令有急皆磔磚石而入遂擒羣盜使非掄選平時安能應變
倉卒須將各州縣民壯弓兵汰其老弱實其虛冒儘足以
壯士練精兵備不虞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
家及通盜捕快置之于法一有生發即行嚴捕必擒獲而後
已此等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既
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之責往往深怒失
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賄致盜賊
以此縣便于行刼縱横無忌失主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釀成
大亂恒必繇之所當痛以爲戒
一強竊盜到官縣官即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急起贓贓眞

然後具招勿輕信扳誣而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貳審問
一賭博爲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者責令兩隣
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爲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内居住有居住者兩鄰不
首同罪
一白蓮無爲等教自古倡亂之首務要密察訪嚴驅逐無致
遺害地方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節儉以挽侈靡之俗即宴會名刺
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搢紳
彼此遵行節財用于易忽移風俗于不覺矣
一民間渰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鄰不首者
同罪

魏敏果公申飭憲綱疏 任總憲時上
竊念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故督撫廉則
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此固宸衷之所洞鑒部院科
道諸臣皆歷歷言之即督撫諸臣亦非盡不自知也獨思封
疆大吏扳諸羣僚簡在帝心委以事權寵以爵祿自當潔己
奉公察吏安民以報　朝廷恩遇乃往往未陞督撫才能尚
有可觀一經簡用操守頓爲改節受恩愈深負恩愈大清夜
自返於心何安我　皇上宵衣旰食尚不忍以需餉之殷加
派百姓爲督撫者亦何忍因肥家之故縱貪殃民以屬官之
奇貪爲一巳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
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綱紀爲臣子勵名節風紀所
在臣之職也恭請嚴飭而申明之

一各府州縣等官不許謁見督撫布按在前　世祖章皇帝
屢加嚴禁未敢公行今且以謁見爲定例屬官到任未嘗挾
貲而來勢必那撮借貸竭力逢迎冀得歡心日後剥民補償
貽害無窮所當申飭者一也
一督撫不許差内使人等借訪事爲名往各府州縣所差之
人一到地方口中賢否較督撫親臨懼怕更甚暗地供奉流
弊難言所當申飭者二也
一各府州縣等官擅離地方赴省拜壽夤緣通賄弊竇多端
至督撫每次加級屬官每次餽銀行賀兼以金杯錦帳等物
屬官何出惟有剥民所當申飭者三也
一督撫布按不許私開便門容所屬官役人等並内使人等
出入傳事不但風憲失體抑且詐弊易生所當申飭者四也

一督撫布按不許將游客星相及優伶人等或留住省城或轉送各府州縣動挾上官威勢擾害地方所當申飭者五也
一督撫布按凡應造冊籍投送各衙門不許借稱部費縱容屬官科歛苦累民間所當申飭者六也
一督撫所屬學道考試生童關係文教宜嚴行查訪凡有不公立行題叅不許受其餽獻縱容賄賣生童溢額私取漫無糾叅所當申飭者七也
一督撫布按稽察州縣凡召買米豆草束及委官修造兵械製辦火藥炮鉛船隻等項不許揑報價值代爲開銷不許將民間所辦米糧物料措不給價行户貨物過關收稅萬苦千辛不許官價取用此皆督撫狥庇縱容以致有司肆行無忌所當申飭者八也

一私派補庫及變賣倉粮督撫不許狥庇有司衛所等官任意灑派亦所當申飭者九也
一府州縣等官離任凡有花費庫銀錢粮無著該督撫不許勒囑新官交代以致錢粮愈久愈消後雖發覺追補多不能完錢粮付之烏有所當申飭者十也
以上十款皆係督撫應行事宜關係吏治民生者自今嚴飭以後闒茸者力圖振作貪汚者洗滌肺腸若有因循陋規臣之白簡無私訪查有據者立行糾叅即事屬風聞亦不敢不指陳入告請旨容察庶幾大法小廉風清獘絶以成端本澄源之治矣

耿恭簡公耐煩說

有筮仕爲令者請教於先生先生反之曰子玆往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否要耐煩令不達請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女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玆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懟之心生憤懟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懟又不容違道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甿隸之子欸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有觜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

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務鞅掌昃食靡遑倏旅賓之鷃報踵至倏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莞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蠧孔弊竇醞釀於玆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曰要廉即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劻勷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

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情慢叢脞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脉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

右耐煩二字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顧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何如耳如志蹟名卿膴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吃得三斗醋吃得三斗薑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心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眞引難求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禮嶺表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殺人以媚人程伯子能耐煩於鎭寧之忌刻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

不盡心至於諸邑競務華潔供帳以悅內使之意則不耐煩效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爲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

先清端公親民官自省六戒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于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飢寒勤其勸化事事出于無偽蓋無偽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于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

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愼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于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于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寃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狥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遺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未嘗于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爲暮夜楊伯起之

四知言之巳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于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銜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于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于任意苛歛種種誅求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厘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絶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肎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巳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巳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艾天傭先生與張臨川書

先生名南英字千子江西東鄉人天啓甲子舉人仕終監軍御史精選攷爲舉業家所宗

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於聲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誦道德進聲譽於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葢知老父母爲聖賢爲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涖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尚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尸户祝操此爲券不卜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己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葢不肖之鄉有鄒南皋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雖面從貣應且悁矣故南皋先生之謗不少及捐館以宫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皋先生之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弟子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己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

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爲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爲臨川若有欲爲老父母所爲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也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

張受先先生遊客說

先生名采號南郭蘇之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仕至禮部主事

遊客不審所由稱前此絕不聞近稍見告然亦孝廉公車往來道經故人部問候故人不無交際耳既則有名下士輒攜簽遠走于有司既則不必名下士板鐫詩若文一二册即負名下持要人牘遠走于有司有司冀其游揚且懼騰謗事惟謹每厭所欲去吳故孔道搢紳至布衣絡繹即次因居間訟獄甚則有司承奉判牒送某呼持牒吏語富人具若干金否則下牢狴夫千金之家豈有千金不過田廬器物俄責若干金必斥田折廬變易器物應急不得三之一家立破是可訓乎雖然於客乎何尤實維主者主者任天子郡邑寄于惠下民所御惟法法一則民安苟無犯而加牘刑則是以法斂財

苟麗辟而倖免則是以生死權利以法斂財則富者莫保以生死權利則貧者莫服而富者恃以逞若是則天下惡得不岌岌乎而猶惟客是徇徇客則境內有力者皆得持其手於是廷如市有司如儈客及境內有力如販問所鬻則惟下民問所髙下則惟天子法爲民社主而乃鬻下民髙下天子法以充報賄此無他廉耻不明故士行不立士行不立故客輕去其鄉而主者輕用其法使廉耻明則人不倍本行不求外勢不昧公道以結私惠則四民有常即盜賊何自起斯治亂攸繫可無辨或謂遊客者文之爾通稱爲秋風客言所至凋落也或爲抽豐言分乃羨溢也吳舊守陳公黙菴有謝客榜云我豐任爾抽今豐安在毋落客事一時播笑回車去是知源清流清源濁流濁大致弗爽也

袁了凡先生當官功過格

先生名黃字坤儀浙江嘉善人萬曆丙戌進士仕至大叅

功格

吏

能爲地方興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實惠筭千功　勸戒同僚行善止惡以事之大小筭功勸戒上司倍筭　核去府州縣貪酷正官一員筭千功佐貳減半論　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輕革逐一人筭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銀粮停比詞訟停審一次筭十功　能禁戢勢官豪奴不使播惡筭百功　能摘發姦惡神棍置之於法不使騙詐愚民筭十功　偶有錯誤片念撥轉不吝改過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筭十功　嚴禁佐貳不得擅受民詞筭十功　遠來人役早發回文

一事筭一功　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隨人之大小人之善惡筭功

户

催征有法勸諭樂輸不煩獻撲而錢粮畢辦筭千功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合縣受福筭千功　清核地畝錢粮井井有條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隱包侵致累小民筭千功　遇大災大荒能早勘早申力請蠲賑設法救活多命筭千功　設法斂解緩急有序革除陋規積弊不苦粮里不累貫解員役筭十功　較准大小法馬嚴加稽查使胥吏不得出輕入重筭千功　給發役從工食養濟口粮如期并禁吏胥剋減一次筭十功　荒年煮粥賑濟孤獨及收養遺棄小兒一人筭一功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者倍筭　用物炤價平

買不倚官勢虧民一日算一功

禮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德無量

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返醇算千功　祈禱能謹齋戒祭祀如對神明竭誠有應免水旱瘟疾之災筭千功　表章先賢旌舉忠孝一事算百功　親講鄉約懲勸有方誨誘頑民平其忿心改惡從善各因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算千功　故舊經過地方厚待加禮一人算十功若患難死喪而加撫恤者倍算　禁止惡俗如淹女火葬宰牛殺牲酒肆臺戲等類一日算十功　接文士下僚有禮無慢一日算一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

貧者助一兩算一功勸人共助者同算　瘟疫癃痢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十功　瘞死人及枯骨一人算十功

兵

力行保甲親編親審不致擾民而邪教姦宄自息算千功

遇兵盜竊發能豫為防範力加捍禦免百姓被難算十功

盜賊拿到即審務得真情真贓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供不許扳累無辜不專靠拶夾招承無枉無縱一次算十功

嚴戢捕役牢囚飛詐良善算十功

刑

凡聽訟能伸冤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　鬬毆人命或故或誤為首為從俱細細分別立時親檢定罪不致游移出入干連無辜算千功　冤枉重辟案成囚獄能詳覆審豁者免大辟一人當百功永戍一人五十功滿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五功二年者十功一年者算五功滿杖一人算三功九十以下算二功　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懲誡算十功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賭博者一人算十功　懲治訟師扛証不得刁唆搆釁廢蕩人家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條如老幼醉酒不打婦女非犯姦不打尊長告卑幼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拶弗夾要枷弗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為簡點不容吏胥上下其手算十功　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節要即為抹去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一事算一功　詞訟據理直斷不嗔越訴不偏護原告不狥囑托耐煩受言使兩造得盡其情及到別衙門

隨其轉辯不以成心怒當案一事算五功　重懲誣告以息刁訟一事算一功　審無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罰紙穀如有力稍力無力聽犯自認不以贖鍰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無力犯人當時釋放納贖徒罪亦准召保使免監禁之罪一人算五功　追贓有法禁攀害親友以保無辜依贓之多寡算功能為開豁者五兩算一功出己財代完者倍算　嚴禁佐貳不得擅羈人犯算五功　嚴禁獄卒牢頭勿肆凌虐使囚得安寧一人算一功　牢瘟傳染命獄官獄卒掃除積穢多燃蒼朮夏貯涼水冬天給草薦姜湯使囚得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犯無家屬者炤例申請囚米一人算一功例有不合自為設處者倍算

工

開渠築堤疏通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　役使地方及衙門
人槩從寬厚一人算一功　修葺學宮官堂及鄉賢名宦祠
神廟佛殿倉房獄舍橋梁道路費十兩算一功勸人樂助者
同算
當官善事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
心力
過格
吏
地方利病絶不留心置民生疾苦於度外其過無涯　地方
利病明知應興應釐不肯出身擔任一味推卸圖便已私罔
知憂圖便目前罔計永遠算千過　風土異宜時勢異竅
不虛心參酌強不知而為知見一偏而不見全局妄作妄為

使百姓受累算千過　日逐所行事件不畏天人惟憑吏胥
更〻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語不即用心祗奉力行使民隱弗
申上澤不究算千過　開報賢否失當隨官之大小人之善
惡算過　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及致騷擾算百過　聽
信左右指撥害人逢迎勢要冤抑平民受人囑托枉害善良
使百姓含怨算百過　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
人身家一事算十過　聽審人犯已齊因慵懶飲宴輕為更
期累衆候費煩苦者一事算十過　偏護衙役姑縱姦徒設
局詐騙弃人身家算十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
一事算十過　事關前任及別衙門事明知其枉而泥成案
狥體面不與開招者一事算三十過　毀人揚已市恩避怨
不顧前官職司不顧後官難繼算十過　沽不准詞狀之名

使含冤者無處陳訴一事算五過　必要賄囑方准一事算
十過　門禁不嚴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過　出
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勞苦供應耗費者一次算十過
户
催征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拏亂責追呼
愈急完欠愈淆使合縣不寧算千過　擅自加派增粮使小
民永受賠累算千過　點役不公任吏胥作弊使合縣受累
算千過　遇災荒弗早申請使民心不安上澤不究算千過
勸地方好義救荒積穀練兵等事不虛公詳恕偏聽率性
苛派不堪算百過　遇患不救遇賑而吝力可以濟人而不
肯亦算百過　輕用民力隨衆多寡算過
禮

祭祀不敬謹水旱不祈禱及祈禱不盡誠惟以虛文塞責算
百過　好為奢侈傷財害民陰壞風俗算千過　考較不公
伏沉寒士和上進一名算百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
懲無力士習日靡算千過　縱容左道惑衆及聚衆賽會不
行嚴禁者算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賭賻為非及屠宰耕牛
者算百過　好長夜飲酒登山玩水耗費人財累地方下役
守候一次算十過　待人不誠責人不恕接下僚而褻慢爽
儀遇知已而含疑不盡算十過　拘泥舊聞沉迷積習見聞
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訕阻人好脩之念自障入道之門其
過無量
兵
縱姦捕咬盜扳牢囚通同燒詐良善平民雞犬不寧算千過

獲盜不即親審得其眞情眞贓致黠盜漏網扳累良民筭百過　盜有或初誤犯或廹饑寒不原情嚳豁使人無自新之路者筭十過

刑

人命不即檢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筭千過

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開一線只圖上司不駁一事筭十過

服毒投水懸樑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輙斷埜埋以長輕生之習一事筭百過審非眞命而輕易發檢使死者不得免屍生者多般受累一事筭百過　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筭百過

曰怒重决責人筭二過無罪誤責筭十過　借地方公事爲白濫罰者一兩筭一過　多問罪贖以肥私槖以媚上司一事筭千過　受人囑托故縱應罪者一人筭一過縱眞命一人筭百過縱大盜及豪強姦蠹一人筭百過若受賄故縱倍之　用刑不當以多寡筭過罪不至死而杖斃者一命筭

紀千杖人打下　需索詐害一日筭十過　無過淹禁平民者一日筭十過　以口腹之故輕杖人一杖筭一過

工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開有塘不濬有堤不築不蒙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視事之大小筭過　學校教士之處橋道濟衆之處聽其頹敗亦照工程之大小筭過

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齊治録目次

石州　于　準　萊公纂

先儒齊治録　下帙

況太守公諭民為善語

石州于　準　萊公纂

公名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初以吏隸工曹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禮部主事特授蘇州知府政行為古今知府冠九載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人命升正三品仍知府事卒於任公無著述傳世偶於野載中得此亟存之

如何叫做為善只將不為善的樣子反看便知凡不肯為善之人眼裏夢裏不是作横便是作姦作横的是真刻薄真强梁作姦的是假温存假忠厚那真作惡的衆恨衆怒却像不可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不怕人笑不怕人惱的力量若一朝翻轉來發狠改行從善却也當他不起焉知平日間許多尋常好人不反讓他那假作善的使乖弄巧却像不足與入

善豈知他那一點要人感激要人稱頌的心腸却是真的若把這一點要好的心幹起實事來便做个真好人有甚難事所以此善日日現前不是不能為只是不肯為不肯為善不過是欺侮人豈知人生在世間總只乘着這點造化撞來撞去縱使費盡心力何曾有一毫扭捏得那會欺侮人的只是目前乘興那受人欺侮的亦是一時低頭知道結果如何子孫如何須要合幾十年合幾代來總看不要眼光短淺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看來侮人的還只是自侮今日要你們各各自想平日若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如何叫做為善今日豁然喜得個亮頭平日若是個自負聰明人不信善之當為今日一身冷汗驚落了許多乖巧正要把這些乖巧特地驚落了他方是我的一點亮頭在

王文成公諭俗四條

爲善之人非獨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訟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共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雠家蠭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羅明德公勸民歌 任寧國守時頌

勸吾民要孝親原是父母生此身承歡養志分內事打罵勞苦莫怨嗔

勸吾民多積善天公報應疾如箭積善之家慶有餘若還積惡天豈眷

勸吾民莫分異弟敬哥哥兄愛弟夜間莫聽婦人言忍耐張公同九世

勸吾民要齊家一家爭鬭重堪嗟和氣致祥乖致戾請看田氏紫荊花

勸吾民要守成祖宗基業本艱難但願兒孫多克肖常將勤儉振家聲

勸吾民莫賭博家園蕩盡聲名惡縱使場中局局贏筭來幾箇不零落

勸吾民莫爭訟公庭刑罰無輕縱裂膚破產先受虧贏得官司何益用

勸吾民早輸賦公家稅額終難負但得及時赴催科任他差皁來追捕

勸吾民莫負租皇家賦稅大家輸若還負租累大户縱逃王法天也誅

勸吾民要睦隣隣居本是百年親出門舉足常相見禮義相先號里仁

勸吾民莫恃強強梁好勇身早亡齒先舌敝皆由硬柔弱枝條生意長

勸吾民莫害人擧頭三尺有神明畢竟害人還自害起意害

時造禍成

勸吾民莫服毒隨緣隨分隨時足一失人身再復難莫因小忿捐生促

勸吾民莫偷竊一遭兩遭終一跌請看徒流刺配人大半皆由好偷竊

勸吾民莫姦淫壞了行止損了身誰家妻子容人亂胡不將心來比心

勸吾民莫溺女男女一般俱莫去若逢開元天寶間衆羨生男不如女

勸吾民莫殺牛竊來屠傷錢易求律擬徒流并枷杖那見私宰脫罪囚

勸吾民莫食牛得他耕犂穀方收皮骨角筋俱成用食肉何忍橫死憂

勸吾民勤生理士農工商勤為美大富由命小由勤遊手好閑身何倚

勸吾民莫怠惰百事一身總負荷大禹當年惜寸陰晝長何事只閑過

張雲齋先生如面諭

先生名文光字子簡河南浚儀人天啟甲子舉人乙丑成進士初宰曲沃再宰丹徒此宰丹徒時所頒也

勸諭城市鄉村百姓爾等生於禮義之邦不待教而興者固多但本縣履任以來每見爾百姓中有不孝父母而致控者有不敬兄長而相搆者有田地不耕鄉黨不睦錢糧不完子孫不教一切欺罔訟博等事難以枚舉本縣心切痛之欲懲之以法不可勝誅欲家喻户曉又未易分身不得已將所須上諭問參己意列為數款事惟取其切近言惟取其易曉總是望爾百姓為善去惡爾百姓須要理會須要記憶須清夜三思互相勸勉莫負本縣拳拳一念也

一父母要孝　常想此身從何而來懷胎十月乳抱三年父母不知受了許多辛苦只指望長大起來孝養一日你看天下做兒子的決不能如父母看待兒子的念頭寧自已饑要使兒飽寧自已寒要使兒煖爾輩不可因已長大便忘了撫育之恩萬物無了可以再有父母一亡終身難得及早乘他存日不論窮富只要盡這只一點孝敬的念頭罔極之恩捐軀莫報能行孝敬神鬼護持

一兄弟要和　人有兄弟譬如兩手兩足所以兄弟叫做手足相照顧相扶持假如一手一足偶有疾痛便許多不便古人苦無兄弟只為孤立無助耳今爾輩有兄弟者須同甘苦同利害切莫分爾分我切莫見利忘義憑他外人十分好斷不及自家一塊肉上分下來的又如手與足偶或自相磕擊即有損傷左亦決不怨右右亦決不怨左只為一氣故也柰何有兄弟而自相戕賊哉

一子孫要教　古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凡人品不好多因幼小時不能教訓所見所聞没箇好樣子你們做父兄的有這子弟不必定要讀書發跡先要教他做人人做得好天也自然默相你們若果能孝其父母和其兄弟你的子弟看了樣子自然有箇孝順的兒子自然有箇和順的兄弟豈不快活一代接一代俗語云簷上水一滴不差移勿縱小時誤其長大

一耕種要勤　你們生長以來既做了食力的人不可自惜其力凡地所産可資生養者須要按四時氣候盡四時之力且勿論積蓄但以一年之種作供得一年之動用庶可免於饑寒若業田之家須要照顧佃户此是相依爲命的人勿苛債利苦困窮民

一生理要務　耕者耕矣其有不慣田作者須要務一生理有本可以經商則出外營理本貲短少即就本地開張些小店業其他或醫或卜盡可日進分文以爲資生之計切勿游手游食浪蕩過日如有此等人即受饑寒亦不足惜至於饑寒而爲盗身投法網即上之人亦誰汝惜哉

一鄉黨要睦　普天下的人只是一箇情一箇理既相比爲隣須要一團和氣情理往來自然有些趣味若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小則爭鬭大則告狀彼此有損無益本縣爲爾計隣里間决當疾病患難大家憐恤是非爭嚷大家解釋古人云千金買隣無非爲相援相助之意也

一錢糧要完　財賦定額歲不可免收成之後先要將錢糧早早完納免了差催之擾省了比責之苦有餘之家可以安閒無事即爾小民亦可以其餘力用之耕種若拖欠一分受一分之累究竟原少不得這叫做自己害自己也

一欺詐要杜　天下惟誠實的人到處行得欺詐的人到處行不得今人只貪些小利物便以智術相高或生巧以欺人或駕勢以詐人始則錢財到手自謂討得便宜後來弱者畏懼絶交强者相爭相告畢竟惹氣費財向日便宜都在那里爾百姓試看世上欺人詐人的那一箇有結果那一箇能安享可不重以爲戒

一詞狀要省　受寃受屈痛苦莫伸然後訴之上官與汝申理今爾百姓不問事之大小動輙興訟一字入公門日久不完結空費精神空費銀兩不特此也衙門人役内多狼虎稍不如意便遭凌辱又不特此也若遇一不愛百姓的

官將輕作重以小化大身家亦從此破矣所得寧足以償所失哉

一賭博要戒　賭博之風惟此中爲最三五成羣共相賭博甚至公然開場集衆設此機穽誘哄癡愚蕩子入其局中小則衣飾銀錢大則田地畜産頃刻立罄計窮爲盗往往繇此今後凡有前項賭棍即便改圖做本等生理保守身命如敢怙終不悛許地隣保甲及被誘父兄密行舉首定繩以法枷號遊示以警將來

先清端公忍字歌 任兩江總督時作
心最慈刃最毒心上如何放把刀做來忍字有含蓄這把刀
按不定鑽出頭來喪身命把這刀按得下任他兇險也不怕
只要時時忍在胸自然利刃都無鋒古來多少能忍漢百般
磨練成英雄我持一忍勸世人更記諄諄敎吳民吳地雖饒
民鮮樸江北江南異風俗江北好勇多輕生江南好訟多速
獄好勇皆由不忍來細嫌小隙搆禍胎或因圖產爭田屋或
因貪利謀錢財或因狂戲競口角或因酣酗迷酒杯或持刀
棍或拳脚一時厮打勸不開強者旣傷弱者死惹成人命釀
成災兇首抵償斬與絞造意加功罪不小餘人也要杖一百
禍到頭來悔遲了牽累父母與妻孥株連證佐及鄰保本無
夙怨非深讎不能忍耐尋煩惱在人止喪一條命自巳身傾

家復埽幾番敲夾方成招無限痛苦喫刑拷招成下在牢獄
中衣不遮寒食不飽自作自受理應當拖陷旁人做路殍更
有一種最蚩氓希圖拚命去害人溺水投繯并服毒幽魂怨
魄先沉淪豈知自盡不抵命近來禁例甚分明徒然短見塡
溝瀆縱有眞冤那得伸空撇妻兒抛骨肉重泉風雨泣冥冥
皆因一念不能忍多少傾家與喪身乃若好訟尤可異事起
睚眦極微細不肎按住心頭刀非爭名利只爭氣一投鏇棍
及訟師敎唆扛幇無不至彌天架謊雲霧遮平地生波風浪
沸賺將片紙入公門要歇手時也無計書吏承行便索錢差
役執票先講價有司擇肥縱飽婪過客抽豐作芳餌不是豪
衿出把持定有劣紳來護庇到得衙門臨審時鋪班使用都
周緻一家贏了一家輸訟師挑撥談更熾道府告過又到司

更將院狀包投遞聳動發審與親提上司差票如雨厲解戶
歇家爭共攢罪名贓贖誰相替連年屢月不得休貸盡親朋
賣田地妻啼子哭家業消訟師衙役欣得意早使當時忍須
臾豈至今朝空懊悔試觀不忍致百殃方知忍字召千祥我
且細說你細聽忍中妙義難思量除却臣忠與子孝天倫大
義首綱常若使兄弟共能忍豈肎同氣相鬩牆若使夫妻共
能忍豈致反目生乖張若使朋友共能忍豈致谷風興怨傷
若使妯娌能以忍滿門和氣自吉昌若待婢僕能以忍合家
歌舞爭趨蹌若待姻親能以忍有時急難來相商若待鄰里
能以忍有時貧乏常相幇見人一味只謙遜不使勢力逞剛
強鄉黨孰不相敬重而前背後齊稱揚豈直善名播當世定
敎默佑感上蒼富貴之人固要忍忍能造福逾綿長貧賤之

人尤要忍忍則安分作善良讀書之人須要忍磨穿鐵硯登
廟堂力田之人須要忍滴盡汗血充倉箱行商坐賈須要忍
和氣不怕走津梁傭工作匠須要忍小心不怕缺衣糧聖門
言恕我言忍一字終身用不盡若敎忍字用得來境到逆時
都是順也無愁也無悶眼底胸中本蕩平那有五嶽起方寸
不慮窮不慮困水到渠成聽自然却有天公暗幇襯在昔唐
時張公藝百口同居傳九世天子親幸問其由手書一紙百
忍字忍能睦族能齊家旌表門閭稱尚義我今治國如治家
視爾萬民如子弟但能刻刻忍在心何難子孝與弟悌不鬬
狠不忿戾太和宇宙皆元氣毋爭訟毋好事各安耕鑿享樂
利一忍不爲少百忍不爲多忍得終身坦蕩蕩忍得片刻笑
呵呵無災無禍好快活大家來聽忍字歌

呂司寇公刑戒

五不打

老不打　血氣已衰打必致命

幼不打　血氣未全打必致命

病不打　血氣未平加刑病劇必死

衣食不繼不打　乞兒窮漢饑寒切身打後無食必死

人打我不打　或與人鬬毆或被別官已打又行加打則打死之名歸我

五莫輕打（原有宗室莫輕打一條于今所無故不錄）

官莫輕打　微官亦有體面犯事果輕則當恕之果重自有罪名若不得已而該責須詳明示戒

生員莫輕打　干係學校體面有事輕則行學查處重則申

究如律彼自無詞

上司差人莫輕打　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有犯宜盡書犯狀容申上司彼自有處

婦人莫輕打　婦人性拙受責之後怕人恥笑恐輕生殞命所犯應責據理處之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　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死

人忿勿就打　愚民自執已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甚死亦不服宜多方譬喻彼覺理虧雖打不怨

人醉勿就打　沉醉之人寧知禮法打不知痛倘醉語相侵反失體統宜暫監候酒醒懲戒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　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加以杖痛恐傷其命待回日懲之

人跑來喘息勿就打　或人相毆跑來赴愬喘息未定即乘怒用刑血逆攻心未有不死者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已氣寬平徐加責問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時之刑未有不過者

我醉且緩打　酒能令人氣暴心粗刑必不當即當人亦有議當檢制之

我病且緩打　病中多帶火性用刑致怒恐施之不當人已有損

我見不眞且緩打　事纔入手未見是非遽爾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屈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爲直又復刑乙

不惟甲刑爲寃顛倒周章亦爲失體

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思作何結局方可加刑若慌張亂打倘終難了結反費區處

三莫又打

已拶莫又打　語云十指連心拶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至傷命

已夾莫又打　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脉奔逸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

要枷莫又打　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瘡潰難調足以致命待放枷時責之未晚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遇有盛寒裂膚酷暑蒸骨令人難堪此

時豈堪用刑宜憐而恕之

佳晨令節憐不打　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此時宜曲體人情順養天和即有違犯當憐而恕之

人方傷心憐不打　或人新喪父母妻子哀泣傷心又被人告再加刑責兩忿沓至鮮不喪生即應刑宜姑恕之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　嘗見卑幼與尊長訟官亦分屈直用刑按律卑幼訟尊長尊長准自首卑幼問干名犯義遇有此等即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寛恕即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也大關倫理世教

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　即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從寛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後即衙門人理屈亦不敢告矣

工役鋪行該打不打　或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即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不則人有辭不服而我之用刑亦濫

三禁打

禁重杖打　官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即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人已負重傷

禁從下打　衙門皂隸只顧得利養家那管人之死活或求不遂或對造買囑每毒打腿灣斷觔而死或打一處疔腫而死或傷腎囊而死皆由上人不禁

禁小官非刑打　夾棍重刑不許小官私置遇不得已而用須赴堂稟請即正官亦止備一二副候用蓋正官猶有忖量而小官視民命猶輕更有一等不法小官將勢要送來百姓任意夾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小官問犯令其一一過堂庶知收斂

三不可打

厨役不可打　此輩皆小人苟有不是只宜善化若酷刑苦打彼必懷恨

失火之家不可打　人縱蠢惡斷不肯放火燒自巳房屋以累隣家實皆天數燒一家者一家之數燒數十家者數十家之數廬舍既燬財物亦空復加刑罪何以堪之

孤身出外内用之人不可打　此非謂官者言凡人遠出在外内用貼身之人有不是只宜好言勸戒從容處之若毒刑頻打恐起異傷生

王宇泰先生愼刑說

先生名肎堂號念西南直金壇人萬曆丙戌進士由庶吉士出爲刑部司官著有大明律箋釋

堂不肖雖居先公庇廕下亦頗知閭閻疾苦目見耳聞刑獄冤濫隱痛於心常思一命在躬於民必有所濟而二十餘年間曹什二田間什八荏苒老病終巳不克遂矣釋律之後系以鄙見而雜採新吾呂公晉憲時約及南皐鄒公所刻刑戒爲愼刑說

人命八條

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鬬毆者多而鬬毆之律重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益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巳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爲末務不即拘審相驗傷痕即巳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恣原告之所爲故被傷者十死八九旣死之後知法者赴官陳告玩法者擡尸上門聚衆打搶囊篋一空然後告官官府又不即時相驗雖即時相驗又往往差委佐貳其可信任者巳少矣及至檢驗之時檢官嫌其凶穢不肎近屍又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仵作唱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而檢官付之不聞止執筆爲仵作謄錄耳及再更檢官再更仵作或暗買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輕重多增疑似傷痕以致駁而又駁檢而又檢是死者旣巳挺刃喪命于生前又以蒸煑分屍于身後何其酷哉今勸牢州縣者著爲條令凡有鬬毆傷重者地方即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即重責之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即自解衣眼同見證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令某處斜傷長若干濶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圍若干青色紅色有腫無腫曾否皮破骨裂某某見證即照狀式告辜到官如果係重傷不必擡擡到城恐破傷處中風致殞即時親行或委廉明佐領匹馬肩輿少帶人從督同折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身死之日即照狀式告檢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檢驗平時常讀洗冤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即加覆審耐煩一刻即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眞犯即取具供招以塞求請仍嚴責吏仵眼同原被干證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之時更須萬分詳愼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生死兩不含冤亦省後來屢駁屢勘耽延屢歲累苦多人耳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在三日之內者姑准檢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准眞正人命若人命不先告官而乘機糾衆擡屍上門搶財傷人者縱是眞的抵命之外亦須引例問遣其辜限之日係曠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愼也獄情畫地人命關天爲民父母者念之哉念之哉

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顖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

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內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能過二日當必死之處不能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于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況死于限外乎

傷當致命要處死于登時或三日之內若原告干證指稱執某物毆某處只宜于所毆之處檢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疾病捶擊或負重着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着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着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檢驗眞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證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檢驗動報數處傷痕

上司以傷痕不對爲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爲比對更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爲毆豈兩手執一般兇器而對擊乎有昏夜醉後羣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況證人乎大抵共毆只坐毆人因由檢傷只重原傷的處愼毋刻舟膠柱致有冤情愼勿含糊摸稜致多駁案

上司數批檢問非以求同正恐其有冤抑相與平反耳每見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爲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豪不肎開釋或觀望上官之批語以爲從違或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巳事如此存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于初審何者獄情不始于我而死刑實成于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哉以後委勘人命重事務持虛秉公細加鞫審或前官怨我互異或後官與我不同總付之無心僉衆官同勘一事原爲此事虛實同勘一人原爲此人生死豈以求媚人求勝人哉此心不克人品可知矣

昏夜被殺見證無人者只宜案候密訪不可妄聽執猜鍛鍊成獄

屍親遞攔詞除卑幼於尊長須要根究明白斟酌准理外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夫之于妻但遞攔詞免問者果非傷死于當日不必過於搜求即與准理立案備照

人命事情屍親未曾遠出不當年告發而告于一年之外及不係有服之親而傍人訐告及不正告人命但云身死不明者不問虛實俱不准理如妄准以興獄擾人其人之不肖可知矣

有等奸民妄告人命賄買仵作以皂礬五棓蘇木等製造淺淡青紅等傷任口喝報檢官既不經目即看亦不細察以致誣成大獄此係法外之奸攷無擬罪之律以後問官審出眞情依律定擬誣告不得以巳死原情既失律意且無以懲大奸也

盜情七條

地方失盜捕快人等懼比較之嚴胡疑妄指每將平人及曾爲竊盜及乞食平民異拷嚴鞫手執失單逼之招認不合則捶楚亂加偶合則令招夥盜既招則押吏同拿仍照前法榜掠以致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詞使之攀鼓大眞賊不苦訊固不招承良民受非刑何所不認然則捕快之言何可據哉以後捕快拿賊除眞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

餘止許綁縛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者捕快重懲革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眞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擬償命眞盜所招夥盜差捕快訪拿此輩一執紅票闖閭所至驚擾賊未獲則攀其旁親遠族同緝或誣其父母兄弟妻舅窩藏索足財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拋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既獲則令其攀歛富家寄贓盈其谿壑之欲或指挖讎人同盜使受敲扑之苦株連蔓引人人自危及事定告官而有司私其快壯仍罪告人深可痛恨以後捕快訪知眞賊所在即稟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協力捕捉所在官不從致令賊逃者申究不許牽連無干平民

鄉約保甲法行家家盡在稽查之中雖傭作乞丐之人動靜出入不能欺同約及一甲四鄰耳目假使平日爲盜即當鬮約報官平日善良而被賊攀誣者即當鬮約保救要見某人平日本分生理全無非爲某家某日失盜本人是日在家如虛同罪甘結到官問官即當存結聽保如後訪得實而本犯脫逃者保人一例重究仍責緝捕唯是同約之人皆是盜賊便無可奈何倘一鄉不爲盜豈容一人爲盜而百口保之哉即不敢公許爲賊亦不敢公保眞賊矣

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察其情狀蓋眞僞之情辭色自別虛捏之語辯問則窮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差眞情自見至于隔別之報盜數同贓數同期會同事跡同則無贓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不可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密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者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

具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獄者幸於此兩字留心焉無以夾棍酷刑爲第一審法則寃獄必少矣

失主遞失狀未必一一皆眞起贓之時快壯通同有將本人之物勒指爲贓者有比照失狀取一二于典當鋪以作贓者有獲眞贓而快壯先搜其細軟入已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不眞而錯認者有明見可愛之物而妄認者有厭連累之久而妄認一二贓物殺賊以完已事者有爲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以後有司審贓不可草率但失主贓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眞贓蓋指一物殺一人可不慎歟

首盜之人不可盡信有首夥盜而誣一二讎人稱爲同盜者有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攀平人者問官輕信其言盡拘苦審往往搜贓不獲死於嚴刑今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眞者審有誣陷別情不准出首之律仍問死罪

眞盜脫逃拿家屬送監蓋其妻子平日享爲盜之利無勸救之言無首報之舉即使監追亦不爲過至于眞盜所報夥賊縱使脫逃原無贓物亦將家屬送監已欠分曉甚有將父母兄弟送監者古者罪人不孥況尊長乎有將翁壻姑舅送監者彼且忘其骨肉況疏薄乎此皆殃及無辜之惡政也

世無窩主則盜無潛踪盜無定在而窩主有定在盜難知而窩主不難知有司肎嚴保甲鄉約之法或行密訪首許之令但拿眞正窩主一名者即於本犯名下追銀五十兩充賞自首改過者免罪以後本州縣窩主別州縣事發者即將窩主所在掌印官以昏庸論

姦情三條

姦情原無證見易誣而難明故律稱非姦所捕獲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蓋慎之也以後凡告姦情即本婦招承亦勿推理安知非本夫過使騙賴又安知非本婦有所希圖乎且婦女不至有孕即姦亦勿問姦亦所以全婦女之名節而免逶逼之性命爲人父母不當如是耶若淫奔在逃及被人捉獲則無詞矣

強姦不分已成未成致逼婦女自盡身死指證若眞法宜坐抵何者強姦已當問絞況因姦致死是二辟也何可輕縱若婦人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姦雖已成而婦女無恙又不聲說則強和皆未可知有情雖和而事發激羞因而變怒者有因他事失好因而拿姦者有因至其室迹不別嫌報讎貪利而誣姦者至於晦夜不識面目而止據音聲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奪獲皆不可草率坐姦以後凡婦女以和姦發覺激羞自盡或被父母本夫毆打因而自盡身死者逼非姦夫又無威狀難以因姦威逼致死坐姦夫之罪蓋和姦之罪兩杖彼姦婦事發逼于別人姦夫自有應得罪名耳

上無敎化則下無見聞如兄收弟妻弟收兄嫂及僱工人姦家長妻者於法各死愚民皆不知也乃有兄弟亡而收其妻謂之就和父母主婚親戚道喜者世道不明罪豈專在百姓哉凡遇此等獄情有司自當審處何人主婚有何證驗仍先將律法徧曉愚民有改正離異者免究勿聽訐告之言輕成大獄

監禁八條

因犯奉有決單自當明正典刑是以未決之先貧者有囚糧病者有醫藥夏則灑埽以防瘟冬常溫燠以禦寒聖王豈不知其人之當誅哉以爲旣有臨時之死且延一日之生故曲加體恤如此近日有司疎于治獄有獄卒要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讐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兇專利坑貧因而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供給有病不報待其垂死而遽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者倘係情眞罪當之囚瘐死猶可中間有抱冤待辯之人株連未結之罪一槩死于獄中所傷天理不細以後獄因有病先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後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申詳上司方准開除無親人者以里長甲首鄰佑代之其強盜失迷鄉貫原無親族里長者取刑房吏告治病呈及醫生病案粘申如無以凌虐罪囚論

一朝之忿斃人于頃刻百年之悔無繇而改圖此等死囚情尤可憫有一入獄而父母妻子不復得見者有送飯到而不知誰接誰食者至于應聽家人入視而不聽律有明條令三法司重囚每月令家屬一對面任從談敘家常待其辭畢方許收監古聖王仁及囹圄蓋如此有司若懷泣罪之心行哀矜之政使法不踈縱而情不鬱抑豈患無術哉第恐念不及此耳

有司習於故套拘攝人犯動送監倉不知一人在禁一家憂忟或有老親而無妻室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或家貧路遠不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冬寒而身無綿衣者或空手枵腹無錢打點牢獄者即使其人當死亦應

曲體其心況於輕小事情豈宜縣繫之獄爲民父母亟宜念茲除死罪及充軍擺站人犯及入官還官贓物俱宜收禁追比外其有力徒罪及杖一百以下贖決等犯令干證保領聽其寧家輳辦限期完納不許倉拘正犯及濫將家屬監追監倉二簿只宜掌印官一本其佐貳首領官應送監倉犯人俱要禀白堂上同簿附名掌印官每遇票日便將二簿查閱一遍某人某日監倉係何事情有無得所應否釋放何以處分往見一縣令輕于聽信拘到人犯皂快禀收倉監佐貳首領各有監倉簿籍得擅送監倉以致監倉皆滿緣二簿經年不一過目吏卒因循不肎禀白甚者催比錢糧花戶坐倉以數百不知令何人湊辦也吁可恨哉

婦人非犯死罪切勿繫獄

七十以上老人十五以下小兒及身有疾病家有新喪者不係重犯不宜輒送監倉

監中牆屋破壞有司即申呈合干上司估計修理仍須益病房一處凡遇一囚瘟疾即送病房調理毋令傳染

司獄官刑房吏禁子等役不禀白掌印官而擅打監倉人犯者拿問重治

聽訟五條

民間苦事莫甚于株連健訟刁民往往一詞牽告多人報讎圖利或已結復告或造謊瞞天止圖擾害良善原不赴審此等奸頑豈宜聽信凡遇受詞日期當堂審問無干者即與勾除毋得一槩發房出票累苦小民

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凡公差勾攝往反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若第五日不投到者計日加責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或牌上書公差有無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自塡聽審之時繳驗庶限近不得久行吞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即不能盡革奸弊然省一分一分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

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多不經心彼或乘怠倦之時或當微曖之會便稱未完前件用印判日中間言語重輕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票紅筆一出打點即來遂意則將票停閣不足則再三禀催有司信實何曾查其事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監司騷擾郡邑守令騷擾閭閻此居其半掌印官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爲三袖摺責令該房自限某事何日可完即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禀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別旣明方准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即勾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也彼且辦事之不暇而何暇愚我以行私哉

問事以投到先後爲序不許吏書以受財多寡爲後先但本日投到者本日即問雖極忙不可過二日其狀內情節罪名未問之先預爲料理一問之後即時畫供當堂分付某人應徒某人應杖以杜央情求改

按敎民榜文云戶婚田土鬬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絲本里老人里長斷決若係奸盜詐僞人命重罪方許赴官陳告爲民父母者宜體此意一切詞訟審係輕小事情便與發落不必取供問罪止將原詞立案用里老剖斷庶不失敎民榜文之意

李介石公獄箴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私寬束吏苟吹毛人安錯足古之爲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眞僞相傾若魚之駭若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於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民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謹宜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固爲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圜土累累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逼隘狹室敧傾陋宇冬有祁寒夏有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暘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蔡忠襄公讞命條格

刑獄之中人命最重而初審尤重其告詞旣未的確初檢又多不眞從來疑竇從此轉生出入所關不小今以己意列陳款單通行各縣正官一體遵行如有呈告人命狀後務要粘單塡明方與准理檢驗屍傷屍單必須逐一塡明不許混開妄報如或玩違滋弊則本官之治行可知

一人命鞫時之眞假易辨告時之眞假難分或未死而冒寫爲死或病死而飾爲打死或非親而冒認爲親或別縣而冒寫本縣或遠年而冒寫近日甚至無其事又無其人紛紛投遞孰從辨別今後凡告人命狀後實粘一單明開某年月日用何兇器致傷某處某日身死於某處某人見證俾告詞一目了然鞫時亦可對單究詰違者不與准理庶嚚命刁風可少息耳

一人命初審情景尚眞最宜的確初招一定便省推敲矣人命非的眞者不可輕檢以滋蒸刮之慘而尤宜速驗分其眞僞以杜影詐近則正官親自往相遠則拼屍就官親相不委衙官不延時日如迅雷不及掩耳則眞贗自辨再詢之衆證參之情理思過半矣

一人命全在比對傷痕仵作惟利是圖往往指發變爲眞傷以眞傷爲發變加以屍親兇身混亂而官坐香煙縹緲中聽報塡单雌黃信口即再檢三檢各有暗號一場如是場場如是本邑仵作如是縱弔他處仵作亦如是何從究詰必將原骨受傷處親視洗刷細驗係何兇器打傷務須比對符合或彼此參差者必拘原仵對訊研究有無眞正傷痕以成確案

而原報不實者定加重創使知儆懼可也
一人命有極真極顯無可疑議者一檢亦足定案即事關重大理宜覆審亦止須推鞫不必反覆蒸檢徒增刮骨之慘問有疑議者方可再檢在初檢者尤宜詳慎
一人命初拘兇人到官須急追出行兇器仗使檢驗比對傷痕以成確案少緩則藏匿無追賄通仵作傷報參差致後終成疑獄
一共毆殺人最難定者下手如檢有兩處致命重傷原係二人所擊內須斟酌最重者坐抵務宜細審某處係某人打傷某處係某人助毆當場認的填註屍單毋得混淆以致奸人漏網
一屍傷各有受傷不同乃屢見屍單如兩額角兩太陽兩脇

兩肋豈有一擊兩傷之理而在官多混填彼此無分此何說乎足見仵吏之混報而官直受其欺也今後穴道俱宜分開兩項各填之凡傷以紫紅爲重爲新以青黯爲輕爲久仵作報傷止許照傷喝報如云左額角紫紅傷圍圓一寸三分不許報係木石等傷不許妄報盡處難量亦不許兩處同報一樣違者重究

告人命狀粘單

一本屍 年 拾 歲身 面 鬚 縣 都 啚
軍民籍 爲 事被 於 年 月 日 時在於
處用 至 月 日 時身死於 處
一屍親 係本屍 年 拾 歲身 面 鬚 住
處
一屍傷
一兇仗
一兇身下手獨重 年 拾 歲身 面 鬚係
縣 都 啚 籍住 處
一原謀 年 拾 歲身 面 鬚係 縣 都
啚 籍住 處

一助毆 年 拾 歲身 面 鬚係 縣 都
啚 籍住 處
一干證 年 拾 歲身 面 鬚係 縣 都
啚 籍住 處
年 月 日

蔡忠襄公讞盜條格 司理杭州時詳請頒行

獄責初情讞者不可不慎至于強盜尤當用心研審一或失當此輩狡口番覆遲辯終成不決之獄每閱盜案皆緣初審含糊或轉委衙官或躭延時日或贓仗不確或扳及多人經年累月以贋混真致遺辯竇者不一而足今以己意列陳單款各屬果能照款力行于政事未必無小補焉

一獲盜即解印官親自隨到隨審毋得憚勞輕委佐貳併遷延時日以開弊竇供單上註明某日捉獲某日某官審

一所供夥盜即時密拿毋得延緩以致脫逃已獲者嚴禁牢頭獄卒不許唆使扳害無辜亦不許凌虐拷詐本犯違者坐贓究遣牢頭痛責

一盜犯不論多寡必須逐名隔別細審以覲其辭之合否真

情自見故一盜各一供單

一供單必正官親自填註方與書手謄寫申詳其親筆原單仍附原卷聽查以防書捕通同指甲移乙之弊

一拿獲盜犯追有真贓審質明確即便成招不許展轉妄扳以滋株害即詳批覆審者亦須速結恐久則盜犯瘐死致續獲者無從質對

一失主所開失單必要逐件開寫顏色式樣記號以便起獲勘對

一贓物起獲即拘失主檢認仍查原遞失單有無合否如失主未經認明宜官爲記押封識以免抵換以免私記冒認

一凡典賣寄頓贓物審果不知情者着捕人同失主領起贓印單及該地方公同照數起取如贓見在即將原物交出如已費顧賠者聽本人不必到官但聽失主送官驗實入招如無原贓方拘本人到官質審如差人嚇詐者即許稟究

一續獲照提盜犯必查原審供單姓名年貌相同追有真贓夥黨認實方坐如與原單稍異必須細心再審不得含糊致滋冤濫并開異日辯竇

一敘招宜清在別案歸結止宜畧見大槩不得牽插入招凡招前妄扳供語審係無干者宜刪去不得重叠混敘至于最後審結之招宜先敘見監次敘已故次敘未獲其現在者宜詳已故者宜畧如故違混亂招情者提供書究罪

一定獄之後失主即發寧家贓隨付領不許吏書勒措餘犯擬輕罪者亦先摘結省發以免牽累

一應捕初獲盜時尚未送官先私起贓每將金銀細軟者尅

匿致無真贓可認展轉供扳盜案不結自後凡送盜時務審本犯原捕有無匿贓查出從重究遣

起取贓單

某府某縣爲立法起取盗贓以杜奸弊事據被失主
某家竊强犯某等供稱將衣飾寄頓後開各家合着原
捕同失主并該地方三面照數起取將起出一切贓
物備填單內去役如生事詐騙許被害禀究如無印
票不准起取須至单者

一某盗名下贓　　係盗　供

以後有贓同前式

年　月　日　失主 原捕 地方　各押

官

盗犯總單

今將行刼失主　家已獲未獲各盗姓名開後須正
官當獲當審方得眞情未獲名下須填某盗供
一獲一名　年　拾　歳身　面　鬚　疤記
係　縣住　地方人　生理　一樣刋三十條
此單尚備續獲未獲者查考其年貌住址最宜詳
註凡後有獲盗與前供符合贓證明確者眞盗無
疑間有不合即宜詳審

年　月　日正官　親審係捉獲第　日

官

盗犯逐名供單

一盗犯　年　拾　歳身　面　鬚　縣人原
生理於　年　月　日同夥　拾　人刼失主
家分贓　拾　件
一入夥原繇
一聚集起身處所
一所執器械
一有無傷人姦淫放火拒捕
一分贓處所
一捕役於　年　月　日　處捉獲
一起贓處所
一見獲失主認實贓物
一未獲花費寄賣贓
一窩主　曾否同行分贓
一行盗　次

年　月　日正官　親審係捉獲第　日

官

蔡忠襄公牢弊禁約 司理杭州時行

人命關天一重罪出入之間三訊五聽問官如何詳愼始定一辟乃一進囹圄任憑牢頭索詐凌虐千態萬狀稍不遂意立置死地不啻草菅各犯畏如虎狼蛇蝎吞聲飲恨莫敢鳴言本廳司刑而不能清釐此弊本廳之罪也近今查訪的確先將牢頭姓名與凌虐各狀明白揭破凡從前牢頭名色頂首銀兩盡行革去另立稽查簿一扇仰司獄官將各監人犯用保甲法挨名編定以天地玄黃爲號每十名編爲一甲甲中自首名至十名輪流值日即爲甲首周而復始互相稽察互相保結仍置鳴寃鑼一面掛黑門首如有仍犯以前需索凌虐等弊許被害人犯即鳴鑼稟司獄司轉報本廳或于聽審時據實親稟查究本甲中容隱不舉者連坐值日甲長加

責如有因而致死鳴寃人犯者革發重究抵命如係死囚即立刻斃之杖下以償死寃此法輪流值日則舊囚可管新犯新犯亦可管舊囚牢頭不得專權肆惡而在監者得以互相憐惜庶棘木之下較少寃燐矣今將牢弊禁法開後

打攢盤　索詐新犯不遂本管牢頭與衆牢頭羣來幇毆名曰攢盤

濕布衫　索詐新犯不遂夜間故傾水潑溼泥地逼令睡臥名曰溼布衫

溼草薦　索詐新犯不遂次將草薦潑溼與睡

立過夜　索詐不遂逼勒新犯終夜站立不許睡臥

上高樓　索詐不遂或將新犯兩脚弔起令睡名曰上高樓

雪上加霜　索詐不遂串通禁卒稟官共犯走進走出甚難隄防無肘者或稟上肘有肘者或稟上籠名曰雪上加霜

鎖過夜　索詐不遂將本犯私加鎖項過夜

打腦荅打脚板　索詐新犯不遂或以手磕撞胸額或將枷犯打其脚板

剝衣服　窮犯無錢即隨身衣服剝去

薰杖瘡　新犯曾經杖責者索詐不遂即將柏香焚燒托言解臭其實害人致受刑處觸其香氣朝夕流血不得生肌

請上路　無錢使用者遇親屬送飯米故令散犯無吃者奪之甚至明明絕其飲食名曰請上路

大鋪監　新犯入監有錢者本管牢頭先設席致款私與開肘鬆枷以市恩次早衆牢頭俱拜望送禮三日本管牢頭開帳派出使費牢頭大半詈匿名曰鋪監

打抽豐　牢頭詐飽又唆無賴散犯各出錢五六文歛來買雞買肉送與新犯本管牢頭又派一帳仍多詈匿如不遂意即唆散犯成羣辱駡凌虐或故將污穢逼近使人不得不出錢名曰打抽豐

每甲置一木牌面書十犯姓名背書禁約

一牢頭仍蹈前弊凌虐害人者本甲連坐值日甲長不舉加責

一強盜受買唆新盜扳累無辜良民者本甲幷守門貼監禁卒連坐值日甲長不舉加責

一通同外人引誘作奸者本甲與守門貼監禁卒連坐值日甲長不舉加責

一賭博酗酒刁潑生事值日甲長不舉重責

一捏寫囚名呈狀拔遞害人者本甲與甲長連坐并查投遞之人究治

一有未結囚犯果係外境子貧無人送飯者甲長禀報本廳量給囚米

一犯人有病值日甲長即鳴鑼禀報獄官轉申一面撥醫調治仍照本廳原行登簿查考如不報即報而遲以致死亾者值日甲長重究

一禁卒勒索通同牢頭害人者司獄官查明密報及許被害人犯告訴毋得容隱取戾

一甲内人犯有釋保病亾者即將新囚挨號補入奇零人犯附在末甲其新來强犯一時無人送飯者聽獄官暫撥守分老囚收管候補入甲

一牢頭害人作弊每在深夜即着值日甲長輪流照管

牌式

欽字監天字壹號

今將十犯姓名開後

其人　其人

各犯挨次輪流值日即爲甲長稽詧本週而復始

顧端文公題許明府册

吴下多假人命之訟最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謀牌業有費巳或委衙官挾行作往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視被告家貧富爲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纒無巳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許明府來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竝不出牌其在城即挾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即令載屍進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辭窮而退或有他故即諭之令別具狀隨遣一役挾之瘞埋訖而後聽理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遠者亦不過三五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走至縣門問消息云何而事巳竟矣明府爽朗洞割如除盜賊禁賭博剏淫巫寛門税諸善政多津津口碑而獨此一事尤爲造福無窮世之仁人君子誠有取焉相與倣而效之其造福又當何如他年有採循吏事入國史者只將此一事大書特書爲後賢告其造福千萬世又當何如也予故表而出之以俟

王文成公十家牌諭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内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都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内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于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令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于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内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戒敎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

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其坊里鄉都之内或令推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若干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容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亦必徧至敎其不能督其不率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于邑政必有裨補若咨詢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奬勵如此庶幾敎化興行風俗可美今之守令不知敎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眎民如子亦安忍不施敎誨勸勉而輙加箠楚鞭撻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于愛民者其益思之

王文成公勅行鄉約法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薫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奬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恊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

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愼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

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糾過者其辭隱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
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
敢以為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
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
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
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
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
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
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
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
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
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
如或恃强不聽率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鬬毆不平
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
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
求齎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
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各稱家之

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
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
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
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
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
立北向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
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
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
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
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

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
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
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
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
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
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
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
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脩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
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
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
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
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荅拜興各就位知約

撒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
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
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
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
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某
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
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
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
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
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
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
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

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
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
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
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
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
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
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
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
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
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
交拜興遂退

蔡忠襄公力行約保法 備兵西浙時舉行
鄉約化民成俗保甲弭盜戢奸卽周制比閭管子軍政良法
歷奉明旨責成有司着實舉行往往眎爲故事或行於城市
耳目之前而鄉鄙遠境則否或行於上司巡涖之時而巡涖
已過則否且衆户懸牌祇了故事一番編審反滋驛騷欲求
弭盜安民之實效得乎此平常二法有司但能以實心貫於
其中試思人各有心風行草偃聖諭六解如日中天朗然宣
解之下使百人環拱而聽有數人竦慮易念否試思十家連
坐明示信行彼盜賊窩主合夥非類潛出潛歸蹤跡能掩本
甲之耳目否邪師左教男女混雜夜聚曉散行徑能掩本甲
之耳目否以至賭博畧販唻唬教唆白捕豪奴等項飛詐良
民諸惡狀能掩本甲之耳目否使各保甲皆畏官法而不敢

隱盜賊窩主等項人盜賊窩主等項人猶敢橫行無忌不黙
解潛消否夫使愚民知識開導於六言宣暢之下奸宄隱憂
消萌於十家糾詧之中以坏犯法日衆民不安生而始議處
法爲力孰難孰易王文成所謂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
能着實舉行不但息盜簡訟而且均役禦侮善俗興讓皆相
因以舉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斯言豈欺我哉向來屢行
屢輟多因約正副保甲長未得其人以致無益有害今本道
先行鄉約次定保甲做古舉士於鄉之意凡各縣城鎮鄉都
不分生儒耆老隨地酌選有宅心忠實行誼端方堪爲約正
約副者有司以禮敦請議舉鄉約鄉約已定方查約中公舉
保長以身家清白年力强幹者充之不許喇積撒潑無賴包
攬約正副保長之家雜差俱准優免有司以禮相待其果奉

行約保弭盜化民有功者年終量加獎勵三年詳給冠帶仍掄擇其尤賢者請爲飲賓昔宋賢陸梭山請爲約長曰我輩若耻爲之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此意可倣而行也如有豪强借充約正保長擅授投詞武斷鄉曲及交通捕役嚇詐民財者查出定行究處各約保俱宜奉公自愛一主諭勸一司糾察務使姦盜屏跡良善蒙安一鄉如此即爲淳鄉一縣如此即爲善國豈不上下咸休乎

鄉約簡便條約

一訂講期照得小民日有生業侵晨聞講羣來每因官長鄉紳他冗未至等候良久不惟意興漸闌抑亦生業曠廢後期未必翕然來矣今約開講以巳刻爲定期自官長鄉紳以迨約正約講諸人及聽講軍民人等俱於巳刻齊集一到即講

講畢即散觀聽既各精專生業仍不久曠倘官長公冗居期不至或鄉杜無縉紳者即本社齒德耆老主之蓋儼聖座而宣諭言鄉黨莫非王臣孝友是亦爲政也

一裁講費照得化民易俗風行草偃必藉州縣官躬先倡導或州縣官政務公冗以教官代敎官正風化之師長也第或道里迂遠聽講悠長雖欲虛心未能實腹因而約保不無饔餐之費一月兩期竟成苦趣即縣官携膳自隨而學博苜盤能繼乎今定期巳刻爲時不久鄉里遠社齒德爲政官長隨便親行自備一茶之外毫無所需隨從驛騷尤加嚴禁而約保無供億之累可以久行不輟矣

一簡講文照得孝順父母六言我高皇帝持世寶訓而全書内孝順父母六解亦先喆醒世眞文章一字一味愈玩愈新第六解文詞頗長每見約講講完全帙不惟講者勞而聽者亦倦且忙忙誦讀一過解中意旨實未醒發安望諸愚民之點頭領會乎今約每期摘講一條約講須於平時將六解意旨體味闡揚臨講務要音喉朗暢詞氣從容吃緊處聲須高聳喚醒處旨要悠揚簡畧處衍以解語文雅處襯以方言要使聽講愚民入耳動心庶不虛一番講解而六解分六期輪講亦不致聆習易厭也

一肅講規照得講約係親民官任德化不任刑法之時恐或人習玩生合先申約鄉紳相會止商搉地方公事不得片言及私約保公舉止條陳利病事宜不得借公挾詐即紀善懲惡二簿似須斟酌除約中大善人及大惡人能連累保甲者遵行呈報餘只宜聽問官審實發塡庶不開人攻訐之門且

保甲公舉必盜賊窩囤姦淫賭博種種不法的確有據出於公心者方准呈舉若或捉影捕風或左袒偏護明借黨衆之詞大張嚇騙之局欲以安民反以擾民大失行法之初意矣保苗必先去莠此尤講約中所當預爲嚴飭者也

保甲簡便條約

保甲良法節奉明旨飭行而實効未臻者無他以小民未見其利先見其擾耳夫前人有行之而奏實効者王文成公是也今本之以文成十家牌說而畧明十利禁絶五擾所與有司士民約一以簡便易行爲主自責成十家糾察窩盜之外一無苛求簡則易從便乃可久是在有司實心行之而已

計開保甲十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刦財傷人一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失事連坐二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寄當株累三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仇口誣扳四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虎捕拷詐五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姦騙等事六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棍樸搆陷七利
各田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牢惡飛燒八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隔屬拏監九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訟訐傾家十利

計開保甲五不擾

初編牌册定式印發城鄉各里分各保甲據實塡明牌懸本甲册彙呈縣印官隨宜設法不許委官差役挨門編派賣脫

隱漏一不擾

牌册紙張縣買分給即於道府縣贖内支銷不許經承差保通同科歛民間二不擾

各甲中有窩盜姦細首實者賞隱縱者連坐法在必行平日不許委官查點迎送及朔望執結三不擾

各甲中富貴體惜貧賤貧賤衛護富貴守望相助止各自保身家性命並無抽調遠援及襍項差呼四不擾

保長公舉身家清白者承充本保一年無事有司禮待優免襍差三年給區奬賞不許奸豪倚挾妄執嚇索五不擾

一各甲止查十家中有容留流棍面生可疑夜聚曉散踪跡詭秘及平日遊手好閒不務生理耕田三五成羣賭博嫖飲或假按篚或假販鮮或假捕假勢械船出外携資回家因而浪費無度者即密查行徑細詰來歷的係强竊窩盜非爲歹人即公同赴縣密首添捕立挐或暗約甲衆及誘同夥擒獲送官但得實者賞

一十家連坐之法每坐失事不救責小民攖盜鋒爲力甚難惟窩盜非爲前項踪跡本甲中朝夕耳目未有不知者知而密首消弭甚易今明知不舉縱盜殃民不問受賄畏禍定行連坐强盜强窩連坐十家竊盜竊窩止坐兩隣甲長縣官執法數次一縣自不敢容窩容盜所累者少而造福無窮

一保甲所載丁口數與黃册不同黃册原有舊額不容增減保甲從實排門挨編互保身家不必隱漏

一保甲弭盜首先保全富貴若富貴優免安居而責貧賤人守望救助於情理安否請三思之且禁絶五擾富貴大家又

優免何事務須一體編入方便稽查

一鄉都稀遠不便聯絡如數者止就本村見在人數多或十二三家少或五六七家即自爲一甲僻居深遠一二家編入近鄉甲内寺廟菴觀各就近附編

一寡婦幼穉年老隻身廢疾編附甲末畸零項下免入十家内輪牌巡查樂户不便與良民等列名書牌背册附甲末

一保甲牌每行城市而鄉鎭邊鄙如度外置之正不知隣府州縣交界處所最爲窩盜淵藪縣官倍宜加意清楚如本縣某都某啚某村定有一盞頭人家册内明開某家外即係某縣某都某啚某地界如有人家照本縣式報至五家而止如曠遠無人家相距某縣某都某啚某村名幾里或係某湖蕩或係某山隘册内俱要明白開報

一各甲中有精壯勇夫委置無用故或爲艄販或爲打降或爲罡煞或爲白捕甚且變爲盜賊今有司奉旨訓練民壯簡汰老弱揀收壯夫如法訓練用以防守城池協拏大盜誠一舉而兩得

一有甲牌無保牌如版籍有散無總未能保貫聯絡今每十甲置保牌一面書十甲長姓名州縣官以千文字號爲序從城達鄉照牌彙册并井不亂有公事各保長挨次傳各甲長遵行不必差人下鄉生擾

一各甲中有巨族數百丁之家中有不肖子姪窩盜非爲有司務就宗内公舉德可服人者爲宗長才可管衆者爲房長房長統於宗長糾察舉首如前保甲法

一保甲中有豪家怙勢嚩棍潑賴明明窩盜窩賭窩販畏不

敢舉者有司比較聽斷投文時時進里老屏人開誠詢問彼不敢明舉取禍未始不肯密吐除害實則督捕立擒亦善行保甲一法

一保甲中一家失盜九家出救亂擊梆鑼高叫爲號各甲齊聲接應大力之家倡率鄉勇或當陣捉拏或分截去路各栅口或輕舟尾追遠盜必有近窩當投該處保長協力擒解如此則盜自不敢犯

一夜巡每交一更輪巡火甲夫高聲唱云凡我甲户欽奉聖諭謹守律法各保身家嚴禁盜賭有犯連坐如是者三

一沿海保甲中有姦徒販洋勾引接濟海寇姦細探聽虛實即糾察舉首得實者破格加賞容隱者連坐加等

一狀式原告務填某都某啚某保某甲按册可查如原告一月不出查甲内無名即係匿名竟行繳銷不許差拘被告以絶詐端

一盜賊大半生於貧惰保甲法嚴盜無所容貧惰之人自尋生業即已犯者各保置舍舊圖新簿登名互結許其改行或佃或傭悉聽以力自食捕役不許借此作囮大力之家正宜收用照管資其衣食以靖地方如再犯即送官加等懲治

一各甲中賢士大夫舉監生員及大力之家具有深識遠慮者俱自爲身家性命計身先倡率借院道有司之權行互相保守之法慎勿暇時好言安静不肯勸行有事束手倉皇空嘆無及

一保甲戢奸如左道天罡窩訪拐略等項保甲善政如禁假命均賦役扶疾病勸周䘏等項推之鄉約鄉兵社倉社學皆

可次第以舉茲未敢臚列者取其簡便易行以爲之兆也至各州縣歷行原有成規悉聽隨宜斟酌期於有利無擾實收弭盜安民之效而已

先清端公愼選鄉約諭 任黃州守時頒

朝廷設立鄉約愼選年高有德給以冠帶待以禮貌每鄉置鄉約所朔望講解 上諭十六條勸人爲善去惡甚盛典也後世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賴焉無如黃屬風俗澆漓教化陵彝凡有司勾攝人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于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獲卽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于原被二犯更有苦者人命盜賊不離鄉約牽連拖累夾責受害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爲佐證投到聽審與犯人何異且一事未結復興一事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早來暮去三家店等處遠在縣治百里之外卽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兩日歸

家是半月內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拏人犯清理區保手忙足亂無一寧晷若三家店丘鄉約賣一婢女止應得鄉約一年民間那有許多婢女以洪因公賠累乎凡爲鄉約者所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爲太息當日給冠帶待禮貌之優典何在講解十六條查奸戢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責成保甲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勸人爲善去惡何由諭人出入守望名實不符上下相蒙世道頹靡大不堪言因之年高有德鄙爲奴隸殷實富家視爲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脫而寡廉喪恥之窮棍兜攬充役串通衙捕魚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爲生意以投呈證佐爲活計惟恐地方之不多事也居民之不興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官府之不來呼喚也事勢至此尚可言乎故報充鄉約巡檢有常規差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兩非出之煙户而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于是有半月之鄉約一月之鄉約有朋應幇貼之鄉約眞如問徒擬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輩報一名賣一名臨時必用陪點上下交接又有頂首積弊錮習不可救藥欲端風化靖地方宛如癡人說夢茲奉上臺嚴檄力行保甲本府仰體德意痛革前弊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地方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有司隨查明鄉分于適中之地立鄉約所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頂行二跪一揖禮在鄉約所任事朔望諭鄉民聽講十六條此外一不許票仰協拘人犯二不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指爲證佐四不許朔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編查煙甲七不許買辦軍需八不許人命盜案牽連姓名九不許投遞報呈十不許紳衿把持凡人

命盜案勾攝人犯惟保甲保長地方是問惟爾鄉約無事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密稟自封用圖記牢釘星夜飛遞一年更換地方平靖訟獄不興者年終給以稱職字匾地方多盜訟獄繁興者年終書不稱職用木刻條釘于門首或斂錢擾害不公不法者訪實卽時懲革于縣前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于上以示勸懲于此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凡我屬邑勉力行之以宣揚上憲德意未必于地方風俗無裨益也

彭無山先生實行保甲論

照得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姦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矣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供應胥役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梆鑼不響即以悞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長托情更換倏張倏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泒差役問諸庄長庄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户籍爲收頭七累也其他苦累實繁筆不勝書今與爾八路十五鄉人等約不點卯不委員不取結保甲長不聽情更換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總牌自買紙印刷付保長親領不費爾民一錢巡夜非本縣親歷凡皂快人等藉稱

查夜許爾庄長甲長扭禀假冒者懲責得贓者重處計通邑六百庄村每夜即親歷二三十庄歲不過一庄六至怠玩易生所以每有一庄連夜連月冒雨冒雪而數至示爾不測不過欲爾等加意守望爲相安無事之計現奉撫都院請 旨均編雖旗户旗庄皆當凜遵而況爾民乎一切事宜刊載鄉保長庄甲長照牌内已經造册通詳在案今再示通曉使爾等咸知實行保甲有益無累行之日久風移俗美拭目俟之矣

錢龍門先生守饒保甲述

先生名繼登守龍門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仕至觀察

余初守饒饒爲瀕湖盜藪大盜恣行通都中若探囊胠篋之見告者殆無虛日會蜀夔州有奢酋之變道路傳言且順流東下饒九二郡虢虢震隣臺司檄余爲城守計余應之曰奢賊必不能至此惟是屬城多盜保甲法在所當行耳請行之郡城以爲列城法因下令曰饒城多盜有盜必有窩苟民家不爲窩盜於何匿又一家被盜隣甲每閉户不相救相救則盜於何逞官府拘攝罪人歲月抗匿不能獲而告椎牛者告醵賭者告人命剽奪者近舍左右隣不取證而遠取隔縣隔鄉之人爲證何益乎本府今將嚴行保甲法惟時余正欲爲守城計而所下教則第云爲清盜理訟云耳其法不用官吏

簡稽亦不用器械陳列但令合城内外二十五坊鄉約每十家舉甲長一人百家舉保長一人各甲長詳核其十家之丁口主業以復於保長保長詳核其甲長之所復以報於鄉約以屋爲主以人爲客其屋自大街以及側巷或公所民居或道院梵宮或縉紳甲第甲第自大門一間外爲耳房爲側舍魚鱗騈次畢入於册有空屋衢路必明註空屋一間及衢路一條其人自貴賤老幼孤寡廢疾以及附居親識長僱工傭其業如士工商賈吏胥僮僕以及土著僧徒游方羈旅畢入於册壯丁年四十以内必備記年歲狀貌於本名之下有不核實者鄉約保甲長俱治罪敎下十日而諸坊之册畢至因取册日置堂皇旦晚治事涉郡城者輒問其人居某坊家何業男婦幾人左右隣何人其男女幾人生業何事即揭册驗

之有訛錯即記於册聽訟間有兩造爭質不服者輙呼其左右隣問之情偽立辨問本事畢則又互詰其生業户口如前有訛錯即記於册葢二十餘日而得其訛錯者十之三因提其鄉約保甲長而薄治之姑貰其罪仍盡發原册於城内外之鄉約寬以十日勒令覆查改正以憑稽核迨十日而册又至則又置之堂皇隨事隨人詰質如初於是獲盜則必究其窩而隨即究其左右隣之容窩者遇鬬毆死則坐毆者以罪而隨即薄懲其左右隣之坐視不救者得椎牛醸博逋匿之人則各盡本法隨即傍治其通情隱護不首發者葢又十餘日而册内之訛錯者僅十之一則又薄治其鄉約保甲長再發改正數日册至纖巨畢察矣自是之後仍每月一遍發改以待遷徙死亡者於是每甲一牌照册填註以懸於甲長之

户惟時官府寛然不見文法之苛而閭閻自相督察作姦犯科者徑擒以獻矣其有壯丁者始令各備精鋭器械一事於家以備非常力不能備則九家合力備之每日城内外謁客當往某坊密携某册以往至其處忽點一壯丁驗之年貌果相合乎器械果精辦乎否則立笞之而仍詰質其左右隣如初蓋自是各家之器械亦不敢不精辦而余退而簡料其册内之壯丁利器已及若干人矣一朝有警令保甲長帥而與之列於原野即束伍之旅也畫地而分之立於女墻即登陴之卒也其始似借保甲以清盜賊詞訟其實則借盜賊詞訟以行保甲其行保甲實以料民丁也而不知其為料民丁實以搜姦細也而不知其為搜姦細不用官吏簡稽懼擾也而簡稽未始不精不用器械陳列懼駭也而器械未始不備其

始則重保甲長藉其稽核也其後則獨重兩隣欲其督察也重兩隣而保甲長之任已脱庶不苦於無窮之煩累也重兩隣而保甲長之名仍在庶其便於一朝之統領也凡五十餘日而姦盜盡屏城守悉備而民間但以為行保甲云爾故曰兵詭道也易其事華其謀使人無識易與華云者謂意在於此而號令乃寄於彼也此余行保甲之意也凡行此法者惟在心計精密氣色平常倉皇紛擾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敵敢述之以告後之守土者

龔端毅公寬民裕賦疏 任總憲時上

公名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廬州合肥人崇禎辛未進士仕至大司馬

我 國家開剏之初富有四海量入爲出豈至患貧徒以師旅方殷不得不嚴考成以紓國用於是奉行者新舊並徵叅罰疊出有司日換生手猾吏之朦混愈以不清百姓徒苦追呼度支之金錢依然不足蓋那現徵以補帶徵卽因舊欠而滋新欠陳陳相積無了無休合筭通盤仍歸虧缺旣已上下交困豈可不急議變通前經奉 旨凡節年催徵不得拖欠各項錢糧應作何立法催徵應作何捐免着令酌議妥確具奏仰邀 德意固已篤摯周詳至仁至明從此國計民生兩有悠賴矣乃會議行查已踰一載而督撫題覆尚自杳然諸臣身在地方豈不樂爲民請命或以事關重大不敢擔當誠恐不肖官吏反借上行查核之名將近年積欠一槩搜求重增追擾致令一番爲國爲民之善政壅而不宣良可惜也夫捐租減稅 朝廷之曠典必特出自朝廷而後天下之人心懽呼感動 皇上旣洞燭官民受累究無濟于實用矣曷若做 世祖皇帝盡捐十五年以前積逋之成例及我 皇上豁免練餉之特恩斷自康熈元年以前凡催徵不得錢糧概行捐免悉從元年以後較論考成有司旣歸并一路得以畢力見徵而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早完正課所省者紙上之空名所收者樂輸之實利則國賦因之而不竭民生因之而奠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言恤民正所以裕國也臣身受 隆恩憂深責重切見 朝廷有此仁政而奉行者未能仰體故敢效其愚忠

防息闗勿談曰國家財計有嚴促之而財用反縮蠲免之而財用反裕者莫如歷年逋賦之一事矣何也賦之久逋者由地土荒蕪人民逃徙或由那移侵蝕已無抵補是在冊之數雖纍纍如許而在民之數實寥寥無幾於是已完再徵額外加派奸胥反因此爲利其病在民不得已而撮借現年之粮抵解舊欠將新粮反致缺額無抵其病又在官所由清楚無期而逋欠轉增也非嚴促之而財用反縮者乎若蠲免舊逋使有司萃精神於現年之粮按時徵解小民又無數年並征之苦得按期輸納勢必清楚有期而逋欠漸少也非蠲免之而財用反裕者乎茲者 朝廷軫恤民瘼兼思國家財計徹底清楚之法勅查催徵不得之故乃未幾而竟邀大霈之仁得免十五年以前逋賦矣又未幾再邀大霈之仁得免十八年以前逋賦矣 恩綸疊布萬姓歡呼莫不誦萬年有道之長歌百室盈止之福當時芝麓先生寬民裕賦一疏實引其端雖 朝廷以恩由上出若不遽從其請及見之行事則隱荷諫行言聽之榮君明臣良殆千載一時矣或謂 朝廷德意宜蠲其在民者使煢黎叨浩蕩之恩不宜蠲其在官者使蠹胥長侵漁之智及見前此蠲免逋賦之時有在官不赦之條因而官儒擠抵里甲攤賠在官則仍然免脫在民則仍然絲紛 朝廷德意何嘗下及窮簷故此番赦詔并免侵欺非以恤胥吏實以恤子民則燭獘之明與施仁之實並至從此而現征之粮有不肯輸納者必非良民有不能清楚者必非良吏懲以峻法夫復何辭則 國課充裕轉于蠲免逋賦中收其效矣

韓心康先生請免省存餘耗疏

先生名世琦字心康滿州籍山西蒲州人仕江蘇巡撫副都御史時上

江南賦重民貧歲供常額歷來每多逋負故追呼髓竭於閭閻參罰時屢乎 睿慮頻飭郡縣各官務遵全書定制禁除額外濫徵所以恤民艱而培國本也前撫臣朱國柱以蘇松常鎮四郡所屬徵收本色內有南糧軍儲等米給發衛軍行月者較諸漕兌每石可省耗贈五升遂搜括厫底之餘粒名之曰省存餘耗具疏題報部覆著照漕米折價易銀起解於是相沿歲以爲例殊不知百姓止此膏血正糧尚且難完餘耗豈可常取此不特民力有所不勝而與額外不許濫徵之禁寧非背違全書所定賦稅之制何足取信於民乎臣請自今以後前項南軍餘耗所當急 加禁革俾窮黎寬得一分愁

苦即養國家一分元氣斯亦感召天和之一端也

附 息關芻談曰嘗聞漢臣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語與唐史進羨餘以媚君上之事每訝其不倫而循幸近世無此舉動今讀韓公請免省存餘耗一疏乃知人臣心術不同古今殆如一轍也夫糧之有耗 朝廷明禁之旗丁陰索之方且禁之不能而忽明開一例曰有旗丁勒索未盡之餘耗可佐司農軍餉未足之急需旗丁聞之將執此爲例曰糧之有耗 朝廷實聞之非私也於是耗贈幾同正供可以勒索而無忌憚設更有州縣額外加征亦得援以爲例曰 朝廷固取省存之耗矣則所謂禁勒耗禁濫征止成具文而已原夫始事者之心豈眞採漢臣遺意倣唐史餘風乎特未深思其害焉耳

楊以齋先生免折白糧疏

先生名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寧人順治乙未進士仕至兵部侍郎

臣聞治天下者貴有久遠不易之謀而無爲一時權宜之計何也權宜之計不過取濟於目前然行之未嘗徒以厲民究也厲民而即以病國則何不深揆乎利病之所在而謀其久遠也案查康熙三年戶部爲題明改折白糧一疏議將康熙四年江浙二省白糧正耗盡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貳兩奉 旨依議在案部臣爲 皇上計軍需事非不亟也以臣愚見之所及合諸近今之所聞而切嘆其病民也米價隨時爲高下比年江浙之米每石價值七八錢而止今每石改折二兩加以貪吏火耗之資蠹書勒索之費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小民終歲勤動計其所獲畝

止一鍾今也所供浮於所出又從而倍之以有盡之脂膏供逾額之催科征收愈急敲撲愈煩勢必賣男鬻女流離播遷愁苦之氣上干天和所當急爲軫惜者也國家之儲備半仰給於東南唯令民氣完固則賦役充盈數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糧積欠百餘萬兩疊奉捐免方共仰 皇上之深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黎 宸衷能無惻然也哉查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石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石零如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萬石矣又況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征解者乎臣愚以爲有本色則有耗辦卽已改折矣不應并耗辦而亦折之也有本色則有夫船等銀既已改折矣不應并夫船而又征之也事有便於國者則爲之有便於國

而未便於民者則不必爲之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
遠者也京師根本之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有備無患必不
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照時徵取揔之意在便
民而已恭逢　皇上勤求治理力圖修省偷　俯念東南財
賦之地改折爲累速　勅該撫轉行所屬照時價減征則猶
可甦兆庶於阽危而見休徵之協應并　勅該部自今慎勿
輕議改折徒苦百姓爲也

附息關芻談曰甚哉謀始之難也按白折定價在順治年
間米價踴貴之日故每石二兩已得其平初不料後之米
價貴賤懸殊至此亦不料計臣遂執二兩爲不易之額且
歷年以來大都量折若干爲數無多故小民茹苦以應當
事亦不憒陳自康熙三年概行全折而猶仍舊價民乃窮

困難支於是內外鉅公交章請減而計部以題定價值爲
辭因嘆當日始事者何不題明已後價值隨時增減一語
乎計部又謂總漕與各省督撫從無奏請減征之議夫白
折漕折同一米也同一價也猶憶漕折定價時米值八九
錢各省所題尊浮毋減故定價每石一兩部議增定一兩
二錢屢請稍減而不獲尚敢請減久定之白折乎是亦足
以諒督撫欲告不告之心矣今幸　聖明寬仁廣被諸臣
乃得暢言小民倍征之苦雖未即議減然俾　朝廷知小
民忍痛以應公家之求者如此民情亦用是稍慰矣嗣後
永停白折用爲會試謝表洵乎停白折之爲善政矣而以
齋先生任給諫時實首發其端故存此疏以爲永鑒

先清端公請免重徵漕項疏

臣猥以菲材荷蒙　皇上特簡總制兩江當蒞任之初披閱
臣署案牘恭誦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開康
熙十七年以前民欠錢糧稅銀及帶徵錢糧該督撫查明保
題到日豁免欽此臣伏讀之頃不勝感誦　皇上加惠元元
之至意即古之湯文無以過也雖經署督臣徐國相謄黃頒
行第恐不肖官役仍敢違悖朦徵臣隨大書告示分檄各司
道通行曉諭并咨移江安二撫臣會核民欠册結具疏請蠲
去後乃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總漕臣邵甘准戶部
咨爲察核通庫等事康熙十七年以前未完漕項錢糧一案
查　詔款內開所關河漕一應情罪俱不赦免相應仍咨總
漕將此項錢糧速行徵完如有不完將經管各官題叅等因

部覆綦嚴追呼之令又將遍告閭左臣痌瘝在抱輾轉思維
竊謂　恩詔內河漕情罪俱不赦免者似指有悞河道漕運
情罪處分文武臣而言原未云民欠漕項錢糧亦不赦免也
且備查康熙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六年以前民欠江
南省漕項錢糧實在已奉豁免數內又康熙十八年欽奉
上諭停徵康熙九年以前民欠并康熙十八年奉　旨豁免
康熙十二年以前民欠凡漕項銀米莫不開入民欠內一例
蠲停今康熙二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十七年以前民
欠及帶徵錢糧　天語相同並未指出漕項錢糧不准豁免
字樣是　皇恩浩蕩誠如天地覆載無不包容而部臣拘於
河漕情罪俱不赦免之　詔款復令追徵臣思畎畝小民任
土作貢按畝輸將辦折者曰條銀辦本者曰倉米總皆出於

地丁一條編徵從未另有一辦漕之田畝以故窮簷蔀屋凡
有逋欠者一聞　恩綸莫不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如釋重負
不謂　詔下數月之後又有漕項不准赦免之行復將則壤
計丁分別追比竊恐小民愚昧未易諳此規條保無有不肖
官胥乘機弊混意將起存之民欠亦藉稱漕項朦徵紛擾大
負我　皇上蠲恤之深仁者乎江南賦稅甲於天下自兵興
而後轉輸邊餉撥協軍供不下二三千萬之多今遺此舊項
欠籍通盤合計不過尾數即有漕項之名又多係折色減存
實非運北漕糈可比是催徵徒詒於民力蠲免無損於　天
庾矧當四海昇平亟應休養財賦之源上培　國本伏祈我
皇上垂鑒東南民力凋敝　特沛恩綸一體蠲豁俾億萬
窮黎仰沐　堯天舜日歡聲雷動歌誦　聖德於億萬年勿
替矣

附息關芻談曰田畝額賦在官則分項起解在民止一條
鞭征歷來　朝廷施恩亦曰拖欠在民者悉與蠲免而已
不知起自何年忽有漕項不免之說於是有司以小民所
欠指爲漕項奉蠲之後仍舊催征昔人謂朝廷赦之吏胥
不赦良不誣也上憲知仍舊催征之苦知混行徵比之弊
乃核定應征漕項之數每欠一兩約徵幾錢可謂下恤民
瘼上宣　德意矣但粮户本名之下欠及十之七八者徵
之不爲過欠止十之一二者徵之猶不赦矣夫漕項不赦
不見於　詔款不見於　上諭草野無從稽考及讀于公
此疏乃知前此屢奏　皇恩凡漕項銀米皆一例蠲停因
總漕奉有部咨借悞漕情罪俱不赦免輕輕帶一筆此項
錢粮速行徵完語遂官民交累歷若干年于公之疏極詳
晰極痛切而計部囿前人所行不便易轍此害將何時已
耶猶記崑山令杭　諱允佳　緣事被覊有人進監候慰之杭
曰吾罪應受恐子孫尚不免人問其故曰向者吾在部辦
事時曾於咨文內帶入此項錢粮速行徵完語既非奉
旨又未題明不過希冀外邊來周旋豈外邊竟不來周旋
遂爾相沿徵取累害若干官民此吾經手事作此大罪孽
安望身與子孫安享無禍耶可見偶作不善久之未有不
自悔者也姑誌於此冀仁人君子動心焉

楊莊簡公自封投櫃法

公名成字汝大號震涯南直吳縣人嘉靖丙辰進士仕至南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謚莊簡

州縣收銀之法莫善於自封投櫃一以革吏庫之私收多索一以防里歇之包納侵欺一以免有司之加耗玷節法至良也舊議條編册内開載革除庫役立櫃收銀諸條所以清收解而蘇民困至意存焉第行之善者固多間有不善者諸弊尚存蓋緣原議條内有許令辨驗銀色見秤數目二語是以監收人等勢不能無多索侵欺之弊而官之名亦因以污累彼納户者係鄉民不敢見官每包攬於里催代納錢糧不完職此之故夫投櫃者本使納户自行投櫃其直櫃者不過記數登簿發票而已何簡易也其自投銀色數目小民自不敢短少恐一被查出則勾攝問罪之費不啻數十倍雖至愚者

不肯為至姦者亦不敢為不必直櫃者辨驗秤兑而自足也故向以吏役辨驗秤兑則吏有侵至數千兩以上者比至查盤訪察身家不免而吏告病矣近改用里催作收頭則里催多係鄉民又必包攬於歇家率用市棍充之遇鄉民投櫃輒從而咆哮之勒索之鄉民豈能堪乎又有不察有司聽憑吏書煽惑輒向收頭借解或種種索騙收頭又告病矣況此輩重秤多索每每指官設局如是則官亦有被玷而不知者矣為民牧者方將潔已以遠嫌而孰知其至此乎此無他只一辨驗秤兑所致也如各州縣所用胥吏止是直日記數發票不設天平鑿等令納户自行投櫃方得原設本意而諸弊盡祛民心悦服聲譽日彰為有司者亦何憚而不為哉

慕鶴鳴先生徵銀截票法 任江蘇方伯時頒行

先生名天顏字 陜西靜寧人順治乙未進士仕至摠督漕運兵部尚書副都御史

一行截票○截票之法每户額征計作十分按月一分一分又立三限按户算清照式填造俾糧户依限完銀入櫃照數截票其截去者歸農未截者摘比良頑自分法至善也柰州縣各逞已見或不查截票而仍比甲催者或已截而仍摘全數或未截而漏摘頑户者或將截票收掌於糧書捐擲需索者或票雖截而簿未登混淆完欠者或不按應截之月限分數而任意差拿者或并花户之應截欠數總歸里長甲催名下獨累現年者其弊種種不一甚至陽奉陰違酷刑疊摘蠧書賣差狼皂索費使已完良民不獲寧家殊可痛恨今本司須發截票格式每月三限但恐小户零星未便分截酌定凡

户糧五兩以上者照造三十票五兩以内至錢數者止作十限將一月應完之銀并填入首限票内其二限三限票内竟空白不填完時一齊截付凡截票内銀數以厘為止錢數以文為止其絲忽尾數在末限填足而制錢亦止在第三限票内一次完納若五兩以内小户制錢為數無多在四月九月截票内填入其餘八個月不必零星填錢以便成數完足該州縣造成用印令司櫃吏書於糧户完銀之時登明流水對户截給遵限完者竟自寧家如一月不截印官親查票根存留未截之户按名差拘着令完截不許預行差押并不許留前截後如欠户已補截即免帶比若仍延抗方加責儆或有急公良民能完一年額賦或納幾月幾限者即將本户之票照數截發量行奬勸以鼓輸將總之票存則欠票去則完竟

查票根而比簿可不設也務期有司殫力實行耳
一恤里長○見年里長或十甲一輪或五甲一輪不過爲當年之領户耳吳中州縣乃尚責其催糧比較故有甲催之名以花户之拖欠歸併一人名下日加敲樸若累百端夫甲催與花户同一里民也彼欠糧而此受責無論於理於法均屬無辜況同里同甲之人苟非至親好友必然休戚不關任意拖欠視甲催之受責爲膜外視甲催之賠累爲當然者矣輪充此役終歲守侯公庭前限纔過後限接踵入鄉上縣奔忙惟恐失卯而欠糧頑户高坐在家惟甲催血肉淋漓身家傾害究無補於正供更聞殘酷有司每不計完欠動輙加以夾拶極刑甲催非重犯得何罪而至此今用截票之法不截則尚比花户完者各自急本名之應輸欠者各自受悞公之比

責人人畏切膚之痛慮差役之擾而爭先完辦矣庶幾撫字催科兼盡其法
一稽完欠○截票之法既行尚查花户之截與不截以分完欠有何不清而仍紛紛混摘耶葢因截票畫一糧書無作弊之竇皂快無索錢之門不便於已欲亂成規妄稱若照按月分限良户雖輸而頑户不前難應急餉於是印官受其煽惑遂不照分數而摘拿矣及比較之時止責甲催又不計完欠之多寡一槩重加刑罰而比簿登數混淆并無實完實欠之數糧户謂少完亦責多完亦責且受責又不分輕重何必急公頑者自任爲頑而良者亦化爲頑矣今尚重截票其存留未截之數一目瞭然不許用比簿不許比甲催於月終弔驗將未截頑户摘比如前月欠户於次月比較既除完户之名

止將欠户稽比計通縣之户已少十之八九矣即極疲極玩之邑亦少十之六七矣若照通縣里排比較已省力大半且一月内上旬中旬下旬三限比較不截頑户身受三限之苦尚有不完者乎但差摘不截之户必須帶户赴比又在印官恪一遵行然後良頑允服至於流水號簿每見州縣數十里彙爲一册其號至千萬之外難於稽核蠹書移畨換甲改户易數滋弊實甚本司昔宰錢塘立歸里流水之法每畨一本至今稱便行令所屬州縣一體置立逐里挨號登記不得仍將通區通都完數總入流水一簿以杜牽混
一禁秤封○凡設櫃收銀糧户自封投櫃永禁秤封令行亦不啻再三矣孰意州縣雖革櫃吏秤收名色又改立銀鋪估色爲名每遇糧户完銀勒赴鋪家經手秤封入封鈐用私記

甚至不論多寡必責傾成一錠銀匠火烙方許投櫃於是縣市之積姦開張列肆擅握大等銀色恣意估折加耗甚於吏收如此錮弊皆因官吏巧剝民膏先給圖記授意輕重間有贈不如式啟封時佯喚銀匠薄懲該鋪遂指出糧户姓名立拿重處小民聞風效命封封重勒户户私加是陽革秤封實則重耗也今本司照部頒法馬一樣較准官等行州縣每里給發一把聽糧户將官等秤准入封不許銀匠火烙銀鋪估色執等封銀嗣後如有重勒害民及櫃吏需索出票錢者許被害糧户首告但州縣有以銀色青徵及封内正數尚虧爲請者豈人之無良一至此乎此皆印官開勒耗之漸也應飭令州縣凡拆封果有一二銀色低潮正數稍輕者不得動其原銀列名開數出示曉諭聽糧户補納不得差票拘拿倘敢

虛開揑欠許即呈告提取原封與糧户對認錠件記實嚴究如銀色紋足毋論錠件准與收納不必每封傾成一錠致滋耗費

黃梨洲先生論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爲養又其後橫征暴歛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特循分係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即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爲恩也而況後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爲生乎民既無以爲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幷亦難乎其爲上矣夫古之賦稅以田爲母以人爲子人有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以户爲母以田爲子田既錯雜而户復出入故按籍而徵稽考甚難今縱不能如八家同井之法顧田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當一井立爲號長按號而爲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七便詭寄之術窮一也飛洒之路絶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之按户催征知户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絶矣雖然此不過催科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出不以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陳確菴先生論會計

江南古揚州地禹貢經賦其田下下今國家仰食於江南江南民力竭矣可不思所以治之歟或問何以治之予曰治之之法有二或治標或治本請先言治標之法則定常賦以絶蠹漁是已夏稅秋糧固有平米已米一定之數每歲必重定會計於是姦胥猾吏因緣爲姦巧爲加派以有限之脂膏供無窮之剥吸民生安得不困田土安得不荒國課安得不缺先朝巡撫張公國維嘗語人曰某欲力清此獘故爲易知單法然官吏堅執反以此單爲悮雖懲以重典終不肯遵吾法也然則胥吏之爲姦蓋非一日矣以予所知近來各邑之催科更有不可言者當春夏之交標藉未與便立限徵十分之賦時會計未定則先爲約徵約徵其數每浮於會計之數及會計甫定而小民之所完已踰其數矣雖凶荒有蠲僅蠲胥吏而不及小民雖大事有赦僅赦胥吏而不及小民其獘皆本於會計之增減無定嘗考周官制賦之法量入爲出後世之法量出爲入量入爲出故取民有制量出爲入故徵數頻更治國如治家國之有賦猶家之有租租有定額未聞以冠昏喪塟之事而輕重其租則賦亦當有定制何必以科舉兵戎閏月之故而增減其賦當定爲畫一之規大約每畝已正米若干半徵折色每畝該銀若干半徵本色每畝該米若干使田有定稅今年不增明年不減部臣會計酌量國家經費幾分別當先當後起解存留正供贈耗等項而於小民無與焉若遇蠲赦亦明白曉諭曰本年蠲赦本色折色各十分之幾此法一定清捁克杜覬覦莫有善於是者也

沈文端公社倉議

有司之積穀備賑也公廩外又有社倉一法均以爲民也然就兩者較之則社倉有實惠而公廩反有不及盖當其積貯之時而已寓賑給之地也請得究言之公廩率不過一二所社倉則各里各有建置積之多方備之無窮其便一公廩者官自爲之其勢獨社倉者官與民合爲之其勢分分則共其力於衆獨則總其勞于己衆力易舉獨任難周任獨不如任衆其便二公賑必須憑里排舉報而里排諸人皆素以漁獵自資者也報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恵奸則賑施特文具耳社倉有殷實公正爲有司分理其事又有賢士大夫可備資訪本里之民孰貧孰否孰上孰下一一皆有真見粒粒皆有實惠其便三公賑必須按里排次第較凶歉甚否逐一審問有司或他務相妨勢不能速審曠日持久使枵腹垂斃之民日需次逆旅之舍所得不足以償費至有垂橐以歸或不及一餐以死者可哀也社倉則各濟各方隨投隨給周之若燭照予之如取攜其便四公賑不免有盤撥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挽負戴之勞社賑則悉無所累其便五公廩不過一二所而境内饑民待賑者常千萬計駢肩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或更有他虞亦不可知社賑則各里分局各濟散而不聚自不患此其便六公廩必上棟下宇有磚瓦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之設而雨雪薄簷易于沾濡鳥雀緣空易于剥啄食鼠穴墻易于圮壞必用歲時修葺費且不貲況穀既入倉陳陳相因則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曬晾則遞曬遞減且有因緣爲奸利

者而社倉則狀若圓囷所需惟草木泥芭無磚瓦木石之費日色易透不煩曬晾無重簷鳥雀難入倉四周皆時有人跡鼠不爲耗其便七民俗澆漓如逝波東下不可復反社倉既立則里閈共爲有無譪然同室之誼一體之情焉不但緩急相周卽百姓親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八人情不能無公私今令於國中曰吾勸輸備賑出爾私藏公諸同邑不相識之人非甚倜儻誼肎應之惟各社各勸其社之居民各自爲備出其餘以待昆弟親戚之急人必不能愁然及荒年賑濟亦惟此方之人得用之而不泛及其他且輸者有時而貧或反自取給焉因其情而導之當令下如流水其便九此九者惟社賑有之吾故曰社倉有實惠公廪顧反有不如也

社倉之便有九余既備述之矣因而思之又得豫之道焉何

也賑貴分分則不壅今各社各賑力出衆家則豫分矣社責核核則不欺今各賑自爲耳目則豫核矣賑貴速速則不滯今各社各賑一時並擧則豫速矣賑貴委用得人今各社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又各有殷實公正之人可選充約正約副不容市井無賴高下其手則豫有人矣惟豫則籌畫夙定不倉皇失措給散周徧不顧此失彼痛癢相關不隔越阻閡疏分綦置不爭門措指故實惠常究于下而督責不煩於上也大抵古人制一事必默寓一意其制事之爲用在目前而寓意之爲用在日後目前者可見日後者不可見夫其不可得而見者乃其所以爲豫者也吾貴豫於社倉蓋此也

蔡忠襄公先時儲積議 司理杭州時上

恭捧憲檄以通米積米之議下詢職知識短淺閱歷未周聊據意見所及與諏諮所得有見行事宜特煩預行申飭足備荒歉者二有因利順導勸諭有方較于公私無損商民兩便者七謹列款上請

一着典鋪積米平糶　查典鋪積米之議勸自劉撫臺行之一年米價頓減約計省城內外及各鄉典鋪有一百七十餘鋪劉撫臺時大鋪勸糴三百石小鋪百餘石大小通計約每鋪二百餘石是百七十餘典積米三萬餘石殷實之民尤不止此卽照典鋪勸糴亦可得米三萬餘石劉撫臺前有定案今只清查而參劑之消乏者豁免新開者報增或更申飭令各照力量加糴貯合可得米六七萬矣大都杭城生齒仰給

外來之米正月以後楚吳之米絡繹不絕至五月楚米始止七月望後則金衢諸暨新秈米接濟九月以後則本地米出所不給者只五月半至七月半兩月青黃不接之候前積米六七萬石儘可救兩月之缺乏但糶米之時須給憲批着令遠處產米地方販米務期查覈實數報官毋容僞指囤[illegible]中帳簿臨期揭市河反高米價發糶之時或聽各典鋪自賣或分散各里牙鋪轉賣一照時價庶無奸棍挨擠打搶之害益打搶諸弊皆縣官糴微利於是有衙役暗糴遊棍强糴奸牙轉糴甚有典鋪虛報米數僱倩勇悍前糴後糴以至機坊染坊打錫箔各作手無賴一鬨成風藉口糴米攘臂爭先乘機打搶以爲得志若懦弱貧民伺候竟日挨擠不前徒費生業竟不得顆粒歸者此官糶所爲利病參半也今後合無

中飭止于每年冬給批糴米驗貯限次年五六二月出糶此
外糴戶之零領時值之低昂官俱不問如此既無衙役奸牙
各無賴游棍混糴打搶之虞而冬收夏出必有什一之息彼
何不便而不勸行之是糴米發米二議以佐典鋪積米之未
及者也

一着大戶領銀遠糴　杭州土產米既少食指甚繁勢必仰
給于別境之米偶遇荒歉他處遏糴米艘不來杭民立槁但
臨荒遠糴似臨渴而鑿泉比糴歸時似遠水救近火即有小
益無濟燃眉今後合無着前報大戶預給官銀憲批各于產
米價賤地方販糴楚吳之米以冬爲期舊絕新粃以秋爲期
仍請三臺移文鄰省轉諭各屬盡弛遏糴之禁彼此互相灌
輸販糴决無阻滯而道里搬運之費價入米價毋令虧賠至

大戶効勞如法者量賜扁獎是設法遠糴以濟商艘遠來之
不及者也

右二議乃現行事宜也雖皆鑿鑿可行然而難久何也蓋典
鋪挾重貲而斂利杭城原以杭民爲生業即歲捐錢金平糶
以濟杭民之急情理甚安然與商尚義固有而稍于營利錙
銖必較者爲多且蓄粟與蓄貨不同有搬運之煩有收耗之
費而又責之以平糶既折子母之利而又危之以閧爭打搶
之虞宜其勉強一時而日久旋虞也大戶領銀遠糴特任奔
馳照管之勞亦收接濟空乏之益即稍有費亦力所可辦然
而僉報之際不便滋甚矣蓋大戶保重身家領銀遠販有風
波漂蕩之患有道路不測之虞或領批報數造冊開銷不無
吏胥需索之費且大戶之名人不樂居於是慳而猾者賄里
胥以自匿其豪有力者囑托勢宦多方營免而報充率多中
人之家中人之家一承茲役備歷前苦恐貧者未沾實惠而
中人已坐困矣宜其遷延挨脫而莫肯踴赴也此二議所以
可行而難久也易不云乎變而通之使民不倦今使典鋪積
米減糶大戶領銀遠糴皆必倦之法也且設法救民正如對
症下劑不按症而以成方律之病未有瘳者今憲臺下詢通
積之議爲今歲夏秋之交商艘絕踪米價忽踊而發則請先
尋米貴之所自始可乎四十七年夏霪重插秋成薄收然尚
未大荒也自有募船載兵之令而舳艫竄匿北關晝掩米價
忽騰旋賴本府條議裝兵之船分派杭嘉湖三府不得獨累
省會示諭商船進糴免其裝兵米價稍平然遠賈聞風觀望
而米粟之運稀矣夫既曰觀望則商賈乘時牟利未嘗不欲

因急以收厚息繼傳余山諸不軌肆糴蘇常一時各郡邑嚴
禁本米出疆及從楚來者并截留之商迫于禁隨路發糶米
價亦高而訛聞平糴之說恐越數百里無所牟利於是多畏
足不前而米粟之運絕矣夫商賈不前或富家稍有儲貯亦
欲乘時牟利自流棍混作饑民藉口平糴恃強爭先閧擁喜
事凡有米之家凜凜有打搶之虞寧陰棄什一之利扃鑰自
固此在蘇常嘉湖且然況杭城素無積米者乎而米粟之運
益窮矣此今歲米貴所自始也職故以爲救時之法莫若勸
諭有方因利而順導之則其策有七焉

一實在官倉廩　查往時收貯積穀多係倉吏圖便折乾挪
移營運凡遇查盤歲覈或以折價貯庫秋成補糴爲辭或以
迫限督催強糴不堪充數及又年年減耗有損無增以致倉

廩日虛有司留心者非不嚴飭而積習一時未埽今後凡追應納倉穀務要即糶本色上倉如果青黃不接或仍折銀初冬實糴或即照穀計算納米以杜奸胥折乾侵弊其米穀亦須設法出陳易新每歲夏季給借冬初收納不得數年久貯致滋浥爛耗減如此庶倉廩非空名而備賑有實益矣給借倉穀市民春杵不便合聽鄉里願領十人同具一劵收時量加息穀以補耗減

一勸民間自積　杭不產米又俗尚趨末家鮮葢藏貧民無力可積雜作諸色力能隨時趂食而不事積富厚之家多開典租房收絲蓄貨以取利而又不肯積一遇饑饉束手無策甚有愚民游棍家無擔石外競奢華年豐視粟如土交易定擲銀錢曾不思荒歉之日鄰封遏糴始而價湧繼且持錢擠

候無處可糴萬口嗷嗷待此時而圖救燃眉雖有奇策無如何矣且今夏原未大荒尚爾沸騰萬一眞正水旱災沴各處歉收則橐金不能充衆枵之腹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其惶急又當作何景象也今後合無通行曉諭保甲牌上懇切申明此意除貧窘小民不計外稍足之家毋論縉紳士民在城在鄉常思此際之艱各乘秋成時候隨力糴積其富戶積至千石保甲公舉覈實報官官賜勸奬即遇凶荒發糶仍照時值官司勿與定價奸民不得強糴其平時一應民間貿易許令銀米均用及各項僱工作手索銀買米養家者即以米給之悉聽民便要使民間自爲積貯之圖而隨與以疏通之法官不擾而民樂勸有益無損之術也更有一法民間積米百石以上者許令報官驗實府縣給樂積良民票一紙遇有詞訟當枚責執票量其輕重豁免註銷似亦不費之惠

一鼓典舖樂積　夫使典舖積米而責令官糴勉應一時勢難久遵職前已言之詳矣今欲使之人人樂積莫若仍許其時價發糶爲便非爲典舖省數金之貲也葢官價之名甚美弟行之目前徒添奸棍擠搶之擾而訛傳遠方復阻米商趨赴之期況典商算析錙銖惟知營利積米既奉官法發米不虧私本又何憚而不多積乎更有一法許令民間以物質米以銀取質悉照時值銀米通融葢窮民質銀仍多糴米過活或全要米或半用銀一聽民便如此則所積之米陸續散出民受接濟之惠而積米之貲仍得花息商獲儲峙之利而官府曾無益此厲彼之令計孰便於此者但積糴之時務要領批往遠處產米地方販歸實數着同保正具呈甘結以虛數

妄報者罪以貪便近倡者罪法在必行彼保身家自知遵守不必另托衙官查覈以滋騷擾如是而典舖仍藐玩不遵者繩以三尺何辭

一通行商遠來　所云通者欲其舟車飛輓如水流而不止也昔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歲饑或有請抑穀價者坦曰宣歙穀少仰藉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貴矣因每石量加十許錢四方聞之爭相輻輳價遂日減此通商之利也商賈徵貴徵賤趨時如鷙鳥之發別無招之之法惟不抑市價無損其利而不招自集矣又有一弊每緣奸牙猾舖空手斛其米貨負價任意遷延是以外商束手躭悞望風畏縮阻于中道隨地發賣杭城市河米船鮮至米價不得其平皆職此故今後務宜公舉誠實有身家者一人爲牙首許其稽察各牙不

係無本之人方許開行接商凡商船一空即行交足米價令
其即行不致久滯如有侵用久拖者許本商呈官定與追給
又請憲臺備行各經由關榷凡糧食重載悉蠲其稅查驗明
白船到即發毋久措留或有米商夾帶別貨希圖漏稅者三
尺自在不得慮噎而廢餐也又遍行曉諭入關米船另行優
恤決無裝兵雜運之差勒石各處要津以垂永永如此則外
商聞風四集雖欲遏之而不可得米貨迸輳米價自平矣
一檄鄰封弛禁　遏糴之令往列國時已知不善況今率土
莫非王民乃恐爲秦越之視乎彼固曰吾以自保其民耳不
知遏令一下奸胥偷行徒飽巡役之壑奸民鼓衆挾制囤積
之家致爲鑰善藏本地之米不出截留強糴行商之米不通
饑民嗷嗷羣情洶洶如今歲蘇常諸郡邑產米自富一經嚴

禁而米價反高打搶屢屢見告遏糴不特病鄰封而還以自
病其民此明鑒也至于杭郡上仰食于紹金新糿下俯給于
嘉湖晚粳而蘇常以迨湖賈實爲四時不匱之源吳中遏糴
甚且截留楚米是米源已涸武林處坐槁之勢安得不驟然
騰沸日增三價乎今議合于平時先請三臺嚴督所轄守令
不許禁阻并移檄湖廣應天撫按轉諭各屬盡弛遏禁糧食
時時疏通商民兩聽其便庶無米之地自受疏通之利矣
一勸棧房接濟　塘棲四面水鄉各省直米豆與諸貨物輻
輳彼處諸縉紳及富厚之家皆于此置造棧房或自積營利
或召貯取租其來久矣大抵米粟出產有限積囤無窮秋成
穀賤則收次夏絲齊則發換易之利積計每至數倍合無因
其棧房之便積囤之利勸令隨力加積據實報數在縣或置

一簿聽各棧戶認填餘積米若干担除五月間換絲發變外
務照原認米數于青黃時候督令湖墅發糶接濟省下饑荒
仍照時價不虧原本彼則總之取利我則借以濟荒又或官
有帑銀即令塘棲積米之家領批附糴其人起家斗斛糠秕
之間計算必精駕輕就熟其從必勇而又得借官批庇其新
米所省亦不少舳艫銜尾兩公及私此誠兩便也
一嚴市棍鬨搶　往時水旱頻仍斗米至百八十錢民或間
日一食卒不敢肆擄奪今夏原未大荒乃省直各處奸民擁
聚鼓噪打搶富室不約而同則邇來人情紛囂易動之故也
昔宋度宗七年時大饑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
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民賴以濟故遇荒歉米貴必如黃撫
州大張告示閉糴強糴均有嚴法法在必行令市棍畏威斂

戢而有米者無搶打之虞有閉糴之籍則米自肎出而市情
平民情亦定矣使有司平時無善處之方適遘羣呼遽繩嚴
法恐激他變若一切預備事宜悉心料理而保甲申明眞饑
民燭照數計此外有無籍倡亂之徒立擒正法是弭亂正所
以救荒也

蔡忠襄公復社倉以聯約保議
從來救荒無奇要在平時預備如古人常平倉義倉皆可行而朱子社倉之制爲最善四十四年曾奉撫院劉行檄勸設社倉一時好義士氓頗多興起迄今日久漸成廢弛近見臺臣甲飭天下守令乘時積穀一疏內設四款積法一俊秀納粟援例二義士願輸賑穀三罪犯金作贖刑四絕戶遺產變價已經部覆准欽依通行此皆備于未荒老成憂時深慮玆以武林少米之地屆海內多警之秋其當爲預備更何如者先是職代庖府篆奉本道諭條通商聚米四則隨蒙本道覆詳兩院批行爲省會生齒第一要務慮誠至遠矣則凡可推廣德意軫卹氓艱似不妨權宜變通況良法亾做成規可遵如社倉者乎但法貴簡便行須着實其中事宜僭陳六則于

左

一定倉制　朱子社倉法初建之崇安開耀鄉請於本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間賑貸至冬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在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一鄉四五十里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有富家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此社倉之制朱子請于朝通行天下者也今宜倣其意而消息之即附鄉約保甲而行每鄉有約每約有倉以本里之蓄濟本里之饑權豐歲之贏救歉秋之之緩急相通不出同井子母相生總利吾儕此鄉中人何苦而不樂從哉曩時社倉難舉易廢者以上臺風勸時士民一輸穀入倉即爲官物封貯不動有耗無增人安得常樂施廩安得有餘積益襲社倉之美名而失社倉之妙用所以間行而不能經久也今合一如朱子隨時斂散加息減蠲之法而更因宜變通於其間則法可久行而澤遍郡邑矣

一因倉基　建倉工費此時必難即辦既奉憲行鄉約必有約所在寬敞寺觀即于寺觀內擇堅固空房一間或三間量里蓄寡以爲增減杭地梵宇甚多不難設法脩改其他預備常平之剩廒空閒公署之餘屋亦可隨宜酌用總求因便以省營運之費

一裕倉本　昔朱子請府米六百石爲本今議每鄉置倉難盡請給于官矣欲勸民間義助恐杭地鮮蓄兵火加派之餘未必樂輸嚮應今于奉肯四積之法中可斟酌行之如納粟

援例事關達部而本鄉絕產爲奸里影佔者可清出即充本社穀本也金作贖刑部文除大辟外照例准贖所括甚廣然恐開富室便門而罪外批加刑責及例重情輕者可量納穀本社從輕宥免也時雖詘而尚義有人如講約中即寓勸諭爾輩同里同甲生斯育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等情誼倘遇災荒目擊饑莩寧忍秦越相視且杭俗建宇修剎禮僧放生每不惜捐金共成勝果何如本約中設廒積粟賑貸助乏全活目前饑民正是眞實功德豈與徼福冥冥可同日語此亦因俗轉移一機括在此中賢士大夫留心桑土身先爲倡并如朱子法息米足時撥還原本則明文所云願輸義士必有風行雲轃者而又通憲頒約保旌善懲惡之意如一約中人戶富而好義者量力輸穀若干石與孝子悌弟輩一體載

紀善簿其化罪應記懲釘扁而知悔改者願輸穀若干石始
免哉懲惡簿再犯不悛然後載簿釘扁其門總在本鄉中隨
方設法鼓舞流通而倉本不患無米之炊矣
一推倉長　社倉既附　所即用選舉有家有行約正約副
司之夏散冬收聽在本約通融權貸仍量議看守折耗之費
縣正官印簿二扇一存縣一存倉止報出入時日數目以憑
不時清稽官府不必另委查盤滋擾
一發倉儲　凡倉穀賑貸無法則奸猾佔賴強梁搶奪而貧
弱仍無實惠須編保甲時立法精詳如一甲十戸預先分別
上中下最下戸等次明開在簿與給掛牌符合每年于青黃
不接時出貸至冬收納量加息耗一如朱法其間權歲有大
荒小歉計戸有極貧次貧而減免有差及節婦孤寒火災病
患情尤可矜者亦可公議減免如有頑戸年豐力充故意拖
賴者稟官追穀仍不許再貸總以裒富益貧酌盈濟歉政不
必避加息之名要足備一鄉之緩急而已
一釐倉蠹　凡約正副管倉務要斂散公平登報清覈為里
中服從三年官給扁獎賞并免襍差以示勸勵如不稱者許
講約時里正公稟選換甚有武斷生事欺侵倉穀者按法治
罪此外一應斂散規式俟詳允後再定
右社倉法附約保而行雖有限蓄儲未能供無窮食指而鄉
有倉倉有積猝構災警少覺有備亦足安輯人情即平時同
里相周不失　尚風俗是在因宜而力行之將古人不專美
于前而疲黎庶幾有起色乎職因受委查倉而謬攄一得如
此

唐襄文公賑粥法

仰蒙聖恩給發餘鹽銀賑濟饑饉若不能奉宣德意著實舉
行豈惟上負聖恩抑亦得罪百姓溝壑之推誠自已致除前
已行文府州縣著令先儘在倉米穀多方擇處賑饑煮粥及
近又行捐俸事例外今本院特發餘鹽銀散給各府從公轉
發極災次災州縣此銀或給本色或糴米煮粥務使毫釐絲
忽一一盡到饑民身上若有州縣官忍心害理逆天蠹民那
移別用侵尅入己豈惟憲典所不容抑亦鬼神所不恕陽誅
陰譴理無可逃本院本欲到處巡歷務察姦弊以行實惠即
今臥病沉重無可柰何為此特託四府良有司上體朝廷矜
恤民之意下體本院不得已之情務察姦弊以行實惠茲據
兵備按察使劉呈議賑粥活民事宜到院又該本院覆議詳
悉合行仰各有司及委官查照着實遵奉施行毋得違錯
一作粥之法第一便者必窮餓之甚方肯赴食若能自營一
飡者決不甘此故荒政非一首先此焉
一活民以粥財窘而經費有節民眾而赴食有限事簡而姦
偽難容一舉而數善具焉今若散錢遣歸則巧計者伸手可
得歸鄉後食盡何倚此苟應目前非始終全活之計也
一救荒者救其不死而已今賑以粥正欲死者得不死焉
一作粥宜散不宜聚聚則人眾而患生散則人少而患免往
因處之無術布之不廣或傳染瘟疫或轉加凍餓死者愈多
且生他患以致一二大家欲施捨而不敢賢能有司將擔戴
而未能今散布諸縣保無他虞
一設粥州縣有大小不同合議小縣每縣設粥八處中縣每

縣設粥一十二處大縣每縣設粥一十六處

一設粥處所每一日早晚二飡一人每飡該米三合二飡六合一日二升四合可給四人二石四斗可給四百人中間若有才力知州知縣雖無官銀亦能自處況今尚有官銀此法之行特易易耳

一將萬人如使一人分數明白耳今計宜賑州縣實該幾處合用錢粮總該若干一縣得好官一人一人選用十人舉此無難矣

一三等縣分設粥處所或擬八處或十二處或十六處每日計米二石四斗此其大縣中間每縣或減二三或增一二每日每一處用米儘人多寡或日二石以上或日二石以下聽各該有司各酌處施行

一設粥處所所集人衆所賑之粥未免冷熱不等給散不均今議每廠不過五六百人薪水易辦照管自周人人得所矣

一各縣設粥處所宜編天地等字號名曰天字粥廠或地字粥廠廠內先要定立規矩編排次第席地而坐坐東者面西坐西者面東不許動移縱有官府巡視亦不許令起身免其搶亂每二十五人一竈一鍋一桶每一鍋用米七升五合可給二十五人每百人四鍋四百人十六鍋每日該某時分入廠坐定不須逐一遍數起眼之間即知爲若干人計用若干竈多則加竈少則減竈晚飡亦同至該某時分東邊頭一行放出次放西邊頭一行其二行三行次第魚貫而出

一本州縣置文簿二扇一付管事人一付在官人每日公同查該本日內食粥人若干用過米若干眼同登寫簿內每五日十日揭呈本縣立案事畢造册繳報查考每日止寫某處某里男婦總若干不必通寫以致繁擾

一每早飡於辰巳之交晚飡於申未之交早飡限於辰初即入巳時方出晚飡限於未初即入申後方出每日少受拘束使能營食者不肯混入

一起首作粥須同一日各廠每日二飡俱同時刻使饑民不得既食於此又復之彼

一合用鍋水桶木盆俱在本鄉村借用附寄簿籍事畢給還碗筯各人隨帶

一設粥廠處遇有下雨之日如或房舍褊淺分布三四處擺列成行挨次大口給米五合小口三合各歸自食無雨之日仍舊設粥聽各管事人隨便宜處之

一作粥之米務要揀簸得所淘洗極淨汲取清水煮令濃熟毋致生冷汙穢切不可臨時加水致生疾病縣官丁寧管事人如待自生子女每日不拘某鍋內取一甌先食巡視官員至此亦取自食以驗可否

一饑民有餓死尫羸或有時疾者令其別坐一處無致傳惹諸人內有死者責令地方埋瘞

一起首食粥三四日間久饑之人乍食乍飽未免多有死亡不可因而驚怕疑阻過十日後自然無死者

一餓損之人初食止許給粥半碗次食一碗以後漸加可免死亡

一作粥州縣普濟窮饑之人不專爲本縣而設其半荒州縣若有窮饑之人聽各隨便移食粥州縣

一不設粥州縣正官若有才力處置設粥廠二三處將境內境外窮餓之人給賑一足以見仁民之政一足以見有為之才本院自當旌奬

一管粥之人不拘在城在鄉或僧或道及素有行止好施憐貧殷實長者延請一人二人分理一處

一設粥處所或於寺觀教場及各寬閑之處各要門戶關欄若在寺觀就令僧官住持管理

一煑粥柴薪用官銀買辦事定之日或令饑民少壯者各令採柴草一束

一饑民出外不許作踏田禾搶奪柴草摘取蔬果若有一二喇虎强徒或在廠為首搶食或出外搶物管事人就便拿送本縣用大枷號令廠門外三四月每日照數給粥滿日疎放

庶可止亂不得姑息

一外來趂食之人各於神廟寺觀寄宿如寺觀難容令於人家房簷或門樓下暫為安挿一兩人各得草薦一條或稻草亂草上臥下蓋以免寒凍如有死者地方眼同看視深埋不許刁徒騙賴寄住之家

一得過之家不許縱令家下厮養之徒入廠與饑民一槩混食有此等人聽管事之人責治逐出

一本鄉社有積粮之家許臨期照依時價出米就在本鄉社作粥

一各縣或有一二富貴之家願施食者或一人自設一處或二人朋設一處州縣具名先申本院知會事畢以禮奬勸以勵為善之心

一府州縣官賑濟有方所活民衆事畢之日具奏旌舉

一各廠委用全在得人苟非其人或至僨事謂之法不善者誤矣

一設粥時月正係汛候萬一姦細乘機混入作變豈能逆料合行各該州縣每廠務要擇選能幹官一員嚴督里老執事人役留心識辨以防姦偽不得疎虞

陳眉公先生狂夫之言

先生名繼儒號余山松江華亭人以布衣高隱聲名震寰宇著述甚富狂夫之言其一也

余二十年前闔蓬頭受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眞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卧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即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寛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矣京師輦轂之下每年熱審其餘直省未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䟽奏請定爲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議之部寺牒撫按撫按牒郡縣擇其末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灑掃囹圄洗滌枷杻以廣好生之仁暑月中

聽務農毋得濫受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弔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凉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於各直省在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於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廹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併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恩澤功德何可量哉

張侗初先生士夫四箴

先生名鼐字　南直松江人萬曆丙戌進士仕至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竊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豐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

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

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豐而細

金閶齋先生庭訓紀要

先生名敞字廓明毘陵人明諸生少承父怡齋庭訓潛心理道倣楊慈湖紀先訓例而存之

聖賢教人致謹於容貌語默之間者原是以内爲主欲固其内自不得不愼持其外不是单在外面做工夫若单在外面做工夫便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

要人道好亦是曉得合如此者也此即其良知烱然不容自昧處只恐爲要人道好便至失其本心

於禽獸奚擇亦是君子到自反而忠後方作如此看前此都是自治自責若初不自反卽以禽獸視人是即妄人矣烏得爲君子

世無一見即令人喜之君子然徐即之未嘗不覺其可親終其身講習四書其實似竟不識四書一字

讀書喜務多此即務外之大病一至務外即能組織英華饒有文譽終是没見識人

將仁字體貼得明白親切自覺其意隨處徧滿不容有絲毫虧欠處如誨人一倦便是不仁

誨人之倦非懈倦之謂如有絲毫不盡之誠便是有間斷便是不仁

所謂君子者必其不謀利不近名不自足不屈巳極樸實而志大極淡漠而腸熱者乎吾安得旦暮遇之

亦有極卑鄙粗劣而能爲好詩文者此如優人學忠孝人啼笑氣象或宛肖耳

彭無山先生 聖恩初紀

先生名鵬字九峯福建莆田人順治庚子舉人仕至廣東巡撫副都御史

臣鵬百拜稽首曰布衣一言知巳没齒不忘而況受 聖主殊知乎凡人偶一過誤得蒙原諒則感且愧而況定例處分議調議削不一案欽奉 特旨槩從寛免乎内帑之賜顧問之榮千古人臣未覯而況 召對咫尺 賜金嘉獎 問及祖父母兄弟又蒙 天語下詢乎 聖心眷注將三載而登進之時猶必俟夫衆論僉同廷議無異然後出自 睿裁以見其難其愼至意若夫九卿列薦十一人獨於大司馬啟奏鵬名 上曰朕久知之再於一十二人中 特擢四人臣鵬第一得與邵嗣堯陸隴其趙蒼壁同時 欽取奉 旨特擢臣一人爲黄門省則明示異數風厲天下矣先於 召見時問臣祖父臣歷舉臣祖臣曽祖高祖五世祖官爵名字世守清白惟臣故父布衣以對臣心隱痛今臣父母皆得贈給事中品級自臣父巳上六傳父子祖孫仕籍得蟬聯臣父早拜綵綸九泉含笑合而思之臣心敢不丹

録此以見眞正清官必荷 聖明破例保全始得成一代名臣因思執例戀吏其弃抑人才多矣

彭無山先生書張登封傳後

醒則如鐘忝則當偈為肉食者贈一不死丹續命縷登封賢明府地下見之定當破涕為歡客有嘲古愚以輕信且謂非滇蔚州比擬不倫嗟乎此中州湯潛菴耿逸菴兩前輩獎掖願望之辭古愚子述之善善欲長非古愚子敢以擬也古愚子嘗嘆今之牧者或方去而民送之郭舉首而祝曰願毋再來或既去而過其羣小所監之石隕涕嗚咽而不能言問之則曰是嘗吸我膏血使我流離至此極者也其或碌碌素餐俯仰浮沉則去未久而無復記憶其姓氏其記憶之也又或剌骨痛膺每飯而詛其身詛其家詛其身後之子孫者未聞去之後而當日裹糧重繭走數千里而候其舊牧之起居動履庶幾無疾病者且請其衣冠歸而祀諸祠歲時伏臘如敬其祖父者又每歲三春大和會奉其衣冠輿舁出遊如奉其神明者未聞舊牧母喪而當日之民裹粮重繭走數千里而弔之唁之唯恐後者又未聞去二十餘年士大夫之賢者雖屬隣封亦皆稱之道之人如一心言如一口者然則古愚之信張登封於去後之民走數千里候其起居動履而信之也於去後之民如敬其祖父奉其神明而信之也於去後之民因牧而思牧之母走數千里弔之唁之而信之也於士大夫之賢者二十餘年後一口一心而信之也則非獨於潛菴逸菴兩前輩紙上而徵信且張登封登仙日旅櫬蕭寺中州士大夫在京師者無不往弔弔者無不淚下嘆遺愛世所見而知之也訃傳至封封人涕泣罷春又走數千里而奠之長洲若自喪其怙恃又請其衣冠而瘞之嵩山之麓既閱登邑誄

言縉紳自登封及洛陽偃師孟津嵩縣縫掖自文暨武民自申爾瑞以下列名千餘人同聲一哭世所聞而知之亦見而知之也此厥不信猶有議張牖如先生狂而怪者悲夫凡今之議非狂為狂真怪不怪必率天下人真狂真怪然後愜於心以是嘆中州縉紳縫掖閭里細民之淳且厚風幾古處世豈無循良如張登封其人者而當時則稱去則已焉去後則思歿則已焉遂使滔滔無志者流謂唐虞三代之不可以治民也豈獨長民者之過哉不覺於傳登封文三致慨云

錄此以見真正清官必邀士民齊聲感頌縱未膺顯爵於當時亦得垂嘉名於身後然惟清官能愛清官如此

章九儀先生論蠲荒

先生名來成蘇之吳縣人爲諸生與兄素文鶴書弟湘
御倶擇選政有名於時九儀更留心經世茲特録其一

古語云天災流行何國蔑有王者哀憫元元輙下蠲租之令
此莫大之惠也然施惠於民必使民實蒙其惠而後可蓋水
旱之災皆在夏秋其間經州縣之造報監司之駁查督撫之
入告部臣之覆議遠至經年近亦半載而　國課嚴急有司
不敢輕爲扣除小民不敢預爲觀望輸將之額既完而蠲貸
之文始下其不得不於來年正額内抵銷者勢也近户部題
請凡遇災處所州縣官申報督撫即行具題隨將本年錢粮
停征十分之三在計臣爲國爲民無非欲使被災地方得沾
朝廷之實惠法至善也然愚竊更進一籌者凡督撫之奏
請憑於州縣之申報爲州縣者豈能履畝而勘之或一望焦
暵或遍地汪洋即欲暴行烈日之中寓目洪波之際而平疇
浩衍阡陌繡錯孰從辨其爲某宇之圩誰家之産乎則造冊
報數不得不憑於吏胥之手也明矣夫惟憑於吏胥而其弊
莫可窮詰村里小民即有實係災荒者不過赴州縣具呈而
胥吏先索其造冊紙筆之費於是貧乏之家率隱忍不報其
報者又未必入冊其入冊者類多賄囑及詭户揑名此造冊
之弊也且荒冊未竣而姦吏先居爲奇貨其名曰賣荒於是
豪右姦民坐擁膏腴或每畝議價若干或每兩議價若干其
納賄者可移熟作荒其無賄者遂可移荒作熟此賣荒之弊
也及撫臣請蠲之疏已上達矣部臣議蠲之請已報可矣剗
應於各户開銷乃張冠李戴此户之災荒竟可開銷別户之
粮折即已經造報者勒索不與或短少銀數遂轉而售之他

扶同但以會計總數而止未嘗按户名而蠲之也自
本朝定鼎以來凡遇災荒蠲免已數見矣而賣荒之弊牢
不可破徒使天家恩澤盡爲姦胥中飽之具豈不深可痛惜
哉夫與其爲姦胥所中飽曷若使小民均沾其惠從今後凡
直省州縣災荒定議捐租者或於本年正賦中計應蠲銀兩
之數以爲合縣減除之數不論某荒某熟每畝例扣若干其
部文甫到該撫即出示曉諭州縣官即於比冊扣除不得延
挨時日恣行催科如此則蠲貸之澤仍自小民受之雖熟者
得邀非分之惠而荒者亦沾涓滴之恩且使舞文上下者無
所用其侵牟此亦杜絶賣荒之一策乎或曰蠲租者因荒而
蠲也既熟矣奈何議蠲殊不知按荒議派竊恐荒者未必蠲
而蠲者未必荒漢文景之世或賜民田租之半或除田之租
税何嘗盡凶災遍年被災之處蒙　上諭十分全蠲夫十分
全蠲其間豈無荒熟之不同而　皇恩廣被凡以使小民實
受其施豈必錙銖而計之尺寸而較之哉

正修錄三卷齊治錄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于準撰準字萊公永寧人江南總督成龍子也官至江蘇巡撫是編因成龍襍抄之稿與蔡方炳編次增益之正修錄所採凡一百三十八家之言不分門目齊治錄所採則分幼學養蒙閑家善後士子守身縉紳居鄉以道事君任職居官勸諭愚民慎重刑獄善俗戢姦催科撫字備荒救災十二門亦雜采諸家之說所取不拘一格其凡例稱成龍不從理學中立名絕無胸中彼此異同之見又稱成龍不佞佛亦不闢佛謂身為儒者方憂理賢道理把取不盡何暇探討宗教律觀諸書以資辨駁其言明白正大無一毫黨同伐異媢嫉求勝之私斯成龍所以為成龍歟

續近思錄十四卷

〔清〕張伯行集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近思錄十四卷》提要

續近思錄序

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標合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倣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業爲集解一書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卷帙繁多諸先正前後掇輯不遺餘力其惓惓爲道之心可謂至矣夫斯道期於不孤故承先啓後吾黨之責朱子慮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

者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而輯近思爲入德之門蔡氏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又恐朱子之書遽難卒讀爰擇其精粹明顯關於身心切於行習者各出己意而纂集之務使全體大用靡不具備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獨怪世之躬列儒林者不爲俗學之卑陋則爲曲學之支離冥然悍然如失舵之舟日飄泊於顛風巨浪中與時浮沈茫然莫知所止噫是不惟獲戾四子而實亦負朱子其亦不思而已矣竊嘗念學聖之道莫要近思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程子謂近思者以類而推而眞西山又以爲不踰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則知義類精微未有不由

於眞切平實之地玩索尋繹而凡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殊非躐等淩節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續近思錄不尤爲學者一大憾事哉第余往歲輯濂洛關閩書集解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略勤搜拾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茲錄雖不愛其重出故於諸先正集中或刪或補未能强同要其關於身心切於行習備乎全體大用條分類別精實而詳明當亦無殊旨也要不揣固陋謬爲詮釋冀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夫然後正學光昌聖人之門庭昭然在目而登

堂入室庶不患其難幾及焉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續近思錄目次

續近思錄卷之一　張伯行集解

道體

此卷論道體黄勉齋所謂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者是也學者溯本原而窮其究竟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浩浩廣大流行之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道非有形體之可見也然有與道爲體者如天地之所以高厚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人物之所以安畜莫非自然之理爲之主宰乎其中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道體之本然無一毫虧欠無一息間斷浩浩然廣大流行而無窮盡者也學者即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切而驗之身心性情之地實而體諸倫常日用之間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馴致乎位育參贊之效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即在吾身而不至虛存於宇宙矣此朱子親切示人之旨與大程子

川流之嘆子思鳶魚之察同薛敬軒謂孟子左右逢其原可見道體之無窮蓋正此意也

朱子曰道體渾然無所不具而渾然無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道體渾然者就其全體而言之所謂理之一也其不可以毫髮差者就其各具而言之所謂分之殊也世之學者略觀大意厭格物致知之功爲支離其於道也但識其渾然之大體以爲其中無所不具而已豈知渾然無不具之中由精及麤自本至末辨賓主之異位審內外之殊途如權之於輕重如度之於長短毫髮之別有不容以差失者故君子之求道也卽之以文章別之以條理密以致其詳細察以致其明辨雖一縷之紋在所必析雖一毫之細各有攸分豈好爲支離哉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分殊而理未嘗不一也又何害其本體之渾然者故此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所以相須並進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皆生於天地之間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故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理卽天地之理貌言視聽之形於外者氣之爲也肅乂哲謀之蘊於內者理之爲也人性本於天命則天人豈有二物乎形色卽其天性則內外豈有二理乎此道體之流通貫徹而無間隔者也君子知之所以事天以誠其身踐形以復其性通天人合內外而無不盡其道爲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參也衆人豈出不能見得則雖生於天地之間其生人之形貌實然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而求以盡其德又安知所以爲人之理而求以盡其道哉是則雖曰得其秀而靈者要亦與萬物無異矣可不惜哉

朱子曰天命之性處處皆是但只尋時先從自己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

天下無性外之物凡有一物各具一理是人所賦之命而物受之以爲性者流通徧滿處處皆是大而天地之高深細而淵魚之飛躍莫非性之昭著而不可掩者但汎而求之鶩物不若近而驗之吾身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如惻隱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仁羞惡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義推之辭讓是非皆然則天命之性賦與於我無少欠闕者豈不昭然可見所以孟子說性者道之形體蓋道無形體觀性之具於人者仁義禮智眞切不泛則道之形模體段於此呈露而不爲懸空影響之談也

朱子曰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而元者善之長也人得之而爲仁渾然溫和程子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以氣言之則爲天地陽春之氣蓋四時之中春主溫和發生萬類而一歲之運皆此生氣之周流春之爲氣貫乎四時猶仁之爲理包乎四德也以理言之則爲天地生物之心蓋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萬物生生不已莫非二氣絪縕之所爲也仁之爲德主於生物自親親仁民愛物雖分有不同而莫非一念慈愛之所推也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不誠同流而無間也乎故君子之體仁長人也雖剛柔不同用威惠有異施然無時而非陽春之氣無念而非生物之心此其所以與天地合德者與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爾

此卽孟子之語而申言之警醒人之不由道也世之視道爲遠而不由者疑道之爲物窈冥昏默而不可知也不知道之在人蕩蕩平平擧凡日用行事之間皆是也卽子臣弟友之道存焉卽視聽言動而道存焉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周逵交通眞若大路之共由而不可離也豈有高遠而難知者哉特人之所病苟在乎蔽於物欲安於偷惰甘心自棄不肯由大路而行且夫舍大路而不由則必入乎歧途旁出邪徑勢且坑落塹陷其身於險處荆棘之中而不能出也豈不亦大可哀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夫人非食無以充饑非飲無以解渴聖人之道存乎人倫日用之間者循之則得違之則失豈不如饑者之資夫食渴者之資夫飲哉然饑渴之於飲食非徒其切而不可離抑且至近而無所難也聖人之於人倫道不外乎夫婦知能之理如經傳所垂只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取之至近如飲食然人皆可以充饑而解渴也是以君子之於道也皇皇焉汲汲焉不啻饑渴之切身必求得夫飲食然後快也無如世之學者自外於道而不明不行是猶任其饑渴而不知飲食也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聖人之道精粗本末雖無二致然有高遠處如中庸所言位育參贊配地配天之類是也有平實處如中庸所言子臣弟友庸德庸言之類是也朱子之意蓋欲學者知道之有高遠則不以淺近而自域也知道之有平實則不以空虛而自誣中庸言進德之序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邇也卑也卽其平實之道也如爲子盡孝爲臣盡忠爲弟盡悌爲友盡信卽其事至平而無奇其理至實而無妄由是而上達焉卽高矣由是而推暨焉卽遠矣道之高遠者卽在乎平實之中不可舍平實而求高遠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高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正與此章同意

朱子曰天理固渾然然謂之理便是有箇條理的故其中

仁義禮智合下便各有一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
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裏面都無分別而
仁義禮智後來旋次生出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
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之理則其中各有條理非無
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有仁義禮智森然
畢具以其得天之元而爲仁以其得天之亨而爲禮以其
得天之利而爲義以其得天之貞而爲智各有一理不相
混雜如五行之各一其性四時之各專其氣自其發而觀
之則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
智之端也所謂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昭然可見矣若當
其未發則莫見端緒欲明其何者爲仁何者爲義何者爲
禮爲智而不可得也但見其渾然若無分別而已使其裏
面果無分別是仁義禮智非天命之本然所性之固有而
爲後來添設之物矣又何以臨感而應各有條理乎故言
天理已包仁義禮智之四德而總名之言仁義禮智則是
分天理之件數而條舉之可見天賦人以形即賦人以理

而仁義禮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合下
完具如太極之包陰陽五行於其中也
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
此語最盡朱子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卻只是一氣之消
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
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
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文蔚姓陳
字才卿陰陽消息雖曰兩端只是一氣所謂進退消長者
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非一進一退有二氣也長處便
是陽消處便是陰非一長一消有二氣也故只此一氣之
消息貫徹古今錯且天地無限事業皆從此出然則陰陽
固一而兩兩而一者也他日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陽消
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與此蓋互相發
朱子曰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上五陰下
一陽是當沈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陰陽
者天地之復也善惡者人心之復也卦明天運爻本人事
故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
健以致其決也陰爲不善陽爲善復卦上五陰下一陽是
初正當沈迷蔽錮之時其端甚小其力甚艱惟能猛省
幾隨起隨覺隨覺隨復其惰也忽然其興也勃焉此便爲
法天自強處便是天地動之剛也張南軒曰於此而能復
爲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纖毫不萌則
无妄也則誠也則天道也此正揭出所以元吉處然觀聖
人以此贊顏子知顏子之所爲
稱好學者功厥在於不貳過矣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元何以資始蓋萬物受氣於大始者氣之始
也坤元何以資生蓋萬物受形於地生者形之始也然
則氣以成形陰陽出一原而天施地生則微有先後也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

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獨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
爲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
說夢韓退之略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
益明天命之初性與氣俱者蓋性成形而理乃賦焉者也
苟無氣質則將何處安頓乎即如一勺水非有物盛
之便無歸著性附於氣猶水載於物也特偏言之則不
是耳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皆非者誠以有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不齊有性則亦
可知仁義禮智之各足也觀夫子言性相近孟子之道性
善聖賢皆有未盡之意而程子此言發明深切甚爲有功
矣大抵此理難於分曉秦漢以來諸所記載多於此中夢
夢唐韓退之作原性雖略近似而終不甚明至二程子出
乃始闡發無餘總而此理得以大著焉他日朱子又曰論
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
論性則無以見其理之同皆此意也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朱子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道夫姓楊字仲思氣質之說起於張程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闡發明白令人觀感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無人說到者也即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其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雖說得近是

但不曾分明說出氣質之性則此三品從何處得來夫孟子之說性善只就本原處論未說得氣質之性所以向費後人分疏也至於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惜未觀張程之說耳若張程之說早出自不消許多紛紛聚訟今而後諸子之說可盡泯而此理益明者張程之功於斯爲大也

朱子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心貫動靜統性情故未動爲性已動爲情要皆統於一心惟心有是情則發而爲欲欲者七情之一也由心性情欲四者類觀之心循水然性其靜乎情其流乎欲其流濁乎但既曰欲則離道心而爲人心矣此慮危發緊閑出乎此使人乎徒故不能無好不好之分所謂好者如我欲仁之類是也所謂不好者私意橫流天理潰決讀翻濁湧影目動心躬所隄防不可得己此則何嘗是本然之情發性而發者哉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是清之未正從性中逆逆者原矣不好而今日之中決至此固非情與性之罪亦非心之罪而實也也之欲所穢而或已至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則可欲者指日可愛云耳豈情欲之說哉信乎窒慾如防水學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朱子曰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蜋蟻如此小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此合人物以論性也性之至子粹不可廢者如日光然故

人物所受之不同亦如隙竅之有大小而受光因之有大小也若能本體廓然無可限量則凡彌綸布濩之處何在不受其光只爲人物都局於形質終是難得開廣耳惟其不得開廣所以在我僅有受光之隙則在日亦祇爲容光之照即如蜋蟻至小便只知得君臣彼其分義凜然若不可犯者何嘗不到精粹地位特此外則皆不知也然則性體之全原自蟠天際地人與物自局之耳故性盡性之聖人有以盡參贊位育之能哉

朱子曰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此專就氣質言也人物之生各與一无妄理固自足然其賦形於天者人得其正物得其偏便已合下不同而隨其所賦偏正之中物得其偏者或清明或昏濁靈蠢各殊人得其正者或清明或昏濁敏銳亦微判此生人生物之大較然也雖人物同生於天地而得命爲人則又當不爲氣質所圍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況實明且強者而容或負哉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造化流行發育萬物凡一草一木無不詠

欣欣榮此皆天地和平之氣所薰蒸洋溢而出之者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周子之窗草不除邵子之滿懷是春皆能善體天地者矣

朱子曰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胡氏名宏字仁仲號五峯所著書有知言共六卷未動爲仁義禮智之性已動爲喜怒哀樂之情心則統攝性情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故胡氏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言寂然不動者能眾理并包以爲心之體也情效天下之動言感而遂通各能時措各得以爲心之用也心妙性情之德言渾涵動靜而體用具足於中也此言至精而至密古之聖賢所爲治性制情以存養此心也

朱子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

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此言性只是理欲見性者仍於情之發處驗之也論性而不識性則何以盡性然欲識得性而必鉤深索隱以求之又烏知性是甚麼物事乎蓋性卽是理理者何仁義禮智而已矣特是仁義禮智四者亦無形狀可見只有此理便做得無窮事業其所以發而爲情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可驗也卽如藥性有寒熱亦無形狀見得只是服之則寒熱立驗便是藥性矣故知性只有此理順其理之當然則陽舒陰慘皆足調劑太和反其理之自然則剛燥柔濡皆能錯謬元氣識性者識此而已今人不察而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而實非性也盍返而自驗之哉

朱子曰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命字有兩義天命謂性之命則是純善成性全賦於我初無限量者指所稟之理而言理蓋無不各足也性也有命之命則是時數遭逢隨其所值實有限制者指所稟之分而言分故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illegible]其爲所稟之理則窮理盡性以至命者至此而已知其[illegible]所以稟之分則樂天安土以立命者立此而已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此見人當窮理以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又曰人受於天則爲性凡此皆不過指點出名目以示人耳其實神明默成存乎其人豈是卓然一物可見者乎惟有窮盡吾心之理舉凡天下之事物無不有以格之則性卽理也亦可作一物觀也自在其中而不須他求矣是故聖人罕言性蓋聖人之言無非天理無非仁義禮智性原自在其中也學者誠欲性之卓於吾前亦只於此心此理驗之而已

朱子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汙濁卒難得便清故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以水喻性水本清性亦本善也然水有清濁之分因盛水之器有淨汙之別則性有昏明強弱之異亦因氣稟之有偏全習俗之有善惡之殊也究之水本然之清未嘗不在性本然之善何嘗不存但既經汙濁之後便猝難得清必須澄之乃清耳故擇善固執以復性者亦必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煞用氣力千百倍其功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而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革之俗染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人之稟於生初者有性有情有才爲性者仁義禮智心所具足之理也情者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感物而動也至於才則心物

於惻隱而能行其仁心動於羞惡而能行其義心動於辭讓是非而能行其禮與智故便是情之會恁地者惟情所欲赴才能達之情與才絕相近也特是情遇物而發任路陌之曲折皆懸空想而可通乃涉於虛才則曲曲折折都要隨路陌而循履其地爲麗於實耳性情才三者之說如此要之性情統於心才運於心千頭萬緒皆從心做起而心之爲用大矣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則如何朱子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體用雖無定所然而亦有定者蓋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所以見在底便是立其體後來生底便是致其用也卽如人不有此身何以能動作然而此身便是體矣

若不能動作又何以成此身然而動作處便是用矣推之覆幬者天也現在高明底是體萬物資始流形各正處便是用持載者地也現在博厚底是體萬物資生品彙亨嘉處便是用卽就陽言之必先施而後生則陽是體陰是用又就陰言之必由靜而及動則陰是體陽是用然則體用之無定而有定者反覆類推之而皆然矣

朱子曰性同氣異祇此四字包涵無限道理

性卽理也理安有不同特氣則不能無淸濁厚薄之異耳知其爲性同便人人可以盡性知其爲氣異便人人當克去其偏以復其本然之性故祇此四字有無限道理包涵蘊蓄於其中也學者亦詳味而自得之耳

朱子曰知主別識意主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此明知與意之辨也知者心之神明能察衆理故主別識意者心之所發能理事幾故主營爲知近性近體者人心之蘊莫不有知性所固然體自有覺也意近情近用者萬事之投皆從此出情所必達用自不窮也若夫所知益擴則在格物以致之立意較然則在致知以誠之而已

朱子曰惟心無對

天地間無偶心有對惟心無對蓋心之體至宏心之用至廣可以囊括古今可以彌綸天地可以聯萬物爲同體可以合萬化於一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人有之人人皆得而盡之雖事業冠百王道德師萬世要只完全此心而已矣夫孰得而對之哉

朱子曰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心是箇運用的只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

此見天人一理而人不可不法天也天以生物爲心只有箇春夏秋冬底四時循環迭運歷萬古而不易蓋春者生物之始夏者生物之通秋者生物之遂冬者生物之成也人體天之心爲心只有箇仁義禮智底四德具足於己應萬事而不窮蓋仁者惻隱之心義者羞惡之心禮者辭讓之心智者是非之心也然此四者於人爲仁而爲衆善之長於天卽爲春爲元於人爲禮而爲衆美之會於天卽爲夏爲亨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於天卽爲秋爲利於人爲智而爲衆事之幹於天卽爲冬爲貞所以使是那四者惟人之心至虛至靈亦是箇運用流轉的只有此四者之

理循環不息故亦如天之只有春夏秋冬此外更無別物可言也人奈何不法天以自盛哉

朱子曰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此見仁爲四端之首所係尤重也仁義禮智便如四時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必春開發生起來然後苗而秀秀而實所由成始而成終耳若人而不仁便失其本心百事皆妄猶之春間不曾發生到夏無緣得長而秋冬尚可望其收藏乎此仁所以爲衆善之長君子務在體仁長人以爲禮義智所從出也

朱子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人只是這四德配天四時如在人爲仁於時爲春在人爲禮於時爲夏在人爲義於時爲秋在人爲智於時爲冬是也既有此四種心蘊蓄精粹於內故任地千頭萬緒參差不齊皆可以錯綜盡變發用出來如遇惻隱則仁心生遇羞惡則義心生遇辭讓則禮心生遇是非則智心生無一不措

之於知也然則人生百年無窮事業孰有外於此四者哉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心者人之神明明德者虛靈不昧之本體也自天之所賦言之則謂命自人物之所受言之則謂性自主乎身而具衆理應萬事者言之則謂心自得乎天而極其光明正大者言之則謂明德其名雖各不同而其實則一而已無二道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

有生之初各具有知覺運動者乃氣以成形之所爲物所同也成性以後各稟有仁義禮智者乃天命之賦予於我人所獨也若徒具知覺運動於身而不能全仁義禮智於心則將何以自異於禽獸乎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

續近思錄　卷之一　十二　正誼堂

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此見靜所以立動之體而善動之用也元始亨通時節造化流行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動也利遂貞正時節功用成就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然靜極而動之理實起於元當隆冬近寒之時陽氣既盡乃於元肇其端是動之端倪也而葆眞有自則本乎靜之體矣動極而靜之理實妥於貞當霜雪殞落之候陰氣斂凝乃於貞遂其本是靜之本質也而蓄極而通則著乎動之用矣至於動靜互根循環不窮則四者之中惟貞之用焉尤大蓋貞也者於時爲冬惟其蓄精儲神斂藏凝固所以到得春來發生有力是固萬物之所以成終而即其所以成始者也觀於天道而人道可知矣故人自形生神發而後雖不能不動而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正以平居能湛然虛靜一理渾然無所偏倚即[illegible]之斂藏不露則自然動皆中節應事不差而不失其本靜之體直如春夏之發生滋長促然利遂貞固矣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哉然則動靜雖互根而靜尤其切要者矣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朱子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

上蔡姓謝名良佐字顯道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程子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仁特愛之未發者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未免指空有似禪機況以覺言仁是以智之端言仁矣又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此說亦太寬故不如以愛言仁之較實而緊切也

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

體與量不同體便是仁底本體量則所包者大故覺亦仁者分量所及但以覺爲仁則不可與物爲一亦仁者分量所及但以萬物爲一謂仁又不可蓋仁主於愛愛之理即

其論二者之說皆涉於迂遠也

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說來卻冷了

知覺固有生動底意思但若論仁之生意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何等闓然作用今只將知覺說來卻冰冷矣而何以爲哉

朱子曰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人有此身便具此生理心者身之所主也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語極親切有味心自是仁底物事特患存之之難耳人能持敬以涵養此心不至自戕其生理則心之仁存自然慈祥愷惻純是太和元氣發生出來尚何患其不仁乎故又曰學問之道在求放心

問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朱子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

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較義更是截然更是收斂者蓋彼雖聰明用事似乎發洩於外然而只知得是非則智之本量已盡更無別作用處非如仁義禮之或溫厚或剛斷或發揮尚有許多施爲也故彼只如知得是仁不是仁是義不是義是禮不是禮是非既定便自截然了當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主張矣豈不收斂得更快此智之所以屬陰屬順也

朱子曰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又曰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箇慘烈剛斷意思禮是宣著發揮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而聖門卻只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

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此三說皆言仁義禮智在其中也首一說言仁之界限宜清中一說言仁之功用推大後一說言仁必與智脗合而後爲發動之由也蓋仁無所不包當并義禮智合觀之然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隨處發見各有界限見得分明端的也否則雖知仁之爲并包而何以知其時措之宜各不相侵乎又仁無所不貫而仁義禮智四者亦各有意思所在如仁是箇溫和義是箇慘烈剛斷禮是宣著發揮智是收斂無迹吾性中底意思各不同也而聖門必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居其先爲三者之統貫無仁則禮義智皆不能行有仁則禮義智自然充裕故惟常存得溫厚和藹底意思醞釀飽滿於中則隨感而應施無不宜或宣著或剛斷或收斂自然而然雖不相侵而實相成矣又仁爲元善之長實首四端而智則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故能成終而成始夫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元氣動貫四時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惟有其發動所出然後此理之運轉循環不窮而其脈絡之通亦脗合而無間若不貞則無以爲元信乎智之能成終始而又仁之所自出也合觀三說論仁之旨孰有外於斯乎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五性有仁義禮智信今言四德而信不與者蓋信是以誠實底意思周徹此四者之中而信後仁義禮智乃爲實有而非假設也四德非信不行而信已藏於四德內矣譬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而非土則不足以載木火金水四者又如土於四時無定位無專氣寄王於四時之季月每季各十八日或謂戊己屬土故土於

戊己然土位中央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母之候是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此所以成五行之序也月令之載中央土以此觀五行之有土王於四時而五性之有信貫乎四德亦猶是矣

朱子曰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物物具有知覺皆能運動如飲食牝牡之欲其蠢然者若與人無異矣而人之受天地清淑之氣稟仁義禮智之德凡飲食男女之類爲能以理制欲而粹然於中者物則無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此有無之間耳若併其有者而亦無之又將何以自別於物類哉

朱子曰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仁者大公無我之謂也若少有己私以閒之何以能公故惟無私則公公則仁矣如水本流通之物中間略有阻礙便流通不去己私之障塞亦猶是也打併了障塞則心體廓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滔滔地去乎學者當知所以自克矣

或問仁朱子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指出仁之氣象使知實用其功也四德之理難看四時之氣易看故欲知仁者只就氣上看便見矣如元亨利貞非四時之氣乎然亦未可輕易看過且如春夏秋冬備四時之氣者即所謂元亨利貞也春時乾元坤元資始資生盡是溫柔和厚之氣充滿流動而人得之以爲仁溫厚和粹便是這春生氣象至於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鼓舞浹洽以成就乎其中而仁者愛人利物之心則亦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復工夫乃私欲盡去天理流行純是溫和沖粹之氣而吾心全其生理則萬物皆有生意是亦春時氣象貫夏秋冬而全體乎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豈難知者哉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朱子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人止一心安有上下必欲以形而上下論則如肺肝五臟之心實有一欲可指似形而下者至所謂操舍存亡之心自是至虛至靈空洞無物而極其至則可以彌綸天地囊括古今神明默成不可窺測也由是觀之五臟之心偶有受病之處猶可用菖蒲茯苓等藥驗症以培補之若操舍之心一有受病便邪氣交攻元神斲喪雖有盧扁末如之何豈用藥所可補乎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形而上者謂之道性即理也故心比之微有著迹若比夫氣之運動者如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足能行之類自然又靈活不滯無可捉摸也然則形而上下問可不論而但當求爲神明不測之心學者知[illegible]一物[illegible]矣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朱子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無事時虛明不昧者本體洞然所謂在天之靈也故便是心而非氣也然心何以能虛明緣此理具足蘊於中者無少欠闕也故便是性至於感物而動則非性也而已發而爲情矣此心所以統性情而體用具備其中也惟橫渠說得最好其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則言其形體一則言其周流此擇天與道名義蓋總說也其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一則只理託氣而附著一則只理託氣而運行是就人物上說此正擇性與心名義也觀此而可曉然矣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

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蘊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故本性而發爲情因情而驗得性又因今日之情驗得本來之性此可見道之體用即在人之性情而凡戒懼慎獨於未發已發之交者自不容已矣

朱子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耳能聽目能視手足能持行皆小體耳而心獨爲大體者正以其有主宰之謂也然使靜時爲塊然之心至動方能應用則何以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乎故所謂有主宰者動靜皆然也言主宰則凡其混然體統者蘊之爲性發之爲情皆有以兼攝之而無不具在其中又豈儱侗一物而於性情全無區別哉此吾心之所以謂爲存動爲察而君子務先立乎其大也

問心性情之辨朱子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心如五穀種子有此種則包藏生理在內便是性陽氣發生敷榮條達處便是情所謂未發之前種種胚胎已發之後箇箇皆穗推而論之物無不然也而心性情蓋可知矣

朱子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天命之性有非形容贊歎所能盡者非空虛泛贊之謂也只將骨子實頭處剔發出來明白透亮使從事性學者得所據依有實地可以用力乃於言性爲有功也實地者何仁義禮智四字而已只此四字蘊蓄無窮發揮不盡學者能因言以求其意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實可返求諸己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異人任矣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

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麤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此解性心意情志氣六者之義也性卽天所賦之理萬物同出一原非有我之得私稟而受之而取理具足者也心則一身之主宰而凡物皆供其役使受其節制者也意者心方萌而發爲意尚在念慮之微情者心方感而動爲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向比於情意二者又較著力矣氣者卽吾之血氣從心運轉而充溢乎百體之間者也比於五者則爲之形器而較爲麤迹矣凡此皆人生所自具而心與性爲尤要焉是故養性端在存心舍心卽無以見性而盡心由於知性舍性亦無以見心心一盡則知性知天舉凡意情志氣莫不受治噫此吾人一心所以統攝乎性情而意於此誠志於此持氣於此養也心之爲用大矣哉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仁與道原有分別蓋道者統个理而言仁是道中一事耳如道路雖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可通學道者從仁亦通得去也故中庸分言道德以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只智仁勇爲三達德止以君臣等各當盡道而德則所以行此道者如止仁止敬之類只可謂德不可謂道也然則道統其全而仁特一事於此可見矣

朱子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朱子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程子言敬曰主一曰無適曰齊莊整肅然總合之只是不放肆底意思言誠曰自性言之爲誠曰閑邪則誠已存又曰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

然細參之只是不欺妄底意思學者誠實下工夫亦由辭以得其意焉可矣

問道與理如何分朱子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道是路理是條理則只如木之理成文不亂然理卻與道微別道者彌綸布濩流動充滿實包得大理卽道中之理脈絡分明而已觀子思子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是爲道之宏大也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是爲理之精密也

朱子曰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康節云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道者日用事物所當由所以別

路字如人所共由之路也理則各有條理而不亂各有界限而不侵故理之所在即道也康節亦謂道如道路之道雖屬無形而行之見於事者皆形也是以坦平正直昭然共見即有未知由者亦可問塗於所已經從此而升堂從此而入室蓋千億萬年間行道之人未有不知其歸者奈何舍正路而弗由乎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盛不其恕乎此即天地之道明忠恕之義也維天命之流行實於穆而不已不其爲天地之忠乎而在學者爲盡己在聖人爲至誠無息者可知矣天地變化和氣感召而草木蕃盛不其爲天地之恕乎而在學者爲推己在聖人爲萬物各得其所者可知矣

朱子曰程子穀種之喻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患不生此見人心之可用也程子曰人心如穀種此喻甚善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自有生只要使其一箇生理在內故此心如五穀種子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漸而萌芽漸而滋長漸而發華啓秀斷不使草萊之害嘉種將

見其生生而未有已也然則有這種在何患不生乎如或摧折其芽而不知護蓋甚其草而不能芟是自棄其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顧其此美種曾莠稗之不如恐使此生有用之心不至如槁木死灰焉不止可可慨也夫

朱子盡心說曰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至大無外者天也而性中健順五常之德爲實其全故人心虛靈之體萬理具足與天無際廓然亦無限量與天相肖惟其梏於形器之私局於形而錮於氣滯於見聞之小縛於念而牽於欲故心以有所蔽而不盡苟能窮究事物之理由物格而知至一旦豁然貫通而無所遺則有以全其廓然之體復其本然之初而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可以知天凡吾之性大無外心大無外者直與夫天大無外相肖而不違蓋即此而一以貫之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天地間萬事萬物皆可隨時度勢權宜變通所一定不可移易者理而已蓋理之所在若著些安排意思則未免阻滯若著些夾雜意思則未免游移惟見得既真絕不容毫髮私意於其間則爲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而毅然獨行其是則可以擴然於心矣夫心之所同然者理也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又安見先聖後聖不若合符節乎必如此方是學問究竟處而得所歸宿者也

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

曲折之精微當必有以自得之道之體天命之性是也道之用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是也其理淵深微妙雖以驟窺而聖經賢傳之所發揮者則甚明白而可考也惟虛心則不以先入之見爲主靜慮則不以浮動之氣相參將聖賢之言返身自驗使視聽言動合乎天則子臣弟友循乎天理道之全體大用時時呈露於日用躬行之間則夫規模之廣大如發育峻極之體吾德性中自具者有以會通而無間曲折之精微如三百三千之用吾問學中宜盡者有以居思而無遺道之體用當必有以自得於吾心而聖賢所言者果非紙上之空談矣

朱子曰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道者理之總名如言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以其通行於上下古今爲人物所共由之路實該眾理而總名之曰道也理者道之細目如仁義有仁義之理禮智有禮智之理推之孝弟忠順之類一事各有一理不相淆亂乃就道中之條目細加剖別出來故謂之綱目也所謂性者即天所賦仁義禮智之理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與生俱生故不曰理而曰

皆以其見於所行之事各有條理故不同性而曰理要之
道也性也理也或分或合或體或用各隨所在而言之皆
究攝於吾心以因應乎萬事而窮
理盡性之功誠體道者所宜盡也

朱子曰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
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者人所共由之路
也其大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具於吾心豈別
是一物哉但於日用行習之中隨其當然之事返觀內
省焉久當自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然非有實體之功
雖略見影響亦豈能有所得乎必也虛心以求之游意
以涵養之積其操存省察之功力庶幾有得於己而不爲
虛見也如顏子博約之才而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
事精察而力行之而後能唯一貫之傳而無疑也
欲有得於道之大本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乎

朱子曰道不須別去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
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

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此欲人真
實體認道字也道不須求之幽隱向別處尋討也蓋只此
道理須臾不離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忽然有見於日而可
得而攫拏之也如是見道是異端虛妄之見耳豈聖賢之
所謂道乎聖賢之道只是日用道理如此則是如此則不
是事事理會得一箇是處此即道之所在也如手容恭則
是不恭即不是足容重則是不重即不是推之事事皆然
道豈在別
處尋討乎

朱子曰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及其有感便
是此理之發此見性善而情亦善也人生之初物欲未染
天理常存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仁義禮智渾
然在中不以未感而論於無也及其有感則仁而發爲惻
隱義而發爲羞惡禮而發爲辭讓智而發爲是非無所假
借無所矯揉皆火始然而泉始達矣未發而渾然天理性
也中也天下之大本也隨感而此理便發情也和也天下
之達道也君子之戒懼慎獨致中致
和亦求無失其性情之理而已矣

朱子曰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
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謂道之存
亡在人而
非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其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而未
嘗亡也特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則道之或存或
亡係焉矣夫人一身所係斯道
之存亡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朱子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
流行正如是爾即物即道無乎不在吾人當勿忘勿助私
慮淨盡之後心目開活潑潑地全是天理
流行其意象正如是耳固非待
有見於外而後能自得於中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
齊決於公而已矣道者天下之公理天地古今皆道之所
在也其間是非可否萬有不齊而決之
於公則於道無不合者故
言道者亦決於公而已矣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靜中有動動中
有靜凡所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生一物便各與一无
妄之實理惟各具有實理所以生生不窮而萬物無不遂
其安全也天之嘗物不過如此然
則仁之所事無不在者亦可見矣

朱子曰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人之
生也
感陰陽之氣以成形而後有此身然但就此身觀之只是
箇軀殼若論此身之知覺運動處實無非天地陰陽之氣
徹內徹外而人生百年日在氣中也人苟知所以
愛身可不思此氣之充塞於天地而善其養哉

因說神怪事朱子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
出來天地之心平而已人心平鋪著則順乎天理之自然
也彼魑魅魍魎一暗光天化日且潛蹤避影之不暇
而何所容其奸乎若做衣照旋巧識暗是人欲私心則我
罪人也而此心實鬼怪內出而盛興狀彼爲鬼怪者安得
不出以應之是自招也聖人亦常而不語
於[illegible]人而不語神[illegible][illegible]其心而已

朱子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停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對配偶也天下事物之理謂剤停當絜均平有一則必有對無無對者惟道則無極太極至精至粹無可比而偶之爲無對焉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形上謂道形下謂器是亦道與器對而未嘗無對也對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之體虛靈不昧故此心之靈動處無不各具知覺其覺於理者道心之眞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之妄也此危微之幾學者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謂物必有則以行之理言也又曰形而下者謂之器謂具體成質以物之物言也要之理寓於物而無形物本於理而有象故張南軒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之上下而言之道對器而道必託於器禮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道託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滯於有故朱子解此亦不離物而言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以形言者謂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故此言最的當也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夫明道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在上下之間分別得道器界止明白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故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指器爲道而道滯於有離器言道而道淪於無豈所謂形而上下者哉

朱子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即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道理不離日用工夫即在乎常故只是眼前切近處也夫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聖賢事業便是道理獨然只就切近處若向前行到熟處見地自高識見自實耳但學者徇有兩弊有說近處行便是者行之不極其盡則道理未欠又成苟簡卑下之見也有說掉了切近向別處求道理者既不見便蹤闊散檢下只是謾人遂高之見也非聖人說出下學上達最是實落功效下學者日用人倫之事也上達者天理也理只在事中故即此切近上夫做到純熟處乎易愈精微耳熟則聖凡之分爭箇熟與不熟者凡人必待思勉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從容而中道也人可不學爲聖人哉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朱子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萬物粲然紛殊亂緒那得盡同而其理則一而已然道理雖同其所處之分自各不同惟分不同則當隨物觀理以應之如君臣有君臣之理仁敬是也父子有父子之理慈孝是也以此類推一物有一物底道理萬物有萬物底道理其粲然者仍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不息天運不窮所以體用精微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

躍觸處明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即道體之流行示人以存養之方也道無乎不在通天下六合九州之內純是體天機活物鼓動流發發用不窮無閒隙可容止息也自其已發者而言之則已發者皆喜怒哀樂之心所著見自其未發者而言之而凡未發者皆吾無所偏倚之性也即夫日用之間其統體則渾然具備其散殊則如川之流而不息如天之運而不窮所以體用無遺備成貫動靜迭運本末兼該洞然無一毫間隔而道之察上察下者鳶飛魚躍隨其所觸明然於心也其天機之發用有如此然則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道何嘗一日不在人心哉是所貴乎善體之者

朱子與湖南諸子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

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此書言所見貫精而後加功之有地也朱子自言前此之時於未發已發認作此心流行之體又認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者皆所不合及觀程子文集遺書諸說俱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爲未發則知當此之時此心寂然不動者即其體而天命之性備具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中者心之所以爲體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之見於情者此心隨處發見即其用焉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者心之所以爲用也此以知人心之正貫動靜該寂感而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情性之德然耳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

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然未發之前所爲寂然不動者本然之體虛靈不可尋覓已發之後所爲感而遂通者自然之明又不容安排但平日持其敬深其養切功之至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擾其中則其未發也湛淨如鑑之明靜深如水之止而其發也自是乖戾不形無有中節此是其本領工夫即至外家遇事逐物亦必以是爲省察克治之本也夫然後於已發時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作何氣象固亦可想見而識之矣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即在致知蓋爲此也季明名昞故程子之

答蘇季明也論辨極詳其言不一而其旨惟一敬日敬所以中日致知在敬曰涵養用敬蓋爲此也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乃有以行天下之達道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向來講論思索只因執心爲已發之見遂只人生知識無頃刻停息一向從察識端倪處下工夫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不曾著求故闕卻涵養一段工程究竟胸中紛覺擾擾亦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內無深潛純一之味外無雍容深厚之風所見一差害乃至此此處誠不可以不審處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

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處卻指心體流行上說非是事物思慮之交與中庸未發已發之義文意不相符合故因其未當而正之特不可執一言而盡疑其說亦不可因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各有不同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周曰無極而太極原性始也乃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便不是性正見專言性不得也大抵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者專言之則亦無體段可以名狀矣誠知夫性情之妙統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則所見至精雖不言性而無非性也

同治五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采訪續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覊西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一終

　張伯行集解

論學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非學無以入道希聖希賢其功只在知所適從之路得其進爲之方然後可以言學故備著之以俟天下後世之立志能自奮者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所志者乃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時便斷然欲學聖人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故終造到聖人地位蓋孔子是生民以來未有之人其志亦是生民以來未有之志吾輩今日讀書便當思所志何志所學何學若立志不定終不濟事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學者急宜猛省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祇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有資質而加以學其進殊未可量蓋資質是全靠不得底倘靠着自家明敏便不肯去學問如此纔塌下來聰明日塞一日且將大不敏矣故雖資如聖人亦必好學以考於古下問以參諸今若只就自家杜撰更不知學問之功便是凡下之品豈可以爲聖人須知聖人所以成其爲聖者非有他法亦不過祇是好學下問知而益求其知能而益求其能耳如聖而在上者莫如舜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是其好學下問也聖而在下者莫如孔子然當日問禮老聃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是其好學下問也學者自

思資質何如大舜孔子以大舜孔子尚且汲汲皇皇不自滿假如此況萬不逮於二聖者而可不汲汲皇皇以從事於學問之功乎

朱子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閒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工夫亦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從來剛強不屈一邊人最不易得故夫子由中行而思狂狷以今看來這聖賢道理如許重大若非剛硬立得腳住有力量的人必不能行所成就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皆如此剛果決烈方成大聖大賢而道統賴以不墜若慈善柔弱的

便就擔當不來無濟於事況世道衰微之時尤要緊此等人硬著脊梁獨往獨來無所屈撓於世閒禍福之遭得喪之數一不以動其心這道理方靠得著不至隨運會變遷然能有此氣象者只在平日工夫自反常直毫無私曲仰不愧俯不怍其氣既充自然正大光明浩乎常伸有千萬人吾往之概固不在他求也學者欲立志爲聖賢當先學箇樣子曾子之所謂宏毅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皆是箇做聖賢底樣子也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閒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人性本善皆可以爲堯舜但人不自認又不肯信所以爲之不力終覺敗落下來故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正是第一義教人向自家身上尋討苟於此看得透信得及則當下便是聖賢何處容得一毫人欲之私在心中做病痛耶若信不及則又有第二節工夫如所引成覸顏淵公明儀說話須如此發憤勇猛一向前以聖賢爲必可爲毋少遜畏縮日用之閒覺得有一毫人欲之私卽使過絕不令停頓容留此便是眞實下手聖賢可學而至外此更無別法蓋人必有這一段奮迅興起念頭方可下得實地工夫不然遷延委靡終是畫脂鏤冰究竟一生虛浮全無眞實得力處也其能免於庸下之歸哉

朱子曰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便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道不遠人故君子爲學只當有窮高遠之事令人無所依據只爲從入之端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在言行上檢點分明便是至平至易日用切實工夫今人論道又別是一種話頭只論

理之所在而不論事之當爲只說心之所存而不說身之所歷其說至爲高遠而蕩然無據不可執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道非其道而學亦非其學矣其誣世而惑人也不已甚哉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伊川先生程氏名頤字正叔尹侍講名淳字和靖朱子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所謂學者乃爲士者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然自秦漢以來學有殊途而吾人爲學當知所尚伊川先生有言昔之學者處其一今之學者處其三有詞章之學如班馬之文李杜之詩是也有訓詁之學如孔穎達鄭康成之釋經是也有儒者之學則以傳聖人之道而非詞章訓詁所得與焉故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尹倚講亦云學者非他所以學爲人也人必至於聖人方爲人道之盡則能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豈有加乎此可見不學爲聖人不可以爲學且並不可以爲人觀二先生之言其所以示人者可謂至切要矣學者其可不加體驗之功乎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敎一歲有一歲工夫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古人小學之敎自能言時一歲有一歲工夫從少養成德性到得後來去學便易成就今人都蹉過了欠此一段工夫然莫謂時過難學但肯立志用功只據而今日下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一力向前莫少退步栽後來爲聖賢根株補前日做孩童欠缺則亦未爲晚也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全無發憤念頭究至老死無閒空自枉過此生雖聖人其能如彼何哉

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

時不學無一處不學學無止境所當加時習之功使其心惟任於是而不知有他也故無一事不學如處富貴貧賤之類無一時不學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不學如造次顚沛必於是之類蓋道理所在無事不有無時不然無處不寓必如是之學方可無一息之間斷也

朱子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知以理言能以事言理有所未知則必求其知事有所未能則必求其能是之謂學若己知而益求知已能而益求能孳孳而不已焉是之謂習蓋天下雖生而知能者而所知所能又恐閒時而或忘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尤不可以不習也

朱子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天下事物之理欲其能明又欲其能行二者不可偏廢徒明不行則雖知其理而不能履其事是明無所用不過空明而已未可以爲明也徒行不明則雖率其[illegible]不過冥行[illegible]是行無所向不過冥行而已未可以爲行也此明善誠身之功所以必交相爲用也

朱子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居敬則中有主而自治蓋窮理則物不遺而識日長然惟居敬而後窮理之功有所施惟窮理而後居敬之心益以密二者交相爲務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古人之書所以講明此理而理又見於事爲之閒學者讀書既窮究乎理矣尤必博觀古今聖賢所以處事之方其經權常變適合乎理者若何如此方始有實得於心而不至爲空疏無用之學也

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朱子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涵養者存心之功窮索者致知之力二者相須一不可廢一如車之行有兩輪鳥之飛有兩翼缺其一則車不能行而鳥不能飛矣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內外交養本末相資之學也如溫

公只率其資稟之好恁行將去全欠致知一段工夫究竟見理未明卽其以正統屬魏以孟子爲可疑皆不能無偏蔽處故格物致知爲學者所當用力也

朱子曰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學問之道知行二者缺一不可蓋實相須而有功者也知非行則無所見功如目之無足不行也行非知則昧於所往如足之無目不見也故論先後之序則知爲先必知之無不明而後行之無不到也論輕重之數則行爲重必行之無所遺而後知之無所負也此君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學也

朱子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吾人爲學知之欲其明而行之欲其篤方其知之旣識其理之當然矣如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之類而行未及實踐其事則所知者尚淺猶屬意見懸想一邊及旣親歷其域而孝於事親忠於事君矣實知之益明頓見得有非前日之所[illegible]不孝[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向前爲之愈力不能自已

（非徒前日之苦吟矣故論先後則知爲先而論輕重則行爲重也）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閒心存戒謹自然坦直而無私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蓋敬以直內即尊德性工夫戒懼愼獨是也義以方外即道問學工夫擇善固執是也該動靜兼知行聖學要領只此八字故一生用之不窮程子嘗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即斯意也）

朱子曰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爲學工夫不外擇執兩端學者舍此而外便無入德之方如窮格天下事物之理以推極吾心之知此是擇善邊事至於實其心之所發而使意無不誠端其身之所而使心無不正立其極以爲家國天下之所觀法而使身無不修此則固執邊事蓋始則在於能擇既則在於能執亦必執之事盡而後擇之功全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者惟此而已）

朱子曰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爲學之事雖是無窮無盡然其要只在明明德一句蓋德者天之所以予我而我之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全恃此虛靈之體君子存之不過存此本然之明德以日進於高明小人去之亦止去此本然之明德以日流於汙下而已人患不能自覺其非故德無由明耳若能一念竦然見得自家有不是處則即此一念之明便可革其舊染之汙而復其本然之善而明之之端在我矣爲學孰有外於此哉是故自是之見誤人不淺學者所當深省也）

朱子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古人爲學不但是讀書其一事耳然去古既遠聖賢言語惟寄於書故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但不可徒事口耳之功須知古聖賢教人大意所在只是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所謂學者是此等工夫要逐件從此理會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修身如何齊家如何治國豈不誤了自家一生今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當如此有許多事說齊家治國處便當如此有許多事節節俱在那上自家都要一一理會排定停當當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可見無一不是教學者底樣子無不是學者當做底樣子必能從此著實用功力爲讀書有益不則將聖賢言語徒向紙上看過竟與自家毫無一些干涉也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河南夫子謂程子也程子嘗言或讀書以明義理之指歸或尚論古人以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之當否此三者考之於古驗之於身皆格物工夫所不可闕者也能如此則物格知至見之於明自行之力而遇事不患其不立矣然欲從事格物之功又非可以浮驁紛馳爲也必須屏絕外好專一其力不使少有所分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庶乎其進之易耳學者若不從格致做工夫將冥然無所知若不知其何所擇以爲惑亂之地而好異者又欲屏去事物高言頓悟其不流爲異端之學者幾何哉）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最忌自欺若此念有一毫未淨雖終身爲善究竟未得實用其力不過苟且徇外而爲人而已須是打疊得淨盡使吾意無一之不誠而後實爲善以去惡此心始可得而正蓋誠意是人鬼關必須用一刀兩段工夫決絕斬截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步有爲）

故君子必戒其求謹而愼獨以誠其意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懈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人之一心至虛至靈乃天所以與我而天理之所在者也不用則常塞而昏用之則愈開而明但當時時提醒抖擻精神終日之間著意用功分昏昧懈怠自然看得無限文字窮得無限義理若徒爲懈倦不自振奮一味放散將去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自有文字但無分曉窮義理但無著落矣夫以有用之心而聽其昏塞至此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淩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八　正誼堂

安所歸宿也聖門教人不外博約二端始從下學日用工夫以造到上達精微地位其間循循漸進自有次序故人之從事於學者博而有要而不失之汎濫約而不孤而自得其條理無妄意淩節躐等之弊此學之所以爲有成也今之學者則反是其高者好談幽渺論於空幻而全無下學之功是不知所以爲博矣至卑者專事口耳溺於見聞而昧乎上達之要又不知所以爲約是於聖賢之教均失之矣其[illegible]見其倀倀然於所之而終不得所歸指也亦何用有是學哉

朱子曰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博約者聖門之教不博則無可爲約既博則又當反約蓋先王詩書六藝之文皆後人之所當學誦習其辭講究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約之則汎濫不知所歸非所以爲學也故云予謂博學而詳說之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將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夫至約者何禮是也禮之爲言履也言昔之所誦說者無非爲力行之資至是可實踐之而履其事也若徒博而不知約則止誦其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雖多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將去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周頌成王之言朱子引之言天生人而予以心本自光明不容一些塵垢只爲利欲所引遂至昏蔽日深所當用學問工夫緝覺有利欲之念即便盡根掃除還我本體光明而分其緝續將去以至無時不明此即大學明明德之事而盤銘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茲作焉吾儒之學必以忠信爲本而講於義理切實之功以求其所爲正心誠意

續近思錄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者自道學不明人心日與相詐已久爲士者不務爲誠愨篤實之行而狃於偷薄浮華之習於是欺詐叢生巧僞百出浸淫成風漸不可返有心斯道者正不得不思所以挽救之也

朱子曰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人必心常存而後能明於理君子之學所以戒謹恐懼者正欲存此心以明此理耳若不明戒謹恐懼而此理渾然常自流通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此惟天地聖人爲然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能與天地同體而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要亦只是此心常存此理常明而無一息之間斷也若賢人必待戒懼而後存衆人則不能戒懼而不存所以相異而不同者只爭這些子境界之差而已夫聖人不易至而賢人則可勉學者須用戒謹恐懼之功以求得乎此心此理之同毋加衆人之陷溺而

不知返也

朱子曰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 學問思辨力行五者不可缺一吾人當爲學之始便須實致其功久之見明守定乃可以變化其不美之氣質而入於道德之途聖人教人不過如此學者宜用力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 學而不思則罔故當用愼思之功然思索須着力窮究孜孜汲汲不可少有懈怠久之念慮清明自然可以見道譬之穿井只管向前去穿不肯歇手便可得清水出其先亦須是混濁到後漸漸刮去卻自會清非一刻便可得清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亦在乎力之精專而已

朱子曰大凡人心若勤謹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眞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人之一心操則存舍則亡一逐

物於外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多不得其正矣若能勤謹收拾常存不放將不正之端自絕何從而啓然要在眞箇捉得緊使無一些放鬆果能如此雖半月之閒便可見驗其放甚遠此吾儒存心之功所以必有事於主敬也

朱子曰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 人心只爲一向馳逐將去故於閒事卻熟於道理卻生若收斂此心到純熟後自然念慮清明有豁然可見理處蓋熟則心專精而不紛馳微細而不浮暴故可以見理大凡人之不能見理者只緣平日心麤故也收其放心時時操存則自精細而無不熟矣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人只有此心若被閒思雜慮占住了雖有道理亦沒處安頓蓋理與欲不並立必須打疊得此心乾乾淨淨使無一些閒雜紛擾然後用以求理此理方爲我有得一件卽是一件得兩件卽是兩件積之既久則中心純一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思慮之紛擾者不待打疊之自不知消歸何處矣此學者所以必用主一之功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看時有書看過則如無書讀時有書讀過則如無書想時有書想過則如無書或作或輟工夫全不接續所以終不到得力處卻知聖賢之言其味無窮探討不盡一刻也不容放下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如在目前行吟坐思若此則道理爛熟胸中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難以我之心上合聖賢之心斯稱善學者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凡人止有一心用於此心荒於彼學者若果眞實做爲己工夫則此心刻刻在義理上何暇理閒事耶惟其不肯爲己故日用之閒其心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且於義理卻生而不入於閒事卻熟而日深今之義理之念全爲閒事所移而學亦因之俱失矣何若歸閒閒事移其心於爲己則所得於義理者不亦多乎哉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帀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卻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强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處事必以理而始善而理必以講而後明學也者正所以講明道理而處乎事者也故學則見事無非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不學則心地全不分明以之看理便局於一偏而不恁地周帀拘於狹隘而不恁地廣大出之麤率而不恁地細密而應事遂多舛錯矣豈知此理不是從外來底乃自家合下生來固有之物堯舜性之此理完完全全一些無失故不假修爲而行無不得湯武反之便已有些子失但

能修身體道以復其舊底所以堯舜揖讓其處事純乎天理湯武征誅其處事亦合乎天理也夫所謂學者正欲學以復其舊底而已蓋人之生也此理也受之於天向也交割得來本自完全無欠因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以至於失之可不汲汲自修法湯武之所爲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而不得不學也倘不學則理無所得只是硬爲閑防處事至不見理一向任私而行乎時或可勉强支持至當事變之來而惶惑不定茫然無所措其手足矣故知非明理之人不足以處事而非善學之人尤不能以明理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聖門敎人惟此日用常行工夫如戒懼愼獨之類甚覺淺近人人可爲然推之理則大本達道卽此而在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而充廣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故極其功用所至可以爲聖爲賢而位乎天地育乎萬物無非此一理之相爲流通而已豈別有所爲高遠難能之道哉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

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富貴貧賤乃人生取舍大關鍵所在人情貪富貴而厭貧賤此處立脚不定則天理人欲界限已不分明入門便差後來無限工夫俱做不得了又貨色兩關吾輩最易失足須當下便與斬絕若少有遷就打不透則一生品行俱從此喪更無話可說矣所以學者須當埽開心地潔潔淨淨立定脚跟穩穩當當將來希聖希賢事業始可向此中做出也

朱子曰人之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閒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心者所以爲應事接物之主不能有以自立一當事物之來而在我無權遂爲其所轉移而不覺故爲學之道必用主敬窮理之功所見旣明所守旣定至於能自立其心則日用酬酢之際有所以貫乎事物之中者隨其所遇而卓然有主任富貴貧賤威武之紛來自可坦然處之而不能以搖撼我矣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亦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聖學精深豈可淺測然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此學者之加功所以不可躐等而當循循有序也苟不始於近者易者輒馳心乎遠且難烏見其能有得乎

朱子曰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不得不肯做工夫大抵學者之病只有二端一是看聖賢太易以爲古聖賢只此便是不消用力故不肯做工夫一是看聖賢太難以爲自家做不得聖賢無處用力故亦不肯做工夫然人皆可以爲堯舜未有自家做不得聖賢者但人皆可以爲堯舜不是生來便是堯舜則亦未有聖賢只此便是者故必去此二病然後可以爲學

朱子曰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

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敎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閒者其損益相萬萬矣天文如日月星辰之類地理如五嶽四瀆之類禮如吉凶軍賓嘉之類樂如五音十二律之類制度如車服器用之類軍旅者行師戰陣之事刑法者明刑弼敎之事也爲學所以適用故凡內而治己外而治人明其理習其事正自多端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以及軍旅刑法無非著實有用之事業皆學者所當引爲分內而不可有一之或缺者是以古人立敎其於道德根本之務固所當急亦必使之習於六藝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者正以學貴適用吾儒經世偉抱端在於此視彼玩意空言務華鮮實徒於篇牘之閒較工拙者其爲損益豈不大相懸殊哉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朱子曰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

有志於高遠者或騖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古人之學原以爲己非欲求人知也近世以來士子不知所以爲學其一種溺於卑陋不克自振拔者此無志之士固不足論至有志於高遠者迹其平日所爲則又徒騖虛名罔知爲己惟恐聲聞之不彰而不顧學問之未至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多求望而所以自任於己者反甚輕而鮮實功其道已而向人略內而逐外甚失乎輕重之宜矣豈足以爲學哉

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無非正大光明道理非有新奇怪僻之論吾儕講學但當遵守聖賢遺訓可以治己同可以教人斯爲得之若好新奇異必要另開一箇生面另闢一箇話頭上則悖亂正道得罪聖賢中則流入異端自悞一己下則蠱惑人心爲害將來三者之病皆所不免所當深以爲戒而後講明正學也以繼往聖而待後賢也

朱子曰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凡人爲學趨向在所先而功用在所後趨向正見諸功用者亦正趨向邪見諸功用者亦邪故必先辨其所趨之邪正而後察其所用之能否蓋趨向本也功用末也苟趨向克正則本原之地已得雖其人或不能用然其道之可用者自在固無害也如趨向不正則本原先失其餘俱不堪問矣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不過詭譎之術而已烏足見稱於聖賢之門哉故論學者不可徒觀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沈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聖賢言語皆爲後人力學致用之資故其載在簡編者平鋪放著亦甚淺而無奇而其中廣大精深凡大人性命之理修齊治平之要靡不悉備蓋自有無窮之意味焉誠於此用從容沈潛之功不失之淩躐亦不失之[illegible]涵默識心通有以自得其趣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由是應務有餘其用亦可得而推矣欲窮經以致用者可不知所用心哉

朱子曰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猷謀爲事也兀然不動之貌傅說商賢臣高宗商賢君也爲聖爲賢之事必學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能未有飽食安坐終日無所謀爲而於古今道理知之於忽然之間得之於兀然之頃者傅說之告高宗必學於古訓乃有獲夫古訓者今人之資也苟欲獲身心之益其可廢考究之功哉

朱子曰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爲學之道不外知行兩端更無他法熟讀精思所以求其知也但能如是不懈則道理雖微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所以力於行也但能如是不遷則路頭雖遠久久自有至處舍此不務則終無見之之日至之之時矣可不勉哉

朱子曰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晴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學求有得於己而其功則非一日之積必也精思以擴其知識力行而勇於進爲朝夕不怠進之又久而恍若有所得焉則前此悟彼積少成多雖平日所聞一善而融會貫通覺其理皆爲我用由是措之踐履之間自然精明强固而日以莊篤矣蓋功至精專之候始能會眾理於一身此惟善學者自知之也

朱子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爲學苟做切實爲己工夫則其心安靜篤實絕去外騖紛馳一味只向聖賢路上行去自然步步有得實安穩深而承載得亦多道

理若是輕浮淺露之人毫不著己近來雖使探討有得究亦旋得旋失承載不住而終歸於烏有豈能如安靜篤實者之有益哉故學必以爲己爲要也

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凡人一生做事全靠精神力量有多少副精神全副力量以此任天下事遺大投艱皆可勝任而愉快何患不成如天地之氣剛而不息是以天地之精神力量也許多萬事萬物無不在歲成鈞陶之中人若能自強不息則亦與天地合其德矣何事之不可爲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深淺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學問之道非有他端不過隨事精察物窮理而已但其間事有大小理有淺深若生一厭煩之心與一畏難之念則志怠力衰而所得亦淺以爲學須勿論其大小淺深但有事理一到目前便與窮究力理會到底不容少有草率含糊如此眞積力久自然事無不明理無不得而豁然貫通矣何患學問之不進益哉

朱子曰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古人皆有得於心身而後筆之於書以授來學今日讀之則理日明義日精而身心之德亦日以進非所以蓄自家之德乎若讀過古人之書而如未嘗讀焉者此則口耳之學耳烏足與言學哉

朱子答劉仲則曰不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所以講學問辨者正以窮究事物之理使於持身接物之間皆一一知其本原之所在而出之無不中其幾宜與適合乎事會耳苟其不然則[illegible]乎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聖人所以深惡之也今試以治民理事之暇稍有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讀而思之則見識益明事幾益悉當自覺有進步處其得力正復不淺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豈可謂書不必讀哉昔子夏亦云仕而優則學蓋學問之事原無止期隨在獲益所以無時不可讀書無處不可讀書未便以居官而遂忽之也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綠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學問只有一箇大道理須是勇猛著力直前大進一番方始有些進益若能於大頭腦處攻得破則見許多零碎道理都只是一箇道理頭頭俱有著落觸處洞然流通浹洽到此得力田地胸中多少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緣他於大底看得分明故夫子與之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亦不過此一箇道理耳若不向大底理會只去捃尋零碎節目是無本領之學終不能融會貫通亦安望其有得力處哉

朱子曰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爲學不可存有待之見即從今日爲始便可用功隨時提撕無使昏昧隨處收拾無使縱弛則心常存而不放矣隨物體究本末不遺隨事討論是非必辨則理漸明而知至矣如此日積月累勿分間斷道理自然純熟心體自然光明何患不至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問工夫不是浮浮沈沈可以做得成的聖賢道理不是悠悠忽忽可以見得到的故欲做工夫須當忘寢食一直做將上去使有箇入頭處得些滋味然後接續用力只管向前自然大有進益欲得道理亦非甚難須如饑欲食渴欲飲十分要緊如救火如

追亡一刻難緩似此勇猛直前積以年歲看得道理透徹活潑潑地常在這裏流轉方是眞有得力處也此正我夫子發憤忘食之功朱子特申之以教學者其爲言益深切矣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聖賢之言如四書六經之類其意本明白易知精約有要未嘗有艱深不測之辭也但言近而指遠故易曉之中自有包涵不露蘊蓄無窮之旨亦非有所留而不盡也學者即其易曉而尋求之至於融會貫通則其中之所含蓄者亦可以得心而自得矣

朱子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學問自有箇大而至正天下公共之道理須從四方八面俱有精來自然得大頭腦何有於一見可執是己而非人也今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則主一邊遺卻那邊主於一說得一頭失了一頭故不見四旁而起紛紛爭辨之端多見其入於詖僻而已若聖人中正和平全體一貫洞燭之見故其所學徹上下合內外不偏不倚而自爲天下古今之所莫能加也奚爭辨之有哉

朱子曰讀書大抵祇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爲深昧之說卻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聖賢言語大約光明正大使人易知易從無有所爲幽深隱僻也學者讀書但就當日事上理會設身處地看其語意何如使可知其底蘊而以明白淺易之言爲之發明其旨斯爲得之不可過爲鉤深闡昧之論反失聖賢立言本意令人益不可解而自家如此用心亦不得其正當至陷於支離怪僻之域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生心害政害事者正坐在此其爲害豈非細也蓋當時釋書者多有此等之弊朱子此言正所以救正之也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古人之書於理有未安者止隨其事而論著明白使人知所適從可矣若遽改其書以沒古人之實則或古人於中尚有深意安知其非出於意不盡言耶甚矣讀書者不可不闕疑而審慎也

朱子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穿孔穴以汩亂義理之正脈汩沒也大凡文字皆有義理存焉學者勿先執己見故作疑難且當其心平易以觀之而意味自出可以白我領略無不可解之辭與不可通之旨也若不從正大明白處求而苦尋支蔓旁穿孔穴另於一解致使義理之正脈反爲其所汩亂此甚怪誕不經不可以爲訓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寘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此朱子言當時解經之弊而戒人之妄作也古人之言皆有深意存爲解書者必如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今世學者鹵莽躁率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用意之所在而至不相入直欲自立一見以私意強寘其中是以不免穿鑿其理破碎其辭屈聖賢之言俯而從我之說且欲伸我之說而遂大背聖賢之言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如罪人之拘攣桎梏不得自由甚或傷其形體幷非其本來面目而有所不顧也夫其妄意自用若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俯首讀古人之書致古人不幸而遭此屈折哉甚矣書不易解解書更不易也彼則尋意見以適足得罪於古人而爲後學所嗤笑耳可不戒歟

朱子曰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爲學者身心性命皆自己之事故要十分著力不可一念間斷然而資於人者所以勵己朋友講習之助亦不可少但不能審取則淫朋狎友何以爲克治之益故又在取之審而後有與規善有與

勸有以收攏澤之益耳

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學問所以學古聖人致知力行是自己合做底工夫苟能著實用功即未能到聖賢地位亦可成箇品行不甘過了一生若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愛我者莫能助也知學問則於自家身上方無欠闕所謂忌我者莫能阻也今人皆把學問做外面添來底事看得與自家絕沒緊要可以做可以不做所以不肯著實用功悠悠忽忽無一善狀至終其身爲斯錄之歸也悔何及哉

朱子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人情不能安分貧賤者欲同貴者所用不知減省至於不給一有急需罔知所措將好讀書日子盡廢於經營衣食之中甚可嘆也故皆欲效富者所爲

朱子謂人生諸事且得隨所遇之緣順以處之安分自足但當勉力讀書專用其心於微言大義而無聲色貨利之擾凡日用應酬一切無益之浮費宜省者省之宜節者節之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用庶家道免致窘乏而學業可以無荒乃爲佳耳世之學者其可不戒奢從儉去華崇實以爲讀書地哉

朱子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剛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聖賢之言不必多求略舉一二莫非義理之極致雖終身用之亦有不能盡者今之學者未嘗深求其精微所在而涉獵汎濫惟以多求剛讀爲功既不知內究諸心又未能實體諸身遂視吾學爲容易之空言不足以厭其意而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反誤而求之於彼是其厭常喜怪舍正趨邪其爲患固非細矣夫人將適千里之途必先明乎從入之路乃今迷於所向若此將進步日遠稅駕日賒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嗟乎學術之日非實自儒者甚之不亦深可悼惜也哉

朱子曰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又曰這道理若不拚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道理無窮不是輕易可得故必須耐煩不怕煩碎逐漸做去耐辛苦不怕勞力吃緊挨上方能苦盡甘來且其中深微曲折處若不拚生棄死去理會則所見止屬皮膚終不能入其閫奧故學者定須下一番死工夫不可以其難而自餒也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科舉之學非此無以進身故士人一入門便學作文取功名至有老死而不能卒業者其爲累人不淺而人之爲其所奪也亦已甚矣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思俛仰一當以得爵祿不得不借此爲謀餬故不可不勉爲之耳其實人之心志甚

奪於此自少至老惟用此一邊工夫而於聖賢正經學問俱無暇一究及也其可惜也夫

朱子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學術與心術相因學術之不正足以壞人心術今學者之病最是一入門先學作文干祿使此心奔馳不得寧靜但謂一生學問不過在此之計全不知有希聖希賢底事而無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界限未能辨別分明昧乎輕重取舍之宜雖務趨時干進之地所以記誦雖博文詞雖工日益精細而實爲此心之害終不得其正也豈知聖賢言語間日便致人辨義利審取舍誣徒爲致功名利祿之資而於自己身心全不理會今欲大去其病必須反其所爲使得向學究竟然後誦明義理可以爲學之方務使學者非求點心術氣非學

行愈爲之壞處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噫朱子此言其所以警學者深矣愚謂人苟能立聖賢之志則即作文一道亦足闡發聖賢義理固無妨乎其爲學也而特無如其心之多不可問耳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此二字出聖賢言語寄之於書其所說底即是自家身上必做底事今專做時文底人所說底亦都是聖賢說話如說廉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說義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一說來好話頭律律說來豈不中聽及到他自身做處則便不廉不義與前說底全然相反不啻天淵此是何故緣他平日用功只是要做時文故將許多好話只就紙上敷衍一番兼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不過是借聖賢當日說話與自家身子全無關涉所以做底終不是說底也何使殘

此工夫實用之於身心便是聖賢事業惜乎其精神徒費於筆墨間也所謂科舉之學累人不淺者實其然乎

朱子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所謂見得大頭腦者即指心也人之一心爲應事接物之本心若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故爲學工夫要領須於日用間常見得大頭腦分明方於操舍有用力處至於操之之功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使一些走作此方是求放心非是空空說求而其實卻茫無把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學者若非真見得此心著實把持則日用工夫俱無頭腦是故存養主敬之功刻不容緩也

朱子曰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學問之事惟求默識心通自得於己然果有所得則出言吐氣自有安詳涵養之致便自不同若乃疏解說話無限議論欲以自見其能誇示於人而惟恐人之不信是其輕浮淺露專於逐外而騖名便知其胸中實無所得矣此即學者爲己爲人之別也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學者只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立說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可謂儘多又得前輩述一剖說分曉指引後學法門學者生居今日已爲大幸但當實心聽命由己向前去做依古人說的言語身體力行出來便是我之希聖希賢工夫最爲全便不易何必別生一番意見便欲自立新奇之說以背謬於古人究竟不是路頭既誤自己復誤他人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也恐古人豈遠人

道猶存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我輩但能紹述而昌明之足矣若妄出意見倡爲異論思欲掩古人而上之究之古人卒不可掩徒自爲名教之罪人也不亦惑哉

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落草猶言草竊也徑路之小而捷者也君子之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懷者讀書修己之念而已近年以來學術不明奔馳益甚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先存趨取功利之心猶人未出門踏著正路便思落草由徑爲剽竊計向無人處私語密相傳授以爲奇特賤形醜態全不成箇模樣沒一些羞惡之心後生輩若存此等心術作此等伎倆便壞了終身人品所以不得不深惡而痛斥之恐其轉相傳效而無所底止也

朱子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不用一刀兩段工夫則終不得力須是實實落落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好如起一念則辨其孰爲公孰爲私處一事則辨其孰爲是孰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爲之非則去之省察體驗使之歷歷分明開去不容有一毫含糊蒙混此方是斬釘截鐵手段而學問方爲得力也

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又曰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因循者怠玩之意即所謂放緩也一放緩則進不上而退將下來矣故當如撐上水船勇猛向前用力撐去撐得一篙便是一篙切莫少鬆了手不到源頭不肯休此方是善學者也

朱子曰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得如此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需即等待

之意天下惟等待一念最足誤人一生今日待來日又待來日將有限光陰虛擲蹉過後雖欲爲已無及矣故吾人爲學莫說等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便蹉過了莫追只今日下就要向前用力做去立志既定斷然不疑此當下奮往鬼神亦避其鋭何患學問不進若一有等待遷延不決便多害事所謂需者事之賊也可不知所戒哉

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無時不可讀書故當道理今人每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蓋講學本以明理其工夫即在處事上見如遇富貴就做富貴工夫遇貧賤就做貧賤工夫順理而行處之各求其當即此無非講學何有於相妨哉兵法有云因其勢而利導之便是善用兵者學者亦然能隨其遇而處置之便是善爲學者古今來豈有離事之學乎哉

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熬得此意盡方有進自家合做底事於人何與惟其志純是爲人故雖是己事亦要報與人知如有飯不自喫而攤在門前與人看也此等意念未淨滿腔俱是爲名終不可與爲學故必須打熬得此意盡淨然後爲實落工夫方能有進益也

朱子曰據某看學問之道祇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幽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只此眼前日用之閒行習著察無非所當由的道理初無所爲幽深高妙難知難行者也但人日在道理之中而自不覺耳識見得道理祇是如此並無別箇自家合當做的便向前去做不合當做的便斷然不做明其是非決其取舍循乎天理而不徇乎人欲即聖賢莫大之學問亦不過是矣孔子曰道不遠人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皆是此意豈

欺我哉

朱子曰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卻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古今止有一箇道理大公至正爲衆人所必由之路而爲聖爲賢即不外此甚分明人人可行卻不肯向前大行而別尋一線路走不顧天下之公是但求合己之私意便自稱是道理牽意妄爲爾不知陷於邪僻而不可返也今人每每如此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者天下之公理非者人心之私曲衆人惟徇乎私故不辨是非而所行多不直若聖賢爲學之要祇是事事至公無私必審求其是而決去其非於天理人欲之閒不使少有毫釐之差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感

念而發皆悉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即所
謂直也生理本直聖人以之應萬事而萬事皆得其理天
地以之生萬物而萬物日出不窮惟此直而已矣然則士
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之學不過希求其是以同歸於一直
已耳夫豈
有他道哉

朱子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
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
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
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
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
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
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懍然大懼日力之

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
此朱子自序其爲學之始終也謙言自少秉質愚鈍事事
不能及人豈敢有所也望嘗側聞先生君子餘敎亦忍
自棄竊有志於古者身心性命之學而苦心以往莫知適
從求之多不得其道蓋有舍近而騖乎遠處下而窺乎高
不務近裏著已而驗情於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徒勞無
功不可謂不久矣既乃困而不通因自悔其用力之誤始
復退而求之句讀文義之間究前聖之精蘊謹之視聽言
動之際緊自己之修能日夕孜孜冀其一得而亦未有聞
也方愧識見孤陋欲與二三同志並心合力磨厲切磋以
從事於其間庶幾如銖之積如絲之累得一分則進一分
得一寸則進一寸勉力躋攀以幸粗知義理之實或不至
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云邁齒髮頹衰自顧生平無一長可
告知已是以此心懍然大懼日力之無多將終至於泯沒
思求助於當世有道君子少加鞭策以速其遲暮之進而
正慮其見棄不得傾受其教益也是熹之重自愧厲者如
此何敢以教人爲哉噫觀朱子此言其即我夫子不知老
至之心也夫而所以儆
勉乎後學者亦已深矣

續近思錄卷之二終

同治九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訪續刻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粥臣覆校
閩縣葉大遒鐸人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三　　張伯行集解

致知

此卷論致知而所謂致知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然窮理之方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是故其工夫實未易盡而尤莫大於讀書學者由四書而遞及五經又會通乎濂洛關閩之指歸以與經書從事然後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焉則眞所謂窮理以進其知者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

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古人爲學皆求實用讀一書則必退而驗諸事日用尋常皆卽其六藝之文參考其成法而議事理之當然有所疑未達則必質問問必實有得焉而後已弗得弗措所謂什百其功也古之傳道授業解惑此之謂後世學者雖義窮極博而潛心實用者鮮矣

朱子答王子合曰所喩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雖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見道未明故思慮不一而胷次膠擾凝滯向以超然造到此學者之通患而非可以固陋之衷驟革其痼習也是莫若移此膠擾之心以研窮義理使向於彼者專一不分然後胷中灑然凝滯悉化則雖思慮縈於此者將不解而自渙然冰釋矣故窮理要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此示人切實用功也聖賢之教天道性命雖極精微要皆自具於吾身學者誠能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警覺逐事觀理研索潛思而實用其力焉則自然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凡在天有四時在人有四德而爲天道性命者皆引爲吾身切己之圖而舍是豈有他求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止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學問之道在明心以見性故凡日用能使此心不昏於物欲而本體常明則學爲有本矣然後隨事觀理優游漸漬以培養之使日新不已心與理融將不期進而自當有進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

一而強同之偷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萬殊者理之散也一者理之合也二三者意見之私也天下事理萬有不齊而其歸則一豈容有二三之見故人之言行不必皆同者正以其殊塗同歸不害其爲一理之合也使欲強同之偷未免爲意見之私況不察其理之一遂以二三之見爲理之固然而竟謂不必同此其千里之謬豈可勝言哉又何俟舉足而始皆迷舛錯於庭戶之間也人果知事理之同異無不統於一則不爲二三之見所搖惑矣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

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日用倫常之行視乎義理耳義理不明所行何以盡道故必見得然後行得不見如何行行路且不可況爲學乎彼自立標準教人者或有好資質底人尚可闕了窮格工夫任質以往否則未有不顛躓也然聖人大學之教八條目中首在格物致知者原不要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以盡入於聖賢之域耳非能緊得好資質之人擇而教之也若用格致工夫講明道理則孝弟忠信之道無不習熟胷中舉凡事親事兄交友之閒在在皆行乎其所不得不然尚何患踐履不至乎君子致人務使學者有以爲受教之益而何得立標致以誣人耶

朱子曰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以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

聖賢立言所以垂教也然推識解高妙於道見得極明白故其言足以達之只覺樸乎且易而隨在可行也夫平易則似淺近矣而其中意指實深遠而無窮天經地義卓然今古非天下後世所

能及然則見道之言人奈何不深長思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

有一事即有一理不論巨細幽明也故無理則事不立無事則理不行理與事相因非可以分內外若有不可推者則其事皆妄也夫豈理之謂哉

朱子曰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

義利取舍之閒極爲纖悉惟其察而精之也義散疑似直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至大至剛橫塞宇宙人苟欲砥礪廉隅周通當世之務未有不致精於此而能推暨於彼者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閒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是如此更無回互

理一而已故是非不容並立設只利害關心必不能顧義理之是而趨捨有出矣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初無計較利害之私所以應事接物斷制截然毫無滯礙是推以及人坦然明白吐心吐膽盡無隱矣當有所回互於其間者惟其是尚瞭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

吾人講學本欲求乎義理而記之不詳思之不精亦無以見其指趣之所在矣故反覆以究其義則其義明研窮以極其理則其理精學者將以會義理之要不可厭煩苦而略講究之功也

朱子曰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

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此醒人知求之心以爲居敬窮理之地也有放心而不知求固惑之甚者然病正在於不知耳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一念昭然有覺悚然不自安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畢露於是矣由是懲其放之弊而收之存之整齊嚴肅持敬以涵其體潛玩研思窮理以致其用晝有爲夜有思息有養時自存則其日增月益稍有欲已而不能者一念知求推而極之乃至於此人奈何弗思哉

問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曾去看曾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道箇互相發

道不遠人內求自足惟不曾與心去看所以道理不出徒見其艱深而不虛膠擾而不靜而已若那曾看底沉潛思索窮究諸道只就看這道理處自然虛而能應靜而能思心地使得清明是道與心固互相發而特患乎人之不明其心也

朱子曰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

方是眞實窮理天下之理載見於天下之事故有一事便有一理不能體事非眞窮理者推於天下之事自日用飲食之微以至綱常倫理之大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屬省其事之當然而深察其理之所以然絕無一毫茫蔽清混於中方是眞實窮理也不然懸空想斷便自謂明了按以一事未有不惘然無可捉摸考窮理豈易言哉

朱子曰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始者闗鍵所在也天下萬物各具一理理有未窮則知有所蔽故格物爲致知之始事凡人行事發端於意意有未實則行有所偏故誠意爲力行之始事所謂格致爲夢覺關誠意爲善惡關學者所宜喫緊用力也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他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元不曾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可不戒耶學貴

精微所以博雜極害事觀范醇夫一生許多務博作此等工夫則其於聖賢之言都只著他草率看過可想而知矣彼惟心麤氣浮不曾細心玩索所以從二程許久雖景仰取法出於願學之誠卽其所著論語說唐鑑亦多資於程氏然到底見處全不精明於聖賢之言終成隔涉未得指歸學者務窮理以致知豈可不戒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學固不廢思然思索義理到紛亂無緒窒塞不通處只覺愈思索愈膠擾故須是一切埽去直養得心地清虛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然後再將紛亂窒塞處舉起一看無不得其理者便覺得有下落處矣此是朱子眞實體驗出來學者非深歷其中烏足以知之

朱子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義類繁多所以一一融會而貫通之者惟其心而已然而義理難看人心又當善用所以要寬著心者蓋其規模甚大攬之可以彌六合若不寬則躁急無序不足以見其大所以要緊著心者蓋其文理細密析之如判乎秋毫不緊則考覈疏略不足以察其細又若心拘滯而不化於文義少爲間隔則亦窒礙塵蔽何以見其大規模處乎甚矣人當善用其心也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此見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也人情事幾莫不各有道理所在惟虛靜則不爲所亂今見得未甚分明者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所以心地不虛因以不明而事物因得而亂之要當深察此病而亟思自反則莫如持敬主靜以存其心也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

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窮理致知貴乎反躬實踐固不在多作詩文然數句適懷亦不妨但多作便是陷溺爾夫當未酬應之時果能平淡自攝比之思量詩句較足收斂性情然而眞味洋溢發之爲有德之言又與尋常好吟詠者迥然不同也大抵人能根本乎道而後發之爲枝葉則無乎不可矣

朱子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所見不眞必不能實爲善以去惡故致知爲誠意之本知旣至則大端在自可無差特恐幽獨之中一念方萌或以爲細微而未及謹則亦足以累吾意而返入於不誠是以謹獨之功尤爲誠意之助而君子所必致力以收致知之效也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

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洪慶姓石字子餘此朱子亦因其病而藥之也爲學者[illegible]皆以知之助故且[illegible]端莊存養靜觀此心昭曠之際不[illegible]全[illegible]說上語空費錯用工夫直養到此中昭明洞達無些障礙然後取文字來看則自然義理昭著意味無窮以之觀理處事便覺十分透徹游刃有餘較之勞勞錯研其得效不已多乎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然文字亦不可廢有自家用力何如耳若此等語對諸人說恐他便一向不理會文字又墮於空疎不實故愚他且看文字撞個入門也大抵文字能不作紙上空言而引向自家性分上理會則得之矣

朱子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理一而衆說紛然此處不同之極致必有是非各出精義互見者今理會道理到此處甚不可潦草放過卻好重整精神定著見解仔細一看然後能精所擇而不爲衆說淆亂是亦致知一法也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古今只此道理具備於書而天下之名物象數亦寓焉吾人讀書將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以致吾心之知也故是格物一事而可不講其讀書之法乎

朱子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者與聖賢相晤對便思學爲聖賢不可有褻心不可有躁心不可自矜不可自昧故須斂身正坐敬以持之緩視微吟寬以居之虛心涵泳會古人於意言之表切己體察引自己於朗鑑之中兼此四者而後聖賢之精神與我相貫注沈潛往復未有不能得其理而體其事者是讀書之要法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徧讀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便記得焚舟事秦伯代晉孟明濟河焚舟示不再舉也此言讀此一書務要成誦不忘只一回讀時便習之又習至於精熟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消再讀已自記得如此用功自然浹洽於中而非涉獵無得者比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讀書須熟玩潛思虛心涵泳道讀到不忍舍處只覺旨趣橫生有無限快意方見得真味也見得真味愈不忍舍矣

朱子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此朱子自言其解經之法也解釋指順聖賢語意就其虛字實字看他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理明詞止不參己意不自說道理虛心細心方能體貼得出朱子嘗自謂某解論語理會四十餘年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即此意也

朱子曰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蔽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

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古人作經以垂訓後人後人表章經傳只昭示學者皆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凡解經者不可做文字反使理晦止合順文解義由辭得意理明便足若做成文字自立新解自說道理經意都蔽矣大抵經以明理猶之傳以解經經明可以無傳理明可以無經凡天地間之不可磨滅者理而已非徒爲文字以悅人也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徧方熟積書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讀書不記學者通病然受病之原亦無他故也只爲貪多務博故記不得耳蓋多則心泛濫而諷誦頻難少則心專一而精神易到如陳正之雖極魯鈍然其讀書甚有法每讀只五十字其取數甚約又必讀二三百徧其用力甚勤方能熟記於心因從此日積月累浹洽[illegible]讀去到得後來卻無書不讀彼蓋不貪多而積之既久所得仍不少世之貪多者反不足以及之讀書之道此可爲法矣

朱子曰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取數既約易於習讀講解所謂工夫少也然而所載皆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言近旨遠讀之則得效多矣六經周易尚書詩春秋禮樂諸經爲數既廣習讀講辨尤難所謂工夫多也然其所載皆道法治法之大典衍宏深之詞事肆而隱讀之則得效較少焉學者察乎此亦可以知先後次第之序矣此以下因輯其分論讀經書之事

朱子曰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篇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龜山示五峰讀書法先讀論語者蓋所載皆孔門答問求道之方無不具備也又示以事事緊要見得二十篇中至精至粹無一語不當熟讀潛思龜山最得讀書之法故朱子述之以教學者朱子又嘗言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與此意正相發明也

朱子答汪子卿曰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聖賢言仁要在身體力行學者果能研精覃思深探其立言之意反求諸身隨時隨處而實用其力則於靜存動察之間所謂無終食以違之無求生以害之者皆如有最重之一物切於吾身可以指名而窮通得失作爲變之來脫然無與於我何所往而非仁哉然則成名君子志士仁人固在思索義理尤貴乎身體而力行之也

朱子曰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淺深如何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固是舊有的名目然至孟子乃說出四端其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點親切處極好沈潛思索細心玩味人能自驗當身而反觀其心之明昧之淺深如何自此察識以擴充之則當必有以盡其本[illegible]固德在我矣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於己新民者明明德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是故在明明德一句須沈潛涵泳常常提醒在這裏到得他日工夫純熟長進處卽在這裏蓋內聖外王無不統貫胡敬齋所謂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也

朱子曰見得義當爲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至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此言格致之實學也分別義利爲學者第一義特患不曾見得耳若見得義當爲到不可做卻說不做也無害做也無害此則何嘗眞知實見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也惟於義利界限見得十分透徹十分明確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不做心下安然自肯確然自信這便是物格知至中工夫效驗一齊俱到矣

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不見聖人之意何以爲學然學者鈎深索隱都只爲見得不透故費了千言萬語竭盡心力終不得其意耳大學說格物正欲人見得聖人之意透也且如楊墨之爲我兼愛害仁害義彼實見處不透烏能自知其是不是又如釋氏授徒以虛無幻化立教亦豈肯自道不是都緣見未透徹徒知爲虛不知虛中還有實理乃是聖人大本領處耳此大學所以貴格物而窮理也彼枉費心力者不大可惜乎

朱子曰中庸未易讀其說[illegible]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

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中庸一書言性言道未易遽也顧其說如中和位育以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雖無所不包而其密用力之地則只在學問思辨明其善戒懼謹其獨也至所謂明善切要處又不過自思慮方萌及事物應接間辨者此念之孰爲公私此事之孰爲邪正而已是乃眞實窮理工夫也苟於此處淺涉鹵莽草草放過則於其說之統貫包羅皆茫無端緒而亦何所用其存養之力乎此讀中庸之要法也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始於畫存一畫故爲文字之祖而天道地道人道無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蓋聖人憂民覺世之書亦即君子恐懼修省之書也學者博稽文字思索義理孰有過於此書者哉

朱子曰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

其中以爲範河圖洛書俱以五爲中數而內外正閏之數俱從九而推之一至十爲河圖而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而實其中十與五者上建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範河圖奇偶相對雖有十而五十皆不用洛書奇偶相乘雖無十而縱橫皆成十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表裏而旋轉運化於不窮也夫

朱子曰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周易一書有象有變有辭有占凡以爲人道計也然易必有陰陽老少之象然後有卦爻之辭筮必有七八九六之變然後有吉凶悔吝之占頗自象之變也尚在理之自然而未形於人事之實者也辭則各因自然之象而指其事之吉凶占則又因吾卜筮所值之辭或吉或凶而決其趨避焉其示人至爲詳備矣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有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也

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讀尚書者當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則曰予畏上帝之類儘有熟精熟讀故若止能貫通猶是第二義而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也況其中有可通者亦有難通者不妨姑闕其疑則只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恐只附會穿鑿之見反失聖人當日立言之旨耳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理性情者也然其爲經也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是下而人事浹焉雅頌之所陳關化之盛衰是上而天道備焉眞無一理之不具而可爲興觀羣怨之資者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虛心平讀意思

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讀詩之法非可以艱險急迫之心求之只是熟讀涵泳以我之性情遇詩人之性情浹洽於其中自覺盎然太和之氣從胸中流露出來其有得之妙有未易以言傳者然亦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强於名物上尋求義理但虛心平讀便可以興觀羣怨意思自然滿足故上蔡云學詩須先得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即其立言之體面而優游諷詠以得之則三百十一篇中人情世態凡曲暢於感歎歌思者無不歷歷在目也此眞是讀詩要法矣

朱子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後世史既亡遂推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窠底是以看春秋者且須看得一部左傳自首迄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春秋一書變史爲經皆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

人事而惜其所以筆削者與義理之權衡與夫當時事之大意昭然在目也此讀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逮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禮儀朱子謂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蓋經禮也威儀朱子謂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蓋曲禮也此言古禮非必著爲經蓋先王之世自朝廷以達閭巷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實踐而躬行之矣子思子所謂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何嘗必佈在方策而後傳其儀品之章動作之節哉自後世禮廢而求禮之儒者每惜惜之乃始綜論載籍著爲成書以傳於世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載其事者也故學禮先須看儀禮蓋儀禮是禮經全書其他若禮記皆是講說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皆所以明其理也惟先學儀禮復參之禮記以求其解則得之矣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周禮一書本天理而定爲儀則以立萬世之常經廣博而宏大精深而細密許多立法制度具在其中此周家禮樂之所以明備也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孝爲德之本致之所以生先王之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故孝經所係甚大然只前面一章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十七章皆是後人綴緝孔子之言而集成一書也孔子日行在孝經曾子養志臨終啓手足以大聖大賢之行一孝焉盡之學者其可忽諸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周子通書四十章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凡其誠幾慎動之理以及禮樂刑政之端其道至大其義至精其味甚長眞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乃簡約質樸若此視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爲大言以欺世者氣象迥然不侔故宜與六經四書並垂今古矣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一書是做人底樣子故修身之法具備於其中而近思錄乃周張二程遺言包括義理至精至微尤爲詳盡學者果能於此二書眞知實踐何患不到聖賢地位有志者自辨之矣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擇之精語之詳眞理之微事爲之著無不純貫又皆鞭策入裏踏著實地故學者須看此四家文字解析毫優游厭飫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則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或言理而遺事或言事而遺理皆不能無過差矣愼毋悃然以從事也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皆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故朱子弁其首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於此見其梗槩故最好看也是以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深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則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關學要切於日用沈潛玩索融識大端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則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朱子曰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聖賢之道理莫備於經其醇而正也帝王之行事具載於史甚廣而博也故讀書者必先以經爲本而講明其道理使胸次洞徹略無罣礙然後讀史以博其見聞凡古人之行事是非得失無不互相參考如是則吾心既無遺理而古人皆可借吾豈非讀書之要法乎

問爲學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經以明理史以紀事爲學者固當窮理尤在鑑事若只讀六經語孟而於史書雜說槩不之省則何以見古今之成敗使是非得失瞭若指掌通事勢而識時宜乎故讀史一事亦窮理格物者所必及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大倫理所謂三綱五常也大機會如用人行政之類大治亂得失凡有關係於當時後世者皆是故讀史雖當事事理會而於其大者尤當加察誠能觀此三者而史書之政治人物統貫無遺矣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綱目朱子所作蓋因司馬溫公通鑑而修之也正統者所以大一統之義也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歲者天之甲子年者君之年代表歲首年者表其甲子以冠一年之首也統者國之位號因年著統者列其國號以系一歲之下也大書直記之也分註窮載之也表歲首年因年著統則有以得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大書提要分註備言則有以見其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其通貫曉析不如指掌之明且易乎李方子曰取羣史之長合諸儒之粹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誠哉是言也

同治九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訪續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陳鴻墀瀚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三終

續近思錄卷之四

張伯行集解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存養之功實貫知行故編此以列乎二者之間見致知涵養互發兼修不可偏廢而後有以爲力行之地也

朱子曰欲應事先當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晰煩雜而無所差錯天下一事必有一理見理不明何以處事故欲應事者必先窮理然不能持敬以爲窮理之本則心愈雜理愈紛而事亦愈差故必加涵養之功於存主之際使心地本原湛然虛靜瑩然明徹然後能極深研幾察見微渺有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自然剖斷煩雜無所差錯矣此涵養與致知有互發之功也欲窮理以應事者主敬其要哉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敬者徹始徹終之學故主敬爲存心之要知者初學入德之門故致知爲進學之功二者相資不可偏廢苟能彼此交發而優游厭飫於其中焉則知明守固日新月異而造道不難矣又何有舊習之非不漸移默化於沉潛體玩中哉若偏致其功則或流於寂或務於紛未見其能底有成也

朱子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整齊儼恪整思慮者敬之主乎內也嚴肅嚴威動容貌正衣冠尊瞻視者敬之主乎外也易曰敬以直內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皆所以言敬也然苟知主敬亦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等數語而實地切功[illegible]着于心焉

則矜持之久純熟漸生凡所謂直內所謂主一確有定分自然不待臨事安排而身心肅然就範表裏無不如一矣加意涵養之功孰有外於是哉

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固必相須者也然樂主和而所謂樂者亦其胸中從容不迫無事物之擾而自和樂耳非著意放開之謂也若著意放開則傷肆不敬胸中豈得和樂而能和樂者和是於莊敬敬是和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自然云者卽此而在也而周子亦曰禮先而樂後禮理也樂和也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是樂本於禮也樂本於禮則和本於敬亦可見矣

朱子曰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道味不深則世情不能皆淡誠使讀書涵泳義理久之而深知其味矣彼世間一切利害榮辱何所容心道然値之則隨遇而安之固自不存異念於中也此其用功得力之處具在伊川所謂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杜元凱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時乎

朱子曰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顚倒繆亂之不暇亦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敬之一字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者蓋凡天下之理有所未知非敬則多所縱忽未免昏而無得何以能知之於始有所已知非敬則多所遺忘未免旋得旋失何以能守之於終若曰進學之始姑無用敬必先知得大體所在而後敬以守之則彼疎忽不敬者雖欲求一知其心已顚倒錯繆瞀亂無緒又何以察夫大體所在一一而知之知之既不精卽未有守之而能固者也此所以成始成終不外一敬也

朱子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費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按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illegible]生朱子友也整頓收斂之法從容游泳之[illegible]二者皆不可[illegible]一則苦費力一則墮悠悠此正學者通患但學者不收斂初學豈可少此工夫故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直待深造有得左右逢原德盛後自然從容也今亦當就整頓收斂處著力只是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功效益欲速則不達卽成病矣惟於齊莊整肅之中時寓從容游泳之致斯爲佳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卽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李先生名侗字愿中稱延平先生俱閩人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是探本功夫開進學之力亦養心之要故延平深許之但程子遺書云既思卽是已發則靜坐看此氣象既涉於思何以謂之未發是以疑其有礙

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

直卿名榦亦閩人直卿以爲此問固切但程先生於未發已發剖晰毫釐體用判然而自羅先生於未發氣象探本原洞見道體爲領亦並行而不相悖況羅先生於靜坐中有自是虛靈不昧[illegible]見其氣象[illegible]於未發蘇季明以求

字爲問求則大覺思慮尚得謂之未發乎伊川所爲力辨其差耳朱子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羅先生說雖如此分解出來終恐小偏便做病也如明道之說靜坐上蔡之言多著靜一小偏則其病皆同蓋靜時萬理具備是涵乎動之用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體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物不有無處不然學者只是靜存動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

得無物無處不是道理雖日用尋常至微至小處皆道理所寓便當以道理處之何必專在靜處尋求乎故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敬原該動靜兼體用者也便說得七平八穩非閱歷有得者烏能見及若以世之紛馳膠擾人比例觀之會靜豈不是好但講明此學則當要於萬全無弊不可使有毫髮之偏也大抵未發之前須操得密已發之後須察得精道理原自不偏工夫務在周匝耳

朱子曰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殫思索之勤則深入無間自渙然冰釋矣吾人一心實爲本源之地必敬以主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怡然理順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涵養之功不可一刻間斷吾人日用閒靜時少動時多故自思慮未萌以至事物交接更宜加意於此凡日用動靜無時無處而不養焉斯天理常存而人欲自不得參矣若不實致其功而徒託諸空言少有間斷私累乘之非惟無益而且有害也大抵涵養工夫只於靜坐上求便有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使學於靜處用功豈動作云爲而遂可不敬乎朱子謂更宜加意者正是指出涵養本源之地在在當求勿陷入空虛窠臼也

朱子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子思云不誠無物夫子云修己以敬是誠與敬乃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要而不可須臾離者學者莫先乎是焉顧何以謂誠惟不自欺則必求自慊而不妄又所以誠也何以謂敬惟不怠慢則必敬足以勝之而不放蕩又卽持其肆心也誠與敬之義豈有他旨哉然程子嘗謂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學者之加功亦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朱子嘗答李通

曰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然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是故理欲原不並立道心爲主則理據於中常居其勝人心自不得入而奪之人心旣昇則天理流行而亦無適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危微之交極難照管凡一念慮一動作果是天理耶是人欲耶或本是道心之發終未雜人心之境耶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非得精明純固審幾致決克盡私欲全復天理而欲其一一照管不誠難哉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須讀詩書特紙上之陳言耳若不反之於心何以知人何以論世況能體驗親切引爲身心性命之借資乎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使有箇主宰然後以彼證我事物之來自然次第就理若全靠那紙上說底則滯而不化徒生膠擾雖讀破萬卷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人之易放者心也惟敬則此心

常惺而存不敬則放失而不有學者所當無時無處無念無事而不用其敬也蓋涵養本原爲第一切要而居心以敬正涵養功夫千古帝王傳心之法無出此者其可以或忽乎哉

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毋不敬者戒愼恐懼畏敬中存所以遏欲全理而爲正心誠意之事以進德而言也思無邪者廓然大公邪妄盡滌則是欲盡理純而爲心正意誠之事以成德而言也

朱子曰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太緊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人之一心如太和元氣渾然在中宜直養而無害也若夫道理無盡固不可不有以思之但思之過苦則竭精勞神天君不奈故恐其心勞而生疾也事物當前亦不可不有以折之但折之太緊則意見偏生天眞不固故恐其氣薄而少味也凡此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非藏修息游之道也

朱子曰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中靜坐則省應接之煩無外騁之患收斂身心則深齊肅之念致存養之功故於此頗覺得力而可以馴至純熟之地也

朱子曰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曰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敬字是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底道理故須該貫動靜看始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於中不容少懈及其應物而酬酢萬變可以不亂無非敬之所爲也敬之爲用大矣哉

朱子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眞是眞非要說一直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人自有生以來氣以成形天地之塞吾其體是受天地許多氣也故自浩然而太虛氣化合知覺於吾心夜氣清明驗幾希於平旦此中道理正未易見得分曉耳不能分曉那得不漸漸衰颯若果見得眞是眞非直養無害自反而縮要說一直說去言人所不敢言要做一直做去行人所不能行光明正大勇往無前這氣自浩然也人可無見於道哉

朱子曰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他謂心也心是神明之舍本自光明心是虛靈之宅本自廣大只合優游涵泳著些子力照管便復其初若著力而妄意推求則是揠揉以賊之卻反不是矣學者深體乎此自知持敬卽照管之道無他方法也

朱子曰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人能涵養其心則本原有在凡人倫日用事物當前中之道皆可實地理會精切不差矣若不先得箇本領而中無定主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博涉強記於我無與徒添許多錯雜潰亂驕矜鄙吝而已學所以先立乎其大也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胷中通透灑落朱子曰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眞實積累功用中來胡季隨名大時通透灑落如周濂溪之霽月光風胷中方是灑然地位豈容易事如何可令得必欲令之則彼終身不復知有積漸之功只是作意助長強作解事強作超脫自欺己以欺人永不到灑然地位其爲貽悞學者多矣蓋通透關於識而灑落係乎養故必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漸見功效出來方可幾此也學者加功之始亦惟眞實積累俟其自至然後胷中乃得此境界耳學問之道豈可以作而致之也哉

朱子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

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論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
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
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則卽深求病源所
在而鋤去之此言學者當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見居敬窮理之功也人能持養久則漸致純熟而氣
和氣和則根心生色而溫裕有容婉順可親望之者自然忿怒之意少消矣惟體察久則渙然冰釋而理明理明則
吐辭爲經矣諷導之言婉而善入詳款之語直而有體聽之者自然爭卻之心頓移矣其復參觀自然之物理深察必
至之人情爲之設身以處地揆時以度勢則正大而可以無偏公明而可以無蔽也要推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工
夫之疏密可得而知也若處事接物摘有窒礙齟齬之恙則是吾涵養體察之功尚多未至而必求其操存之篤實
察理之益精而後已也故又深考其病源所在而鋤去之而吾學乃庶幾底於純全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

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坐時意味好者以其檢點此心惺惺不昧也若臨事接物時便
逐件疏忽照管不到安得終日長坐求意味之好乎故須是隨事致謹精明不亂使動時意味與靜時意味一般方
是長進工夫而徒求之靜者失之矣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
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
守在這裏驀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心是活物操則
存者無他道也只於應事接物時纔操得住理便在心便存應事不是便是不曾操故心不在理亦不存若不於應
事接物上見之只兀然靜守及事物作投操底卻渙散了則兀然之操與不操何異卻是舍則亡也操舍之分判於
此矣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朱子曰

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
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心之體用與天地同流固
是充塞無間底道理然又不可一向撲風捉影去無形迹處尋求也蓋心體雖自廣大其用雖自流通亦豈得憑虛
而遊遂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書史傳以究其理優游涵泳到得精粗表裏融會貫通然後體立
用行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德者也
朱子曰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存心是收
斂入裏工夫持志是用力向外工夫故較爲警策志不定便散漫無歸一持其志斷吾心之所之皆有規矩準繩內
外固自肅然而悉就吾範圍矣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
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孟子曰無暴其氣言氣壹則動

志如蹶者趨者類也然自此而推之但使凡人多動作而妄爲多笑語而妄言於力所不及底事偏好勝而恃氣以
往皆暴也故須事事節約本分之外毫無矜技造作莫使過當於理善養之道卽此而是矣此孟子之集義所爲明
襲取之非而戒助長之害歟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
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
致其功耳窮理涵養此致知存心之學也不窮理則涵養流於虛不涵養則窮理多未盡二者所宜交致
其功而不可偏廢者也學者誠能互發並進亦安有不心存而理得者哉
朱子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
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
者益深矣敬之一字先儒訓之者甚多至程子以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其言訓之始爲的切然學者

苟能於存養之地實用其力則念念是敬在在是敬雖程子之言猶爲剩語也如其不然徒得乎敬之說而涵養不至操存不力雖言敬日愈多而心日愈雜其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朱子言此欲學者之猛省用力以涵養其心也

朱子曰此心瑩然全無私意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瑩光瑩不雜也起動也滅息也此心瑩然渾全無私意以雜之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至虛至靜是其渾理而應萬事及其順理而動心與理既順理而息理與心寂而無意必固我之私略凝留次斯乃所以神明[illegible]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學者果能涵養純熟不矜持自然化則此心之所以澹然冰釋怡然理順者未有不可自驗而得也

朱子曰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伊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捉得定有下手處周子言學聖以一爲要而曰一者無欲也蓋以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理固是矣然未免話頭太高學者驟難湊泊故不若伊川只說箇敬

字尤可把捉得定庶幾涵養此心學者有下手處惟敬則可以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自然靜虛動直明通公溥無欲也敬也同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凡人日用間不外居處執事與人三者心在於恭敬忠則無往不存矣豈非存心之法然三者之中又不外於言行謹一句話必求其是做一件事必求其是若不是便不敢說不敢做則言有物行有恆居處執事與人亦無往不得只此是存心要法而何必他求哉

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要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大凡涵養此心須要收斂然[illegible]用大段拘束所爭者在醒不醒耳蓋一念[illegible]萌萬變畢照人若醒時各有耳目即各有聰明應事接物自無差錯只爲私欲引去一似夢中作夢故顛倒錯繆無怪其然也惟有與他喚醒一法纔喚醒來便耳目依舊聰明便無差錯事故知此心只要喚醒也人慎毋俾晝作夜夢過一生哉

問敬易間斷如何朱子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打成一片敬自間斷不得常[illegible]覺得間斷時便接續將去[illegible]熟後自然不知不覺心與理合打成一片渾體皆是矣尚何間斷之有[illegible]持之勞一到[illegible]哉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此論君子於涵養純熟矜持渾化之時也凡人之心淺俠躁擾所以變態橫生風波不定惟君子能涵養此心至於澄徹無所以雖不故如一泓清水任他疾風雷雨無端交至更不起些微波依然潔淨無塵也此其所以不可及哉

朱子曰學者要於持敬然須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

間斷若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效持敬乃爲學切要工夫無分久暫無分常變須臾間斷不得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若今日作明日輟忽然放下忽然收拾則是敬肆中參操舍無以自主存亡因之莫定幾時得見功效之成乎信夫涵養之功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一學者若敬而矜持朱子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若敬而矜持者不識敬亦不明心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以敬存心實是敬之即心也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是判而爲二故有此病若知得持敬之道只是自家之心自省自家即身即心即心即敬當體便是異其名目而非別有物事則自身無此病矣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最宜詳味

或勞朱子人事之緊朱子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朱子接引後學醻酢[illegible]不倦故或病其緊不知儒者之[illegible]用至於日用細務諸凡事理只得耐心煩[illegible]起[illegible]之心便非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道出是理之學者因當操存涵養此心勿使厭怠易生庶可爲應物之本也

朱子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林擇之名川中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者愛之理也故程子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乃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隨時可以發見觸處無不流行於此見得親切卽是萬物一體應念而存更何內外分別若於此親切處見得不透卻去身外尋覓則已判身心而二之宜與此理莽蕩無交涉也陳經正言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非卽所謂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者乎伊川又有他人食飽之說亦是看破此病言其內外不相浹治也要之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之心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也天地一大腔子也而奈何於腔子外尋覓哉

朱子曰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戒懼是於此心空洞無物時常自提醒常自敬畏乃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存養之功也謹獨是於事未形而幾已兆時愈加提醒愈加敬畏乃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省察之事也所以君子於道無須臾之或離也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此發明持敬之方者爲箴警欲學者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正其衣冠使附吾體者不至於偏尊其瞻視使屬吾目者不至於褻惟潛心以居如對越乎在天之靈則持敬於靜矣足容必重而不傷於輕佻手容必恭而無卽於狎侮又擇地而蹈使折旋如蟻封之窄則持敬於動矣此皆處己之敬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出門如賓不忽於暫時以承事如祭不輕於一事戰戰兢兢然恐懼戒謹而罔敢以或易則敬凜於外矣守口如瓶無一言妄發防意如城無一念妄萌洞洞然端慤屬屬然專一而毋敢以或輕則敬持於內矣此接物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不之東而復西不之南而復北惟當事而存此心常存靡有他適此無適之謂一也勿貳之以二勿參之以三惟此心精察乎萬變監守於一此主一之謂敬也凡此皆持敬之要旨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人能從事於斯則一處己而動靜弗違一接物而表裏交正齊莊整肅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此持敬之效也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若夫不敬之害又有可畏者須臾之頃一有間斷則私心日熾人欲日滋萬端膠擾雖不火不冰而寒熱交攻毫釐之差繆以千里天壤且易其方矣由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既已淪胥九容九思之法亦復蕩佚無有不斁之害可勝言哉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靈臺心也於是呼小子而叮嚀之曰嗚乎小子觸目警心尙其念哉因事致誡尙其敬哉爰假筆墨之司揭此垂戒敢告爾小子之各有心者應朱子此箴示人持敬之道可謂至矣學者有志聖賢而從事於存養省察之功舍是曷由乎哉

續近思錄卷之四終

同治九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訪續刻

侯官楊浚字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遒鐸人覆校
侯官陳慶龢容門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五　　張伯行集解

克治

此卷論力行蓋致知必進以篤行而存養尤資乎省察是以克治之功君子所宜深致力也

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便是此事 幾者動之微也通書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其言不一曰幾善惡是言衆人之心天理人欲動處其幾甚微爲可畏也曰幾微故幽是言聖人之心能洞乎事幾之微也曰見幾而作曰知幾其神是言君子之心能察幾以至於聖也盡力說箇幾字乃喫緊發人處蓋人當念慮初動近而公私邪

正之界於此發其端焉遠而廢興存亡之理於此啟其兆焉一或不察厥後相去天淵便覺甚難爲力但只於此處看破若有私意邪念即當用力遏絕幹轉挽回將來此是人生日用第一親切緊要工夫精麤隱顯一時穿透省卻後來無限氣力希聖希賢俱從此做起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其事只是如此人能兢兢業業嘗加審幾之功存天理於方動遏人欲於將萌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張子名載字子厚學者稱橫渠先生天理人欲發端甚微只爭些子周子屢說幾字欲人之辨於其微也然辨之不早到得後來便覺幹轉費力故張子每說豫字欲人之定於其先也二先生皆是喫緊爲人處學者不可不知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做了又卻悔朱子曰此便是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

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知之而又行行之而又悔是平日全沒剛斷力量而天理之公不勝其人欲之私矣故朱子謂無克治工夫須是遇著事時[illegible]其非理便與克下莫存一些遲回顧慮之見苟且放[illegible]之私意無所容自然退聽而漸消矣大抵處事[illegible]即當行以勇猛當下決截方能精進不然氣不足[illegible]終被私欲引去雖明理亦何濟於事[illegible]哉

朱子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理欲之界其端甚微一有游移便立脚不住能於此處立定脚根牢固穩當則天理不爲人欲所勝從此一力去做工夫自然日進一日而不可量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天理人欲並立未有夾雜於其間而可以有爲者從天理則人欲不期去而自去徇人欲則天理不期滅而自滅蓋有亡之幾勝負之勢只爭毫末學者須於此處用體認省察工夫不可少有間斷也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皋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劄定脚逐旋排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劉漢高祖項項羽也理欲進退之勢正如劉項用兵兩相對拒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勝負全在此處略一回頭不得初學正當從此牢劄定脚隨時隨事逐漸掙扎旋拒將去莫放此心游移退轉終須可以勝私到得勝時氣象自與前不同猶戰者只管猛力向前自然得勝勝時便有許多威武也

朱子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學問未到天理人欲不分明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則理欲之界見之已明自然天理發見人欲漸消而向聖賢路上去矣然私欲轉念即來難於淨盡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當決絕不可容留即纖微不合理處便是人欲所伏尤當精密省察毋令其潛滋暗長於微之中以至害乎天理此方是學問得力處也

朱子曰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義利之義若非學問功深有似義之利亦有誠有難爲別擇初學但於意中所疑其近利者便舍去勿爲則有錯處自少向後工夫既到看得義理親切卻有似事只有於義上見未盡利上舍未盡者大段已自無傷不至有過當之舉也若初不肯舍率意妄爲則其害義者必多後雖知之而已不勝其追悔矣故義利之間苟未能擇則莫如能舍之爲得也

朱子曰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便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者皆是也事無大小皆有義利存乎其間必須判得分明做得決截今人做好底事自是屬義一邊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則是不離利之見也所謂所爲雖善而不知其道猶未免有私者天下比比皆是也此義利之辨間不容髮學者不可不細加檢點矣

朱子曰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無事無義須於日用間常令義之所在了然明白於胸中然[illegible]不至爲私欲所奪此中有精察工夫或言心安處便是義若見得不分明見得分明方能安其所當安而可以爲義若見得不分明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者豈可以安爲義乎以知辨之不可不[illegible]

朱子曰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自有正大道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以此處之便是至公無私而事之成敗利鈍可以不計也若稍參以自家意見則便私而不可爲矣此君子所以無適無莫而惟義之與比也

朱子曰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閒居無事時將自家平日所行底事細爲檢點一番其間有當是而非當非而是顚倒而不合於理者有當好而惡當惡而好意見之不得其正者能自察而知之識得是病便是藥工夫即從此而在矣何事他求哉

朱子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

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學者平日所用工夫不必多求只求一箇是而已道理只有是非兩端從是處行將去則善從非處行將去則惡如事親宜孝事君宜忠此理之至是者也反是便非矣不當推是凡事皆當如此須用省察之功於是非相持之處仔細辨別擇其是者而後行之則自無不得其正矣古聖人千言萬語所以諄諄教人者亦不過發明此至是之理欲人知所從而毋流於非僻之私焉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此言人之於事當明辨其是非而尤不可不先自治其氣質以爲處事之本也大凡有一事便有是非兩端相持並立是者乃天理之公非者乃人欲之私就當從此處與他剖判得極分曉不使天理少參於人欲此便是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所當著實用力者然人之氣質合下生來便有所偏故其所見處亦往往不同偏於剛底人則所見剛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剛偏於柔底人則所見柔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柔必先就其氣質偏處痛加克治然後以之處事方不至有偏倚之見而循天理遏人欲事事能求當乎至是之歸也不然氣質未變雖見得道理是了仍然偏一邊去豈能以無失也哉

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凡人做事有不是處自家心裏不安此正是良心所在不能泯滅但一轉念便被私欲蔽固雖有善端發見沒力量掙扎出來卻依然陷溺去了此

所以終不能成好人也須是大段勇猛著力與後起私欲爭戰一番不可輸彼知得此事不是即便立定腳跟莫向彼行硬從好路上走如此強力支持久久漸到純熟而私欲自然退聽不能以奪我矣故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言人能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勇於有爲而人爲不能奪之自無難幾於聖誠之域也此可見學者宜自用力也

朱子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平日須是著實用功自家檢點如見此事不可爲何以又要去做既如好事要去爲何以終不肯做此處不可忽略放過蓋人心本善當見善欲爲之時乃是眞心所發見處少間爲氣稟物欲蔽固將去便又不好了也須就此處自去體察初起念頭毋爲後起所奪最是爲學第一件緊要大工夫不然悠悠忽忽全漠不管自家病痛所

有則終無進益之日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 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因其偏而又欲著一物事以救之扯東補西越見不平[illegible]竟摸不著頭腦安能於自家病痛一一對治其實要緊工夫只須於大底道理看教分明覺得一大段如此平正則平日偏處自見如人暗室取物但以火照即見若只暗中遂索徒費心力何益且大底道理既明自家病痛便不知不覺漸漸轉變不消費力治之而自無不治矣故學者用功在於得大頭腦而不必徒爲救正之計也

朱子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人之性情有偏於褊小急迫發不中節者即須因病自醫當下檢點凡平日言語動作之間皆當以緩持之勉强從寬持之既久漸成自然則所發自有條理不至於褊急矣此即古人佩韋之意亦救偏之一道也

朱子曰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人於臨事多爲血氣所使者只是見義理不透而客氣動於中也惟平日於性理說話涵泳玩味沈潛久之則客氣自消臨事便有別處不至爲血氣用矣蓋惟理足以勝私學者讀書養氣之功正自不可少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

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 氣質之偏蔽於生初耳目口鼻之欲具於當身人己忌克之類形於交際三者皆人欲之私在所當克者也然人之一生氣質其先者交際其後者而當身日用之間惟耳目口鼻之欲最[illegible]夫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則[illegible]克此[illegible]誠能於此埽除得淨盡則氣質之偏亦自可化而忌克之念亦自漸滅矣此程子因立箴以示人而學者所當著力也

朱子曰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克而好勝伐而自矜怨而忿恨欲而貪得四者皆心之病而人之所不能無者若但制於其末則旋起忽去忽來安能治得許多必拔去病根埽除淨盡使之一絲不留然後心體光明純乎天理此惟仁者能之也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山之勢甚難摧抑猶人忿怒之所發其氣盛大亦難[illegible]也壑之勢甚難填塞猶人愛慾之所流其情沈溺亦[illegible]塞也知其難則知所以摧之塞之而不留餘力矣火之勢可以燎原急宜救止猶人當怒之所發其

氣方張亦急宜救止也水之勢可以滔天急宜防備猶人愛慾之所流其情日汨亦急宜防備也知其急則知所以救之防之而不緩須臾矣然此皆治其末之方也若明理養心以正其本則自可無此患矣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夫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剛自是美德故朱子謂某看人須是剛剛底好雖亦不能無偏然比之柔者則大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蓋剛强不屈之氣一往無前自屬君子邊人而可以任大事若柔弱不剛之質遇事全無力量不會振奮只困倒去亦將何所用哉固知剛者之難得而學者不可不自振奮也

朱子曰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illegible]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

彝之良心往那裏去也是可怪善與惡本不相容能爲善之人未有不疾惡者蓋眞知惡之可疾則其疾之也必嚴而其爲善也益力所謂見不善如探湯也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付之度外全無疾惡之意則豈有爲善之志乎夫天之生人與之以秉彝之性無不好是懿德今見惡而不疾則必見善亦不好吾不知其秉彝之良心將於何去也不亦深可怪哉

朱子曰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人處天下國家之事今說此心必須剖判心下令其湛然分明若星之照若鏡之懸善理則明之惡念則去之凡義利善惡是非毋令絲毫少混不能別白於心如處家事則取其善而舍其惡處國事則取其得而舍其失處天下事則進賢而退不肖諸如此類心中無疑便斬釘截鐵斷然行去自可無事不成若此心做不得主蓄疑莫決勢將紛紛淆亂亦安能有所濟哉故處事莫要於治心而治心尤必先於明理也

朱子曰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中道也學者欲得中道必須講明學問使先不迷於所往如善惡兩端便要辨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理會得分明然後從中道上一向行去自然恰好合宜何緣有差所謂知之眞則行之當也子思之言中而曰庸者平常也日用常行之間事事皆有中道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所以言中庸不可能也學者苟不用學問之功則見理先不分明何由得中道而行之哉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多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人生不能無欲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寡似非不好底欲若是不好當盡絕之何但宜寡只是眼前日用的事雖未免有欲然不可多多則東馳西逐本心爲所紛雜而不能養矣蓋人止有一心專用之則靈分用之則亂如做這一件事便只做這一件事莫做那件若讀書寫字做詩之類皆當專一不可他及苟既做此又要做彼一箇心分做許多用忙箇不了到得合用處已自神散而昏都不得力矣夫心爲一身之主而以欲亂之則無主矣其何以應萬事乎故養心之道必以寡欲爲至要也與

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理欲之分近在幾微即飲食之間亦須辨別如饑而食渴而飲此當然之天理也順其當然而飲之食之可已若必欲求美味則出於嗜好之私便是後起之人欲矣孟子所謂未得飲食之正是也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度量迫狹之子或恃才傲物或藉氣凌人其中必忌刻實不能容人亦鄙之不屑與校而反爲人所容若大丈夫則所志者大所見者廣有含弘包荒之度而不存計校物我之私故容人而不見容於人學者皆當法此氣象也

朱子曰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而不可得禮者人之規範所以守身也其條目甚嚴不容一毫出入古人視聽言動無不循之而行故終日只在禮中不敢少有放縱欲求自由而不可得也學者若不從禮上立腳則恣肆苟且欲一事之合於法其可得哉

朱子曰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

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攖之哉人[illegible]有一身[illegible]身一無論富貴貧賤皆當以道義自修今人置此身於不修而馳情外慕方其爲士時學尚未至便已汲汲求仕及其既仕時心尚未足復患爵祿不加趨之門奔馳勢利之途迹其生平無一日之閒其爲勢奔亦已矣何若山林布衣之士雖處貧賤而道義自高之爲得也夫道義有於身則貴且尊雖三公不易千駟弗視何物將之足以攖其心哉不修道德而徒慕爵祿終其身爲人役也亦可慨夫

朱子曰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凡事當先見其難不敢有輕易之心而用力以爲之則其後自易若一有輕易之心則難者將至而困我矣如樂毅

爲燕將用兵伐齊始當畏其難勝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一戰而下齊七十餘城雖堅無不破者及其既勝則氣驕膽大自恃兵強遂攻二城而不克非二城之堅於七十餘城也蓋心見其難則難者亦易心見其易則易者亦難天下事大抵皆然人當常存其敬畏可也

朱子曰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此固吾所自有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失之則當求所以復之今乃雖其失而不知求至富貴乃身外之物反多方以求惟恐不得縱使得之亦非在中之美與吾身心毫無所益也而況未必得乎若吾心之義理物患人不肯求不患求不能得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莫貴且尊於此而求必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則爲聖爲賢之道即在是矣是富貴之與道義其利害甚明不待計較而後知也但人心之公每蔽於物欲之私所以見富貴常放不下而不[illegible]之見[illegible]且誠以此兩端常常體察何者爲吾身心所[illegible]何者爲吾身心所本無何者爲所當得而不可不得[illegible]何者可必得而亦可以不必得若見得分明時便[illegible]脫出來毋令此心爲富貴所纏縛而返求乎理義則進於聖賢之歸也其爲益不亦大哉

朱子曰學者不能身踐而徒騁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從學也學問之事既已致知便須力行今之學者不能身體力踐而徒騁乎空言此正莫大之患然其咎自是不善讀書耳

豈書使之然哉古人著書立教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門戶而令其身體力行非但讀文辭爲誦說己也如所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更爲深切蓋人若不澤躬於禮樂則不序不和而所行之事俱無一而可誠非可以斯須離者我輩直當佩服而存省之即此一言終身用之不盡豈獨後學所宜知哉故知口耳之功非聖賢所以教人之意而學問之不得力者亦可反而自求其故矣

朱子曰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止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此亦是不合正理事物之來所不能無但隨分應之不失其正理可已若當其來時而此心固執不動頑然如木石雖無邪心但此不動處便是冥念絕物非正理矣曾是天與我以此心而可使之冥頑不靈一無所用哉又如應事接物自有當然之理理當如彼而我不知所以應之乃反如

此雖非有意之私究亦不合正理而於事物之間多未徹其當也由前則失之於執由後則失之於偏學者當思所以去二者之失而可哉

朱子曰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豈有是理哉聖人亦猶常人之情但其所以不同於常人者以其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得乎喜怒之正而不以動其志也謂聖人有所動固不可今反其說而謂聖人都無所動則是聖人不喜不怒其心全如木石莫然罔覺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僞爲者耳夫豈有是理哉其爲誣聖人也亦甚矣

朱子曰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人之患在不能見得真病病所在目若果見得端緒便就此處用功常切提撕警覺不少存一自恕之心則昏者可明弱者可強何氣質之不自我變化哉人亦自勉之可矣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靜中無事而私意往來橫生不絕此學者通患多不自知能省察至此可見自知之明甚不易得知得是病而治之便有頭緒但當以敬爲主令此心常存不爲所蔽而於日用間深察私意之萌動時多因何事而起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工夫莫少縱容寬假如此則中有主而自治嚴自然私意漸消而不至有橫生之患矣

朱子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持敬工夫固是爲學本原然此其大綱也若其條目所在亦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方爲動靜交修而不流於空虛無用之學耳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作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若都不用躬行之功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當時從事孔子但消兩日便可說盡爲學話頭何用許多年追隨不去難道孔門諸子都是獃的不成必不然矣蓋古人說得就要行得故日夜汲汲皇皇向自家身心理會用切己的工夫到得做事業時但就平日得力隨量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各因其學之所造卽可以充從政之選不用他求全人小功業亦隨各人分量做出但有可觀不必相強總之學求盡其在己而出之自足見用若徒託之言

論而不體諸躬行則空言無實不惟無益於身究亦何補於世思古人無是學也

朱子曰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人之行所以常蕩軼者以平日無所檢束故耳但當謹守規矩朝夕之間常以之爲模範不暫放懈強持之久漸就純熟則不待有所模擬而所行無不謹飭自成乎方圓矣此卽聖學立於禮之效而程子所謂習慣成自然者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此朱子述其師李愿中之言也言吾人爲學先要存養此心打掃得乾乾淨淨不爲私意所擾然後能一於理義但人心中念慮多端大段惡念起處自家覺得不是就便按納下來卻也容易制伏旋起旋滅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似沒緊要而無時無刻忽往忽來底念慮相續不絕須有靜與驅除者李先生此言乃從靜驗

中說出人人病痛所在今看來實是如此此等處念元宜著力斬斷學者省察克治之功所以不容少緩也

朱子答馮作肅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鑿之害矣若固陋舊聞不爲求是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於日新也後生妄作之弊自宜懲創然致因此而緩於窮理之功則又不可當令其講論是非務究得失以察乎事理之當然但勿厭常好異棄故求新盡非他人自是己見則知識益明卻有所作亦自可無穿鑿之害矣若使固陋日深舊疑滋甚而不知窮理爲求是之計則雖不至妄作亦終於貿貿無知而已又非所以矯後生氣質之偏而進之於日新之域也

朱子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汝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汝自去讀道理用汝自去究

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此朱子勉諸門人之言也言學問之事全靠不得他人在汝自家用功某此間講論時少踐履時多蓋講論一說便休若踐履則無窮盡底工夫事事都須用汝自己去理會體察涵養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引汝等向前用力做得箇證明底人證汝等所做工夫或有疑難相與商量箇是而已爾等當自勉勵師友不能爲力之處卻某亦無如何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天地間惟懶最爲害事凡有所能爲底只因懶惰便一切頹委下來朱子自言平生不曾懶雖甚疾病總不肯休一心只要向前做事何從得懶惰豈眞生來是箇怯弱乃是做不得事只因畏縮之心先在於中一見事來未曾去做便自料其難成不肯向前所以習成怯弱終於頹靡廢弛而不能有爲也夫人皆有能爲之氣一振作便可自新安可以懶自悞其生平哉

朱子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朱子自言所學遲暮無成不足見者徒以小少之日亦曾習聞內而父兄外而師友之訓稍知所以用力於古人章句後世句讀文義之間不敢荒忽朝夕考究區區之意期借往訓以爲砥礪庶幾自守其身欲求至於寡過之地而功力未深動多獲戾有不能以自信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終用孜孜而已其敢少懈其初志乎噫觀於此言可以見其惟日不足之心矣

續近思錄卷之五終

同治九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illegible]

候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曾鏞鼎丹覆校

家道

此卷論齊家蓋由己及人莫先於家倫常日用乃斯須不可離者誠克治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實所自來則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人倫之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盡之則孔子所謂道不遠人是也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豈可以爲人哉人亦可以自返矣

朱子曰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爲夫婦者

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五倫之中有與生俱來以天屬者有出於後起以人合者天屬惟父子兄弟而人合則居其三爲然天屬必藉三者以相成故非夫婦則天屬無以續非君臣則天屬無以全非朋友則天屬無以正此所以爲人道之綱立生人之極同行並重缺一不可今人每日所接皆五倫中人每日所行皆五倫中事豈可不求盡其道而爲天地間之棄人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人之一身資始於父成形於母一體攸分血脈聯絡故雖強暴見子則憐雖嬰兒見父則笑皆天性至情相親相愛出於自然而然者觀此則知父無不慈子無不孝而有不慈不孝者人欲累之也人何可不以父母生我之身體父母愛我之心而儆以後起之私喪其本然之天良哉

朱子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士人爲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耳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爲妨學問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蓋古者治平道理不外修身齊家家中事務件件皆有道理存焉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順理而行勿輕易忽略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剪除即此便是學問古人爲學之道就有加之者哉若惡其叢委而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會與自家身中檢點則是此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何所用之要知事中有理學問之事即在明理處事上見所謂無一事而不學非必讀書然後爲學也

或云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朱子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乃自然而然合下便是如此欲之云者則是有所勉強作爲而非出於天理人心之公矣故朱子非之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人子之於父母親愛之心出於天性自無在不宜以和順將之不幸父母有過則不得不出於諫止然當怡聲下氣漸漸細密以諫言之不激而聽亦易入不可峻暴硬要闌截以觸其怒而傷乎恩也所謂幾諫者如此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凡事有天理人情所當然循而行之則不直矣如父子相隱此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之至者也直躬而行之說豈所論於父子間哉

謂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

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父母愛子之心出於至性自不能已此天下之正理人人之所同也但當撫育而教誨之俾克底於成立所謂愛之能勿勞也若愛之之心無所不至而必欲其功名如何富貴如何設爲意外之求以朝夕期望之則此心純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間正當審決勿生妄想今之爲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繼母異兄弟不能相容者多人生遭此誠大不幸然自古已有樣子如舜便是第一箇愛繼母異兄弟斷者但看舜當日如何處法不過只是盡誠孝之心以感動之卒能使之化而相親愛則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無不可友之兄弟人誠視繼母如生母視異母兄弟如同胞亦何患其不能相容哉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余隱之所論仲子之言則是兄或不友猶可以避母或不慈猶可以離也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相棄的兄弟卽使不慈不友亦安有避去之理若其可離可避則舜當日處父頑母嚚象傲已極人倫之變而何以不出此耶觀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終化其親於允若以爲法於天下而立人倫之極者則知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此情理之當然正不得有所藉口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共生於父母形雖異而氣則同人自少至老惟兄弟聚首之日爲多凡死生之變苦樂之境無適而不相須此以知兄弟之恩最爲關切非可等於尋常而世有視之反不如交生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朱子曰兄弟設有不幸鬩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兄弟同氣之親出於天性雖不幸或因小忿鬩很家庭之內然亦偶然如此非有成心之[illegible]也一遇外侮之來則不知不覺自相關切而同[illegible]訖之忿竟不知消歸何處矣雖有良朋豈能若兄弟之親切而有助乎所謂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者也人試以是返而思焉有不篤於友愛者哉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實心之謂忠人倫日用之道何者不當實心而獨以屬之事君者蓋父子兄弟夫婦天性至親其相愛相敬乃情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人無有不盡其心者惟君臣之分雖亦理之所宜然因以義合便自情意不親容易苟且罕克盡心故須於此說忠卻就人之所不足處爲言正所以勉勵之也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道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夫婦

君子至要之事也而天命之原人類之始紀綱之首王化
之端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爲
費而隱者於至顯而根於至微也然幽闇之中人所不見
袵席之上情所易狎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而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無遺見根芽矣此君子之道所以
造端於夫婦之微密而極其至則可以參乎天地之高深
也故惟君子能知其幾之至微而愼於獨見之地以體其
道之造端而不敢有所褻慢至非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
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乎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恒禮
謹大昏詩始二南皆所以明陰陽之道正夫婦之儀欲人
之無忽於其始而謹於其微臟是故也胡五峰所著名
知言亦曰道之精微卽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
多忽爲至近而不之知又曰夫婦之際淫之不可狎也宜
知有禮焉交之不可褻也宜知有道焉惟心一於敬者
常守之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古之
賢立言之意後之人其可視夫婦爲泛常而不知所愼哉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
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

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狎暱之至凡有所爲
不可以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蓋如父兄猶知所敬畏
而於妻則全無愧恥也卽此便非刑于之道人苟能常存
敬矜敬畏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謔浪褻之形此卽
戒懼愼獨不愧屋漏之工夫是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
其間矣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
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
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
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人生五倫之中惟夫婦情意最密而
易爲所陷溺人情不知爲人道之大
倫忽而褻之慢不致謹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
昧於室屋漏人所不知之境行賊無所不至則正始之本
至大矣倘知君子之道造端在此其事甚重隱微之際不
流於人欲之私戒謹恐懼相敬如賓無少狎溺是皆人所
不知而己所獨知者其工夫直從裏面做出於此不欺則
誠敬之至而移其心以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
功矣是此一倫者正爲家倫之始
而人所當加謹焉者也安可忽諸

朱子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
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

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二氣交和
而後雨澤降焉其於人也則爲夫婦必唱隨和好而後家
道成焉故夫得婦而內助有人婦得夫而其身有主所當
各盡其道治外治內黽勉同心以成厥家而不宜有反目
之怒也觀天地之氣偶有不和遂生沴厲旱潦之災可不
與戒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妻者齊也與夫齊
而助理於內以成乎家道者也若有不善行妬忌淫盜讒
諸惡行又有不生子與惡疾者則不可以承宗祀共奉祭
而家道不成勢不得不出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
爲權宜古來聖賢亦有行之者朱子以爲然此後人可以
無疑矣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
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
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
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
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蓋婦人之道
以順爲正一有才能便與外事此最不祥者所謂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是也故所爲有非固爲不可卽有善足
稱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但其職所當爲惟是修饋食具酒
漿盡閨閫之道使人謂得賢內助而不至遺父母之憂則可
矣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者正此意也而孟母之言亦
以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爲訓此外無他事焉故
有閨門之修以其職主乎內而無境外之志以其義
非所宜也此姆教之所當嚴而閫範之所必飭與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朋友爲五倫之一蓋所
藉以維持乎四者之倫

而使不至於將焉者故有過則相與規有善則相與勸其所關繫爲至重古人以朋來爲樂友聲是求而尊之如父兄親之如性命者職此故也今人於倫多不盡而視朋友者爲偶合無足重輕覓不究其所以然矣人倫幾何而不發哉

朱子因說貸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皆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不以法事相委卻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朋友有通財之誼家苟貧困而惠則錢物自其所宜然亦當揆於理必其來有辭不害於可受而後受之如孟子所謂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之是也若不以正道相與而徒以錢相惠是受之無名且以吾身爲不潔之歸雖貧斷不可受矣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

朋友之往貞善有不善則規之規之而不聽則自當疏之矣但疏之必以其漸不可遽於峻絶若非有大事故爲世所難容者則亦不必峻絶之也蓋友誼爲重小過宜寬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此忠厚之道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將營宮室先立祠堂者重本始也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者別代序也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廣追遠也置祭田具祭器以下則所以致其僾見愾聞之誠而盡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禮皆仁孝誠敬之至凡爲人後者所宜取法也

問冠昏之禮如或行之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古者冠禮有三加之辭昏禮有出門之戒其語雅飭但恐未能通曉反無以致期祝警戒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爲明白通俗之言使之人人易曉乃爲佳耳

朱子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道也

婿親迎不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禮無先施故不必見也婦入門不見舅姑者以婿尚未合巹猶不成婦故不敢見也此制禮之意也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朱子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

婚姻之道豈宜論財一計繁簡便存利之見矣非古禮之意也況風俗日壞我輩正當從簡以復古禮若亦隨時尚所爲則復古終無望矣誰與變化乎風俗哉此朱子所以重非其太簡之言也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

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古人祭必有器有俎肉有幣帛與常時所需不同當祭則用之所以著敬示別也今則一代以燕器常饌楮錢殊非古禮要亦以生平所用者幽明一理或可相通是謂從宜也按古人祭用玉幣後來易以錢至唐明皇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之事繁錢不能蓄輿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朱子家廟之祭亦云紙錢當幣帛未安唐人重佛謂楮錢資於冥途殊荒唐宜用素紙代幣帛且以明潔也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才感必應

世間惟有一個氣綿綿不絶自天地言之生人生物蕃變不窮只一氣也自人言之吾身與祖宗亦只一氣也一氣相通故方一感輒應此理之所然但視人之誠敬何如耳若誠敬之至可以格祖考必亦可以格天地古聖人所以享帝享親無二道也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鬼神靈爽之氣各隨其分之所屬以爲憑依如家有主國有侯則一家一國之鬼神屬之故有家者各祀其先有國者祭封內山川氣相應也至於天子則父天母地凡四瀆五嶽天下之鬼神莫不屬焉故聖天子在位而百神享其與天地清寧河嶽懷柔一氣感通百靈效順其明驗也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禮反其所自始萬物之所自始本乎天人之所自始本乎祖冬至者氣之始故王者祀天而以所出之祖配之正反始報本之義也

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宗廟之制左昭右穆但以別世數之傳非以定尊卑之分如父爲穆則子爲昭世數宜然不可以尊卑論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藍田呂氏曰凡祭祀宗子主之宗子謂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禰之世長孫主祖之祭曾禰之世長孫主曾祖之祭高祖之世長孫主高祖之祭又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今議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或曰今卿大夫皆起自庶子而世嫡長未必皆貴且賢且與祭者皆尊行而世嫡又多卑幼此宗法所以難行也然復古之君子有能慨然立世嫡爲宗子或愚而貧必教之育之歲時以主祀事未始不可行但以尊者長者之命而相以賢者亦睦族之一道也

朱子曰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埽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古無祭於墓者其俗來不可考先儒謂祭其土地之神理或然耳但今世俗俱行拜埽之禮流傳已久是亦報本追遠之心於禮無傷似不可廢此吾夫子從衆之意也

朱子曰忌日只祭一位如父忌則祭父母忌則祭母是日孝子不飲酒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illegible]凡祭自當備物盡[illegible]祭以愛敬之誠爲上貧則稱家有無疾則量己[illegible]其心少殺其品物儀文可也若財力可及而不[illegible]是無愛敬之誠矣其何以爲祭哉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illegible]禮甚[illegible]盡哀不能文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故[illegible]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illegible]漸趨於吉也虞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也凡喪禮無殺謂之奠有儀謂之祭奠禮簡而不文蓋親去我未久哀切於中未忍遽死其親而事以鬼神之禮故止用奠既葬而虞則哀少殺而禮有文始謂之祭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虞爲吉祭以親喪漸遠而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古人居喪哀痛迫切之情幾於自廢而凡飲食居處日用交接之事俱大異於平時故宗廟祭祀之禮拜獻受胙於喪非宜亦廢而不舉而心安理順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所爲與平日俱無少異而獨廢此一事恐於心宜有所未安也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儀禮所載喪禮已爲詳備從而行之則合於古禮之正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五卷未成而歿歿後以屬勉齋黃氏踵成之勉齋續補喪祭之禮甚精密復古君子凡喪祭當以文公家禮與儀禮參酌用之則自盡善矣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

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周禮葬後行三虞之祭虞後行卒哭之禮今宜從之近世禮非也

朱子曰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爲人後者爲之子於本生父母不得服三年然身之所自出降殺恐多不安但皆服心喪三年則情禮俱當矣此法古無之惟宋時立此爲甚善也

朱子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喪葬之時不宜飲酒食肉以禮自處便當以禮處人凡親友賓客會葬者只宜用素食但行若祭饌葷食分與僕從可也昔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凡士夫之家各宜守禮毋蹈陷人於惡之戒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葬地擇日所以安親之體魄故不可不擇古法用卜筮決其吉凶今人皆不通行且從俗擇之亦可但不可溺於堪輿陰陽之說以子孫受蔭爲主過爲拘忌而致親柩於久淹也

朱子曰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幽明不同其理則一如人之所居成聚村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一個氣象欲葬其先人居其後裔者自必揀擇以爲久遠安寧計此亦人情所宜但葬取其足以安先靈居取其足以傳世業苟得酌中恰好處斯亦可已必惑於堪輿之說極意過求存富貴利達之見則便非正理世俗之草率者固爲不及而務爲陰陽風水之高論者似亦失之於過士君子惟當順理而行毋爲所惑可也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尊長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朋友爲五倫之一故古人聞朋友之喪則爲位而哭其服則麻然朋友之交其情有厚薄之分其齒有尊長之等則又當權其輕重之宜未可以一定論也

朱子晨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

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此黃勉齋敘先子平日之威儀行事也言其晨居在家未明而起平旦之氣不荒於朝也深衣巾履拜於家廟先聖有所尊敬之至也退坐書室几案必正造次之不離也書籍器用必整措置之有方也羹食有定位匙箸有定所此飲食之得其常也倦而休則瞑目端坐休而起則整步徐行寢而寤則擁衾達旦此起居之軌於度也其色莊重而不拘肆也其言嚴厲而有條有理也其行舒而恭而安詳合節也其坐端而直而中正不遷也凡見之於威儀容止之間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自少至老雖當大寒盛暑造次急遽之時顛沛流離之際而未嘗須臾改其常度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至也

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

死喪之感哀慼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賻恤問遺思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蔽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行於家者則孝慈穆致內外盡睦有恩以相聯有義以相接閨門之中怡怡如也是其盡乎生人之道者然也其祭祀則齋莊畢周誠敬獨至儀有少缺則惕然以悲盡禮無違則油然而喜凡遇死喪哀痛慘怛之容備極其至飲食衰經之禮各稱其情是其盡乎事死之道者然也至於賓客之往來必盡其歡意之誠也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恩之篤也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義之盡也吉凶慶弔無所遺賻恤問遺無所闕禮之周也凡此皆見於待人者也其自奉則衣食僅足以供口體居止僅足以蔽風雨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此則其見於處己者也夫其內外人己應事接物大節既端而細行亦克謹蓋無毫髮之可議者非夫子其孰能若是也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壽翰臣覆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校刊

續近思錄卷之六終

續近思錄卷之七

張伯行集解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夫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亟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吾人主斯世當盡斯世則服古入官自本分事然古之君子亦必量己之才德可以濟世匡時而後一入仕籍即本生平所抱負以展其經綸豈不綽綽有餘裕乎若入而後量將以薄積淺蓄之躬妄膺民社繁劇當前百務叢脞其不至貽誚素餐取戾覆餗者幾何也故君子不爾也學者毋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觀聖人者須看他至誠懇切處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著如期月三年之願栖栖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綜其生平之始末完全體用具足乃可無不純不備之憾而豈易言哉必也眞積久而有學涵養深而有德而後其言也爲吉人之辭其行也爲庸德之謹有行矣有言矣而後全其節可以塞兩間盡其義可以炳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能行其道有次第有始卒顯名後世而亙古今不易者也但人

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既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
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以兼之事爲或晚節
成就者無以溯源初服而知人論尚友千古之餘或輒歎
息痛恨於立德之難全即後之學追盛往哲欲擇其所
從又不免於次第始卒閒他歧紛往往惑也
適人苟有志向上其生平所願學者豈苟焉已哉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爲若鄉愿
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
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言入仕途者當爲
狂狷斷不可爲鄉愿
也狂狷雖非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爲聖人之思狂狷以此
也若爲鄉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是雖流俗汙世
譏我訕我皆所不恤而鄉愿則同流合汙閹然媚世惟恐
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即是狂狷之徒便有些
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即是鄉愿一流人使無可
觀矣末世入仕途者非閹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
取高位故仕途中之賊
德者大約鄉愿居多焉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
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
累人科舉爲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
非能累人也但人急於功名只思涉獵俾得自爲其
所累耳夫誠讀聖賢書沈潛玩索資深逢原據吾胸中所
見而發爲文章以應之不以衡文之取舍爲吾之得失不
以衡文之好惡爲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
舉仍皆讀書明理希賢希聖底工夫亦何嘗累人乎有志
者自
辨之

朱子曰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
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以科舉爲爲
親者意在博
利祿以奉養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不爲爲己之學則正
誼明道之心不敵其謀利計功之念矣何以鞭策向上豈
非無志又以舉業爲妨實學者意在工文詞則不能爲心
性之事不知身心性命之理卽在日用飲食閒也苟以爲
妨實學亦曾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心也夫舉業皆可以道
但果能立志則本性命工夫眞實學問發揮於文章之
應舉而爲親無不可
者初何有於相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
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儒者自讀書時便講明大義曉然於
中故纔出門去事君則既以身許國可生可死
惟君之命矣豈猶是自家底身但若貪生凡偷以
全軀將何所不至而臨利害遇艱危尚冀其能出死力以
宗社稷衛蒼生
乎必不然矣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近臣如
臺諫等
職近於君者遠臣卽省部外官遠於君者近臣重風節故
謇謇諤諤當行則行當言則言絕無依阿同互焉得其體
也遠臣重操守故廉退恬靜孤介以鎭物閒默以臨民俗
去騷擾紛更爲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難盡之職
哉

朱子曰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
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一
箇私意更有甚好處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進而
上世俗之學從功名上起見趨而
愈下相隔奚啻霄壤故今人之病只爲錮蔽已久於天理
毫無所見本原已蔽而其心則汲汲然惟苟且以就功名
以故發爲議論往往見卑識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遷就
而已究竟功名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
全於天理上滲漏空缺不堪自思也更有
甚好處而必出此紛紛逐逐懵過一生乎

朱子曰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
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處天下事者局難預定
時有轉移卽使算無遺
策已非處事之方矣況算不得盡乎今人必存計較利害
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竟私意滋起顚倒錯亂所以人欲
愈熾而不可遏義理愈滅而不復生事未必濟而心術已
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出而應天下之事又何用勞勞

於計較爲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今士大夫或徒步起家而其後位至三公者當其窮時景況何如一日得志而臺池舞女以自樂惟恐日之不足焉則其器量之鄙陋可知矣雖彼廩實府充綽有餘裕但能不肆其虐以毒痛自好毋爲州里災害亦已足矣安望其推有餘以及人也使能以臺池舞女之樂推而及人雖窮居徒步時豈嘗不自樂至今日乃大行其志焉其陶然自得不較遠哉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利祿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

家而已矣學也者讀書明理學爲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外王一以貫之者也是故古人之學豈惟讀書爲文干利祿圖溫飽云爾哉亦曰格致誠正以明理而修身使其推之可由家而及國由國而及天下然後爲不負所學而已矣今之學人則當其爲學之初便志在富貴何論功名何論道德也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庶幾近古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大凡行止去就未可輕率處之以耐或亦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即當以理決之豈可全學耐事其弊也含糊因互假借遊移必至於苟賤不廉冒貪汙之名而後已也風俗愈壞行直道者因多窒礙然在吾人分上自有義理主張豈可貶道以隨俗故只論是與不是付利害得喪於無心則果斷直前履道坦坦何窒礙之爲慮乎然所以認得是不是者又在乎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富貴貧賤皆遇之適然者於吾本無加損若偶得一官而遂欲以是爲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歸豢之餘必厭淡泊便有食不足之歎所謂汲汲於富貴者必戚於貧賤蓋舉世皆然矣豈知吾人之自有眞樂哉昔人云自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言深足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業猶事也言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其官守之事一日不得盡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名位至重非可擁而臣子供職實難自寬有所變易其初心而不肯爲者是徒浮沈以竊祿私也有所畏阻於威勢而不敢爲者是又俯仰以媚時亦私也曠臣盡如此國家將何望哉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

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以自媒而求薦朝廷設官求賢才以任衆職故在上者惟擇賢而舉方是爲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以養廉恥故在下者宜藏器以待方是爲道自重不當干進自媒貪祿而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恩而貪緣必無賢士求薦先爲賤行而枉己安能正人此求賢與爲士者愼勿蹈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宰相位至尊而權至重然職則在於用人量必取乎虛公故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至於士至微賤也而其所守則不可輕故尚廉隅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爲貴然則集衆思而廣忠益者宰相之良也處有守而後出有爲者士品之最上也

朱子曰惟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閒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

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終無所用心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朱子亦以今日士大夫正坐此病惟其心裏無可做自然只隨利欲走也間有博觀載籍組織文辭者又不過務記誦爲詞章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而其本心之陷溺曾不足以救之所以謀利徇欲填塞胸中箇箇如此而亦何怪其然乎只緣心裏無可做而無所用其心故至此耳天下而盡若輩吾道之所以益孤也

朱子曰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邪正不兩立彼自以爲是則必以我爲非世俗之情往往有之是故貪汙者求得無厭饕餮成性見必於潔清有介節之人反目之爲矯情指之爲沽譽嗤笑之不已而訕謗加之竟以爲不是趨競者奔走承順附淡取容則必於恬退自貴重之人反目之爲迂愚指之爲倨傲輕薄之不已而排擯攻之竟以爲不是焉由此類推而推之人情莫不皆然也士君子苟知自立於世又

何煩以此介介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腳此言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爲法也人當學充養遂陶然有自樂之處則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觀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若視之甚輕無些緊要者大抵如晴乾著鞋雨下赤腳隨時順應付之無心也學者亦盡其在我而已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腳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人才之所以壞者道不明學不講也而道所以不明學所以不講則皆由於詆排之者之過也不思修身正心之道齊治均平實從此做出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然後做出今士大夫鹵莽滅裂只說據我目前逐時應務已自做得事求說道學說正修許多閒話何消得用推其如是所以一人叉手並腳明道講學便自口交譏謂矯激謂邀名謂做崖岸必禁絕決去之而後已推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溷溷濁始是通儒實才方可有用乎俗尚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與項平父曰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世風日下時論一變盡言者每多取禍而求全者反以得謗士君子身當此時不可無保身之哲自立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間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士之稍知自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一臨患難便難把持得住殊不知患難之際正所以磨礪德業要當處之坦如勿爲牽纏膠擾超脫俗情之外乃見學力之堅也而豈易能哉

朱子曰人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涵養未到是以心麤氣歉與不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前若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更有大難堪者以之自比則亦可以少安是試一法也但未深歷焉則不知故始雖甚卑其說到得臨事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忽乎噫以好學如朱子猶於排遣利害處如此用工世之學者當於此益加省也

朱子曰仕宦祇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廉以持躬勤以圖治二者居官之要至於位之進退遷之遲速則各有一定之數所當循分自守而無所容心者也若欲躁進以致寵榮捷徑而取高位則必趨承迎合以悅乎人而吾身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以自主矣仕宦之深戒也

朱子答連嵩卿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易簀事見檀弓結纓事見家語此言論古人者當擴充古人之心也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未須論其孰優孰劣也但古人謹守禮法終身以之不因死而變易則君子之所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之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如孟子所云也此是體認工夫最緊要處而何暇論其優劣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道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外遇何常榮枯代謝而所無可加損者吾性中自有底道理也故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耳若果加沈潛之功得講習之助真知確見此道理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之益真見之益確無一時肯放過無一事肯放過此惟親歷者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方耕道名耒凡人於事不必挾私任術飾志矯情但能循理之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敖無阿以應之便自正大恰當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人受天命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與氣在內正命而死者生者盡其道而已當死不死則不能盡道而失其正命矣況道之正者論有罪無罪不論死不死設公冶長死於縲絏亦誰云非正命乎古人殺身成仁盡其道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箇甚然則比干之死孔子合微子箕子而稱之爲三仁蓋不論其死不死亦以各盡其道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亙千古則此氣自塞兩間學者直是看到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說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

刀鋸鼎鑊天下只有一條道理認真做去勇往直前可生可死趨之不得避之不能無處著一毫計較也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既真所以見有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嘗容心計較妄圖趨避乎人可以無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彊遂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明哲保身自是行藏舒卷底大道理聖賢作用非有容心但見得道理分明順乎此理自然遠禍豈計較利害偷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以顧惜畏懼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勢必至於孔光

之徒刲光同學浮沈於世而後已他如揚子雲所謂明哲煌煌四語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身歷三朝浮沈下位聽勉莽賢閒以至於美新投閣一生作爲都被這幾句誤也若古人舍生取義志浩然正氣奮不顧身遑云遜不處以保天命邪斷斷乎不如此說矣明哲果易言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節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親戚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勵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輭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

東漢人才事向名節雖黨錮禍延無補於事然三代下求其大義根乎人心利害生死不有變節者實惟此時爲盛如當時郡守懲宦官親戚之屬前後罹其辟者雖誅竄相尋而不悔禍愈烈接赴死者愈多何其重名義而矜氣節也後世士大夫顧惜身家畏懼權勢安能望此夫我輩致身之義琢磨淬勵於平日者亦已素矣遇有緩急尚多觀望遲疑況游談輭熟之徒只思苟容於世欲其捐軀赴難仗節死義抑又難也然則顧利害不顧義理作奴顏婢膝態者還當以東漢之名節規之矣要之敦崇道義矜尚廉隅終不能無矯枉過正之失而較失依阿淟涊回互隱伏之流其爲緩急有賴者雖事之濟否未可知猶可以鼓一時頹惰之氣也

朱子說子張學干祿因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 此朱子解論學干祿一章因推而言時弊之未有當也如今時文取士不問其才之能否卽應之者亦不必自計其能否只是空言滿紙便擠入彀得以推而上之不但此也又如除擢皆然蓋其所除所擢者職禮之官不識禮職樂之官不識樂皆愚吏人設施彼吏人獨有何能保無差失關漏貽長官罪戾乎至學官尤可笑只是取具文書備員考試而已初不聞有德行可師道藝可法卽之以仁義禮智則懵懵焉從頭不識到尾此亦所謂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奈之何哉噫此朱子責擧業之所以作而其良法美意天下萬世眞可倣而行之者也

朱子答廖子晦曰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 廖子晦名德明此言入仕途者當以理勝私而勿存計較之心也蓋一行作吏自有當盡的道理是非得失須以此義之一切毀譽榮辱者不得些毫計較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隱伏故使方寸紛亂何以爲國爲民此亦視乎其人之定力而已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閒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此朱子自勉其志而盡道以處困也困厄人所時有而亦有輕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視乎其人之力量然力量亦有大小之不同則所以求滿其量者尤視乎在我之體當而已若能一日十二辰之中晝有爲夜有思凡念慮動作一一自家點檢都是合宜俯仰天人兩不愧怍則朝聞道而夕死固所甘心此志士不忘在溝壑也豈喪軀殞命之暇顧要只成就一箇是處耳夫然後方寸之閒天理周流雖大困厄猝然遇之而不驚有致命遂志而已而況我之所以確然自信無可皇惑者不惟在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我之是此其力量之積當蓋素所蓄積然也又何須沾沾焉計較於輕重大小閒哉

朱子當孝宗初年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押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凛然有不可易此以下言朱子出處之正也孝宗初年和議之說與佞幸之徒起朱子嘗兩進諫於人主之前指陳利害深切詳明而孝宗不能行其言故雖擢用屢至亦屢辭而不敢就也蓋其於出處之大義持之甚正凛然有不可得而移易者提點江西刑獄促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吾君乎淳熙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戒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朱子答之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有久不見卿之語朱子在孝宗朝凡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流下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而

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在孝宗朝凡三陛對一上封事皆盡忠竭誠如所言帝王之學修攘之計以至緣衆之成敗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懇懇款款愷切備至至今讀者猶爲感涕孝宗亦開懷容納如投隙踐入滴下七劄已與寢疾亟起求獨讀之且屢召屢辭亦屢辭摧嘗稱之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又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其見推重如此然其所奏疏所言抉摘情弊皆未免痛詆大臣近習以故主眷愈學而疾之者愈深其當日大臣或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或面對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請如此類橫肆詆排是則朝廷之上終不能一日安其身也而朱子之出處已可知矣

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朱子之出處旣學孔子者也其平居惓惓忠誠懇惻未嘗一念不在於國是故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不豫之意形於容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咨嗟之意至於泣下焉其爲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斷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而朱子於進退一關尤有介然不苟者故其謹難進之禮焉道自重則雖一官之拜亦必抗章力辭斷易退之節焉道自潔則雖一語不合亦必奉身亟去其立身之道又如此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至其事君也正心誠意無所回互使道之不行而斷不肯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施政立教風紀肅然惟使己之敝勞而斷不肯徇欲以苟安其致君澤民之道又如此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是故獨忠誠排與世相隔凡處動輒齟齬不合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不爲不久然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要之惓惓君國之念萬物一體之懷固則始終而弗渝也至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就惟義之從則宛然尼山家法矣

朱子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朱韋齋先生嘗爲尤溪尉生朱子於溪南寓舍韋齋卒朱子少孤家貧遵父遺命往學於屏山劉彥沖先生故寓建之崇安後又遷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安之若素所謂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且其受業門人來自遠方者雖豆飯藜羹必與共有所不足或稱貸以給其用而至於非道非義則一介必嚴而厭乎不取焉蓋其安貧樂道有如此

朱子疾且革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朱子曰誤諸君遠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曰頷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朱子疾且革時尚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其所言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

爲學奉勉昫旦侍疾諸門人請教乃答之曰此疾不起是
誤諸君遠來也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事遠求
門人又問治喪之禮明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疏略及問
儀禮則頷之遂正坐整衣冠氣定神閑就寢而逝時朱子
雖沒而所以永斯道之傳使
後學得所依歸者爲不沒矣

同治五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采訪續刊

續近思錄卷之七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蓮蹊覆校
閩縣吳榮庚運西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八　　張伯行集解

治體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
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疏
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
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
其正而已人主深居高拱聞見無所取資則隱微易於縱逸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有位諫諍有職或所以立之設之置之者凡以或先或後從臾開陳或右維持保護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未免有撓於之隙令之或之私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粹純白無少瑕疵而後已也此其流風餘烈所由爲後世法程哉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保傅規諫之臣而爲臣者亦不可不盡陳善閉邪之職也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
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君臣父子之倫人所同備惟生安之聖爲能盡之綱紀法度之制代有異宜惟創建之王爲能盡之固非常人之聰明才力所及然聖爲倫物之宗王爲制治之始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爲做法求其能盡而不當苟且自安以不盡者爲準則也惟倫制既盡則以是立政庶幾乎道日盛而治日隆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
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
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
頽弛之二者皆失也準事以布政立政以處事必審勢而酌其宜方爲盡善今天下之事自當

緩者當急者勢各不同則朝廷之政亦各隨其當緩當急以爲區畫之宜也若使事當緩而政急則好事喜功必至於繁細苛察大體不存而傷朝廷寬大之氣又或事當急而政緩則玩愒因循不必至於怠慢廢弛坐失事機而壞天下重大之事是二者一則失於煩擾一則失於委靡其爲弊均也立政者可勿隨時勢而制宜哉

朱子曰大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也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存己之私溺於其朋無以克濟

此言大臣當正直光明和衷以體國也大臣者事權攸屬乃人主所與分別賢否而進退之以圖國事上則百職得人而事可舉矣自非大臣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錯惟以國家爲念而不以私意間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爲妨己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爲便己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決裂敗壞亦何以濟乎甚矣爲大臣者必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而後能相與以有成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是以千變萬化實衡目其端緒無有窮盡然總不外於一心者蓋惟正心誠意以爲致治之本則法令所施禮樂刑政措之裕如也

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而人主獨以渺然一身高居深宮可以惟吾所欲則其心之爲邪爲正宜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敷施紀綱之張弛其符驗宜著於外者常若衆視衆指之昭彰而不可掩則隱微之地已有欲藏匿之無從者矣

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

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敬勝義勝兢然業業持守此心而不敢放凡其飲食酒漿衣次舍器用財賄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謹人道之危微者必求其精之一之防理欲之膠擾者必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齊肅如對神明之嚴戒兢如臨淵谷晝爲夜思瞬存息養未嘗敢有須臾之怠也自此而由內及外自微至著天下之事不治於人主之一心而有餘哉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人主一心爲致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不能自立也必人主之心涵養有原然公平恢然正大無偏黨無反側私累悉消然後紀綱敷布有所繫而立焉然擇人輔導實格心之由故君心亦不足以自正也必親賢臣而信任之講明義理之歸培養主德遠小人而屏去之閉塞私邪之路遏絕紛華然後心志清明乃可得而正焉君心正紀綱立而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此言法度之行所以綱維萬物必由於風化之有本而化行自近尤在宮闈始也故須自閨門衽席之微凡其觀感於我者率皆婉順淑謹柔巽忠篤漸次積累直到薰蒸洋溢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薰陶漸染之化然後紀綱號令一爲敷布而九州六合靡若雷霆周官之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即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

者孝而已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所學乃今日之所以致君者望人主之行其道也讀孝經語孟之書則日用之理無不該學堯舜周孔之道則道法之原無不正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以防微杜漸而謹乎其幾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則可以整綱紀而致乎其用遵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過愆然究其歸極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自盡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大本領而人主之所宜致思者也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爲宰相者輔佐人君經理天下出一己之謨爲定天下之權衡故只要備辨一片心一雙眼也惟眼明則天下之賢不肖邪雜處錯出真僞相參皆得而別識之而不至於混淆惟心公則天下之賢不肖雖抱道自重或干進貪祿皆得而進退之而不至於失當公以行其明明以濟其公一片心如雪一雙眼如鑑斯照宰相也已

問論治便當識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爲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爲治多端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論治者當識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抑末作者蓋其流也勸農桑者培其源也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者廣己之聰明惡民之疾苦也消朋黨者逆折其奸萌也爲大吏便須求賢才者得人治事而已不勞也去贓吏者以風有位也除暴斂均力役者惜財力以蘇窮黎也凡此皆一定之局不可攙移者也至於爲天子近臣則當謇諤以行其正直者立朝之風節也又却寡默而居於恬靜隨時俯仰委蛇而囁嚅及至處鄉里則當閉門守己躬廉退之節以自貴重又向前做事矜己而假物如此二者都傷了大體欲識治體者識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三代以下爲君者多驕侈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美器度雍和絕無驕侈之氣而禮賢惠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閒可謂恭儉之主矣惜無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爲一時之苟安而不可以追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天下之善多端非一人所能獨任也爲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優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善集思廣益兼聽並觀所爲庶績咸熙而已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聰明往往爲天所鍾然有

名與實之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惟是信任之專而日與圖度萬幾論道經邦反覆詳審以求至當之歸則耳目之見聞日廣吾心之神智日生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左右近習之人承意旨奉色笑每進一言輒悖常反經投其所欲而苟鼓於不覺使偏聽而輕信之則多出於察察爲明之意而亦易長其綜核自喜之思此所謂聰明之名也名實之關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心爲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異者蓋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閒公私邪正之路判然各別此堯舜禹湯以來相傳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

也業實與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駃闘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駃化衆多而衛國之富可知也觀衛之富强本於秉心塞淵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扶權任數以恣意行私之爲務而在於處心積慮誠實深厚之中也欲植大業者奈何以正心誠意爲迂闊之談而馳逐於權謀之口實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蓋一人智力有限能集衆思則其益自廣古君子德業雖高而必汎收、才納之門牆之中以勸奬成就之至於當用之日則使之布列在位各供厥職蓋養之已豫知之有素而後能收其效自無一事之不成也使平日未有其人而一旦欲覆其用詎可得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閒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君子志在天下則急於致天下之賢然其所以求賢者豈欲使之綴言語頌功德爲人觀聽而已哉蓋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難周恐處己接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是博以求之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得不然要使天下之賢無論識與不識皆聞風[illegible]見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之闕失然後吾之德進業修罔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是其急哉

朱子曰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爲本人君一心所繫於天下甚重而意即心之所發也心一有不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邪妄而用人行政皆因之而失矣故治天下之道多端而必以正心誠意爲本本立則末不期治而自治此千聖之心傳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强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蹈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恃而能服其衆哉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惟朝廷正而綱紀肅政教明而號令立斯分藩之臣承流宣化內外相維小大順序而恩威所及姦猾自懾消此所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業也自非稟奉威靈遠

播數千里之外則一介書生何所憑藉而能彈壓衆心使無思不服哉信乎治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聖王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以長治斯民惟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使之親義別序信爲教之目而已蓋五者天下之達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聖王立教勤民豈有他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此見足國[illegible]在愛民而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經費之資甚廣民生之患甚深資廣則賦役益繁患深則輸將莫繼爲民之[illegible]病日時艱若不根索弊端以制其流別行措畫以開[illegible]恐有盡之民力日困於催科之下而顛沛流離則

苟姑不足用孰與足亦非國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圖久遠尙其足民以足國而善求措置之方哉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也

此言知人貴明用人貴早而後能使其臣爲良臣不爲忠臣也仗節死義之士不以患難死生動其心者雖當平居無事時似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之急者誠以如此之人心正氣剛正則無私則不屈臨患難而能外死生盡忠節在下世必能輕爵祿絶詭隨國家得是人而用之自足正君善俗折姦弭禍患難不作何至眞有仗節死義之舉也

惟其平日自恃安寧

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

惟其平日幸獲無事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激烈孤介必無所用不能如古之汲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諳道理學問識淺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爲不務矯激圓通適用而任意尊寵之是以政壞俗偷禍生不測卒之平日所信用之人交臂降叛望望然去誰可同患難者然後前日擯棄流落所爲輕爵祿而不詭隨之人偏難坐觀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窮始見節義世亂乃識忠貞噫亦已晚矣

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適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哉

試以明皇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一經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而輕名義者皆已頓顙賊庭至驅保妻子矣至於起兵討賊誅滅不悔如張巡許遠顏杲卿或死守孤城或噴血罵賊大義凜凜則固遠路堂陛下邑微臣人主所不識面目者也如此之人明皇若早得而用之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不詭隨豈難患於未萌卽使若早得見用則必能正君善俗折奸弭禍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而補報於忠魂哉信乎人主擇臣知之貴明用之貴早毋自貽伊慼也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

欲圖勳業之重大者當謹於理欲幾微之地嚴恭寅畏則上畏天命下畏民碞理將自存也聲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身欲將日熾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使滋養其本原聲色貨利爲至戒使絶去其外誘君心正然後乃可奮發有爲自強不息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微之地蓋可忽乎哉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此見人皆可爲善貴有以經畫區處之也夫以天下之人各挾其意見之偏欲行其自便自利之私而上之人乃能總攝其身必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整齊其法度示以仁義道德

之準使各循其理而悉如吾志者則以有紀綱風俗以持之驅之也所謂紀綱者上下自有定分拱其賢否而皋指得宜賞罰貴乎至公核其功罪而黜陟允當所謂風俗者使人皆知善之當爲而必爲不善之當去而必不爲然後有以一其心志而端其趨向也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是君子與君子爲羣而未嘗有黨固不可以黨名也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白黑嚴滌是非務使真僞判然無可淆混然後小人朋黨之黨得以盡數劾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云無黨嘗見有賢姦混處之朝彼此相傾摽榜引援而不以黨陳成說附乎是大亂之道也總源正則流淸豈不樂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

遠盡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勦滅之也

有君子卽不能無小人者勢也故常參半焉然小人雖能害君子而君子自足制小人者理也又何至激其禍乎況小人亦有人心豈盡泯沒且如舜之舉皋湯之舉尹而不仁者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會大化流行上下交而萬物通小人自然傾心革面消除舊習而悔復其天良矣固非必勦滅之而何慮乎激成其禍也大抵盛時平世原不能無小人而君子於此則自有數權焉用以爲潛移默奪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如木之有根株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如木之有幹而後發之爲枝葉也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正其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則如立政養民治軍用人四者要須任賢相以爲心膂杜私門之攀援擇良吏以弘撫字輕賦役之徵求公選將帥不寄耳目於近習樂聞警誡不喜導諛之氣臣每事皆依此爲幹然後枝榮葉茂網舉目張萬幾所以就理也雖然事固有要而大本不立究無以與此此古之人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乎天下之本也夫徒言正心而不識體要者固是腐儒迂闊之論然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者終成俗士功利之談豈足與論當世之務哉要之裕內聖外王之學則未有不一以貫之者也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

纖微畢照不容毫髮之隱自然意誠心正而有以應天下之務

此見治體觀乎人君之學而學不可不端其本也蓋古者聖帝明王一日二日萬幾所以應務有餘者繇有遜志時敏之學耳然學亦非他必先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吾心之知凡其明庶物察人倫克知灼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者要使天下無窮之義類纖微畢照不容毫髮隱匿於其閒夫然後誠足以窮理智足以明善自然意可得誠心可得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於天下之務何難之有哉甚矣聖學爲王道之本也

續近思錄卷之八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駙臣覆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九

張伯行集解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張舉凡用人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底但須權衡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難亦必圖其有成若利少而害多則雖便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未遠也君子與君子爲類小人與小人爲徒一似各有黨者上之人但當察其賢否忠邪不必務去其黨也如以黨而去之彼小人姦巧百出每能以計自掩其迹使人不知其爲黨而安然無事至坦直不阿之君子拙於回護反爲其所排陷而借黨援之名目不難一網打盡矣殷鑒不遠上而漢唐近而紹聖其已事固昭昭也可不重以爲戒哉

朱子曰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一代之制度爲因爲革爲損爲益講明之亦易易耳然無人以行則不過紙上之空言雖有良法美意亦將如之何哉此即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有治人而後可以行治法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子曰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邪正不同難以苟合薰蕕交相爲用之理惟不惡而

是如孟子之待王驩則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一人之識有限天下之賢難知故但當總其要領如宰相只擇其可爲官長者官長卻自擇其可爲寮屬者各盡分其耳目則賢路廣而職分稱也今之銓曹凡小官俱由注擬煩劇已甚一時除授下安能盡擇其人之賢何若每道只令監司自爲差除各辟所知亦未爲不可也

朱子曰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卻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吏部掌銓選之任天下人才之所從出故必精擇其人以居其位使盡搜羅賢能則大綱得矣至諸部官長令得自辟所屬赴驗中書朝官闕人令侍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舉一二人諒亦不敢以非才進此皆合衆人之耳目以收天下之人才庶野無遺賢而朝亦不至有倖位也

朱子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監司者一路之總率太守者一郡之總領朝廷所當擇人以充其選其餘職幕縣官但令監司太守各辟所知俾皆有舉賢之責則必不敢濫及非人方可責成天下蓋以天下之賢與天下之人公知而公舉之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如此則耳目既公網羅自廣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不然天下之大庶司之眾安能知無遺賢而一一得人而用之哉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今天下大小官但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

心性才德既不識偏否一得只亂除他官職豈不慎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爲相又相與討論擇六卿之長貳便合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卻合憲長推擇其可爲部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合者申奏於朝君相審擇其實而授其職長貳既定其餘寮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寮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賢則部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爲寮屬乎此論於朱子之意尤爲發明故附錄於此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

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絶矣孟子制民常產之法田必井授使民各得百畝以爲常業而仰事俯育有貧今其制不可復矣莫若令各州縣備造諸冊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及非泛科率幾何州縣一歲所入幾何諸色支費幾何有餘者何所歸不足者何所取條列明白具報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練達數人案核總數邦盤打算而大爲均節取有餘以與不足俾州縣貧富之數不至甚懸則民間慘舒之形亦不至大遠此朱子欲本分田遺意以均州縣之田賦也噫古制云湮久矣雖有變通之法誰與行乎經界之復甫議於漳州而人卽羣起而阻其後夫時不可爲勢積重而難返也向使孟子復生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兵餉所費既多不得不追民之輸將以養乎兵而民自困矣若屯田則兵自食足不至有催發之時庶可用一緩二則也設兵力也胡敬齋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兵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撥稅使自食其稅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操大講武備其用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調發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朱子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若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古之取士必於鄉舉里選者蓋以材實爲重所謂孝德行而後文藝也且鄉里之習見習聞必無遺漏足以拔其留賢者朝無曠位唐虞三代之治只張民俗淳厚是近此法既廢則一一反之而不能無愧於前世亦世道升降之機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

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學校之政設以師儒專其教誨嚴其考課皆所以模範多士遵守規條日從事於其中以爲他時見用之地國家法制良備不患其不立也所急者務在講明義理俾之沈潛於聖賢之訓漸漬於道德之途而足以悅其心然後志氣恬愉絶去外慕之見自然操行精進而爲舉業之選若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其所學不過爲人徇名必將有行之不立者而徒區區於法制之末欲以防其蕩軼吾恐其源既失其流不可得而禁止是猶決湍水注之絶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之數矣此則其所深患者也夫士風日卑由於心術之不得其正心術不正由於教誨之不得其方司學校者可不探其本而知所急也哉

朱子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遴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

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凡事須立個規模不可草
率苟且如太學根本之地養育人才之道若苟且而不得
其人則無以表正多士草率而急遽無序則無以考其成
功宜選擇一好人專任風厲使之自立繩墨規矩以教訓生
徒叢其選從選之十年日與磨湅庶幾久道而化可成今
之學官皆計資考選莫肯盡心教誨而又學識短淺不足
為士子之型學者亦不尊尚之師弟子如此欲人才之興
也得
乎

朱子答尤尚書曰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
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朱子欲學者崇實黜
浮以適於用故答尤尚書之文謂其鄉邦得人之盛既
則以為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非洞達理要熟
悉治體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未免雜襲蘇氏浮薄之
餘論蓋蘇氏之文不知道惟其意之所欲流洋恣肆而於
義理無得焉則何所益於身而向所用於世此議肆行乃
於語言易入邪徑非天下之福也朱子嘗論應舉之[illegible]乃

略用儷式而檃括以至理
其學者為文之標準歟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
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
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
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科舉文字
國家用以取士功令所在固不可廢但邇來流弊益甚不
體貼聖賢道理惟翻弄自家議見鬼怪百出全無誠實正
當意思一味穿鑿謬妄尋僻走險以為爭新出奇可以聳
人賓聽而不知士習因之日壞心術因之日漓其弊為最
大也今欲革其習尚挽回風氣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
正明白俊偉之文令學者誦以為法非是者不錄庶可少
止蓋渾厚則不雕鑿純正則不詭明白則不僻俊偉則不陷
此不獨為文字起見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
流弊非但宋時為然即明季亦如此讀
朱子此言凡司風氣者皆[illegible]宜留意矣

朱子曰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者實最可憂
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
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科舉文字當以醇正渾樸為主而今之所取皆多係輕儇
浮薄之文造辭則艱深而不明白立意則虛巧而不著實
此其可憂不是在文字之不好也正恐士子心術日壞而
氣運因之遷移甚非細故如東晉之末其文是非含糊全
沒理會遂至亂亡已事可鑒不得謂無關係而忽之也

朱子曰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
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人之德行品誼惟鄉黨里閭見之最眞故為衆所稱
許者其論最定古者舉士於鄉選士於里職是故耳是以
三代之世朝多得人而人亦皆自奮於善惟恐不齒於鄉
黨而無以為見用之階法甚善也今此法不行久矣而科
舉之法惟以文字取人士日趨於巧偽浮薄其弊已極今
莫若就科舉法中稍為通變區處終用德行文學之選凡
不失先王造士之遺意則亦庶乎其可矣此朱子貢舉私

議之所由作也胡敬齋曰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可以為朝
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厲漸摩之道閭族鄉黨深勵於德
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
朝廷必得人為治也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即以此取士
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
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illegible]兼科舉士
是兼才學此雖好但不若專[illegible]之實與盡
善後世純用文辭取士則空言無實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為先若舜
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
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
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
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
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

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變
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此朱子概學校貢舉之非古不得見用於時以行其法而
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立敎皆以德行爲先舜時命契敷敎明倫后夔典樂敎胄何非砥德飭行之意至
周法以大備菁莪棫樸之化辟廱鐘鼓之澤壽考作人譽髦斯士故其時人材盛風俗隆後世莫及漢代有賢良方
正孝秀力田諸科其所選舉必以敦長上順鄉里肅政敎出入不悖所聞稱首不失古先王興行遺意降及魏晉九
品中正之法猶爲近古至隋唐取士之制專以文章無復尚德之風積習相沿以迄於宋流弊日甚勢不可以不變
而又不能以驟更是在徐爲之計而易之必以其漸也故此明古者取士之善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懸之遠也
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
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
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

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
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
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爲補官餘令
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
其不中人且合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
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此則
酌爲稍更之法也爲今之計莫若於逐州新定解額之中裁取其半而又於其半之中再折其半如解額百人則以
二十五人爲德行之科蓋法行之初考察未精故且僅取於額明立所舉德行條目專委各縣令佐從實搜訪前項
人物於省試後保明係何德行津遣赴州之守倅又行審實保明係何德行申部於本年六月以前州以禮津遣
限年內到部撥入太學上舍優其廩給免其課試長貳不時延請以詢考其言行至次年終差充大小職事以試其
才又次年終擇其中之諳練尤異者特爲補官其餘令赴明年省試比餘人倍其取數殿試各中一甲以優異之不
中者再合往學以俟後舉若行誼有虧學術無取原舉之人一體議罰如此則士知實行可貴而爭自濯磨以應上
之所求自不事於空言矣是則所以漸復德行之科少裁文詞之習行之既久庶幾可追古賓興之盛而國家收
得人之效也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
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
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
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成周備荒
之制縣都皆有委積豐則藏之凶則散之所以民無饑餒古之良法也而隋唐倣其意於都鄙設立社倉其法之良
患淺近古今皆廢矣獨州縣常平義倉尚有古法[illegible]人遺意但以其藏於州縣每當散時沐其恩者不過市井

游民而鄉村僻遠力農貧苦者雖至餓死難分實惠必如社倉之設然後都鄙爲能遍及斯盡善而無弊惜乎其無
有實心行
之者也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
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
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
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長久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
之私者所能知也義倉常平之穀積之州縣所以備災傷爲賑給計其法官司不得借用犯者以
違制論似近於太過矣然而積貯者生民之大命死生所係利害非輕若總其借用一日或有凶荒其將何所取給
是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也故祖宗以來立法之嚴如此其重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必如此然後官司不敢
有那移侵蝕之弊而後急可以有備蓋爲百姓計久遠非苟徇目前之見而行姑息之私者所能知其用意之深長

也後之奉行者可不共守此法哉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朱子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封建之為郡縣亦勢使然若論其弊則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弊以制馭郡縣之設官如傳舍上下之情不親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二者俱不能無弊也朱子之意以為從來法立則弊生未有能盡善無弊者但在得其人耳得其人則

法雖未善而無傷不得其人則法雖善而無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論者每以郡縣不如封建以我觀之使封建非其人或多驕淫之主世襲封爵相繼以陵駕其民何由得他去位是受害將無窮期也如郡縣非其人不過二三年間任滿則去或者繼好底亦未可知是受害有盡日也故范太史之論大率皆以得人為主治曾嫌之而後來細想只是如此蓋封建固是分封固本之意然必得人方能君國子民以衛天子若郡縣統馭之法背指扣使亦免尾大不掉之憂苟得人以久任未嘗不可為理固不必封建也又曰欲革事體之弊當從源頭處理會如源頭所立之法不善則其弊不可不革若源頭無傷則凡事其流皆有弊豈能盡革但須行法者之得其人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朱子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封建郡縣之論不一有以封建為得者有以郡縣為得者朱子謂若論治亂之由畢竟不在乎此亦係乎其人耳得其人則封建可以為治郡縣亦可以為治特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古聖人以公天下之心與親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貴其屏藩夾輔之力自是良法但其制不可過大過大則強盛難制致有尾大不掉之憂昔賈誼言亦欲天下之久安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蓋眾建則捍衛多而國本固少力則無所恃以為亂此計最得其後主父偃竊其說以用之於武帝然後世封建勢不可復若郡縣得人未嘗不善相提而較亦初無得失之可言也

朱子為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由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豪家猾吏侵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

強斂戢里閭安靜教誨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敦俗為大變朱子為治必先舉其大者凡居官所至每以興學校明教化為急任同安簿時與職兼攝而吏事致謹悉意務必自親歷不少苟簡怠忽所職兼攝事學之事於是選邑中之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之有學行者為學師以表率之日與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俾知所以為學而自收其心身蓋謂教化立則人才出故汲汲留心如此及在南康則惻愛民有利必興有害必革常以民隱為己憂而惟恐有所不及至姦人豪右侵虐善良撓亂政法者即嚴加懲治不為寬貸由是豪強斂戢而憚其法之嚴里閭安靜而享無事之福致治之要加意人才數詣郡學諸生各以所見質疑問難而來者則誨誘諄諄不倦其政教之及士民者概可見矣後知漳州以習俗不知禮法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曉示之使知遵守又慮其不盡諭也復命父老細為講說各教訓其子弟僧尼異教力禁止之俾不得行漳俗為之大變蓋賢

其所莅政績有成化行俗美惜仕於外者皆九考中更遷徙去任而不得一竟其設施可惜也夫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推行之朱子所居崇安開耀鄉每歲春夏之交民間乏食豪戶閉糶思以牟利而細民則率衆發廩肆其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爲之計率鄉人行社倉法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自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乏食米價不登安業如故後因入見條上其法於朝請頒諸路咸推行之至今遵爲見法民無凶荒乏食之患而有緩急足恃之幸者皆食朱子之惠於無窮也

浙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朱子拜命即移書他郡

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部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敬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當浙東大飢朝命朱子爲提舉方拜命未之官即以賑飢爲汲汲移文他郡招募米商蠲其征稅以速其來比至則客舟輻輳皆集於境內而民食有資是其先幾之智也於是安心措置日與寮屬鉤訪民閒利病至忘寢食分晝規條既定乃自按行所屬地方不辭勞瘁窮山深谷之中足跡靡不遍到拊問其疾苦存恤其荒飢悉心周詳加意體察所活不可勝計是其任事之勇也每出止乘單車屏徒從凡一身所用之物皆自備而往絲毫不取州縣恐其借端騷擾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其至丰采嚴飭官吏望風畏懼倉皇靡寧常若使者臨境各共乃事由是所部肅然吏戢民安雖當饑荒寧帖如故是其律己之嚴而馭吏之肅也至賑飢之外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利之所在害之所伏無不一一窮究蓋其要意民瘼勞力公事之計慮之周而規條之備如此及去官既久而民猶思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命之不活而天災之不弭哉

光宗即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先生嘗病經界不行至是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卒沮不行經界之法最土田之欺隱清豪强之兼并實爲小民莫大之利而不便於巨室勢戶先生向爲同安簿時稔知其弊心嘗病之至是辭江東轉運改知漳州奉旨先行經界乃訪其可行之事宜合乎人情土俗者擇其可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丈量之法洞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積弊盡清公私兩利而當時土居勢豪之家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深憚此法一行

無所容其奸貪大爲未便遂譁騰異議以其勢力關通朝右當事沮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乎而先生惠民之心已自白於天下後世矣

同治五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訪續刻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鶚虞卿覆校
侯官陳鴻濤浴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九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　　張伯行集解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一箇道理但當恪遵此訓公平正大順理行去不可存一毫冀倖暌昧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存焉非人所能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亦是

偶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聽天而費心力用智數牢籠計較千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任自心勞日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下之事則當先格君心以端其本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成就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存故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　士人一出而受爵祿則此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慎修置其身於寡過之地而對揚靖獻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即所以事君原非兩事不可看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不能事君者是以人臣之義必以正己爲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既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拔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鄙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古之君子一出而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容諉之故當幾務之來爲己所見眞識定盼任得擬者則必汲汲乎惟恐後時而勇往爲之即或一人之見有所限而未明一己之力有所匱而不足亦非敢諉諸無可如何而坐視也則咨訪其利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益其聰明又必拔援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若拯救火追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焉蓋其心上必欲其君爲堯舜之

君而不敢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爲堯舜之民而不敢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爲吾同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其閒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殫其職分之所當爲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盡己求賢合衆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建特出之功名立不世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杜門斂迹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爲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進賢退不肖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觀聽廣其延攬始稱厥職正不在避嫌疑絕援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掖獎

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人才關乎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當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尤須留心接引但全才不易得士有一善即當共相誘導俾器業有所成就蓋吾輩以人事君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使可相助爲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之恐未必遽得其人非所以爲國家慮深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咎將誰歸此任國事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者非有所冀倖之私也蓋是遇着國家大

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爲詳慎周旋委曲度其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偶一爲之權而不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還有個正當道理坦然可行而無疑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藉口古人所爲事事用回互是其根據轉移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吾不知其是甚意思而必欲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小人之惡多端不但媢嫉妨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以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擠折而陷害之使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斥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禍流於無窮其爲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其罪而不少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敬夫名栻學者稱南軒先生朱子之友也昔聖人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使彼感其誠而屈服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能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也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在爲政必上下宜皆爲悅從而自然無不心服至論新法病民反合荊公從容就已商確而不怒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不正不同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而化的妙用殆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者蓋以

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於同流合汙且爲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道所造是大賢以上事若我輩則當學伊川之剛方正直庶不至於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俗尚日非大抵要和光同塵謂凡事不宜矯激自有此一般議論遂習成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躲閃處身自謂得計卻笑人讜論事奮發直前者以爲必陷矯激之禍者相與爲戒何太自若此風最爲害事更不可長夫矯激者固非而其立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

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個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
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
嫌阻避矯激之名而不爲耶必若此論則人皆畏縮退避
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態同流合汙繆當名教誰與
權立扶持哉甚矣爲此
說者之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理之正當處謂之恰好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過一些不得
不及一些亦不得者也天下間凡事豈不有理自有個
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不中
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
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
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是非者天下之公理
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惟論事只論其
是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若天下

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
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自然
之平固不必曲爲附會而後爲平也若不分別邪正不辨
其人之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槩求平則邪正不
相容是非不兩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傾危而
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取敗之由而
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矯激固非反
之而爲渾同更不是惟當奉一理以周旋可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
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
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天下
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主張之亦要
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皆不可少隨其人議量
所見看其人議論何如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
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
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聖人所以剛柔之美而不倚於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
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朱子曰學者若
得胷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
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
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
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
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
治之不舉耶此因或人之問而言學之當立其本也夫學以明義理爲本若平日講究義理胸中了然
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爲量度自然泛應曲當
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量有限隨見識
以爲消長有一分見識則有一分力量如人有堯舜聰明
自能做堯舜的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況事變

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
學者僅能說國家利害議時政得失空言何濟於事
不若當此閒暇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
識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而皆能有所作爲何患政治不
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爲學
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泛騖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
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
人都看巧去了古今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此將有玩物喪志之病且恐熟於世故者
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
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
反是則亂苟知其大體足矣今人都
看巧去了毋乃過於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克寬甚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
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竊謂壞了這寬居上主於

愛人故以寬爲本然所謂寬者蓋於政教法度整齊嚴肅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諸事聽其廢弛之謂也今人説寬多是近於縱容事事不管而政教法度廢弛甚矣不且壞了這寬乎豈居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蓋令所以申之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須爲用之方而不可驕爲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所畏懼雖有號令之頒亦視爲具文徒挂牆壁已耳烏足以服其心志而使之遵官約束哉故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illegible]於法[illegible]之其不道以梗吾治豈見刑罰之煩曷若懲[illegible]一[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至禁網之密與其覆實檢察則無屬於其終[illegible]科條俾毋犯於其始然則刑罰其可弛乎哉書曰[illegible]兒[illegible]愛允濟而子產爲政以猛濟寬夫子稱其遺愛其可以警也夫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此等人多無以爲生不能自衣食或受人欺凌不能自申訴故君子爲政當爲之主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至於無所控訴此體天地之仁而亦王政之先務者不可忽而置之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捄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間苦樂惟州縣得而知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居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斂爲能迫於[illegible]勢急於辦事雖或自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入以爲出一有費用計不得不厚取諸民於是監司察之州縣察之民間而征求無藝迫呼嚴酷末流之弊有不可勝捄者仁人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甦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與民親行之爲易州郡之於民其勢[illegible]去已遠至監司則尤遠矣地既遠於[illegible][illegible]民間疾苦[illegible][illegible]一時[illegible]以相通即相通矣而於行一事亦一時不能及民動成文具而已惟縣令與民最親朝夕可以目見而言情故有利害之事不難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爲甚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部其任甚重當以承流宣布風化爲已職若簿書財計獄訟之事雖亦不廢然但非其所急故不以爲事蓋居其位則當盡其大者若本之不務而徒紛心於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論事任也哉

朱子曰做守合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守令之官要知吏胥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人財物故意沉滯以恣需索爲弊百端官府受其蒙蔽而善良多爲魚肉最宜痛懲但須於每項事件皆嚴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諉遷延稍違即加刑罰限期急迫彼將難以延挨自然無暇需索而人死我免卻法度亦不爲其所害矣此所以絕其弊之源也不然奸胥猾吏焉能關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生而兵者則所以衞吾民者也故守令要務民事爲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聯保甲時簡練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則戎事修飭矣此職分之所當爲者今人都不理會惟以簿簽刑名爲事何哉

朱子曰某人世爲邑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闕除民丁剗割
戶稅世世傳之邑宰之事多端但須擇要緊處行如闕除民丁剗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便世爲
邑宰蓋爲令要知百姓利病所在若民丁老死不爲闕除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存者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故不
爲剗割何以得淸賦稅之籍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賠此
良吏汲汲於此者正其畱心民事而所以能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
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也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所受裁必品行端方足以
表率士類方爲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
不爲苟且若不知之若謂無簿書訪成之累視以爲易而無
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寒氈一
席風教攸關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漫不圖報稱也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縣遠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
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砥勉王事謹終如始不

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仕宦之初未必熟悉機宜剖符辦職稍易稱職遽爲
上官獎拔恐自此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將來覆餗
之蓋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
痛自檢察不飾於昭昭而惰於冥冥深加策飭砥勉王事
爲國爲公罔敢告勞謹終如始一以祇懼之心將之不可
便起妄念放恣自肆及萌僥倖躁進之心也
卽此便是聖賢學問豈獨居官寡過已哉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
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有畱體要自家總攬大綱常
居於閒靜之地綽然有餘得以時時省覽而分授庶務使
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忙迫不得以怠玩則自無暇作弊如此
方爲得之若自家不識體要先被文移叢雜討不着頭腦
明白則奸胥猾吏便乘我之冗亂而作弄弊端無所不至
矣此以簡馭繁以靜待動
之法居官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

令之永了須教了方不廢事當官事務頗多未免易於遺忘須置一旁通之歷將逐日
公事開項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速了之如此則無
沈擱躭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
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
不覺錯做了事此教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有正道只要律己則公而無私廉而無欲
處事則勤而不懈恪而不慢晝夜之間孜孜自勵如臨淵
谷惟恐其有隕越如此則內不失己外不廢事上說下安
自無意外患害此長守貴之道也若纔有攀援依倚便能
使人放意肆志自墮因循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時旣悔
官箴自干法紀人不能以此護你矣何
若廉正自守勤謹奉公者之爲得哉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
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

沒下梢官職雖有大小而道理只是一箇惟公而已凡事苟能至公無私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
分精采雖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下
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不公便辱如宰
相所做之事總不能服一人而議之者已踵其後
只沒下梢也然則公之一字豈居官要訣哉
朱子曰獄訟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
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
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州縣長吏之職大都獄訟煩多一人
恐難獨理須集屬官於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其曲
直合眾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爲長官者可以
從容省事而爲屬官者亦得以效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
職未甚經歷若使之決獄聽訟鍊習久之又可漸熟事體
是亦教誨之也此一
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

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治獄之道惟在明愼不是只要從寬若不問其事之是非與其人之善惡而一槩欲從厚則奸惡者無所懲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奸也不幾使善良受害乎但當凡事勿先存一成之心惟因其所犯之罪考其情實輕重厚薄行吾法之當然而情罪允當則彼既伏吾之明而我又未嘗不行其愼斷人不敢輕犯法而獄稱平允不亦庶乎其可也哉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平訟者不能無偏有固是非曲直訟者但在道理上代他窮究分別出來自然兩造心服畏吾明鑒不敢以非理事相訐而訟可少矣若厭其煩瑣[illegible]不與從公剖斷則有理者不得伸無理者無所畏而獄訟繁興愈不可止此何當官府可令一日居於民上哉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

聽其曲直之辭爲治以正風教爲先尊卑上下長幼親疏者人之分也曲直者訟之辭也干犯名義罪之大者故聽訟者必先論其分嚴犯上之法而後[illegible]事察理聽其辭以辨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載卑幼誣控尊長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此朱子爲同安主簿時所見官戶富家典買貧人田產不肯受業租則歸己而糧懸彼戶累其賠納挾豪强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窮窘狼狽之人受累則苦不堪告理則勢不敢令人深爲不平扼腕太息時當作簿縣中每有送來審理者即日代爲判斷了當明白蓋恐稍一遲延則村民留候艱難未免有宿食之費廢業之苦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困之使其貧受虧後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享無稅之田而益富貧者賠無田之稅而益貧爲弊最大誠有不忍言者此不獨同安一邑爲然然孰肯加此留心讀朱子此言凡爲司牧者可以惕然動念矣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俵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恣其乞覔或以少不滿千欲作一頓輸納吏以違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僞大凡地方事宜一處有一處情形一方有一方利弊有行於此而善行於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爲幾限使民依期完納之法最爲便民不擾可謂善矣及過隆興帥司令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則恣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全完者吏反以違限拒之不與完納

毋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一限期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爲官甚難最要通諸四方風俗情僞如吏胥之奉行何如人情之便否何如利之所在弊之所伏又何如一一體察毋使有小得因緣爲奸方稱爲良有司不則徒委之吏而漫不經意即有善法幾何不轉而爲弊竇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朱子知漳州欲行經界之法竟因去任議阻不行故發此言人能以天下爲己任與存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的事若有一些私意與一毫私心便被頹靡遷移下來所以終做不成只爲此二病壞了卻如

今日要行經界也安得盡無弊然畢竟所革之弊十分九分所餘之弊止有一分半分今一人卻情願受那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這事他便搜尋那一分半分的弊前來阻撓只為決不可行豈知我輩處天下國家之事須當徹頭徹是和盤打算計其利多弊少者為之不可有箇別意私心若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是把天下國家的事不當做自家的事也安得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也因亦然且理會大處救荒原無奇策蓋民飢待賑刻不容緩初且料理大綱揀急着便宜處行之俾民早沾旦夕之惠卽早活旦夕之命若一細碎便生弊病事雖於理而民亦迫不及待也當思屯田之法亦然總要理會大處大者既得則零碎條目自可漸舉不然恐於事未必有濟也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當防

之於未然自古只有兩說一則修德行仁政簡刑清威召天和自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此其上也其次則惟有積貯一法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尚已後世如常平義倉飭得人以行之時其斂散毋致紅腐一遇凶歉亦可少救目前若待民飢且死而後理會所以救之時已無及矣更有何善策哉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講水利者修溝洫也水利修則水無不洽田無不墾自不至於饑荒所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也若民饑待斃到賑濟時不過苟且救目前而已成得甚事然能急為料理多方設法區處得宜則民尚不至流籍道路所謂下手得早亦得便宜也蓋治水力田一舉兩得與利於未荒之先此為良策下此則賑濟之方亦當籌其盡善庶或少補民命所係國本攸關當事者宜急盡心矣朱子嘗有點荒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藉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痛哉斯言當各書紳按救荒事宜魏禧有先事之策重農立義倉造木櫃置神廟聽人助穀凡祝壽祈禱俱出義穀勸穀贖罪豫糴教別種嚴游民之禁此皆先時急做

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留請上供之米借庫銀轉糴指倩勸賑興作利民之務勸富室興土木均糴嚴閉糴之法重強糴之刑不降米穀之價多置給米之地慎擇給米之人編戶丁牌定城鄉分給之法不時巡訪暫省衙門役期清獄禁訟修街道收棄子多置粥所以處流民而殿其法有事後之義恤粥施藥等停此三條皆因時制事而有裨於救民者也近代江據[illegible]杭賑荒條例尤為詳悉盡善臨政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凶荒之保需積貯之策然法立而弊生於是有奉行故事而澤不下究者矣故朱子痛切言之以為粟腐民饑正發賑宜急之時或將發之民以請於吏吏以請於官遲延阻撓居為奇貨苟不以賕其將得請乎幸而得請為費已不貲矣此弊見於發粟之

時者也又歲以夏貸而冬斂之民不能自為出納必聽命於官吏官吏來往不以其時此弊見於同倅之苦者也陰作侵適之計欺其不知而盜之顯為解量之增奪其所餘而取之此弊見於亡失之苦者也諸如此類真覺無弊不有大抵發賑者半秕糠入償者必精鑿耗出納之費而計之往往過倍當其凶荒無告聊紓目前之困及其既也輸貸有若科斂是以貸者病焉所謂法立弊生有治法不可無治人也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慨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耿壽昌義倉立於長孫平皆有周人委積遺意但有司避事畏法不肯實心任事周恤民艱往往封鐍遞授平日全不省視不幸遇大飢而發之則已朽同塵土徒有積貯之空名而無賑濟之實思法立弊生深可歎也蓋嘗私心竊論欲廢盤查則慮其私侵欲覓接受則恐其交謗欲委任於民則里巷既難其人胥

吏必生其弊欲貨粟於宮則出入多失其平散斂或違其便皆非計之得也惟酌古法而稍變通之歲一出陳易新其順民之欲糶糴以時庶無紅朽之患各郡邑具報價值納之上官糴請之庶無漏支之弊其或偶見凶兆則先期申詳預計本地之民數兼通融封□一□□公驗以貧給粟庶不至有餓殍之憂是或一道也然亦在得其人以行之耳若大慎選親民之官使之一加意撫循重農務禁侈費謹蓋藏緩誅求是又體國經野之本計非徒恃積貯以爲可苟幸無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大凡處事當小心寅畏以敬持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慎將之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則慮之熟而不至臨期周章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則計之周而不至忽外生變如此方能動出萬全而有事如無事也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朱子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當官臨事須是順理之是非分毫不可苟且放過若稍容情面瞻徇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事體何由公平故朱子自謂某當官若遇著相識親戚之類愈用分明不肯放過非特謂嫌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順於理而安於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存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凡事自有個勢之所宜會做事底人自不輕舉妄動必相其勢有可做之理然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集若勢不可爲則寧謹守常法猶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叢脞之貽誤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鬨然成擾卒未已也爲政貴持大體或國計民生有大利害處時勢不同後先頓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利害惟當謹守成憲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事終未必可成而鬨然擾亂之勢已不能已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觀王荆公行青苗諸法之弊可見矣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古之名將能立大功成大名者皆謹重而不闊略周密而不粗魯平時則號令嚴明臨敵則攻守預備乃能有以成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怠玩雖當無事常若對陣之時必須學此等人方可爲將今人率自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嚴之心以此專閫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越大心越要小若粗魯闊略斷非成事之人匪特爲將宜然也此與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爲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掊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兵者國之大事而尤在將得其人故朱子有慨乎當時之爲將者而發此歎也蓋將必夙負重望方可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雄才始能以訓練士卒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騃子漫不曉事或係廝役流出身下賤無銘鍾勒鼎之家聲又非拔萃茂群之品物望素輕士卒不服迹其平日營謀大都專用苞苴結託權勢以得差遣計其賄賂之費固已不貲未免挪借稱貸饒迨選要始圖一官入手以故到軍之日他無所事惟務掊斂貨財刻剝糧餉而且經營舖錢賈販居奇百般計較凡

以得蠅頭微利者搜羅殆盡以償前日所借之債負猶
既償矣而名利之心愈熾則又別生希望思以高其資位
而急肆其誅求上之以是奉權貴之歡求其一提攜陞擢下
之以是飾子女之奸快其欲驕者皆於此一官中任意
取盈不至於計無遺漏不止此其用心行事之大凡也獨
不思朝廷畀我以事關之權若原有許多重大之急務或招
收降叛簡閱軍容或訓習隊伍撫序士卒皆於我乎是勸
今惟一心營利而於此等皆無暇及並未少留意焉又不
體恤軍士以養其力役使不時尅至重困其與有才能者
未嘗特加優異而其無才能者或反以財見親寵是居己既
已不衆不法而用人又復不公不明軍政毀弛親昧失宜
平日既不足服軍士之心則臨事又安能得救急之用其
不至敗乃公事而償人家國者幾何矣噫此
固為將者之罪而用將者尤不可以不擇也

朱子曰今日官之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
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
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納得以隱漏而豪強愈肆兼幷上既

有裨於國下亦有害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
免匱乏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目瞭
然明白曉其多寡量入為出罷去一切無益冗費則國用
不至不足而於額外無名之賦苛索妨民者盡數悉除方
能教百姓於湯火而閭閻庶有起色蓋民為邦本本固邦
寧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戚宗不可以不相通若
不認是自家的百姓嶮而置之便發痛癢不關恐恤不至
而愁苦之聲達於上聞矣為民上者其忍使之出於此哉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旬假謂一日假便積下
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添繁劇且多粗率不仔細豈不
害事居官一日有一日公事非可以餘閑得閑更非可補塗了局必須料理精神遇事到頭逐件料理將去庶
不至叢脞有誤至作縣令者百里一依關瑣屑繁劇尤不容
一刻閒暇若寬下一日假便積卻一日事前件既不及為
後件又復疊至到底自家總推不去定要做的卻因前此
寬假下來一時湊集應付不開轉添許多繁劇徒自勞苦
且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撿點豈不有害於事
何若隨時區處因事措置不貪閒適於前自不至忙迫於
後乎此吳公路不敢作旬假者可以為居官法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聞仰窺令甲私計以為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
利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
兩得又近日巡歷親見原野極目無際皆是陂塘處則
其苗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
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分遣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
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所
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此朱子因賑飢行部日擊陂塘私計用饑民以
興水利費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蠲賑而君
民俱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今皆發倉廩以賑
濟之坐糜日餼毫無所事不如依準舊制即募饑民以修
水利於所賑數外略增其額以為僱募興役之資則既可

救饑饉之災而又可興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
來巡歷所至見夫原野之間其被旱者蕭條滿目大都係
無陂塘之水所致惟是有陂塘處則蓄水灌溉有資其苗
蔚茂秀實無異豐歲遂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田必資水
有水則旱不能為災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特奉
詔旨便宜行事悉力經營分遣村逐保各興陂塘以便
蓄瀦無處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土茂百穀用
登二麥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餓殍而上亦可永無蠲減
糶濟是此時捐募之費無幾而異日永久之利無窮國家
之急務莫過於此朱子所為觸目經心而後之為國為民
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鏞兆丹覆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張伯行集解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即弟子之所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上達將希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此朱子教人第一步工夫即伊川所謂以豫爲先也小學書出聖賢模樣以示人至是主敬方法故古者八歲入小學正以後生初學俗染未錮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小學書熟讀潛玩便曉得做人底樣子以爲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

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使之學先聖禮樂以履中而和是固非惟教之蓋將熏陶漸漬以養之使咸其德也故理義者禮樂之本也講明之以養其心聲音采色者禮樂之飾也陳設之以養其耳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者禮樂之節也肄習之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游息之地盤盂几杖器用之需有箴銘有戒警亦必本禮樂之意以防其非僻之心養如是其備至而何今之不然也此教者之責也夫）

朱子曰楊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贌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楊龜山熙寧中舉進士得官聞河南二程子之道即往從之學既以學歸以其說教授東南如官餘杭及蕭山一時從遊之學者數千人翕然趨之而其所以告之之意蓋謂唐虞以前無書可讀聖賢何以若彼其多自晚周以來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閱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孔門之顏曾者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文字之多寡而聖賢所以爲聖賢其用心於近裏著己者道必有在矣）及西山李氏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西山名郁字光祖

請見龜山於餘杭其告之之意亦然大抵引而不發使之自思故謂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說謂之人心然到底何爲而謂之仁何者謂之人心一番理會未易粗淺尋求此所以啟西山沉潛玩索之功也）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李公發言而退求說以進愈投愈不合若思而未得也然道理豈如是遠乎哉於是獨取論孟而伏讀之蚤作夜思至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爲龜山所許可豈非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歟）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公自渙然有得之後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厭厭不知其味未嘗思也惟於此益致思焉從無疑看出有疑復從有疑看到無疑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一旦豁然必既有所進可知也觀公此言而知其得力於龜山者非淺鮮矣）

朱子答孫仁甫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學貴遜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細立課程有條有緒耐煩而不躁著實而不浮勿正勿助而求速解學務時敏故操存以持守其心則隨時隨處克治勤修省覺而動察收斂而靜涵勿息勿荒而計近功如此日積月累到三五年工夫無間庶幾陶泳志意植立根基有可據依之地矣若不如此循序致謹而徒尙氣矜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

得矣朋友取諸麗澤君子以之講習也而今乃不能日進者皆因存一彼善於此輒自謂足之心而不思求爲聖賢著意向上於是苟且姑恕而自治之功疏矣安能痛去其病乎所以病根常在吾身依舊逐事逐物流轉膠纏無論其不能爲聖賢也將復求其彼善於此而已不可得又何樂乎其有朋友耶故學者當去其悅不若己之心而猛省以自進也

朱子曰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輕俊樸厚各就其資質言之一則使知自克其偏一則使知自充其美也輕俊之人好尙修飾則務外之意多而不肯近裏著己入道較難故不美樸厚之人操修謹愿則務學之心專而可以沈潛善入進道較易故好也然變化涵濡要在學者自勉之耳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設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教官所以模範多士也彼少年試教官者必爲輕浮淺露無甚學問之人將來模不模範不範有甚焉者矣乳臭小兒膺茲清選其可乎哉況入學多是老大之人豈無品望素著者何以服之故朱子謂堂除注授可罷也若請本州鄉先生則才德俊長鄉評已重豈有不歸心不率教者乎甚矣教官一席職任大要在老成重望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也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此甚言小人之不可近也一日近小人則終歲所讀之書不足以勝之蓋小人如蛇蠍不近之則爲彼所害故賢子弟避小人如畏蛇蠍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

近小人也然非愚過者不知朱子賞其言之極有味欲學者深思而自警之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可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敬者徹上徹下工夫小學大學皆不可少但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如灑埽應對事長之節皆日用常行底道理便自養得他心任所以習而安之不切不覺自好了如今則從幼無所操守至失了小學工夫到得後來東撈西摸雖儘費力要塡補實難故教人無他法只是把敬爲主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身心既不放逸則隨動隨靜中存有主自然酬酢萬變體立用行必如是乃可也持敬之學大矣哉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

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一鈔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

此教人讀經史之法也經史皆有旨趣若潦草讀過急於記誦則我不能見古人古人亦不見我何以有益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復不厭極其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而誦之之法又宜舒徐遲緩不致急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中存敬畏如與聖賢相對則此心旣定虛靈自生經史義理易於講究切不可貪多務廣以分其心涉獵鹵莽以蒙其聰明看過便謂已通也其小有疑處卽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細卽逐一鈔記冊子上以備省閱再思或者他時有所悟發未可知也否則含糊相說護短自誣恥於下人不肯質問將記誦雖多義理無得不幾終身受此黯暗而自欺以欺人乎故學者當切求體驗於心也

朱子曰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

拘束之亦不濟事

後進後輩也道引導也教導後輩固須嚴毅以智責之然學者亦怕太拘束須有以興起其心志開發其性靈誘掖獎勸寬以養之則彼不知不覺心好乎此若徒然拘苦束縛之亦不濟事程子所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也

朱子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

此言教後生之法也後生智識未開且教他依經書本子認得訓詁分明以求道理之流通認得文義分明以求立言之旨趣此爲急務自此時加溫習反復不厭積得後來日久月深優游厭飫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矣今人多用浩瀚工夫踰越等級妄有作爲不知讀書窮理爲何事所以誑誤後生只是綴緝言語纂組文章輾轉相倣效務以欺人其實眼前道理經傳微言都曉不得由此觀之後生當

以讀朱註爲入門第一要事不於此熟讀精思者難與講學也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

古人教人立規程嚴課業教之之道具在然豈獨教之已哉亦須涵育薰陶使之漸漬而自化則養之乃所以深於教之耳

朱子曰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實

上達卽在下學之中希心冥悟闊躐誇多背爲失之聖人之教人也循序善誘不過使人反而求之人倫日用至近至小之間博之以文以啓其知有得於己則必析衷於人講明而切究之約之以禮以貞其守恐有矜怠則[illegible]踐加惕厲實踐而躬行之蓋文者禮之散殊禮者文之會合非博則無以致約非約則無以統博二者並進有以不失其先後輕重之序而循循焉使人鼓舞而不倦此聖人之教之所以善也

朱子曰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精奧

凡聖人之立言

也不事浮華慤實矣而理則精切而明顯不尚奇險平易矣而理則精深而奧妙若涉事增華而理反幽暗刻意艱深而理益晦庸豈聖人之言哉

朱子曰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

古人之教人也當其孩幼天眞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踏著實地及其少長聰明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諷誦經文凡此者皆所以使之逐事逐物盡一己之當爲循聖賢之成法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向往不差而後涵養踐履之實功將從此優游而馴致焉耳否則人人有義路而不知由人人有禮門而不知出入子弟之卒不謹皆父兄之教不先也然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可不圖之早哉

朱子曰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

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先王設學命官儀型多士所以興賢育才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者不可以一日廢也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然其所以教者忘本實而重文辭其所以學者懷溫飽而棄德義師弟子相率成風而先王之意不復有存焉是以有名無實風俗敝人材衰進無以爲政事之本退無以爲道德之歸其效之遠不如先王也可槩觀已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所以爲萬世師者非有他道也約其

大槩只是說入孝出弟忠誠信實爲人人日用所常行底實落語但人不肯就上面做將去耳若果能從此做去一出入便思孝弟一言行便思忠信則氣稟不得而拘物欲不得而蔽心之放逸者自然收斂而操之則存心之昏迷者自然昭著而雖愚必明但如言心言性到子思孟子說得極詳然究竟子思說庸德之行推之以至其極亦只是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孟子道性善亦指孩提知覺知敬以證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以此知先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其所以教人者實而可循也

朱子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差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此朱子揭出孔孟二程要目而示人以從入之門也夫子說四勿克復之功也說見賓承祭持敬之功也說忠信篤敬存誠之功也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事天之學也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明德之學也程子又發明一敬字涵養之學也各自其參錯處觀之似乎頭緒萬千不可換提其實一理也皆可以入門也人能就孔孟二程之言只從其一處著實下工夫直可兼攝其餘皆在裏許省卻東撈西摸許多氣力也大抵聖賢之道如一室然儘有門戶可入學者勿躐邪徑勿由穴竇從大路上一處行來平平坦坦都可入得但恐工夫不到耳

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此言君子施教原不執異同之見也前賢大公無我其教人也祇據著實地本日用常行底道理以教之何嘗故立門庭分彼此同異於其間以自喫緊持是分門別戶者偏好爲過高而自異之知前賢亦不能強爲之同耳而要之前賢何容心也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

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藍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負米子路少貧爲親負米百里也埋馬者孔子有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疑出諸此此言子弟皆臣子之職教之貴早也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臣僕子弟皆有爲下之分故伯玉之使孔子與坐是待臣僕如子弟也而待子弟如臣僕者尤所以挽回驕侈之風如淵明藍輿及負米理馬以下諸事或執干戈衛社稷或躬耕稼陶漁古人之爲此類者不一要皆爲君親師用命風何古也後世驕侈日甚不肯循分自安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尚可

復乎維持挽回之道全在士君子知爲學者漸摩其子弟各盡爲下之分習而化焉久而安之庶幾有以復古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佛肸所以不同也聖人無隱之教不過博文約禮而深者得之以喟然淺者僅可以佛肸惟學者之所造有異而得力因以不同耳

朱子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此朱子訓子從師帖中語也受之名塾凡爲學者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事非一端然親師取友有當勉者有當戒者皆宜一一理會如進而受業請益則早晚不得怠慢退而思索有疑則日間隨手劄記候進見則須問聞誨語則思省凡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恐初到遺忘也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防怠荒之漸也

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持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陵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此教以初到之際凡一應交接皆當稟命師長不得私自出入及既到之後居處要持敬倨肆惰慢皆不敬也言語要諦當戲笑諠譁皆無當也凡事要謙恭若尙氣陵人矜己傲物恥辱之階也至於多飲酒或閒說人過惡短長則切戒之至於偶爾交游及一堂同學則愼審之他如治己責人不如求擇者德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也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然取友亦有道焉大抵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直諒多聞之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便辟善柔便佞之友也推此類而又加審之可以知人而無失矣但親益友而遠損友仍在立志從善痛加矯革庶不至趨入小人之域而賢師長乃可相勗以有成也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若既親益友又不徒親之已也見其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其言行之可法也見

其文字勝己則熟看傳錄而咨問之以其文字之可師也冀與之齊而後已焉斯益友乃眞有以益我矣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以上數條皆親師取友之切要者固宜謹守其所未及而亦可據此類以推廣之至其所以加功之道大都只勤謹二字盡之矣能勤謹則循此以親師取友進而日上爲聖爲賢有無限好事雖未敢言而竊願之不能勤謹則不反此以親師反此以取友退而日下爲愚爲不肖有無限不好事雖不欲言而未免發之也噫朱子教子叮嚀諄切如此凡從師者可不佩服此帖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

入此言存心之法也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端莊整重者敬也傾倚踈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惰怠氣不得而干之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保其德性之良而邪僻嗜慾不得而害之出是行己以敬則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待人以敬則一團和氣藹乎可親也而心存而不放矣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此言讀書之法也讀書者凡事皆須謹節少出入少說閒話光陰易流恐廢墜也雜書非聖人之道無益身心役耳目則分精力矣或早或晚點檢所習之業於每旬休暇之日悉集而溫習之勿令遺忘則常在心目放逸不生自然道理畢現漸近浸親講習之所以易明也此亦朱子教子之言俾其置書齋中時時警省者也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朱子原註○規首以此者蓋原設教之所始見得人道危微之辨只在天倫秩敍之中學者舍此更無所爲學役世務記覽爲詞章以釣取聲名利祿而反於五教之目闕焉弗講大非教人之本意矣烏知帝王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學者能於此盡人道之當然希聖希賢豈難馴致哉然而學道之功又自其序故復爲條列於左焉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朱子原註○人於五教欲盡其道之當然苟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而責其身以必然道不可得而盡也於此有爲學之序其序維何學問思辨以窮理篤行以體事五者相因過致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明善擇執千百倍其功者愚而可明柔而可強夫然後盡人道之當然而親義別序信乃有以秩然其各得也故次於五教之目然而篤行則又有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復爲條別於左焉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朱子原註○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易曰懲忿窒慾又曰遷善改過三言盡修身之道矣蓋修身莫大於言行樞機之發爲榮辱之主忠信篤敬則至誠動物內修所以閑邪也然而忿慾實足以累吾身懲之窒之過於未萌禁於方動有定守矣至於善易忘過易蹉又交惕於吾身遷之改之斷其自新滌其舊染有定力矣凡此皆實有依據持循而悠修思示者也此修身之要也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朱子原註○凡人處一事而未能擇於道誼者大抵皆謀利計功之私也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一切慕戀貪汙之念無所動於中而惟誼是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一切躐等冀倖之思無所營於內而惟道是求自一事以達之萬事皆以道誼自期而處之無有不當矣此處事之要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朱子原註○推行不怨無以爲應物之用自反不力無以爲宰物之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隨所接而人無怨於己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隨所接而己無怨於人矣人己兩忘其道在我此接物之要也是規詳而有體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故朱子每臨講必惓惓焉

人能以是爲學以是爲教道之明與行不重有賴哉

同治九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illegible]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鄗廣鵬覆校
閩縣曾鏞鼎丹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戒警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讀書閱卷與聖賢相聯對便求與聖賢相似方是着意向上工夫若開卷時披閱聖賢之所言所行反與自家便有不相似處雖日讀聖賢之書究與身心何補靜言思之所愧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鞭策須是未開卷時書實做戒懼慎獨之功及開卷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己互證參觀思與之齊之而後已此纔是真實讀書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方且背壞隔絕求一二分之彷彿不可得也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書可以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而精或不記不精猶容易著力也惟是人之爲學存乎其志有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祇如今貪利祿而有因循退諉之心更從何處著力乎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然志之所以不立者不如疾痛之所在而切戀之終無由奮發以有爲也人若識得病痛勇猛向上貪道義作好人一切利祿富貴不足以動其心爲志斯立矣如今之人祇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病之源是宜其志不立而無著力處也故學者祇須貞志立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人之生也盡性命之理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爲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爲蠢然天地之一蠹生何裨益於世也然或既有作爲矣而不能齊莊整敕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以收斂此心則怠意矜張蕩佚繩墨究竟無成蠢然者未必不頹然也人慎毋爲天地之虛生可哉

朱子答吳直翁曰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人若趨向不端[illegible]其志非其志安能去惡而從善故[illegible]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言所以立其趨向也若志仁則既於義理上用工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於後而豈若爲惡之事背理反常終身莫贖乎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惡則亦無仁彼滿腔都是利欲填塞假有善事亦偶然未盡泯之良心耳要其慮心積慮固無一念不在利欲上也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要之利欲理義志既異趨即判然兩途不相干涉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是故志利欲者將大遠乎人道便如趨禽獸之路偶有一徑可通皆必潛形匿影以趨之若志理義者正大光明不賁不徑便是坦坦乎之正路無非日用所常行也人欲立志可不審厥趨向哉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爲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風俗如此可畏可畏此朱子歎事功之薄宦途之弊也程子嘗曰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若以家事言我之不得辭其責也又曰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言國

家事大之事原難乎觀成敗豈可隨人步趨與鄙正大有機務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埒上下許味吮者惟以勿生事不要一分明鶻突做不得官爲戒或有少負能聲才足任事矣而一經挫折挫抑之後又自守其程詭變了分別白黑之道當於是方正深謂之槩象之隨俗苟且從道是乎高明則已深見之莫此爲甚此不得道德文章功名亦無從不濟溺富貴固溺鈍其下下者耳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恥者人之於大也若不能安貧則無廉無恥則無騁其手日奮發之氣如脂如韋銷鑠卸無以自由安能立騁得住自此沈溺不返居下流而墜深淵則亦何所不至哉烏知逢人有求即百事皆非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能自家吃苦而卑躬屈節窮廉鮮恥僥首以求人抑何違其本心至是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耳故學道者安貧分賢是第一關戒之勉之

朱子曰康節詩云閑居愼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閑居肯說無妨者總爲把不住耳若把得住則刻刻操存些毫不肯放過士希賢賢希聖進一步還有一步工夫如升階之有等級方是做好人但做不好人一失足便墮入其中所謂立地便至也然則把住放行在敬肆閒而邵子所謂閑居愼莫說無妨者固即君子戒愼愼獨之意歟

朱子曰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人欲易流如懷土懷居淫於所處之安皆有是順適底意思也然豈待縱之肆放潰決之後哉只纔有此意思便是人欲橫流之漸不至爲下流之歸不已人亦謹小愼微於便安之地而嚴加存過庶幾有以自克也夫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到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堯舜之道惟精惟一推而至於平章百姓風動時雍只是無自安自利之心況利者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處便與義背馳便與堯舜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間稍縱便放過已之滋暗長於不及覺而將莫能自禁矣使非勤力提省困心衡慮以自決其幾於道義何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游從紛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視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此言交處之當愼也天下之易親易狎者莫如小人若逐逐於遊從紛雜之中日與此輩交處不覺侵入其羣親之狎之而驕慢之心滋蔓然無復有齊莊之念既非所以養成德器而且發之爲暴慢之容鄙倍之辭何以美人觀聽所損不已多乎學者愼之

朱子答黃寬仲曰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君子爲善初不以小而不爲但謂識得大體者爲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爲善之可樂固不沾沾以此重輕也然則學貴知要而亦何嘗謂小善之可忽乎

朱子曰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樣人壓試不得到老只浮沈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是一味鹵莽不說盡心奉職爲國爲民興利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上去逐人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古今不朽之業莫如立德立功方成箇人品今人終日卿唔爲帖括計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等之人倘屢試不售到老浮沈徒寂淹鄉曲閒耳幸而因此得官又只一味癡疎鹵莽

凡憂國憂民心所宜盡興利除害職所當爲者膜外置之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鑽刺徼求多方攀援以干上進蠅營狗苟亦計心爲之苟平旦自思不知其置身何等也舉世滔滔恬不知怪殊堪悼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即人所交爭之地也惟安分循理退步自守則不與人爭者自不爲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前去詭遇以弋名爭先以射利人所同欲者而一一專之遂至忌怨叢生而讒害交作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然人之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閑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吃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閑物事都沒要緊

要做甚麼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一身上拄天下踏地要支撐得住其所以支撐得住者道理也與閑物事全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徒軀殼踐形惟肖據當許多道理可以猶論天地方是全受全歸力不枉生世上若於此理夢夢生無補於時死無傳於後何空具形骸學飯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充塞天地至大至剛視一切填填碎碎閑物事有甚緊要做甚麼用也男子拄天踏地欲成箇人於朱子此言三復思之當亦赧然謝躍然興也

朱子曰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吾儒之與異端如薰蕕冰炭之不可合但不曾實做自家知言窮理工夫則先不知薰之爲芬安能辨蕕之臭先不知冰之爲潔安能別炭之汙而詖淫邪遁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烏足以知之甚矣人當思所以自警而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纔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情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荊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聖門廣大規模如顏之若無若虛曾之任重道遠是何等事業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臨深履薄閑啓視手足天下後世誦法無窮也若少時聲有特望晚來不滿人意道是廢於半途驟於末路耳所以然者實由講學不精未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不復求進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荊公之言不洵可念哉然荊公能言之而身踐之則仍是講學不精滋其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講爲憂歎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存乎人者心爲大體耳目爲小體固人皆謂視聽與見聞一而已而不知其爲耳目所司者實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來接於耳目者見聞也若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而自內出矣心之受與不受尚未敢論也夫非禮之端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往此克

復四勿之功所以兩在視聽而君子之耳目期於受治也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此策人以戒欺慎獨之功也自欺云者不但外面然而裏面不然方爲自欺以欺人也卽使中心欲爲善而遲回沾滯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是非不知私欲之牽縛也只爲不能實用其力決去其私欲耳須是打疊得盡亦惟力拔其私欲之根而已矣人可不愼獨以決其幾哉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衆不得張子嘗言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又曰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皆所謂隨衆不得也但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更有依據持循便是隨衆不得朱子此言所以發明張子之意者甚爲深切學者處世決當以理自裁擇力

同流合汙流入鄉愿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且者苟且自安之意凡事須用一番精神猛省著力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方不至偵敗若但存苟且遷就之心鮮有不害事者故夫子言進學之序先知仁而必終之以勇也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吾人生順死安何復遺恨若終養之悲卒學之願臨終以爲恨者固未爲非是然揆之生順死安之道則其倘留遺恨者多亦是不順理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程子嘗言罪己處不可無然亦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爲悔恐其沾滯於此無以自新也其實又不可不悔若只管做錯便休今番如

是明番又如是恬不思悔何由改圖豈成說話乎當思所以善懲之可矣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士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爲利祿所縈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用其心耳若以干祿蹈利爲事而罔乎無志於聖賢學問之歸則謀慮卑陋甚矣至其規爲事業動息起居究與凡民奚擇哉學者可知所自警矣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此言處事有獨斷之道也天下事只有箇是非兩途但恐揀不到耳若揀得是處行去便自心安理得必要人人道好委曲回互豈行此違心徇衆之理究之公是公非者直道不泯人心同然則此事之是非久後卻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己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此言爲己爲人之學判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事以爲職分所當然而爲其所不得不爲則雖甲兵財穀至爲紛挐籩豆有司極爲瑣屑而本分之內吾盡吾心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皆實得諸己也若以之邀榮沽名謂可求知於世而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所以明孝敝車羸馬所以明儉其實矯情飾節拂其心亦皆以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無所爲而爲之謂善有所爲而爲之謂利故張子謂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語意最爲深切著明實擴前人所未發學者能於此內省而實心以爲己則舜

跖分途判然善利之間察之極其明而無毫髮爽矣否或視天下之事皆有所爲而然又烏能察乎善與利之間而實用其力哉

朱子曰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謙之爲卦天地人鬼皆好尚之者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盛而寒伏寒凝而暑來是天道之虧盈益謙也水濕高峯匯瀦大澤地道之變盈流謙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鬼神之害盈福謙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道之惡盈好謙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沖漠無朕本無一物人能至體太極則如三爻勞謙終吉四之無不利撝謙一切事業功勞於我何有況天地原自處於謙也觀其施生萬物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亦可見矣然則天道人鬼又何容心也韓魏公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illegible]斂卻神功寂若[illegible]窺見此意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道學之障也心地貴明而明本於虛君子所爲以虛受人也若不虛則我見過說因以不明是以偏詖隱說障蔽胸中雖有良師益友恐無所施其效矣其有妨於道學者豈細故哉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謂德性之渾全也然有理義之性即不能無氣稟之性苟拘於氣稟之偏則無以自成其德故所貴乎君子者惟有以化其氣稟絕去剛吐柔茹之累耳否則未足以言君子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奢侈之人越禮犯分故所行多失惟有儉德者知節知止則凡事守分循理鮮有過失夫子曰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儉德豈不足尚哉

朱子曰揚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人豈可不養素自重耶綰字公權唐時人性清儉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世以比山濤楊震蓋其養素自重亦久矣及大歷中用以爲相而大臣之豪奢者率皆屏然改行居則損音樂出則減騶御由是觀之儉德可風已足以儆有位人余何不養素自重哉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聖賢胸次天寬地闊無所不可故海可浮也浮海可從也夫子發之爲歎子路聞之爲喜此等氣象可以靜一世紛擾之場亦可以消百千狂鬧之態山谷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庶幾似之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道也學者內力未堅學問未到苟遇困窮舍忍字外別無他法所謂忍者甘淡泊咬得苦攻盡菜根則百事可做也若忍到熟處亦可習慣自然不生計較自無戚戚之念擾於中焉即此便是堅定內力沈潛學問底工夫尚肯違其本心爲暮夜之乞白日之驕哉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爲道學者警也凡日用間不知病痛所在則溺情焉精神元氣任其銷磨耳若既知此一病而欲去之豈有他法亦惟邪氣退聽便復初體即此欲去之心非即能去之藥乎但當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爲所侵時時警覺便足矣餘或以此爲拙法而舍之別求恐即妄意推尋未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即成一場閒說話矣藥者所以藥病也能去病便是好藥必欲更問緣由則是騎驢覓驢束縛內擾捕風繫影非眞欲去病者即成一場閒說話豈君子以人治人之道哉甚矣知病便能去病無俟他求也

朱子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墮在語言者訓詁而已於心則拘滯不化實無所得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鮮求其語言中善爲解說徹頭徹尾究其源竟其委亦罕有見之者蓋高明沈潛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事所以終身而苑循學之名若存若亡於學之實曾未有深造於其中而默識心融卓然可恃者俗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此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而無[illegible]不則行昧苟且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爲

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學之名升聞人恭敬退讓之道也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躁率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矜己而傲人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小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爲學有志爲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病痛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人之辭以情遷也故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前賢自然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誣爲不理會此等處即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而悔吝安得不隨之乎蓋語默關乎學問甚不可以無節也

問誤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從

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此意萌動時雖知用力克除然只是強自降服一時壓制病根猶在也況云私欲未能無即是天理未純熟若未得純熟一旦檢點不到依舊發出病痛旋滅旋生相勝安有已時此豈可不知乎

又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仔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同行異情固須分別然此易別耳只如饑食渴飲等事聖賢小人同一日用常行也而在聖賢得其正便無非天理之情在小人溺於貪便無非私欲之情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但說得名義更須尋著本領體認自家於私欲萌動時見得如何於天理發見時見得如何其間昭然不昧而後加以閑存正有好用工夫處

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蓋天理之難泯滅者雖蔽錮而常自若每於滿腔私意中時時閑發但人不覺耳果能於此發見處當下認取使明珠大貝混雜沙礫者逐一揀擇出來合零星爲片段自家隨銖日長月益至於理不昧存而若自存私不期祛而自祛自無待用力克除之煩且難矣

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克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且夫克治私欲者將以充長善端也若專務克治而不能充長則吾心役役焉日與私欲相鬬敵實恐善端之少不敵私欲之多纔一時降伏又當復作矣蓋天理吾所本有特爲私意所亂一克之斯復之使必待克去後別尋又成自家私意故只此一件事知其非則是處便是天理誤而悔則悔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

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

爲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牛山章指點最爲親切牛山之木既濯濯而又萌蘖生仁義之良既梏亡而又夜氣存皆見天理之不容泯滅也又如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既放而可求者亦豈非天理之常在乎大抵人性本善故發於日用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多是善底道理只識得爲難人雖至惡所患頑不知省若稍知不穩便可改便做得好人天理之不沒也如是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只爭幾希蓋道些子實判聖愚一毫差作不得之學者將爲庶民乎抑爲君子乎將去之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致思留在智次中涼治般煉使道理成熟勿只做一場話說也大當但

區區方寸省累云爾發

朱子曰杜陵七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理性情若與道俱未爲不可程子嘗指穿花點水句惜工部一生爲閒言無用亦惜其未聞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爲詩流所不能及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崛之氣依舊黯淡無色何志趣之卑陋乃爾乎使其與聞斯道隨遇而安斷不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道也特此意恐未易爲詩流所識耳

朱子曰纔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衣食所以資生有缺則不免俯仰於人而氣爲之餒安得不敗人意思故但纔足便可自立而善念之興發然勃然莫能禁此此亦養氣之一助也然但當順受而得之有道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此朱子[illegible]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據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術則無往不通一若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祕難以窮盡尚不堪自信於心焉夫性道一原豈有異理之其才高氣羸厚於外而著淺中乾淨於內故無以爲崇之之地并所得者亦恐旋而失之而雜與日新而不已也學者可易言據哉

朱子曰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此明倫堂銘詞欲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爲大若匪忠則天下之事君者何以爲勸匪孝則天下之事親者何以爲程儆儒學道之子相與聚此堂講此業以承觀厥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敝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毖動思躓過思棄端儆躬正爾容一爾衷

此齋銘也易於言則思毖輕於動則思躓小有過則思棄捐而從善凡此皆閑其邪也端其身範正其儀容一其心志凡此皆存其誠也學問本原之功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此琴銘也琴中和彼則可以得養其正性懲忿窒慾彼則可以禁抑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成物乃有則以相準故我與子獨鉤其深而心蘊之心寫之也按蘇氏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參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

此銘講座之詞也吾道之絕續亙古迄今綿綿延延者將安寄乎前聖後者之師得與斯文豈不在茲如僾聞焉如愾見之有儼存蘊鬱勃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難已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斷有責矣

同治九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訪遺書局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簠齋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張伯行集解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不爲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隆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義理既明卓有定見則他技自不能惑我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非有他故只是胸中全無見識耳蓋聖人之書皆所以明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則茫無所得不足以見聖人閫奧一聞異說便主宰不定遂不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爲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此朱子斷佛老之罪而使之無所逃也蓋其爲學異端誠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如人生在世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謂三綱三綱既立而仁義禮智信之德行於其間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無夫婦則並無父子君臣又何有於仁義禮智信而三綱五常廢棄盡矣夫人所以得爲人者以有三綱五常也而佛老盡廢之世閒之惡孰有過於此者乎故即此一事罪名已是極大不必更論其他裁若彼教將生民幾無噍類彼亦安得有其徒耶誠知人類不容終絕則三綱五常決不可一日無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六本既失其餘可知何世之尚爲所惑也不亦重可怪哉

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朱子曰只爲無二道無兩心故著不得他佛法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心者維皇降衷之良聖凡之所同具芮國器既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矣而又謂不必排佛則是一心以爲儒道又一心以爲佛道非二道兩心而何故朱子曰只爲無二道出乎是則入乎非無兩心出乎正即入乎邪故

著隨傍法不得而必欲排而斥之也夫是非不容並立正難以並行佛法不排則聖道不著豈吾儒之好辨哉亦有所不得已耳而何得作參和渾同之見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那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學者既從聖道宜其見異不遷而往往多歸異教者何也蓋人只爲於自家這裏聖賢道理不肯一力向前實落用功學無進益工夫既已欠缺此心遂沒定主東馳西逐因奈何他不下忽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與吾道有次第有積漸者大別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覺得恁地見成快捷省卻許多工夫如何不欣然隨之而去若知自家這裏原有箇平平正正倫常日用極實可行道理人人各足不待外求則此心自有定向各止其所而不爲他歧所惑矣蓋中不足然後遷於外物佛教非能引

人多是自家工夫不到耳可不察諸

朱子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此答論動靜體用之說也吾儒之學動靜無閒體用一原故寂然未發者靜之體所以立而感而遂通者動之用所以行二者相須未有靜而無動動而無靜者老釋專以清淨寂滅爲宗說於靜矣而屏遏一切欲無天下之動猶人常寐不醒而以有用之精神棄於無用之地固聖賢所不爲也今也欲反其弊而晝度夜思一息不停則又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猶人常行不止日勞勞於道途而終不得休息聖賢亦豈能若是哉蓋其一則偏倚於靜有體而無用一則偏倚於動有用而無體其大要彼此不同而均非天下正理學者須知動靜互根而措以主靜立人極則得矣烏可矯之之過而反自蹈一偏之失耶

朱子曰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爲學自有一定主見理苟至是不必求異亦不必求同決不倚傍他人今學佛者動輒推佛而附於儒以爲儒佛一同夫凡事有不是處方有同處若佛果無不是自信術過則直行彼教何必引儒爲重而言同也只他這靠傍儒教的意思便是大不同矣雖日向人言同其誰信之別儒萬理皆實佛氏萬理皆虛判若天淵有目者所共見吾彼學佛者流想亦自疑其非而欲援儒以解免也無如終予不可以欺人祇或其爲自欺而已噫

或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朱子曰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祇此正路別路之閒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莊莊周列列禦寇與釋氏皆異端也或云此二

樣人皆有大過人之才但爲從別路去不向儒教然彼亦自行其學耳不可與校是非也朱子曰不然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原無兩樣說以彼爲別路則須自有箇正路祇此正路別路之閒是非判然難以寬假便自不容不校論矣何云不可耶蓋非不明則是不出吾儒正欲直斥其非以講明吾是耳非好爲辨難之見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某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佛氏之說謂形死而

性不死欲求其所爲眞性常在者故朱子因李伯諫之言而明辨之夫物有僞始有眞性惟一理也原無假冒何眞之可言物有不在始有在性具於人也未嘗不在何在之可言蓋性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地所以化生萬物之理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生天以是賦於人人以是受於天其理無少不在同出一原非有我所得私也若釋氏所云眞性吾不知其同乎否也果其同也則必知古人盡心知性以知天此中自有許多窮理格物反躬實踐工夫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其異也則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而但欲明心見性惟恐死而失之其自私自利甚矣豈天命之初所爲大公無我者哉殊不知人之生也則當踐形以盡性安能一無所事其死也則當體受而歸全又何有於眞性之不滅乎多見其幻妄而已矣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他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士大夫固當學問則當明義理乃晚年多入於禪故或人疑而問之朱子曰此無他故蓋由平日未曾實用致知格物工夫見理不甚明徹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全無實得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得日暮途窮覺這裏俱屬無用靠不著他所以被他那些淸淨了悟話頭降服下來若素於綱常名教道理心得力行見得此生做不盡離不得一息尚存難以少懈任彼雖有便捷途徑亦何能以引我哉是在士大夫自知其病而返求之可也

朱子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辨世學不明聖教寖衰異端之說蠭起而亂天下其所爲說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令人易從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又有所得其功易而效捷以故學者爲彼所惑翕然從之而卒難挽回也然而眞假之辨久當自明俗語有云是眞終覺難滅是假總容易除學者亘當操守堅定力行吾道之所當然使綱常名教益以光明於世則人皆知趨向正道而彼之邪說自無所容其奸如重陰積雪見晛而即消耳故不必與之深辨而徒煩口舌爲也此朱子端本之論也

朱子曰某數日來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聖門下手工夫全在格物一着能格物則知無不至而是非邪正自不得以惑我故朱子自謂數日來閒思古昔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若不能辨別得是非邪正何爲格物今人都無這段格物工夫所以胸中茫然見識卑陋而常爲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凡人之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皆從造化源頭發見出來所謂自無而有也及乎氣盡形散則歸而爲鬼所謂自有而之無也此

屈伸消長之理主宰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又復生爲人是天地間來來去去常是許多人鬼自爲輪迴而生生無窮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按之於理實有是乎且人既死而爲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爲人也不過欲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愚民已耳其能逃朱子之明鑒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理本切近而精實而用功則有次第故學者必於日用之閒求其親切懇實可以循序漸進者而爲之方爲吾儒正大之學不則窮高極渺虛無幻妄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而不自知此之不可不察也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文中子王氏名

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所著書號曰中說永嘉諸公多穀之故或人以爲問朱子曰諸公只是所見者小耳蓋孔子之道至大他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活子淺近易求便欣慕而趨赴之如人不敢登泰山之高而於土堆子則便放步行上去也要只是所見者小耳夫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若其自小如此所以流於卑下而不得爲孔子徒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祇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而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也聖賢之學眞見得吾心性中眞實道理萬物皆備而加以存養之功故能造到達天知命地位若釋氏亦爲明心見性者止是淸淨空寂之處大略見些影子遂謂豁通了徹參悟入微卻不曾眞實見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嘗做靜坐存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蓋彼之見見其所見非吾儒所謂見也彼之養養其所養非吾儒所謂養也烏足與於心性之眞乎而安得竊吾儒之說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茍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此朱子直窮僞學之心術而指其失也聖賢之言平淡無奇不過此大中至正日用常行之理近世學者溺於佛學高妙之實吾之而厭吾道爲卑近不滿其意特以君臣父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難容泯滅又不能盡反吾說以歸於彼因之顧彼顧此兩者交戰胷中迄無定主於是陽避叛儒之名陰爲從佛之實乃取兩邊近似言語而牽合之作調停附會之說凡吾敎言物者則混挽之於己言身者則混引之於心但求幽深虛渺與佛不異以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私蓋其心自雖知非聖賢本意而不顧也其爲術亦詭矣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且其心自以爲是謂所見已出聖賢之上不難鑿之倒而從我又從我於卑者推之使高淺者鑿之使深使精神氣象於前而有加以此爲功於聖賢矣不可者而不知彼之自謂高深者正其卑陋之極而狂謬不可爲訓者也此則援儒入佛其病在心術隱微之間爲害甚大又不但講說異同而已所以嘗深知之而欲與學者明辨之也夫朱子未出以前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自朱子出而其書始廢蓋惟深知雜學心術之大病故辨之極力此其所以上承孔孟而集羣儒之大成與

朱子曰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仁者雖以萬物爲一體然推之有本行之有方豈漫無所差等而至視身爲輕視物反重哉若釋氏之捨身飼虎彼意以爲至公而不知仁者必先自愛其身之不愛何能愛物其爲不仁甚矣夫吾儒無從井救人之仁人而墨子有摩頂放踵利天下之兼愛若釋氏者墨之流亞而儒之罪人歟此爲吾徒者不可不闢異端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嘗見溈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

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夾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神通妙用搬柴運水此龐居士偈家語也龜山引以証孟子徐行後長之義以釋解儒其說不能無病蓋釋氏不知有理惟認知覺運動爲性故謂運水搬柴即是神通妙用而一味率意妄行盡將理字抹卻一邊至後分別但求其所爲作用者此即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者也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若此理的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若吾儒則須講明道理如徐行後長則是疾行先長則非是故用格致工夫要從此處微細辨別

常見日用間天理流行是非昭著是者便是順理非者便是逆理的中洞徹明白絕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致便能誠正而家國天下可理此孟子即徐行一端而謂堯舜之道盡此者是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凡古聖賢所言性命非空虛茫茫皆就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實事上說盡性便是盡得此道理而不令有留餘養性便是養得此道理而無所作爲以害之其理至微其事至著一以貫之略無餘欠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虛語也彼釋氏之自以爲神通妙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豈知吾性中自有實理實事必知之明而行之當不是空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可以佛說證儒修也然則龜山此論想亦在未受業程子之前歟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蘇氏謂軾轍也蘇張謂蘇秦張儀也道者日用之所常行至當而不易不可過不可不及焉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知道而已若夫蘇氏早歲學文拾蘇張之緒餘是縱橫之徒也晚年逃禪醉佛老之糟粕是清淨之流也縱橫既涉於功利清淨又入於虛無故均不可謂之知道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蘇氏所著文辭閎偉華麗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爲模範然玩其詞意大約矜豪譎詭無光明正大之氣後生輩學之心術反爲所壞故知道之君子亦有所不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

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陸子靜名九淵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學近於禪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謂其所見與吾儒同特義利公私之閒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吾儒之學正誼不謀利至公而無私苟思其同也則儒釋止此一箇道理又何有義利之不同乎所以然者只爲源頭處便自不同吾儒盡形盡性事事著己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形骸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相去奚啻霄壤烏得援儒入釋混釋於儒而作此自相矛盾之論哉此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閑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一旦豁然大悟也陸子靜之學遺卻格致工夫專以靜坐頓悟教人固有近似禪處但邇來婺州朋友則又專事見聞馳情外騖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恐其徒道問學而不知尊德性故每勸學者兼取彼之善處返

之身心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恭暇方能於義理之閒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矯其太過而進其不及非欲其學陸之兀然靜坐無所作為以希一旦之冥悟也觀於此言則知陸學之非固朱子所深斥而世之學陸者正不得有所藉口而作調停傅會之說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叢林釋氏所居也釋氏之說專以頓悟為主或問其所得力處不知可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常為此說後有此等人俱只尋常非能真知性命者如陸子靜之學亦尚頓悟若與禪同門人學其學者初見時常云有悟到後來說其所為卻更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似

此看來彼之所謂豁然頓悟者大抵是靈覺光影略有見地當下一時如此稍久漸漸淡去終是毫無實際向之所見不過如電光石火恍惚為象而已安能一倚靠得長久耶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芒無一非實苟有所見自終身用之不盡豈釋氏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閒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以求深造自得小之形於容貌詞氣大之見於修己治人莫不有真實工夫存焉乃近來一種學問直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其法專以讀書窮理為禁惟令學者瞑目靜坐常注心於渺茫闇昧不可知之域以僥倖於一旦恍然獨見而有得焉而學失法者亦有自謂已能得之實必有大過人者矣至察其容貌詞氣之閒修己治人之際乃與吾聖賢之學背謬已甚而絕不相似吾不知其所得者果安在也夫廢格致之功而空腹高心妄希冥悟古今來豈有是學乎此名為儒而實逃入於禪者得不斥之為異端哉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欲有間隔也人鬼死生原無二理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今佛氏兼言之其神死生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即盡事鬼之道不待兼言之而其理已無不在其中則固兼之矣若思別作一項

窮究則是分而為二而始終幽明卻有間隔也夫佛氏地獄輪迴報應之說皆言死言鬼好為怪誕不經而於人事生理反茫然全無理會其為世惑人甚矣豈吾儒所樂道哉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即理也降衷各足萬理皆備固大公無私者也但人自有生以後或為氣質所拘情欲所蔽則必用知行交進之功以全乎天所以與我之理此吾儒盡性之學也今異端以性自私不知有理惟欲冥心見性其病為已大矣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據其所見一味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則其害事尤有甚焉其大悖於吾道者正在於此乃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指空虛為性而全無窮理工夫或近似其說者陽儒陰釋最為惑人學者不可不察也朱子此言蓋為象山而發歟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

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言延平先生平日其於異端之學非聖人之道者既無所入於其心矣然邪說橫流無所不至而先生一聞其說卽能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直窮其受病之源頭且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閒毫不爲所蒙混而儒釋之邪正判然分別蓋其心事光明常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故能如此其衛道之功良匪小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著謝氏亦有常惺惺之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

此惺惺成何道理主人翁指心也惺惺者常提醒之使不至於昏昧也禪家以明心爲教故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上蔡謝氏亦有是說或人疑之而問是同是異此儒釋相似而實不同者朱子因講之曰謝氏所謂常惺惺者是平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戒懼時時省察欲其不至偸怠昏昧皆有實落工夫非如禪家所見只是實然寂守播弄精神得箇主翁便謂一了百了此外人倫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以爲俱可遺棄而不管矣卽舉一事言之且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致人加以無禮子須往救方是心理之安彼則不然謂一往救便被愛所牽動卽是心昏必也寂守此心聽之不顧方可夫所貴乎主人翁者以能處事順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若但如此惺惺則滅絕天性一槁木死灰而已成何道理此儒釋大相懸處正學者所當深察而不可謬認爲同也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埽滅無餘故其爲害最深老莊亦學佛係異端並與吾道爲敵而其害之大者則惟禪學最甚蓋老莊雖主淸淨無爲然猶託於道德之說及於義理未盡滅絕佛則棄君臣父子夫婦己大[illegible]人倫矣及一幾而之禪則更詭秘幽渺名爲明心見[illegible][illegible]實則盡無致滅將天地閒許多當然道理一切掃蕩[illegible]餘其義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特可以愚衆之耳目欺其人死不且可以惑賢智之心思迷而不悟爲害最深所當深拒之以爲衛道計也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補修後世何也既爲今世人卽當修今世之事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皆此生不可不爲者也而今乃從釋教[illegible]而去之必欲輪因果爲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舍其眼前現在之事而圖爲未來無影之修[illegible][illegible]惑之甚耶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

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自言當在少時於釋氏之說亦嘗奉其人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疑而無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校夫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是知聖賢大中至正道理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儒之學其始條爲異說先入難開或有疑而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吾卒學於正道而後求之亦未敢遽以彼爲非而絕之也乃一二年來服習吾道者久識見漸明心思獨有所安始知此之爲是彼之爲非雖於聖賢學業未能卽有諸己而志向旣定不爲異說所移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向之初心不可得矣此可見人之或於異端者必其未嘗有得於吾道誠返而自得其大中至正之歸則彼之說自不難於立辨而拒之惟恐不至矣尙何惑之有哉聽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有志斯道皆尙其各務反經之學

世
大

同治五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訪續刻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陳則誠毓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張伯行集解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諸儒崛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自龜山親受業於程門載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脉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續思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五典禮五禮書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是也言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所以遵天理之本然順人心之固有為治萬世教萬民厚五典庸五禮之道後之聖賢遂因而修明之著書立說以開發其遺蘊而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二道即無二致前有帝王後有聖賢統系相承源流同貫可考而知也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相承豈能舍是以爲學哉故志者志此學者學此傳者傳此外此則爲異端之學矣可不慎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精者擇之明一者守之固古之聖賢從立地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似不閒於二三所以能得無過不及之中而允執之而自首至尾所行之事無不徹底盡善雖其質性之美亦由學問到也若後來英雄一流平日未嘗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有一等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隨其所合分數之多寡以各有所自立然究竟欠擇執之功故或中或否而終未能盡善則一而已蓋聖賢自是聖賢地位英雄止是英雄本色故學者必以進之於道爲貴也）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此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志氣柔弱人最不濟事以無任道之勇故非載道之器若聖門曾子平日是個剛强不屈嚴毅不撓最有力量如壁立千仞氣概觀其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等章可見其做工夫處雖比不得顏子細膩覺較近麤然因他本來資質原是剛毅邊人識力堅凝把捉得定故能一力向前不爲他歧所惑而卒以傳夫子之道與顏子其稱故學者必以剛毅爲貴也）

朱子曰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天下最貴重者道德然非剛毅的人便無擔當力量無不爲勢利所屈若子思摽使者之事與答魯公之語大有壁立千仞俯視一切之概目中何曾有當日諸侯如此嚴毅方眞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子思而後惟孟子有此氣概可知聖道相傳專賴有此種人也）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命於天無有不善故人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不肯爲善夫惡者只是自昧其本原耳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其先聽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庶幾發憤爲雄力於爲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初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邪說橫流言性不一惟孟子以性爲善令人認取本原可謂得所宗矣）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廉有分辨也隅如物之有[illegible]而端方也牆壁喻界限嚴固也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操守確爲一毫不苟便可擔負得大事去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如子路生平凡世間病痛的事他都沒了至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觀其所言可以知其氣概此大者立也能如子路何患不成人品間者謂子路既知不善不入矣而未免仕於衛門此個病何以終在朱子曰子路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但未到純粹地位打疊不能得盡然畢竟不苟且阿附若冉有爲季氏聚斂比子路大爭矣大凡操守不立之人終不可與任事故觀人必於其所守也）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孟子既沒聖學失傳荀況揚雄俱不識性所見甚淺不濟於事只有王通天資甚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學見原本而工夫未純故雖好而不全也然唐三百年識正學者惟一昌黎較之文中子又似爲過之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諸儒皆不能及亦可稱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王政不施小惠大綱張細目舉事便而民不知觀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章可見諸葛亮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能得爲治大體至其治蜀則又不忽庶務凡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治修理

而民未嘗告勞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程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宣公名贄唐代名臣嘗上奏議論天下事甚悉粹有經濟之才但比諸葛武侯則王佐之器其所設施氣象較大似非宣公可及然在漢唐如二公之品皆係純臣特以才相提而論則不能無大小耳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韓文公一生學問見於諫佛骨表識見高持論正卻有些本領非歐陽永叔可比至原道一篇以愛之理爲仁遺卻心之德一邊所言雖未精當然皆實說道理大綱已是節微有見不到處無害其爲學之正也唐儒惟公首推信然

朱子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愨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論二程夫子之造詣教人也明道鄰於生知不假人力伊川至用人力以奪天巧一則漸近自然一則功夫詣極此其造詣然也至其教人之言明道發明通透善於開發故人一見便知久而愈覺其妙無論賢愚皆獲進益伊川質實精深耐人尋味故乍見不知其好必待玩索之久而後有得但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於空蕩若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使人有所依據尤爲易學故朱子又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其實中人皆可跂及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然二程皆百世師表在人善學之可也

朱子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堯舜以來聖聖相傳心法不越一敬故聖學就此立根本凡事都從此做去伊洛拈出敬字上接千聖之傳而是學問徹

始徹終日用至親至切之妙俾學者有所持守存養省察以爲希賢希聖階梯其功不淺故朱子又曰程先生之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也

朱子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張子苦心力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著正蒙特夜坐徹聽極力探索其平日用功最爲親切令人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學他如此方有進益不則悠悠忽忽終濟不得事故朱子特舉之以相勸也

朱子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說氣質矣但未明言之耳至程子分明指出示人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橫渠則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自孔曾思孟而後無人

說到此道理而程張始言之俾學者曉然於性之本善不得自安於氣質而諸家妄言性者俱廢其有功於聖門而有補於後學也詎淺鮮乎哉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游酢楊時謝良佐三人皆程門高弟初皆學禪自見程夫子盡棄其學焉然到後來餘習尚在未能盡除故從之學者多流於禪而游則大是朱子嘗謂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得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游定夫更穎悟其入禪學比楊謝更深也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有楊謝二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

如而求所謂中者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嫡派自龜山載道而南弟子千餘而能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惟有羅公一人可知善學者之難得也及延平從豫章學講誦之餘終日危坐一室惟用存養工夫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沈潛之久覺有所得而知未發之中萬事萬理盡從此出而道之大本實在焉此孔門心法惟李先生獨能見及其所爲靜坐者益實常存敬畏靜驗吾性之所從來以得天理之本然非如異學之瞑目靜坐止求見心而不知所謂性也厥後先生傳之朱子而聖學大彰溯厥淵源誠深人仰止云

朱子曰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張南軒學問純粹踐履篤實病將危時友人請教示以莫愛朝廷官爵蓋人惟有所愛乎官爵故戀戀不忘而此心純是人欲之私不顧乎天理矣既又曰人欲之私當使盡除如蟬之蛻天理之妙當使流行如春之融蓋其平日辨析於義利者既深故雖當死而猶以天理人欲爲訓其品行之醇不可多得朱子所以重惜之也

朱子曰張敬夫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敬夫生而穎敏資性過人其父愛之自幼卽教以仁義忠孝之實長命從胡仁仲先生問二程學先生一見知其他日必成大器卽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公退思若有所得遂以書相質證先生答之曰聖門有人吾道之大幸也蓋其生質之美而又得於父師之教其根本己先立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

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公因是益加奮厲不自安於近小而期至於古之聖賢作希顏錄以時警省早夜勤脩深造有得猶不敢自以爲足則又訪取四方同志之友相與劇切以益求其學之所未至焉是其自治之勤而復得於取友之益其詣力爲更深矣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是故玩索講評其知之明踐履體驗其行之至沈潛反覆不置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之久而效驗自是然後昔之所造益深且遠從深遠中而

反以得乎餘易平實之地知道不外乎知能功自存乎切近其於天下事物之理不待思索而安排蓋皆曉然於心目之間而言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而無所遊移行之力而無所遲滯守之固而無所變遷迹其一生平事業大都忠孝之意切而篤於君親利欲之見消而於道義雖至於沒而不忘者皆自然而然非有勉强其學問之所得力者如是誠非可以易及也夫敬夫品正而其學醇不幸蚤世而吾道以孤故朱子言之甚詳而不勝有昔者吾友之感云

朱子曰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胡五峯嘗說此二語朱子歎以爲至言蓋孔門之學不外博約二端學不博則無以考究乎事物故必窮理以致其知然又不可泛濫支離而失之於雜也學不約則無以檢束其身心故必反躬以踐其實然又不可褊淺狹隘而失之於陋也雜近於博陋近於約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

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此以物之醇雜喻人之醇雜也聖人純粹以精其品最上猶金中之金無少參焉者也學而未至於聖者其行誼不能無夾雜猶金中尚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號爲英主然不知聖人之道閒或用心行事有合於理者是其天資好處猶鐵中之金也若曹操劉裕之徒梟雄奸惡全失本心純是一塊頑鐵而已夫精金不可得見而頑鐵比比皆是人可不以物爲鑒哉

問本朝人物朱子曰韓富規模大又溫公差細密又小所謂大臣者有全體有大用規模宏大而條理細密然而兼之者難若論宋朝人物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皆以身繫天下之重望而爲社稷名臣其功業政蹟卓卓不可及但韓富規模則大而多疏略溫公差覺細密而又狹小大段看來似未能免此蓋人之才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故也朱子此言其殆三君子之定論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厥後出入中外位兼將相勳名事業冠絕一時眞傑出之才也至好成就人材培養善類當時士大夫爲其所振作而興起者厥功實多又休休乎有大臣之度矣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忠肅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公爲右正言時嘗論蔡京蔡卞之奸披摘其處心發露其隱慝京深恨之得禍最酷又嘗論曾布專權被貶其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已然雖遭遷謫斥終不爲屈至其燭理之精無少游移陳義之切無所顧忌則又得於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卒至被貶以死而不獲竟其用惜哉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閒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忠定公名綱字伯紀欽宗時金人來侵羣臣爭議割地請和公獨言當以死守後又欲出師興復與黃不合被讒竄斥濱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召

爲相修政事繕兵備慨然以雪恥爲己任在朝僅七十日復罷出治外州因事感言率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和議退避爲非其忠君憂國之志粹然固結於中終不可得而奪眞可稱一代之偉人矣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此因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爲也夫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具故於遺跡所在每流連而愛慕之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以垂永遠蓋惟恐其久而至於泯沒也然則後之君子觀乎此者可不慨然奮興以自勉力於爲善哉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季通蔡氏名元定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朱子所謂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者季通於書無不讀事無不究凡

奇奧古書過目輒解朱子著書皆與參[illegible]蒙一書則蜀起焚故曰造化之理至微至妙惟深於[illegible]中[illegible]始能識之他人不易解也嘗與季通言未嘗有厭以[illegible]節[illegible]傾神會也及卒朱子誄之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蓋探致其悼惜之意云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麤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陳亮字同父嘗自言推倒一世智勇朱子謂其才高邁而氣麤浮故作爲文字不甚明瑩潔然其病處總由心地不清和也蓋清則無夾雜之累和則無叫囂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恃才矜氣者所可及矣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東萊平日性極褊急無容人之量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句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好是能變化其氣質者學者窮年讀書而毫無所省終不能變視伯恭亦甚愧乎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直卿黃氏名榦號勉齋朱子門人直卿初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故朱子稱其立志堅凝思致勤苦與之共處相觀而善甚有進益蓋此道甚是重大欲一力擔荷不是小事必須喫得些苦方可望其成就厥後勉齋造詣精深遂紹朱子正傳全是從喫苦中得來也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伯豐名必大朱子門人也天姿獨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功深造其學之勤如此迨從事州縣本其生平所得力而隨事設施皆能有以及民其才之可用又如此至於自守卓然剛勁正直略不以屈於時勢則更過人遠甚不可易得觀朱子所稱可以知其品矣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輔漢卿名廣朱子門人爲學之道在於沈靜專一方能有所進益所患此心不定一爲外物搖奪則本業荒矣昔子夏稱未免入見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悅況學者乎漢卿身在都城繁華之地於俗學聲氣利名場中最易薰染動人而能閉戶自守不事徵逐日與聖賢對味人之所不能味是其淡然無求進道彌固同門諸人罕有能比之者甚足取也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學著名其學術雖多駁雜未甚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則能尚其本而可以爲轉移風俗之助今人全無此意所以[illegible]羨兼取未嘗講明而風俗遂由之日壞也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透入於禪其釋之師有宗杲者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入世出世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讕曰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教張公之一語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汩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蔽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也

朱子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陸九齡字子壽子靜之兄也朱子言其兄弟氣象甚是好的但其病痛卻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專務踐

展又欲於踐履之中提省覺悟得此心來此是大病處蓋不講學則是非無所別自踐履何由得正即使屏去事物一旦頓然覺悟亦是禪家靈機一派與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眞實功能相去奚啻天淵然要其歸守質實表裏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之以學何患不是載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但以己之所見爲是而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所將流於異端而不自知也此鵞湖會後之定論而朱陸之勢相懸於此可大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著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令使人都恁地放顚放狂某也曾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箇直截道

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子靜之學止教人認一箇心常使空靈則萬法從此流出都無多事並不須學問工夫在他是實見得如此所以祇將箇心來作弄胡叫胡喊便是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說得精神動人人亦被他聳動快活也都恁地放顚放任起來故朱子云我也會說也會使人聽了快活但恐如此作弄全無實際不怕教壞了世人若使人果有這箇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卻必恁地從下學工夫步步做將上去蓋彼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只知心之靈明可以靜中希其冥悟而不知性之當盡必待致知而後力行此其學所以多入於禪而誤後生小子爲不淺也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人之氣稟不能無雜故必藉學問以變化之而後見之行事方能有善無惡子靜之病全在不知有氣稟之雜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默坐澄心一旦有悟便是千了百當工夫任意做出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平時未嘗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滾將出來豈不害事但彼自是己見執迷不悟看他之書無非許多麤暴意思戾其徒學之都是如此既以自誤又以誤人良可歎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自孔孟既歿千有四百餘載大道遯矣無傳聖人遠而微言湮不有先覺之賢孰爲紹往聖以開來學周子崛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會心得立圖著書發天人之秘探性命之原詞義雖約而包衆無遺故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令學者玩索而自得之至於人品其高如風月之無邊庭草之交翠胸中灑落純乎天理流行其在聖門亦顏曾之流亞與後之言道統者舍周子其誰宗哉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其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者剛柔相濟和易可親所謂揚休山立玉色金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篤生斯人故其氣象渾成自然粹美如瑞日祥雲之開朗和風甘雨之潤澤以陽剛之德居正中之位溥其敎澤施及無窮令人愛而敬之則而象之涵而被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此其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持身行己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凜然不可干犯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展也大成之詣也至其發爲文章見諸講論則事明理確貫精切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大文至味存焉卒無有以遠之者特世知其德之可貴者希矣故推以道自淑授諸生徒不得於其身而傳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橫渠幼悅孫吳之術年十八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在京師坐虎皮講周易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日撤去皐比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又嘗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此可見其勇於從善一變而至道也其後苦心探索精思力踐遂有所得而妙契疾書見於正蒙之作至訂頑一篇發明理一分殊示學者要居之自求仁之方尤爲詳盡雖不及關程之純而聖明絕學以明斯道以教所人於功爲甚偉云朱子之賛四子形容逼肖處段究然亦如孟子之論夷惠伊尹確有定評百世下聞風而與起者庶其知所折衷矣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

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人持身涉世惟此禮法仁義學生不可不盡而又不能易盡吾夫子自敘生平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詣至矣而孟子論舜亦以由仁義行爲言蓋到此地位工夫純熟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故朱子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所發莫不中節沉潛乎仁義之府所存莫非良心此惟知行交致者能之予自顧生平蓋將有意以求而力莫能與也其敢有怠心乎惟是佩格言奉往範惟日孳孳以勵其闇然之修以庶幾其一二而不負乎斯語而已噫朱子此言其即吾子求道未能之假年學易之志乎然其蘊涵之氣象進修之精勤亦可槪見矣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

屏山劉先生名子翬字彥沖朱子父韋齋之友朱子旣孤奉父命而從學焉時年方十六七先生以元晦字之而加以祝詞曰木晦於根若無所發而春容常曄敷人晦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常內腴蓋欲其英華不露收斂深藏以爲精粹流光地也朱子自謂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知用力昧於沈潛退藏之義以致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回思其言眞覺有味而不啻若藥石也此雖自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閒

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自知其才無適於用旣不足見之行事姑欲託之空言因是修葺文字略明往訓以待後世學者或可因文見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閒不致爲衆人而已嗟乎朱子所著集註書傳易本義等書古今文章莫大於是爲萬世所共賴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編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此朱子自明其著述之由也前人所著之書其中每多闕略病敗處時一翻閱便覺分曉欲學其失以告人而人鮮好學深思無可告者誠恐相沿不覺爲誤後學故又未免輒起著述之念思有以發明補正耳非敢妄爲作也此亦夫子述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此朱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讀書於古聖賢言語不但擧其大綱而欲細揣摩不但得其大凡而零碎刮剔錄積寸累日新月異及今暮年方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辨脈絡分明枝枝相對而不紊葉葉相當而無一字無下落處學者須根究其源細尋味其曲折甚不可草草看過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卓有所見而言之親切著明若是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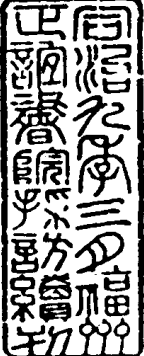
此朱子本身以教學者也學問有尺寸之功始有尺寸之效若未曾

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出某所得力者何在進而上之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成就者何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未至者言也今其書具在後之學者可不熟讀深思以想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存哉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此朱子自言其學之隨時進益納夫子吾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加功不敢少懈然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覺有意外所不及料者差可以自信也夫以朱子之學力至老彌加蓋天之所生以接孔孟之統者嗚呼豈偶然哉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illegible]覆校
閩縣陳慶[illegible]覆校

續近思錄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伯行編伯行有道統錄已著錄是編因近思錄門目採朱子之語分隸之而各為之註然自宋以來如近思續錄文公要語朱子學的朱子節要朱子近思錄之類指不勝屈幾於人著一編核其所載實無大同異也